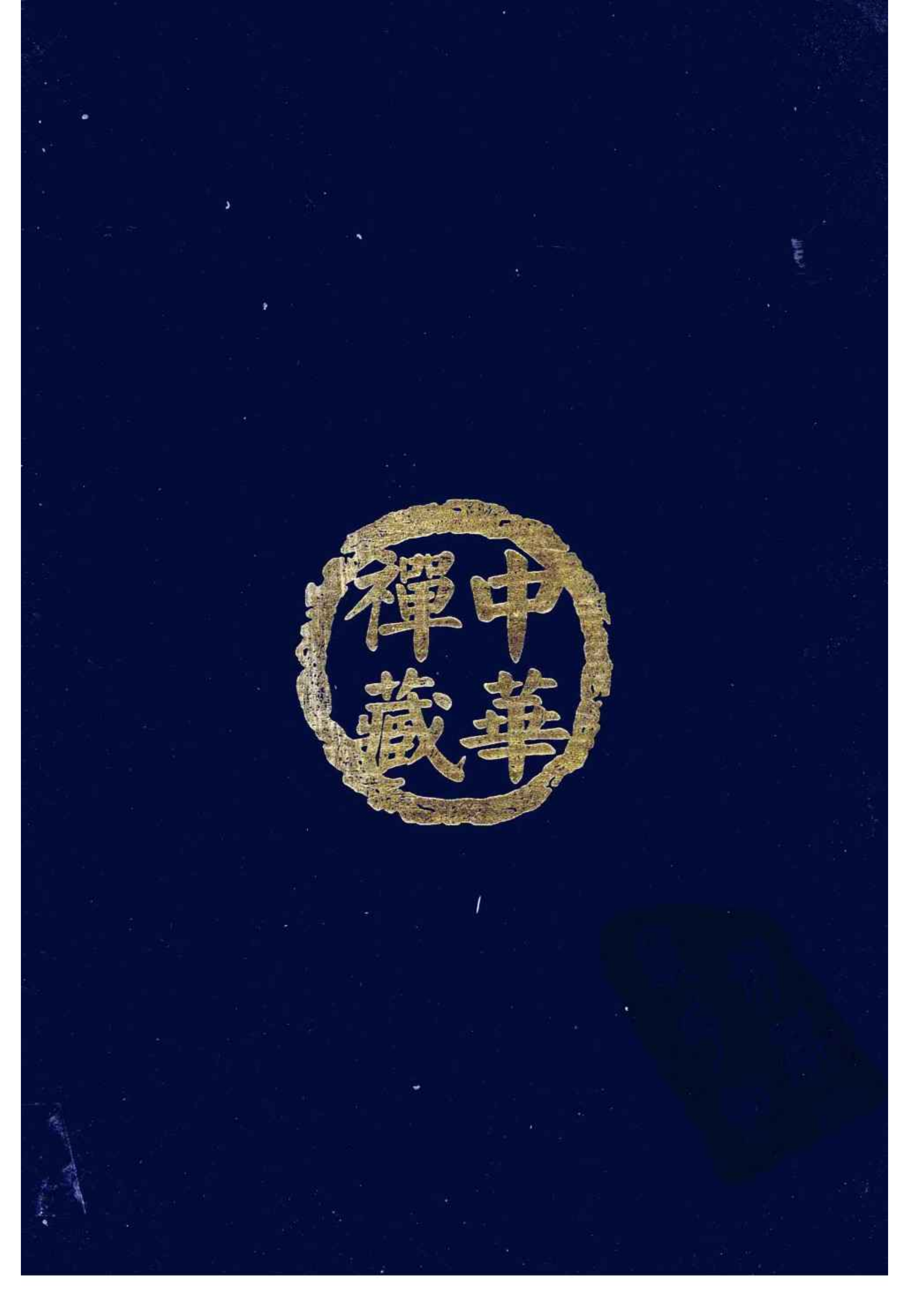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錄部三四

（69）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編譯組

一、**靈樹遠禪師雲巖集**：二卷。清・靈樹僧遠撰，廣仍記錄。又稱「雲巖集」。上卷收錄垂示、機緣，下卷收錄詩、歌、偈、頌、讚、序、說。卷末附《雲巖頌古》、《雲巖九頌》、《靈巖退翁老和尚化琉璃讚》。

二、**敏樹禪師語錄**：十卷。清・敏樹如相撰，道崇編，道領錄。康熙二十七（一六八八）年刋行。收錄敏樹禪師住百丈、萬壽、太平、三昧、古龍、慈雲、大興等禪寺的語錄，以及小參、普說、茶話、開示、機緣、法語、付偈、頌古、示偈、雜著、贊、疏、書問、行實。

三、**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一卷。清・牧道者謙撰，機峻等編。康熙二十七（一六八八）年序刋。又稱「究心錄」・「牧道者究心錄」。牧道者，名謙，字牧公，受金明介菴禪師印可付法後，得名眞本，別號次菴。本書收錄牧道者之示衆、機緣、拈古、頌古、源流頌、偈頌、書問、雜著。並附有《松石圖卷像贊》、《新增像讚》、《古瓶山牧道者傳》等。

四、**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語錄**：一卷。清・子肅超遠撰，性明編，海潤等錄。又稱「子肅禪師語錄」。輯錄子肅禪師之上堂、小參、早參、晚參、示衆、入室、勘驗、拈古、頌古、讚、佛事、雜著、述懷、心銘賦、十二時歌、對聯、行實、塔銘等。

五、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一卷。清・天樹行植撰，湛祐編。康熙二八（一六八九）年刊行。輯錄天樹禪師之塔銘、上堂、示衆、頌古、佛事、行實。

六、護國啓眞誠禪師語錄：四卷。清・啓眞誠撰，振聞等編。康熙二八（一六八九）年序刊。又稱「啓眞誠禪師語錄」。卷一收錄上堂、示衆，卷二收錄小參、垂問、法語、機緣，卷三收錄眞讚、拈頌、傳，卷四收錄贊、偈、佛事、詩、啓。

七、慧覺衣禪師語錄：三卷。清・慧覺照衣撰，徹御等編。康熙二八（一六八九）年刊行。輯錄慧覺禪師住崇因、治平、石寶、圓通、洪福、寶蓮等禪寺的語錄，以及小參、機緣、法語、諸頌、諸贊、印偈、行狀碑、法派、佛事、衆偈。

八、法瀾澂禪師語錄：二卷。清・法瀾原澂撰，清杲編。康熙二八（一六八九）年刊行。係水鑑慧海法嗣法瀾原澂的語錄。卷上收錄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當陽度門禪寺語錄，卷下收錄荊州菩提場語錄、荊州報恩禪寺語錄、機緣、入室、偈頌、佛事、塔記。

九、天王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十卷。清・水鑑慧海撰，嗣法門人原澂等編。康熙二九（一六九〇）年序刊。輯錄慧海和尚住鐵佛、天王、地藏、黃龍、棲賢、廣慧等禪寺的語錄，以及機緣、佛事、偈、贊、題跋、尺牘、行狀、傳、記、序、告文、祭文、碑文。卷末附門人原頂所述的《天王沙翁和尚紀略》一文，以及戒顯、鄭日奎所撰的《天王寺中興碑記》兩篇。

十、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六卷。清・水鑑慧海撰，原澄等編。本書與「天王水鑑海和尚六會語錄」的內容有諸多重複部份，包括：

㈠、卷首所收錄的三篇序文，分別由徐行、葉南生及王文南所撰，其中後兩篇與「六會錄」中的序文相同。

㈡、卷一至卷三係慧海和尚歷住鐵佛、地藏、黃龍、棲賢四禪寺的語錄，與「六會錄」卷一至卷三相同。

㈢、卷末所附兩篇碑記，由鄭日奎、戒顯所撰，與「六會錄」附錄相同。

此外，與「六會錄」內容不同的部份爲：卷四的示衆、機緣、佛事，卷五的贊、詩偈，卷六的尺牘、題跋、序、碑，卷末附錄的《天王和尚行錄》一文。

十一、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三卷。清・水鑑慧海撰，原澂、原上等編。係輯錄慧海和尚住金粟山廣慧禪寺的語錄，收有上堂、行狀、傳、記、尺牘、像贊、雜著、佛事。

十二、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二卷。清・耨雲徹實撰，寂訥等編。卷一收錄住保寧府草堂寺語錄，卷二收錄示衆、機緣、拈古、頌古、牧牛頌、分燈、像贊、行繇。卷末附後跋一篇。

目次

貳、敏樹禪師語錄……四七

肆、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語錄

原書目次……二七一

拾、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四一九

拾壹、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四七三

拾貳、草堂㖟雲實禪師語錄……五〇七



靈樹遠禪師雲巖集

清・靈樹僧遠　撰

廣　仍　記錄





靈樹遠禪師雲居集卷上

行者廣仍記錄

垂示

稀逢難遇正在此時達士切磋決非草草其或局于嘗準索短不搆深泉

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雪竇云釋迦老子不合向這裏局師云雪竇恐防汚了當住一片地若是病僧一任諸人郎今還有局得出底麼

雪竇上堂云一徑直一周遮衲子辨得眼裏生花師云病僧則不肰一徑直一周遮衲子辨得玉本無瑕

古今底事一一現前畢竟作麼生辨代云春無三日晴

又云春無三日晴種麻底喜喜歡歡樵麥底煩煩惱惱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爭得一道平懷泯肰自盡代云他後不得諱却

青蘿夤緣直上寒案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高則高矣美則美矣疑若登天肰未免自無筋骨藉彼威光驀卓拄杖云靈對根下一刀看你倒也不倒

古人云其爲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地自在縱橫河沙而用混沌而榮誰見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雪竇以拄杖擊一下云打破了也寶在甚處師喝一喝云好笑雪竇已無目而欲癈天下之視現前日月山河色空明暗稻麥粟豆麻縷絲絮窮通貴賤仰事俯育一一探取隨時頭頭應用莫竭豈可守死善道不解變通病僧非敢暴殄天物秖要大家知有驀伸手云乞我一文

旃檀林裏不覷餘香師子窟中全無異獸靈岩一峰天下獨秀奇怪攙登躡蹻者秖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

達磨面壁豈是計較未成曾祖不言亦非伎倆已盡

病僧今日何敢以訐爲直小人多内嫌君子無外德

雲門云久雨不晴今日晴衲僧曬了也未良久自云曬了也雪竇云收復拈起拄杖大衆定動乃云無一箇靈利便下座打趁師乃低頭云慙愧他家遠祖裔孫只解打埜食喫全不顧自家皮草今年久晴不雨山頭新栽案檜一時乾殺行者入力一箇箇不惜手脚那曾放過雲門雪竇若不傷他觸他未必善因而招惡果良久咳嗽一聲

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蘇州杭州兩從其便靈樹枝頭爭敢射著他人泐潭水底也須照顧自已

義出豐年儉生不孝佛法中有甚損益人情上反過不得遠上座到這裏滿面慚惶沒轉變底自肰不作這般見解打露柱一下云你聻

一雨連十日夜寒憎破壁誰知脚下泥特地深三尺堪笑嘉州大像倒騎陜府鐵牛一步一跌跌得父母未生前鼻孔七花八裂負痛歸來連聲苦屈還有相救者麼代云莫驚衆又云與他一束草

酌海持蠡徒勞困苦測空窺管也甚希奇大智慧人自肰功不浪施一毫頭上識得根源極爲省事拈起一莖草云這是一毫頭根源在何處代云掀倒禪牀

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春山疊翠春水流香病僧忍俊不禁扶杖出門行一轉因甚依舊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代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一日聞法堂鼓乃云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爲是聲來耳邊爲復耳往聲處代云不勞如此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哆哆啝啝恬莫知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因甚又道面赤不如語直代云始愜病僧意

十年磨一劒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高聲云還有善舞者麼代云只恐寡不敵衆

雪竇一日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自云三千里外師云雪竇不道不會行脚只是太遠設問病僧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只消向伊道著甚來繇

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遠上座六歲進學堂會聞先生恁麼道二十年來置之閑處誰料而今也用得他著問訊聖僧云作麼生用無對自代云到這裏誰不低頭

又顧聖僧云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茫茫空手回你成年論月呆椿椿地坐在靈岳峰頂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二時齋粥一分也不曾缺著你異日閻老子索飯錢將甚寶酬他無對自代云分半院與伊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雪竇云掛在壁上師驀指壁上燈盞云莫便是這箇麼代云是則是秪是難爲識者

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冝向家中死雄兵百萬且定嵒疆劒客三千若爲驅使代云鈎在不疑之地

道人機變出在臨時除非知有莫能知者別許商量尚滯意根難爲湊泊

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茄子瓠子

揷土而畫中心樹子屬阿誰了

麒麟之於走獸皮骨相似頭角懸殊鳳凰之於飛鳥毛羽雖同文彩弗類文彩未彰頭角不露勘得破底眼裏有筋

敲繩牀一下〻云這塊所在三世諸佛擾擾匆匆歷代祖師莽莽鹵鹵天下老和尚七上八落病僧萎萎羝羝既云同條共命你老老小小猶自東倒西擺冬〻爪直儱侗瓠子曲灣灣一夜到天明身也不解轉渠儂口甚渴水也無人遞推出枕子云用你作麼代〻云上座頭匾也未

又拍枕子〻云何似生通身是眼好人也不識代〻云從來疑著上座

又云有疑請決因甚相伴人做夢代〻云通身葛藤理不清

首楞嚴經〻云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黑戶牖之隙則復見通墻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埻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歛氛又觀清淨雪竇〻云慚愧釋迦老子說什還與不還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覓不得元來總在這裏靈利漢一見便

請拗折拄杖師乃呵呵大笑〻云九九八十一雪竇跳不出

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金色尊者有眼不敢開拍掌一下〻云莫怪病僧放憨也

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何不愼當初復〻云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舉臨濟大師一日示衆〻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繩牀擒住〻云道道僧擬議濟便

拓開〻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雪峰聞〻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〻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旣被雪峰勘破臨濟未是好手師〻云上下三指彼此七馬人人眼見耳聞何必將日作月於面門上著犢討甚吉凶咄無位眞人且欵欵地

舉德山示衆〻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〻云某甲話也未問山〻云你是甚處人僧〻云新羅人山〻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〻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〻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〻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

未可何也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師云德山大似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引得後代兒孫一箇箇僚冠裂冕以致禮壞樂崩若是眞正臨濟下種草自肰賓主無違首尾相應垂一機示一境必定進退可觀顧左右云這裏還有新羅僧麼自云諾諾良久云熱炙盞子點茶來與伊喫

黃檗上堂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秖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秖是無師師云曹溪流惡不惡倚勢欺人令人怕驀面一杓廻避得過灑灑落落躲閃不開莫怪遠上座不曾說破驀拈拄杖云這一隊噇酒糟漢隨旋風打散

舉圓覺經云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師云大小釋迦能老嫁時衣也脫不落病僧也曾從人家簷下過來冷地思量直是好笑旣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這早晚猶自在草窠裏頭出頭沒良久喝一喝云隨我來

舉靈嵒儲和尚一日晚叅纔跨僧堂便云開却路達磨來也坐定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何面嘴師云這老漢前來却像箇好人相似可惜坐下地一看兩頰上篆了幾行字縱有聖子神孫竭盡無限通力百劫也爲伊蓋覆不得弗若索性明告天下後世使知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方見某甲直在其中

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指直某甲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智藏藏曰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敎來問藏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往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師云苦哉苦哉這僧兩隻眼睛大似癡銅鈴一向不知寄在那裏被人家恁般欺侮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師云無鬚鎖子八面玲瓏不撥自轉南北西東道人相見彷彿不同趙州古佛蘸筆塗空驀面賞伊箇霹靂又道遠上座性急

舉百丈侍馬大師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云是甚麼丈云埜鴨子大師云甚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大師遂把丈鼻扭負痛失聲大師云又道飛過去也佛果勤云要與祖佛爲師叅取百丈若要自救不了叅取馬大師師云杜耳目於胎殼掩罔象於霄漢而考

宮商之異辨玄素之殊勸祖殆庶幾乎爭奈兩葉能
蔽明雙豆能塞聰日月麗天而莫覩雷霆扳地而勿
聞又何怪乎生盲生聵者而責之以琁璣律呂多見
其不知量也有般漢拄杖不知顚倒言語不識正邪
只管說料揀炤用玄要主賓且道馬大師恁般爲人
是先炤後用是先用後炤甚處是人甚處是境莫道
埜鴨子是境百丈是人麽扭鼻頭是用又道飛過飛
是炤麽那裏是百丈與祖佛爲師處那裏是馬大師
自救不了處佛果亦不是拗直作曲節外生枝他明
明向你道了也你還定當得麽病僧不惜齒舌今朝

與你說破靈嵒老和尚〻云法無差別悟有偏全苟非
佛祖爲師者不能使人爲佛祖譬如手不能忘筆則
字畫難於刻雕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于屬文故徑
山杲云直饒悟得足色十成若大法不明以自已所
悟所證接人未免瞎却人眼秖如當初百丈若于馬
大師纔舉手處悟去猶虧一半卽使扭鼻會得轉見
不堪猶待他撒屎撒尿方省自已面孔有甚共語處
爭免得他尾上一箇霹靂所以道明鏡當臺妍媸自
辨鏌鋣在握殺活臨時若非具定龍蛇眼目擒虎兕
機關何能別是非于石火辨緇素於電光畢竟要識

祖佛爲師底句麽叅取露柱若要自救不了江北江
南請各自便

機緣

老和尚一日晚叅僧纔出尚劈脊一棒〻云秦時轆轢
鑽師不覺失笑尚便歸方丈一衆擁入師亦隨至尚
前師〻云汝適來見箇甚麽道理師〻云春風纔動百花
香尚便喝師亦喝尚又喝師亦喝尚〻云如何是你父
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〻云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尚〻云
忽肰翻轉面皮又作麽生師〻云見山不是山見水不
是水尚〻云盡大地火發汝向甚處躱根師〻云火不自

燒尚便打師一喝便出
老和尚隨上堂師出衆便喝尚〻云諸佛未出世祖師
未西來還有佛法商量也無師〻云枷上著杻尚〻云卸
却項上鋏枷道將一句來師一喝便出
又一日老和尚上堂師出問把定乾坤絲毫不漏如
何得不動而治無爲而化尚〻云今年雨水足眼見有
秋成師〻云法王法令已見全提向上機關別請方便
尚〻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師〻云猶是時人窠臼
尚〻云何不高聲問將來師〻云鸞鳳不棲荊棘樹拂袖
歸衆

同東寺受業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二云
熟處難忘擬再問師二云轉見不堪
師侍老和尚山行次見一髑髏尚問師髑髏在這裏
人在甚麼處師以脚踢髑髏二云只在這裏
老和尚一日因諸官員入山請上堂師右出衆問云
紅旗閃爍點定龍蛇青劔輝煌截開凡聖正恁麼時
爲是肘臂符靈爲復毘盧印剗尚二云看取令行時師
云恁麼則喝散烟雲掀轉霄漢也不爲分外尚二云那
箇男兒不丈夫師二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掀坐具歸
衆

老和尚一晩問師一句當天八萬生死門永絕是那
一句師二云風過樹頭搖尚又問秖如道撞著道伴交
肩過一生叅學事畢此理如何師二云可知禮也尚復
問知是般事便休作麼生是你知底事師二云台州少
鹽喫
次日圓鑑居士薦嚴請老和尚上堂師出問昔年父
母今日兒孫且道向甚處相見尚二云風過樹頭搖師
云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尚二云可知禮也師便喝尚亦
喝師又喝尚亦喝師二云擘開華嶽千重秀放出黃河
一道清便歸衆

檀越慶誕請老和尚上堂師問掀轉乾坤呼回日月
移他方於此土等一念于千齡不假功勛承誰恩力
尚二云曩謨無量壽師便禮拜尚打二云咦
次日上堂師又問昨日承和尚有言是處是慈氏無
門無善財是否尚二云是師二云咦拂袖便行
師一日竪起掌問老和尚開則成掌五指叅差隨握
拳二云圝則爲拳一無高下還有喫得底麼尚便打師
云果然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尚又打師二云將謂將謂
拂袖便出
僧問諸佛法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如何是諸佛法

藏語未卒師二云脚下草鞋錢什麼人還僧擬議師二云
少信根人終無解脱
僧問從上綱宗是有是無師二云你喫飯還用口麼
一居士于墨海上閑寫師見問云在這裏作甚麼士
舉起墨海師二云只這箇去處不知沒殺多少英雄
又僧問如何是不二門師二云有甚麼碑記
老和尚一晩舉五祖演和尚垂語問師譬如牛過窻
櫺四蹄頭角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二云病入膏
肓
老和尚一晩舉華嚴棗柏論曰華嚴第三會於須彌

頂上說十佉表入理契智非生滅心所得至故如須
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
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一切法無思無
爲卽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山煩惱海便
成一切智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則塵勞山愈高
煩惱海愈深不可至其智頂〻云汝輩精深敎海試爲
老僧說看各各秖對畢末後某上座談辯最盛將散
去師從傍舉起手中蒲扇〻云你試講講這箇看纔擬
議師連打數下〻云須是我與你講始得
一日浴次師〻云旣不洗塵亦不洗體大家圖箇甚麼

青上座〻云今日是大盡師〻云不得久洗妨他別人便
起
師一日侍立次老和尚問〻云你一向在甚處躱根師
〻云不離左右尚〻云你道老僧有幾莖蓋膽毛師〻云自
家驗取尚〻云侍者不得力師〻云那一日不曾與和尚
提瓶挈盞那尚〻云幾時得箇出頭師〻云全靠某甲不
得尚〻云放待冷來看師作掌勢〻云卽今便是更待何
時
師一日禮拜老和尚尚拈起拄杖〻云這樣大底喫得
多少師〻云某甲答這話不得尚便打師〻云也是倚勢

欺人尚又打〻云從來有些子師乃近前問訊〻云三十
年後敢爲流通
師在靈岳會裏時賦禪師充第一座一日秉拂衆問
話畢師出問堂中首座人天眼目適纔那箇師僧解
領話座〻云蘇州有當州有師〻云恁麼則堂中第一座
有長處也座驀起身立〻云長多少師顧左右〻云大衆
驗取拂袖歸衆
又一日秉拂師纔出便喝座〻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
之門師又喝座〻云依稀似曲又被風吹師連喝兩喝
歸衆座歸寮師〻云莫怪適來相觸忤座〻云幸是王老

師師一喝便出
一日問殘藏主師〻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菩薩聲聞天
龍八部都被你牢牢鎖却鑰匙還在手裏麼主豎一
指〻云見麼師〻云臭骨頭十八
第一座到寮問疾師指椅子〻云古靈封虛一座以待
雲門便〻云知聖今靈封爭敢屈著師兄若果有大人
相暫時降尊就卑也不爲分外座〻云甚麼處不是王
老師師〻云病僧不解忌口座喚行者你巳後小心服
事上座
一日看行者泥火爐次乃〻云古德道夫從緣有者始

終而成壞不從緣有者歷劫而嘗堅指火爐云這箇是從緣得底那箇是不從緣得底第一座云何不問王老師師云不敢動尊座云是何言歟師遂近前問訊云罪過

一日問行者甚麼小食者遂將粽子來師云將甚麼蘸者云赤糖也無白糖也無教某甲沒法師云黃連未是苦

有僧問昔有比丘持盋至一長者門首被狗齩者問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麼却被狗齩當時這僧無對今請代一轉語師云這畜生識

甚好惡

師到南屏省覲一日侍老和尚食楊梅次師問蘇州底好杭州底好尚云秪據現在師云和尚喜人親近尚云惡虎不如善猫兒師云某甲也是人家男女尚云蘇州來杭州來師云總不是好喫底

一醫者爲師胗脉師云道得與你胗醫云請手來師云古人道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若於此處識根源七顛八倒那伽定且道病僧根源在甚處醫高聲喚云某禪師師云此猶是枝葉醫大笑師云失口道著

師因病劇下山慰母青上座云和尚意恐師兄舟次勞頓且緩緩師云參禪正要在此時用青云作麼用師云後五日看

同參問如何是佛師云玉塵撑空參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金絲釣月

同參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云勘破東風柳眼細

僧問趙州栢樹子意旨如何師劈面一掌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同寮舉昔日僧問五祖演如何是佛祖云露胷跣足如何是法祖云大赦不放如何是僧祖云釣漁船上

謝三郎問云尊意如何師云我即不肰僧便問如何是佛師云寶花蹀躞舞春風如何是法師云三段不同如何是僧師云收歸上科

一居士問師近日尊候如何師云趙州道底士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又病客來無力下繩牀

文衢師到寮相看師云如何是你全體作用文云遍身鎧甲師云此猶是體文云如何是用師云七縱八横文云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師云不是病僧消與上座荅話

僧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云撑風揩日

又問對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塞壑塡溝
師因路逢故人問別來未久聞巳大悟師云那有這樣事云遠近緇白總與麼道師云何得貴耳賤目云眞箇不同師云當面欺人云乞師端的師云孔夫子是魯國人
一同叅問牛過窓櫺四蹄頭角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連聲叱云這畜生五歲來尚使不得
問古人道門外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云奉伊一盃茶
皓月大德問南泉斬猫是何意旨師云劈腹剜心云

趙州頭帶草鞋而去又且如何師云放憨作麼月禮謝師云不勞再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何得剜肉作瘡云畢竟如何師云不可拈一放一
客到相訪見師萩菊客云要他何用師云譬如閑
師一日讀指月錄同叅問云如何是指師云三長兩短如何是月師云破也破也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口秪堪喫飯
師見僧閱證道歌師云不離當處嘗湛肰覔即知君

不可見你還覷日頭麼僧以手向空一畫師云多少人錯喚作日頭
問心是根法是塵二種猶如鏡上痕秖如心法雙忘又喚甚麼作鏡師云翻轉面皮看
舟次僧問如何是某甲自巳師云扁舟雪月蘆花裏
問如何是衲僧立地處師云不可倚墻靠壁
一居士問弟子持金剛經得否師云你通身是一卷金剛經向那裏開口士云畢竟如何受持師云莫破句
問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此理如何師云石頭作

沙彌時叅見六祖
問達磨大師十萬里程得得來我眞丹骨裏髓也不借因甚一隻皮履却又放不下師云未可容易
僧問如何是不從人薦得底事師云汝還見壁麼僧云不會師云抱取猫兒來僧擬走師便喝
師一日問青上座云法華經中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且道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少價青云且待須臾自當證知師云師兄即今還有方便麼青近前叉手云也不較多師乃休去
師問老和尚一鎚便就底還得千了百當也無尚便

喝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尚又喝師云西天令嚴
尚無語師云幸是和尚尚云若不是老僧洎被打破
蔡州師笑云已遲八刻
一晩諸同寮涵空閣前翫月師問云正與麼時如何
一云請師兄鑑師云莫相鈍置云湖南長老師指池
中月影云你莫認著這箇
同參問散誕不拘儀軌終日拖泥帶水是甚麼人分
上事師云做驢做馬人分上事問云曉雲分嶽色細
雨濕鶯聲又作麼生師云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
靈樹遠禪師雲岳集卷上

靈樹遠禪師雲岳集卷下

閑居擬寒山子二十首

憶昔齠齔時志慕萬里遊胷中頗豁達自負非常流
讀書苦不就鑄劒尋丹丘爰有異人遇一編願相投
成敗指其掌天下當一籌長笑子房懦孔明未足優
金錢買士卒躍馬橫中州男兒無欸地肎爲鄉土畱
風霜刺人骨身病勿自繇忽悟寵榮妄涶唾輕王侯
眞仙得歸仗猿鳥相綢繆千花疊雙趾寶月懸青眸
黃塵日飛滚氣味颯以秋君親兩高厚自忖難薄酬
伏惟御珍几楚老仍歌謳

又

貧固士之嘗肰亦不得已誰能奈饑寒博此空名字
斯言恐未圓或可贈君子羣小多濫觴靡靡莫知止
諂曲競苟榮修羅陣方起飛刃同落花流矢如秋雨
田禾歲不登慘殺盈千里天王眞聖明神兵下調御
滿月開寶弓般若聲灌耳修羅遠退潛藕絲一莖裏
善惡冥感通響應誠伊邇譬之執方諸捷來太陰水
慈濟斯爲尊嗔嫉彼都喜杲日煥兩頭惑君意所取
我被忍辱衣來作如來使高明逼人惡美服患羣指
敎君心坦平誡君語雖僞履薄與臨深請自今朝始

又

南破梵江雲北犯燕山雪丈夫志泰詢安肎自菲屑
撥草勿憚煩情懷止金鐵踏斷幾芒鞋足指迸鮮血
欸生如未明爭敢妄扭捏形直影必端惶惶慕前哲
九到與三登至今有遺烈

又

大千一繩牀賢愚共寢處彼彼夢不同要之均夢耳
貴極天子尊賤遺蓬蓽士貧富各異趣寵辱分憂喜
色聲唾縛蠅利名腥戰蟻得者談如山失者類糠粃
百年曾未醒昏昏被驅使不審明眼人又作何行履

又

鄰舍癡老翁終歲無閑日侵早走下牀短髮未遑櫛
慌忙東復西謂我有家室半文沒親疎橫竪計得失
衣在長忍寒腹在唯畏實帑畜萬黃金行止慣酸澀
勸渠植福田謗詈一口出雪霜盎頭顱前途正黑漆
呼吸如不來萬事俱了畢妻子與錢財知他是誰物

又

身爲累性淵名乃斬身斧那堪三寸皮鼓掉開衆怒
縱橫絕端倪萋菲爭媢嫉浸潤劇虺蛇包藏賸狼虎
覿面機陷深鬼神亦可侮篡弒律殷湯忠孝按周武
餘者更紛紛揶揄不足數某爲經庫奴某是守錢虜
西家婦悍殘東家子幹蠱吾師大法王隱顯月臨溥
天龍莫能窺言敢輒莽鹵旁觀竊負慙木石真無可
离妻稱極明巳眼還同瞽靜中試揣捫日用何曾妥
古人貴寸陰黃金棄如土勿快暫時心衣裳換毛羽

又

春風原上來吹我前村綠棄興走出門老幼競相逐
我亦隨之行鼓聲滿林麓男女棄萬人蜂蟻相屯蹙
諸優在場中演劇賽神福姸醜態畢呈貴賤情可掬
倚杖立片時啞然燦雙目今古誰爲真刹那多反覆

石火猶較遲電光未云速心如本大同何必爭榮辱

又

我見世愚人占寺爲墳墓爲言沙水靈瘞骨致豪富
僧儔佛吏慈彷徨兩不顧挾勢恣貪殘經營中規度
石羊亦崢嶸石虎自肰大酒肉歸雁堂墓門臨廣路
欝欝佳氣楸祇陀舊栽封自喜可百年繩繩資保護
那知天好還榮華直電露其居畨售人其子巳物故
雖有數宗黨錙銖互戕蠹無地拜兒孫空塚穴狐兎
炎炎信不長慎勿再疑誤

又

禮封飡白花鑽石駕明月世人慕眞仙紛紛異其說
太家止深山視聽亦銷歇妄想非嘗人示以還童訣
不能了唯心枉自久磨折縱得形骸飛豈免輪廻轍
彭殤命固殊一死終何別願君棄丹瓢來悟無生滅

又

仁政罷滛祠古廟香爐冷門高三尺灰木偶徒悲耿
無何天道乖日月薇光景家國魑魅遊諂祭路爲梗
廟神喜無限同類闇商忖托巫爲表裏酒肉相汲引
巫謝叩頭許願長充項領鼓噪里巷間愚夫墮其穽
奔走舉若狂廟貌煥肰整王婆女病寒李公子傷飲
皆言神見責當急致菓茗小鬼飽忻忻跳舞夙憂屏
巫神正歡樂不測生俄頃天符下青冥霹靂碎神頂
老巫復暴亡廟門一朝扃羞殺小鬼曹啾啾抱孤影

又

一翁五十餘日夕心惶惶相逢問其故乃言苦非當
齒牙逼衰暮玄髩已結霜生男男不育生女女不長
家財亦自可田園滿青黃舉目誰余嗣魂夢多匆忙
神福屢叩許佛廟曾修裝百無一靈應陳說眞荒唐
我語癡老翁本末當細詳何爲死牛馬不識天心良
神明炯方寸小信其來享汝行衆所悉于理或未當
權衡異高下尺度裁短長謀之恨不遂得之患遺亡
親朋有饑餒婢僕無衣裳仁慈竟安在惻隱歸何方
止止勿復道蠲棄應自强不聞燕山桂至今襲芬芳

又

薙草字沙門未達僧之義碌碌與麼過光陰當兒戲
佛法既不諳詩禮那曾視貢高尊大乂輕薄遊講肆
到處築得來行行得其志一點不揩磨口給爭雄利
人我等山王習氣日流注忝負飽叢林虛斷神光臂
所以師乳投必待琉璃罷

又

高躡五臺氷嶮陟峨嵋雪九子與補陀輕裝事朝謁
走道莫知疲脚跟幾蹴裂白象未經騎金師那曾拽
到處禮土坡銷磨好年月亹亹向人誇衣食頗豐悅
眞佛內裏坐眞法無異說斯須弗相離何乃反拋撇
靚面如不逢過去徒切切

又

仲尼有遺書舉世少人讀字畫雖燦肰大意久不復
童子才咿唔便云學干祿一二老腐儒峩冠炫章服
步步合規繩言言鄙食粟自稱鄒魯賓孝友舌殘秃
叩之一以貫支吾實慙恧何況後生輩微倖掇科目

刺齒粱與肥被體綺兼縠色聲汨其眞金帛濟其欲
誰復惠蒼生朝廷豈我獨覬覦歷要樞爭免覆公餗

又 蜘蛛歎

慣運腹中絲礙簷正當門蚤蝨結陣來成雷暮喧喧
石牀臥寂莫遭逢頗銷魂疲民困于吏晝夜苦如燔
膏血亦已竭唼咂不少慙既飽且輕忽罹網失所援
黨羽盡脫落軀命無一存尺鷃傲蓬蒿崛起隱丘樊
頡頏拾遺穗撲攎爭飛翻斯虫誤於巧徇欲志利昬
絲綸豈久恃强弱相凌吞料非屠門嚼小啄無餘痕
觀之悟生理知足免怨恩昔人誡貪得守雌乃榮尊

往事遂不諫來者或可論丈夫死溝壑勇士喪其元
窮達分有定謀慮終何言

又

金閶富家兒美麗閑且都自小鄙章句游俠長安衢
雕鞍五花馬結束紫氍毹明珠贈倡伎爲歡日夕殊
所交得何人市中有狗屠耳熱仰天笑擊缶歌嗚嗚
遠承父兄蔭稼穡空艱虞豪氣橫八極一擲千金無
今朝囊槖虛兼乏升斗儲家僮盡零落廼剩唯區區
朋親暫相遇閉門或長趨反覺自羞赧俛首泣向隅
有錢不珍惜事去空踟躕偃臥東欲裂有誰送吹噓

又 誚鼠也

深夜朔風狂畏寒擬書臥何物一幺麼緣牀更穿户
叱之益橫虐止之更跋扈咯咯鷄亂鳴軋軋鬼爭磨
伎倆信有窮跳躍漫相侮竺曾兩先生遺文盈百部
湘綺好莊嚴晴窗日翻蠹汝固無所知烏敢輒殘破
是乃最恨心舉世欲椎銼奴人苦奔波不寐皆汝故
設穽偵所爲貪婪果隨墮縛束快衆心欲置必死路
傚湯磔汝尸方始息彼怒吾行慈忍緣且復啓檀度
勉令解其鎗僅免殺身禍飼以晚香秔飲之最清露
要汝自知非回心寡疑誤豈奈根性卑久久猶不悟

潛忖無一長何反沐恩顧矯鷩黠有餘蹋踏示無慕
含諸歸故穴羣鼠相吊賀愼勿怨奴人奴人汝慈父

又

讀書不用多多讀將奚爲但願識兩字終身力行之
忠兮臣獨守孝哉子宜知如斯雖未學今古無間辭
君見負名士赫赫耀坤維門墻網英材桃李成舊蹊
徼倖望顏色僉曰眞吾師空言塞遐邇國家豈少裨
陟黜制怨恩公罷示以私爭先放于利利盡或公離
卒肰臨禍患安得不磷淄寄語世上兒虛僞秪自欺
毋寄目於耳勿倒相在皮鑄心作明鑒精識當自持

胡漢互隱伏立地分姸媸擇交不愼始後悔眞遲遲

又

諸業從心生病復緣業有吾今正眼觀內外細尋剖
四緣偕六塵畢竟誰爲某打翻汗逼身道火豈燒口
凡夫昧本因顚倒恒掣肘寒暑迭變遷跋履寡堅守
上下禱神祇紛紛外邊走成敗命所司造化挈樞紐
或云藥有靈倉扁今在否骨裏臭頑皮百歲諒非久
符到卽奉行何必問奇偶慙愧老瞿曇狼籍至八斗

又

梧桐生朝暘蒸菌亡晦朔豈因賦稟殊而致怨所托

古道已久湮人心愈微薄自滿鼠飲河偷安燕巢幕
尖巧贈聰明老成編鄙朴挾勢氣炎炎懷我腹索索
習染日以濃安能加斧鑿髮白齒疎黃觸事面山岳
不聞列祖機牓箭難湊泊大隊隨入門閉眼妄卜度
一箇計兩雙三頭幷獨脚大似未種禾攘攘議畊穫
汝眞欲會禪先把意根斫胷中一字無正好求靈藥
恢恢刃有餘大用絕矩矱解來猛虎鈴拘公獰龍角
欲了無了期與誰全肯諾不如杖策歸白雲滿廖廓

靈嵒歌

危峯拔地一千丈削翠塗藍好模樣鳥飛不度雲在
嵒但有日月行其上袈裟土膏平如砥碧眼胡僧未
曾覷豐干跨虎赤城來禿帚生花香滿地鑿金琢玉
牙齒寒聾人解聽盲者觀祥麐威鳳走不徹鐵蒺木
札隨君食越古超今兮洞開門戶廓空蕩漢兮壁立
窠杉可以控回斡墊可以屹揭狂瀾柢許龍象蹴踏
而非跛驢所堪夫是之曰天下靈嵒

拄杖歌

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正令風行曾不少假前後知他
觸忤多少賢良德山門下慣自減人聲價橫肩則面
入千峯萬峯按膝則一任指鹿爲馬持危扶顚兮不

驕不矜敲骨取髓兮可驚可怕忽肰吞却乾坤汝輩
茄子瓠子擬向甚處之乎者也阿剌剌吾今更思一
頓兮不知誰是其人者

贈山中念法華老僧

峩峩蓮峯逼塞虛空有叟冥棲雪頂紺瞳一坐五十
春飲啄心童蒙香焚一爐開梵篆泠泠妙韻隨天風
聞其聲兮泉鳴幽砌望其形兮鶴立孤窠開房著影
兮神鬼欽服（有一鬼歷二十年常侍左右至五更則呼僧起誦經）晝永無人兮
花雨瀰濛吁嗟乎莎莎三界劫燒飛紅狐狼野干唓
啈嘷吠蚖蛇蝮蝎競走爭雄唯有一門而復狹小諸

予幼稚曷啓迷封羊車鹿車蘊根給與白牛行疾旋轉如風日月炤臨不到衣珠爛彩雨露滋霈莫及藥草成叢脫珍著獘兮權宜网辨轉經經轉兮迷悟相攻公今讀經已萬遍中間字字無遺踪法華畢竟擬誰是倩公指出開羣盲公今有口忽如啞公今有耳還如聾始知斯經不在音聲與齒舌楮墨文句安能通敢道我得佛之精祖之髓雲興瓶瀉說教談宗何異蠡探溟渤螢爇蒼穹不知化城旣息別無寶所經行坐臥長在其中御寶車兮步步踏著聚沙運石均躋大同酥酪醍醐盡是法王之供盆罷米麵咸出長

者之宮而猶驚疑莫信忪忪逐逐南北西東是有類乎捨父逃逝而致我心忡

禮萬峰藏和尚墖

綱宗壁立摧魔膽炤用星馳墮祖機智絕攀緣三萬項當年面目不相違

讀和尚語有感二首

倚勢欺人這老子上下何曾有七指一字一箇金剛圈祖佛那容心不欸

修羅蚊蚋皆充足大海曾無分別心儘汝罷來傾滿厺威音原不異于今

禮熒雲璣禪師墖

耳門有竅雙流急眼孔無私列岫寒石火機深藏善變不能留得罵豐干

示東寺諸師 師受業處也

破盡家私別立家欸猫頭上夜開花古靈秪解閉揩背病遠從來不撒少

母氏六十說偈以壽

阿郎貧到赤骨律欲獻尊堂無一物記得大顚曾有言晝夜拈來一百八

送友之皐亭

厺用鈎兮住用錐鈎錐在手絕斵危正當此日鈎錐息珍重途中好善爲

僧問緣生

茲茲三界無心法笑問緣生甚處安慙媿瞿曇太狼籍賺他門外草湯湯

名實無當

博記多知誰及君固肰是玉也驚羣子無一字唯高腹除却閑名種白雲

迷悟相反

茆店風狂雪正濃橫眠兀坐況難同胷襟流出眞相

爲千古今人想義公

大功不宰

抅折烏藤學隱山逵菴虎跡落花閉明朝大有商量在莫謂無心是透關

晦迹自貽

偶肰植杖當家山爲客長看影亦閉雪似天花來永晝竟忘身在寂寥間

與時寡合

住山禮樂亡拘束品字燒開滿面塵今日偶隨寒澗出無心翻欲受人嗔

至人不罷

入佛入魔休咄咄是凡是聖總非非不因喝下聾雙耳敢向人前逞大機

爲道日損

勞而無力唾蒼蒼可惜光陰逐日忙向公好留三寸舌莫教容易罵諸方

讀林間錄二偈

慈明老人性豪逸忽繩墨凡聖莫測初棄南源歸省其母以銀盆爲之壽其母投諸地罵曰汝少行脚負布囊去今安得此物吾望汝濟我今反欲置我作地獄滓耶

颺却銀盆復痛呵去來何事不同途賢哉母氏高風遠不語低頭媿織蒲

白雲端禪師既悟旨于楊岐辭去游廬山圓通訥禪師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承天名聲爆耀又讓圓通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以前輩讓善叢林貴巳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訥公肰閉客部守丕付陳客情太守刑状日端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離離離是遣情離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太公一衆大驚挽之不可

喝下黃河直倒流腰包負起孰能留男兒自有超方骨爭肯因人減一籌

雜偈

脚跟無繫類虛舟飯罷閑行到小丘兩岸黃花秋更遠平田不見有畊牛

阿翁倚石看雲立稚子沿溪引月行纔有是非心便失雖肰同樂不同情

里巷聲名與佛齊朝朝利養怕人移鬧籌秘策如能中悽斷鴒音不我知

師皮狐質成羣走末俗誰能辨假真不是頂門開亞眼頭蹄爭執互紛綸

禪道休於冊上尋貪他故紙類癡蠅不知世界原空濶味著還粘唾一星

青州衫子日將穿瘦骨崢嶸露半肩世路于今爭取貌慙惶未敢出人前

滿甕黃虀舊典刑客來秪待覺鮮新莫嫌冷澹無滋味角徵宮商在一莖

今朝剛厭首陽薇可怪羣鷗盡欲飛心事被伊潛看破這回休更說忘機

病來半折弘宗志愁到三緘罵世脣手把楊枝臨水坐閒思往事似前身

同條起倒問眞師未到無心肯放伊最苦鈍根猶不薦指頭咬得血淋漓

睡少始知茶有驗病多長怪藥無靈西來密意無他指偷覷春風柳眼青

貧到無錐方徹骨克家端賴破家兒今朝不重吾師德秪重當初不鼓皮

拋灰潑水鉗鎚惡煮肉燒錢手段優翻轉面皮俱話墮果肰不是我同流

海兄靑侍馬師前幸是當初會得禪今日無端成忌諱阿難直欲哭蒼天

雲月谿山秪一僧貧無錐影力無能倘君眼底難容物吹滅寒牕半夜燈

善財當日向南參勘破門風五十三也只問酬兼禮退何曾背地口喃喃

東西南北爲參玄濟水新豐各少年止止勿全輕後進一株留取蔭人天

牧童

終朝水草不曾虧丫角山童執杖隨一自索頭牽斷後至今踪跡杳難追

漁父

明月蘆花無礙著謝家風味在漁舟波濤險惡曾經慣儂與鸕鷀一樣幽

病中謝客

免懷勝負心莫啓是非齒相向宋無言悠肰淡而止

警世

麤糲懷寒饑身心自飽煖勿使禍然眉始憶東門犬

華嚴東寺辟支佛牙頌

崇禎癸酉六月幾日夜殿中有光忽自地湧覩者驚異遂發其地未三尺許得辟支佛兩齒比丘性甞特設小埨爲衆植福予既獲瞻禮乃復爲之頌曰

大雄尊難湊泊以一音同啐啄根器殊隨分覺而此

師何所著獨遊行騎麟角㸌花濃林葉薄會無胷戀
宗寞厭泡幻求脫縛力未充德莫莫虔皈命度五濁
塵久埋光更爍衆驚訝加椎鑿固得之玉落落嘆希
有置高閣肯囘心悟前錯聖凡情齊拈却功德聚潤
生藥亘古今絕名邈

六根頌

首楞嚴經佛告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
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
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
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嗚呼六根之爲用也

大矣譬若水火然民非二者不生活而燎原
恒于斯覆溺恒于斯以其無有情故利之與
害一道而行故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
無見斯卽涅槃可不愼所用哉

眼

諸法樅肰本自條直一翳若存顚倒逐物試問未形
爲黑爲白見所不及徒勞刻畫

耳

動則有聲靜則無聽動靜兩忘反聞聞性入觀音門
住那伽定昔日香巖因邪打正

鼻

面門兩管端的向下逐臭尋香最多能者借汝出氣
不會暫舍失手摸著可知禮也

舌

有一句子具足百味毒藥醍醐有什憑據結佛祖寃
犯人天忌爾其愼旃莫逞快利

身

脆如秋葉薄似春雲因緣假合瓦裂瓜分一朝敗壞
何者是君咄哉漆桶休更紛紜

意

幽閑室中分別影事于去來今妄想倒計妙湛無痕
一漚自棄能善用之不可思議

聞聲悟道

夢中捉敗老鼠聲寒毛箇箇撑辰星觀音秖解嵒裏
坐補陁至今草不生

見色明心

雪團一擲八千里普賢錯認自家底苕帚糞箕與麼
怢今古何曾掃得起

沒絃琴

手撥虛空太古淸高山流水夜風生乾坤此日知音

少曲調誰能辨假眞

裁案道者

拏雲攫霧攪空山到老何曾得暫閑攙入浣盆聲更惡至今腥臭滿人間

和大圓居士子胡狗頌

佛祖摶來一口吞四蹄腥血汚當門子胡自尚難蹲足莫道風流不喪魂

辛卯元旦和尚命作狗子無佛性頌

狗子佛性無相將入帝都三更明月下壁上畫蜘蛛

十二時頌

夜半子倒臥寒雲裏曾夢悟圓通笑豁當門齒

鷄鳴丑殿角長鯨吼被底出頭來佛面憎百醜

平旦寅色色露全身爲有長安道菸菸賺苦辛

日出卯纔生卽便咬室內有紅塵不知遣誰掃

食時辰粥薄慣生嗔鼓寂鐘沉後嵒頭話轉新

禺中巳奪得還葱屐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

日南午一箭射兩垛案樹勢如龍石頭形似虎

日昳未問著無人會童子如不來樓閣門長閉

晡時申布袋緊隨身十字街頭立閑閑等箇人

日入酉揭簾防惡狗饒君解白拈也須遭一口

黃昏戌老鼠翻籬壁洗脚思上牀深悲無定力

人定亥舉頭殘月在與麼不與麼隨緣何罣礙

總頌

病僧使得十二時辰喫飯屙屎順喜逆嗔顧我別無伎倆一味直道而行

自讚

謂非行遠突出難辦謂是行遠兩垜一箭祖佛尚不厭於懷魔外那敢窺其面來也絕跡掃蹤去也全身應現本無位次得安排拍手呵呵生閃電好大哥見不見心眼從敎人自開莫道虛空無後殿

和尚語略序

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興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非言敎易以被遐荒亘古今所以憤啓悱發首重當機流演傳宣最尊結集故香林明敎于雲門室中衣楮襖竊書古人衛法之心槩可想也夫山老師得過量資縱無礙辨集諸家之大成荷斯文于當代說法二十年語言遍天下學者毎以全經富博艱于致之剞劂東行切負諦師之願倒身西拜登追智者之風行遠念無補于師門忝綴名于弟子今非敢以去取自耑爰遵馬鳴論中少文而攝多義之旨兼略

成編俾心樂總持者易于隨覽亦猶飲滴海而用百川不思餘味登泰山而畢天下豈美峯高惟諸上士幸同寶焉

杜妄說

佛祖妙道簡易至當不越吾人尋常日用學者昧而忘本別求奇異是猶厭棄猪肉而曲覓龍肝正所謂非愚卽狂也明敎嵩公以爲釋子情可遣而親不可忘今人一經薙染便委綱常于草莽置名節于塵烟我慢通身心空滿口謂君親不必尊也師友不必敬也但當學吾道而已嗚呼離此之外固別有道耶則吾所未聞已卽有之乃異端曲學非所謂佛祖圓融至妙之道也昔世尊於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諸大弟子已得深達實相類皆憂惱悲哀躃踊顚仆而經中亦未見有呵爲情識未亡之語顏回死仲尼哭之至慟駙馬李公甍慈明不遠五千里驅馳極盡哀私而後返東山演祖每聞諸方老宿有順世者愀然不樂曰法門秋晩後學失所瞻依是皆命世亞聖大人爲萬代斯文之主而起祖宗于咳唾掉臂者也其喜怒哀樂初無異於常流然豈今人所能夢見而敢妄加評品乎如必欲絕去情理爲高則自古亂臣賊子

弑君鴆母者皆爲離相超羣之作矣殊不知理事不可偏廢目足互以相資苟非雙眼洞明中心廓徹罔弗執跛驢盲者之見而賊害至公敢望有力大人一起而振之不唯使宵小有所憚忌卽萬古闢佛者亦當從此結舌其樹勛猷于名教也豈不偉哉（大庾韜禪師聞和尚罹難甫嗣出山隨侍左右至平川怪風夜起遂覆舟而沒和尚以法門失人而哭之慟或者非之師乃作是論以正云）

觀劇

戊子之春三月既望余偕友人震公游于天池石壁之下驟聞鼓角聲自山麓來乃驚而問曰是豈有戎馬之警耶何聲之震也公引余登高望之笑曰演劇耳何驚爲盍與若往觀之至則見諸優周旋俯仰懽者悲者忠者佞者無不盡態極妍而後已余觀未竟慨然嘆謂公曰當爾之時彼亦何知身在戲場中耶迨夫曲終人散必自有啞然失笑者夫豈獨諸優爲然然則余與公今者所見譬如目眚空華亂起不知明眼人當此更復何如公以予言爲近道也因退而書其說

靈樹遠禪師雲嵒集卷下

忍菴居士陳濟生助刻

叙

予嘗讀圓悟之録而重有感也其言曰佛語心爲宗宗通說亦通絕學凌夷棲神溟涬之域執文彩已彰爲第二義失於墮空吝情筌蹄之境苦形名未兆爲向上事過在墮實英俊之流踏倒化城直趨寶所如波斯胡珍寶滿船遇風而濟凡所謦咳孰不是珠玉從九天下也惟遠禪師其無媿乎師字鍳方蘇之長洲人年少從諸老宿游登陟講肆博通該練每以聖言玄遠非可聲求色見而未審所趨向適本師夫山和尚錫駐靈峰和尚爲三峰嫡子天童三峰兩翁倡

明大道如日月麗天而管窺蠡測紛紜之議每同聚訟和尚崛起融瓶盂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慜世愈切門庭愈峻一時順風以請者無不望崖而退師獨矍然曰吾獲所歸矣素有羸疾扶杖而登先具大戒岐嶷之質和尚已心器之然謂是年少者佛法不怕爛却曷俟病愈師自矢朝聞夕死無憾而後即安未幾於棺拂之下驀得心空證之圓覺洞徹無礙座下久叅龍象蹴踏師新到出其間橫機無所讓靈嵒一席得法實自師始師爲人重然諾不輕嚬笑以佛祖大事非得少爲足所能荷擔窮探關鍵寘搜堂奥脇不安席者三載聲名藹著遍於吳越而二豎爲虐刀圭罔効所稱亡身狥道者非耶予辱與師交最稔晤對終日勤勤以法門大事爲勉勵一巾布之微不敢屑越食息寢興稍逸於衆輒蹙額曰余有玷叢席矣或以疾相勞苦即謂彼斷臂投崖者何人小子而敢自怠其志念深遠又豈流俗所能測其涯涘者故泊然於去來之際顏色談笑如平時自師之歿士大夫嘆於室昆弟哭於途和尚盡然有喪予之痛風穴所以垂涕仰山所以再來端有俟矣卯辰之交和尚弘法受誣師寢疾一室鷄鳴風雨之餘從藥

鑪茶鐺邊掇拾流落其著述未富頌古百首爲成書凡出語必欲超軼古之作者如十影神駒九霄俊鶻濤涌雲興一一從胷襟流出稽之圓悟之語脗合無間孤峰絕焰寒潭寫影撒珍珠於紫羅帳內裁玉尌於明月堂前鴛鴦繡出漆桶增光蝴蝶夢囘古錐失色今其言具在必有讀而興起者若舍爾兼帶取兹鞶帨則趙昌畫花非眞花也吾滋懼矣爲略叙其梗槩如此而師不止此嗚呼敢曰知言哉癸巳中秋靈嵒叅學法弟玄縱謹序

雲嵒頌古

吳靈樹僧遠著

佛祖之道廣大淵微固非小根劣器所能窺測行遠何人乃敢抑揚先德炫燿巳靈遺害叢林以驚視聽茲因山頭和尚弘法嬰難久殢南屏同門昆弟皆形影叅隨智力亙盡遠適病臥空嵒未能巾侍緬懷朝夕如創在躬且復智短力弱莫可誰何葢和尚平日生死以之者法命肰竟以此得罪豈天之欲喪斯文乎敢取從上機緣焚香著頌遂成百首以當法喜之供其句意麄疎文辭蕪陋弗暇顧也

舉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經於九年後得慧可大師遂傳衣付法頌曰

青天白日兀如癡眼裏塵沙耳裏泥不是可師輸一臂髑髏著地幾八知

舉德山小叅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山曰汝是甚麼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

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的瞎漢頌曰

三更月下花狼籍急水灘頭白拈賊南北東西浪裏行衲僧鼻孔誰穿得未跨船舷好與三十

舉雪峰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峰便拋下僧方擬取峰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這僧快生云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頌曰

鎮日寒嵒聲歷歷拋向面前翻不識東家人死西家

哀惹得通身是荊棘

舉百丈再叅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牀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雪竇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肰刀刀相似魚魯叅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

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頌曰
陽關曲調爲君歌入佛難敎轉入魔一喝耳聾三日
後至今天下起誵訛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
得凳子天地懸殊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頌
曰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离婁公輸全提不起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
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
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竇便喝乃云當時若下

得這一喝免得龍頭蛇尾又再舉遶禪牀三匝振
錫一下卓然而立代六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
棒了也頌曰
一言勘破維摩詰八萬三千渾莫識古策風高欵欵
行唯明珠不在蒼龍窟
舉仰山一日指雪師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
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頌
曰
深夜寥寥白如晝箇雪師子亂哮吼曾賢盡力逞神
通拈得鼻孔失却口

舉香嚴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
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
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
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雪
竇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一
問來頌曰
花落又花開千古與萬古上下豈徒然報君莫莽鹵
同條生也共相知兩兩三三吞復吐苦苦發機何必
千鈞弩

舉僧問曾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汝口在什麼處
僧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雪竇云
好劈脊便棒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
得頌曰
天上星地下木落花流水忙爭逐扯破雲門六不收
倒駕鐵船入空谷堪笑藞苴曾老師徒向靈牀罵鬼
伯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曰瞪目不見底
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云
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

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
舉乃云趙州古佛遥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雪竇云
衆中總道雪峰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
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肰斬釘截鉄本分宗
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頌曰
此唱彼酬爭競出頭雲烟遍界一滴全收休休寒澗
不從風力轉游魚空自亂沉浮
舉僧問西堂有問有答賓主歷肰無問無答時如
何西堂云怕爛却那又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
肰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雪竇云何不與本分草料頌曰
無問無答時爲君通一線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燈籠怕爛却露柱存機變展手云鑒
舉欽山一日上堂竪起拳頭又開云開即爲掌五
指參差復握拳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
也無一僧出衆竪起拳頭山云你只是箇無開合
漢雪竇云雪竇即不肰乃竪拳云握則爲拳有高
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
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
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鬼窟裏作活計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七拳拳擊碎春風骨驀地火燒解脫
門天下衲僧跳不出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
日有人問趁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州
云拄杖不在苕蒂柄聊與三十雪竇云睦州只有
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頌曰
駟馬高車護自誇白雲深處是誰家大唐土曠相逢
少帝柄徒勞蘸碧沙
舉褒封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封曰漢國天子
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

著别人則禍生封曰作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
佛法可重樹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僧云二十夏
封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雪竇云這僧棒即喫要
且太不再來褒封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頌曰
漢國眞天子雍雍有古風堪憐沙塞外賊過後張弓
舉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
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州休太雪竇云
好掌更與兩掌也無勘處頌曰
自小丹青画不成可憐到老藝方精筆尖點著爲龍
太猶有癡人舊處尋

擧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亦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雪竇云寶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與掀倒禪牀直饒寶壽全機大用也較三千里頌曰

獨脫全機誰薦取禪牀掀倒三千里拍手呵呵笑一場鎭州城裏花如綺

擧僧問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國師曰莫妄想雪竇云塞却鼻孔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曰即心是佛

雪竇云拄却舌頭頌曰

鐵壁鐵壁風吹不入伎倆既窮全心打失虛空背上立乾坤八面奔雷趁紅日

擧僧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出浴其僧過茶與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這老漢方始瞥地雪竇云肰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已方人這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大衆擬議雪竇一時打趁頌曰

上山下山路廻轉窣影泠泠澗聲遠擧頭何處是鄉關兩度風前心黯黯

擧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你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雪竇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試請辨看頌曰

瓜片片月團團劈折當門一齒寒拈了也見還難星在秤兮不在盤

擧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

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謾雪竇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頌曰

如龍無足似虎有角獨坐虛窗花開葉落江北江南豈非太錯看取令行弁班必剝

擧僧來參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雪竇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打頌曰

靠却拄杖脚背汗出天上天下還同受屈四七二三

覿面呈不知却問天邊月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〻云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〻云總不與麼化便打〻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化自白椎〻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雪竇〻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置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旣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頌曰

回互不回互塞殺無明路突出飯籮頭幾人空放過急放過嵩山撞著破竈墮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〻云有伎倆者得僧〻云學人還得也無慶〻云太遠在雪竇代這僧云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頌曰

衆手淘金誰得者逆水之波可知也穿山透石與麼來拈起拂子劈口打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〻云西來無意僧舉似鹽官〻云一口棺木兩箇死漢玄沙聞舉〻云鹽官是作家雪竇〻云三箇也得頌曰

咄咄兩扇齊開何太直水潺湲風蕭颼草裏射鵰誰中的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〻云某甲下手濟度拄杖與僧〻擬接濟便打雪竇〻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頌曰

三十年來鹽醬裏幾番紅了幾番紫誰道臨機不見師國有憲章難放汝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〻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〻云草裏漢祖〻云不往來者泉〻云亦是藏雪竇〻云雪上加霜祖〻云如何是珠雪竇〻云險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主賓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

頭髮鬆耳卓朔千聖不移如山如嶽日往月來神光濯濯前〻後〻徒爭口角玉鞭擊碎燄光飛天上人間唯我知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僧便出厺清〻云邯鄲學唐步雪竇拈〻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爲什

學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頌曰
五陵年少佳公子手把珊瑚上酒樓深夜醉歸人不見可憐獨自賣風流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門云鑑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來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頌曰
英俊流終遜格九萬扶搖方展翮塵沙刧海刹那遙

百億乾坤一毛窄白日迷踪青天失色長連牀上噇酒糟虎項金鈴誰解得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頌曰
赤口赤舌吞白日左旋右轉風雷急飛騰直上三十三兜率陀天底拈得咄無位眞人是什矢橛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卽心卽佛國師云是什麼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代云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云是什麼語話也好與一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頌曰
拈却門前大案山海雲猶滯兩重關忪忪日月如流水幾箇閑人天地間
舉玄沙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雪竇云大

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頌曰
塞却鼻孔拄却舌頭纖塵纔起大地全收霜天月落作者難酬南山北山霧鎖烟愁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多少時僧云獅子窟中無異獸慈云汝試作獅子吼看僧云若作獅子吼卽無和尚也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點撿得麼頌曰

左轉右轉彼此俱險古佛家風白圭無玷龍門好手
知是誰六合乾坤如電閃
舉船子頌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雪竇云這老
漢勞而無功或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
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道水寒魚不食如
今釣得滿船歸頌曰
水裏月太孤絕玉轉珠廻須甄別踏破秋聲歸去來
大家應共知時節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掛諸

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這裏不施三拜要
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遶禪牀一
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雪竇云也
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喝云是誰不甘咄若跳
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頌曰
苔花沒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
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舉祖師云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雪竇云拄杖子是
塵有什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所以道糞掃堆頭
見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

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頌曰
主中主誰辨取邑邑塵塵龍驤鳳舞報君知莫莽鹵
先天未是心之祖
舉本生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
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
道老僧爲人在什麼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
目生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
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
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雪竇云這僧也善能切
磋爭奈弓折箭盡雖然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

爲人在什麼處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
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
處麼無雪竇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
許將軍見太平頌曰
春風急春風急八駿奔馳追莫及南北東西把定時
爲君直上孤峰立咄只在這裏
舉安國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
對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拳須具
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云不可喚作拳頭也國
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纏自

縛漢拳頭也不識頌曰
祇箇拳頭有誰不識多口阿師自貽伊戚遇貴即賤
兮攪草成藥逢强即弱兮執金化石咄哉無數癡人
盡向言中取則

舉玄沙曾請祈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沙曰
是汝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面前端的是虎頌曰
山中虎卻是汝四七攢眉二三飲氣落落雄聲滿大
唐林間狂嘯腥風起休廻避相逢撥出骨裏髓

舉洞山初和尚參雲門門問近離什麼處山云査
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

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汝三頓棒山至來日卻
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
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
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撥著便氷消瓦解當時若
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頌曰
三頓烏藤輕放汝跛足阿師相共語電光影裏卓紅
旗末後嘮嘮可惜許帶累兒孫不丈夫十字街頭空
沸屎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秖能識病時有僧
出大慈便歸方丈雪竇云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
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
便棒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貶剝有長處敢
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頌曰
識病還須善病家從來盧扁較些些不勞鍼砭膏肓
起寰海今朝謾自誇良久云且放雪竇出氣

舉趙州到黃蘗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州乃把火
于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州
云賊過後張弓雪竇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
有人問雪竇笑什麼笑賊過後張弓頌曰
一箇閉門作活一箇草裏亂叫今日檢點將來直是

令人好笑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
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雪竇云
如水裏浸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清適來是成褫
伊否清云無侍者云莫是不成褫伊否清云無者
云未審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竇
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
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頌曰
穿起鶻臭衫頂上炙脂帽渠無國土兮逢緣皆得妙
君不見長者子行草草聆娉五十城忘却來時道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〻云臘月火燒山雪竇〻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頌曰

烈燄翻身透碧岑達磨不會問盧能逢人未可輕相委踏雪歸來只掩門

舉本仁示衆〻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〻云喚作色得麼僧〻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〻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〻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箇入處雪竇〻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看天上月既非聲前色後且作麼生入頌曰

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上下四維絕瀟絕灑倒用横拈全無柄把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炤夜

舉國師三喚侍者雪竇著語云點即不到侍者〻應雪竇著語云到即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雪竇著語〻云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〻云元來不會門又〻云作麼是侍者辜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〻云無端無端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〻云抑逼人作麼雪竇〻云蹤跟漢僧問興化〻云一盲引衆盲雪竇〻云端的瞎僧問玄沙〻云侍者却會雪竇〻云停囚長智僧問趙州州〻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簡乃成頌云

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頌曰

一老一不老全身入荒草應喏甚分明根源無處討無處討秋深白露和烟島

舉雲門示衆老胡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〻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〻云便與掀倒禪牀頌曰

赤肉團邊開大口八萬四千牛馬走現成公案絕誵訛猫兒依樣呈家醜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〻云踏破草鞋赤腳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門〻云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頌曰

疆域恣馳騁曾經有幾人千兵容易得一將最難尋日月膠中色乾坤火裏冰杖頭挑不起踏斷草鞋經

舉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峰又打五棒雪竇云雪竇不曾與人打葛藤前五棒日炤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頌曰

莫怪麁疎衆骨師意根未了强狐疑兒孫闊地栽荊棘掩鼻偷香枉受欺

舉馬大師令智藏持書至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于中下一點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

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亂了也頌曰

內卦外卦全無縫罅謾言千里同風彼此分疎不下惑人自惑底何心赤手白拈成話欄

舉睦州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主應諾州云擔板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旣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漢頌曰

一生擔板無行止巧發金丸擲鼷鼠壯士拔劒爲不平意氣[illegible]來獨[illegible][illegible]得同唱不同向後從他眼自開

舉巴陵示衆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旣不是風幡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旣是風幡向什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頌曰

是風動是幡動癡兒面前休說夢不是風兮不是幡澄潭那許蒼龍蟠黃梅衣盋空惆悵羸得區區建刹竿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

見我麼川云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公云有問有答葢是尋常川乃摘茶不顧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士喝云這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拷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頌曰

同死同生驗作家夜深誰共摘楊花憧憧四海安如底休更人前弄爪牙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雪竇彈指三下

裂破虛空舌頭無骨鵲白烏玄棘曲案直彈指三聲
賊賊賊賊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盋
囊裏雪竇呵呵大笑頌曰
慣撾毒鼓聾人耳好笑將身鉢裏藏蚯蚓驀過香水
海蝦蟆踍跳上穹蒼
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
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峰打三下其僧復
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設藥且打三下若
據令而行合喫多少頌曰

晝日夜月見見何別風落霜寒一場敗闕撫掌三下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
世何不去禮見主云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
世我亦不去泉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
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云草
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南泉泉云我從來
疑著這漢雪竇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板漢勘
破了也頌曰
一葉扁舟一釣竿鈎頭香餌未曾殘直須入海深撈
摝休滯蘆花淺水灘

舉嵓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
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云你試
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山便打欽山被打歸
延壽堂云是則是打我太煞嵓頭云汝恁麼他後
不得道見德山來雪竇云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
不妨奇特爭奈龍頭蛇尾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
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
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嵓頭總是涅槃堂
裏漢頌曰
虎口橫身恁麼來賞伊膽大絕低徊涅槃堂裏還鄉
曲錦繡香囊炤夜臺
舉玄沙問僧近離什處僧云瑞嵓沙云瑞嵓有何
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諾惺惺著他後莫受
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却云何不且
在彼中僧云瑞嵓遷化了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
麼雪竇云蒼天蒼天頌曰
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一等弄精魂就中人不識
片石嵯峩應也無蒼天蒼天奈汝何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掛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僧
云掛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僧云畢竟如何慶云

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雪竇〻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
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〻子有般漢設使羚羊
未掛角也是萬里望鄉關頌曰
糞掃堆頭拾得春斬新日月立乾坤羚羊屏迹千峰
頂逐塊韓盧空秖獰
舉德山示衆〻云俱胝和尚但有問荅只竪一指寒
則普天普地寒雪竇〻云甚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
普地熱雪竇〻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象徹下孤
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頌曰
寒時寒熱時熱通上徹下孤危險絕俱胝老人秖得

一橛秖得一橛倚天炤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院〻云不在天
堂則入地獄僧〻云和尚又作麼生院〻云還知寶應
老落處麼僧擬議院打一拂子〻云你還知喫拂子
底麼僧〻云不會院〻云正令却是汝行又打一拂子
雪竇〻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
且要雪上加霜頌曰
一翳未消空華亂墜地獄天堂[illegible]粉碎正令倒行
失錢遭罪雪上加霜又一重瞎漢依前原不會
舉雪峰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

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問
鵞湖僧堂前相見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
見鵞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竇〻云二老
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住忽有箇
衲僧出來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
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
擔板禪和如麻似粟頌曰
徧界不曾藏通身絕影象研覈望州亭驟步歸方丈
無人識得渠徒自傷鹽醬金圈拋下乳峰前流水白
雲空蕩漾

舉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忠〻云與老僧
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忠〻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
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忠〻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道
無朕迹雪竇〻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
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頌曰
毘盧師法身主日夜相逢淨瓶裏黃面瞿曇不自知
止有韶陽較些〻子剔起眉毛仔細看落花忙逐東流
水
舉趙州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州
〻云看箭吾〻云過州〻云中雪竇〻云二俱作家蓋是道

吾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
也是箇射垛漢頌曰
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
交地甲只解生荊棘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
舉臨濟同普化赴施主齋次濟問毛呑巨海芥納
須彌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
濟云太麁生化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次
日又同赴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
倒飯牀濟云得即得太麁生化喝云瞎漢佛法說
甚麼麁細濟乃吐舌雪竇云兩箇老賊喫飯也未

了好與三十棒令雖行且那箇是正賊頌曰
花擘涅槃心瞎睛正法眼不語兩低頭機關何太險
滹沱高浪蹴天浮魚鱉安能測深淺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
谷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
掀倒禪牀角便打雪竇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
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爲什麼
不眨上雪竇便打頌曰
眉毛雙縮同心結咄咄商量此事來八字打開猶蹉
過舌根未動禍先胎

舉嵓頭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
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
頭云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
擡一手搦雪竇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
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
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麼李將軍有佳聲在不
得封侯也是閑頌曰
金鼇一掣滄溟竭是聖是凡齊吐舌沒羽將軍應自
知屠龍須讓人中傑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峰纔到法堂顧視雪峰便下

看知事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
覷便高竪降旗孚來日却上禮拜云某甲昨日觸
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僧問雲
門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
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
峰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頌曰
皷角霜殘入暮雲法身喪却暗銷魂無端扭捏孃生
鼻到處拋沙觸忤人勘破了莫紛紜七十二棒且輕
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舉僧請益雲門玄沙三種病人語門云汝禮拜著

僧禮拜起門以拄杖趂之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
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麼又
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麼僧于是有
省雪竇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
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不管敎近前又不來還
會麼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若不奈何汝這一
隊驢漢又堪作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趂頌曰
瘖瘂盲聾成隊走無孔鐵椎不知有閻浮對下笑呵
呵驚起雲門藏北斗
舉鼓山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問承和

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
屍如何是劒山云拖出這死屍僧應諾歸衣盋下
結束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云當
時便去也山云好與三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總
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雖然如此若仔細檢點將來未免一坑埋却頌曰
冷光閃爍切忌名邈古兮今兮誰同啐啄啐啄相應
金鷄忽鳴長安道上不許夜行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作麼生陵云問阿誰州云問長老陵云何不

領話州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雪竇云墮也墮也
復云這箇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
去也頌曰
盲盂千重千重百匝劃斷葛藤全無合煞學海漫漫
一夜乾龍象當筵忿蹴踏
舉仰山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
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
如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
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佛
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

山云打鐘著禪便走雪竇云這漢雖是見機而作
爭奈有頭無尾頌曰
萬仞峰頭翹足立宇宙寥寥望何極東土西天兩脫
空至今鼻孔無消息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雪竇云非唯把定
世界亦乃安貼家邦若善能叅詳便請丹霄獨步
頌曰
不儉不奢知音可嘉明珠絕纇白璧無瑕大野寥寥
兮千峰寒色虛堂寂寂兮雨滴巖花君不見少林冷

坐人難識隻履携歸賠自嗟

舉烏臼問玄紹二上座甚麼處玄々云江西臼便打玄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臼云汝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紹擬近前臼便打々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々云宗師眼目直須恁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齊行人境俱奪頌曰

千仞龍門遻宿客振鬣揚鬐遭點額胷次嘗藏十萬兵間行氣貌多輕忽咄咄五帝三皇是何物

舉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僧々云不敢峰々云又爭解恁麼來僧々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峰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曰是甚麼僧亦々云是甚麼峰曰這漆桶僧無語峰顧謂鏡清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清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峰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甚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々云成何道理峰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雪竇々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這漆桶頌曰

拈出南山袖裏鎚眉間血濺萬重圍梵王驚起寒毛豎折合還將漆桶歸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僧々云峩眉禮普賢去隨舉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隨喚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雲門別々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雪竇々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辨取頌曰

拈尾為頭放一得二文殊普賢的何面嘴鶯啼二月時花發千山裏止止古路莎莎秖這是

舉雲門問新到僧甚處人僧々云新羅門々云將甚麼過海僧々云草賊大敗門引手々云為甚麼在我這裏僧々云恰是門々云一任跨跳僧無對雪竇々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這僧為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頌曰

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脚下草離離回途不涉妙道道放一竅拄杖頭邊任跨跳

舉北禪問僧甚處來僧々云黃州禪々云夏在甚處僧

云資福禪〻云福將何資僧〻云兩重公案禪〻云爭奈在北禪手裏僧〻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僧不甘隨後趁出雪竇〻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這僧麼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頌曰

嚙鏃之機端可超師趯翻〻一瞬電影難追但念水草伏惟伏惟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〻回首丈〻云是甚麼有甚麼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胅復召大衆〻回首

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〻子雪竇〻云說什麼猶較些〻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銕錘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雪竇驀拈拄杖〻云放過一著頌曰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高標可愛一鏃遼空取箇眼兮應睹未睹捨箇耳兮合聰不聰因思良馬窺鞭影咄

舉玄沙見皷山來作一圓相示之山〻云人人出這箇不得沙〻云情知汝向驢胎馬腹中作活計山〻云和尚又作麼生沙〻云人人出這箇不得山〻云和尚

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沙〻云我得汝不得雪竇〻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頌曰

我得汝不得撞著自拈賊頭角未崢嶸鼻孔先遭塞直中曲曲中直明鏡當臺重拂拭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

舉南泉上堂〻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〻云某甲買泉〻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〻云和尚屬某甲去也禾山代〻云是何道理趙州〻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雪竇〻云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

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頌曰

堪笑堪悲王老師百年殢貨少人知從前活計都銷鑠暗寫愁腸寄與誰

舉茱萸上堂擎起一橛竹〻云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〻云虛空是橛萸便打靈云莫錯打萸便下座雪竇〻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趕出頌曰

空裏橛爲君決晝夜嘮嘮無法說香嚴老子對頭懸却使潙山笑不歇別別萬古碧潭空界月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語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夾山便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梅云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割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頌曰

一句當天羣機杳然絕瀟絕灑孰偏孰圓辨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力不全難難喫人輕薄太無端

舉保福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頌曰

句中意意中句虎之缺兮馬之驎爍迦羅眼弗能窺十劫辛勤且觀對好大哥須回互莫來攔我毬門路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州云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雪竇云問旣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購人自購若點簡分明管取

解空第一頌曰

祖師機劈箭急黃卷赤軸收不入衲僧今古競頭爭驪老西江只一吸咄吹出楊花當白雪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州云比來拋磚引玉引得箇糞墼子法眼舉問覺鐵嘴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麼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雪竇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雖然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麼拋磚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頌曰

饑卽加飡倦來倒臥伶俐衲僧秖消一箇忽逢東魯周公反認西乾達磨錯錯多口阿師自招禍

舉躭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麼源云某甲不解揑目祖云吾不如汝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躭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頌曰

冷語侵人恨不消阿誰能辨腹中刀含情休問別來事歸到家山鬢已焦

舉潙山問仰山甚麼處來仰云田中來潙云田中多少人仰揷鍬子叉手而立潙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仰拔鍬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踏倒鍬子鏡淸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鍤鍬處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會夢見仰山麼雪竇云諸方老宿咸謂鍤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潙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公案十分頌曰

千金冒惜買焦桐著意花前聽轉聾流水高山彈不盡一齊分付與東風

舉雪峰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却船雪竇代云久嚮雪峰待這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對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峰云此不是汝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頌曰

生死海裏黑風惡吹覆渡船難著脚龍吟枯木髑髏寒萬里秋空飛一鶚噁作者好求無病藥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宿商量猶未得勦絕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福云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犂水過膝雪竇云俱亡未亡總繇我保福因甚麼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免得長慶在鬼窟裏柳絮隨風自西自東頌曰

兩手扶犂水過膝閒見刹那齊壁立三千沙土夜沉沉爲君打破精靈窟

舉大梅聞鼯鼠聲謂衆云卽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今逝矣雪竇云這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卽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頌曰

久諳韜鈐老不妨英雄叢裏獨翱翔江山喜得狼烟息兵氣銷爲日月光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撫掌大笑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未免喪身失命頌曰

高步丹霄一齒翁石頭路滑步來工呵呵冷笑通身

汗佛祖從玆拜下風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擎鉢下法堂雪峰見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嵓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嵓頭去問你不肎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雪竇云會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嵓頭識

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識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頌曰

一出一入風雷迅疾魚躍鳶飛鬼號神泣從此三千海岳昏曹溪路上休登陟

舉雪峰普請次路逢一獼猴乃云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云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這老漢著甚死急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雪竇云好與二十棒這棒放過好免得將錯就錯頌曰

歷劫迢然絕謂情持來何必强安名等閑一撲光零

亂影入寒泉徹底渾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爲甚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竝不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肎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于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欵欵地將去頌曰

秋高屋破看星眠絕倒盧公不會禪衣鉢將來無著處嶺頭逼得命絲懸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于何處明子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將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和聲便打頌曰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無人識出是何言歟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草草悤悤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

下人舌頭即不無鬧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
山便打雪竇云這漢可悲可痛鈍滯他臨濟他阬
雲月是同我便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解語坐
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
排頌曰

無舌人解言語萬象森羅咸側耳角徵宮商同一音
溪山雲月分明舉分明舉殷勤抱得旃檀對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
雪竇云鈍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
州乃曲躬叉手雪竇云索鹽奉馬頌曰

請君過這邊來曲躬叉手而立是非自古無真人情
安可皆得茶鹽隨分殷勤秖貴應時及節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鮮有僧問雪竇雪竇
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
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頌曰

長憶江南春景好鷓鴣啼向枝頭早堪悲昔日老靈
雲三十年來無處討無處討休懊惱而今競愛摘楊
花紅香滿地無人掃

舉古德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
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麼
熱椀鳴聲便請高掛盋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
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
一般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
須挑起盋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
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頌曰

祖師樞紐南箕北斗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羅紋結角
兮鶻眼迷踪網珠垂範兮驢脣杜口踞地翻空師子
兒生平豈肎隨他後

靈巖九頌自序

昔宣州慶閑禪師示寂太守欲留全身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之日雲起風作煙燄所至四十里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𥹋子由欲作記而疑其事方病痁有訶者曰閑師事復何疑哉疑卽病矣夢中作銘醒復疏之湛堂準禪師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其徒大慧杲禪師走荆南謁張無盡求塔銘無盡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師曰是無盡曰我不問這眼睛師曰問甚麼眼睛無盡曰問金剛眼睛師曰若問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無盡曰若如此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遂著銘夫子由之疑疑其神奇也疑則病病則夢夢中作銘疑情終未盡也卽無盡之問金剛眼睛亦豈眞能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也哉余旣無子由之疑又不敢自謂筆頭上有金剛眼睛但以今日茶毗之恠特神奇證和尚平生之眞實平淡記而頌之使天下有眼睛之人信受不疑各各點出光明卽和尚之光明照天照地照古照今照徹三千大千世界也嗚呼豈不偉哉

江 左 余 懷 箸

靈巖九頌

天闕山樵余懷製

靈巖法堂頌

靈巖退翁和尚臨濟嫡孫天山眞子百提方印十坐道場透三玄三要之綱宗續六度六塵之慧命雲門氣宇如王鉗鎚莫二風穴壁立千仞棒喝凜然慈悲利物直須救取猫兒究竟涅槃無端跳出師子本是瀟湘釣客允稱天下宗師作靈巖法堂頌第一

巍峨寶座獨踞靈峰滹沱眞脈楊岐正宗衆流截斷爲六不容赫矣鴻範皐哉大雄

忠孝頌

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和尚之學也洪覺範曰孝以事師忠以事佛此和尚之心也嚴君平曰與臣言依於忠與子言依於孝此和尚之教也儒耶佛耶曰忠曰孝作忠孝頌第二

稽首南岳日面月面陟彼白琅報慈報善滅沒海鷗廻翔峰雁皎日秋霜斯言可踐

文字語言頌

教外別傳不立語言文字此達磨西來之旨也然文章如日星之麗天語言如雷霆之震世聖賢佛祖賴

以傳心豈可廢乎昔歐陽永叔李泰伯王效昌黎闢佛而明教嵩禪師正宗一記聳動朝廷懾服卿宰則文字語言之效也今和尚文章絕古今言語妙天下辟彼須彌高不可踰等之法海深不可測秀媚精進追覺範於石門斂捷光明踵慧顒於南院作文字語言頌第三

文統道統誰其荷之有言無言誰其識之鼎也拄顚赤頭白髭惟吳靈巖一字之師

聖燈頌

和尚以九月二十七日申時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山中之人見紅燈數十百對排列輝煌向南而行包孝廉朗威親見之爲余說及荼毘之夕復現明燈彌天蔽野嗚呼此峨眉聖燈文殊之所示現也作聖燈頌第四

三定七支含輝匿曜放大光明九幽普照惟日月鐙洞燭墻廟清現兜羅凌雲一笑

舍利頌

迦文荼毘獲金剛舍利此後西天諸祖如脇尊者迦毘摩羅婆舍斯多不如蜜多東土禪師如巖頭奯泉大道蘭布袒明教嵩眞淨文五祖演幷闍維而得舍

利百代叢林傳爲法寶我和尚憫茲燄宅拯彼欲流現大神通入火光三昧十九日荼毘于紫金光聚中得細大舍利無算作舍利頌第五

熊熊寶燄灼灼珠精龍成五采鳳舞王庭電飛宿海花散香城金剛不壞至道所凝

聲光頌

昔清巖禪師臨終大吼其聲如雷西天東土放光者不乏其人我和尚荼毘之日有綠光一線出頂門五彩星光旋遶須臾香薪燼煙燄息從空發光光中起大聲如雷車砰訇達於九天中有白光作滿月輪金光堆湧五色交變最後大聲再震舍利羣飛粲若星殞緇白聚觀歎未曾有作聲光頌第六

堅固力持香傳薪燼光被四洲聲揚五印開甘露門布天龍陣萬字千輪乘時奮迅

化琉璃頌

亮封月函和尚記曰二十一日發土龕四壁青珠蟻集細如粟中如梧桐子至大如桃核化成琉璃寶色布射其結相最殊特者爲琉璃盤脇如鐵爲琉璃菩薩垂手之像爲琉璃小玉山斑斑然爲琉璃積樹葉相縱橫然復有爲琉璃懸瀑形色或爲翡翠爲鶴頂

紅亦爲枯木爲白雲爲葡萄淡紫爲碧爲緗爲黃華爲綠蒲穠色精瑩洞徹非金非石又曰所見有如天柽立者或如蒼松枝或得琉璃肺葉如蓮華解其瓣或爲瑟瑟碧珠或爲虎形文成五采或爲雲中日或得青琉璃寶鼎余瞻禮贊歎得未曾有作化琉璃頌第七

夜鼓玉琴朝翔紺馬如雷如電震耀盲啞瓊島煙迷神樓霧寫多寶如來從天而下

堯封壇頌

和尚自定壇基於上堯封妙高峰頂正面太湖羣山環拱樹杪依稀螺髻一尖望如點黛者崑山玉峰也披胸垂手鳳舞龍飛洵湖山之全局爲百世之祖庭作堯封壇頌第八

峩峩高峰羣巒環拱洞庭始波木葉微動緜藐赤烏葳蕤朱鳳天在山中萬年傳頌

寶雪頌

和尚以十月二十七日酉時入壇先一日朔風怒號天宇沉黑午夜則明星滿天霜月在地樹石皆肅然聳立入壇之際風日和朗人天歡悅須臾夕陽凝紫陰雲翳空微見晶珠飄灑迨夜則雪花如掌萬山縞

練竹柏低垂此雖天公之玉戲實亦擔雪之神通也作寶雪頌第九

資淸乘氣結素流輝在目皓潔入耳希微冰天磊磊雪窖巍巍非神何化非佛何歸

和尚平生眞實平淡諱言神怪奇特之事今茲示現種種乃天龍八部擁護宣揚見佛闡之廣大法眼之光明非凡情所能測度也余與和尚夙爲東林之遊久發南詢之願抽毫作頌敢告諸方余懷

後記

靈岳退翁老和尚化琉璃讚

靈岳退翁老和尚敷教南天傳心東印全提正令直接曹溪大宗獨燄禪燈允是三峯的派四十載僧臘毫端廣現蓮華三千年傳衣舌上普施甘露岳雲湘月杖頭擔出乾坤越水吳山脚下橫開世界年以愚鈍之姿親承謦咳旬宣之暇瞻仰威光固已領受鑪錘歸依法寶久矣今和尚以九月二十七日沐浴更衣跏趺而逝十九日荼毘有大聲如雷震動山谷聖燈散布上徹雲霄頂臭金光文成五采獲舍利細大無筭血肉化成琉璃寶色現種種恠特殊相頂齒不壞腸盤卍字此雖金棺垂化雙趺升忉利之天雪壁專修一葦渡西來之教不是過也入㙮之際皓雪彌天擔雪而來擔雪而去去來明白心跡雙清湖山縹緲恒曳杖以逍遙林壑幽深每經行而宴坐和尚雖亡猶不亡也翁友余懷作爲九頌年覽觀感嘆踴躍瞻禮爰製斯讚讚曰大光明幢赫赫南岳機鋒決驟顯氣磅礴函蓋乾坤包含宗籥爲大醫王應病與藥漫浪江湖棲遲泉壑凡聖兩忘人境俱奪直指單傳無相無作潛行密用立亡坐脫一縷香光九枝瓔珞霧結幡幢雲成樓閣舍利晶圓琉璃煜灼鐘鳴環珮光燄磊落爲佛垂手爲鵬企脚馬鳴龍樹神奇所託金剛不壞解粘去縛崒崋堯峯峻擬衡霍鷲嶺高寒鷄山寥廓百代祖庭諸方轅轢道繼先師法傳後學法海性源精微廣博萬古靈岳讚嘆踊躍

法弟子佟彭年謹製



敏樹禪師語錄

清・敏樹如相 撰

道崇 編

道領 錄



敏樹禪師語錄序

睢濤金澤真是白拈賊立
拗捏人眼目目無位真人是
甚麼乾屎橛後來雲門識之

以接方來而為宗旨至於未
後瞎瞎人正眼賺了無量
衆人一棒打破此土唱道號
曲而起正法太平路州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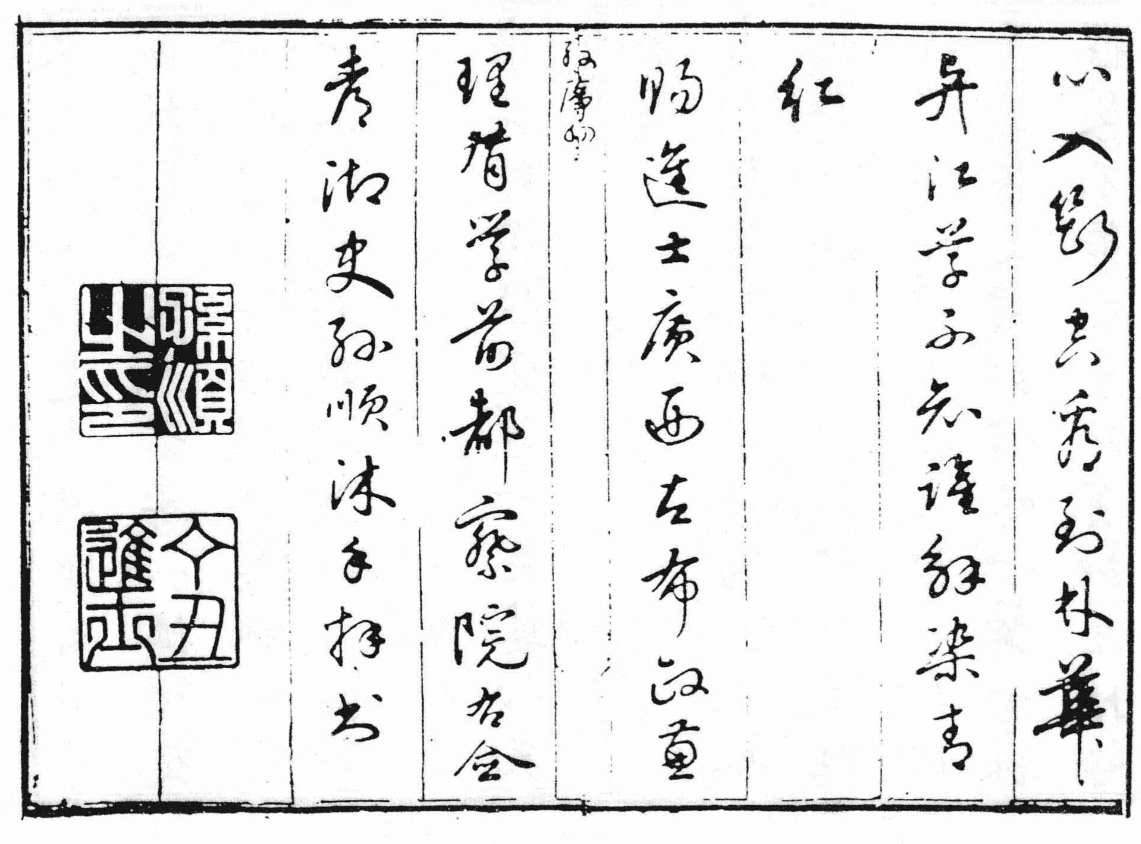
白雲端書之類揭敏樹
禪師一人拈出江城面
目蘆梅之句而已無人敢
和是師以大姓手眼撥

轉祖師正法輪而方見歷
揣壁劃之心指歸遂定
明正是拍中天指慧日而
破諸方黑暗矣何故獅

喝處雄振八極裂邑故西
千二諦圓融計度衛
蜀六大論河雀朱神家真
業到此栗棘金圈示寶

敘序三

情解銅頭鐵額點鬚命
根器識敏樹大禪法精
徹證授語錄中參禪偈照
直須了清自真際情勿厭


心入影書秀翰林華
弁江學示知謹解染書
紅

敘序四

賜進士廣西右布政
理樯學前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孫順沐手拜書

敏樹禪師語錄

敏樹禪師語錄序

曹溪一脉淵源不息真是子孫
祖父而綿綿續續政也夫三代以
前聖人多出吾儒教中三代以
後吾儒淡薄收拾不住聖人皆
歸釋氏焉釋自拈花之後就西

天四七唐土二三及諸宗師張設
門户獨臨濟一枝更出一頭地
蓋濟初參黄檗每三度問三度
被打不知過在甚麼處然後指
往大愚方能頓契便解築拳肢
掌當仁不讓丕於末後一着以

冬瓜印子印定向河北大闡宗
風接引四方來者專以棒喝交
鋒斷盡衲子命根令其脚跟點
地鼻孔遼天覷破本命元辰知
有着落處方見刀刀出血棒棒有
痕真報黄檗老漢一片婆心矣

余因
告制歸家多暇究此偶一日敏
樹和尚過宅參請問宗門事稍
如雷霆大震嚇殺人間一似獅
子王奮迅聲群哮吼一聲百獸
腦裂不第爪牙利害抑且枯條

乜棒驗盡天下龍蛇更越臨濟之上及百丈黃檗之大機大用者也余根宦海茫茫無盡徹底聊呈拙序乞安錄前大似豪家賣貴侯拂袖歸來再領痛棒以納鈍根者哉

欽命總督軍務兼理糧餉總督三邊等處地方都察院都御史兵部尚書陳新甲沐手題於頤學禪堂

敏樹禪師語錄目錄

敏樹禪師語錄目錄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住四川墊江縣百丈禪院語錄

崇禎甲申年五月十六日

師於龍蟠受邑紳文學李翟公諸大護法請延

師至山門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山僧到此不涉廉纖以杖指門云門門有路通京國處處無非是法幢便入

佛殿云若道是佛大似開眼說夢不道是佛正若揚聲止響且道恁麼則是不恁麼則是以手加額云猶

方丈云三世諸佛到此全提不起歷代祖師至此又放不下今日山僧到來如何施設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喝分金鳳子棒點玉麒麟

拈疏云言言見諦猶如萬派朝東句句趨宗亦似千流入海把住也雲霧毫端吐放行也龍蛇空裏飛若也知得不須重說偈言如若不知却請維那宣讀

指座云八萬四千大寶座非是山僧熱處難忘高踏毘盧頂上行也須親到一回始得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蟠大地威音外葉覆須彌多寶前爇向金爐專為供養

本師釋迦如來千方諸佛歷代祖師惟冀虛空廓落無邊際刹土常將現勝身次拈香云此瓣香從天降下則靈苗毓秀從地湧出則瑞葉芬芳爇向御爐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三千日月光天德百億山河壯帝基此瓣香抛沙撒土巴山裏帶月披星蜀水間爇向爐中奉爲

滿朝文武國公卿暨及府州縣當道勛貴縉紳文學本山請主法師耆宿等伏願雲開嶽降生忠節雨過河清出鳳麟此一瓣香親遭毒手寃如海今日拈來根未消爇向爐中專爲供養前住川北道順慶府廣安州天竹縣佛恩堂上傳曹溪南嶽臨濟正宗第三十五世本師破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好第一義却被維那一椎擊得粉碎衆中還有知得落處者麼不妨請來相見僧問百丈重興慈雲普集四衆臨筵法雨繽紛和尚今日開堂如何是祝聖一句師云常將一句無私語祝讚我皇萬萬春進云一句已承師指示大闡宗風事若何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禮退問過去百丈則不問現在百丈乃重新未審二百丈前後事如何師云一個鼻頭兩孔出氣進云大轉法輪事如何師云拄杖頭邊日月長進云如何得心空及第歸師云頭上不點頷脚下躍龍門師乃云爲衆竭力樹起栗棘蓬事不單行拈箇金剛圈河圖洛書不能盡其玄奧雲龍風虎莫能測其端倪三乘十地聞而胆顫神驚妙德空生知亦吞聲忍氣所以行棒行喝點破三要三關一威一怒指出不遷不二千途同轍天得一之以清萬別偕源地得一之以寧山川草木盡是意氣全彰楚水吳山無非受用境界鳶飛魚躍控佛祖之大機日炙風吹廓凡聖之正眼何須福城東際到此始見文殊樓閣門開然後方參慈氏如斯會得不離隨處作主信得及來豈別遇緣即宗將一薪火常轉根本法輪用十笏丈應酧香積廚飯飽殘高眠人人壁立萬仞歸家穩坐箇箇常光現前設或未然不免三月爲期假出銅頭鐵額九旬作限轉成鳳子龍兒匝地普天一一爲祥爲瑞堆山積嶽在在興雨興雲方報不報之深恩用酧不酧之厚德大衆正當恁麼時且道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海晏河淸一段眞

風添端色國泰民安萬年齊唱太平歌舉唐莊宗召與化至殿問云寡人取中原收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請陛下寶看宗以兩手舒起幞頭伸兩足化云若王之寶誰敢酬價於是莊宗大悅師云莊宗眼空四海傍若無人與化退已讓人若是山僧則不然當時若在卽向陛下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上首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僧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日和尚陞座作麼生眼界師云縱橫十字進云獅來象去乾坤轉兔走烏飛宇宙旋師云三尺龍泉光照

膽萬人叢裏奪高標師乃云昨夜一聲獅子吼窟中抖擻金毛走天明滿地化麒麟分付明州布袋叟向道渠儂不等閒逢人切莫揚家醜大衆且道揚箇甚麼說禪以示燈籠未必燈籠能聽說道留與露柱却是露柱點首不如日午打三更依舊面南看北斗下座

上堂僧問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打云天晴日頭出進云和尚據此釋迦老子在何處師亦打云覿面薦取問夾山未見船子時如何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進云見後如何師云風從花裏過來香進云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打云也須驗過始得問學人生平操得一口青龍利劍截斷天下大宗師門戶不許棒喝交參機鋒轉語未審和尚今日作麼生施設師云禍事禍事師乃云殺人不眨眼底立地成佛如廣額屠兒日殺千豬千羊一日向靈山會上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中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大衆此是前輩成佛榜樣若關雲長在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梟大將首級如探囊中取物一日在玉泉院裏提起關刀云我是護法中一人古德云灼然灼然豈非立地成佛殺人不眨眼底大丈夫所以道

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是今時之樞要若向言句上會護生須是殺不向言句上會殺盡始安居値此會得人人悟證平常不假一槍一旗箇箇圓通自己受用一棒一喝諸仁者還會麼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借四時推舉古德云昨日夜叉頭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毫線師云據山僧看來翻手是雲覆手是雨古人恁麼道也是畫蛇添足何故把手相牽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親下座

上堂僧問陞堂說法卽不問釣竿下處意如何師打云前灘烟浪裏別有好金鰲進云輕輕點破無明窟

堂堂現出本來人師復打云開門放出郎當漢腦後
分明欠一錐師乃云學道休參鹵莽禪逢人要識此
根源當機覿面還相委脫骨換胎始契先出鑛純金
重煅煉離山美玉用鑽研看來至賾非容易不是依
稀了目前舉梁武帝見達磨大師問云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
不契師云梁武帝雖然頂門具眼不識腦後見腮達
磨大師縱使言中有響那覺句裏藏鋒不免中間放
開一線道怎奈梁武帝當面錯過據山僧正眼觀來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

可能也何故不是弄潮人爭得潮中意喝一喝下座
彌陀聖誕日上堂僧問山呈瑞雪獅子嚬呻獅子嚬
呻卽不問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打云曲不藏直進云
杖撥烟霞去紅日海門東師云點卽不到問昔日世
尊拈花今日和尚拈棒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一彩兩
賽師乃云彌陀降誕是今朝一朶青蓮湧碧濤滿地
馨香舒瑞彩毫光照破紫金鰲如是則淨土周沙界
云何獨指西所以道但能存一念處處是菩提今日
淸聞居士發菩提心特請山僧陞座舉揚妙法蓋謂
諸佛出世無非爲一大事因緣要使四生六道十聖

三賢蜎飛蠕動有情無情各各悟本來面目人人契
證平常心超三界以騰今歷千刼而躒古以拄杖豎
起云大衆見麼復以拄杖卓一卓云大衆聞麼如其
問見分明使知淨土在心田非近非遠彌陀卽性海
無古無今卓拄杖下座
新建百丈禪院上堂僧問百丈鼎新陳何祥瑞師云
橫開不在春枝上進云層巒聳翠人靈傑師打云別
有風光一段奇問乾坤轉在微塵裏如何是萬象收
歸一鏡中師打云蟭螟眼裏三千界問岳陽氣轉黃
鶴神傳未審百丈今日將何所傳師云海底金烏天

上日進云恁麼則隨波逐浪轉師打云眼中童子面
前人師乃云前百丈道不落因果墮野狐五百生後
百丈道不昧因果脫野狐五百生今日新百丈也不
落也不昧貴脫野狐身只教普天下人一個個如獅
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豈借他力全承此段威
光不在別處流轉所以道有時拈起也乾坤失色放
下也海晏河淸大衆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喝一
喝云一聲平地如雷震百丈堂前闢祖風下座
上堂僧問十五日已前十五日已後卽不問正當十
五日事若何師云草枯鷹眼疾進云卽今又作麼生

師云雲盡馬蹄輕師乃云頂門具眼千聖立在下風腦後見腮十方從此坐斷密行一步變大地作黃金轉身一着攪長河為酥酪到這裏發大妙用揭示遍天作畧顯大智力運籌跨海神機一任孤逈逈不與萬法為侶俏巍巍豈與千聖同途正好朝打三千未免南山起雲暮打八百依舊北山下雨大衆且道山僧拄杖子為伊賞罰分明也為汝據欵結案也速道速道衆皆默然師喝一喝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曬飯巾次見德山托鉢自法堂便問云鐘未鳴鼓未響老漢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歸方丈雪峰

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叫巖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山便休至來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只有三年師云德山老漢雖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雪峰不免矢上加尖一場敗缺縱使巖頭奪轉槍旗就窠打劫也是賊身敗露若是山僧則不然或有人來問末後句只向他道汝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待他擬議正好劈脊亂棒打出不惟與天下衲僧抽釘拔楔亦且與德山老漢出身有地也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臘八日衆戒子請上堂師云六年草裏冷坐剛被明星刺破打失一隻眼睛至今反成話墮遺累後代兒孫齊來拽石推磨道轉根本法輪只是無人唱和驚起木人撫掌引得石女謳歌且道甚麼曲調可憐當面錯過若向這裏薦得始識雪山證果其或未然試聽老僧安妥已如是者掉臂有分未如是者引出付戒傳衣下座

萬峰崙長破和尚送衣上堂僧問如何是燈燈續燄句師云拄杖點開雲裏日進云且喜桂子聯芳風颺

雲外去也師云佇看庭前一瓣香師乃云遞代相承寶服披人天從此盡瞻依如雲普覆虛空界金色頭陀笑落腮諸仁者若然如是則知佛佛授手惟授此心祖祖相傳惟傳此妙既知此心方知此妙此心此妙亦不在內又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傳箇甚麼授箇甚麼目顧左右云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大衆若向這裏薦得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或未然少室巖前金鳳舞雄山頂上玉龍飛下座

上堂僧問臨濟具三玄三要三玄即不問如何是三

云師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夜深出戶看明月來相照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穿衣喫飯屙屎與放尿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拈起拄杖子打破崑山窟僧禮拜師云碎問佛法事即不問如何是陽和一句師云嶺上梅花先遞信進云是則是紅日照穿湘水碧白雲堆疊楚山青師打云縱人須是出頭人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麼不恁麼總不得畢竟如何師云寶鏡發光閻王匣進云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師卓杖云杖化沉影入金陵僧禮拜衆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

云有伎倆者得又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太遠在師云若是山僧則不然設有人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即向他道農人移片綠綠下得黃金下座

除夕上堂問三十日到來即不問到家一句作麼生師和聲便打問鳳曆已頒天子地萬景咸歸百丈堂二句俱不問如何是春信傳梅一句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進云意作麼生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團地一聲金石吼森羅萬象悉同參如何是物外事師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進云水流花落隨體轉在處溪山共一人師云你在那裏尊得進云任運逍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師打云莫向窠臼裏討僧禮拜師乃云年窮月盡娥上已吹新歲角臘去春回臘前猶點舊年燈到這裏彼此不分拈起也吒吒沙沙物我一如放下也歷歷落落只得來去自由處處真風遍野縱橫無礙人人意氣盈腔何須打鎖敲枷便是出塵階漸大衆且臘月三十到來作麼生是謝歲一句良久喝一喝云爆竹一聲催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下座

元旦上堂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且道舊與新是同是別師云杖頭不涉陰陽地河山草木盡皆春進云恁麼則新年新氣象古佛古家風師云石壓筍斜出

巖懸花倒生問時值新春意若何師云四五百條花柳巷進云如是則有意氣時添意氣師云二三千處管絃樓師乃云天中之天大即高而無上聖中之聖廣則厚而有餘恩及泉石林下將何圖報德彼蒼生人間信轉法輪祖日重耀不惟八表玲瓏帝道遐昌亦且四夷拱伏乃懸壁上齊承舜智堯仁戈卸甲收盡樂禹世湯業一理圓處千理萬理俱圓一機徹時千機萬機透徹正所謂四海晏然國有禎祥之瑞六合承清門無與術之符大衆正與麼時還有不感而應無爲而化者麼良久云鴻鈞妙力先天地覆載恩

歸大聖人拍禪牀下座

解制上堂全結全解何須畫地爲牢或縱或奪不必制繩作界無利益處早以無繩自縛有大用時便得縱橫自在一去一來人人掌握靈珠一顆一畧箇箇眉舒紫電到只地位七通八達正如俊鷹快鶻右旋左轉如龍若虎布雨興雲破佛祖之重關拄地撑天廓聖凡之要路可爲慶快何謂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舉世尊與帝釋遊行遂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剎帝釋將一莖草插在地上云建梵剎已竟世尊大笑師云世尊指處正是酒逢知己飲帝釋會處亦是詩向會人唫伶俐衲僧若向此會得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倘或未然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覆却何故知音不必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下座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湖廣施州衛萬壽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順治七年庚寅十月十五日

師受闔衛紳衿文學諸大護法暨本山耆宿等請延

師至山門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山僧旣到此能放任飛騰喝一喝云君子可入

佛殿云一切法從佛智提我今禮你不敢自欺是甚麼人境界從能拜合掌恭推盡皈依

方丈一二三四五豎千騎猛虎五四三二一終相留面壁以拄杖橫按云識不識若不識青天白日藏靈

上堂指法座云登華王寶座如杲日當空萬象森羅普印會獅子全威似白雲出岫千山祥瑞齊來大衆見麼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通天徹地不止堯風吹一統耀古騰今還同舜日照山河爇向御爐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暨及滿朝文武閤國助貴伏願四海俱蒙清盛世八方盡唱太平歌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紫巖深處不是懷寶迷邦白雲推裏只

爲價高太重麴向爐中專爲供養佛恩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本師敬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敘衣歎座白椎竟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如何是無爲師打云拄杖頭邊高着眼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全機大用少人知進云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只可贍之仰之問世尊說三乘法即不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云九天雲靜鶴飛高進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問提起本參話頭猶如一根鐵柱忽然団地一聲粉碎時如何師云燭花光滿地進云恁麼則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今日無法可說不知這一着歸向甚麼處師打云眉毛原在眼睛上師乃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選佛場開心空及第徹見本體獲大受用且免得上人門戶討甚麼碗脫丘然雖如是切忌離嘴黏牙和皮帶骨猶涉廉纖今日山僧與諸人一刀劃斷要令箇箇光明煥赫人人氣宇軒昂與三世諸佛把手並行同歷代祖師共一鼻孔出氣到這裏不是壓良爲賤抑是法爾如然又何須卒地折暴正如紅爐點雪冷灰爆豆大衆正當與麼時爐鞴弘開祝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萬壽雲際呈瑞氣一人有慶等乾坤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和尚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瞎進云三世諸佛瞎在甚麼處師便打進云卻被和尚看破師云你在那裏見得進云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也是詐名頭師乃云寒風解凍百草頭上萌芽戶牖豁開萬木叢中出秀道得底權實雙明道不得底葛藤窩裏絆倒所以道三回四復鐵壁銀山土面灰頭普天匝地若向這裏截得斷去從茲八字打開透得脫來始會當陽抛出大衆正與麼時還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麼時有僧出震威一喝師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卓拄杖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爲人一棒一條痕十五日已後爲人一掌一握血正當十五日爲人電光中垂手劍刃上接人一句作麼生道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佛道日傳戒上堂今日四衆臨筵還有識得釋迦老子打破漆桶掀翻腑蓋立命安身者麼若也識得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然後拈一莖草現丈六紫金身於百尺竿頭更彰

毘盧遮那妙體不獨人人本具而且箇箇圓成一切蠢動含靈悉皆具足設或未然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大衆見麼優波離尊者來也不免請出付戒

元旦上堂僧問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請問和尚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元正啓祚進云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師云共賞萬物咸新問新年頭上新意氣新年還是舊年人如何是新意氣師云一枝梅綻嶺頭春進云朔旦之辰多有瑞師云五色祥雲捧日來僧作禮師打云大好新年

頭消息問臘從那日去春向今日來意旨如何師卓拄杖云遮天赫奕騰光華僧彈指一下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禮拜歸衆師云好箇伶俐衲僧問和尚陞座瑞氣昭明禎祥之兆事如何師云四方平定祥麟舞進云可謂天下有道則見師云大座當軒祝聖君僧禮拜師乃云元正今朝寶祚開凌霄降出聖人來河清海宴皆如是盡在咸新特地回未審有識得天得一以清日月星辰繫焉地得一以寧萬物育焉君王得一以安天下四夷來拱八表來朝衲僧得箇初一海衆雲臻不止東西十萬南北八千且道今日

椎鐘擂鼓陞堂說法明箇甚麼邊事是可呵笑云麒麟出而鳳凰現金輪御而玉燭調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值雪上堂僧問龍虎之年天下靜干戈頓息樂無虞如何是樂處師云海晏河清進云恁麼則國泰民安賀太平師云一任郎歌社舞問今朝和尚陞座電光中垂手刀刃上接人如何是劍師便打進云如何是刀師亦打進云刀劍俱掣時如何師震威一喝乃云天白地白萬里青天一片雪人清物淸千條古澗娛如銀野渡頭只得停舟罷釣長安市裏那知帶笠

披簑放開一線楖栗頭邊通口氣把住一着芒鞋脚下轉身難若作境會蹉過三生六十劫不作境會圓成八萬四千門山僧恁麼劃擘衆中莫有不擬時節識此佳兆者麼速道速道衆罔測師云不但鶴飛千點雪自然龍起一團冰下座

上堂僧問和尚今日陞座說甚麼法師云獅子吼時芳草綠僧禮拜師一喝問如何是水窮山盡處師云且道轉身句僧進前一步師云切忌脚跟下錯過師乃云門庭施設不減諸方一籌入理深談稍較萬籌百僧乃拈拄杖卓一卓云即今衆中還有人會到深

固幽遠無人能到地步者麼若也到得一在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大潙嶺頭呵佛罵祖然雖如是猶有一人不肯輕放過在若識得此人則一生參學事畢若未到得且謾躊躇不枉諸人在這裏朝參暮請之勤長期短限之逼猶未明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復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未到盡驚山險處行來方識路高低下座

元宵上堂僧問年年有此月月月有此日如何是元宵一句師云金吾不禁夜行人進云恁麼則萬壽堂前明燈照闘雪梅花曉夜開師云玉漏尚相催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云金烏啄碎琉璃殼玉兔挨開海底門進云內不着心外不着境時又作麼生師打云立地落空漢僧進前兩步師云照顧脚下問元宵事即不問靈芽發生時如何師云如今幸得沾春力進云恁麼則庭前栢子千枝秀師云且看五葉一花開未休師乃云佳節喜逢戶戶樓中管樂元宵說賞人人眼裏燈光不透脫只爲有兩般遲滯已透徹照見五蘊皆空爲甚麼道月未圓時吞却三箇四箇月已圓時吐出七箇八箇且道是放行是把住遂一喝云少室九年但有神光開慧眼流芳五葉豈無姓字上傳燈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萬壽堂前境師云天開雲秀雨花香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覿面當機問者誰進云如何是人中物師云落花滿地隨人掃師乃云行棒行喝點破頂顙一着搬石運土築起門墻半垛象骨輥毬家風賣盡冷如秋禾山打鼓報與諸人莫莽鹵潙嶺牧牛一聲麥笛喚回頭玄沙猛虎幾箇男兒作得主喫茶趙州何須特地選風流面壁祖不必女媧鍊石補怎似老雲門看來也是弄精魂臘月三十五甜者甜兮苦者苦參再來不值半文錢山僧恁麼舉揚且道圓悟老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於此明得入鄽垂手着着有出身之機退處孤峰處處立刹塵之境苟或未然不妨有伶俐衲僧明得詣方丈裏通箇消息下座

上堂僧問昨夜獅子吼驚醒石人走三脚瞎驢跳虛空打觔斗未審意旨又如何師云三頭兩面漢進云何爲奇特師云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師乃云參禪學道幾般樣要在當人能擇上莫執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所謂李伯陽道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後高峰大師道咄哉這漢錯下名言湛兮

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毘耶城裏老維摩若是山僧今日則不然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蜀川有箇王和尚山僧恁麼批判且道與李伯陽高峰大師是同是別若道同爲甚麼風吹南岸柳雨打北池蓮若道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何故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卓拄杖云秋風清秋月明落葉人還在深山鳥不驚到這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提影况三乘未曉十地那知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直下絕承當當陽無向背若向有爲處薦有爲雖

假棄之則功行難成若向無爲中取無爲雖真擬之則聖果雖證亦不棄有無老僧爲衆指出舉起拄杖云向拄杖頭邊得證無生法忍便是一花開見佛葉落始知秋返本還源處到家樂自由到家則且置路頭一句作麼生人間路險潼關外天上惟聞玉壘聲復以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僧問今日還有成佛者麼師云有進云在甚麼處師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問昔日瞿曇今日和尚是同是別師云到頭霜夜月進云未覩明星時如何師云任運落前溪僧禮拜師乃云年年臘月八切莫眼

中花說道覩明星把髻自投衙已如是者須門具眼未如是者披金揀沙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諸佛聚會時如何師云盡在拄杖頭邊進云散時如何師云却在老僧脚下問結制即不問如何是解制一句師云放開布袋口僧禮拜師云緊峭草鞋問擬度龍門請師一接師云三汲浪高猶點額僧禮拜而退師云千尋波裏化龍魚師乃云萬壽堂前得大機坤維運轉任洪威高山流水原同調不鼓清音徹翠微然雖如是猶有天馬峰未曾與諸人招手在獅子山不肯與諸人點頭何故據萬壽撿

點將來只得半提且正令全提向上一着作麼生委悉喝一喝云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大開爐鞴事如何師云煅煉聖凡進云如何是聖師云滿口道不出進云如何是凡師云轉身吐氣僧作禮師乃云參禪本是了生死生死了時情解脫徹底掀翻無礙膺自然佛種從緣起心花開發少林宗棒喝交參從此始所以道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到者裏智者見之謂之智道者見之謂之道禪者見之謂[illegible]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正所謂諸人日用而不知當面錯過還有諦當也無撥翻海嶽求知己分付時人莫浪猜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現成公案因甚和尚重舉師云一番拈出一番新進云今日拈出又如何師云何妨錦上添花乃云至理高明會千奇於物表玄機透脫融萬象於目前不離兜率早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電捲星馳珠回玉轉高明智士必是頂門具眼大福德人原來至孝慈親廣修精舍永作津梁報本選佛場開方知護法弘興法輪未轉一乘何立古鏡當軒萬境齊彰以一統十攝衆象於毫端量短裁長揮秤

尺於掌握有功劭處九五飛龍在天多利益時三千彩鳳祥集壁立萬仞發大機於此處目視雲霄顯大用於斯時一悟一切悟方知黄檗心印一圓一切圓不疑青州布衫秋風天柱庭前定是生黄甲春雨堤陽門外依然掛綠袍若也會得乃文乃武奕世於斯見證爲聖爲賢滿門正當恁麼時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千秋報國無餘事一瓣清香滿御爐下座

上堂豎杖云見麼即此見色明心是文殊菩薩來也卓拄杖云聞麼即此聞聲悟道觀音菩薩來也雖然如是喚甚麼作色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喚甚麼

作聲十方俱擊鼓十處一齊聞到者裏莫有透出聲色者麼若有透得出正是見色明心聞聲悟道即與文殊觀音同一鼻孔出氣其或未能不免被聲色所轉無本可據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聞聲見色非他事拾得金針本是誰下座

上堂僧問有時放行有時把住且道放行是把住是師云有取令行時師乃云庭前綠竹時時高節清風檻外黄花日日馨香吐露雪落幽谷發明古佛真宗雨下堦前點破祖師心印定光招手隔墻見角是牛智者點頭隔山見烟是火向上向下豈是轉更顛頇

談妙談玄總是無而說有樹凋葉落頭頭體露金風海濶天高處處月圓午夜若也會得太平治業無象苟不錯過野老家風至淳若能趣向只管鄙歌社舞妙哉奇特方知舜德堯仁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善財參五十三員知識得何利益師云只爲你不聊嚼進云他家事和尚怎知師云好事難瞞進云利害在甚麼處師云證者方知師乃云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須是爲人以楔出楔致使初機後學不能見此以爲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萬壽今日忍俊不禁爲伊一一頌出不是心終朝作用是何

入當機不讓眞奇特笑殺黃梅七百僧不是佛相貌堂堂皆具足動靜施爲總一般人人本有英靈骨不是物信手拈來隨用出對客揮毫秦少游而今爭似山僧熟大衆還有頌得者麽若還頌得不妨大家出隻手如若未得年年臘月盡戸戸望新春下座

上堂撥轉機輪放出摩醯首羅亞目竭世樞要任是鶖子神通難透三世諸佛到者裏有口挂在壁上歷代祖師到者裏忘鋒結舌天下老和尚到者裏退身有分萬壽恁麽告報不獨平白欺人抑且法爾如是未審衆中還有傍不甘底衲僧出來道看如無萬壽

自道去也拄地撑天誰會得打風打雨到驢年喝一喝下座

上堂昨夜文殊普賢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拄杖貶向二鐵圍山間所供是實未審衆中還有救得也無若無萬壽救取去也卓拄杖一喝云文殊普賢乃大人境界跳上萬壽拄杖頭放大光明建大法幢大哉奇特要使群生同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上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光光猶自見彌勒還有見得也無若見得好與三十棒若未見適纔被山僧一喝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拈花來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一邊僧衆一邊將相當陽佛法一樣雨樣師打云旱地雷聲晴天霹靂進云進前一步意如何師云退後一步爾方知乃云結制如劃地爲牢不但大衆跳不出者圈圚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至此豈越常儀今朝三月功圓九旬已滿有結有解總教人人草鞋穿似虎箇箇拄杖活如龍脚跟下無繫無縛任來任去雖然如是且道解制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三月功圓無虛棄箇箇心空及第歸下座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住四川彭水縣太平禪寺語錄

順治十季癸巳五月十五日

師受閤邑縉紳文學暨諸護法請

師至山門指新建太平橋云百川不用西江一吸萬派何須東海千潯且二途不涉底到來如何施設鳳凰樓下交天仗烏鵲橋頭啟御筵便入

佛殿紫金妙相處處莊嚴萬德碧玉慈容堂堂獨露千光今日山僧到來禮即是不禮即是遂展具三拜

方丈云據虎頭不須杜口於毘耶收虎尾要在今行於摩竭且天下衲僧到來如何晉待白棒當頭血滴滴漫天網子密重重

拈疏云不立文字未是掀翻漆桶既出口角無非滿腹家珍且道如何玉牒鋪將文彩現錦繡全彰意自如

師指座云三萬二千獅子座其座不爲小百千萬億寶王幢其幢不爲大於此會得三萬二千彩鳳飛騰若也未會百千萬億祥麟起舞喝一喝遂陞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專爲供養雙桂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本師破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畢僧問大開爐鞴令振鉗鎚熾熾個甚麼師云借取銅頭鐵額進云擎來日月懸諸國抛出雷霆震八方師云非公境界進云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大賞之下必有勇夫進云休得壓良爲賤師便打僧拂袖便行師云未稱好手乃云法幢今建太平橋箇箇來瞻智眼高不爲千年題柱石長將玉帶繫江腰如是則知百奇競秀妙德家風一目瞻空普賢境界處處不離普光明殿頭頭盡是香水海須是恁麼人方解恁麼

非要知恁麼事還須恁麼人舉傅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成人不自在步行騎牯牛自在不成人人從橋上過知恩者少橋流水不流負恩者多雖然傅大士乃彌勒佛應身祇解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今日新太平則不然何也萬里江山歸有道千秋仁壽樂無疆結椎卓拄杖下座

官尉軍盡孝居士請上堂僧問臘月初一頭臘月三十尾月頭月尾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一團明月逼人寒進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者是甚麼人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進云向甚麼處安身立

命師云脚跟下薦取進云佛法僧則且置如何是現
宰官身師打云可誠重護法麽乃云大人具大見大
智得大福不違本願力示現宰官身惟向佛事門頭
不捨一法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廓落虛空於無利益
時與利益向没風雷處起風雷要令三界二十五有
衆生人人氣宇冲霄箇箇威德自在便見本來面目
直下成佛作祖雖然如是山僧到此未免放開一線
直德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舉目顧視左右云還有恁
麽人麽喝一喝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世
功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昨夜金牛遭塗炭直至而今不見蹤满和
尚指箇蹤跡師云綠巖千樹裏進云今朝吹玉管幾
箇是知音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問有一物明歷歷上
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為甚麽動用中人不識師
以杖示云會麽進云拄杖頭邊聞法喜袈裟脚下趁
獅兒師云切莫詐名頭僧一喝師云好一喝落在甚
麽處問法報化身即不問如何是眞身一句師云山
花開似錦進云好箇消息師云是甚麽僧擬議師便
打乃云路入烟霞不知城市藏丘壑橋逢渡口那覺
人間別洞天何必孤峰頂上道甚呵佛駡祖大鞴爐

中方信立命安身所以呼喚不回古聖亦無安排羅
籠不住至今亦無處所直得機上生機毒蛇頭上揩
癢巧上生巧餓鷹爪下奪食奇則甚奇千尺井底旋
舞略妙則甚妙百尺竿頭作伎倆把住也納須彌於
芥子放行也擲大千於方外頭頭物物顯出自己家
珍刹刹塵塵盡是本來妙用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
休騎白鹿升三島莫跨青鸞上九霄復舉呂洞賓以
飛劍斬黃龍却被黃龍點化而醒有偈云棄却瓢囊
撼碎琴如今不煉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
前枉用心師云這多口子未見黃龍之時似乎一劍

當前橫施萬里旣見之後及乎一言截斷伎倆全消
且作麽生是渠大休大歇處聞道仙郎歌白雪從來
此曲和人稀鼓掌呵呵下座

上堂僧問不與萬法為侶因甚有戒師云切莫誇經
寶紀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師云在何處見得進云
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便打僧作怖勢師云也是貪生
怕死漢問法性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如何有與有受
師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進云恁麽則有修有
證去也師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問如何是禪
師便打進云如何是戒師云信受奉行進云禪戒俱

不用時又作麼生師云俗漢俗漢問今日大韛爐中煆煉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且道煆煉箇甚麼師云石笋抽條長一丈進云恁麼則泥牛踏着金海島師云只好塡溝塞壑問如何是觀音說法觀音聽木人拊掌木人聞師云也要同道者方知進云恁麼則處處總成華藏界十方無處不毘盧師云俱被山僧坐斷儞在甚處安身僧拂袖歸衆師云也是蝦跳不出斗乃云十五日已前爲人東山水上行十五日已後爲人西河火裏坐正當十五日爲人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一句作麼生委悉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

前覷絨毬若也會得婢覩聲聞奴呼菩薩不稟釋迦文高揖彌勒氏不爲分外何故汝眼本正因師故邪令汝見倒惑念不能一門遊出妙莊嚴路彈指證無學地與諸如來把手共行若也未會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下座

上堂月圓月望且看嘉州好大象月旦月朔不使鐵牛生頭角斬釘截鐵十字街頭問彌勒堆山積岳萬仞峰頭空摸索小乘錢貫莫學當時寡杜撰大乘井索須知弄巧自成拙有漏笊籬原來水到便成渠無柄木杓天將夫子爲木鐸定龍蛇句眞誠不是小兒

戲全殺活機昨夜風雷一陣惡吹太平院裏只尋常散向諸方任旣剎都來這裏生按過山僧恁麼批判不是厭良爲賤抑是過量爲人且作麼生是奇特一句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明復擧僧問古德云皓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云月落後來相見拈云月落後作麼生相見可見古德縱有撥亂扶危之手且無安邦定國之策孰知此僧思量就窠打劫返爲鈍置若是山僧則不然或有人來問月落後作麼生相見卽向他道五鳳樓前聽玉漏九重殿上擊金鐘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深潭裏面金甲現師打云千潯浪中隨出沒進云爲甚太平橋頭見白牛師云切莫眼花進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師云愼莫藏頭縮尾問如何明佛師云陣雲橫海上進云如何明祖師云披劍揮龍門進云如何超佛越祖之談師云雲門道的聲問雲收霧捲甚麼境界師云照天照地進云日沒月沉時如何師云水底更有天乃云溪聲便是廣長舌深談不盡山色無非淸淨身淺識難明看來好箇眞消息可惜諸人不解說若解說一任橫說豎說剎說塵說熾然說無間歇何以故若將耳聽終難

會眼底聞聲方始知復舉蘇東坡隱訪西山禪師山云檀越貴姓坡云姓秤山云請教坡云我是稱天下長老山一喝且道這一喝有多少重坡於是茫然至夜忽聽溪聲大悟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師云東坡平生慣用把秤稱人殊不知稱在自己頭上全然不知若不是西山一撥怎知無情說法不思議若是太平則不然或有人來說我是稱天下長老即向他道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看他如何正好以拄杖趁出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下座

上堂撥塵見佛未免眼裏撒沙子細看來大似揚塵簸土自取撲面所以聞聲悟道亦是耳中着水撿點將來猶如入海尋波自討鈍置若向這裏會得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的人向此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隨處得解脫放下也草偃風行始識全身調御何處不稱尊遂拈拄杖卓一卓云大衆會麼既不落見聞覺知且道如何展演不從千聖中來難透威音那畔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向上事師云脚跟下左纏右縛乃云雲濤日夜吼如雷驚醒時人夢眼開從此耳根都透徹觀音老子爲誰來莫不是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若也未悟未免背覺合塵與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生死相續皆由不識常住眞心性淨明體被諸妄想執着故有輪轉爾諸人到這裏作麼生轉身若也轉得身來箇箇常光現前人人壁立萬仞舟通大海月朗長空不疑雁過瀟湘影落寒潭苟或未然岸上行人聲有韻船中漁父和來齊下座

上堂撥轉乾坤處處恢弘祖印全提正令頭頭顯露眞宗三條椽下正好着衣持鉢七尺單前何妨嘯月

吟風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於不別處統十方爲眞境以不異時在一念爲舍那圓滿菩提究竟歸無所得體同太虛原來無欠無餘若能會得箇箇超今越古如不停思家家門透長安物物明心白鷺下田千點雪頭頭顯現黃鸝上樹一枝花復舉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門云將三門來佛殿裏拈佛殿向燈籠上師云肇法師雖然行到水窮處不知坐看雲起時雲門老漢須是點鐵成金不知金從鑛出若是山僧則不然或有問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即向他道

問從何來待渠擬議正好劈脊便棒何故容移一步
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下座
上堂僧問月印寒潭意如何師云海門皆共照進云
恁麼則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眼花不少問古來事
作麼生師云曹谿淵源遠進云如何是今時事師云
拄杖逢人但點頭乃云恁麼也得問也問得甚善答
也答得奇特不恁麼也得鐵釘飯木札羹都來咬嚼
恁麼也不得萬里青山高猶如畫淺黛不恁麼也不
得思量好生觀天地已懸隔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金
剛腦後寒未拔三觔鐵到這裏恁麼也得分明鼓掌

問笑指活彌勒不恁麼總得大地及山河無物不照
徹大衆此三轉語中還有薦得石頭全明全暗雙放
雙收者麼若向者裏會得步步踏祖佛階梯頭頭彰
發千刹海不惟頂門上了了常知脚跟下綿綿密密
亘古今而有餘超凡聖而無或便是透出荆棘林常
居安樂國如若未然不是溈山登九仞誰能捏土定
千均下座

住貴州石阡府三昧禪院語錄

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初八日
師受楊沅公居士請

山門卓錫三昧流泉常在移風萬季與道無礙山僧
到此入門一句作麼生震威一喝便入
佛殿云大中現小不見邊表小中現大自然境界且
道是同是別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到此也須禮
拜
方丈正令全提縱橫無礙且出格人到來又作麼生
不見趙州曾有云王來元不下禪座
上堂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專爲供養雙桂
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本師破山和尚用酬

法乳之恩惟願一花香遍乾坤潤五葉聯芳世代傳
白椎竟僧問和尚住三昧高陞寶座正令全提選一箭
天高海濶人到來作麼生管待師云常將利益功勛
事祝贊當今有道君進云恁麼則萬方歌有道四海
樂無虞師云道得一半乃云藴定乾坤謀畧蓋世英
雄具殺人刀秉活人劍未審還有佛法也無若有且
道佛法在甚麼處到這裏直得掃恢六合寧靜萬方
然後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此是
文武勛公諸大護法忠肝義膽智勇雙全爲
國爲民扶揚宗教正眼流通不昧靈山悲願重爲法

門金湯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
至其理自彰苟能頓悟方識今日座上並不囊藏被
吾正是納冠簪於傅大士奪玉笏於裴相公隨處建
立遐綠印宗於此究竟將來不惜汗馬功高而遍立
浮幢王豈論阿僧祇劫而周遊華藏海恁麼出格人
到來也須按過何故自從一箭收功後萬載千秋帝
業隆下座
上堂僧問諸佛未出身時如何師云殿閣重門寂進
云諸佛已出身時如何師云熏風遍界凉進云還有
向上事麼師云舉頭天外看進云猶是這邊事師以

拄杖示云且道是這邊那邊乃云這邊與那邊天上
及人間拄杖頭邊早漏泄可憐覿面自顢頇若是先
照後用常栽棲鳳竹每築化龍池先用後照跨過黃
金限來登碧玉樓照用同時舉起軒轅鏡豈尤頓失
威照用不同時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諸人者此
是古人建立法門已合薦取不合薦取若合薦取千
子常圍繞聖顏不合薦取諸天不順飛輪舉還有爲
山僧出氣者麼衆罔測卓拄杖云木上座爲老僧出
氣去也下座
師誕日上堂以拄杖作釣勢云數十季來浪五湖烟

波江上踏楮蘆而今四海澄清日釣取金鱗看有無
僧問海屋添籌人間華延生一句意如何師云金丹
不屬五形煉玉液原非八石成乃云今歲老僧五十
五逢人定不從頭數卓杖云且道較箇甚麼五四三
二一那僧金木水火土惟有杖頭不等閒當陽擊碎
虛空鼓識得山僧今誕辰三世諸佛悉皆普其或未
能季來屈指二三千春到寒食一百五下座
天乳監院母誕日請上堂師拈拄杖云遊年未動舌
根頭忽地風吹法雨施拈箇南山祥壽算福如東海
更添籌大衆見麼此是天乳監院今日誕期復念劬

勞德重養育深恩常抱十月懷胎未酬三季乳哺特
請老僧陞座遂駕鐵船於此載過彼岸令渠椿萱高
超十聖位越三賢道箇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去也以
拄杖竪起云大衆還見麼復以拄杖卓云大衆還聞
麼如其聞見分明則佛恩祖恩父恩母恩一齊報畢
脫或未然山僧爲汝自道去也九蓮開合處百寶自
莊嚴下座
上堂春光滿目人境紛紜不識死中得活奚言入聖
超凡且二邊不住中道不安如何委悉玉蝶穿花零
碎錦金鶯擲柳亂垂絲下座

佛誕日上堂四月八期佛降生指天指地甚分明後來惹得雲門老一棒當頭定太平舉藥山問遵布衲云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咸云銅像有形可以浴滌法身無像如何洗得仔細檢點將來大似虛空裏着橛鉢盂上安柄大衆總不恁麼時如何良久云莫道譊言侵早起誰知更有不眠人已如是者推到戒塔未如是者引出付戒下座

上堂十五日已前爲人鐵蛇鑽不入十五日已後爲人金剛跳不出正當十五日爲人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一句作麼生道十方刹海金剛談萬般爐中鐵蒺藜下座

立秋上堂以拄杖豎起云見麼一塵起大地收佛眼覷不見放下杖云會麼一葉落天下秋海口莫能宣且道如何話會撫掌呵呵云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喝一喝下座

上堂醉葉經霜重深林帶露寒懸巖飛素練指與諸人看且道看箇甚麼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若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適纔老僧所說是聲豎杖云者箇是色還有透出聲色者麼觀音菩薩將錢買糊餅放下手元來是饅頭所以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色聲無礙處親到法王城到這裏一一明透得一一悟徹得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方信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是一色紫燕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會祖師關捩子空認河山作眼睛其或不能赤心片片知人少覿面堆堆觀者多舉法眼因僧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眼召衆云若會得者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師云就路還家讓他法眼橫爐打鐵錯過者僧若是山僧則不然或有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只向他道）滿眼滿耳待他擬議正好驀頭便棒何也處處溪聲鬧不盡明明山色看無窮下座

上堂舉世尊陞座文殊拍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世尊陞座大似爲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文殊拍椎亦是傍敲這一着對衆顯家風若是山僧則不然未待拍椎即道不是巨靈手怎敢劈華山待他擬議直棒打出何故位中已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囫地一聲時如何師云透出頂門進云透出後如何師云照破面皮乃云昨夜三更月到窻不覺南泉水牯牛走入山中東觸西觸不免與他國王水草却被老僧拽轉鼻頭牽向人天衆前不作貴買

不作賤賣如何酬價若作貴買價直三千大千世界若作賤賣一任燕金趙璧難酬諸人作麼商量若商量得出兩手分付若擬商量辜負己靈埋沒家寶舉古德問暇牧牛有二禪客經過是處云頭角甚分明怎奈騎者不識古德遂騾牛趕去二禪客至前面樹下乘涼煎茶德向前問二禪客在甚麼處來客云那邊來德云那邊事作麼生客無對德云莫道騎者不識好師云二禪客縱是貪程太切不覺當面失眼古德須是落草求人猶欠勞存加鞭當時既聽云頭角甚分明怎奈騎者不識何不向道饒見頭角分明可

憐脚下錯過兎得騾牛趕騎亦成賊後張弓難怪二禪客是非只為多開口得便宜處失便宜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永證金剛不壞身師打云昨夜屋曉今朝鶴鳴僧以手作圓相云九十六種圓相與者箇是同是別師云別則各別同則總同進云恁麼飯是米做師云不是飽殺人不知僧作禮師一喝豎拄杖云見麼有物先天地擲下杖云無形本寂寥復舉杖云於此會得能為萬象主方知不逐四時凋既不逐四時凋如何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草木叢林纖洪長短者箇能為萬象主且道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衆一喝師云諸人若於此一喝中薦得春來處處百花香夏至熏風枕簟涼秋日菊開金布地冬時雪壓滿禪房到這裏不免放開一線雲開日出凍解冰消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以拄杖卓一卓云還見一喝麼喝一喝下座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住四川遵義府海龍山古龍禪院語錄

順治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師受闔郡紳衿諸大護法暨本山耆宿碩德等請延師至山門云豁開天門戶八字打開大地全該十方獨步喝一喝云賓主歷然更無回互便入

佛殿萬善雲臻還識佛麼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

拈起坐具大展三拜

方丈諸大善知識據此位中貫圖羅龍打鳳古龍新長老到來更不釘樁搖櫓只可向毒蛇頭上抓癢猛虎頷下解鈴何故喝一喝

上堂指座云昔日開此山今朝登此座敢問大衆且道是同是別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遂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第五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雙桂堂上本師破山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歛座白椎竟師云巍巍高挺鶴不停機古木參差林棲彩鳳今日山僧撥轉法輪還有鴿不停機者麼不妨出來相見僧問如何是出格一句師云雪山高聳似銀屏進云此意如何師云草鞋踏着乘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夫子不識字進云必定如何師云達磨不會禪問如何是海中龍師云洪水滔天進云如何是龍中海師云風恬浪靜師乃云不駕扁舟上釣臺海山深處起雲雷垂鈎千尺無餘事直釣獰龍出海來且道出後作麼生豈不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出而萬物覩日視左右震威一喝云昔日瞿曇却較些子今日古龍又且不然何故慈風蕩蕩播今古徧界歌謡祝聖君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學道未成時如何師云好向深潭隱進云學道已成時如何師云方堪出海來進云化龍則且止今日相慶事如何師云日下彩雲浮僧禮拜師乃云建法幢立宗旨須是出格人方明向上事要知向上事還他出格人今朝空谷上座特來古龍山中相酬法要恭請山僧高陞此座自揣從來不開生藥鋪衆衆豈貴死猫頭不如本分非鍼灸觸着還他白汗流雖然如是葢緣我萬峰老和尚有一則未了公案不免拈出爲諸人了却且道如何是未了公案以拄杖竪起云問取空谷上座卓一卓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杖頭有眼明如日師乃云細雨霏霏和風嫋嫋春回天地無限江山錦

繡暖到人間經時草木新輝柳眼陌上舒金梅枝龐頭吐玉頂冠着履人人共荷皇恩含齒戴髮箇箇均蒙治化俊鷹快鷂同明本地風光起鳳騰蛟齊樂昇平世業蝌蚪文章觸發神機妙用雕蟲小篆何曾抹却天真木童鼓掌拍拍原非別調石女謳歌聲聲和出嘉音大衆聞麼不是老僧鼓弄唇舌今朝天衙戒徒入山請山僧陞堂撥正初機眼目點金琢玉須資作者鉗鎚荷教扶宗必須本分兄弟雖然如是且道脫略乾坤格外垂手一句又作麼生卓杖云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原來總是歌下座

上堂僧問古來如珠走盤易不如珠走盤難師云包賊叫屈漢進云盤珠走後又如何師云山河皆在鏡中觀進云三世諸佛亦在裏許師云你在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僧一喝師一喝進云亦是痛處著錐師云正要你知痛癢始得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舉拄杖示云且道有句無句進云有無不立師云此句何來僧作禮師便打乃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不明向上者一着關棙了的人猶如演若達多怖頭狂走豈有是哉所以老僧今日指出重重關棙如諸佛智慧甚深無量難解難入一切聲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聞辟支佛所不能知何況今日人人智慧現前豈不高出聲聞小果一頭地也若信得及目前關棙則信得自己關棙何以爲目前關棙便是鐵鑄關前舉步登高易未透趙州關若此心放下猶如到磯虎關頭橋斷路窮別通消息始得然雖如是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心妙長不夜師云且古分明進云物情皆有麼師云阿誰欠少進云爲甚麼分十二類衆生師云一切惟心造問父母未生前在甚麼處安身師云名不得狀不得進云既出母胎即今又在何

處師云蓉烟籠翠柳淡月曉瓊梅乃云奇哉奇哉昨夜朔風起人人徹骨髓分明好境界拈出對人舉擧舉步不離脚跟下衆生心佛無差互下座

元宵上堂僧問人人慶賀元宵節何故兩打上元燈師云天散雨花人不識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今夜星橋鐵鎖開乃云年年佳節慶元宵露柱燈籠話寂寥惟有古龍分外別杖頭明月指人高豎起云見麼有眼者通身見之不及卓杖云聞麼有耳者通身聞之不及既是見聞不及因甚麼年年元宵處處燃火只爲分明易反令所得遲故作世諦流布不能心花發

明所以十箇五雙依舊當面錯過終不免瞞頇隨馬
去明月逐人來若向者裏會得人人手執夜明符箇
箇知天曉鶴頭自長鳧頸自短松直棘曲鵠白烏玄
頭頭顯露物物明心燈燈元是賓燈古燈火相傳直
到今更有一般親切處分明千古上傳燈徧界一花
開五葉枝枝香很太平客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諦師云簷前雨滴滴進云如
何是第二諦師云耳聽明歷歷進云如何是第三諦
師云打破舊乾坤當下狂心息問如何是賓中主師
云堂內自打鼓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草鞋腳底

塵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騎牛過孟津進云如何
是主中主師打云杖頭處取進云賓主不立時如何
師一喝云不識好惡乃卓杖一喝佛法本無啟口何
故自揚家醜分明棒喝交參聚處令人知有所以雲
門道聚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且道悟箇
甚麼若向者裏會得箇箇超宗越格人人爍古騰今
宜教文殊普賢擎拳合掌釋迦彌勒互相酬唱正好
向衆起處承當妙悟處擔荷便是百尺竿頭更須進
步不惟與日變化飛騰雲雷相送直到龍門興波作
浪有分雖然如是且末後一句又作麼生顧看頭角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騰新望穩上雲霄萬里高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古龍家風師云雲飛山有勢開世
尊陞座文殊拍椎意如何師云好段真風進云拍椎
下座誰是誰非師云分身兩處看乃云上根利智者
向一轉語中端的一見一切見一真一切真孤峯頂
上橫行十字街頭縱步不妨闤市裏乖于禪牀上打
眠頭頭物物全身剎剎塵塵大用徹開頂門正眼電
捲星馳一明一切明一悟一切悟天上人間撥着冰
消瓦解目前無對待物外有玄機一塵飛而翳天罩
耀一芥入而覆地乘陰獨步大方縱橫無礙與三世

諸佛無二無別一切賢聖無彼無此汝等諸人作麼
生話會不向海龍山上看桃源擬在武陵溪下座
上堂海龍山上通天徹地少室峰前立雪成滯若以
眼見佛祖覷之不及若以耳聞海口讚之不盡所以
善財參德雲比丘於妙高峰頂不見後於別峰相見
已落第二義也若向者裏恁麼去則千人萬人羅籠
不住方為英俊衲僧參方上士如或不然空遊山水
百無所能正好來喫老僧痛棒致令直下桶底頓脫
三界平沉得箇休歇便是安樂自在法門也大衆正
當恁麼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惟祝一人常有慶民

至高內有重巒疊嶂峭壁懸巖而高不可窮中藏子巨浸故曰泉乎若泰山水之至深者內有四瀆九淵浩渺洪波深不可測能容千里蛟龍之神故曰洋洋乎若江海便是山水之奇特而動靜不忘於其間也故曰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未免諸人各見一邊不能融通一體以爲全機大用觸處現成能知天地之窮通便識山水之往趣欲畫山靚而那容貶眼觀欲畫水當機何處可相委只此山水誠然畫便得無窮大寶便能有不落意下丹青高出僧繇一頭地者麼若忠高出宇宙縱橫天外看乾坤盡在畫圖中結椎下座

上堂不昧當年成道期因知最上露玄機箭名自是冠天下世代褒封見紫泥雲門道北斗裏藏身殊不知一步濶一步行行有見道之門一層深一層處處有出身之路何以故觀音有三十二應凡有所求必獲如意若高懸古鏡列萬象於臺前一見一切見橫按鏌鎁截群機於句下一開一切開仍是老僧開作家爐鞴演格外之真風奮佛祖之鉗鎚紹圓明之宗範直得如天普蓋頭頭顯露似地普擎物物全彰正恁麼時一句如何道五色祥麟生盛日九重丹鳳到

歌四海樂無窮下座

復住萬縣慈雲禪院語錄

康熙八年三月初七日

山門師云一去一回箇箇脚跟點地隨放隨收人人鼻孔遼天如何是入門一句世代紫霞朝帝闕長留玉笏鎮山門拄杖便入

佛殿云佛耶法耶本無二路聖耶賢耶豈有兩般者裏還有共相證據者麼黃金殿上重相會白玉階前話舊時

方丈云去歲從茲別今朝仍復來去來惟不異機轉在眼開

上堂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第六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雙桂堂上本師破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白椎竟師云衆中莫有解吞栗棘蓬跳出金剛圈者麼不妨通箇消息僧問慈雲堂上大爐鞴烹佛祖煉聖凡還有奇特麼師云鑊湯中龍吟爐炭中虎嘯進云如何是本出方丈一句師云龍蟠虎踞乃舉杖云見麼若以此見我截華嶽而不重卓杖云聞麼若以此聞我振河海而不波既然不重不波然山之

天庭下注

上堂僧問如何是慈雲境師云日色乍回春信暖進云如何是慈雲人師云山僧杖撥嶺頭青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若如是印印石而眞參實悟人來亦與他一印印定若如是印印泥打破疑團者來亦與他一印印定若如是印印空而虛空粉碎大地平沉者來亦與他一印印定若如是印印水而活鱍無礙縱横自在者來亦與他一印印定大衆且道四印之中還有透出無疑越格超宗者麼若有始信百季三萬六千朝返復原來是這漢若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還有不離世間不求兎角者麼出來與老僧道若無不免老僧自道去也良久云非但我今供合煞恒沙諸佛體皆同下座

上堂腰包萬里到臺山答者前三與後三今日大疑方有悟一輪明月照寒潭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小疑必有小悟不疑不悟且作麼生是悟處淨裸裸脫塵情赤灑灑無罣礙莫道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者麼到者裏鬱蒸無處避覿體相同熏風自南來披襟獨得何以故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仔細檢點將來只悟得如來禪未悟祖師禪何爲祖師禪豈不聞仰山問香巖云近聞老兄有所悟入處別道一句來看香巖云去年窮未是窮今季窮實是窮去季窮有卓錐之地今年窮錐也無仰山云老兄只悟得如來禪未悟祖師禪在巖云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更喚沙彌仰山云且喜老兄悟得祖師禪也師云祖師禪與如來禪相去幾何呵呵如來禪父母未生前祖師禪紅塵井底烟且道今時人與古時人是同是別若也道出即是大疑決有大悟處若道不出且作麼是大悟處昨日高吟秋色裏金英陶菊滿東籬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臨濟金剛劒師云截斷衆流進云截斷衆流則且置如何是楊岐栗棘蓬師云汝還解吞麼僧便喝師云好一喝落在甚麼處僧又喝師便打進云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春風動地來師云一釣便上乃云臨濟金剛劒楊岐栗棘蓬若人親薦得無處不宗風老僧今日陞堂恁麼直指根源爲後人出箇手眼若向者裏會得豁開戶牖明明古鏡高懸光射斗牛凜凜太阿横按拈拄杖云大衆還識臨濟

金剛劍麼斬釘截鐵鋒鋩露殺活臨機不讓人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進之無退之有師云輕烟爭弄柳進云不進不退又如何師云薄雪始驚梅問如何是清氣師云來來往往觀花月進云如何是濁氣師云時時犬吠洞中春乃云山僧今日陞堂無法可說欲將諸子百家說來又是古人糟粕要將一大藏教說來又是陳年故紙擬將千百則公案說來又是斬不斷葛藤恁麼舉似諸仁者也是杜鵑啼在深花裏到此無說處不如對拄杖子所說遂拈拄杖子卓一卓云拄杖子隨行隨住各隨所安下座

上堂師以拄杖卓一卓云會麼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都向者拄杖頭上放大光明助發實相無相妙義大衆値此若能會得拈起也萬境全彰放下也一塵不立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七處徵心卽不問八還辨見是如何師云悲風吹出千山外進云四大俱幻境眞空對誰宣師云流水長談萬古空乃云不萌枝安有解辨春秋想是大雪紛紛下何人識此時一陽來復日斜開三兩枝所以無影山前光吞日月既是無影焉有光吞莫不是東方之既白天地分其黑漆桶盡掀翻山河都照徹且道徹個什麼石頭瓦礫如來境不礙金剛正眼明舉趙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道州云墻下底僧云我不問者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進云我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師云者僧問處貪觀前途錯過當面趙州答處猶如含元宮裏指路出長安若是山僧則不然若問如何是道向他道春到桃花紅十里滿眶草色綠千山下座

過龍門寺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龍門境師云年年三月桃花浪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六月日雙行不墮塵進云恁麼八字打開無回互師云不入驚人浪難

逢稱意魚乃云不到龍門院裏安知浪暖桃花既知浪暖桃花深入龍門院裏汝諸人到者裏還會得麼若會得不惟布縵天網打衝浪金鱗始識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四喝八棒辨魔揀異正眼分明不致月巢鶴聽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勛雖如是此猶是化門邊事且龍門今日一句作麼生道五色雲中觀彩鳳九重天上看飛龍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量諸佛而得道法今日却在山僧手中當陽拋

出輝天鑑地耀古騰今不惟拈花微笑斷臂安心一一印可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活鱍鱍無拘束脫灑灑無罣礙方能撥轉機輪弘揚祖道只如燈燈續燄葉葉聯芳一句又如何道紫衣着處君恩重黃榜開時御墨鮮下座

上堂轉得山河爲自己觀來此道無窮極而今自己轉山河大笑乾坤通徹底山河原在天眼裏法身清淨等虛空應物現形水月中獅吼一聲芳草綠綠回處處百花紅呵呵大笑下座

住貴州大興禪寺語錄

康熙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湘領門人旃

上堂僧問從上宗乘師不問三玄三要請師宣師云逐一問將來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藕絲孔裏大鵬翔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石虎山中抱月眠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三千刹海任同船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草上蝦蟆休要跳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眼裏瞳人拍掌笑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清風明月常相照進云玄要已蒙師指示望垂說法利人天師云禮拜着乃云所謂遠問近對無非妄情卜度舉東明西猶涉意識廉纖到者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意識何以故有時拈起也一人高拱無爲七方坐斷有時放下也萬民欣歌有道四海無虞不惟封疆萬里眼蓋乾坤且超凡入聖一句作麼生道過現未來同種智萬象森羅笑點頭擲拄杖下座

上堂揮拂子云大衆認作拂子正是逐色隨聲到者裏若也會得見色聞聲不妨百花叢裏鷓鴣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以拂子擊案云到者裏方見今日上元佳節一段風光火樹銀花星橋夜月戶戶歌聲家家鼓管且或未然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下座

上堂舉杖召衆云見麼若以眼見文殊於此現身以拄杖卓一卓云聞麼若以耳聞觀音於此應跡何故蜀魄連宵叫鷓鴣長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霓不以色相見不以音聲求還有透出聲色者麼若也透出白玉池中蛙擊鼓青山雲裏鳥吹簫苟或未然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諸仁者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若向這裏會得頭頭道合法法歸眞以大圓覺伽藍爲我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一事圓千事萬事齊圓一理悟千理萬理齊悟然

雖如是更有臨行一偈爲衆舉似楊花落盡子規啼徐步他山水共溪行脚不開如是眼草鞋終被石頭欺下座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頒錄

小參

長助李文學請小參

師云這箇門中凡有斬不斷的葛藤都向者裏一刀兩斷免得左扯右拽傷鋒犯手而帶水拖泥未得根源所謂十箇五雙依舊當面錯過致使亡家失業甘受伶俜山僧所以向本地風光中指出人人脚跟下眞實受用便見草偃風行渠成水到龍吟雲起虎嘯風生直教箇箇歸家穩坐種田博飯本分生涯也未免來喫老僧痛棒有分何故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喝一喝云珍重

有霞朱居士請小參師云山不在高有禪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是知禪也乃三世諸佛說不盡一大藏教宣不及通身是口也只道得一半渾身是舌也只道得一邊所以勞我黃面老人四十九年分星擘兩橫說竪說不免費盡婆心擷起鐵牛豈教眠於死水故爾放曠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只要人人當下明白個個向上悟入把這三世諸佛說不盡底一脚踏翻一大藏宣不及底一刀截斷免得末後

拈花猶如羅公照鏡老不識羞何待迦葉破顏正是把髻投衙自做冤家不是相罵饒伱接嘴相䚡饒伱潑水今日喚作垂鉤下釣明日喚作無事生風只教諸人饑來喫飯倦來打眠切莫胡思亂想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可把是何人分上事便謂禪也不在參道也不在悟不可作他道般見解此是黃楊木禪非真參實悟之禪也故曰能變化吐風雷者非龍而何是知龍也能大能小能隱能升大則攪霧拏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芥藏身隱則伏於伏淵之內升則飛騰宇宙之間此

龍之靈物也所謂三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正眼不但天倚之而葢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治萬方請四海君子即之而沛仁澤發正慧諸仁日用而不知者所以悖之而日遠矣今日有霞米居士深信此事特來東山請山僧陞座發揚此段光明欲令三世諸佛說也說得一大藏教宣也宣得及不滯兩頭不墮中道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活鱍鱍無拘束圓陀陀無回互臨濟徹之用棒用喝雲門悟之說普說露法眼證之指人指物潙仰得之分體分用曹洞信之立君立臣在老僧分上又作麽生若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喝一喝

小參僧問如何是仰之彌高師云擡頭看進云如何是鑽之彌堅師云着力看進云不仰不鑽時如何師云立地死漢僧一喝師云又仰鑽也問終日喫飯未咬一粒終日經行未踏寸地畢竟在什麼處師云當面蹉過進云還我三十年脚步錢師云踏破草鞋也未師乃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靈是還丹者麽到者裏也沒交涉巖頭雪峯唱末後句洞山龍牙明殺活機是至理者麽到者裏

亦沒交涉既沒交涉喚作佛頭上安頭喚作法無繩自縛祖師巴鼻是抱贓叫屈向上機關是揚聲止響總不恁麼時畢竟如何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時人行處行

小參僧問獅子出窟時如何師云驚天動地進云未出窟時如何師云誰敢近前問如何是真實供養師云昔李闍黎進云來後如何師云今日老僧乃云拄却拄杖頭不打皮下無血性漢結却布袋口要知箇裏攝諸權赤眼撞着火柴頭利害之中更利害究家共聚頭相逢容易得端的為人難不妨頭上更安頭

須知向上一路千聖到來不傳山僧如此註脚且道還有高峰轉身吐氣句也無若有是那句若無老僧自道去也者裏無封拄杖頭過河須渡水入海探蛟龍未結布袋頭打開無揀擇一一是家珍且喜赤眼撞着火柴頭君行楊柳岸我宿渡沙頭嗄本來無一物切忌眼生花一任兔家共聚頭團圝共說無生話喝一喝卓拄杖歸方丈

小參僧問山河大地是衲僧巴鼻和尚巴鼻在什麼處師云只許闍黎知不許闍黎會進云蒼天蒼天師云怨得阿誰乃云若道有形雖僞棄之則功行難成

若不明衣線下事未曾親到故鄉田地一旦棄着有爲功行如無目人不見山河大地一切人物欲登萬仞之上求見無邊世界終不能見何也蓋爲不曾向長連牀上喫苦磨煉實在工夫打破向上關捩子撒翻漆桶如何得知本來面目安身立命處也欲望無爲境界無爲雖眞擬之則聖果難證不擬之則聖果圓明直下了然頓悟如明眼人便見杲日當空照徹百千萬億世界不惟窮盡十方如來淸淨微塵國土如在目前始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有何間隔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劫三祇劫正當恁麼時頓超本有一句作麼道不假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大自在

小參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師云描不成畫不就師乃云一番拈起突出難辨一度直指畫蛇添足若是大用現前不存軌則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不見南泉提起猫兒正是當面錯過趙州頭戴艸鞋可憐略較些子所以攪動三江魚龍騰躍掀翻五嶽佛祖攢眉擬議思量勞脅便棒轉身吐氣墮坑落塹莫待晴天霹靂旱地雷奔到這裏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衣錦還鄉諸仁者何不向本地風光

薦取何故縱橫無礙獨步大方卓杖退座

卓爾悅衆生辰請小參僧問昔日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且道有何奇特師云日出紅似錦進云恁麼則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師云未是神通妙用乃云參禪一着了生死頓悟圓明徹自己那覺推遷日月長分明壽量亦無比大衆會麼卓爾悅衆今朝生辰以南山作壽算未足較其高以東海爲福量不足言其大更於奇特中顯奇特殊勝中倍殊勝猶未稱其盡善盡美若効得那吒太子割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其本身爲父母說法且道說箇什麼法

老僧與伊一一指出香水海中爲寶筏蓮花世界現
全身喝一喝
小參僧問凡有言句已落典章如何是向上事師打
云雨過寒光濟問行棒行喝僧茶飯舉古舉今爛葛
藤雨堂雲水作麽生欵待師打云猶來爾不薦問風
行芳草偃鳥噪百花香滿天甘露雨普潤得清凉猶
是化外事者箇生死關頭卽今向什麽處透脫師云
螳蜋下薦取問虎以肉爲食因甚不喫其子師云是
親勲滅乃云山中冷淡寂寥寥惟有衲僧苦志高抱
道終朝無別事相逢林下把門敲所以道參禪學道

如敲門瓦子不論有意思無意思遂管敲忽然敲進
門來擲下瓦子始信生死大事從此了畢方能大休
大歇到安樂田地不疑卽佛卽祖與天下老和尚同
一鼻孔出氣始識千紅萬紫露出本地風光九陌十
衢享樂無窮叉用珍重
小參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爲什麽不傳師云把
手牽人行不得進云達磨西來爲人心切未審將何
示人師云指山鳥飛指水魚行進云只如盡大地作
爐艸木爲香拈卽是不拈卽是師云看你分疏不下
進云棒喝拈向一邊和尚又作麽生師卽舉起拄杖

僧作怕勢師云不識好惡乃云浮生天地間天地爲
戲場大夢忽驚人榮華早已醒青松留耳畔白日遊
山頂脫畧乾坤外杖頭行處穩舉李聃傳云吾生何
以脫泥洹亦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據李聃
傳也是傷今感古見賢思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
手中珠萬滸正眼看來以爲不然或有傷不甘的出
來問吾生何以脫卽向他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儻
若擬議驀頭便棒何故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他人
行處行若向者裏會得這問近對萬世如今直下會
得一見一切見一悟一切悟其或未能鶴有九臯難

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解制小參大衆若向這裏會去從來一鼎而分三足
一物之中看是甚物勿謂撥出寒灰一火星光發耀
天地大約着實理會將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四相
五形八卦萬類都從此處發生若未得莫謂儒曰窮
理盡性釋曰明心見性道曰修眞養性如此說話大
似好肉剜瘡虛空掘洞爾諸人向什麽處會得莫不
爐中有火休添炭竈下無柴且着薪然後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都是這箇消息若恁麽會得正好水喫
山僧一頓痛棒何故正令已行天下遍將軍閫外絕

烟塵

重陽李居士請小參士問九日登高脚跟下事作麽生師打云一句曲含千古韻進云看來此調少人知師云萬重青嶂月來初士拂袖退師云也須頂門上着眼問此日重陽節大地菊花開重陽菊花卽不問大檀越到來作麽生欵待師云和盤托出進云正是天下太平師云大家讃歎師乃云重陽九日倒陞堂一段眞風爲擧揚惹得虛空開口笑而今特地共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麽驀拈拄杖卓一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今日李居士特請山僧陞座擧揚宗

門向上一着豈不超出古人所以道東勝神洲打鼓南贍部洲上堂横說竪說是惟此一事實麽到者裏畧較些子莫不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以拄杖劃一劃云路在者裏是惟此一事實麽到這裏畧較些子莫不是拄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此是惟此一事實麽到這裏畧較些子莫不是臨濟三玄三要八字打開曹洞五位君臣一筆判下是惟此一事實麽到這裏畧較些子復拈拄杖卓一卓云若能於此識得惟此一事實便不疑汾陽云三玄三要事難分無一不是

有什麽難處得意忘言道易親何須頭上安頭一句明明該萬象物物淨法身重陽九日菊花新還知一事實麽淵明過訪後千古最傷情喝一喝歸方丈

普說

正吾沈居士請普說師云此事雖是人人本有個個不無蓋因無始刧來塵埋習染將自己一段受用地向他方世界竟不有兒幾人回頭轉腦向本地風光得箇眞實安樂所以輪廻六道故有生死於苦海中去去來來改頭換面以四大爲實以五蘊爲堅固貪着世樂無有休息故我佛世尊與大慈悲從兜率天

降入皇宮以至出胎畧露一線於諸人通箇消息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此是最初一著也然後向伽耶山六季苦行日食一蔴一麥以續慧命是則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至於菩提樹下感帝釋刈草敷座降伏魔力使諸外道亦能杜口然而夜覩明星而心地豁然大悟便歎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得證此事諸人分上不曾欠少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是則以似似則未是何也不上高山不顯平地只要人人頂門具眼腦後見腮始知聞滿菩提歸無

所得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故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三轉十二法輪直得於他阿若憍陳如五百人等於無事上生事無枝上生枝打此些葛藤便說頓漸二教故有四果四向十住十行十信十回向十地三賢等覺妙覺皆一大時教隨宜說法通而言之不出於三藏十二部之初機也該而括之又不過於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此時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故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飲光廣令流布無令斷絕此是末後一着也至於西天二十八位老古錐都以本分草料接人並不

提起三祇鍊性百劫調心只在汝等當下脫地如冰消瓦解似丹鳳沖霄來去自由縱橫無礙千聖呼喚不回萬人羅籠不住得大安樂得大自在便是出格人物所有一切財寶由汝受用亦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從劫至劫了無向背及至東土歷代祖師為人赤心片片如臨濟之用喝德山之用棒普化之振鈴秘魔之擎杈石鞏之架箭雪峰之輥毬趙州之喫茶睦州之擔板曹山之顛酒金牛之香飯雲門之胡餅子胡之看狗此皆是發大機顯大用於諸人面前撒土拋沙必欲要一箇半箇挺身向前單刀直入不問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如何若何不是今日如此明日如彼向人口角頭討些涕唾喫於他家冊子上記言記句滿滿築了一肚皮謂之得禪得道逢人便弄虛頭究竟己躬下事何嘗擺脫猶恐生死關捩不破悔何所及豈不聞張拙秀才初參石霜霜云秀才貴姓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於言下有省便述偈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總空花又不聞陸亘大夫一日見南泉便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瓶內養一

隻鵝一日鵝長滿瓶欲出鵝不可損我瓶壞我鵝請問和尚如何得出泉放聲叫云陸亘大夫大夫應諾泉云鵝出瓶矣大夫從此悟入復不聞龐蘊居士初見馬祖便問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便向汝道蘊從茲開豁遂呈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此便是汝在家人實為生死不辭勞苦參見善知識發明大事得入湛然心體於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便見本來面目在聖不增處凡不減即煩惱而得菩提即撒亂而證真如到者裏山河大地從此發生日月星辰

從此運轉森羅萬象從茲出現四生六道從茲[illegible]
故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在君爲君在臣爲臣在父
爲父在子是子在夫婦乃夫婦在昆朋作昆朋在道
德成道德在仁義成仁義在禮智信以禮智信在蠻
貊邦以蠻貊邦故不移易一系毫不隔別一軌則也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仲尼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然則三教聖人一出頭來總是要人克己復禮
始得脚跟點地鼻孔遼天不是倚墻傍戶鎖人故紙
下筆成文寫得攢花簇錦如水月文章終無藁實以

至臨命終時手忙脚亂作不得主張便道聖賢門路
也無好處蓋爲不曾親履實踐所謂差之毫釐失之
千里故我本師和尚不捨一塵而轉大法輪不取一
毛端而現諸佛國土單單直以一味棒喝接物利生
斷除學人命根掃盡凡聖知見仍立鉗冶紅爐使十
方來者都向此中千鎔百煉箇箇銅頭鐵額如龍若
虎目機銖兩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得大辯才豈是以
盲修瞎作鬼窟活計觀心住靜念佛往生而當生平
大事者乎故六祖曰東方人造罪念佛往西方西方
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迷人不了自心所以願東願

西悟人在處一般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經云隨所住
處常安樂此則山僧露頭露面吐心吐膽與你諸人
道出莫向死句下求必須活句下會永劫不忘是以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盡在十二時中穿衣喫飯處迎
賓待客處一怒一笑處一行一坐處屙屎放尿處抱
子弄孫處語默動靜處修身齊家處無不承此道箇
威力恩光應機施設逢緣了達若白雲淡竚出沒太
虛之心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如斯薦得百千法
門不離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其或未肰各人照
顧自家眉毛切莫向沉潭死水裏浸殺必欲在洪波

浩渺白浪滔天處安身立命作箇神通遊戲三昧說
也得不說也得豈肯教人二十年苦參話頭如守株
待兔漁父棲巢者哉大衆勿勞久立珍重
瞿公李護法請普說師云在處法幢不管風幡之論
隨方寶所可通雲水而來堂頭施設創自馬祖之標
規矩今行始言大智之範海內之者無不尊崇道德
天下之人誰不敬其禪風列刹鼎望季來各擅嘉聲
祖庭秋晚歲久致成冷落有志之士潛然何處[illegible]
學道之人不得叢林棲泊光陰易過徒然白首[illegible]
歲月忽遷可惜青春荏苒一生世業落落[illegible]

半世辛勤碌碌沉於西畔葉落歸根想是來時有路
生死長夜發明不可無門性命關頭未曾漆桶掀翻
蒲團活計依舊塵埃堆起志隨偏枯都談禪道無靈
心邪任見各逞奇言異術或習詩書爭取名利之場
或爲清客圖寫山水之畫遂使法門無人整頓頹綱
抑得兄弟大家匡扶祖道移風易俗名傳萬世清高
入聖超凡聲播千秋入雅觀光上國幸值
皇風水舫護持法門安然帝道遐昌以此功助上報
四恩三有盡將殊勝普酬信念檀那惟願各出手眼
不忘靈山付囑或現宰官都來此處聚頭心空及第

猶如衣錦還鄉悟徹淵源便是場開選佛天上天下
惟佛超然獨尊世出世間只有此門最上余一丁不
識強與諸方爭風有事不知挽回諸佛妙道愼勿錯
過花費眼前日子宜當努力工夫要在綿密鶯啼綠
柳一段春光不少晚照紅樓萬里烟景何多珍重

茶話

清宇程居士請茶話師云第一喫茶不用巧當陽指
示莫忘了疑情決處是知音究竟來時誰欠少剔起
眉毛仔細看休於眼下成顚倒饒君生死盡掀翻到
底還他大徹好嘯月吟風没覆藏落花滿地當人構

從茲截斷腳跟頭免向他家門上討咄
示衆云一番茶話絕疑猜只爲諸人眼未開一口西
江都吸盡何須臨濟喝如雷若也薦得當陽拋出祖
佛從來共知覿面相逢見聞向此不隔一切衆生本
具千聖無以等階赤灑灑了然直下承當淨躶躶箇
裏更無回互會得即天上人間撥着便冰消瓦解如
其未能曉月飛來千樹裏山河猶隔數峰西
除夕茶話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撞到今宵舉說禪
禪又不知說道道又不識只這不知不識處乃是人
人本有之根源箇箇不無之消息然而往往有不快

漆桶者蓋謂工夫不曾徹淡源底故爾十個有五雙
依舊當面錯過何故只爲分明急返令所得遲幸值
今宵臘月三十日到來汝等從頭不曾打筭花甲明
白所以處處甘受熱瞞故老僧不恪口角偶拈一示
頻添花甲臘言周冷淡家風得自由懶貼桃符隨世
樂爲拈竹篦示高流漫燒榾柮酬寒夜不傚諸方宰
白牛細剪蘭蕎光燦爛明朝又是一年頭
歸一監院請茶話師云參禪了脫死生奇幾度嚴霜
徹骨時不是寒巖枯木發春風吹出杏花枝若也會
得乾坤吐其正氣宇宙增其光輝萬紫千紅篆不雕

之心印七黃八白演不說之妙門穿透諸人鼻孔裂破娘生面皮物物圓明頭頭顯露爍爍山桃似火絲絲溪柳拖金日暖風和鶯啼燕語所以不離普光殿不出菩提場一一超聲越色明明獨露家風且道是阿誰境界良久云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桃李自成蹊

道永周總戎護法請茶話師云一番拈出一番新一度用來一度親今夜飽飫無剩物人人喫着甚奇珍且道那裏是甚奇珍處以藥舉示云大衆於斯明得便知周大護法入山設茶請山僧說茶話的落處於

斯未明老僧向本分話中聊道一線以奉為汝自道公也若是有福之人修福若大海之納百川而長長不斷如是以善之人修善如高山之通萬壑而巍巍更增不惟積功勛於桂子蘭孫以為改換門庭光宗耀祖朕雖如是未免與諸人通箇消息昔日洞山問一僧世間何物最苦僧云三途地獄最苦山云不然若不明此衣線下一段大事是名最苦拈云洞山老漢只知推物為本不知元本故物致令此僧只見其苦不見其樂若在老僧門下好與劈脊便棒使他通身快活脫却鶻臭布衫不見頌云三途地獄有多般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鐵杜銅牀木足酸珍重古人親切語袈裟之下莫輕頂若能透徹此案便是閻羅老子殿前一本赦書然雖如是且道老僧是肯伊耶不肯伊耶速道速道衆無對師拽拄杖歸方丈

衆請茶話師云長迹林上嘴處都拳碎疑團一物無鐵脊豎枯禪有定金風體露月輪孤心通三際超方便悟徹一乘向上圖每把茶甌隨腎飲道人莫道絕親疎

張道靈宋道行二居士請茶話師指燈云明燈拍對照堂前人物許多却自然今夜此中如會得人人悟

徹此根源若也悟徹一處明去千處百處光輝一言通時千言萬言透脫不惟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歷代祖師於此傳其心印天下田厙奴於此開堂說法老僧今夜於此說些茶話以為現成受用一任飽飫免得皆為鈍滯而成畫餅且道古今是同是別若道是同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從前萬仞箇箇常光現前若道是別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放心說向誰參

衆善士請茶話師云寒風昨夜下天河滿月江山白玉珂六出奇花天上落千層瑞氣嶺頭多處金七碗

猶增與趙老三杯遣屣魔莫道老僧開正眼金刀剪碎布藤蘿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　道宗　編
道領　錄

開示

開示坐禪若論參看話頭做工夫不論久參煆煉初機後學只要每日各人看話頭做工夫貴在綿綿密密常無間斷不可今日如此說悟明日如此說不悟但要爲生死心切如救然眉之急必要尋箇無殃之地方可以了生脫死頓超三界與他佛祖無二此是有決定信心如人行路步步自然到家便得無窮受用此是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好風光也然而這一段好風光時時不能透脫日日不能現前者何也祇爲無始劫來塵埋習染如水澆水漸漸濃厚如繩結網轉轉自纏如金在礦不得鎔淨因此教人向大鞴爐中煆煉猶如礦盡純金終不重礦必須做工夫參話頭行也如此疑着住也如此疑着坐也如此疑着臥也如此疑着若能如是用心習取尅日工夫自然純熟道念自然現前話頭自然分明疑情自然發起昏沉自然不來散亂自然不起始得工夫成片不見煩惱魔生死魔攪擾便是純一無雜忽然觸着磕着打破疑團一旦心花發明照十方刹萬緣自然頓絕一

悟徹底古人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小疑必有小悟不疑不悟如此之說不可虛度光陰定要見箇下落討箇分曉方纔知道自己原有一段光明不假他力始信古德偈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山僧恁麼說話未免借手行拳何故但辦肯心决不相賺久立珍重

敦源單護法領衆入山請開示師豎拄杖云大衆會麼此是我單檀越不昧靈山囑付一段因緣所以現宰官身常為大護法今日入山特請老僧舉宗門向上一着欲令現前或僧或俗或男或女或聖或凡或

天或人或究或親知有這件生死大事故爾教人參禪學道看話頭做工夫深發疑情古德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小疑必有小悟不疑不悟只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方明此是向上不在別處尋討就在當人二六時中穿衣喫飯迎賓待客屙屎放尿種田掘地處是你們了生脫死一段本地風光與他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無二無別故謂之真實受用只為你們信之不及必假到大鞴爐中煅煉一番始得鑛盡純金終不雜鑛然而漸漸陶鎔時時熏習不被境物之所流轉是你們當人放身捨命處好來喫老僧痛棒也

要知箇痛癢方纔是皮下有血性漢子如此日新日益盡把從前胸中採的爛葛藤口上學的臭腐草耳中聽的蝦蟆聲眼中觀的陳狗屎撇在他方然後始知別是一番光景反觀前頭如棄涕唾覺得心中乾乾淨淨灑灑落落無一絲毫隔礙故謂之本源天真佛在老僧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何故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只要你們步步踏着實地人人鼻孔遼天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纔有這般境界現前不可得少為足必要着實做細揣摩這箇正是第一行話頭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何故忘本逐末捨枝摘葉反

道直截根源以為儱侗佛性顢頇真如自錯不可錯他人苦哉苦哉永嘉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今日幸喜單檀越不入渠箇群隊便是已眼本正因師故邪特請老僧通箇消息只得向佛頭上着糞人天眼裏撒沙打破一切人疑團箇箇來休頭喝下飽餐一頓做箇撒手到家人耶豈不痛快珍重

僧因病愈乞開示師云昔日觀音曾救苦今日老僧為誰數藤牀高上病人稀箇箇傾思着眼覷且道覷箇甚麼若能於此會得甜瓜徹蒂甜其或不會苦瓠

連根苦百病從茲湯潑雪諸般亦是灰塵上而今境
却盡無餘正是當人成佛祖若也信得及叫一聲應
一聲聲聲龍山觀音門倘能向此契箇的剎剎塵塵
見勝身喝一喝入方丈
養堂禪人行脚請開示師云雪笠雲瓢為衲子之活
計芒鞵竹杖亦行脚之生涯趙州八十猶是老不歇
心婆子燒菴必要發明正眼苟不虛度方稱英俊高
賢如若錯過依傳認賊為子回頭無路只見雲山叠
叠衆門有門便知林麓依依不撑而此如蜩之弄蛟
龍若揀於彼似山之出彩鳳彼此不分作箇痴呆模

樣恁麼着力猶如順水放舟花開果熟自然定有收
因月行當空正是投明須到打破關棙方知無我無
人疑情頓歇始信有佛有祖鏡裏空花何妨信手摘
出海底點燈不礙添薪撥談恰好喫飯不管聖凡俱
皆舍得如斯勿問正邪都打頂門豁開此是立命安
身腦後知非莫擬抽釘拔楔青天白日不使說神說
鬼綠水青山須要還了飯錢咄

機緣

姜元恒居士喫茶次師云居士還茶錢也未云還也
師云作麼生還士擬議師云一文兩文黑二文四文

黃
畢少宇居士問六門緊閉不知向何門而出師云授
士云不會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僧問燈籠即露柱時若何師云覷着即瞎進云不覷
着時又作麼生師云當面蹉過
靈峰參師問云上人何在師瞎着眼看進云看後何
如師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峯無語師云將謂
將謂原來原來
僧問如何是蟠龍境師云雲歸碧嶂留烟叠進云如
何是蟠龍意師云雨散丹丘醉日霞

西竺法姪問諸方談禪說道不似我在荊棘林中打
坐師云十方俱坐斷正是出頭人進云某甲怎敢師
云切莫退縮進云恩大難酬師云請坐喫茶竺禮拜
寒光座主問世尊陞座文殊拍椎為復是神通妙用
為復是法爾如然師云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僧
禮拜師云只恐不是
僧問適來和尚教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
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僧拂袖歸位
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僧問七尺烏藤釣巨鰲未審透網金鱗作麼生釣師

云負命者上鈎進云不犯清波意自殊師云猶有龍
門在僧使喝師便打
僧問靈雲見桃花悟道意作麼生師云富嫌千口少
進云玄沙為甚麼不肯師云貧恨一身多
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高枕石頭眠進云獅
子已出窟時何如師云孰敢當陽
僧問如何是法身佛師云百草頭上無邊春信手拈
來用得真進云如何是報身佛師云不是飛衣滚摺
看安知頂上髻螺旋進云如何是化身佛師云昨夜
乘龍天上去今朝跨鳳日邊來僧禮拜師便打

文公曰文學拈一尾魚問云這箇還說得話麼師云
說得士云說箇甚麼話師云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
雷士踴躍而退
僧問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師云別是一乾坤僧
無語師便打
王心田居士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人間來者不
能使士云不會師云直下薦取
僧問昔有一僧朝見宋帝主上問住在何處僧云住
在臥雲菴主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如何來見寡人僧
無語乞和尚答一句師云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

玄機為尋知已
僧問如何是四時行百物生師云天左旋地右轉
僧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是甚麼境界師云即
今現有山河大地且道無寸土在甚麼處僧無語師
指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
僧問如何是春師云日暖牛眠芳草地進云如何是
夏師云風和魚戲白蓮池進云如何是秋師云籬邊
菊燦金鋪地進云如何是冬師云屋角梅開下滿枝
進云春夏秋冬蒙指示向上一着事如何師云千聖
齊立下風

僧問學人一事三賢莫測十地難明和尚識也未師
云日長添一線進云大地無遷易何言有舊新師云
切莫釘樁搖櫓進云無新無舊時如何師云世尊不
出世老僧不涅槃

法語

示中華天隱法嗣

達磨東來只為接上根利智以續佛祖慧命而傳至
於六代曹溪以下而門庭五煥昌隆派遠惟我天童
師翁以棒喝盛行而傳於吾師破山老人宗風遍大
地手眼迴不同所以老僧傳至於爾輩權衡佛祖正

印以印方來衲僧頂門具金剛眼者方可兩手分付以續臨濟宗枝不惟佛恩祖恩都報畢也此囑

示大岐圖從後堂

修己教人誠在於信信而能誠何愁不教然當世之時先以誠實為本仁義為先方顯大道之信於時也且古今修己教人者以多而不知自己推誠為本倘若知本則天下之人盡化為聖賢之儔也義丁甲歲來參觀爾動靜不群體格不凡深有衲僧氣槪不畏風霜險阻之中向此真操實履之地而性情井然所以諸方收拾不住詣老僧門下每常痛加惡辣鉗鎚久經鍜煉而心如鐵石志若堅剛不被塵緣境跡之所惑則誠實之念果不爽也弁將家訓以傳於爾倘後異日出世報佛祖深恩始知老僧一片實心為人切也汝當善自護持囑囑

示英哲禪人

學道參禪本無兩樣原是一個道理而人向此不能故曰參是何人學是何物於此撃破關頭便得終身受用今虎丘英哲禪人妙年大志氣骨不凡久歷大爐中鎔煉始得鑛盡金出不比瓶盤釵釧朝夕磨礱忘發灰頭土面不愛紛華只貴漆桶脫落八面玲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瓏與佛祖遞相傳持代彰法化以報師恩祖恩終不被今時風味惑轉脚跟只欲盡力操持實履可為當家種草也

示皎月法孫

近來禪和子多愛偷安避懶那有道心支持料理為法忘軀維持祖道二十季三十年不改初志如楊岐祖翁侍慈明而終身不懈也是以千古稱之為法門之模範也今吾孫皎月者心如藻鑑志若冰霜佐吾徒大冶席中親操實履一行擔荷勞其筋骨餓其肌膚不畏餐松飲雪冒雨衝風調和大衆輔唱宗乘匡揚祖令莫大利益謂上哲下賢而為實心學也至於本分受用可向十二時中一一究研久久不退道心便與文殊普賢同一智行同一受用切莫容易放過任是庭前栢子月下瑶琴好境界好消息取之不得捨之不得不可得中怎麼得也老僧特書數字以襃汝志此示

付偈

付大冶道兄禪人

靈機一喝迅如雷慧劍單提遍九垓臨濟家風親看破法幢隨建接方來

付香谷道傳禪人
一時把住瞎驢脚生拔牛頭藏老僧此是拈花的的
意一燈相繼百千燈
付天如道高禪人
昔日瞿曇正法眼如今喚作破沙盆驢年擔子親擔
荷耀祖光宗啓後昆
付伯符道盛禪人
當年臨濟一枝箭百步穿揚疾如電付與操弓善者
持逢場射透寶王殿
付耳毒道泰禪人

獅子窟中獅子子當陽哮吼漫周遮雄威大展機輪
提踞向峯頭露爪牙
付天吼道廓禪人
十載殷勤侍我容一條拄杖起吾宗雖然一句簾前
語萬古流通獅子峰
付禪木性亮禪人
依前撞入瞎驢胎驀地回頭正眼開惟有老僧分外
別相傳歸去舞三臺
付慧目道見禪人
祖師心印鐵牛機印轉之時得意歸珍重水邊林下
去他年舉步疾如飛
付天隱道崇禪人
五葉花開到處香東風逓出日偏長老僧騎在朱樓
而四海人間盡善揚
付天湖正印禪人
曹溪脈脈振嘉猷正眼從茲觸處周坐斷聖凡離別
路一毫端上現瓊樓
付穎秀眞悟禪人
少室安心至此時全彰大用許誰知拈來拂子親相
莂到處弘揚第一機

付天近道徹禪人
當年墜石在黃梅了了分明不用猜珍重古人親切
處殷勤不負爾徙來
付天眼道悟禪人
紅爐點雪化無疑一句靈機下口時洞達其中關捩
子高提祖印任施爲
付天語佛懐禪人
覺樹花開不計年香風時拂遍三千靈山一會儼然
在直下承當正法傳
付鹿苑道付禪人

三玄三要任分張囑付闍黎建法幢此去打開多寶藏拈來處處更與揚

付槐鶯道俊禪人

不是冤家不聚頭相逢相見有來由如今指出曹溪旨付與垂機接上流

付淵雲道淵禪人

橫拈一枝無孔笛吹出陽春和得齊一曲升平超世外知音獨許有闍黎

付博達道隆禪人

堂前雙桂一枝昌發出千株不從栽植地撐天分付

汝季年花發遠傳香

付天文道振禪人

諸佛以心而印心慈雲以法而傳法涅盤心法本如如了達空時無二法

付空谷道澄禪人

西天東土何人補濟北嘉聲傳亘古今日老僧付一枝一花香遍乾坤普

付靜明道徹禪人

林下多年養聖胎幾經霜雪出塵埃而今相付黃梅印撥轉人天正眼開

付天璧道住禪人

如來禪透祖師禪相遇老僧辨正偏直待頂門開慧眼相傳祖道更綿綿

付圖南道翮禪人

藏裏摩尼光皎潔山河照破古人說山僧指出甚分明刹刹塵塵俱照徹

付古符德慧禪人

和盤托出鐵餕頭喫着令人白汗流本分衲僧多意氣超宗異目振徽猷

付六翥道明禪人

禾山打鼓令人聞珍重當季超出群又得知音能側耳七重關透海山雲

付鹿鳴海瀛禪人

從苗辨地不尋常萬別千差覩體彰若遇金剛真種子應須潤澤令芬芳

付木耶照靜禪人

滹沱一脈付兒曹只要摩醯正眼高異日超宗明大用方懸寶印鑑秋毫

付省眉道嚴禪人

祖翁田地起家門文契分明繼子孫忽地一朝聲振

處高提祖印化乾坤

付徒衍道林禪人

天產靈苗劫外芳優曇現瑞普天香山僧拈出親相
授遞代流英祖道昌

付圖徒照現禪人

棒喝交參密密綿老僧心印印無偏有時遇着蛟龍
日江北江南一任傳

付南濱澄證禪人

一枝黃櫱傳心印世代淵流繼子孫異日光前齊裕
後相承處處報深恩

付經濟道恒禪人

經綸真操得自宜逢緣洪濟展綱維祖師命脈親擔
荷一任隨方化盛時

付六一道奇禪人

庭前栢子顯宗綱格外提撕爲舉揚頓徹威音那畔
事千年古道任重光

付慈蔭道覺禪人

一條白棒立綱宗凡聖從教達本空唯有渠儂全意
氣闡揚濟北古家風

付聖符道越禪人

雪峯常輥木毬裏爭似老僧眼界寬付囑闍黎爲大
用流芳千古續心安

付擊竹道贊禪人

妙體圓明離諸行本來真性亦清淨今將此箇才當
心繼汝流傳佛祖命

付繼初印尚禪人

相傳嫩桂永流芳獨露靈根不覆藏但待天風吹動
處一枝能發久昌昌

付棻蔡覺甫禪人

昌隆祖脈播宗風便是儂家法眼通付與兒曹爲法

命一枝天柱蓋乾中

付佛眼道興禪人

深山久住學疎狂道念如如此事彰拄杖一條擔荷
去家聲遠播永流芳

付聖闡道行禪人

了知萬法本無垠覿面相呈一句親背觸交馳殺活
令一條竹篦委當人

付鉢悟道穎禪人

醍醐上味幾人知一滴纔沾更莫疑從此打開無盡
藏隨方應化在斯時

付天說道脈禪人

老當益壯歷乾坤幾度風塵入我門此去弘開臨濟旨應須一棒一條痕

付天聽道靜禪人

萬壽堂中分造化等閑平地一聲雷中開岩浪迎天湧奪得驪珠得意回

付淵穎覺奇禪人

聯芳千古為傳奇佛祖淵源奕奕輝今日老僧親付囑人天從此盡歸依

付槐蔭道純禪人

湳閣坐破悟心空傑出叢林德可風堪與總持同一輩清光高照玉樓中

付靜空性明禪人

多年守道在山中了無一法自融通非色非聲原不二一輪光照古今同

付天信道淵禪人

弘揚祖道在當人悟徹心空傑出塵志界豁然堪惠濟不妨隨處度迷津

付心持覺空禪人

從來佛法付賢良及第門中選佛場豈但龍天推出

喜一枝丹桂更榮昌

付赤松道領禪人

黃龍昔日有三關却被闍黎笑破顏信手拈來成大用宗風不振利人天

付大賢道同禪人

衣鉢傳來是正傳弘揚三要與三玄主賓料揀同真智喝下承當有大賢

付南園道宣禪人

龍泉出匣孰當鋒湘上門庭逈不同付與闍黎傳後裔綿延千古搖宗風

付天機道通禪人

高懸毒鼓在當軒擊動雷音遍大千眼裏聞聲方得妙灼然葬證祖師禪

付素微道義禪人

白棒一條振祖綱鐵頭鐵額孰商量攸攸千古嘉聲遠隨處弘揚法道光

付覺先道明譚居士

當年郢國豈如公善識機宜佛祖風今日相傳山海重高標逈出萬人中

付天存道勲李居士

八十老翁入大場誠然已是狀元郎今朝佛法來相付不止題名雁塔香

付天遲道樂陳居士

陳操昔日與君同妙用全彰到處通棒喝交參臨濟吉嘉聲千古立宗風

付天祿道福張居士

佛法傳來繼爾曹多生種就慧眼高一花五葉超今古便是香山出俊豪

傳天瞿道傳禪人

汾陽示衆有三訣冤出機輪如電掣信手拈來不詢私特囑英靈任施設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頌古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瑯瑯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王宮纔降便英豪天上人間意氣高休向人前矜伎倆衲僧棒下命難逃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相執着不能證得

六載辛勤雪嶺頭無端打失一雙眸泥牛海底朝金闕木馬雲中踢繡毬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瞿曇正欲顯家風格外全提見聖功不是文殊輕漏泄幾乎今下鬧匆匆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

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惟迦葉破顔微笑世尊乃日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絶

靈山拈起一枝花金色頭陀老作家忍俊不禁舒一笑至今天下事如麻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麽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由至今阿耨達池水流入人間潤九洲

殃崛摩羅既出家爲沙門因持鉢入城至一長者家値其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

孤鴻飛過岳陽樓影落江湖天下秋驚得月中丹桂落高山不動水長流

傅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梁武帝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云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頂冠披衲着儒履三度問來三度指頗奈梁王眼未開鷓鴣啼在深花裏

楞嚴經佛問阿難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東勝神洲未打鼓脚尖踢起須彌舞若能轉物卽如來便是豐干騎猛虎

楞嚴經七處徵心

阨羸瘦骨遇仙鍼海上奇方用最親一顆靈丹消壽後縱然萬病盡回春

楞嚴經八還辯見

還得不還是甚麽江邨夜夜明漁火垂楊隔岸弄晉莎莫待歸來閑打坐有也苦哉難陀無也苦哉難陀一聲羌笛關山月只爲因風鳴玉珂

法華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

江湖浪跡作生涯一旦蕭條轉見差財散人危何處是滿船空載月歸家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

不能測佛智
愁腸撥盡不如無豈是人貧智短乎昨夜荷葉池裏
看玉樓誰繫月明珠
登樓擬步白雲收脚下無私到地頭會得厦羅十萬
貫何須騎鶴上楊州
楞嚴經水光童子
無端坐破水晶宮邀月推窓豈漏風不是幼童投瓦
礫焉知及第悟心空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得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
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金襴之外復何傳報道門前倒刹竿金鎖玉關渾擊
斷一團明月逼人寒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曰
師得蘊空不祖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不祖曰
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
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
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白雲明月正悠悠忽被清風雲自收雲自收兮風自
息唯留明月照滄洲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

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
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
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
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
去它亦不回
開旗展陣到金陵聖諦廓然戰不勝撥轉旗鎗歸魏
地徒然梁主再來徵
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迨
於九年方得二祖傳法

雲裏優曇劫外春靈枝毓秀自森森分明不假東風
力五葉花開香至今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貧賣薪養母因往五
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
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
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
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
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堂中上座神秀
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
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心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開東山法門

七百叢中衆出奇本來無物便相宜三更月下傳衣鉢法振東山下古乖

讓和尚居南嶽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一日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磨曰磨此何爲師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卽是師曰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

卽是打牛卽是於是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讖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語南宗闡於江西

坐禪圖佛磨甎作鏡逐惡隨邪相席打令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馬祖陞堂百丈卷席石火電光轟天霹靂一陣春風驀地來巖前擺落花狼藉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交洎離藥山謂同志曰予率性疎野唯好山水他後知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推至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

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烟簑浪裏暗垂鉤釣得金鱗漫點頭撥轉孤舟歸到

岸蘆花深處樂悠悠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師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亾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亾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蘗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初爻變動泰來由否去謀成禍事休五百生前何昧落三千刧外廓然周寒巖貴脫埋荒草覓火全終到白頭莫笑晩回醒大夢黃鶯啼出曉春幽

百丈因一女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卻

平地風波哭上堂孤身獨恨死爺娘來朝一壙都埋卻免得時人亂度量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屨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兩堂雲水鼓風波頗奈南泉不放過寶劍揮時全正令狸奴擲下定干戈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

昔日南泉水牯牛幾回喫草幾回頭鞭繩日日勞心若牧子時時解放收博飯種田超地藏高眠飽食任優游綠楊天際來朝晩滿院池塘不計秋

頭角崢嶸露地牛溪東牧盡與西丘年來喫着國王草信步騰騰得自出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辭馬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切不爲曰恁麼即閒坐也師曰若閒坐即爲也曰汝道

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
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閒坐不爲一物忘休將舌上起鋒鋩風雲靜壞明秋
際任運相將豈可量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
師云打鐘着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
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法爲甚麼一言不措
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風來雲退露寒山幽鳥慇懃誰解關格外眞機殊得

妙任他流水自潺潺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
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
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
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天寒苔鎖冷荒宮平地無波起浪風木佛燒來圖自
煖累他院主兩眉空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
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觔
八十趙州箇老翁七觔衫子太玲瓏可憐當日無禮

客直至於今落下風裸其體也寒毛卓竪著其身也
鍼線可通咄不是匆匆草草看綿綿一段細微功莫
輕忽用無窮張騫誤入斗牛宮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
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
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
父子不傳眞妙訣故將異類旋分張相酬尚是如何
說昨夜三更月到牕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
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

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
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
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
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三家邨裏老婆子便慣逢人道甚麼毒口終成赤壁
害頑心轉處白雲遮芒鞋踏遍高山濶藜杖還須隔
海多不是趙州親看破長乖只在作妖魔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
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
師曰爲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什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

兩頭坐斷話誰難迸出頂門眼界寬鐵壁銀山都粉碎龍光直射斗牛寒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天生伎倆絕顢頇驗賊誰能弓不彎一掌老婆心太歹低頭仍入玉門關且莫闕月上巫峯十二山

趙州因一秀才云和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

江南寫出無窮畫春到人間難定價留與東風作樣看眼光爍破四天下

普化一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遂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麤細濟乃吐舌

二虎爭雄勢莫休拳來脚去便相投踢翻香積誰能委楚水吳山一色秋

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花街柳市巧乖張木鐸誰知衆碎亾明日搖鈴回首

處覔膠怎得斷弦長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濟北家風乖萬古逢人便發千鈞弩一輪杲日照當空獅子遊行不擇虎

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打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

山眉月面體全彰春暖花開撲鼻香百艸頭邊堪着眼明明遍界不曾藏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初住菴時有尼頂笠携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汝說法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大悟自此凡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當日入門一指頭人來豎起便相酬臨終還道無窮
盡大丈夫兒得自由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聞令侍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

虎勢雄威越眾流牢關把斷便回頭藍田種玉也春光遶暖錦水淘金也夜月垂鉤峽縱使鸞凰飛北闕還將龍馬過東丘桃源看誰繫舟原是五城十二樓

九峰因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住持師時為侍者白眾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撫首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竿木隨身作戲場撥開芳草見鴛鴦誰知夜半臨驚
去留得胡笳一調長

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兩岸呈橈盪小舟飄然接箇老了頭知音不必孩兒
舉拋向烟波和水流

鎭州寶壽第二世禪師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爲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雲門布鼓響當軒擊動魚龍躍廣寒瞎却鎭州人眼後至今北斗面南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問佛答云乾屎橛拈來覿面眞親切衲僧臭著鼻頭酸不負當機吐出舌喫多少英靈都錯過不識虛空

迸出血不可說休漏泄子規啼在二三月

汾陽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辯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能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辯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門作一曲滿江頭無限桃花逐水流到底宛然面目在何須海上釣漁舟

第一玄

要津把斷路難通凡聖到來列下風衛塞一聲虛宇宙衝開鐵鎖躍蒼龍

第二玄

懸壁光鋩露太阿殺人雖是定誵訛猶然六合遭塗炭直教梵天血濺波

第三玄

治亂扶危理最明經綸大展任周行堂堂踏破潼關路不動干戈見太平

第一要

全身鎧甲耀威風一片飛刀有大功來去縱橫塞帳裏高懸金印漢門東

第二要

爆竹飛星一線流電光影裏暗垂鉤和雲釣出潛龍

骨骸得崑崙㤃點頭

第三要

鐵蒺藜邊不帶沙迸流度刃滅歪邪渾然剗斷羣魔
路盡是春風拂地花

總頌

三玄三要意何窮萬彙全彰倜寞同直截根源總一
句禹門三月碧桃紅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示偈

示衆

浮生大夢勿驕矜富貴功名有愛憎煩惱海中應自
度菩提岸上急須登歸根得旨宜真悟返本還源豈
在能絕學始知親切處頓超五教與三乘

四策

參禪參至貴勿使途中廢終日不還家何年得及第
光陰痛可惜佛法真難遇奮力行將去高人頭一地

其二

參禪參至道表裏須相照穩坐破蒲團掀翻生死竅
閻羅拘不得佛祖位中妙錫杖振空時龍唫並虎嘯

其三

參禪參至久氣質渾無有拄杖到頭來芒鞋踏地走
明珠衣裏藏照徹當人垢如此透玄關會身終哮吼

其四

參禪參至德莫被諸緣惑正念現前時妄情自頓息
如舟到岸頭似水含明月如此用工夫管教即日尅

示尋源禪人

尋源不必問來由擬議之間更可求臨濟痛遭三頓棒德山末後一機酬安心斷臂巖前悟踢指傷疼嶺上休如是百川還海意長江終日向東流

示梅熟禪人

參禪貴在建奇功下手工夫莫放鬆此箇話頭如得力從緣悟入豁然通疑情打破塵勞盡生死了時徹底空若識老僧直截句禹門三月碧桃紅

示貞臣禪人

桃花洞口笑春天為愛無塵須坐禪莫逐金爐鉛汞鼎休登玉閣指神仙蓬萊擬濶人難望岱嶽峯高月

易圓若識本來真面目靈雲依舊話親傳

示大冶上座

大冶紅爐百煉金鉗鎚不假自精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示天如上座

天將夫子下瑶京獨醒人間共此心不落宮商聲一曲分明千古有知音

示天吼上座

吼出千巖果不疑眼睜睜地露雙眉威獰奪迅踞林外便是西峯獅子兒

示伯符上座

撥艸瞻風詣上方知音何必細思量沒絃琴調無生曲不比陽春韻更長

示天隱上座

雨笠雲瓢挂上峯昔年曾慕闡吾宗如今透徹祖師意拄杖頭邊化活龍

示圖徙上座

石徑苔青伴古梅風霜不畏出塵埃丰姿獨占群芳首傲盡清寒闘雪開

示赤松上座

昔日劉侯隱赤松依依挺秀拂清風森森露滴千枝翠大蔭光華宇宙中

示河北書記

絕學之間意識忘無心觸着便軒昂有時吞却玄沙虎踞向人天不可當

示二酉書記

二酉山前一卷書弘通三教正堪殊此中一點須親證徹底原來半字無

示賢一侍者

聖門超出便為賢不落中間與兩邊識盡見離全體

豁然處處總方圓

示不空禪人

不空空處是真空坐破蒲團一窢中忽地頂額開正眼金烏迸出海門東

示燒丹道士

終朝下手用工夫不識心空一物無悟得長生真妙訣翻身踢倒鐵紅爐

示廓中監院

監院從來獨劬勞叢林不受一系毫横身赤骨元無染始信闍黎𥅨眼高

示明宗禪人

眼前錯過脚頭忪空把殘經誦兩行要會祖師的的意頓息情塵體自彰

示三省禪人

陌上桃花今已開幾人錯過路頭來東風不許靈雲矣只要禪人脫草鞋

示歸真禪人

洞隱當年倚石松風吹耳畔悟圓通如今粥飯成瓔珞飽殺驢頭馬面農

示恒忠侄孫

常侍師前不憚勞風清月白便爲高而今苦行非他事要識當年吹布毛

示月省禪人

三心不住體如如坐破蒲團一物無夜靜寒雲渾自散天邊迸出月輪孤

示心空禪人

覿面提持奮用工直須特地悟心空猛然躍出寒潭裏死水分明化活龍

示際點禪人

不住城隍愛住山刀耕火種白雲間有時摸着祖師

鼻飽食高眠不等閑

示微雪禪人

鴻音千里寄傳書此日禪人知也無莫怪老僧情面鐵喬松帶露滴珍珠

示一粒禪人

當爐不避火烟熏烈燄光中猛用心百煉銷鎔無渣滓還丹一粒點成金

示心丹道士

蒲團坐破不爲憨歷盡從前業海乾徹底掀翻都放下方知般若有靈丹

示如山禪人

鶯啼二月正春天陌上堤楊鎖翠烟試問儂家曾薦否祖師面目艸頭邊

示劉輝宇居士

佛種根源是爾培傾心仍不悋家財法幢已建功圓滿不昧靈山授記來

示周鳳吾居士

前推石轅上高山步步相隨莫轉顏努力必須直到頂方知成佛剎那間

示王光輝居士

紛然柳絮落春山就裏渾忘方寸間徹後始知清晝骨爛銀堆滿玉禪關

示精一禪者

經行蜀地不尋常紅日一輪覿體彰因與春風露面目江城三月亂堤楊

示不浪禪人

湛水清漪不浪波相逢不必問如何迴舟撥轉瀟湘岸嘯月唫風唱棹歌

示玉常禪人

行行谷裏鳥啼來休指天台與五臺柳眼乍舒新面目分明薦取莫容回

示直截禪人

摘葉尋枝汝不愛揮斤獨喜身輕快根源頓徹盡無餘是則名爲超物外

示命士

鐵筆無情盡剖開五行八字任安排就中一點難移判不逐陰陽造化推

示素朴禪人

冒暑披炎特地來更無一字與人猜拈來便是茶條杖點破頂門正眼開

示翟道元居士

詩書讀盡理何窮貴在當人一句通轉得千重並百匝鶯啼綠柳與花紅

示心田居士

拈起話頭問是誰只須牢把絕狐疑忽然打得疑團碎便見從前舊面皮

示桃花菴主

高坐巖頭莫放空桃花溪裏笑春風等閑換却娘生面鼻孔軒昂處處通

示雨花禪人

山中幾見雨花新一種清奇不染塵帶露芬芳香遍界風光無處不賜春

示四山禪人

四山光照紫溪中列列峰高逈不同會得威音那畔事金烏原不隔西東

示玉祿禪人

一枕清高榻上眠更無塵夢自安然醒來惟有西山月猶照玉人話未圓

示相如禪人

高山頂上結茅廬火種刀耕志可殊自性了然非別意一輪明月在天衢

示柳上花居士

何山不帶夕陽斜指點鶯啼柳上花透脫根源無罣礙莫疑春色在鄰家

示叢渡禪人

當年一葦渡烟波直至於今執恁麼少室巖前曾立雪現成風月莫蹉跎

示禪禪行者

禪禪禪勿廉纖水流歸大海月落不離天

示荷池禪人

疑情決了浪歸家滿目風光莫浪誇自得天眞眞受用涅槃生死等空花

示西極禪者

拈起話頭如鐵橛逢渠直下自然徹掀翻迸倒地天寬恰是紅爐飛片雪

示語莊禪人

肩囊負鉢爲尋師試問闍黎却是誰驀地擡頭都折斷雲山水月了無疑

示雲臺全眞

獨坐雲臺已近天幾經磨煉學神仙如今不想飛身去一顆靈丹養性田

示一可雉髮

割愛辭親喜出家孤峰頂上伴烟霞蒲團坐破天邊月驀地心開般若花

示立雪禪人

覓心無處是心安斷臂嵓前立雪難直下一刀成兩段令人千古骨毛寒

示烟波行者

爲問漁翁事若何一生活計在烟波而今要學操舟客須向華亭浪裏過

示拙木禪人

天地同根物一體春來花發故園裏杜鵑啼在月三更幾箇聞聲醒徹耳

示指秋禪人

江南歷遍二三秋苦志蒲團得大休看破靈雲瞪眼處青山不動水長流

示見如禪人

雲盡長空月正輝不留朕跡徹玄微若言親薦南泉意猶落峰前第二機

示不疑禪人

絕見離言得解空芨鞋踏斷起清風自家一片閒田地何必重來問祖翁

示法孫嵩月

即心即佛本安然包括三千及大千尊重祖翁親切處不妨對爾又重宣

示譚相遠居士

佛性俱同狗子無君心休執在水壺一回透徹根源後傑出當年陸大夫

示大乘禪人

枯木巖前冷似灰一塵不立絕安排疑然頓豁金剛眼免角龜毛不用栽

示典座繼光禪人

南泉昔日打廚鍋為問闍黎會也麼破祭鍋中若薦得長河任攪作酥酡

示靈源禪人

廢智聰明辯舌才設將毒口向人開離微知見渾然斷腦後分明便見腮

示觀心禪人

欲參向上祖師禪啓用工夫不可延打破無明生死窟一輪杲日出當天

示香谷禪人

白雲芳草路漫漫不憚風塵萬里艱脚下無私輕點破方纔透出趙州關

示文學胡玉尺居士

東籬花發憶陶潛慕過高人來問禪不落語言文字跡金風體露月輪圓

示文學胡君如居士

凜凜弘文氣相殊歸宗曾把過泥壺兩重公案君能會月在長空照玉壺

雜著

復相國文鐵菴居士

春城忽覩鳳來儀必是皇家瑞應奇蜀道花開香萬里楚山雲接石三芝傳燈見性張無盡佛法留心曾叔遲閫下雄風兼大雅壺漿不愧啓王師

過桃花潭

平源一路入潭中兩岸斜陽滿宕風日暖三春侵木碧桃花十里映堤紅乘舟李白歸何處送酒汪淪歎乃通擬未尋賢真錯落不須隔木問漁翁

贈無邊禪人

六十儼然老比丘修行得力任優游清高不游侯門徑節操終居大澤丘青樹兩行空鳥道白雲一片籠山幽寒潭夜月常為伴湛水蘆花一色秋

復定川侯李栗陽居士

鉞鎮威嚴靜蜀川名揚海宇越高賢封疆只看千旗擁敵勝曾為萬將先掃蕩塵氛清社稷安名布澤上凌烟閣西平定留功蹟御殿飛泥指日遷

三元峰

群山硌硌拱星遙峙逼蒼穹值此高萬里無雲天一色千松有日鳳雙毛文峰眼裏長添彩洗墨池中出俊豪莫謂尼師文武道悠然突出遠塵囂

薄暮望

游山高望晚霞流一片孤城看未周幾處霜風吹鐵笛一天星月照松丘寒梅帶雪花如玉艸閣生香醉倚樓遠覩夜遊無限意何須特地上楊州

司馬瞿荒山居士過訪

洞闢曾經車馬過繡衣放下到巖阿龍團無點高湯待胡餅休嫌麫粉多石邊旮生明擊竹日穿潭底照維摩談心談到無心處撫笑梁王億達磨

復御史郭還之居士

旅邸逢賢與俊英相承握手話無生玲看驄馬嘶芳艸未藏旌戈過蜀城聞道收功推妙策咸欽建節不加兵何期再得同登眺可訴清談格外情

過武陵溪

尋源逕入武陵溪遙指蓬萊路不迷百谷松陰移日影千林春色露花枝秦時富貴君何避晉國人家尚未知物換星移曾幾度漁舟還問故園時

復侍御廖洄瀾居士

晴春何不過柴扉艸色青青映翠微嶺畔桃花堪溢目雲生洞口待舒衣泉飛瀑布分厨供巖採幽蔬帶露肥為報洄瀾深着意階前槐柳發清機

寓鐵鶴洞懷象崖法兄

雲山叠叠壯奇哉洞口桃花幾度開曠笑清風磨鐵樹常窺明月照丹臺法門昔日端獅子祖道斯時有象崖古曲一音相共和餘生落落得徘徊

擬桃源

罷釣溪邊盪小舟桃花流水漫悠悠棄槃天地無生計惟適河山得自由萬頃烟波驚宇宙一鈎蟾月照寒丘避秦高士知何處滿目春光在上頭

桃源郁

不問仙蹤與故都桃源何處覓樵夫山通蜀上連三峽水到人間去五湖兩兩漁舟橫古渡依依楊柳鎖茆廬區區道是蓬萊境笑倒高陽一酒徒

山中偶韻

因僧問我祖師禪向道山居不計年瓦竈時煨三箇芋荷衣自足一池蓮懸巖幾見春花雨明月長窺秋水鮮茅屋不堪塵不到閒同幽鳥共談玄

白牛山

常把金繩拽不起幾經高臥在乾坤通身毛潤苔初長遍體汗流雨洗痕香艸任隨餐飽足烟霞放曠還歸村梅花笛裏無心聽萬壑風雲一口吞

遊南川金佛山

古佛當年應跡來南川瑞靄階光開奇峯一帶衝霄漢錦水千尋湧翠堆峭壁霞粧金世界層巒霧擁玉樓臺惟聞樹鳥清歌詠寂寂鐘聲醒客懷

贈隱木禪人

旣愛幽棲結箇菴悠然得此與來觀泥牛卸月嫌天窄木馬嘶風過嶺寬鉢盛溪雲常自足杖探山色任相歡爾今親見山僧面莫向隱居木石安

同相國呂東川居士遊大西亭

閱盡江南亦未誇名園怎似西亭佳危樓鎖住千尋浪峽口橫開兩岸花八面樓觀山海日四門窓入曉烟霞蓬萊浪苑何如此幸是同遊物正華

訪全子長隱士

爲訪高人入翠岑滿園秋色薜蘿深松間鶴唳疑天籟竹裏樵吟動客心石趣流泉飛白雪鳥啣山菓出青林常懷知己佳音妙月下重彈太古琴

贈內翰劉文季居士（別號醉和尚）

公今自稱醉和尚斗酒百篇滄海量或坐蒲團竹石間或持竿釣烟波上閑耕自愛築茆廬笑傲雲山幽景況不是風狂不是顛神通遊戲光明藏亦非羅漢

亦非真可與子瞻無兩樣佛印當時輕放過老僧今日無情棒直下承當更不疑脫略胸中真坦蕩徹底了無元字脚方能超出離諸相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 道崇編
道領錄

御史陳達可居士請題太平橋

峭壁連雲架橫空跨海腰千山環翠拱一水接青霄獨許魚龍躍惟觀烏鵲朝幸逢題柱客今古仰英標

過天機寺

仿叡結禪窟雜花插翠圖雲來山有帽霧去石無衣鳥語人開籟天香日應機虹橋高萬丈清梵遠微微

過梵悲山房

登峯曉色開曲徑任徘徊曳杖隨山轉奇雲入岫來林深聞犬吠花落點莓苔此景誰能及溪鳴有辯才

贈風埜道者

閒遊翫物華景致在山家翠滴穿巖雨紅開幾樹花人遊樹上水日照渡頭沙了得浮生趣禪風任可誇

山行

松林堪獨步曳杖撥雲烟曉色開晴嶺溪光接遠天玄猿抱子嘯青鳥弄花妍樂樂無窮意誰能有此錢

訪秦廣生居士書齋

久慕賢名重扶筇特地來臨江白日靜幽徑碧桃開博古青眸爽舒懷綠埜臺三槐侵史潤倩翠漫庭階

送本師和尚之江安應期

棄輿上萬峰策進馬蹄雄葉落秋山露花幽曉寺通雲侵香案濕雨潤徑苔封話久經行切冰輪出碧空

送侍御陳梅菴居士

疋馬晴川上寒風度曉烟轡絲輕遺路鴻雁過長天野店欽賢宿梅花對雪妍仁風生殿閣早謁聖明前

江津送破雲法兄之渝城

離亭同握手舉棹聽江聲帆影巴山外猿啼禹水生蜀花沾露潤楚樹撼風清回首雲千里漫漫芳草情

晚興

綠柳弄池萍忽聞堤上鶯窻明山月上竹靜晚風輕夾道花成徑遊亭少客行坐來何所以不覺又初更

贈東華道者

何年傍石隈竹徑曉雙開日暖寒梅吐雪消春水來庭前芳艸萃屋後野雲堆叉手長松下清高絕點埃

遊岑公洞

岑公高隱處石礀湧寒泉梅柳爭春日雲霞接洞天江城開錦帳海日挂珠簾不為樵柯爛何須說道原

山中吟

竹隱幽棲地白雲常自連松鍼穿夜月柳線鎖寒烟石老苔紋叠山藏艸篆妍四時風味別水鳥共談玄

其二

倦來無客至獨步賞閑心浥露花青眼倚霞點翠林猿啼無孔笛鳥噪沒弦琴一段風光別何人到此尋

其三

漫遊山谷好遠望江天渺妙舞樹飛花助歌山有鳥流泉逐野鷗茅屋翠圍遶偶爾夜忘歸松門俗客少

贈正卿余壽伯居士

高梁山裏出多賢往往來參鐵櫪禪驀地一聲桃浪暖春風吹出雨花鮮

候本師和尚夜泊錦江

慈航剛泊綠楊碕漫詢師顏磬目達不覺天心明月上清光斜照古漁磯

同丈雪法弟遊白兔亭

偕遊亭畔鳥聲啼桃李芳華嫩艸齊格外真機渾漏泄莫惜春光一杖藜

鳳儀侯年章甫居士過訪

喜得高車詣翠微草堂淸話竟忘歸若能當下知端的滿目青山第一機

江春即事

亂石橫拈砌釣磯翛然無事謝春暉啣泥燕子相將去偏向幽庭弄翠飛

綬子花

詎惜山前一綬花呼童結筒密遮遮風光不落嚴霜節留待春來吐錦霞

過石徑山房

亂石堆中一徑迴崎嶇連上碧山隈白雲深處隨來往遥指柴門半掩開

山行

翩翩獨步白雲頭領破青青綠水流無限落花鋪滿徑幾株烟樹擁山樓

過玉仙橋

綠水溪邊接玉橋仙人何得占名高雲連深處通車馬不礙風塵露一毫

春日觀安城出甑

逢春漫步出街堤四顧青山草木齊無限花開烟樹繞紅紅白白滿城西

贈文學謝玉壺居士

庭前露滴墨花香牛惹衣冠兩袖傍擬是鳳池頭上客年年染翰侍君王

雙河口

不用雙河口一張靈文藏海盡宣揚無情也解堪饒舌只此全機示大方

過水口關

數里平原渡水溪兩山相看與天齊猿聲叫斷千巖隔但看游魚東復西

贈振鐸禪人

振鐸街頭不計春不妨垂手入紅塵卸珍仍得重披垢直至於今第二人

巖中桂

何年移下廣寒宮不種王城種石中幾度逢秋香襲襲依依垂影伴山翁

三曲徑

深山曠野甚奇逢幾曲雲環石徑通峭壁倒懸花兩滴漫隨流水看潛龍

亭中吟

綠陰深處小池塘水面波紋漾碧牕更有一般清意味荷花門外晚來香

贈瑞光靜主

一瓢一衲隱山窩淡飯黃虀且恁麼倦到石牀打箇

雖只將此事謾吟哦

復春元曾兩如居士

登高獨坐大雄峰驀聽雲堂擊暮鐘竚看鵬飛九萬里天池豈在化鵾中

望農

驅牛耕轉白雲田每見春庄事事先兩手鉏開山脚水一蓑披盡隴頭烟

贈古雲禪人

飯店開來接四流濟人饑渴孰能酬金牛老爾依然在淵眼桃花暗點頭

牕前柳

柳影牕前斜水面花陰漸長入杯池年年相看渾無厭喜聽鶯啼上翠枝

贈天根靜主

茅房獨住翠林間半是溪頭半是山忽地一朝開正眼白雲終不掩柴關

贈文學胡丹井居士

半是松門半是巖石牀斜挂月初來幾廻山抱桃花塢獨許詩人道眼開

贈譚懐省居士

我與同鄉共一處君今已得青雲路廣寒折得桂枝來慶與皇家成國柱

贈文學王丹臺居士

春風吹入小塘池正是桃紅柳綠時月到天邊人已靜海棠深處子規啼

贈南流書記之楚

此行欲過楚城間護去湖心搊月還轉向烟峰着眼看至今十二望巴山

山居

尋幽覓得隱身窩白壁巖前鳥度歌靜掃石牀清晝

永洞門高挂紫烟蘿

其二

廛居何似我居山茅房棲止兩三間閒來兀坐青松下笑看白雲去復還

其三

終朝無計活生涯秖解林間步日斜若問祖師的的意蓬茅軟壁夾籬花

其四

安貧守道樂心田破衲和雲枕石眠自得山中真富貴不將黃葉止啼錢

其五

三箇石頭支着鍋清泉漫煑遣詩魔柴門半掩無人
到却是鶗鴃報好歌

其六

幽巖寂靜日偏長半榻清風松竹凉鳥啄花英落滿
地累他蝴蝶暗尋香

其七

卜得幽居遠市城門無車馬自冰清閒來掃葉供茶
竈誰把葡萄架共撑

其八

閑携竹杖翫春山遥點諸峰聳翠環鳥語花香無限
意幾人能踏上頭關

其九

不耽詩癖愛青山拾菌歸來鶴未還一枕松風清午
夢喜無塵事到人間

其十

山翁活計在山隈種了青松又種梅放下钁頭明祖
意熏風拂拂自南來

賛

過江達磨

者箇老賊面如生鐵不遜梁王天子便把蘆花踏折
飄飄過江兮有本可據翩翩獨立兮無法可說咄莫
道赤鬚鬍更有鬍鬚赤

古佛

一箇破布袋終日人憎愛打開無一物放下觀自在
走入街頭裏不還酒錢債喫着一肚皮了然超法界
呵呵呵何必人前弄古怪

疏

新建百丈禪院

埜之東有百丈山者乃蜀渝之勝地也然山之不啻
祇桓而第有壯觀之槩切則朝霞曉烟盤結其上而
怪石相參一眞可挽聆其水鳥談玄山花印心就俗
其耳目者亦有撫掌歌娛則天心地臍發靈于是處
故令松穿月落若萬山之驟然不測之妙境者而復
倍勝於鹿苑之初場也是以月菴上人始具法眼持
錫托鉢經遊蹌地恍然領悟遂啓其檀度周李泉善
同發隨喜心共襄結搆而禪有安也則金人紺殿復
何殊於漢氏蘭臺即是當人安身命處的境界曾得
轉來搬木運石弄泥戲水無非大事因由善男子等
當生尊重想生難遭想慨思麗公將金帛沉於湘底

而究此事想第願大家齊出頭來成就福果菩提
不是諸波羅門真報佛恩勿使衆善徒於談柄者哉

修斷橋引

來江萬里渡口為先橋斷人疎風高月冷而況有停
車問津者默默無言乃見野水萍蹤漁人罷釣是何
意歟豈不見傅大士有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到者裏如斯會得便不疑
橋斷路窮別通消息倘仁人君子下得一足何妨信
步行信口道達磨來也大好承當苟或未然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化經燈引

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皆從老僧拄杖頭邊拈出
一段真實受用與人抽釘拔楔打枷敲鎖不被外物
搖動腳跟穩穩當當方知此經有如此靈驗只要信
得及把得定行得一片善念如靠一座銀山鐵壁相
似不可半疑半信謂是經沒有感應終日誦終日宣
不見佛來放光祖來證盟一味只是魚響磬鳴反不
如做些牛鬼神福到也熱鬧一場兩兩三三活扯活
撕煮得半生半熟張搶一塊李拖一方何曾與人滅
罪消愆正是雪上加霜腦後着楔自愚愚人迷昧不

了如斯等見不過為口頭故汝等從此洗心換腸則
是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然一燈而映千燈夫一
疑而了萬法收因結果定不虛言直指根源實從此
出噫半卷殘經收不得時時常放大光明

華嚴緣起

毘盧頂額正眼不為最初而設原與法界衆生而設
者此直指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因耶奈何
細根鈍器遠於斯道未信本有一段光明則片鬚遮
睛雙丸塞耳固不知千丈盧舍那身受用所以當面
蹉過埋沒己靈者多也故勞我地上大士只得扮通

一線贊此希有之法於無梯航處設梯航非漸次中
言漸次與後人作箇還家要路歇腳法場諦知入聖
超凡不假外求全心是佛須從此入善財參遍五十
三位知識不覺拖泥帶水彌勒彈指四五百條花柳
巷早已許多葛藤雖然如是還有趙州八十猶行腳
未曾與人漏泄忽地裏玉祿禪人呈楮索題華嚴經
起敘及方便原由老僧不覺舌頭拖地穿破毘盧鼻
孔掀翻祖師舊案令領袖元首杜石公併一會人等
同入華藏玄門共悟毘盧性海方不負善提場中熟
習未忘於紅塵堆裏大作佛事然後坐斷十方萬化

自如佛及含情俱作善利云耳

武陵閣疏

山之去司有數里名曰楊大溝四面雲烟層巒萬仞翠流夾岸長接大江若天間之可出林下之勝地儼有不造之嫌故爾天生仍有常談之聲必是泉口不啻仙苑再轉想是雲鶴重與一行行武陵源路入蓬茅千條條春泥馬門迎大毘虎跡絕處錫常飛龍生有脈鉢出現勿論菴之巨細只要得此住持自然轉物成如來撥塵見佛刹也此是大檀越羅公具此般若慧心菩提果念欲創其菴不獨自樹與大菩薩悲

願同體慕一司則一司人共成佛果化一家則一家俱成善利但凡打破慳囊喜捨布施則不枉來閻浮打這一番筋斗回光返照也喚夢醒醉生纔信得剛然又是白頭翁

劉居士上幡求偈

一度風幡一度高須當把手出波濤移舟漫棹桃花浪喜看驪龍上碧霄會也意氣相饒不會也意氣相饒免教百尺竿頭作伎倆九重殿上鳳來朝

雲石沙彌乞三衣引

竹杖生風艸鞋帶雪乞化諸翁有緣請結成就三衣兮世世福田圓滿功德兮生生喜悅呵呵雪裏梅花世罕逢文殊處處太饒舌且道饒舌箇甚麼會得好衣裏明珠無價寶

堂規

禪堂之設原爲陶鑄凡聖聚集賢才之所不是衣架飯囊苟求名聞在此因循過日聚首喧喧必欲把這生死一件大事貼在額頭上如負人錢債相似不可今日也在禪堂中恁麼明朝亦在蒲團上探討必須把這生死關透徹直教當下大悟方不枉來萬壽堂裏起早睡晚禮佛作課循規蹈矩次第行持大家遵

崇馬祖百丈之規黃檗臨濟之道方可以化利天下人人超佛越祖箇箇行棒行喝負衝天意氣用格外提持星馳電捲玉轉珠回實在於斯凡有一應條款開列於後

齋例

法行楚地須仗此處方生道化人天實賴諸東弘護三簽茶飯供我衲子行持一席高談都是利益有分功超十地過於貧子七錢果越三賢倍勝窮女一飯佛哉難遇不比黃葉止啼妙有罕逢何必白日化馬信得及來人人快種福田悟是法去箇箇透徹慧命

扇風扇火自有老僧主持添炭添煤不無檀越資助
請觀榜上列名於後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道柴編
道領錄

書問

答相國呂東川居士

敬美鄉尊位居極品家傳後裔不以聲名自拘馬得幡柴所縛雖然致君澤民海內無不稱善如風淸川朗天下莫不仰悅以爲不愧王師此眞七朝元老大中正柱國也致賀致賀然則夙有願力示現宰官以此深信法門知有向上一著子事所以本師破山老人相見用其棒喝交馳必要居士頂門具眼腦後見腮始知步步踏着實地時時得見本來面目與三世諸佛同此一道歷代聖賢具此一機第不識近日果有壁上高僧一呼便應瓶中鵝子一喚便出者麼若有是裴休陸亘張相國無盡居士再來復吐一番辭氣耶故鄉情久欲親來問候奈忠路覃宣慰念其山林險阻路道崎嶇特具拙句二律尺牘一封遣門人賫上居士喬梓笑覽第不知可有舊日握手之興否若果然者咫尺天山如面則風月情懷不隔於絲毫也敢賣淸軒煩裏不悉此復

答定川侯李栗陽居士

奇才亞管仲胸藏百萬雄兵妙略孰子房口吞五湖風月不惟威鎮三峽而且恩布一川也欽羨欽羨且貧道久埋雲壑處居山林雖未面談快事然則日聆淸顏以軍務爲佛事尚訪高賢於兵戈作本業未慢名上誠忘遁之王佐乃國朝之將相也近聞吾師破山老人經遊烟水承憂駐以貴營特稍寸楮希鑒侯門望乞一噐之輸飛以通四海之挂錫不致玉石未分涇渭各別是幸

復嚴衛侯年章甫居士

昨貴將官持書至山開讀再四見居士夙具上乘般若靈根深信宗風於法門也然則法門不爲不具最上乘者說之豈是小根小智所能擔荷而於三家邨裏作癡呆模樣以爲千了百當所以我先佛世尊在日種種訶叱以爲如稻麻竹葦充滿十方剎此是一番教誨也而今時人不具擇法眼目以木偶人者爲絕世忘情殊不知打在沉潭死水無事甲裏矣那是學道人實爲生死不明關頭不破疑情不決而又不肯親近大善知識打徹膏肓之病經中六祖有云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正是點出學人之病痛也然而眞參實悟眞履實踐貴

在深下疑情此大疑中必有大悟若不深下疑情必不有悟門也然今時人多是以冊子上文字討箇分曉須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也所謂覽本似悟遇後遮遮蓋謂入門一著不曾諦當也故此本地風光不淸楚處脚跟不穩當處鼻孔不遼天處蓋是工夫不到不方圓也而貧道苦口所說者正欲居士頂門具眼勿受邪見則不忘靈山會上先佛世尊付囑國王大臣一段大事在今日也然雖居士不忘正因欲貧道住此國與禪林打這番鼓笛不推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此是居士一片聖賢心腸也貧道目下非爲不赴來命侯秋當合如愿倘有見地不妨再商是復

寄相國文鐵菴居士

思昔重晤又是一番奇特因緣也貧道每無事時想這段因緣自從上名儒家如裴休丞相及張無盡丞相居士等輩以此事爲實念放下高官爵位聲名擔子向此門留心參見一箇半箇善知識痛爲生死關頭懸欲求向上鉗錘一擊擊碎免得金枷玉鎖繫着於身便做不得撒手撒脚快活人矣所以遍參諸方歷究此事打徹這箇無始劫來習氣黑漆桶子幸爾

徹底掀翻去盡現業流識如人萬里還家便見元本故物及親生父母始知自己主人公有安身立命去處終不做玲娉途路中人辛苦狀也幾欲想到此間不覺偶遇知己談及宗門向上一事如芥投鍼如水合乳然則居士不以名位自尊富貴自拘而貧道纔言當今之世似居士官至宰相位居極品壽可如山福可如海子孫滿眼一門全盛此大福慧之全人也如今正好幹這件大事時時參究刻刻提撕把做一件實事如致君澤民心腸一樣必要著實做去方纔有此地步占在萬人之上爵可尊也位可高也自然

堂上一呼庭下百諾如大道之在目前不費纖毫之力便是取之無盡用之無窮而爲造物之無盡藏也方是到家之消息矣若其不然則貧道與居士兩地奇逢總是虛作人情面則互相恭敬不面則各自稱尊豈是道人之所爲必欲爲人須爲徹窮源須到底方是大丈夫之所行持不枉作相識一番方纔是痛心知已將此大事如救頭然只要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任是八面風來吹一不動撼一不去如在千人萬人之中如無一人相似方是得力去處到此地位不可輕慢於人若有一念萌動在心便生我人衆生見者何以故如孔子道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便是孔子忘人我滅影跡境界出羅籠脫窠臼之消息也此是我釋迦老人之大受用也然卽貧道故不當論如公之聰明蓋世學識冲天不比常人之世業也蓋貧道之所說者正是與公千里奇逢難得一遇也而今士大夫非是不聰明不領畧不好此事者只爲理路多障事路所蔽故不得自由自在而返被之乎也者之所深障矣只是入門一步下手一着卒難得做工夫而擺脫不開者蓋謂學識知見之所固蔽也若要放得下做得去須

要參箇話頭或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必時時提在目前朝也是箇疑團暮也是箇疑團行住坐臥也是箇疑團哀樂喜怒也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疑到水窮山盡處轉得身來處豁然粲碎疑團通身快活全機大用始信不從人得原來是我自己本有佳珍大笑一聲可惜一向癡狂外走枉受一生馳驟四方了矣然雖居士不是這般見地大率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足與居士道也俟再會時莫道貧道不道惟高明鑑之前承接貧道門人住院者每不深感謝謝

一復國公楊沅居士

接手教卯居士以多生具金剛般若慧命爲因而得最上根器爲種一會貧道之間如膠似漆如龍得水更不用由者也承論靜室所云此收拾之不難在行止之早决讀至此不覺發一笑聲非笑居士之不高明也却笑貧道之不任於保社也若不任於保社誰恐辜負一片堅固善念若欲任其保社則常住之事物一一必欲居士直下承當而住持之道果不虛也故曰住持要在得人得人要在具眼苟不具眼則彼此之心而無益於保社也然今時人多以建叢林而不具其眼目但要是箇長老就是勿論表裏相慎不

相慎戴道不戴道只圖大家往來有箇香火而僧稱王公大人爲恩檀者此皆是有道氣人也無道氣人也若是具眼居士誠然緇素必不取笑於大方也然大方之者行事必合於古發言必重於道方是住持之見識也若或苟求名聞如瞽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不惟有益於法門而且有玷於佛祖也然居士弘護法門勁切之心不昧靈山付囑示現宰官爲公爲侯而爵在人之上者此居士不被功名富貴之所籠絡也貧道屢蒙見招難推教命允恐不宜此復

寄御史鄭天虞居士

昔在思唐時每承護法對貧道所談者是佛法之理所講者皆聖賢之章而終日不慮於世緣者也如居士之道學博物不凡窮理不俗雖居宰官而無有宰官之氣雖住城郭而無城郭之縈但心上所存者忠孝而面上所敬者高人誠然白居易居士之再來應身而獲持儒釋之大道也喜慶喜慶然貧道近日所喜者惟居士一人所憂者惟居士一人喜則喜其天資卓越才品當世憂則憂其向上一著工夫難做非是居士力量之不加也蓋謂理學難化魔障於心便

擺不開所以依他作解塞自悟門便不得脫灑灑地無拘無束活鱍鱍地自在自由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而爲出格明眼人也如今請居士肯依貧道數十年所做工夫方法靜也還他一禪動也還他一禪住也還他一禪乃至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單單提箇話頭或是吾道一以貫之畢竟以何爲道以何爲一以何爲貫朝也頻頻覷着暮也頻頻覷着覷來覷去到下手不及處工夫極則處正在煩惱處不得大悟處忽然覷破這些子吾道一以貫之不在別處就在日用尋常中穿衣喫飯中官至尚書中位在高

堂中便是隨流任得性無喜亦無憂所謂傅大士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到此這樣好受用好風光不妨再布施貧道些以見數十年以來道契一番而爲大護法一番是眞語者是實語者必不誑語也自此貧道再不敢以世俗之態亂教老先生也噫眞是出三界越四生之榜樣特稍數爲問幸勿罪我

復內翰劉文季居士

誠來諭無一字一句不是楞嚴血脈大全之旨一門深入妙莊嚴路指超無學之地者內翰有也且楞嚴乃三世諸佛之慧命歷代祖師之關鍵一切菩薩之要路三界大人之眼目也而今諸家講者尚未得於楞嚴之骨髓往往不過尋行數墨攀枝摘葉而不悟根源者此皆是人之大病貧道幾欲奉箇捷徑醫方便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若是有血性男子聞其此方用其湯藥而煎煮服之無病不瘥無方不效也今時人俗物不化者多喜老先生稱之而復有載道之器者最喜居士好之此是世出世間一等清高眼界也然而內翰之別號醉和尚者又是一等格外奇特人也且二乘聲聞小

果之人一飲菩提酒醉尚經八萬塵劫而不能醒何況外道之流而更不能醒也此是禪中之病也是病中之禪也是葛藤窩絆倒而無出身之路不到家鄉地矣今貧道以別是一番斬新日月特地乾坤眼目視內翰於大方之上也久欲奉送松蘿茶來與內翰吹就恐是美味不中伲人喫也而又欲奉蒙山頂上茶來喫誠恐又是貧道私人情也不若奉些趙州茶來作解酒渴而作一箇醒和尚也然則和尚一醒頂門自然眼開必道舉世皆醉而我獨醒舉世皆濁而我獨淸不獨楞嚴一部全旨就是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在於內翰一毫頭上轉大法輪一毛孔中而現寶王刹土則不枉貧道爲世外相親之骨肉也特復

寄大錯禪師

今禪師既不愛功名富貴不受世之塵網者是之不錯也既而下髮爲世外之高人以青山作伴綠水爲鄰木石爲居鹿豕同遊而悠悠風月任樂天眞處處春花而爲詩料嘗時歌作天地無窮之生意悶時飲爲宇宙格外之賢人眞乃天子不得而臣王侯不得而女、此禪師別具一番眼界有何錯也然而所錯者

想是曠大劫來一箇路頭不因一念萌動來為儒家做箇書債人物今爾官至中丞而書債酬矣今欲思其從時本來面目原是靈山種子何故還做這頂紗帽頭氣一旦奮發勇猛而欲披緇於深山窮谷之中是不錯也今禪師何故言其大錯者莫不是一腔熱血未曾冷忠肝義膽而欲上報

天子恩渥者不是錯也莫不是一箇老萊子未曾學得劬勞罔極而欲中酬父母深恩者是不錯也今禪師以不報之報不酬之酬而出家者是一萬幸也是大忠孝人也何曰言錯若不錯請禪師於威音那畔

着眼今世門頭下脚看他三世諸佛從何所得六代祖師從何所悟方不負禪師來空門走這一回與佛家又增一重光彩是禪師現宰官身而不忘釋迦老人之所囑也方纔有者一番手段日大錯不錯也

此賚

復方伯段見愚居士

居士昔在京都作大金吾時盛傳於海內至於歸家修建石寶山道場善名甲於天下想欲處陰以息挂冠於林下以為終身退老之計不意

朝廷搜訪人才而韜光不住所以挺身出來任事於恩石地方而為憲副此思石等士民之有望也始當時貧道渡江一晤居士多承弘護供給大眾而善念愈堅愈固此難得也然而居士心者又欲苦接貧道往滇以開選佛法社而欲利於四來以成千百世人天之眼目方不負一片苦心也貧道不在言而允之遂不得深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歡清泉以自潔而完老於是處也一則吾祖迦葉聖蹟在彼久欲一往不期若合符契以便乘風挂帆而船來陸來長共聚首矣指庭前栢樹子也無奈楊上公切去不識居士近日果有新題目乎若有則德山棒

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還動着向上關捩也未若也動着亦不瞻却諸聖眼亦未啞却老僧口何必日午打三更而面南看北斗矣說到此間居士猶有疑情也無若無疑情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致復

寄方伯孫儁溪居士

兩載睽違刻刻遥慕幾欲遣人雁候奈何關山梗絕道路不通想居士諒於言外可也至於隹序而見者聞者無不美甚非法門之幸慶皆居士之慶幸也何也如裴休丞相居士雖醉心於祖道其作圓覺了義經序猶落如來葛藤見解未能盡禪家之妙而不及

居士斬關直截剖出臨濟心髓可謂高出古人一頭地也賀甚賀甚今歲三月春阡陽兵變而敝檀越楊爵臺已仙遊矣貧道不勝悵然復於冬月中而門人接過遊義花梵虎丘忽得侍御陳居士進謁行在特修尺牘恭賀倘便借重擲一音來以易舊銜令千百世之下得見居士手眼與法門更添一重光彩也不然則貧道與居士咫尺天涯之隔耳臨楮依依餘冀不悉

答川東道田雲治居士

曩年酉司一晤甚覺三生奇緣也而抵掌談心之間不下富彥國丞相居士之根器方纔信此禪門向上一着真是不忘靈鷲願力示現宰官之身而光顯兩教者也多承盛惠供給兼助護身符子屢歲仗庇清安至今感抱之念尚未忘矣自別後幾欲遣人修候每聆台臺不一以此疎濶之罪多也旅歲門人接至貴地方天旺里靜室權爲過節忽得廠官杜占春言及所以方知疾欲親自奉賀以至臘盡季窮不果願矣特具尺牘幸炤不宣俟回音之日即當面叙

復兵備道譚懐省居士　附來書

泰運新春未睹曇花開處殊爲悵然舊歲阡陽之變大日不佞即遣人奉候屏璇及來人抵旋而和尚已他往之矣迄今竟不聞祇園又在何處適有貴門弟子無盡諸人致言相托云議王琮特請法駕至思唐設教其時閤府之士紳衛民所說亦然但恐和尚不輕飛錫以余與和尚有骨肉至誼故求字先容想西方聖人度人之法亦不過誠求即應况舊遊之地門內之僧萬有不欣然若拈花微笑余日望之

自思唐分袂後往往多承書問兼以人來親炙何以敢當厚愛也貧道乃填溝塞壑之人土面灰頭之衲不堪與居士認爲梓里而打鄉談之話恐遺方面是以季來抱愧感有日也客歲無盡禪人至阡陽每每問及日常多福行坐安泰貧道恨不至思唐與居士一面併士大夫君子共道本分家風而言性命關頭一著子也剛要收拾行李忽報楊上公歸家只得緩遲數期先發無盡前來不料禍起不測正謂齋冀遂辦才而智過仁人君子矣而貧道無他別計穩坐蒲團默默自若心安神定已見數十年苦參禪方稍有一線之靈應也而往來加害之狀幸不能侵此是護法神暗助一臂之力又仗居士之福庇也因此脫危

難五鼓方出城塗真是通身不挂一絲方見一寒徹骨最快活處而爲物外逍遙灑灑落落鐵漢子也只是胸中所放不下者惕上公知已逝矣安得不悵然哉至於牛山之寓每問居士佳音並無一箇人往而山寂寂兮沒言宣人寥寥兮對誰傳惟有清風明月堪在面筆不知居士當日好文章好題目還記得樂山樂水者乎客秋門人接出夜郎今歲偶見雲翰忽爾飛來手捧誦過足知居士與思唐當道尊貴諸翁人等弘護法門酷愛於我果不虛也幸欲插翅而來領此高談以快予心共打口鼓子禪而同胡郛國楊大年秦少游一夥人物而上傳燈也雖然貧道與居士所言者須是同條而生誠恐不同條而死若欲同條而死可以每日靜坐死下心來看這一平生盡力讀孔孟之書窮理盡性是甚麼人操持而自遊泮之後名重高魁官至憲副富也貴也幸得子孫滿門家道昌隆正好做些工夫將父母未生前面目看是何物朝夕參究舉止作疑所謂疑以信爲主悟以醒爲則到此方知人人心裏有堯舜箇箇性中有仲尼同我黃面老子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週而恒處此菩提座不妨爲官爲佛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都有這箇消息而人不信向此便是只爲分明及返令所得遲而作面墻難矣況此時鶴髮童顏壽命堅固正好幹此出世一件快事不在與貧道作鄉情骨肉愛也不是居士無有紗帽頭氣安得冒瀆尊威同日而語道也不識尊裁何以見教倘貴地方金剛堅利般若重開貧道再來共作一團香火大家聚首豈不快哉謹此奉復幸恕不恭

復開州刺史李期生居士　附來書

久仰道德崇高獨自憾世緣牽纏未獲瞻叩大事茲承老人不棄愚鈍遠惠法錄讀之如日忽覩得未曾有唯有焚香頂禮已耳謝謝宗弟得接高足擔荷老人暨年担子異日不肖有緣親受煅煉請依裴張先輩執弟子禮何如鄙句斗膽書箑呈教不能管窺大方幸削之外具薄資一函聊充紙筆之用所恨無物供養祈笑留爲禱不盡

昨承翰玉讀之再三真不忘靈山願力示現宰官身也然此一件大事能有幾人向蒲團上留心歷歷究明超然獨醒者惟居士不下大唐一夥人也敬羨敬羨日來翰言塵緣牽絆殊不知還有箇離塵緣人也

如此看來却成兩箇豈居士之外猶有居士也大約會得過來如蓮花處淤泥而不染明珠投濁水而常清即是居士不條滅靜定而現諸威儀不捨凡夫法而起殊勝行爲最上乘之根器也正合馮檝居士有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示現宰像長者之名天下傳此是居士一夥在家人幹出家人事業也居士乃一楙才人見在五馬候惟廉清正撫恤庶民就是沒塵緣處而靈光獨耀逈脫根塵耳而時人都稱李菩薩正是做官即是做佛耶而愛民即是愛道也然而付囑之心只要居士自肯何必貧

道肯之居士果有自肯之心而令弟天湖擔荷鹽年擔子想是銅頭鐵額全在我山中方纔與居士爲親骨肉之所膽弟兄老僧正應也怡然不盡是復

行實

師一日端坐丈室欲雪率衆禮師請垂示行脚因緣師展足示云會麼雪云不會師云此事不假外求原自己有只因當人不會所以覿面錯過故有四聖六凡分別之說究竟回頭轉腦蓋未達諸佛之心印也汝何不向山僧脚跟下薦取方知山僧一片真心爲汝等舉示了矣然雖如是山僧若不葛藤一番猶恐諸人不知山僧亦非別有政人乃是本省潼川州王氏子每日思念無常苦空自覺虗度光陰二十有五意欲決志離塵奈何椿萱宗族不許千般伎倆設盡

不能得脫只得終日悶抱於懷更無有一條脫身之路忽一日省一個方法執一把剪刀將欲去髮而親族難勉所以得脫樊籠遂依本境禮鑑空師薙染第不知工夫從何而做話頭從何而參每每硬硬於胸猶如有氣死人相似偶一朝看心經至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忽然疑情觸發如何得恁麼空去不被生死苦惱之所籠罩矣午時疑起疑到更深行來行去忽覺我身我心不見一物誰受苦厄正疑間有僧云睡去夜至更深纔然轉身上樓不覺天已將曉僧云爲何不睡余云觀音菩薩今夜大有事在僧云且上

單去次日閱楞嚴經方知塵勞暫歇惟識先現前若不是工夫逼迫焉能有此光景縱得一音之妙不可得少爲足自此工夫轉加愈密疑情轉加更切一日行至陟陽遇覺安法師談及宗門中事余不覺失聲云法師以何爲宗覺揚眉瞬目答之余云此正是地水火風妄緣所轉不知眞宗在甚麽處覺擬議余一喝便行自爾入中城山閱藏未及五載將完仍過墊江時値泉善人留着但刻々個工夫未嘗間斷忽一日被憨山大師方便語至狗子無佛性話更加深疑轉見愚凝無有一毫透漏始知從前所得却是途中

受用若欲到家必是大徹一番方可從此欲往終南住靜剛至梁邑又被爾輩强過忠州詠茆結構之間忽有一僧來云梁山出一大善知識上破下山和尚眞是人天眼目余云有何言句其僧竟不能答余叱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始自知後過沙家場涂門留止至新歲正初癸酉年也正叙時獲一居士宋高宇來云梁山和尚開堂說法如雷若電余云居士得何章句士遂出東塔語錄余觀一兩篇頓云眞是箇作家宗師遂寫啓遣人先去次期與張善人同往親師師示以狗子無佛性話頗有入處受具畢辭

師起身師仍賜語錄三卷送出山門余禮謝復歸張家庵至第三夜偶經行次湛持禪人擊動鐘板不覺渾身跳起如虛空墜地星斗下天匝地一聲如桶箍子爆斷方徹七通八達八面玲瓏一似遠客還鄉貧人得寶雖然如是更不作希有之想何故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可達君忽湛持長老問云是甚麽境界也要令學人得知余劈面一掌云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湛持禮拜余云珍重珍重此時余欲往西山隱居纔過墊江被一般鐵面皮居士區區留住余云長安雖

樂不是久居後送雙峰閱藏畢仍過獅子洞住靜不料被爾等再三請出復見萬峯老人老人不覺笑云恭喜大事了畢余云莫汚人好師云莫得自謾師於下午召至方丈遂舉倶胝一指頭禪有許多誵訛余云和尚切莫賺殺人師云爲甚麽取了侍者指頭余云這裏描模畫樣不得師云深知你得這箇消息余云和尚莫將第二杓惡水潑人師良久云你到是弄爪牙余云也是冷酒謾發師云我到不檢點你你到檢點我余云當仁不讓師云請歸寮去次日上堂余出問云寶劍拂開天地靜金刀纔舉斗牛寒意旨如

何師云禍事禍事余云恁麼則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師云遼天赫奕余云可見萬邦有道歸皇化一亘無私賀太平師便打余拂袖歸衆仍住月餘辭歸塾邑請齋李春元請往馬鞍山休夏至秋仍復玉屏有僧捏拙云大師何不將古人公案頌幾則呈上萬峰老人看余云奈不曾蓄紙筆捏拙取紙筆呈余余即頌頌古數則十月間方上萬峰見師次呈頌上師閱師目數篇令侍者收入方丈待看交還余應諾歸堂次日命余充西堂有登伯馮文學辦齋請師上堂衆推余出問話余遂出問云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無道則隱即不問如何是天下有道則見師云四海五湖王化裏余云三千禮樂憑師舉五百英雄更讓誰師以拄杖卓一下余云也要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師云徒來念詩篇余拂袖歸衆是晚師在丈室與余正喫茶間師以手遞菓子欲縮余連盤掇過云這箇便是大機大用師大笑云你們這等利害余云正要奪虎口之食後解制歸山至秋忽聞江安接師主期余去與師送行師云何不同到川南一往余拜辭師再三欲余同行將到瀘龍結制仍安西堂解制仍歸舊處至新歲過川北與

師祝壽具香一封師云莫得爲着山僧鼻孔余云屑碎了也師云忤逆兒孫余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是那箇余震威一喝師云嚇殺人余又一喝師也一喝令云賊武師遂歸方丈次日陞座將源流杖拂付云從上佛祖命脈汝當善自護持宜當保重此囑第是山僧逆番醜拙不過是與萬峰老人相見機緣其經歷風霜參請之勞不盡繁衍久次衆慈伏惟珍重微雲學徒同衆禮拜而退

師一日喚侍者傳監院設供副法門人道廊領衆寢堂上供示香禮畢師云老僧報緣巳謝今與衆別汝

等不可向士大夫處索取塔銘竊彰名位各宜珍重諦聽偈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來去自由縱橫無礙跏趺而逝春秋七十夏臘四十五於康熙歲次壬子十一月初三日亥時示寂塔建慈雲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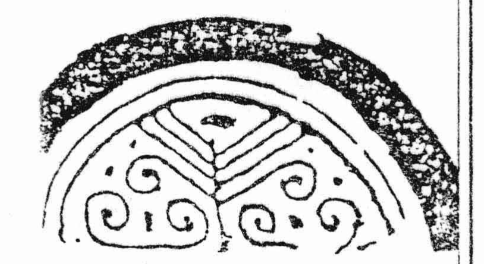
敏樹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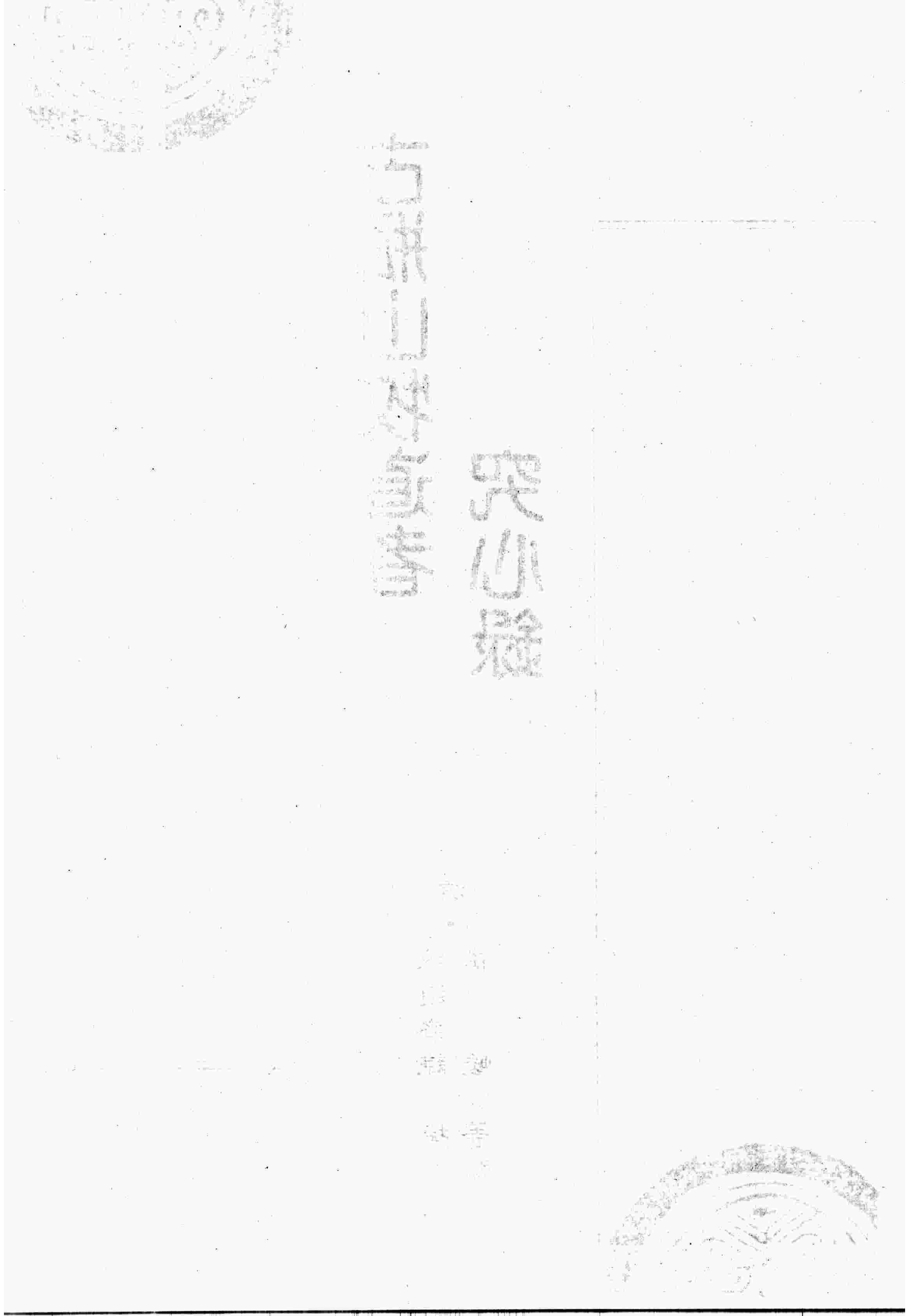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

清・牧道者謙　撰

機峻　等編




究心錄
古洪山华严寺

古瓶山牧道者小影

藏逃那

牧道者小像贊　一

自題

只這觜臉迴沒回互上無攀仰一無所慕下絕己躬一無所婟道僧不僧道俗不俗有時孤峰頂上獨宿有時十字街頭接人有時遊戲金馬門有時蹴踏靑獅窟溪溪處佛聖難窺窖窖處魔外罔測話未問時當頭截腳未跨時劈面喝竪起吹毛凜凜貴圖眼中出屑疑似善慧甘贊之體裁却如布袋普化之作用傳不傳之心印振不振之綱宗經行坐卧道合其中波澄月現風虎雲龍 咄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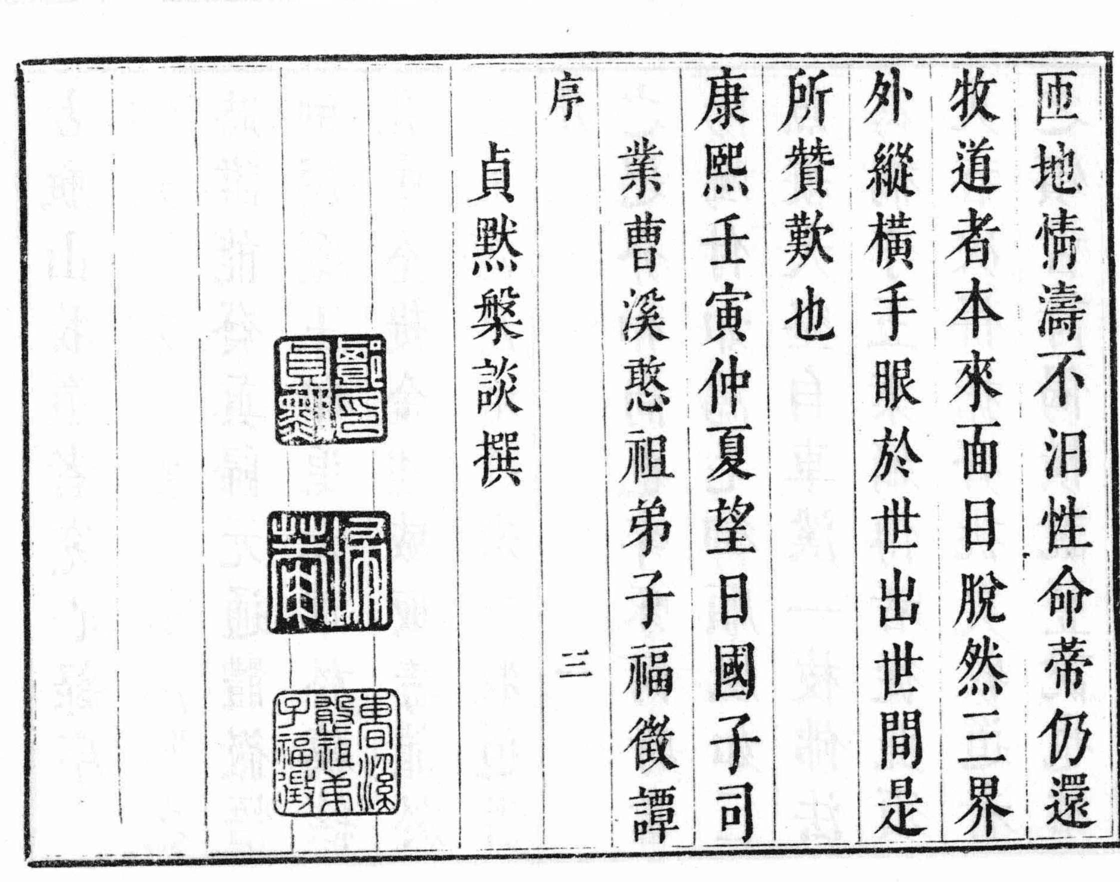
當夫十方虛空悉皆消隕之時誰能發眞歸元通體徹悟倒用魔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威取毒龍於生死海底者乎若夫牧道者

序　一

之遇介和尚也啐啄同時當陽囑付如鴻毛御順風如巨魚縱大壑自車溪一枝佛法爲檇李五葉嫡傳者從此須臾洛決併擔齊挑矣牧道者之頌古詩偈橫說竪說也拈

提祖案拂拭宗風如枯樹垂
滋蕨甤妙葉如寒禽扇旭下
上㬹音衝口信筆總在無可
思議中謂之不曾道著一字
一句可矣牧道者之轉一筋
斗換一頭面也初當紱冕侍

衛現生華冑簪纓既當陵谷
滄桑應化黃堂綰綬究竟就
威音王那畔聳身進十八變
竿頭良由向上一著心到無
心究到無究安到無安話到
無話爾天識網不遮智慧燈



匝地情濤不汨性命蒂仍還
牧道者本來面目脫然三界
外縱橫手眼於世出世間是
所賛歎也
康熙壬寅仲夏望日國子司
業曹溪憨祖弟子福徵譚

貞默槃談撰

牧道者究心錄序

自鷲嶺拈華飲光微笑而毗耶離主人以一默入不二法門緇耶素耶頓悟所慕與古今在家出家平分正法眼藏之始也繼此如李駙馬楊侍郎

序一

眉山蘇黃無盡無垢諸公代有傳人指不勝屈大抵現宰官居士之相具超佛越祖之機方可處塵勞而作佛事居士宅而為道場迷來正法如懸絲弄影者以實法綴繫人

不離經宗非魔即外遊戲者向文字邊討消息見聞知解塞自悟門橋李頃牧公身膺世壽心契真乘深參博山天界之門久蒙印可末後向金剛柱杖頭發明心地究心錄源流拈頌

序二

橫拈倒用教語隨宜真體不壞世間相而得實相者也濟下一燈自徑山範祖而下雪巖斷橋分枝並秀介老和尚門多龍象而無情說法因緣特許牧公余笑語晦公海家昔年何太守稱

斷橋出拙兒孫亦其例矣余未見牧公以是究心錄始見牧公然余見牧公則不見究心錄而是牧公何以故他人見將謂說究心法畢竟如何多子塔前淨名會上覓心了不可得何處更著語言文字也

康熙八年己酉冬長至日鹽官法弟行純范驤槃談撰并書

序三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目次

自題

只這背臉迴沒回互上無攀仰一無所慕下絕已躬一無所妬道僧不僧道俗不俗有時孤峰頂上獨宿有時十字街頭接人有時遊戲金馬門有時蹴踏青獅窟深深處佛聖難窺密密處魔外罔測話未問時當頭截腳未誇時劈面喝竪起吹毛凜凜貴圖眼中出屑疑似善慧甘贊之體裁却如布袋普化之作用傳不傳之心印振不振之綱宗經行坐臥道合其中波澄月現風虎雲龍　咄

附松石圖卷像贊

牧雲門和尚贊

折蘆庵裏曾相見此日卷中重對面分明只是項牧公胡然頂相看來變臨風捉塵愛談玄宦海生涯渾不羨牧得牛來性已馴悠然水草溪山徧交游半在青雲端憶同拜于黃金殿桃花流水自年年春風捲幙飛雙燕子規聲中呼客歸慇懃又聽黃鸝囀瓶山堂上坐題詩身世冷觀真露電　梧山牧老人草

覺浪盛和尚贊

飛蚊上鐵牛拍手笑無休一卷伏羲未畫一琴黃帝未調一一竪天聾地啞巍得松石爲儔杖人不合點破太湖牧公風流　戊戌佛降誕日阜亭浪杖人盛題

本師和尚贊

裴休請真宋安名長髭求南嶽點眼今日牧公乞金明題像者一個漢不論是緇是素好與三十拄杖何故咦松下石邊橋流水響　己亥冬季蠡湖進老僧手書

一初元和尚贊

德逝勳貴行歷張王手拈塵拂力挽頹綱傳臨濟正宗兮明同杲日廣蠡湖曲澗兮聲徹諸方牧法姪勿

囊藏搭起袈裟鐵脊梁從敎嫩桂永昌昌　癸卯夏
日永正元道人題

此牧公親翁廼項襄毅公冢孫爲大金吾蘭齋公
喆嗣值滄桑而攖奇難去世爵而守淸漳全活輯
寧奏最解綬釋瑞鵠之宦署返端本之
賜聽夙契宗乘徹圓智證得天界金明之入室衣
拂淵源合儒禪祖印之嫡傳箕裘趂邁說偈迭揚
於緇素賡歌遙溢於甘棠

揮麈科頭處脩脩松菊林動銘丁令鶴禪契子牙琴
風月傳衣偈雲霞說項吟縹緗貽玉樹身世越當今

東皐譚貞默

此老面似生鐵之堅硬心如皓月之圓明兀坐於片
石巖傍而樂四時景況放懷於長松樹下而觀萬物
性情噫無形之形兮本不可形無名之名兮本不可
名愚又豈肯矢上加尖而點汚吾兄淸白之家聲

匡山五乳同門弟笑雲旭

謝塵容而處巖谷逍遙乎方袍頭禿若非道氣與高
懷曷爲乎三徑淸風肅肅

硯民褚廷琯題

淵明境界靡詰胸中逃儒歸釋信解無窮法眼覷之
知是肉身羅漢眷屬相看還喚牧公牧公

一味道人同門眞覺贊

治中別駕淹其才白石淸泉寫其趣游神乎天而天
爲之縱馳譽乎世而世爲之遇目炯炯若巖下電胸
英英若澤中澍襄毅履傳君能右步公保符懸君能
左顧嘯傲金紫間蕭散瞿曇附拈花喻風旛之義夢
槐醒氷輪之路棒喝嘻嘻綵綸注注咦斯牧翁者乃
竺乾之彌雲閬閬之時雨出則爲巨鼎以調羹止則
馭三車而飲乳

世通家小弟駱雲程題

羡君不與世同流一種淸姿品自修卸脫簪纓償夙
志提持麈拂竪弘猷寰中未願酬人識物外寧甘任
獨幽嬌嬌生平誰得似尋來知己許相投

同門法弟眞鑒贊

大哉居士閱世出世機眼盡空反爲聲勢高坐長松
不談眞諦目曠神怡追風艮驥

新安同門弟眞璨贊

有大居士曰維牧翁現宰官身示比丘容七橫八竪
游戲虛空裴公德望龐老高風各各長篇短什雖極
力贊歎而又何足以盡公

通家教弟施博拜題

怡神天際外所向不遺踪金明親指頤動靜悉從容

龍淵同門弟圓法題

千載高名羡釣臺拂衣中歲賦歸來溪邊早證文忠
偈堂上曾聞淸獻雷白麈橫拈風卓朔烏藤倒卓座
崔嵬每懷法道今寥落全賴渠儂力挽回

同門法弟真烱贊

個漢經文緯武鐵骨稜稜謂是宮保襄毅公七世孫
嗣爵執金吾臨政治民底賢宰官却被他換却眼睛
謂是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嗣法金明底大居士亦

被他換却眼睛卽謂世出世間摸他不著佛祖位中
籠他不住茶烟鶴舞漏泄家風水峙橋流知音有幾
總被他換却眼睛畢竟如何請向丹青繪不到處諸
大善知識及學士先生贊歎不及處更須著眼咄又
是一層

法弟羅開驊拜題

我夫子曰繪事後素且道未繪以前如何名目任尒
僧繇也難描摹雖然如是不妨向筆尖頭上示宰官
身現比丘相如月臨水隨緣應赴卽今展卷覿面握
麈尾而燕坐者又是阿誰咄元來是吾檇李法兄項

公老牧

峽汜法弟田徹拜題

百年無爲維君子耻百年有爲道所戒止猗歟牧公
有無爲濟克紹厥家陸沉斯世曰仕曰隱綽有餘裕
而貌屼然足以勝其所負而懷超然斯以表其所悟
望如木鷄龍象攸踞松石之間與我稅處翠竹黃花
眞照殊契是誠得乎精進之功匪徒有於游揚之譽
予試品之以爲托蓮社之劉遺民沉三航之龎安常
也耶

雁湖弟蔣之翹拜題

巍然上品暫佐黃堂望隆丹嶼澤被淸漳公餘適性
山水爲盟觀松示操翫石比貞攜琴與鶴舒卷雲烟
快哉牧翁翩翩若僊功成名立歸而盤桓羲皇身際
永矢弗諼

古勾寅弟王顯謨漳州二府

意欲買山隱徵圖帝眷睇庭閒驅五馬麈拂演三車
駕鶴淩霜月攀虬踞晚霞任他逢處訖談笑醉黃花

辛卯春古揚寅弟石瑋題漳州司理

坐覽丹霞勝淸光入画圖風流眞別駕解脫類維摩
官舍芝田鶴家山果下駒未須梅尉逸卷幔卽蓬壺

華亭社弟周茂源賚詒 漳州

怡神者壽食氣者仙維余叔氏湛止秋淵宦成漳海
拂袖歸田五湖彭澤心寄霞巔聿光大吾前人之家
乘振後起者之數十傳

侄景襄拜贊

新增像讚

木陳忞和尚贊

佛眞灋身猶若虛空墻壁瓦礫廓落匪通五采莫繪
萬象普融無間緇素盡具此宗歸根得旨名異實同
嗟哉龐老靴躡芳踪見賢思齊今茲牧公　昔庚戌
暮春之吉平陽弘覺忞老人題於江都東隱丈室

玉林琇和尚贊

名臣之後以船行聞於鄉復廻向空門珍重法道此
世間全德人也王臣之囑受記靈山久矣

天目頭陀題

聞昔少年時便訪諸禪老久信人生浮去官寧不早
所厭非榮華所戀非枯槁爲盡平生懷心空事然討
投機悟既深無情說偏好相證在逢人住山寧草草
山中歲月長雲石盈幽抱閒坐果何爲誰將是非考

同里弟王庭題

豈必林泉癖公餘自委蛇松濤喧茗具琴語隔溪花
揮麈標羣鹿科頭罷晚衙石牀饒異卉鶴舞拂雲斜

西陵社弟戴京曾

以世間法爲襄毅公象賢之昆以出世間法爲斷橋
倫滅法眼之孫錦繡場中掉臂而過阿梨樹下踞坐

稱尊笑他護雪鶩兒成底事曾看擘海取龍吞

鹽官法弟行純范驤拜題

僧非僧兮俗非俗三眼摩醯看不足風雷爲舌語驚時雪玉在躬淸可掬有時分虎符鯨海波平有時拈麈尾天魔膽肅法道垂秋祖肩續夫是之謂次菴長老瓶山老牧

法弟弘散拜題

金粟如來居士身和光混俗繼燃燈青獅忽現宰官相四海依然長老稱　胸襟流出葢乾坤馬駒脚下偏兒孫但於舍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後學道泰拜題

老漢生平作略太煞過人一頭遠繼瓶山七世之芳躅巍巍乎朝埜傳宣德政近紹蠡湖萬頃之洪波洋洋乎一肩橫荷宗猷栗棘金圈拋來擲去白笏紫綬全放全收更要人識伊面目倚松坐石突出雙眸今日撞着不肖兒孫一昔洩漏葢代之風流

嗣法門人機峻百拜敬題

古缾山牧道者傳

鹽官同學道弟何圖客著

牧道者名謙字牧公嘉興府秀水人也先本姬姓堯之第六子封於項子孫以國爲氏世居遼西漢時名萬金者爲司徒遷洛陽進賢鄉垂稱項家巷後名晉者仕宋爲大理評事當高宗南渡扈蹕僑居嘉禾之胥山孫名宏度號胥山居士墓在山麓有八一公碑是爲嘉禾始祖孫名忠歷秩宮保謚襄毅勳著史冊牧道者七世祖也父俊卿大金吾左都督賜一品蟒服母沈氏誥封夫人公生於神宗丁巳臘月廿一日

午時在姙母夢星殞懷及產腰有紫黒子七如北斗襁褓中見僧合掌微笑坐必跏趺童時淳實端恪不妄言笑遂通書史年十八居燕京專持准提神咒禮崇國寺洪慈汯師覽心經及華嚴合論歎曰灼肰在聖不增處凡不減輒了大意信知成佛眞實不虛志慕空宗首謁博山余集生諸老命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是時集生與公伯兄震緣事逮問在部每對榻橫麈公必侍立余撫公背謂震曰骨相志氣君家汗血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塲者非此子乎公再拜而退喜以自負從此孜孜兀兀以向上一著叅

究二十餘年凝膺不釋庚辰歲遵奉父命承廕金吾實畏小心宽濫靡不昭雪未幾世亂甲申人日公夢山石崩飛潛身無地聞空中語曰但持吾咒爾難可免闖賊陷京公幸家丁巷戰銛矛刺胸衣不受損從步奔南屢遇暴不能害後張公完眞陳公天章相繼總制浙閩公賴佛祖能仁啓廸從幕下克全萬萬生命兩公交章題授漳州別駕託以撫循公以慈力禁暴備荒申救宽抑保護甚衆蓋公爲人襟懷空洞人莫測其涯涘望之有巖巖氣象靜也淵微動也風行介然而不與易更確乎不可拔也豈非壁立萬仞令人見之意消而下視培塿丘垤似無足當其意者壬辰歲至福州見粵東華首空隱禪師師本分接人之暇亦贊念佛持咒嘗授准提懺像歸送楞嚴重梓流通一日禮懺口宣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忽然身心脫落遂述偈曰一手拈磬一手鼓今日捉敗無位祖觸處逢渠本現成恒河沙國佛一母後叅天界浪和尚浪曰聞你幼年見博山余集生諸公是否公禮曰今日特特禮拜和尚浪曰除却搖唇鼓舌竪指揚眉處還我到家語來公叉手默然浪頷之己亥春叅金明介庵本師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

明如何是差別智庵云差別且止喚甚是涅槃心公舉拳庵云放了燒了在甚麼處公纔開口庵震威便喝公從此氷釋又作十二時偈呈庵庵接過曰這個是紙墨還別有麼公展手視庵庵乃休又一日庵拈香墜問曰無情如何說法公曰和尚拄杖子踍跳去也庵復勘問公拈墜擲地叉手而立庵拾墜置于几公曰無情說法竟庵休去一日庵刻蜜蜂頌將竣庵曰病朽觀你蜂頌頓恰意但要問你日出扶桑大地紅是何意旨下一轉語可付諸梨棗公云適問箇是什麼庵哂之公即呈偈曰聆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剜瘡著眼机先看端的頂門誰不帶扶桑庵印可之即出源流衣拂囑曰從上佛佛祖祖以自已所證遞相承襲今以授汝宜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付以偈曰師子窟中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名曰眞本別號次庵時年四十三矣嗣法爲臨濟三十二世公嘗示門人曰法道不振由於趨競時緣扶竪宗風貴乎立志固守不圖人衆攢簇因緣輻輳爲奇特當念念以法道爲已任刻刻以後學失據爲已憂古人單丁背米供衆五六人亦不廢晚叅如應庵祖着艸鞵住院懶殘和尚寒涕垂膺四

祖道信汾州無業芙蓉道楷諸大老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遜謝豈非孤潔榜樣名垂千古何曾熱鬧亦何常營心時緣之得失所患道德之不克莫患時緣不就慎之勉之公之法言作略槩可見矣以致九州四海傳稱次庵長老云有法嗣三人一名机峻號坦庵前住普允禪院後住淨心院二名机旃號慈林三名机〻號獅王住妙喜山中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

嗣法門人機峻等編

八月望小參毘耶不二門百川應倒流法界不容身千聖覷不破截斷意根已成階級塞却咽喉轉見周遮明明麗天皓月印長空明明匝地清風有何極淨倮倮赤灑灑全承者箇神力不在別處流轉但凡夫信不及奚得自輕而退屈所以有情則動轉施為無情則森羅顯煥縱使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猶未究竟如今瓶山拄杖指魚化龍點鐵成金更若不會化作無邊身菩薩十方各趣悉皆普現去也還見麼

衆兄弟見則且置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良久云八月秋何處熱拽杖下座

示衆潙嶺牧牛玄沙見虎無物堪比倫象骨輥毬禾山打鼓兩手相分付行棒行喝揭示妙淨明心拽石搬土顯露摩醯首眼從無住本建一切法運無功用辦一切事隨所作心應所知量透過關者掉臂而行未透關者葛藤窠裏埋沒且道不涉形名一句如何通信一塵纔舉起全體現優曇卓杖下座

示衆舉黃龍心禪師因黃山谷乞指徑截處龍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

常如何理論公擬對龍曰不是不是公迸悶不已一
日侍龍山行時巖桂盛放龍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
聞龍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師曰黃龍與麼道秖解
旁通話跡繞路指蹤猶未直捷瓶山今日掃除文字
逈脫根塵爲諸兄弟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
下曰還見麼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示衆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
照破山河萬朶衆兄弟一眼觀天兩脚踏地且道明
珠在甚麼處良久云春在艸頭上王孫幾箇知
示衆拈起拂子云者裏薦得猶是法身邊事直饒皓

月行空湧沒自在也未夢見法身向上事須知有冰
楞上走馬劒刃上翻身若識此人行脚事畢
誕日示衆有物無形先天地生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凋諸兄弟什麼物恁麼奇特舉拂子云露
付坦菴峻上座衣拂小叅鷄足峰前披坐大庾嶺上
持來瓶山今日拈出事不獲已弗免從頭註破瓶山
昔年初叅博山得其毛次於海內叅見二十餘員尊
宿得其皮骨末後在金明上介下菴本師和尚處得
其髓方敢承受此衣不欲囊藏和盤托出但此衣固
非形相之可拘亦非情識所能測非獨伶俐仙陀看

即有分便是諸佛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今日撞著
牙如劍樹口似血盆箇無面目漢汝在諸方叅得的
與我拋却舉拂云向這裏道將一句來峻禮拜云金
香爐下鐵崑崙師打一拂子云更須珍重遂付衣拂
源流師復囑云試看黃梅七百僧信衣三鼓付盧能
心心相印何緇素秖貴當人正眼明喝一喝下座
示衆炎炎得意事一過輙生凉清眞寂寞心愈久偏
生味只貴見地穩實等閑豈曰平常遂舉扇曰若喚
作扇子入地獄如箭射叅
示衆端本堂與諸人說法了也潤子松風濤滾滾與

諸人說法了也栢樹子磊磊落落與諸人說法了也
還委悉麼如其未委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薦取
示衆舉南陽忠國師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
云與我過淨瓶來僧將淨瓶到國師云却安舊處著
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曰日上曉山黛青處處逢渠鳥音碎花影濃頭頭
撞著凍河發燄何妨寒灰死火枯樹敷花豈論春前
冬後南陽羅龍陷虎慣得其便這僧作家好與擊破
淨瓶使國師懡㦬有分然據正眼看來國師只知量
邊事不識這僧問頭遂起身立云國師在這裏本身

在甚麼處大衆道道看

示衆有相身中無相身情與無情共一眞霜月凌空咸聖智何山松檜不靑靑久立珍重

示衆未離兜率且喜一半已降王宮觸途成滯夜覩明星脫賺平人爲母說法猶涉唇吻靈山拈花未免色塵迦葉破顏全呈管見瓶山與麼道還有與世尊出氣者麼遂喝一喝云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便下座

因事小衆驀劄相逢無非正體擒縱卷舒不從他得到這裏獨步丹霄淸風明月不妨打開庫藏運出自己家珍與佛與祖同德同仁竺乾維摩震旦華閑同拈同放乃至與龐蘊張無盡楊大年何容庵之輩同一機用同一境照更有何事其或知見不淸行履不正未免被物所役直須一一透徹本有風光不墮凡聖緇素之所滯礙不隨聲色語默之所流轉淨躶躶赤灑灑全體與麼來全體與麼去豈不慶快也哉衆兄弟還委悉麼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示衆擧臨濟大師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師拍膝一下云且道是賓耶主耶照耶用耶還會麼域中無向背閫外有威權

示衆云彩雲時復白錦樹曉還靑浩歌聲自寂乾坤一草亭擧拂子云惟有這箇不屬諸數還有識得渠者麼師良久云你諸人在這裏覓甚麼椀便趂出

示衆擧潙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什麼卽得仰山禮拜而退師曰潙山何異蝦爲子曲仰山大似證龜作鼈各領三十棒若問瓶山畢竟喚作什麼劈手披胸云吽吽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示衆擧止承渠力從緣尋舊蹊方春荷鈍钁日暮還灌畦箇中無限意端的有誰知時有僧出問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其心降伏不住時如何師厲聲云是誰降伏

示衆瓶山有一則現成公案供養大衆只是領會者少錯會者多便下座

示衆拈起拄杖云若不患盲一切俱見卓杖一下云若不患聾一切皆聞若果悶界見世出世間打成一片正偏回互賓主歷然坐斷一切差別初無動搖如大日輪擧無遺照縱使德山臨濟到來也須退身有

分衆兄弟還會麼不是男兒多意氣只因曾蹈上頭關喝一喝下座

示衆鉢盂拄杖轉大法輪露柱燈籠立地聽且道露柱燈籠聽箇什麼鉢盂拄杖說甚麼法不可以鉢盂拄杖昧却露柱燈籠不可以露柱燈籠不明鉢盂拄杖衆兄弟向這裏有箇會處露柱燈籠鉢盂拄杖更無兩般脫或未然則佛句祖句賓主句翳然在目且道如何得洞徹玄旨聻本來成現事切忌亂承當

示衆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何說箇體露的道理拈起拄杖云青山高峽屼白水響潺湲

示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卽今是什麼時節秋色依依秋虫唧唧出門盡寒山對面無相識瓶山與麼道汝等作麼生喝一喝

示衆舉金陵寶誌垂語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倩別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師云金陵已露葛藤玄沙重下註脚一對無孔鐵鎚可中有箇恰好且道誰是恰好舉手擺云明破卽不堪

一日僧問圓頂方袍佛之所制閒居士戴髮而披衣傳法未審出自何典師曰汝何出言之厲待無輕詆先聖者歟余雖識淺無辨請以盧行者事可憑之悉載傳燈所述唐咸亨二年五祖開法黃梅有居士姓盧名惠能叅謁五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遂令服勞杵臼之間後五祖告衆述偈機語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惟盧得旨三鼓祖告曰諸佛出世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

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大迦葉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吾今悉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法衣乃爭端止於汝身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盧寓法性寺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盧以風幡非動動自心之句印宗法師竊聆邀徵風幡之義印宗執弟子禮乃告四衆曰今遇肉身菩薩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

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然付衣法在先圓頂在後若果有緇素分別則不應五祖付盧居士衣鉢之典制并囑汝可流布無令斷絕之諄諄也明矣達磨四世孫華閑居士付法於曇邃禪師若干世又何密菴田素菴居士迺白雲度之子孫付法於和菴忠禪師若干世即西京尼道溁乃芙蓉楷之嗣付法于奉聖才禪師若干世此出於少林佛祖世圖碑記班班可稽付衣表信傳法印心實無緇素相貌而繼紹也又明矣又不見世尊佛法付托國王大臣居士此非古今在家出家同得正法眼藏之標榜亦常獨限於圓頂方袍也昔常不輕菩薩見人便禮拜曰吾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況自唐迄今天下大宗匠咸出於盧行者之苗裔汝何詆厲如此更一人有名呼不得無位可安排若不識此人幸勿以居士而忽諸僧懇禮退

機緣

問如何是藏身處沒蹤迹師云日落花無影如何是沒蹤迹處莫藏身師云風高樹有聲

一日途中遇叉寒兄敘寒溫畢又寒問如何是臨行一句師拱手曰請了相笑而別

問法身是有相無相師喝曰是有是無

問不離當處常湛然如何師云臥龍最怖碧潭清

問如何是涅槃門師曰此去福城五里

一僧譚及法門中事師曰者箇什麼所在說長道短適値茶次僧指卓案上大小鐘碗曰大小不齊是如何師曰一窑燒出相笑便行

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風吹日炙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

福嚴費和尚在嚴轂轢處應供如念兄邀往舟中叅謁次如念曰此公在福建漳州府出仕費問曰幾年上師曰庚寅七年費曰曾殺人麼師曰曾殺費曰殺多少師曰一切總殺費曰忽遇同氣連枝交友投分者作麼生師曰揀擇甚麼費曰怎不自殺師曰直無下刀處費大笑師便禮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爐曰張銅爐似金曰此意如何師曰霜風寒徹骨

問如何是道師曰步步踏著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鬧市裏輥

一日坦菴重叅機語相投師問及叅詢行實次晨呈行由師閱畢復索云還有麼坦云甚處猶少師即棒云不得放過

士問樹凋葉落體露金風意旨作麼生師曰徧界不曾藏曰畢竟如何值童子邀請師曰瓶山騎佛殿領供去也士禮拜

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乃現本身爲父母說法如何是本身師曰西風吹落葉萬樹盡皆秋

一日坦菴上座作●(牛)(半)◯相云中有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未審是那一◯請大人點出專使呈上師便扯破即以原封示之

空諸法兄拈云坦公慣捋虎鬚一場漏逗瓶山正令雖行未免憐兒不覺醜空諸又不然待云請大人點出但向道且喜吾徒頭角已露看他怎生合煞并啓云前在方丈中讀尊錄見坦公呈四圓相請大人點出忍俊不禁謹述拈語呈似伏候賜棒次庵法兄猊

座㊅師開緘覽畢喚侍者將燈來侍者將燈至師便連封燒却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火裏鐵牛行曰意旨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

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長江競渡舟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奇怪石頭獰似虎火燒松樹舞如龍

僧問洞山好佛秖是無光作麼生師微笑曰意旨如何師曰笑中有刀僧禮拜師曰有眼如盲

94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録

全相

後學機峻等仝録

全元

拈古

舉雲門示衆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歩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云便與掀倒禪牀

拈云老胡指天指地固是平常惟我獨尊翻成特

地雲門大似吹毛求疵雪竇好若墻倒衆人推雖然牧道者恁麼批判衆兄弟還知諸大老接物利生底手段麼驀拈拄杖畫一畫云殺人刀活人劍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

拈云我不似馬祖委曲待他道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和聲便打不惟截斷葛藤抑且免伊弄巧成拙

舉百靈問龐居士云石頭得力句曾舉似人否士云亦曾舉似人來靈云阿誰士點胸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百靈阿師得力句曾舉似人否靈云亦曾舉似人士云阿誰靈戴笠便行

拈云百靈勘驗龐公却被龐公勘驗雖然畢竟龐公輸他一籌何故著賊也不知具眼者辨取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觔

拈云隔墻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直饒恁麼地也未在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忽有問

牧道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伊道閑收落葉供茶鼎一曲松風到耳邊隨一喝云衆兄弟若見得者一喝與趙州同參其或未然各歸家去摸取看

舉周金剛自造金剛經疏鈔自蜀出峽行至澧州路上向一婆子買油糍點心婆問大師車上是甚麼文字周云金剛經疏鈔婆云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周不能答

拈云當時若婆子問我要點那箇心但向云快將

涸縱來待伊將至卽劈面便掌若能如是不惟壁立眞風亦令者婆子知我祖師門下別有生涯一路

舉夾山善會禪師因有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眼道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拈云不作境話作麼生會拍手云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

舉洞山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衆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石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同安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

拈云洞山一期逞俊爭知當地草深堂中若有具眼者待老漢語未絕但呵呵大笑云少賣弄不惟勘破洞山亦乃坐斷石霜同安二大士舌頭更有一箇未欲舉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且道具什麼眼

舉石霜慶諸禪師因拈裴相國笏問云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天子手中爲圭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對乃爲留下

拈云石霜壓良爲賤裴公有理難伸諸人還知石霜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名相見非得失會去牧道者云非但裴公不得名假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覷著何故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

拈云擊竹見花頭頭築著本地風光洗鉢踢瓶物物全彰神通妙用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處麼遂卓拄杖一下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州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拈云若問牧道者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對他道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拈云風穴老漢接機快便只是閉門不落門徒勞已力忽有人問牧道者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搊住便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别若道是同未免喫牧道者棒若道是别亦未免喫牧道者棒何故不是倚勢欺人强與棒大都緇素要分明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拈云鵶作鵶鳴鵲作鵲噪

舉道流在佛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

拈云但向他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隨

一喝云識得坐處麼飜轉身來始得

舉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忠國師路次於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泉於是相喚回

拈云是則是南泉只解簸土揚塵歸宗和泥合水麻谷據款結案三大士雖則各展家風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我當時若見於地畫一圓相即震威一喝云者賊我識得你了也拂袖便行且看他别有什麼伎倆穿者一夥鼻孔你諸人又作麼生擲拄杖下座

米胡和尚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胡深肯之

拈云米胡設此一問鈍置殺人仰山恁麼道可謂扶强不扶弱雖然亦未免落他陷穽大衆還知仰山落處麼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咄

雪竇示衆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

拈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佛眼覷不出

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女子給侍一日

令女子抱定曰正當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俗漢遂遣出燒却菴

拈云泯空凡聖蕩盡纖塵峭壁寒峰迥絕攀仰自非一麞曷以堪此但惜庵主有陷卒之機尤少奪帥之力當時待女子抱定道正當恁麼時如何劈面便掌云且立者邊著管敎婆子別有生涯

百丈因潙山五峰雲巖侍立次乃問潙山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潙曰却請和尚道丈曰不辭與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丈

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丈
曰丧我兒孫

拈云百丈等閑致問忒殺嶮峻便弄得家翻宅亂
父子不和今日還有解交者麼遂擊拂子三下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
俱胝豎起一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棒云都來不
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

拈云開疆闢土華故鼎新固是淨慈老漢爲人的
赤心片片瓶山今日也要平分風月貴在諸昆仲
共知驀拈如意云德山玄沙夾山俱胝總在瓶山

如意頭上各各顯揚無量妙義還委悉麼不因夜
來雁怎見海門秋

斷橋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
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
面門驀拈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拈云瓶山卽不然荊山有玉獲得者只在荊山赤
水有珠拾得者終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
者總在面門出入瓶山與麼道在諸方必然別有
長處便下座

金陵天界古庭堅禪師別無際和尚次際問云子別
在甚處庭云佛祖行不到處際云還許人來否庭云
坦然無礙際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庭云黃
檗際云子見黃檗麼庭云縱是黃檗也須見擯際云
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庭云正眼無私際云觀子知見
吾非子之師也庭云無有過量豈免貶剝際云是是
庭以兩手掩耳而出

拈云看他父子酬酢大似赤眼撞著火柴頭縱奪
可觀互換有準然檢點將來猶欠一著在當時若
問瓶山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便與掀倒禪
床拂袖而別免得遞相鈍置

嘉興敬畏無趣如空禪師問講主經前一句逼塞虛
空經後一句充滿大地包括一句函葢乾坤正恁麼
時法師向什麼處下口主無對師良久曰善來法師

拈云敬畏與麼接引大似倚勢欺人怎奈傍觀者
哂今日有問瓶山正恁麼時向什麼處下口但向
道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無趣除夜衆集偶聞爆竹聲師問曰是甚麼曰爆竹
聲師曰破了也僧乃有省金明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

拈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徑山無幻性冲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密傳心印師呵呵大笑僧罔措復問傳箇什麼師打曰開門漁笛近明月在滄州

拈云徑山老漢覿體全提婆心太煞可惜者僧不知落處若知落處便好拈却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豈不洒洒落落或有問瓶山如何是西來密傳心印但向道天厨妙供非珍饌一味園蔬飽卽休更問傳箇什麼連棒打出

無幻燒火次僧到問曰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僧搬柴了又問幻曰這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拈云撲落非他物處處逢渠縱橫不是塵頭頭撞著諸昆仲這僧若是作家待他云與我搬取一束柴將柴劈面便摵必致老漢懡㦬有分豈不丈夫自性天真佛在甚麼處乃呵呵大笑便下座

無幻舉臨濟大師拈拄杖示衆云我這裏是活的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天如以拂子搖曳示衆云我這裏也是活的一切臨時亦是要用便用遂擲下拂子云臨濟止欠這一著在幻拈拄杖云我這裏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濟天如總出這箇不得

拈云者三老漢總是山門相角厨庫相揩各立生涯到處露蛇藏虎有甚奇特瓶山則不然舉起如意云我這裏臨時要用便用說甚麼死活出入何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遂擲下

嘉興興善南明慧廣禪師示衆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能全今年年三十精骨獻青天我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參

拈云興善爲衆竭盡心力叵耐負恩者多且道今日瓶山作麼生參見隨喝一喝云無人識得渠

建寧普明鴛湖妙用禪師一日閩齋黃廉使陞任廣東入山作別問臨行一句乞師指示師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金明別云看脚下

拈云大小普明恁麼爲人總非好手瓶山則不然待問臨行一句但向道饑飡渴飲渾無事鳥語山花匝地春

嘉興金明介庵悟進禪師與方伯王言遠茶次談及法門事乃云近見得道者易莫非菩薩否師云居士你豈不是菩薩只恐不自信耳士點首

拈云有問瓶山近見得道者易莫非菩薩否便向

道此去龍淵不遠且道與金明老漢相去多少衆兄弟若作世諦流布佛法未夢見在更作佛法商量何啻千里萬里畢竟如何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皇宮纔降醜全彰指步郎當更舉揚可笑雲門多意氣却將好肉又成瘡

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雪嶺隈藏六載深忽然一覩現明星元來此道真奇甚眉底人人眼有睛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絶

世尊拈起花迦葉破顏笑一種沒絃琴彈盡古曲調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老胡特地指迷踪却把文殊別調中無限家私狼藉盡白雲深處顯規風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三喚自三應明明一箇新誰知蕭帽下元是昔愁人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四十九季早二三法輪請轉更何堪不說一字誰相委無限淸風總指南

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衞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

收衣洗足坐無言音響如雷徹四筵善現驀肰讚希有大千經卷一時宣

文殊所說般若經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春裏花開秋裏月天堂地獄湯澆雪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怎似釣臺别

東土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卽西土二十八祖初至金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肰無聖曰對肰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盍國人去它亦不回

缺齒胡僧入大梁却將不識爲君揚翻身獅子無尋處空使傍人指帝鄉

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月在長者家一月在淫坊夏畢却歸世尊會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纔舉此念見會中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楗槌迦葉旣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

平常疏逸無拘檢淫院魔宮自在行莫把是非橫計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肰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骨還父兮肉還母現身運力逞家醜直饒還得甚分明錯認簸箕作熨斗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三呼三應不虛徵句後方通正眼淸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明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蓼蓼野老祭江神也是鰕

䟽不出斗
歸宗因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
白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盤一下白遂過泥與師師
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否曰不
敢師曰秖有過泥分
歸老機先疾似風泥盤一擊妙難窮俊哉不費纖毫
力萬里家山咫尺通
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須彌納芥子渤則
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
萬卷書是否曰不敢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

甚麽處著李俛首而已
不識自家寶承言滯外塵萬卷書一句俛首見天眞
麻谷因良遂來叅師見來閉門將鋤頭去削草遂
又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丁去凡
數四如是遂忽肰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尙莫謾良
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師
乃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告
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異哉麻谷泄天機閉戶攜鋤說向伊良遂知時人不
委誰知左右不曾離

唐州紫玉山道通祖師因于頔相公問佛法至理
乞師一言師曰但問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名于頔
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
召諾分明無隱乎幾人于此見諳訛直提更莫別求
法還覺眉毛在也無
一日紫玉因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
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麽事作麽
于失色師指曰者箇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
作禮而謝
黑風吹墮問如何覿面提持于頔呼饒汝粉身并碎

骨不知酬得此恩無
漳州華林善覺禪師裴相國訪師問曰師還有侍
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何妨師乃喚曰大
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
客且去二虎於是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
如斯師提起數珠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
觀世音
情緣俱放下馴獸盡神通偶爾示裴老大空與小空
更提數珠起慈悲轉不中千峰勢到岳邊止萬派流
歸海上融

靈雲因見桃花悟道

觸目生涯何處無佳人見後反模糊等閑不語含春象怎奈東風漏泄何

天衣懷禪師舉古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老宿云旣不識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太遠在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有死人無數且道那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分明拈却灸脂帽脫却鶻臭衫

秋聲颯颯覺淸凉日炙風吹徹體彰賃房住忒郎當生死路上好商量咄瞎漢無限風流只這是掀翻鶻臭爲人揚

趙州因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翼日令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將軍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當行三等接人平起坐應須著眼淸不向箇中爭分量知君錯認定盤星

普化常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者漢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艸料著化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古音不動時人耳適遇子期互唱酬一派長天烟水碧落霞孤鶩共悠悠

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新歲方來舊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隔年燈

折角泥牛不受時茫茫泣路兩持疑化工一夜移牛斗花綻枝頭春不知

大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淸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

一念纔生盡屬塵爭知不起未爲親功忘物外赤松子不事君王寵辱驚

金峰從志禪師因僧問四海晏淸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

海淸河晏境彌高猶列階前國士朝燮理總歸臣相事舜王端拱樂逍遙

石門獻蘊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物外

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
晨鐘暮鼓掩柴扉洪韻騰騰聞者稀月夜髑髏驚破
夢逐聲滞相不知歸
風穴延沼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
鳳閣重闈苔鎖湙燭消簾靜月沉沉刻舟劍去三千
里眼裏瞳人笑不禁
石霜因僧在牕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
霜曰徧界不曾藏僧擧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
如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霜聞曰者老漢著甚

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
觸目烟村度晚風更無冶豔雜芳叢佳人笑裏投春
色三月桃花樹樹紅
關南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南下禪牀作女人
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借婆帔子拜婆年禮義殷勤集大全誰信刺花鍼穴
鼻鴛鴦繡出浪頭眠
百丈野狐
不落與不昧脫體無忌諱一翳著眼中空華便亂墜
若作佛法商量金毛撞入野狐隊

蜆子和尚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
衲逐日沿江岸採掇鰕蜆充腹暮卽宿東山白馬
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
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湙夜歸嚴把住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
不虛與我同根生
當機直指酒臺盤相見相逢萬萬千惟有華嚴同蜆
子放行把住解推遷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師乃問承聞
十三娘子叅見溈山是否曰是曰溈山遷化向甚

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甘曰閒時說禪口似懸
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
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語見人心苗見地通身手眼耳如聾更看截斷當機
疾寶印全提繼祖風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
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
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雲動風動一倒一起普門大士何曾是女　一
僧問無幻和尚如何是提婆宗幻云一字不著劃

僧云某甲不問這箇幻〻云圓相不着圈
一字不著劃圓相不著圈百千諸佛義盡在髑髏邊
南明在徑山看雪次因侍僧云滿山都是雪南〻云
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南〻云滿山
都是雪
舉似滿山雪驗賊便追贓青栁化龍去癡人戽夜塘
鴛湖同雪嶠上弦夜看月次雪指月問云這半箇
在那裏去了鴛良久云會麼雪〻云也只得半箇鴛
云這半箇在那裏去了雪亦良久鴛〻云也只得半
箇雪相與大笑

自來彼此正團圓纔向人言見又偏徧界不藏光燦
爛相將携手過峰巔
鴛湖訪雲門澄和尚〻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
澄云聞令師出關耶湖〻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
所到又作麼生澄揖〻云請出我要止靜湖拂袖便
行
大鵬搏颷蒼龍出海動絃別曲旁觀色改相携相語
自縱橫明州有箇憨布袋
鴛湖訪睿雲和尚〻云特來親覲睿豎拳〻云見麼湖
〻云見睿〻云見箇甚麼湖〻云大家在這裏睿休去金
明〻云入水見長人
是賊識賊精識精一回相見一回新大家這裏同皇
化莫向江邊苦問津
僧問金明如何是虛空髓師便打
虛空百雜碎棒處血淋淋鴛鴦親綉出逐塊覓金鍼

古瓶山牧道者究心錄

全相

後學機峻等仝錄

全元

源流頌古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受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囑識於梁普通七年來震旦初至金陵與武帝機不契寓止嵩山少林面壁而坐人莫之測二祖慧可躬詣求法立雪斷臂向祖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祖曰將

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可悟入越九年祖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合言所得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尊者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爲法信付法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頌曰九年面壁草萋萋　邦賺神光腰雪齊
一自覓心剛得髓　至今千古示全提

二祖慧可大師從初祖得法博求法嗣時三祖爲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禮祖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

爲之剃髮名曰僧璨付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

覓罪空時萬仞摧　通身風恙絕疑猜
司空嶺上無形樹　不待春光花自開

三祖僧璨大師自二祖授法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者四祖道信時爲沙彌年始十四禮祖問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付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分明縛脫絕安排　誰識於中隱顯該
言下掀翻無異路　紫泥三詔破雲來

四祖道信大師嗣法三祖住蘄春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是法器卽遣侍者從其母乞出家後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驀地相逢借問由　將南酬北播眞猷
大緣若謂呈奇特　悞聽松風萬古秋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轉遇四祖得法嗣化六祖時爲居士姓盧名慧能聞讀金剛經有省自新州來叅祖祖令隨衆作務祖一日令衆述偈意符則授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於廊壁書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見知秀所作迺讚嘆曰後人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聞之至夜倩人於秀偈側亦書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盧卽三鼓入室祖密付衣法囑善保護無令斷絕付法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應無所住已生心　脫體無依解轉身
米白篩來三鼓後　別開要徑一肩新

六祖慧能大師黃梅得法後住曹溪南嶽讓祖來叅祖問甚麼處來讓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讓無語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祖爲說法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一什麼物兮恁麼來　龍吟枯木起轟雷
八年舉似無倫比　染淨俱忘入禍胎

曹溪第一世南嶽懷讓禪師見馬祖常習坐禪師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祖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祖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祖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祖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祖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

礙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乃說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何壞復何成祖遂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坐禪屈佛磚成鏡　說甚打牛又打車

幸遇甘霖緣會得　不知依舊亂如麻

曹溪第三世江西馬祖道一禪師百丈爲侍者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丈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把丈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又後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祖付法偈曰心外本無法有付非心法旣知非法心如是付心法

啐啄之機臭味同　鼻頭扭破髑髏空
雷轟地震重提掇　直至而今耳盡聾

曹溪第四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尙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師付法偈曰本無言語囑強以心法傳汝旣受持去心法更何言

偶爾垂慈舉示伊　知音暗裏展鎗旗
舌頭墮地云何會　見過於師更不疑

曹溪第五世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臨濟在師會下行業純一首座睦州嘆曰雖是後生與衆有異遂問上座在此多少時濟云三年座曰曾參問也無濟云不曾參問不知問箇什麼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尙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問聲未絕師便打濟下來座云問話作麼生濟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尙便打某甲不會座云但更去問濟又問師又打濟如是三度問師三度打濟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問

訊和尚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
且辭去座云汝若去時須辭和尚去濟禮拜退座先
到師白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
他向後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蔭凉去在濟辭師
師囑云不得往別處去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必
爲汝說濟到大愚愚問甚處來濟云黃檗來愚曰黃
檗有何言句濟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
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
爲汝得徹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
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

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
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遂築大愚脇下三拳愚拓開
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濟便回師見便問者漢來來
去去有甚了期濟云秪爲老婆心切人事了侍立師
又問什麼處去來濟云昨奉慈旨令參大愚去來師
云大愚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師云作麼生得者漢
來待痛與一頓濟云說甚麼待來即今便喫隨後便
掌師云者風顛漢却來者裏捋虎鬚濟便喝師云侍
者引者風顛漢參堂去後付偈曰病時心法在不病
心法無吾所付心法不在心法途

三頓烏藤眼搭眵　高安一撥利如錐
築拳脇下方伸信　倒跨崑崙鐵馬嘶

曹溪第六世鎭州臨濟義玄禪師興化爲侍者機緣
默契師以法偈印之偈曰至道無揀擇本心無向背
便如此承當春風增瞌睡化後充三聖首座次任大
覺院主云云開堂日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
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
臨濟先師

當家纔識柴米價　養子方知父母恩
至道無難嫌揀擇　孤賒迴出定乾坤

臨濟第二世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南院久依座下師
以法偈付曰大道全自心亦非在心求付汝白心道
無喜亦無憂

老屋雖披意自寒　不堪憂處事無瞞
此心付汝何憂喜　無限風光孰與看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慧顒禪師風穴在會作園頭
師一日入園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
特商量穴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師拈棒云
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穴於言下大徹依止六年
師付法偈曰我今無法說所說皆非法今付無法法

不可住於法

棒下無生徹骨親　顒翁語曾指西秦
知音不在千杯酒　一盞淸茶也醉人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首山充知客時常密誦法華一日侍立次師乃垂涕告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山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師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山曰如某者如何師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山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師於是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箇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什麼山拂袖而退師擲下拄杖歸方丈次日山與眞園頭同上問訊師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師曰你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山曰你作麼生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謂眞曰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付首山偈曰無說是眞法其說原無說我今說付時說說何曾說

室中憂墜涕心酸　舉古明今露影竿
不墮悄然揚古路　冷光猶是逼人寒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一日上堂汾陽出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龍袖拂開全體現陽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象王行處絕狐蹤陽於言下大悟遂提起坐具顧視大衆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禮拜歸衆時葉縣省和尚作首座纔退便問昭兄你適來見箇什麼道理便與麼道陽云正是我放身捨命處省便休師付汾陽法偈曰自古付無說我今亦無說只此無說心諸佛所共說

問處分明答處親　輕輕撥著便翻身
投機一語驚人耳　惹得傍觀努日新

臨濟第六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慈明叅師師揣其志經二年未許入室明每詣方丈師見必詬罵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明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師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明擬伸救師驀掩其口明忽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付偈曰虛空無形象形象非虛空我所付心法空空空不空

格外全提迥不同　麤言辣語播宗風
誵訛掣斷知端的　掩口分明見熱衷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楚圓禪師自南源從道
吾石霜皆楊岐總院事岐依師雖久未有省發每咨
叅師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師曰監寺異日兒
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師適出雨忽作岐偵師
小徑既見遂搊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
你去師曰監寺知者般事便休語未卒岐大悟即拜
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你且軃避我要
去那裡去岐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師呵曰未
在一日師上堂岐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
如何師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岐曰官不容鍼
更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連喝
兩喝岐禮拜師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岐拂袖便
行師付法偈曰虛空無面目心相亦如然即此虛空
心可稱天中天

卒風暴雨偵師蹤　饒舌泥途亦不中
縱奪之機猶未已　紅爐點雪孰堪容

臨濟第八世袁州楊岐方會禪師白雲端叅師一日
忽問上人落髮師為誰端曰茶陵郁和尚師曰吾聞
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端即誦曰我有
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朶師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師適
歲莫師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師曰汝一籌
不及渠端復愕曰意旨如何師曰渠愛人笑汝怕人
笑端因大悟於言下師付法偈曰心體如虛空法亦
徧虛空證得心空理非法非心空

與奪雙行驗作家　更添一笑撒泥沙
黎明捉敗渠儂處　自不重栽眼裡花

臨濟第九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浮山遠聞師頌臨
濟三頓棒有過人處指五祖演見師祖請益南泉摩
尼珠話師叱之祖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
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
清風師印可令掌磨事一日師謂祖曰有數禪客自
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
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祖於是大
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遂叅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
師師為手舞足蹈祖亦一笑而已祖後曰吾因茲出
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師付法偈曰道我元無
我道心元無心惟此無我法相契無我心

萬機把斷指衷由　打草驚蛇展一籌

白汗淋漓明下載　從前贊借一時休

臨濟第十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圓悟出蜀徧參諸
宿最後見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
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
思量我在悟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
無得力者追繹祖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
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充侍者方半月會
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
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
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悟適歸侍立次問

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悟
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悟忽有省遽
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
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
裡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
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後悟與
佛眼佛鑑侍祖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祖於暗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
蛇橫古路悟曰看脚下祖曰滅吾宗者乃克勤耳祖

付法偈曰真我本無心真心亦無我契此真真心我
我何曾我

聞聲見色非聞見　一段風流顯見聞
詰實供通何味別　暗中點首出重雲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府昭覺寺佛果克勤圓悟禪師
虎丘隆入室師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遂舉手曰還見麼隆曰見師曰頭上安頭
隆聞脫然契證師叱曰見箇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
水過師肯之俾掌藏有問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
哉師曰瞌睡虎耳付偈曰得道心自在不得道憂惱

付汝自心道無喜亦無惱

見不及處不曾藏　舉箇拳頭抱賊贓
契見脫然如睡虎　威獰何處不風光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住宣州彰教
時圓悟歸蜀指應菴華見師師移虎丘華侍行未半
載頓明大事師付法偈曰天晴雲在天雨落溼在地
秘密付汝心心法只者是華後住饒之報恩師忌辰
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
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
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

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天晴雨溼獨超羣　恩大難酬恨轉深
　無限干戈都卸盡　懸羊賣狗到如今
臨濟第十三世明州天童山應庵曇華禪師客庵傑
初叅師於衢之明果師屢呵斥一日問傑如何是正
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師頷之付偈曰佛用眼覩星
我用耳聽聲我用與佛用我明汝亦明
　正法眼答破沙盆　萬象森羅觸處清
　徧布風光盈耳目　師資肝膽一時傾
臨濟第十四世明州天童山客庵咸傑禪師住烏巨

破庵先叅師命典客一日師偶對僧舉不是風動不
是幡動先聞豁然大悟次日師遇先衆寮前問你總
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看先應聲曰方丈裡有客
師呵呵大笑先侍師凡五載盡得旨要後辭歸蜀師
以偈送之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扣玄關頂
門徹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付法偈曰佛與衆
生見元本不隔線付法付自心非見非不見
　不是幡兮不是風　當機捉敗賣柴翁
　相逢狹路通消息　歷劫如何用得窮
臨濟第十五世夔州府臥龍破庵祖先禪師住蘇之

西華秀峰有僧入室師打逐至法堂時無準範解曰
禪和家爭禪亦常事耳師曰豈不聞道我肚饑聞板
聲要喫飯去蹩準聞不覺汗流浹背師居靈隱準復
從一日侍遊石筍庵庵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
住乞師方便師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
準在旁大徹付偈曰我若不見時汝應不見見見見
非自心自心當顯現
　明珠出水璞已琢　眉毛撮結眼八角
　徹得御孫消息斷　乾坤如漆活卓卓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賜號佛鑑斷橋

倫祖在會下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祖下語凡三
十轉不契祖云可無方便乎準舉真淨頌曰言有業
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祖竦然
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脫然準以從上源流
并付法偈曰真理直如絃何默更何言我今善付囑
表心本無得祖出世祇園遷天台瑞巖國清準於淳
祐己酉二月十五示疾集衆遺囑其徒衆請偈準乃
執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
天台有石橋
　倒腹傾腸忘轉深　了無業識可追尋

板聲擊脫汗如雨　鑑地輝天耀古今

臨濟第十七世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徐氏子室中嘗舉萬法歸一示徒日隨衆務方山寶侍次師以莧菜根示之寶悟入師付法偈曰本無迷悟人迷悟自家討記得少壯時而今不覺老即繼師席

莧根拈出無邊春　蠱毒誰能當處親
滿目生涯隨分足　任從天下樂欣欣

臨濟第十八世天台瑞巖方山寶禪師初住西庵無見參師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有省平生凝滯當下冰釋遂走瑞

巖呈所解方以偈證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襟懷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卷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烏藤拄竹篦糞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并付法偈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持休外覓

盤居華頂氣雄豪　苦勵渙藏道愈高
徹底呈來親手付　轉身句子利吹毛

臨濟第十九世天台無見先覩禪師一坐華頂四十餘年足未嘗輒越戶至正賜號妙明真覺白雲度渙

習禪定後一衆南遊偏叩禪林無有可其意者聞師說法天台欣然就謁師見器之充侍者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婆羅峰點頭即向汝道度以手搖曳擬答師便喝度云婆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師云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云此非殘羹剩飯而何師頷之付法偈曰至大是此心至聖是此法燈燈光不差了此心者達

偏叩難逢恰對頭　手搖熱喝遽相酬
殘羹不中飽人喫　瀟灑縱橫得自由

臨濟第二十世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初住普慈

諸刹洪武己酉應召尋隱福林平昔機語不容入錄古拙俊侍師室中了明大事渙契牧牛之作乃付法偈曰心中有自心法中有至法我今可付囑心法無心法

宗師垂手貴天真　切齒蝌文篆不仁
直下了明端的旨　犁牛產出玉麒麟

臨濟第二十一世太平府繁昌八峰山古拙俊禪師無際參師問還我照用來際云若有照用即成障礙師云者廝著空佛也救不得際云有無俱寂滅空佛悉皆非後示以偈云憶昔繁昌一別時此心能有幾

八知無絃曲子真堪續慧命懸懸付與誰付法偈曰
一道不心光三際十方明何於明白中有明有不明

驀將照用驗端由　高價隨機劈面酬
掀飜空佛皆非處　月滿青天水滿洲

臨濟第二十二世川東普州道林無際悟禪師別號
蠶骨蜀中人也年二十出纏縛竹爲庵研勵無懈四
指大書帖亦不顧只是拍盲做鈍工夫後得大徹大
悟卽呈本師偈曰寂照無上下光明處處通本來無
皂白無處不含容正統九年應　召說法　上大悅
師嘗以無字公案示徒月溪澄久依座下滾得奧旨

特書月溪二字法語示之幷付法偈云我無法可付
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

纔云無字立綱宗　金屑依然著眼中
驀地虛空連底脫　大千沙界一時通

臨濟第二十三世南京大崗月溪澄禪師景泰三年
勅賜回大崗號慈善一日室中出祖衣示徒乃云此
衣是唐朝宮王所置今八百餘年矣祖祖相傳至東
普先師普付與老僧若是克家種子方堪紹荷狐假
虎威焉敢希冀又云如百丈侍馬祖祖侍南嶽嶽侍
曹溪六祖皆久久親炙磨光剉鋭乃能豁徹重關靨

鎖掃盡微見窠臼滾得大機大用可爲人天眼目耳
師居嘗凡見僧請益乃云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
卽趂出夷峰寧侍傍忽悟入師付衣法偈云心卽能
知心法卽可知法今所付法心非心亦非法

遞代金襴希世珍　克家堪紹便通津
鮮魚一語誰相委　致使傍觀笑轉新

臨濟第二十四世大崗夷峰寧禪師寶芳住天目往
叅師器之乃付法偈云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
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

大地山河總是真　目中無事可相親

人人本具傳何物　啼鳥山花別有春

臨濟第二十五世天目寶芳進禪師示衆云拈花微
笑節外生枝面壁安心畫蛇添足山僧者裏無禪可
叅無道可學直教一箇箇成佛作祖去汝等還信得
及麼良久拍膝云劍號巨闕玉出崑崗付野翁曉法
偈云真性本無性真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
通達

無禪無道意何窮　鐵壁銀山盡打通
是處了知無法性　金風瑟瑟到梧桐

臨濟第二十六世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叅每

呈見解師盡與掃闢咨曰所負直使索肰一日師謂
趣云我有一言要與爾說趣便問師但笑而不語趣
又問師又笑趣不諳旨遂禮拜懇求師不得已乃云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在直下體取子若
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萬法歸一趣領旨後聞雞
鳴有省卽薙染師乃付法偈云非法非非法非性非
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

闢盡多方絕較量　笑中爭信有刀藏
雞鳴掣斷黃金鎖　直得家聲播大邦

臨濟第二十七世嘉興敬畏無趣如空禪師無幻參

師誨以教外別傳之旨朝夕參究有所契入遂薙染
結庵徑山集無趣語錄往見趣趣問子向在甚麼處
幻曰徑山趣曰做得甚麼事幻曰某家買得一段田
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接得
展看曰者箇是我的汝的聻幻曰和尚莫搶奪行市
趣便擲下集本幻便出復呈偈趣曰非語言文字也
是汝作底麼幻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
和尚不必趣乃點首卽付法偈云師傳拈花宗示我
微笑法親手展付汝特奉徧塵刹

識得祖翁田地了　契書僉押更呈看
末稍一句無私語　父子恩情徹底寒

臨濟第二十八世徑山無幻性冲禪師初住車溪後
開法徑山示衆云老漢本擬溪藏鄉僻遣過生緣爭
奈無趣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山僧出來與他了却僧
問如何是無趣老人不了底公案師便打僧云某甲
有甚過師云殃及兒孫南明掩關與善師至關前勘
問南將前工夫舉似師跌足云悔我來遲向後總欲
到此不易得也南卽啓關往謁於車溪徑山服勤八
載一日於地上拾片紙有覩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
之句有省呈無幻幻乃印可卽命充首座付法偈曰

得本無所得傳亦無可傳今付無傳法東西共一天
塔於徑山

扣關勘問覓知音　跌足分明示本眞
八載辛勤緣會熟　途中拾得自家珍

臨濟第二十九世與善南明慧廣禪師徑山示衆云
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嵓一任跨跳明月池
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
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
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衲僧檢點得倜
儻分明許你一生參學事畢普明鶯湖初謁無幻於

車溪開示禪要後侍南明於徑山一日閱思益梵天經有省即呈無生偈曰鐵壁銀山誰敢摧賊身驀地攛將來相看元是舊相識當下慚惶笑臉開又曰歷劫多年窮苦事風光流得到今朝笙歌車馬門如市內院依然鎖寂寥南閱之痛加呵斥更不作偈頌南後掩關皐亭諸處不離左右一十三載値南病篤一日舉香嚴獨腳頌問明明纔開口南便喝明復擬開口南又喝明方點首南即付法偈云無傳無受法無傳無受心付與無手者掣斷虛空觔

死灰淋過屈屈屈　末後飜然重漏泄

突然一喝雙耳聾　累及兒孫揚醜拙

臨濟第三十世建寧普明玄微妙用禪師別號鴛湖初住嘉興白苧普明寺及桐月庵介庵進往參師即垂誨便有師資之契庵因臥疾忽聞匠斧砍大木聲有省即呈萬如和尚萬頷之後聞師住建寧普明及侍萬入山請師陞座扣問師云不須更問山中事覩見容顏便得知庵便禮拜未幾辭往曹山再參師於普明即命入室庵方跨門師云是甚麼菴擬答師震威便喝庵豁然契悟即掩耳而出一日師欠安庵侍次師命茶問云汝字覺先喚甚麼作先庵云且喜今日得自在師云如何是覺後菴云請和尚尊重師云你還分得先後麼庵良久師便喝庵云某甲只管喫茶師云如何是喫茶底事庵云柿栗脯乾都在者裏師云你作麼生庵云却被某甲一口食盡師云滋味如何庵云甜者自甜鹹者自鹹師云未在更道庵云某甲謝茶便禮拜師深喜之又一日師集眾乃舉拂子云世尊拈一枝花老僧舉一枝拂且道是同是別庵出禮三拜歸位師云者瞎驢遂擲下即出從上源流衣拂并書法偈付云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師子兒哮吼滿大地師於崇禎壬午十月十一日

說偈而化嗣法三人庵出世嘉興金明寺

方跨門來陷虎才　當機掩耳起風雷
雖然不犯將軍令　爭奈洪音徧九垓
拈花舉拂太勞翁　同別尤看大賚功
三拜祖肩歸位立　高提祖令振寰中

臨濟第三十一世嘉興金明介庵悟進禪師初受請徑山萬壽寺紹制及住餘杭廣福武康天池禾之金明諸剎皆應時也牧公道者項謙髫年首謁博山余集生諸老以向上一著苦究念餘年疑膺不釋後於順治庚寅別鴛八閩漳州壬辰歲暮瓜代至福州見

粵東華首空隱禪師飛錫過閩本分接人之暇亦贊念佛持咒蒙授准提懺像歸送楞嚴重梓流通一日禮懺口宣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之句忽然身心脫落遂述偈曰一手拈磬一手鼓今日捉敗無位祖觸處逢渠本現成恒河沙國佛一毋後叅天界浪和尚浪曰聞你幼季見博山余集生諸公是否公禮曰今日特特禮拜和尚浪曰除却搖唇鼓舌竪指揚眉處還我到家語來公叉手默然浪頷之己亥春叅金明本師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師云差別且止喚甚是涅槃心公舉拳師云飢了燒了在甚麼處公纔開口師震威便喝公從此氷釋又作十二時偈以自娛輙呈師師接過曰者箇是紙墨還別有麼公展手視師師乃休又一日師拈香墜問曰無情如何說法公曰和尚拄杖子踍跳去也師復勘問公拈墜擲地叉手而立師拾墜置於几公曰無情說法竟師休去一日師刻蜜蜂頌將竣師曰病朽觀你蜂頌頗恰意但要問你日出扶桑大地紅是何意旨下一轉語可付諸梨棗公云適問箇是什麼師哂之公即呈偈曰聊聞舉著便承當好肉無端已剜瘡著眼機先看端的頂門誰不帶扶桑師印可即書法偈付云維摩之疾好承當痛處何妨炙艾瘡眼正心光扶祖道任敎烏兔起滄桑并授拄杖名曰眞本

頌曰墜香拈起貴知音　擲地酬來星斗沉
莫謂一機全殺活　當場須是芥投鍼
重重伸問幾人知　日擁扶桑示孰齊
自古迄今輝宇宙　夜深舞袖入岑西

偈頌

十二時偈

平旦寅飜來覆去顯無生徧歷山河無覓處那知只在刹那頃

日出卯不涉思惟豈弄巧驀然築破者孃生恆河沙劫一時了

食時辰拈盂舉筯是何人日用尋常承此力不移寸步現全身

禺中巳了肰一念渾無事饑餐渴飲睏來眠妙用頭頭靡不是

日中午無影樹下一片土一鋤飜轉作園林閒時一笑空今古

日昳未本來一物無頭尾雖肰不履亦不衫日夕足跟原點地

晡時申祖道從來付國臣橫身擔荷恁麼去隨處安閒絕比隣

日入酉此事如同池底藕青蓮透出自淤泥涅而不淄渠不朽

黃昏戌大道現成何得失撥破面門休歇渠何云天地同根實

人定亥洞明此道誰隔礙上拄地兮下拄天也是貧兒思舊債

半夜子生來四十有二齒自此親見道人來左之右之難掩耳

鷄鳴丑癡狂見影兩頭忙須知別有好風光穿破布衫露出肘

金明老人移梅掘淡土得斷碑半截額有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賡和原韻

花林一望發眞機幾箇英揚得採歸昔日隨緣又隨隊今朝同路不同飛

陸有山兮水有涯幾曾歷盡拾歸衙揚眉努目承渠力百草頭邊顯作家

逼塞虛空薰透時層層脫落盡掀離些些家計和盤出却與時人甜入脾

君看投窓昧已兇鑽研未透郤忙忙驀肰一轉飜身去徧地淸涼直下當

八面玲瓏絕比桐一絲不掛叓神通回頭識得鍼鋒處日出扶桑大地紅

己亥仲冬贈素賴法兄

八閩候師翁扶雲杖浙東錫飛千里外行止妙高峰

手柔同叅列時窮道不窮堪嗟人世醉期振啓寰中

子先羅道兄見過并賜佳什和答二首

天地爲吾廬白雲自落落時坐對青松身心付寥廓

其二

惠肰破著苦過贈珠璣語無物可相呈喫盞清茶去

拄杖

脫皮露骨播揚家醜驗盡龍蛇過人之首

癭瓢

雲水途中隨處受用冷煖自知爲人所重

轆轢嚴道翁有瞿曇自畫張婁帳上像讃俯有

蘭花二本一日托胥譚鄰侯持一箋索和賦此

塞責

一種幽蘭徹九垓婆心切處即如來紫羅帳裏真消
息觸著當人眼豁開

庚子自題行樂

趺坐堂堂露碧睛手拈如意絕相呈鼻頭端的誰能
覷折脚鐺邊覓俊英昔日毘耶曾杜口今朝檇李更
生獰或問幾經遊化國齊梁吳楚閩燕京咦山是山
兮水是水何嘗移易一星星

衲頭

捲起渾肰無縫披時八面生光寒暑受用不盡知恩
方可承當

竹篦

觸則黃金失色背則無處潛藏煅煉凡聖爐韛全憑
者箇舉揚

入園即事

草履相攜入故園行行止止钁頭邊爛泥有刺無人
見踏著方知脚底穿

白拂

擲去收來自有由當機不薦若爲憂可憐逐塊承言

者掛向禪牀空白頭

掃地

古佛堂前精潔好是塵非塵一時掃拈放總由掌握
中清風明月光皎皎

庚子孟冬望前一日金明老人將 無趣祖法
嗣駱懶翁饑來喫飯困來眠偈出閱喜而和之

饑來喫飯困來眠少攜蒂帽漫遊燕白從識得曹源
路陸不乘騾水不船

饑來喫飯困來眠空手把鋤耕劫田一派清溪車轆
轆石橋不斷水潺潺

饑來喫飯困來眠癡不癡兮顚不顚無限煙雲風捲
盡一輪杲日照南泉
饑來喫飯困來眠日炙風吹不計年獨坐堂堂人不
曉從今懶舉向人前
饑來喫飯困來眠鼻直眉橫囉哩連解得轉身此子
意珠簾高捲月明前
饑來喫飯困來眠課子澆花絕世躔寒則普寒熱普
熱不須搔首問青天
饑來喫飯困來眠纔問當胸劈一拳直下若能親薦
得居兒立地證金仙

饑來喫飯困來眠那管東西南北天男兒但得心空
第觸處何曾不現前

和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未牧

青山綠水恣咆哮四顧三回路轉遙只管貪程爲太
速何知日用犯佳苗

初調

纔見牛兮驀鼻穿奄浮習氣急加鞭那時倔强橫馳
丞把定繩頭好一牽

受制

四蹄今已息奔馳放去收來無不隨且喜鞭繩猶把
握牧童何肯自爲疲

回首

溪山踏遍自回頭熟處生時性漸柔鼻貫一條成底
事不勞腕力暫相留

馴伏

左盤右轉碧溪邊撇下鞭繩樂自然幾度綠楊歸夜
月山童高臥竟忘牽

無礙

草毛擧頭適自如縱横脫略有何拘悠然一曲寒崕

上短笛吹開物外餘

任運

饑飡渴飲絕邊中倦卽和雲臥草茸驟步任敎青嶂
外滿腔風月興偏濃

相忘

人牛共住此山中動轉施爲絕異同我本是渠渠卽
我不知南北與西東

獨照

牛無方所牧童閒懶把虛名落世間盡大地來無我
我不消彈指透重關

雙泯

人牛兩盡沒形踪今古相酬劫亦空本地風光一段事歲寒松栢翠叢叢

甲辰春仲望後一日至折蘆菴晤牧雲和尚適有曹村持菴金年翁念佛偈見惠索和聊爾率責不計工拙也

彌陀無受亦無傳箇箇眉毛蓋眼前脚下道途眞太近迯將掘地別求天

彼旣丈夫我亦然彌陀誰不是同叅遇緣赴感周沙界起止何曾有數千

佛無先後達爲前貴在躬行不在宣一念飜身皆淨土水銀墮地粒孤圓

書問

復丁司理書

頃讀手札內云不覺呵呵大笑要知大笑是甚麽又云胸中平曠無物又是甚麽無物者即物也百尺竿頭仍須更進一步古德云莫守寒巖異草靑坐著白雲宗不妙是故吾輩於日用尋常中時看貪瞋癡從何起滅貪則不止瞋則不反癡則不覺是以無窮之苦亙劫淪墮皆三者所致然此三者不踰乎瞥然一念果能念起即覺覺之不息雖至愚之人可以轉三毒爲三德猶己指之屈信耳況智如老年翁者乎智

無二體用之克己則謂覺用之利私則謂智且覺之爲言如大夢忽醒智之爲言如夢中之盤算也故覺之與智少異耳是知年翁歷歲持誦金剛經實無得力處沒奈何只得向公郎饒舌當如佛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佛於爾時實無四相若有四相應生瞋恨是故菩薩應離一切相如來是眞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者循此推之年翁還有辱否瞋否病否應作如是觀

附丁士選來書

前小兒歸具述尊教云看了此字大笑起來得道

之人事過卽無怎麼如今還有在弟聞之不覺呵呵大笑覺胸中平曠無物始信有道之言能提人於汚泥之中也先此致謝

復仲翁祝表兄書

别後承惠手錄諸書高誼如雲迄今銘感正想念間捧讀手教知起居迪吉欣慰遠懷并聞靈臺世誼聚晤有期眞天假之緣也又荷表兄垂念客歲小星兩愛繼亾之變遠蒙勸慰弟初時未始不動哀但哀而不傷也譬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妍醜交臨本光常淨事過卽無本無朕跡猶如月印千江波

波悉見而月不殊如春行萬國在在同敷而春無跡蓋其靈應無窮不可得而名狀所可喻而言者喜怒哀樂春容月影耳而况娑婆缺陷世界缺則卒難如意何往而非苦陷則卒難出離何往而非累故吾人於缺陷之窟日用常行之中步步勘驗親證身非我有心逐境生自然死生不排而空愛憎不遣而化所謂缺陷之窟頓成極樂之邦然達而不勇則身心二執未能徹體解脫是以必先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徑圓通無有是處故善造道者能於死生愛憎境

緣逆順難克之際本光迸露之頃著眼覷破不被現行所轉始之謂大丈夫積劫無明一旦當下氷消猶兵不血刃天下太平矣高明如我表兄以爲何如餘則披晤時再請教不盡

雜著

䟦夢堂法兄大師南溪小禪山八景

夢堂大師擔荷斷橋正宗開法南溪諸刹鼓破沙盆震驚宇宙若塗毒鼓靡不喪身失命及讀小禪山詩如青天白雲開遮自在麗空杲日爍破大千正所謂咳唾掉臂盡是祖師西來意豈虛語哉良以自得之妙暗合孫吳然玄酒大羹固非常流所能知味使見誦謦欬之何特八景發揮政如十字街頭拋碌磚磕著當自知耳

諸經日誦序

是經從譯梵以來彙約群籍蚤暮受持緇素宗尚而此經一一悉從我迦文如來胸中流出得聞其一句一偈皆流歸八識田中機感合薰不可思議課持之功大矣哉然信解受持者應不取於相無所住而生其心離其心而課誦是名衆生即其心而課誦則非衆生衆生而能課誦是為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可淺視者乎顯如禪師湲明佛旨精護毘尼以普賢之行濟度群有復能空諸所儲廣梓教典茲又刻此諸經日誦請序於余余曰凡斯有情皆具佛性惟心影現不離真如舍己外求不啻背父而逃夫般若華言智慧也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即愚而智迷此心即智而愚故已開悟者雖嘻笑怒罵皆智慧也未開悟者縱日事琅函亦愚癡也首楞嚴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達斯旨者向未展此卷已前課誦竟矣

重建明心庵勸緣疏

佛之慈光靡所不燭紺容宮殿無方不顯小大有殊應機不二然其福群黎啓昏瞶則如隨色之摩尼無往而不利也甲辰春仲遠近檀護布金得郡南象賢鄉敗屋數椽額曰明心恭請佛音菴主住持焚修闡

揚宗乘但越歷寒暄風霜蟲剝摧頹尤甚若不整修勢同樹下敢告賢豪檀信見善樂助陳紅朽貫堪培歷世之良因開碧塗金必獲多生之勝報一飯能致天福七錢尚感輪王且菴主發年因念生死事大棄恩愛志披緇勤求聖道一衲翛然自問具以來秋霜烈日薰修不倦則其爲四衆所敬羨也余更敬其識卓見殊聊綴數語以勸云

太乙天尊濟度血湖拔罪寶懺序

苦趣莽莽淪墮劫海方從欲生旋從欲死無欲無生無生無死惟超然三界者能之夫衆生業果種子現

行積劫所薰一旦盡淨掃除不甚難乎或曰無浸熾也或曰寧遏制也然冬凋之木至春復蘖幾幾不滋蔓乎是以大聖慈悲立廣大方便法門許人懺悔葢懺其將來悔其既往尤必仗無上至眞顯演潛通爲之救度而實由我心自爲救度華嚴論云如將寶器直授凡庸如夜夢千秋覺卽隨滅道原於心心外無道福由禍轉受福還空自無上至眞以至種種地獄惟心所現如鷹化爲鳩若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故知有情無情各無定性但隨心變豈逐業生是轉惡爲善之機從凡入聖之路慨自欲海沉淪衆生莫覺血湖之罪女子尤深所以女年七十等諸男子一年而況五漏其軀生前良苦死後堪知是故懺悔尤急獨可嘆者生具鬚眉軒肰男子聖賢可親經藏可叅師友可範乃竟悠忽歲華纏綿情欲倏焉委命泉路昏昏較之女人更當何如且人身八萬四千毛孔一孔一血一血一湖故卽身是血卽血是湖一血不淨一湖未涉慈航莫濟何處回頭此顯如師孝血湖懺意也雖然欲其出死莫若無生欲知無生莫若悟道執情破而眞性顯習氣盡而六道成執則處處瘡疣通則頭頭妙藥是非上根利智一聞千悟頓超

塵劫之功安能獲出血湖苦海者哉爲此因緣不覺漏逗

重建文昌閣募疏

我禾文昌閣不一惟南關梓潼滙獨著以其水旱疾疫之災禱之輙除毫忽弗爽此非特地之靈實有以陰主之也且層樓翬飛岌立於鶴渚林巒紫翠中若画圖然凭闌四顧將脫塵氛而與造物者游亦大觀也此迺先曾伯祖少溪公捨基剏建以啓後人之洗心崇奉者嗣後三世五登一郡衣冠之盛肇跡於文昌食報亦不淺矣自兵燹之餘一旦蕩然有識者過而傷之今有圓悟上人勵志復興索余述其緣起用告十方善信伏祈見聞歡喜咸樂爲助其子若孫自邀　文昌默佑鑄頑成仁陶癡爲慧未始不若前人之功名事業而永賴旂常呵護也況因果旣驗於前必徵於後更何待余饒舌爲哉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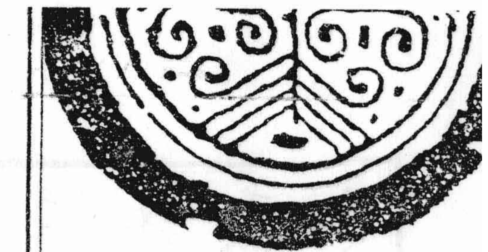
梓童帝君本願經序

分教爲三非也合教爲一亦非也旣一矣復何所合以爲一而必合之以爲合而必一之著相甚矣且人生世間僅有善惡兩途念之正者爲善念之不正者爲惡行乎正而自見爲善與爲惡同是故仁人君子

日乾夕惕孜孜矻矻垂老而不敢休止者豈求福報耶完吾之所爲人而已儒釋道之論詳矣而世未能盡式於教者少爲之勸耳夫吾不能自勸而又不能爲人之勸虛浪一生造業啓殃究之老死墮落而莫可救藥實堪憐憫此顯如上人以梓潼帝君本願眞經刊布流傳廣勸一切有情咸臻道化者也顯如一釋門衲子乃作是念而儒道家竟恝然不爲悔省視顯如宛轉婆心可不慚愧汗下乎余則曰不然儒釋道無分也無合也并無善也無惡也刊布眞經者我之法施也而非吾之法施誦持眞經者人之功德也而非人之功德也何也法施無相功德無相經不云乎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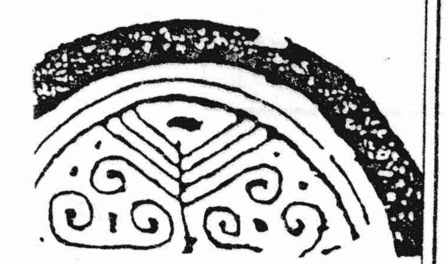
題建州浦城華藏菴募毘盧佛像

聞夫梵鐘罔叩則聲響不流蓮炬未燃則寶光韜耀故像季起敬藉有聖容是猶托一鐘以曉千夢析一燈以破昏衢也蓋由勝相而識諸祖由諸祖而辦道場由道場而知天地由天地而測虛空由虛空以悟自心自佛可謂導流而獲源矣矧庸心鄙劣未克觸途成觀若非散影分身曷以薰移其習客化其機故我素頼法兄大和尚了十法界於一心得四無礙以崇善欲就閩浦成地居天大願牧道者聞而嘉之遂述此以告衆緣凡我同仁善信覺路鋪金莊嚴妙相庶幾緣而顯理緣而顯事事理雙彰事事無礙焉所謂華藏界中無量功德者詎不在是耶



終南山蟠龍子肅禪師語錄

清・子肅超遠 撰
性 明 編
海 潤 等 錄



子肅禪師語錄序
深閑趨方之作一圓祖佛
真風歷盡百苦千辛志秉
撤天揭地掃除知解山精
木魅魂亾洞澈古今鐵額

銅頭胆喪奪卻浮山拄杖
頓超從上綱宗展開尊宿
鉢盂納盡天涯風月隨宜
發化到處刹竿若非粟頭
而來怎到恁麼田地如斯

全機露布教人焉忌舌頭
聊書數語跋之雖盡潑天
之意雖然也不得錯過
天臺鄭雲竹者行繹述

69冊

終南蟠龍子肅禪師語錄全

法弟性明編　侍者海潤等錄

上堂

康熙戊午冬衆請開堂師拈疏云看看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既見既聞且道是個什麼若向者裏薦得不用如何若何其或未然却請維那宣過宣畢師指法座云者個寶華王座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六代祖師於此提持正眼山僧今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戴角披毛牽犁拽耙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如天普蓋如地普載爇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

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惟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此一瓣香如日照晝如月照夜奉爲滿朝文武諸大勳貴惟願生生爲朝廷柱石世世作宗門外護此一瓣香昔年海内受盡風霜忝見數員尊宿幾回死裏逃生皮穿骨露猶未勦絕後到浮山撞着個鉄面無私的老漢被他一鎚粉碎直得八面玲瓏如今拈起也天旋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且道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云天涯有水皆含月大地無花不帶春爇向爐中供養前住浮山華嚴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文老和尚用酧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白椎畢師云一鎚打就一火鑄成果是其人出來相見僧問一鎚打就一火鑄成未審是箇什麼師云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鉄面門進云即今在甚麼處師云燋頭爛額也不知問如何是蟠龍境師云草徑雲生千尺石柴門雨灑萬年松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滿頭白髮鬖鬆聚一頂袈裟撩亂披進云只如人境雙亡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禮拜了退問圓通不開生藥鋪单单只賣死猫頭未審蟠龍賣箇什麼師便打進云恁麼則不值半文錢師云痛麼也不識乃云金鐘纔扣佛祖魂驚毒鼓一撾天魔膽

喪伶俐衲僧纔聞舉着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便能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其或未然與諸人打箇葛藤去也遂舉法燈和尚云山僧本欲深棲巖谷隱遁過時無奈清涼老人有箇未了的公案今日出來爲他了却山僧亦欲如此只爲浮山老人有箇現成的公案今日出來特爲舉揚大衆且作麼生是現成的公案以柱杖拋向座前云打皷普請看結椎下座

上堂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是箇什麼消息師云北斗面南看進云既是北斗爲甚面南看師云疑殺

天下人進云疑則且止今日陞堂有何祥瑞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乃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天曉不露夜半正明且道是箇什麼消息卓拄杖一下云北斗面南看日午打三更

臘八上堂僧問世尊覩明星悟道未審悟箇什麼師云悟箇明星進云即今杲日當空還有明星也無師云有進云在甚麼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七縱八橫也師云却被闍黎道着乃竪拄杖云釋迦世尊在山僧拄杖頭上說道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山僧忍俊不禁喝一喝

云住住直饒世尊未到雪山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世尊見恁麼道只得滿面慚惶[illegible]儸而去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也卓拄杖云曉日爍開岩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花

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劄進云罔明是初地菩薩爲什麼出得師云露進云只如未陞座前請師道一句子師云老僧口門窄進云恁麼則風平浪靜雲歸去月照寒江一色秋師云莫眼花乃云當機不昧千眼頓開知鑑洞明十方普應說甚文殊罔明女子入定直饒瞿曇老漢也須喪身失命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云吽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無影峯頭鐵龍戲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石火光中着眼覷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會得也是鬼家計進云三句外還有句也無師云有進云是什麼句師便打乃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拈拄杖云者是山僧拄杖法在甚麼處卓一下云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又戽夜塘水

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還傳麼師云傳進云千聖不傳和尚爲什麼却傳師云我不是千聖乃云有時把斷要津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放開一線

狸奴白牯任意縱橫不把不放一句子盡大地人摸揉不着蟠龍不惜眉毛與諸人通個消息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十五日已前即不問正當十五日時如何師云瑞雪滿空墜銀花遍地生進云雪消後時又作麼生師云看脚下乃云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千法萬法從一法生識得一燈燈燈相照識得一法法法圓融大衆且作麼生是一法擊拂子云八角磨盤空裏走三脚驢子弄蹄行

懺期上堂僧問如何是如來禪師云幡竿頭指天進

94

云如何是祖師意師云金剛脚踏地進云學人更有一問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問終日禮千佛未審千佛在甚麽處師云香烟堆裏露金容進云學人爲甚麽不見師云穿過你鼻孔乃云佛眞法身猶若虚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豎拂子云看看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大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於諸世界中吹大法螺擊大法鼓震大法雷演大法義直得情與無情遇斯光者悉皆證得無上菩提大衆三世諸佛作此事已還攝寶光走入山僧拂子裏去也汝等諸人作麽生會若道是拂子又是三世諸佛若道是三世諸佛又是拂子且道是箇什麽喝一喝云且忌打瓦鑽龜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滿面是埃塵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開眼無處覩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山覆白雲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大用没佛祖進云不立賓主一句作麽生道師云普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云早不本分也進云那裏是不本分處師云轉見不堪乃云正令全提十方坐斷擬議思量白雲片片雖然本分家風看來特殺冷淡若要賓主和融更須放開一線大衆且作麽生是一線擊拂子云斷

上堂僧問世尊陞座拈花示衆和尚陞座示箇什麽師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進云和尚試擧看師便打進云恁麽則蟠龍峯頂祥雲起萬里終南瑞氣生師云好事不如無問如何是佛師云爛麻索進云如何是祖師云破草鞋進云佛祖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是什麽事師便打進云者猶是佛祖邊事如何是佛祖向上事師又打僧擬議師連棒打退乃豎拄杖云看看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諸佛總變作山僧拄杖子向四天下走了一道汝等諸人還夢見麽咄三生六十劫擲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新開爐鞴作家鉗鎚佛祖到來如何鍛鍊師云一鎚粉碎進云過在甚麽處師云在犯不容問一言截斷千聖消聲如何是一言師云錯過了進云一劍當頭橫屍萬野如何是一劍師云者没頭漢進云恁麽則擬議不得也師云自知較一半乃云結却布袋頭大地一時收急得老潙山放出水牯牛驀地吼一聲咄嚇殺靈山會上一個老比丘忽有個衲僧出來道蟠龍今日結制說話全無來由且道作麽生與他秖對擲拂子云休

上堂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冷進云飲者如何師云瘂殺闍黎問如何是金剛寶劍師云殺人見血進云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野犴潛蹤進云如何是探竿影草師云驗出你骨髓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喝進云落在甚麼處師便打乃云不是目前法亦非心外機直下絶羅籠當陽無向背驀舉拄杖云還見麼卓一下云還聞麼咄若將眼聽終難會耳處聞聲方始知

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倒吸龍池水横吞浮山雲進云如何是浮山雲師云過進云如何是龍池水師云流進云未審流向甚麼處去師便打乃云倒吸龍池水横吞浮山雲流向甚處去卓拄杖云一棒一條痕

經期上堂僧問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如何是個個學無為師云頭頂天脚踏地進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覿面露堂堂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乃云毘盧藏中一微塵裏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大衆且道此大經卷即今在甚麼處莫是在毘盧藏中一微塵裏麼且莫

錯會好莫是在大匱小匱黃卷赤軸裏麼且麼錯會好到者裏還有知落處者麼喝一喝云塡溝塞壑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祈雨上堂僧問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人即今久多時雨在甚麼處師云打濕鼻孔僧禮拜師云通身泥水乃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飛入大海盜着娑竭龍王心地萬里靑天三十棒甘雨淋淋大地山河沾恩有分百穀苗稼增長如雲大衆且道拄杖子有什麼長處卓一下云好雨好雨

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是神通妙用法爾然師云也不是神通妙用也不是法爾如然進云畢竟承誰恩力師便打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云倒也倒也進云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也師云你不妨伶俐乃云盡微塵世界是箇金剛正體淨裸裸絶承當赤洒洒無空闕如天地蓋載如日月照臨無一處不遍無一處不周塵塵剎剎八面玲瓏物物頭頭十方通暢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腹中現百億閻浮提室内湧三千獅子座七縱八横無可不可雖然如是檢點將來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只如萬機休罷一句無私作麼生道遮

拂子云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頭放出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師云蹄角未呼嚛莫向外邊走進云未審如何看守師云饑時喫草渴時飲水僧禮拜師云切忌犯人苗稼問德山托鉢下法堂意旨如何師云瞞事瞞事進云低頭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爛泥裏有刺進云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果三年而歿還端的也無師云真語者實語者進云爲甚麼如此靈驗師云舌頭有骨乃云十月十五日結拈棒打落天邊月正月十五日解翻身踏破香水海一任你東行西行賤賣

貴買蟠龍只管坐看華州清風下截何故聻擊拂子云得能莫教忘知過必須改

小參

師誕日謝衆小參僧問世尊降生九龍吐水和尚千秋有何祥瑞師云天際峯頭白浪湧後山潭底火星飛進云恁麼則紅爐爆出金彈子大家齊賀萬年新師云作麼生是萬年新僧擬議師云早是舊的也乃云今日有勞大衆思量無可酧報聊借雲門餅趙州茶與諸人療饑心渴去也以拄杖右邊卓一下云者是雲門餅左邊卓一下云者是趙州茶中間卓一下

云者箇是什麼擲拄杖云莫怪山僧慳悋

小參僧問粉骨碎身未足酧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云大方廣佛華嚴經進云不是師云華嚴海會佛菩薩僧擬議師便打乃云一處明去千處萬處處處光輝一句透脫千句萬句句句貫通衆中還有透脫者麼喝一喝云不是龍門客從勞遭點額

冬至小參當陽直截不立階級覿面一着人人具足所以道衲僧家頂額上日日一陽來復脚跟下時時萬彙發生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無非本地風光東家晏坐西家喇鬧總是毘盧心印雖然如是三家村裏

說老婆禪卽不無若是衲僧汗臭氣未敢相許在大衆且作麼生是衲僧的汗臭氣擊拂子云等閒撥轉關棙子從教枯木百花生

小參僧問黃金爲世界白銀爲璧落是什麼人境界師云東村麥鬍子進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三門前佛殿後乃云三門前佛殿後觸着磕着無人搆驀地相逢麥鬍子合掌當胸持神咒大衆且道是什麼神咒擊拂子云咄

小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蔦取蔦取進云畢竟在甚麼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棒頭有眼明如

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師云真金在甚麼處僧便喝師云白銅假銀說什麼真金乃云此之一法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僧同僧在俗同俗且道在拂子頭上又作麼生擊禪床云無限野雲風捲盡一輪杲日耀中天

小參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虛空駕鐵船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火裏種白蓮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長伸兩脚眠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露柱呵呵笑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句句拈來妙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千差都一照進云三玄三要承師指示面一機請師道師便打乃云我本無心有所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大衆左是厨庫右是僧堂前是山門後是佛殿且道寶藏在什麼處喝一喝云身在海中休覓水日行山嶺莫尋山

春日小參僧問新春一至百草皆生如何是如如不動的消息師云動也動也進云既是如如爲什麼却動也師云喚作如如早是動也問如何是無相法身師云禮拜了向你道僧禮拜師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乃云古人道舊臘昨朝送新春今日迎九天騰瑞氣萬國霧歡聲蟠龍又且不然舊臘阿誰送新春那個迎山僧拄杖子無舊亦無新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擊拂子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小參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一句師云直下薦取進云恁麼則家家門首長安道處處窟中獅子兒師云那箇是你獅子兒僧喝師云蝦蟆吽乃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遂拈拄杖卓一下云者是山僧拄杖子那箇是法王身喝一喝云劍去久矣徒勞刻舟

解制小參師云今朝正月十五衲子心雄似虎芒鞋足下生風拄杖手中作舞直饒參遍諸方也要惡心嘔吐不如當下知非免得途中辛苦山僧靜坐蟠龍不用敲鐘擂鼓千峯豈礙雲遊一任交參佛祖從來慣性天生不會東裁西補直將皓月臨空印破三千國土惟有末後一句山僧久病力微不惟舌頭太短一且齒不關風不能道得幸有拄杖子在未免差他出來與你諸兄通箇消息切忌當面錯過遂拈拄杖云會麼喝一喝云智子方知燈是火癡兒猶向外邊求

七月十五爲諸佛菩薩開光小參師拈拄杖云主賓相聚義無窮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真面目秋風昨夜到梧桐恁麼恁麼文殊出現不恁麼不恁麼

普賢光臨師子子須師子吼象王王是象王行正恁麼時直得法寶歸如意禪那到善財淨躶躶赤灑灑無一塵不歸華藏無一物不轉法輪且道毘盧世尊位居何所遂卓杖云但願諸公開正眼人人都在佛光中

修造圓成開光小叅師豎拂子云看看大衆會麼只這一法山僧始自一十八歲痛念生死叅尋知識爲法忘軀數十年間皮穿骨露由是雪裏生烟冷灰豆爆未免驚天動地見笑神號如今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毛頭現寶王剎無可無不可雖然恁麼蒙諸檀越供給護持所以山中事事圓成般般如意山僧無可報得命諸衲子撾塗毒鼓扣紫金鐘升曲录木牀發揮本地風光但拈一瓣古柏根香供養十方常住三寶惟願善信檀越與我山僧世世生生同遊華藏共造慈航且遂心慶讚一句作麼生道處處總成華藏界門門都是善財家更有一偈舉似大衆掃灑蟠龍事已週一柱高掛萬雲頭檀那自有無邊福果滿功成得便休拽杖下座

元旦新年佛法事如常鐘鼓交叅見法王至祝金輪呈瑞相虔誠恭獻一爐香

元宵上元佳節月輪光印破虛空到法堂騁目大千遮不住千燈續燄一爐香

祈雨小叅師云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鐵牛入海藏千手大悲尋不見蓋天蓋地瀰漫記得古人道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山僧又且不然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作界如龍通身慶快變化無窮飛入四海驀地乾坤失色即然宇宙魂驚震地洪波浩渺威雄白浪滔天直得華嚴會上諸大龍王雨汗通身歸投正覺率諸眷屬發菩提心萬里青天三十棒雷雨淋淋大衆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以拄杖卓一下云惟憑此滴曹溪水普潤乾坤報佛恩

祈雪小叅新年頭行新令衲子們着眼聽震法雷鳴法鼓佈慈雲灑甘露且道明甚麼邊事遂揮拂子云恁麼恁麼春有百花秋有月不恁麼不恁麼更有涼風冬有雪恁麼也得山僧百事不干懷惟憑平鋪三尺雪恁麼不恁麼總得山川大地王乾坤萬億國中增瑞色人間天上和風喜月剎剎塵塵皇王厚德五

湖四海流通正脉願速垂慈雷霖普澤且道慶快一
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
長威獰

早叅

早叅僧問不用棒喝交叅請師道一句看師云高聳
問將來僧又問師云虛生浪死漢乃云蟠龍一句子
開口早不便更擬問如何虛生浪死漢

早叅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凋未審是什麼物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時莫
底靴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

上事師云留口喫飯好乃竪拄杖云若喚作拄杖又
道不逐四時凋若不喚作拄杖又道能爲萬象主且
道畢竟喚作什麼若向者裏會得蟠龍兩手分付其
或未然卓拄杖云有時拈在孤峯頂劃斷天雲不放高

打五早叅僧問承師有言蟠龍一句子開口早不便
只如不開口時又如何師云切忌坐在無事甲裏進
云過在甚麼處師云死水不藏龍進云如何是活水
龍師便打云皈依佛法僧乃云蟠龍今朝打五衲子
如龍如虎人人眼蓋乾坤個個口吞佛祖三千里外
知音萬仞峯頭毒鼓直到恁麼田地看來猶是莽鹵

且出格一句作麼生道咄絕後再甦無一法臨機不
用千鈞弩

冬至早叅丈室逍然四壁空單丁獨處鎮千峯宴坐
崖亭無一事那分春夏與秋冬

元旦早叅師拈拄杖云今朝元旦辰拄杖不容情發
活憑誰力敲開鐵石心主賓無二見瑞雪白如銀更
覺西來意一棒一條痕喝一喝云山中佛法常如舊
雲外逢人盡謂新

解制早叅師拈拂子云今朝正月半燈月冲霄漢祥
光爍太虛雲霧都消散深山空谷中擧目生涯淡破

衲道人家苦菜黃虀飯喫則從君喫不喫不相瞞佛
法西來意松枯石頭爛解制一句作麼生道乃揮拂
子云露柱燈籠瀟灑去孤鴻野鶴跨雲來

結夏早叅師拈拄杖云只遮一法無冬無夏無晝無
凡天地以之運轉萬物以之發生山僧以之統衆衲
子以之奮志果是其人發揮本有身心安居平等實
際結夏一句作麼生道遂卓拄杖云運水搬柴無一事
頭頭總是舊家山

解夏早叅師云今日山中解夏衲子逍然造化芒鞋
竹杖隨身各有師王獨穿直饒叅徧諸方未免返成

話欄爭如徹底掀翻麼快通身放下終南古柏常青霜雪都來不怕從教地老天荒滯貨遼天索價驀拈拄杖云大衆會麼只遮一法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打開關捩子親見本來人拈拄杖喝一喝云誰知桂轂千年魄妙作空輪一點秋布袋頭開無內外從教去住自優游更有一偈舉似大衆自是蟠龍一夏週那知葉落更驚秋何如宴坐磐陀石免得區區向外求

晚叅

解五晚叅僧問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未審得箇什麼師云拄杖子進云拄杖子在甚麼處師便喝僧亦喝師云你一喝我一喝落在甚麼處僧云老老大大落處也不識師云老僧住持事繁乃云今夜蟠龍打五終一堂鉄漢振綱宗拈起衲僧拄杖子人間天上血通紅且作麼生是衲僧拄杖子卓一下云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澈底清

晚叅僧問開口道着舉步蹉着學人爲什麼不會師云怪得阿誰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有進云是什麼方便師便打進云請和尚道師云却是你道得好僧禮拜師云會麼進云不會師云會取不會的乃云

動則當處生苗不動則埋身千丈直饒坐斷兩頭頂門猶欠一棒到者裏還有知蟠龍爲人處麼以拄杖旋風打散歸方丈

晚叅僧問不厭生死不樂涅槃是什麼人境界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進云未審他有什麼長處師云任從蒼海變終不與君通進云低聲着師云老僧向你道什麼僧擬議師便打云未夢見在乃云諸佛不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西來個個脚跟點地生死涅槃真如佛性蔴三斤乾屎橛甚麼得來若向者裏着得一隻眼盡乾坤大地一時瓦解氷消其或未然今夜放開一線貴圖大家知有喝一喝云諸佛出世也又喝一喝云祖師西來也又喝一喝云蔴三斤乾屎橛一時向者裏薦取

起七晚叅師云普天普地起霜風惟此蟠龍萬樹松即日開爐烹佛祖從教鐵漢也心空喝一喝云冬請歸堂去竭力振綱宗

除夕晚叅蟠龍除夕異諸方冷淡家風驀面霜更有一般真受用滿堂淸衆一爐香

示衆

示衆古人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得箇中意

日午打三更大衆既是日午爲什麽却打三更若向
者裏會得三世諸佛於中成道歷代祖師於中利生
神通變化於中流出大地山河於中發現其或未然
按下雲頭高掛鉢囊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念相應
十方坐斷衆中莫有恁麽衲僧麽卓拄杖云敵勝還
他獅子兒出羣須是英靈漢

示衆剃髮着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爲生
死因大衆念佛持咒是閑雜事禮拜焚香是閑雜事
著衣持鉢是閑雜事陞堂説法是閑雜事且作麽生
是聖道豎良久云臨岩看滸眼特地一場愁

示衆來黃蘗和尚云預前若不打徹臘月三十日到
來管取你熱亂萬般事須是閒時辦下忙時得用多
少省力莫待臨渴掘井如落湯螃蟹一般未免手忙
脚亂去也師云古人者般説話可爲婆心至切爲子
情深汝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麽喝一喝云平生肝膽
向人吐相識猶如不相識

打七示衆入山不畏虎兕者樵子之勇也下海不避
蛟龍者漁夫之勇也臨敵視死如生者將軍之勇也
作麽生是衲僧的勇處喝一喝云迅雷轟宇宙石火
迸青天

除夕示衆舉北禪和尚云今朝年窮歲盡無可與諸
人分歲但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根大
家喫了唱村田樂免得倚他門戶傍他墻致使時人
喚作郎蟠龍今夜又且不然若烹露地白牛炊黍米
飯煮野菜根只恐味長知者少唱村田樂稽柏音高
和者稀且道畢竟以何物分歲與竪拂子云山僧拂
子頭邊意取之無盡用無窮

師誕日示衆今年五十六光陰如箭逼人行百不會
退守三間屋半偈猶未周全身底病骨透日卧禪牀
長年不禮佛有時呵呵笑看來却成哭大衆既是呵

呵笑爲什麽却成哭擊拂子云只者些兒誵訛處山
僧千足與萬足

戒期示衆喝一喝云戒也定也慧也還有人薦得麽
若向者裏薦得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以至無量無邊
三昧只在一毛頭上若薦不得且向衣鉢裏薦取好

衆建丈室請師師陞座示衆昔年虎穴今日龍宮慈
雲普覆法雨均濛雷鳴宇宙電掣西東正恁麽時直
得三世諸佛讚嘆歷代祖師證明大衆且道證明箇
什麽卓拄杖云多謝諸公齊着力祖庭光彩一時興

打三示衆若要漆桶徹底着眼睛看如荒木札羨如

炊鉄釘飯但辨箇肯心畢竟不相賺且道以何爲驗豎拂子云千古意分明一堂風冷淡

解三示衆邇聞黄蘗老人拖泥帶水牽犁拽耙向淨瓶裏出來高聲說偈云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被山僧驀面一唾走入諸人鼻孔裏去也還有人信得及麼良久云早知兒便是人做夜半三更也好行喝一喝云照顧鼻孔

二月十九示衆師豎拂子云今朝二月十九衲子攜瓶折擲禪河波浪翻騰法海潮音震吼普聞三界人

天萬億國中稽首從教雲水滔滔一任鳥飛兔走善財無處參尋龍女南看北斗蟠龍宴坐觀音正令全提在手且應機接物一句作麼生聻乃揮拂子云娑擲拂開金世界青山湧出壁樓臺

四月八日示衆師云大衆會麼今日是我釋迦世尊降誕良辰所以拈柏子香然松明炬謁瞿恒多運無作力不爲報德酬恩聊表寸心而已大衆還知世尊安身立命處麼遂舉拂子云大衆看看悉達太子在山僧拂子頭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被山僧頂門一棒走入微塵裏去也衆中還有破塵見佛者麼喝一喝云無限野雲風捲盡一輪佛日掛中天

解夏示衆師拈拄杖云結夏也是遮箇解夏也是遮箇不解不結是箇甚麼顧視左右云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本地風光真實受用色色現成不信且行脚待你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鞋薄那時驀鼻拽廻頭始信從前自家關休歇關須直索信手拈來玲瓏活潑妙用神機全身作畧呵呵呵還會麼秋風昨夜到柴門萬里青山黃葉落惟有山僧拄杖子長年靠在禪林角纖毫觸着血通紅慣性天生非

造作更有一偈舉似大衆暑往寒來春復秋急須按下萬雲頭今朝不了何時了此日不休何日休諸兄本有冲天志何故騎牛又覓牛

示衆拄杖無情似鐵牛毫端觸着不輕酬忽雷驀震乾坤動直得通身血逆流

誕日示衆山僧五十七通身渾是疾無法報檀那一箇波羅密

示衆師云山僧自到秦川二十餘年有箇相知且道是誰聻乃豎拂子云千聖尚然無覓處造次凡流豈可知

解七示衆師竪拂子云今日蟠龍打七終一團佳氣喜重重果是吾門眞衲子必當竭力振綱宗此事且止末後一句作麼生道 咄 但得禹王些子力萬水千山一貫通

示僧二十師云二十年前誰是汝倏忽今朝到廿旬顔貌不同初十歲切須憂道莫憂貧

示念佛師云念佛休疑是阿誰美人斜插一枝梅分明道破無人會念得泥牛吼似雷

誕日示衆師云山僧五十八光景虛拋撒逐日枕雲眠空空無一法散步若行雲踪跡如石塔客問西來

意惟訓山路滑有時赤足行有時着布襪有時肚量寛有時胸臆狹有時似慈悲有時怪惡辣疾病有千般纒着一時發呵呵呵百尺冷門庭鐵面王菩薩

冬至示衆師云一九一陽生古語到如今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陰向鼻中没陽從眼裏生會得箇中意金身草一莖

除夕示衆師拈如意擊禪牀云今朝年月盡諸兄着眼聽光景疾如風死生誰敢定明日又新正宜當自發奮既作出家兒那分利與鈍抖擻舊精神提起降魔刃佛祖出頭來也要他乞命天上與人間何妨行

正令復擊一下云且待明辰恭惟祝聖

示戒月知藏師云休去歇去換骨洗腸去整舊如新去一念萬年去古廟裏香爐去冷冰冰的去枯木寒灰去千了百當去月映樓臺去夜靜鐘聲去不見古人道牽牛向溪東邊牧未免犯他官家水草牽牛向溪西邊牧亦未免犯他官家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有何不可且道如何是隨分納些些的道理畢竟拈如意云兩頭都坐斷凡聖一齊休依依如有主法法自優游還委悉麼更有無私句牢看水牯牛

誕日示衆山僧五十九道行全無有一味惡轗

鎚烹佛祖毒氣消乾坤踞風顛倒走眼底不容情雄心壯如斗 咄 冷坐終南山吹毛恒在手

入室

解夏入室師拈拄杖云一二三四五秋風雄似虎五四三二一光陰如箭疾驀拈拄杖云識得這些兒萬事從教畢諸禪德畢不畢且聽蟠龍老雲山吹鐵笛喝一喝云切忌當面錯過

結冬入室叅禪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且道趙州栢樹子雲門乾屎撅洞山麻三斤南泉三不是各人本分事畢竟是何消

息以如意擊禪牀云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圞都不費
鉗錘
起五入室師舉拂子云若論此事在眼能見在耳能
聞在口能說在足能行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伶俐衲
僧纔聞舉着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各展威雄雖然恁
麼古人有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紀
云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
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泉中還
有得水者麼乃揮拂子云須知此滴師王乳益天益
地灑醍醐

解五入室今日蟠龍打五終一條血棒照天紅露柱
子通身慶快燈籠兒驀地心空果是吾當家種草自
然的蓮始誠終且道的當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勘驗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南京來師云南京在甚麼處
僧云和尚豈可不知師云也須問過僧禮拜師云喫
茶去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河南風穴來師云還見昭祖
麼僧云不曾見師云汝不從風穴來

僧參師問甚麼來僧云五臺來師云還見文殊麼僧
云見師云有見見無見見僧擬議師便打云脫空謾
語漢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興善來師云和尚有何言句
僧便喝師云者一喝是你的是和尚的僧云豈有兩
個師云早是三個了僧云過在甚麼處師便打云你
且喫棒我要話行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靈感來師豎如意云靈感還
有者個麼僧云無師云和尚將何示人僧云柱杖師
云柱杖與如意是同是別僧擬議師云靈感和尚被

汝鈍置殺也
僧參師問甚處來僧云薦福來師云和尚有何言句
僧云莫謗和尚好師云你爲什麼謗他僧云那裏是
學人謗處師便打云快末懺悔僧禮拜師云雪上加
霜
師落堂僧問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師便掌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云痛癢也不識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僧禮拜師云還我話頭來僧擬議師便掌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香板長三尺僧云會

也師云作麼生會僧云香板長三尺師笑云向你道長一丈你又作麼生會僧無語師便打云驢年夢見在

僧問如何是我無位真人師云錯過了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紅爐焰上雪花飛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騎牛覓牛僧云恁麼則常在者裏師云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云走却了也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乾屎橛僧云既是清淨法身為什麼却成乾屎橛師云你不妨疑着

僧問死了燒了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便打僧云死了

燒了打箇什麼師又打僧有省師云還我主人公來僧云猶嫌少在師云今日打着半箇

師在七堂考工問僧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僧云明日向和尚道師便打云是賞是罰僧云賞罰分明師云那裏學得來僧云不勞和尚證明師又打云還得一半飯錢

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喝師云除者一喝又作麼生僧又喝師打云擔板漢

問僧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僧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云低聲着師便打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僧云更是個什麼師云不是者個道理僧云畢竟是個什麼師便打云一釣便上

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今日三十明日初一師云我道今日初一明日三十僧云一任和尚自在師便打

問僧那個是你本分事僧云早晨喫白粥至晚又覺餓師云喫粥即不無你本分事未夢見在

師行路次見僧抽解便問既是清淨法身為甚麼撒屎撒尿僧云遍身手眼師云死了燒了眼在甚麼處

僧云瞎師云瞎僧云瞎瞎師便打一掌云者個師僧却也有些臭氣

師因頭痛問侍者云老僧頭痛不徹還有人替得麼者云某甲替得師云你作麼生替者以手抱頭云痛殺也師云也只替得一半者云那一半須是和尚自受始得師云為什麼替那一半不得者云和尚痛入膏肓教某甲如何替得師便笑云恁麼則老僧頭不痛也

拈古

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世尊大似井底蝦蟆蹲跳不出雲門固是好手也
是賊過後張弓當時蟠龍若在但問他未出母胎
一句子速道速道任他口似血盆管取瓦解氷消
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日覩明星忽然大悟乃云
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
執着不能證得
盡謂世尊覩明星悟道殊不知被明星換却眼睛
不少蟠龍恁麽道還有不甘的麽出來與世尊作

主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時百萬人天悉皆默然
惟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湼槃
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
摩訶迦葉
世尊拈花老不歇心迦葉微笑口是禍門仔細檢
點將來每人三十烏藤何故免得殃及兒孫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
拈椎迺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
世尊云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我若作迦葉待世尊道汝擬擯那箇文殊正好劄
聲一椎不惟百千萬億文殊無容身之處且免千
古之下遭人檢點
文殊師利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
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者殊云是藥
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殊殊接得
示衆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大小文殊瞞善財卽得若是蟠龍待道能殺人亦
能活人但云面皮厚多少看他作何去就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一

布衫重七斤
趙州老漢被者僧一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若不是青州布衫未免一場懡㦬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一僧問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
說有說無摠須喫棒有分
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
啣花落碧岩前後法眼云老僧二十年只作境話會
直饒不作境話會也未敢相許在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

大小馬祖好與三十痛棒何故不可認奴作娘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如今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南泉老漢隨人起倒若問蟠龍但云得不得即且心你喚什麼作佛他若擬議劈面一掌免向得與不得處上度
雪竇示衆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佛鑑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不必重拈出高峯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平仄
拈却四箇字又作麼生雖然且放過一着蟠龍今日也要與三大老相見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且莫作字會既不作字會又作甚麼會咄

頌古

世尊初生
胞胎纔出便稱尊指天指地弄精魂不得雲門行正令至今千古累兒孫

世尊覩明星悟道
六年苦行皎如氷正覺山前失眼睛一切衆生原是佛何須夜半覩明星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
天上人間事若何幾回明月照娑婆栴檀寶像親臨步咄且道其中別有麼

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大潙智云世尊爲誰家分上事乃喝一喝云汝等切忌認着昭昭靈靈
眞佛無爲在我身莫將黃葉當成金如今四海茫茫者未免從他認識神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聲至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問耆婆云生何道曰人道又敲一云生何道曰天道又敲一云生何道耆罔知生處
瞿曇一擊普應知耳露門開法味施惟有耆婆無耳竅髑髏穿過也如痴

世尊因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
昔日屠兒今日佛佛與屠兒似何物咄餓時喫飯困時眠六六原來三十六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云咄吾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四十九年無一字葛藤如許成何事是吾曾轉法輪也分付禪流休造次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子定不得

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臾罔明從地湧出作禮世尊敕罔明出此女定罔明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出得出不得權柄在阿誰會施黑豆法便解白拈賊

殃崛摩羅尊者因持鉢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娩

婦聞當時娩產難暗把金針穿玉線可憐無限杜禪和往往隨人脚跟轉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泉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自外歸泉舉前語示之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泉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當日斬猫意最親幾多聰漢不知音直饒趙州頂鞋去猶負南泉一片心

南泉示衆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

貍奴白牯却知有戴角披毛隨類走驀然撞着老瞿曇看來却是子胡狗

僧請益無夢無想主人公師遂頌出

無夢無想主人公捏碎虛空掌握中若問其中端的意三更杲日一輪紅

讚

佛讚

栴檀瑞像豈尋常鼻孔深藏師子王今日親臨彌勒閣無邊刹土一毫光

觀音讚

紺目慈容婆心普眼悲願弘深千形異類導引蒼生成斯曲調上大人休賣俏手裏金鱗通身跳躍 咦 龍女兒方行善財子來到

達磨讚

遮箇胡僧兩眼睜睜九年面壁賺殺兒孫 咄 神光斷臂安心後直至如今續祖燈

浮山本師和尚眞讚

遮老和尚倒拈拄杖呵風棒雨佛祖膽喪 咦 未展開時如鷹得萬里青天三十棒

自讚

遮箇惡秃天生慳物衲子之寃口甜心毒敗壞宗乘傷人眼目活嗷乾坤生吞祖佛箇是阿誰山南子肅遮漢之眞通身是假坐斷終南如聾如瘂手裏烏藤魔佛俱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莫謂無人相逢者寡 咦 正令全提可知禮也

謂是蟠龍本無此相謂非蟠龍即有此相 咄 莫把是非來辯我生涯只在千峰上

戒月知藏請讚

咄哉慳賊偷心莫測手裏烏藤觸他不得棒雨呵風乾坤失色正令全提澄澄寂默 咦 洗清天地一林霜印破虛空千丈月

成拙侍者請讚

磚肚非干箆明心不用燈蟠龍無別法一棒一條痕 咦 痛處翻身如鷹得信手拈來總是春

華州西關泉居士請讚

潼關之西終南之北少華之間通身漏洩暑退京初碧流秋月遮漢荒跡天生愚拙諸善友聽予說不是心不是佛肚裏空空虛無一物一條官路直如弦更問如何遭一摑 咦 沉沉令尘鐵千斧七尺烏藤掌握中魔佛到來成兩段虛空粉碎血通紅

咄哉俗漢阿誰喜見稚子拈來神頭鬼面秉佛祖機握吹毛劒心直如弦性急如箭 咦 觸着便發雷轟掣電

者箇村僧不近人情耳無兩般眼露雙睛毀犯清衆淨戒吹滅浮山祖燈闍闍衲子兮口甜如蜜蒸烹佛祖兮心毒如砒箇是渠儂眞面目一任人呼是馬驢

佛事

爲慧雲禪人入塔

師拈如意云大衆會麼往日慧雲臨此際今朝遺骨白如霜拈來直入華嚴藏寶塔時開戒定香頓祝左

右云大衆還知慧雲安身立命處麽喝一喝云雪覆
千山銀世界氷生大地玉乾坤

爲電目禪人擧火

師拈火炬云往日明乾今朝電目品品華開心心卽
佛以火炬打○云咄烈燄光中正堪沐浴

爲智溥禪人擧火

師拈火炬云遮箇禪人生平自在一心念佛了無罣
礙末後安詳去得暢快擲火炬喝一喝云烈燄光中
開正眼逍然跳出威音外

入塔

師竪拂子云智溥禪人八十三涅槃生死不相干今
朝驀入那伽定窣堵安身且放恭以骨入塔云終南
幽隱處一塔鎭千峯

爲見空禪人入塔

師擧骨入塔云大衆會麽衲子見空四相無踪惟此
白骨入向塔中末後句鎭千峯遂卓杖云從斯踏着
曹溪路涅槃生死總圓通

爲還聞禪人入塔

師云遮箇禪人須古神清了生脫死撩起便行遺斯
白骨如玉如珍遂擧骨云還見麽咄　龍戲千江水虎
嘯萬山風

爲慧燈監院設供

師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大衆
還有省覺者麽良久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爲萬明首座印宗書記對靈

師竪拂子云大衆看看萬兄首座印公書記二位禪
師在我山僧拂子頭上面目儼然精神跳躍咄昔年
承道愛今日豈能忘無奈花緣別立所以天各一方
那知閙裏抽身驀地成斯曲調蟠龍無可供養惟拈
古柏根香恭惟二位道兄常寂光中烈破面門同一

受用大衆還知二公受用處麽遂拈香云唵蘇嚕蘇
嚕嗡唎嗡唎吽吽癹吒娑訶

爲种居士對靈

師揮拂子云种公种公兩袖清風人間天上幻相皆
空西方世界九品蓮中逍然自在受用無窮水流風
動音樂重重樓臺殿閣窗牖玲瓏彌陀海衆在處相
逢滿菩提願佛種紹隆且當下一句作麽生道喝一
喝云居士飄然歸淨土家邦千載繼綱宗

雜著

歸山歌

歸山好歸山好識得歸山休待老山風淸山月皎山僧猶愛山中鳥語喃喃眞箇巧聲聲啼出家中寶仔細聽非草草鄭州梨勝靑州棗茅菴大乾坤小拄裏紅輪明杲杲瞌睡來和衣倒衲被蒙頭直到曉山頭老山頭老柱杖通身露牙爪有時惡有時好有時凡聖俱齊勒有時悅有時惱有時垢罵黃頭老三世如來乾屎橛六代祖師一莖草呵風棒雨異尋常煑石蒸雲逐日飽有時進有時早有時魔佛連塵掃斯言都是山家事瞬目人間知道少更有一般奇特處山濟路勝蓬萊島

歸山偈

忻然携杖涉婆娑直截參尋一步多彌勒閣中留不住歸來獨唱太平歌

山居

山居情境異諸方苦菜連根義味長雨過池淸荷葉秀風生地潔藕花香

山居瀟灑樂閑僧法法頭頭總現成溪聲慣說西來意翠竹風搖古佛心

山居無事可干懷携杖頻登古石臺寂寞之中誰伴我淸風常送白雲來

萬境空閑一箇僧推窓對月了殘經寒來破衲重重線暑到臨溪傍柳陰

冷淡淸虛孰與交孤雲片月掛松稍山泉徑石憑誰煮竹葉松枝任我燒尋溪不覺碍無碍採藥渾忘權無礙間把靑荷縫破衲便將黃葉作袈裟

我愛山中貧鞋破赤足行踏翻千尺雪覷碎萬年冰

我愛山中富衲子歸無數濟淡藏千車白雲堆滿庫

我愛山中靜跏趺頻入定石爛與松枯本自從天命

我愛山中好雲深多木草松柏色常靑逐日聞啼鳥

我愛山中妙獨唱無生調千峯點頭聽料爾不知道

我愛山中樂平步松巔閣推窓仔細看萬里飛千鶴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芒鞋似虎獰携籃去石上採岩藤

山中住石室玲瓏處更幽奇竹徑芭蕉樹

山中坐麋鹿菴前過逍遙遍示似泥牛大

山中臥衲被蒙頭過聽曉鐘好夢都驚破

懷得戒元老和尚

三壇淨戒依師授德重恩深豈易酬每於終南懷法乳香焚雲散萬峯頭

懷得法本師文老和尚

幾蒙瞎棒障驢腰毒氣於今恨未消法孔恩深無可報聊拈柏子向爐燒

述懷

久病山僧氣力微客來只得强相陪言談踈野渾無味法語顛狂拙似雷萬里雄峯猶側耳千川野鶴若雲飛如今收卷成何事一室翛然滿案灰

疾病長年老弱僧門庭開大冷如氷從教野鶴隨時集一任潛龍逐日增萬事總由天注就風雲雷電掌中生燈缽祖佛憑誰力七尺烏藤棒一根

道然慣愛獨焚香寶劒深藏歲月長客問西來何祖意訓言不管豁鋒鋩

一盞明燈一箇僧何緣疾病苦纏身翛然容納安閑處樂道清平可日增

無禪雙膝使慵誦舌頭强隨緣消歲月勤加戒定香

錫杖峯

携來一錫鎮千峯插向南山鐵壁中日出明珠懸頂上月來光爍太虛空

文殊石

非道非儒莫是僧鬢長髮白手持經蒼苔石上頻頻坐此土西天孰不尊

毘盧頂

豎窮三際橫多方足下無非大法王萬古毘盧今遍波孤峯頂上雨花香

古蓮池

今古分明在目前山頭瑞現滿池蓮舒光爲憫娑婆若引導蒼生不記年

舍利墖

千峯環遶穴中王寶墖巍巍含利藏自是終南千古秀祥光爍爍異尋常

圍棋頌

黑白分明不錯伊有眼方爲最上機盤勝負看臨時幾度拈來還自放一輪秋月過山溪

雲峯阻雨

携節冒雨過雲峯山色烟霞迥不同無底鉢盂收拾去拖泥帶水看飛龍

林間偶成

山中瀟灑兮携杖過林西溪聲常說法鳥語露玄機

禮祖墖

達公與我是同參幾度盤桓落二三瞎却當年正法眼逢人謾說會浮山

出浮山
雪笠芒鞋別此山宗風聊着杖頭擔從斯直上千峯[illegible]
頂活煮乾坤任意飡
採藥
帶雨携鋤去和雲採藥回降龍歸去鉢[illegible]虎伏蒼苔
數珠
百八烏珠貫通一線人天師子掌中出現
心銘賦
生平寡欲兮任運隨時身多疾患兮策進玄機由是
孤峯獨立故於窮谷深居韜光遁迹兮定動無爲藏
牙覆爪兮如拙如愚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仙佛位中
留不住白雲堆裏放閑軀胷襟無我兮從敎伊喚馬
呼驢烏藤活卓兮又何妨帶水拖泥與來時楹石懸
岩坐他一會倦來時衲被蒙頭睡他一睡大梅老曾
有句松食荷衣樂有餘風流處且歌詩飲水須知可
度時報同心休造次莫敎輕易作人師
十二時歌
夜半子百億須彌俱出此大千沙界掌中觀本自無
生何有死
鷄鳴丑遮段風光誰不有一輪明月體中圓莫學迷
狂外邊走
平旦寅丈六金身草一莖分明道破誰能會千聖從
來一路行
日出卯不二紅輪明杲杲山僧拄杖頭邊事料得時
人知道少
食時辰看來誰是我般人擊碎虛空無別物天生拄
杖萬年籐
禺中巳向上機關無一字若能直下肯承當本地風
光非別事
日南午寵毛慣擊虛空鼓分付東風着眼聽遮般消
息無今古
日昳未搬柴運水真三昧零落袈裟沒半邊山僧不
與人同類
晡時申八字眉毛眼上生慈心鐵面誰能敵擊碎虛
空棒一根
日落酉生平不喜揚家醜若問西來何祖意磨盤八
角空中走
黃昏戌毒若砒霜甜若蜜遮般異味幾人知舌上青
天揮霹靂
人定亥三千世界憑吞吐貫恒沙諸佛出毛端一毫收

攝三千界

竹篦頌

直指人心惟此一法佛祖到來一齊打殺

三不是頌

佛不是兮物不是心與非心都不是禪客相逢耶羅指箇中消息許誰知

斬猫頌

當日斬猫意最親幾多瞎漢可憐生直饒趙老頂鞋去猶負南泉一片心

琢如意頌

萬仞懸崖古柏根樵人採得獻山僧磋磨日久成如意留與兒童續祖燈

對聯

海藏經文出廣長舌橫說豎說塵說刹說盡說妙
說一句一偈巍巍乎總是箇中消息
聞一定一動蕩蕩乎無非本地風光
龍蟠古寺納息安詳正聞順聞思聞修聞澄聞淨
倒搭一頂麁布伽黎盤陀石上跏趺而坐通身慶快
橫拖一條烏藤拄杖香雲徑上獨步時遊脫體風光
一掌一握血濺破面門眞機漏洩　行藏如野鶴
一棒一條痕天魔膽喪祖佛魂驚　聚散若孤雲
世尊拈花露出箇中消息子　一本著如緇
迦葉微笑單提教外別傳機　千峯翠若屏
或慈或威視衆生猶如赤子　門列千峯秀
若定若動觀諸佛亦是冤家　心融萬境閒
四句離歷歷明明皆祖意　擔泉携日月
百非絕塵塵刹刹即吾心　撥火弄雲烟
孤峯頂上一任呵風罵雨　溪山藏拙衲
百尺岩前不妨煮石蒸雲　古寺聚蟠龍
普濟門前一任東來西往　寶地平如掌
眞如境內不妨北斗南觀　喬松翠若雲
胸襟無我一任呼牛喚馬　野鳥山猿談妙法
杖笠隨緣何妨帶水拖泥　燈籠露柱弄玄機
遮條窮性命不妨立地撑天　仙山慣集蓬萊客
百尺冷門庭一任寒來暑往　古洞常迎世外賓

行實

師諱超遠字子肅無爲州人俗姓趙母沙氏夢僧乘牛車投宿而孕崇禎辛未十月十八辰時生纔離襁褓喜趺坐六歲出家于四面山水潔泉禪師座前後住六安山摩雲菴十八歲聞採茶歌云一寸光陰二

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之句忽覺生死事大虛度光陰直得淚墮如雨乃發四弘誓願十方諸佛若不滿我此願我即與他一刀兩段從此痛念生死不敢放逸常禮觀世音持大悲咒百八卷爲定課日不少息參師身多疾患志尚淸平任運隨緣了無畜積常憶古云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予何人哉二十二歲參會山元老尊宿受具足戒次參華山見月和尚學律復參廣教天章和尚蒙示三不是少有趣向三十四歲參浮山文弱盈和尚命爲悅衆冬期衆求打七師即嚴整七堂起七老人落堂師即出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老人便與旁頭痛棒師自此疑情頓發雖在衆中如無一人相似至第四日聞舍璞師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忽然打破疑團如放下千斤擔子一般又如羅網中跳出來一般又如窮子歸家見親生父母一般世間最樂之樂無過於此始信古人道但辦肯心必不相賺今果然也又憶古人云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箇甚麼一舉了然又將乾屎橛柏樹子麻三斤審舉驗之無不了了天淚師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便喝淚云亂喝師又喝淚云除此一喝道看師云即此一喝用之不盡更要道箇甚麼舍璞師問經行的是誰師云瞞我不得璞云後邊立的是誰師云莫眼花璞云死了燒了聻師云何處不稱尊璞云似則似是則未是師一喝便行老人問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浮山道即是心即是佛即是物你道南泉是浮山是師即捉取老人鬚云和尚鬍鬚遮樣長老人云我的鬍鬚與你不相干師便作掌勢老人云不是遮箇道理師云也少他這一掌不得師即便禮退隨後入室從頭吐露一番老人即便落堂機掀坐師即出衆奪取拄杖抛向人前老人云遮五八兩漢猶來捋我虎鬚師即呵呵大笑到此方知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自風流浮山老人過舒州騎龍菴師即至彼省覲老人一見便問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師云上是天下是地老人云恁麼則等閒也師云低聲低聲老人即付偈云無位眞人乾屎橛諦當未徹與君說紫羅帳裏撒珍珠信手拈來休甄別末後句已饒舌天上人間無二月又云汝當傳臨濟正宗三十三代龍池萬老和尚法孫浮山文老僧之嫡嗣也汝名超達善自護持師

自此憶入終南潛形山谷而已三十七歲過秦川康熙十一年壬子秋八月十九日住華州終南山蟠龍古寺正直殿頹堂朽山荒路塞禪朋罕到猛虎時遊師以栽松種竹爲事安貧樂道爲心所以不懼危亡晏然而居四顧無人孤峯絕侶至十七年戊午冬不期諸寺道兄恭請就本山開堂師亦同辭不已久而應命三年結制法席方成四衆交遊山林如市師即示衆云古人有言時當滅刼高岸深崖遷變不常惟此深山窮谷只宜冷淡潛虛而已從此更不陞室入室直以持戒念佛禮誦華嚴以酬十方信施師有偈

云梧桐葉落一天秋山翁收拾釣魚舟袖手松巖無一物白雲流水自悠悠

塔銘

華嶽孤峯　塔雄山對　少林面壁　祖傳無誨
無之一字　乳恩沉灌　甘露醍醐　神明灌溉
五葉一花　茂蔭地載　臨濟宗風　三十三代
戒律森嚴　辛勤萬倍　塔似雪山　千秋遺愛
名義無爲　顧思自在　理證無生　虛空聲欬
山峻蟠龍　輝煌大塊　掌果之觀　道合內外

臨入涅槃示衆法語

誕日示衆師云山僧六十歲藏在淺山內慣愛獨焚香喜與千峰對閑遊百鳥歌趺坐巔巒翠手握萬年藤山中第一位疾病有千般受用眞三昧報我山中侶爾還會不會心心仔細聽惺惺休瞌睡出頭天外看我與人同類復舉頌云巖亭病骨寂寥寥世念全然沒一毫雖着衣裳喫粥飯恰如死了未曾燒師將示寂違別大衆諸寺道兄諸大檀越并諸四衆而說偈云

一見渾如舊　頻蒙道義渼
人生多聚散　離別勿驚心

師將示寂侍者問安師云身形四大有來有去有何不安侍者又問沒後茶毘事當如何師說偈云

生平拙訥箇村僧　手攜七尺鐵烏藤
烈燄光中纔入定　塵塵刹刹現童眞

侍者又問入墖佛事當何所作復說偈云

往日子肅　今朝白骨
入在墖中　生平事足

師於淸時巳巳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時命侍者擊鐘集衆師敷座衆至焚香拜訖師揮拂說偈云

事畢威潛麈尾收　松門權繫釣魚舟

幸有一輪天上月　光明寂照萬林秋

偈訖擲拂微笑而逝

嗣法弟子明慧　明喜

明璽　明友

明源　明澄

明信　明朗

明接　明瑩

明闊　明禎

合閤山執事十方緇素人等盥沐焚香稽首敬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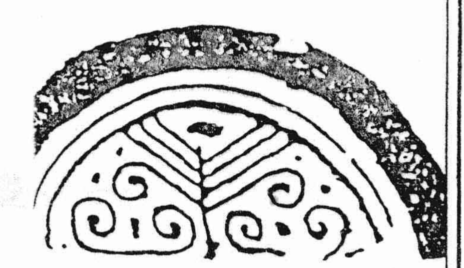
終南蟠龍子肅禪師語錄終

康熙癸未歲次孟夏佛誕日板存嘉興入藏



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

清・天樹行植　撰
湛祐　編





鶴林天樹植和尚語錄敘

余幼事舉業於正心誠意之外凡老莊百氏之書心弗好也聞浮屠見性成佛之說竊常疑之及壯而游宦四方聞有以尊宿語言文字進者毋於披閱但增悶憊未常不掩卷靜坐忽於言外得之始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老胡婆心嘔盡矣向之所疑釋然及解方信三教一源良不我欺歟旹蒙

今上聖恩自外官擢遷部職値四海昇平共樂無爲之治故政事多暇時過京之廣濟寺從吾鄉天孚祐大師爲法喜遊真不讓東坡之於佛印也識其行事務貴真履實踐不尚虛夸咸有古德之風審其法系乃古南牧雲門和尚之孫鶴林天樹植和尚之嗣也天童密祖之下海內咸稱二牧而弘覺忞祖已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其聲烜赫不煩述

也唯牧雲門祖則一舸烟水深自韜晦門庭壁立見者望崖有是祖必有是嗣哉諦觀今之法門日濫真可痛嘆流滂不有二三老成典型其間佛法將成掃地矣天乎祐公

之先與余之大父皆為邦家柱石之臣至今簪纓勿替余與祐公實世誼而兼法誼者也出其師天樹和尚語錄以示將付諸剞劂丐余文以弁其首一披讀之其機語迅利

如諸閃電以楔出楔不留朕迹橫說豎說無非般若余門外漢耳自愧管窺文從何作然而義不容辭因敘其生平梗槩謹為之敘云

旹

康熙己巳歲桂月中憲大夫知徽州府事關右弟子朱廷梅

拜撰

鶴林植和尚語錄序

曾經大嚼過屠门媿我初終好弟昆
花木禪房蕭寺古竹林清磬麗城尋
此戊申秋鶴林牧老人過夾山時作
也老人自述林皋法兄與余上湖龍
池又同破山堯峰法脉共事洞聞和

尚有年茲乃死生睽隔法運陵夷寧
無慟乎則知先輩鄭重同门之誼本
本水源之切槩見於斯矣辛亥冬老
人示寂遺命天樹植兄繼主鶴林為
第二世焉即日陞座乃舉寶壽初開
堂三聖推出一僧云云新長老若作

寶壽見三聖德應道膺眷再與一棒
鎮州一城人眼今日果被我瞎卻可
謂一唱驚人足以起濟上綱宗況其
說法無葛藤平淡而機峻無元字脚
存於眉次者皆由牧老人源清而流
遠本豔而芳馨豈是今時剪繪無根

雖炫耀逼真曷能彷彿真花之萬一
哉惜乎良弓始張以絕弦驥足方展
而中輟頓令湖海共依以技祖庭烟
冷何法道之厄於哲人而反庇魑魅
爭影使別傳的旨長夜昏、何時而
復旦耶丙寅春余之住夾山因過錫

林瞻禮法兄堵波而作輓章曰蘇公竹在晴疑雨周子蓮枯草偃風謾謂同條生死別登樓猶憶杜鵑紅蓋余與植兄尔猶二老人之同閱乎法脉故不無餘懷焉茲所幸者其嗣天孚祿公開法都中遠專法孫験林極潤来杭問序於余不辭蕪陋以弁其首云

已巳菊月前住夾山法弟行琢謹譔於十八澗之松巔閣



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湛祐編

山門雨過雲開青天白日大解脫門信足而入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禮拜阿誰展具云看新長老自倒自起

伽藍襄陽米公在鶴林寺作護法自宋至今非一日矣新長老入門便請相見插香云不是諂他要知千古名公總出不得者裏

客祖影堂一條白棒付天童赤手重興濟北宗後代兒孫眞面目杜鵑樓下見師翁

據室此是我先老和尚烹金琢玉打鳳羅龍之處今日植上座到來又如何施設卓拄杖云函中更有函中手

上堂師至法座前拈疏云毫端未動文彩已彰更要委悉請須宣過宣畢捧法衣云這頂金襴袈裟先師付來三載而今捧出當陽搭着通身光彩便披指法座云寶華王座高廣無上遍到這裏當仁不讓遂陞拈香祝

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本寺開山玄素禪師歷代住持尊宿燈燈相照世世永傳次拈云此一瓣香

59冊

奉爲傳雙徑峰前紫柏尊者一脈破山堂上始開萬
宗雪柏老人直下第五代先遍菴大師以報剃度之
恩正拈香云此一瓣香數載辛勤一朝便得將謂破
籠淵上接着一顆明珠原來是枚泥彈瞞不得天下
人爇向爐中供養即此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
世牧雲先老和尚用酬法乳遂歛衣就座白椎畢師
云第一義莫擬議若擬議落第二僧還有覷得者麼
出來與他證據問竹院逢僧處庭前柏子青一燈相
繼續古殿忽重輿如何是古殿重輿句師云黃鶴山
頭翠插天進云格外人來將何相接師拈棒云朝三

千暮八百進云過在甚處師打云不可放過進云雲
散家家月春來樹樹花師云錯打了僧問半千里外
來京口相送師登古道場江海朝宗山岌業紛紛龍
象聚同堂如何是最初祝聖一句師云天長地久進
云秖如昨夜雨漫漫地今朝杲日麗天還有祥瑞也
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祥瑞底事師云雨後是晴天
進云恁麼則濟北燈光重關起古南法脈遠流長師
云打濕闍黎一隻脚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作麼
生是自彰之理豎起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凡聖同

途古今一轍鶴林寺裏打鼓破山堂上說法破山堂
上打鼓鶴林寺裏說法楊子大江直接曹溪正脈高
林初日輝聯太白一燈雖然是馬素門庭也要子承
父業子承父業且止即今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道
良久云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復舉寶壽開堂三
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却鎮州
一城人眼去在寶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師云二尊
宿雖則有賓有主頭正尾正檢點將來未爲勦絕山
僧若作寶壽見三聖恁麼道再與劈脊一棒鎮州一
城人眼果然被寶壽瞎却卓拄杖下座

開鐘板鶴林堂裏鐘板開封新行舊今海納山容遂
擊一下云響得不同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識得你是金山來的
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送客忽思家進云如何是
主中賓師云開看嶺頭雲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
當堂正坐進云賓主蒙師示向上事如何師云向上
不如放下僧拂坐具云得風流處更風流師云大衆
笑你乃云今日承鄰近諸公設齋供衆命山僧陞于
此座舉揚般若山僧自入院以來應酬人事帶水拖
泥穿城入市兼爲天雨連旬常住少柴缺米終日論

量鍋眼大小杓柄短長佛法一總忩卻了也記得前日偶乘個沒底船兒打焦山脚下過急流中撩得一枝無孔鐵笛信口吹了一曲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而今不免更吹一曲供養大衆遂拈拂子作吹笛勢引聲二云囉哩囉囉哩囉囉哩驀擎香案二云佳佳眼前總是知音者好曲吹來不用多

復舉黃蘗在南泉會下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見二云長老甚年行道蘗二云威音王已前泉二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蘗遂過第二位師二云這個公案叢林中商量道黃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殺虎之用殊不知此二老彼此不着便何故强中更有强中手大衆聽取一頌玉兎沉巖下金烏出海濱誰知侵早起猶有夜行人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洞下君臣卽不問三玄三要事如何師二云逐一問將來進二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二云日出海東邊如何是第二玄師二云月落下西巖如何是第三玄師二云頭上是青天如何是第一要師二云蝦蟆蚯蚓火中跳如何是第二要師二云金烏夜半當空曜如何是第三要師二云鐵鞭打着泥牛吼進二云玄要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僧便喝師二云再喝一喝看進二云不隨和尚脚跟轉師二云何不禮拜了退僧便禮拜了退師二云好個不隨人脚跟轉乃二云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佛不待悟而成道不待修而證夫如是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無有一絲毫移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人人常光現前個個本來是佛爲甚麼三千五百年前有個不唧溜漢釋迦老子棄輪王位直往雪山苦行六年忽于夜半覩明星豁然大悟歎言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得大似乞兒暴富大驚小怪山僧今日更爲諸仁頌出六年苦行雪山巔忽覩明星現碧天自己眼睛饒打失一盲又把衆盲牽

復舉昔日福臻禪師二云福臻慣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連竪兩拳師二云大小福臻藏頭露尾人來問着便連竪拳又道不曾說禪山僧則不然鶴林常說禪早起夜還眠有問西來意赤手對空拳

中秋上堂僧問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翫月如何是真月師竪拳二云見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二云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翫月這三個老漢縛作一束送在

東洋海裏沒頭浸卻始得何故爲他只說得影子邊事總未見眞月在且道如何是眞月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復云今夜正當翫月之際泰府張公送新燈籠供佛不妨再拈一二則古話應個時節昔日寒山大士云我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又有古德云我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明朝日出東師云也是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各與三十拄杖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我心非月亦非燈道有言無總爲藤打一圓相云合褁虛靈妙淨亘今亘古任騰騰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教中道無法可說今日諸居士請和尚陞座以何法示人師云錦上鋪花乃云今日齋僧又啟經重重好事一齊行椎鐘擊鼓陞斯座爲要山僧作證明舉起拄杖云看看釋迦老子來也同諸大弟子長老須菩提及諸阿羅漢等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現瑞異口同音稱揚讚歎云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汝等發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曾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甚爲希有甚爲難得卓拄杖云夜眠侵早起又有早行人山僧所欲說者已被說了不必山僧饒

鶴林天樹植禪師語錄

說偈言雖然不妨因齋慶讚錦上鋪花且道即今齋海山居士暨闔屬等捐貲齋僧諷經畢竟得何利益福如海廣壽如山同證金剛般若智下座

上堂僧問數百年前荒祖席一朝卉木頓生光綱宗重整即不問舊店新開事若何師云鐘磬響千峰進云與麼則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師云不妨道着僧喝師云這一喝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笑乃云一九二九伸不出手五九六九沿河插柳且道手既不出柳作麼生插請衆兄弟出來道一句看衆默然師云山僧日來住持事繁無暇與你們商量個事須承

髻公法侄入山作齋因齋慶讚欲說幾句無意味話以結般若緣搜索胷中空洞洞地了無一元字腳可說說到這裏優波離尊者出來道長老你既說戒又要說禪麼山僧向他道不妨一串穿卻驀豎起拂子云大衆且道這個是禪耶是戒耶若曰會去不參禪而本性圓明不受戒而梵行淸白如未委悉如來於禁戒半月半月說復舉灌溪問末山云如何是末山主山云非男女相溪云何不變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試聽頌出如何是末山主非男女非神鬼若個當陽識得伊髻中明珠堪授與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開經一句師云
如是我聞進云一時佛在舍衛國師云落二落三去
也居士問弟子有一問師云山僧有一答士云和尚
今日上堂已落第二義也師云你那裡見得上他僧
僧云請出來道一句看師云不得拔扯別人士云他
既道不得弟子禮拜去也師云敗將不斬乃云如來
寶藏元無鎖鑰封題紙又將舒大[illegible]開[illegible]落果臨
其命位永康寧離然向文彩未彰已前爲得不必如
是我聞早已信受奉行其或未然向下文長付在來
日復舉德山禪師擔金剛疏鈔出蜀至澧州遇一賣

餅婆買點心婆婆問禪師所擔何書山云金剛疏鈔
婆云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未審你買點心點那個心德山被婆子一
問直得舌似扁擔山僧今日要與德山出氣待這婆
子恁麼問但向他道我只要買餅喫無暇與你分疎
使這婆子知衲僧別有長處遂頌云過現未來心三
昔不可得夜來殘雪消青山轉突兀
上堂一藏父　藏主領眾誦藏經亦不容默契如
來藏今日是海山老姑十延僧誦金剛般若經第二
藏告圓修職同向請山僧陞座舉揚般若教中云無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法可說是名說法只道般若又作麼生說山僧只得
曲順機宜畫蛇添足去也遂拂子畫一畫云山欲斷
時青更接水將窮處綠無涯
臘月朔日談門李氏六十生辰請上堂師云適纔山
僧在方丈裏坐驀然有個大漢走來道長老我箇新
做一首偈在此可容呈似否山僧道願聞伊云今朝
臘月初一天晴紅日東出光明炤地炤天成就新戒
大德山僧見他說得好用請說兩句他道要再說兩
句也不難第一須要齋我第二莫要笑我我是長耳
定光要想大檻粑喫山僧以偈答云今日臘月初一

雪消青山露出有大施主到來作大無漏功德衲僧
川裏趕擁個個多有齋喫說偈未已又有一個來道
你兩個偈雖說得好祝壽一句尚未道着在山僧云
請道取這一句彼云豈不聞萬年松在祝融峯大眾
道得諦當麼更須與他一分彼樂昔有一秀才見長
沙和尚看經問和尚看甚麼經沙云千佛名經才云
未審千佛從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
也須題取一篇好師云試聽須出黃鶴樓前幾度春
漢陽一望水鄰鄰自從崔灝題詩後一度吟來一度
新下座

上堂師云今朝四月十五鶴林擧動法皷摩笄嶺忽爾點頭黃鶴峯欣然起舞瘡公院裏好鳥啼一聲兩聲周子池邊莖花開三朶四朶真如妙體般若門音無益無藏亘今亘古報諸人休莽鹵說甚趙州無雲門普若能直下知歸立地頓超佛祖卓拄杖下座

上堂嬰雞慈雲合復開中天慧日麗乔世爲明夜方成道施上今朝先設齋如是則顔微其祥矣彼既丈夫我亦爾豈可獨讓釋迦老子　人言道成佛只如今日王太夫人入山捐貲作齋供養與昔日法華會上龍女奉獻寶珠直往南方無垢世界成佛無二

無別既無二無別則應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還有一個字爲甚不說這一個字要王太夫人自己承當復擧昔日王常侍訪臨濟大師問云這一堂僧還看經否濟云不看經還習禪否濟云不習禪侍云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甚麼濟云總教他成佛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云常侍臨濟二俱作家二俱未了爭似今日王護法入山見一堂亦不問看經習禪彼既無問山僧亦無答雖然無問無答彼此默默相契且道相契一句作麽生知心不在千杯酒一盞清茶也醉人

上堂問答畢師云雪滿千山寒松獨秀祖意西來分明泄漏向者裏一回取證便能穩坐家堂天然尊貴天然長壽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示人只有換人眼睛幾枚烏豆伶俐漢直下一槌便就個中且喜有其人萬別千差倶徹透復擧妙喜嘗在室中問妙總云古人不出方丈爲甚莊上喫油糍妙總云和尚放某甲過方敢通消息妙喜云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妙總云某甲亦放和尚過妙喜云其奈油糍何妙總一喝便出去是時妙喜座下有一千七百衆靡不稱賞師云妙喜老漢也是當斷不斷若是山僧問伊古德不

出方丈爲甚莊上喫油糍待伊云和尚放過某甲方敢通消息便與劈脊一棒何故放過即不可更聽一頌放過不放過面目分明露其奈油糍何一喝叢林播

上堂問答畢師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盡道二千五百年前有一個釋迦老子於昨夜覩明星悟道靡不各各生歡喜心生渴仰心生恭敬心既生如是心已皆曰我等亦欲作佛各乘願力隨類攝化或應以佛身菩薩身辟支佛阿羅漢聲聞緣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如是則現前大衆無一非現身說

法者也若也承當得去今人古佛原非別一會靈山
示用叅其或未然莫更屈着他釋迦老子喝一喝下
座
開鑪上堂師云楊子江心截斷衆流金山晃耀鶴林
寺裏大開鑪鞲紅焰輝煌若是俊鷹快鷂不勞呼喚
而自解飛騰設或鈍鐵頑銅須假煅煉而方成法器
今則驅潙山牯牛策楊岐驢子一總攝入欄中不許
犯人苗稼不許絲毫動作動作則三十棒要得平平
帖帖馴馴熟熟直待水河發焰石笋抽條始可放伊
出去平田淺草大方闊步騰騰任運任運騰騰且道

即今九旬為伊始選佛場開點鐵成金一句又作麼
生卓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師云結制三日堂中打七別起眉毛個個着力
華山善信聞來集供獻伊蒲飯炊香積法雷大震法
鼓大擊人天衆前特為表出且道表出個甚麼佛法
無多久長難得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云趙州老漢有
年無德無端拋者領極重布衫累人穿不上脫不下
今日有人問山僧一歸何處向他道踏破草鞋赤脚
走下座

上堂問拈起也龍吟虎嘯放行也月白風清如何是
定乾坤的句師云斬釘截鐵進云摩笄山下安宮殿
鵝象森羅繞法筵是何人境界師云瞻之仰之問四
壁蒼松棲老鶴一溪碧水遶青山如何是寺前境師
云霸王臺對祖師岡進云合殿香靄凝寶盞滿庭霜
葉似天花如何是寺中境師云好看一句寄奴泉進
云袈裟僧古俗盂鉢養生龍如何是人中意師云喜
時開笑口愁處蹙眉頭進云假如人境意俱忘和尚
作麼生相接師便打進云既然人境意俱忘不奈過
在甚麼處師復打進云且道現前大衆今日得何三

昧師云有口解喫飯進云恁麼則言下了然歸父第
大家撫掌笑乾坤去也師噓一聲乃云鶴林長老多
嗔少喜不是愁來便是愁來正愁悶間忽有個人來
報道莫愁悶且從容草玄閣上子雲公數日已前曾
有約今朝一定到山中齋也有餽也有每人一個大
饅首不特山僧生歡喜彌勒如來開笑口肚皮喫得
飽膨脝面對南山看北斗復舉歸宗禪師因僧問如
何是佛宗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
眼空花亂墜師云歸宗恁麼荅話也是就釘打鐵這
僧雖解承當爭奈脚底未穩山僧則不然若有問如

何是佛向他道拄杖子如何保任良久云扶過斷橋
水伴歸明月村下座

小叅

早叅師云今朝冬至一陽生石笋抽條賀太平惟有山僧拄杖子不屬陰陽不變更遂拈起拄杖云爲甚昨日拄杖子走出山門外四大部洲遶一匝方回莫道四大部洲遶一匝饒他遶徧無邊刹土總離我這裏不得卓拄杖下座

早叅師云山僧今早拈香禮佛祝聖拜年已畢余山拈爲筆楊子江爲墨太虛爲紙大書四句偈且道那四句偈歲朝把筆百事大吉天下太平萬民樂業

早叅師云諸方過冬鬧浩浩鶴林過冬靜悄悄泥裏鴨子凍匾嘴斗裏蝦兒都不跳跳一跳三十棒要不要何故齊勤底却被懶底笑今朝節屆書雲灰飛葭管還有不屬陰陽消長者麼出來道道時有僧作禮云請和尚證明師云證明個甚麼僧擬議師便打乃云山僧若也道出極是現成極是巧妙且道是那一句驀拈拄杖指云瀑溪祠向米家墳摩笄山對張王廟

中秋早叅師云大衆昨夜可曾看見月華麼以兩手

作圓月樣云始初這樣大以兩手又放開些云漸漸這樣大乃大拓開兩手旋風繞云後來這樣大這樣大無邊無際普天匝地明察秋毫不容擬議咦可惜好個境界那時諸人總在睡夢中影也不知呵呵大笑歸方丈

早叅師云昨日舊歲今朝新年祝延
皇帝聖壽萬年普天之下慶賀豐年若老若少身添一年若僧若俗大家拜年且道拜年相見一句作麼生
春風滿面人情喜必定今年勝去年

晚叅師云禪須叅個實頭禪不在脚尖端何邊若是有人親撞着馬師碑在寺門前還有撞着者麼若撞着自應頭破腦裂血流滿地若道撞不着終日出出入入爲甚當面蹉過

晚叅山僧嘗見人說醫星落在鎭江所以名醫甚多四方來就醫者亦不少山僧恰似個三家村裏窮醫生外面雖掛了藥牌店裏並沒有參苓芪朮麝金牛黃等貴重藥料只有幾枚芭荳不管疑難襍病乃至佛法禪道病僧凡聖病執迷悟病沉空滯有病耽喧求靜病奔蕩豁達病昏沉散亂病水底石頭病鬼窟裏作活計病久入膏肓不治病禪和子八萬四

千微細極微細種種毛病總與他一枚巴豆喫下忽然將肚腸裏宿物盡情打落一些氣息也無旣乎復後不得補益太早順時保重切宜忌口何故自恃無病猶帶病根在

冬至晚叅師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冬來意荅曰京師出大黃是何意旨大家道道看一僧喝一僧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一僧作舞一居士云開口見膽一僧秊身作放炮聲師擒住云旣放了靜更炮爲甚巡人犯夜僧擬議師直打退乃頌云僧問冬來意京師出大黃嶺頭風色暖漏泄早梅香

除歲晚叅師云冬窮歲盡時如何秪剩一雙窮相手信手拈來用不窮家常活計般般有衆兄弟還知否也有底歸家穩坐也有底途中奔走途中家舍不相離窠跳何曾出得斗爆竹如雷震耳聾百獸潛藏獅子吼分明漏泄祖師機笑破東邨阿婆口且道那个一句畢竟又作麼生大盡三十夜小盡二十九

落堂師問新到與化僧天下水那是向東流爲甚與化水向西流僧云飜轉面皮師云飜轉後又如何僧喝師云再喝看進云猶嫌少在師打云飜轉你看進云是何心行師云山僧罪過復示一偈云人間有水盡朝東惟有昭陽水不同識得源頭無彼此飜然摠轉逆流中

示衆

除夕示衆師云今夜是臘月三十夜了記得古人有除夕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這兩句詩無論僧俗凡在客中飄泊者讀之靡不感嘆何謂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是個盡頭徹底時節豈不是一年將盡夜人人知道的而萬里未歸人莫要限定萬里或有出外在百里幾百里千里幾千里乃至萬里幾萬里未曾到家皆謂之未歸人到今夜來未免總要

思量家鄉親緣眷屬不獨貧窮的風餐兩宿囊無半文流離困苦要思量家鄉假饒富貴的做官做到極品尊榮無比今夜也要思量家鄉經商的貿易稱意獲了千倍萬倍利息今夜亦更要思量家鄉何故只爲情緣濃厚熟處難忘而我禪和子且又不肰辭親割愛圓頂方袍離鄉背井萬水千山撥草瞻風尋師擇友惟道是求以法爲親異姓同居莫非眷屬南州北縣總是家鄉無年可盡無家可歸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誰分舊歲新歲處處可安居那討故

鄉異鄉逍遙放曠去住自由如此方謂之到家了事漢也如心地未穩道眼未明空丧光陰虛消信施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而今臘月三十夜閻羅老子與你們打算飯錢將何抵償曠劫長在途中何時方得到家箇點平日我慢山高無明海濶與道相違離家轉遠名之爲可怜憫者雖然有個方便不妨就路還家立地受用若也會去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夜示衆師舉古德走馬燈偈云團團遊去又來遊無個明人指路頭除却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山僧亦有一偈茫茫火宅競貪遊長夜輪迴迷路頭一隊皮中無血漢隨人脚轉幾時休此事貴在自己立定脚跟作得主宰所謂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終未了你若不肯休歇迴光返照只管向外馳求轉走轉遠轉急轉遲蹉却路頭了也如何得不蹉路頭去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端陽示衆師云五月五日是端陽俗人爭喫雄黃酒今年不見鬭龍船江上雖無山上有江上既沒得龍船山上又那裡得來嶌登起爭云幾把些些頭角靈

興雲布雨徧乾坤

病起示衆山僧今年四十五一場病來沒處躲寒熱交攻不肯休金剛也把眼睛努一聲咳嗽響如雷通身汗下渾似雨黃面瞿曇曾有言眞個有身必有苦幸而山僧有個安閒法且道有個什麼安閒法死了任塡溝壑去徒來且把杖藜閒

結制夜示衆師云鶴林空空常住今冬忽然結制又無知浴承當事事不能次第瓢笠遠近而來十方共相會聚大家勇猛直前要與佛祖出氣禪須參個徹頭莫等將流兒戲自己胷中流出方能蓋天蓋地衆兄弟須仔細夜來黑地經行切忌撞着露柱

示衆師云休休休得風流處且風流歇歇歇甕裏何曾走卻鱉休不得歇不得知汝胷中各疑惑莫疑惑兩個五十是一百咄

落堂開示師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如何是知的事衆荅不契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不如不知好遂旋風打散歸方丈

二七落堂示衆師云一七飯錢猶自可二七飯錢不易還設問現前諸衲子幾人能透祖師關大衆薤露易晞風燈易滅人命無常難保呼吸若老若少作速

火急而今不了後悔無及未得入頭者須尋個入頭處已得入頭者須尋個出頭處然而正眼觀來只貴直下了然那裡有甚出入既無出入為甚又有祖師關乃竪起竹篦驀擲下云兩岸猿聲啼不歇扁舟已過萬重山

入堂示衆師以拄杖作搖櫓勢復作唱歌聲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鎮江城外鶴林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乃高聲連喚云客船到來大家來買此東西過年一僧云某甲不買師云你又出來作麼僧禮拜師便打一僧云某甲無者間家具師云何不上前來做個主顧一僧云和尚開什麼店師打云貨也不識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舒城歸示衆師云山僧自重陽日出門一路涉水登山衝風冐雨遇幾般奇特事過采石磯見李白騎鯨捉月到淸泉寺聞魯肅閉戶讀書浮山遠投子靑互相迎送華蓋峰春秋遞迭作主賓從舒城轉到一深山中叢林可觀人烟冷落正嗟嘆間忽走出個憨布袋來呵呵大笑云鶴林長老何緣到此山僧道特來相尋你布袋裏多年積聚許多骨底骨董分些我回去供養如何他便一把扭緊布袋口再也不肯放下山僧道看你肚皮雖大衿襟太窄我不過來試試你何必着忙兩下遂別山僧憶着大衆撥轉船頭歸心如箭適纔到擔上禮拜未了先老和尚便問汝帶甚東西回來供養我植上座道受盡辛勤徒往返了無一物獻吾師大衆老和尚既沒得供養諸人都莫妄想

示衆師云虱多不癢債多不愁山僧向來衣單淡泊有幾件替換底俱已典在舖裏買菜供衆了秖剩一件襖與衫無藥水錢洗浣行者輩往往見而戲曰和尚穿底衣服這樣虱多如何穿得山僧渾然不覺所謂虱多不癢鶴林常住一無所有值此荒歲難以支持東也欠債西也欠債今日來催明日來討山僧始初顧惜體面生怕出乖露醜逗到計窮力極廻避不及處索性覿體擔當兇頭債主彼此和做一家竟成相忘所謂債多不愁只是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卻抓着山僧癢處便與他劈脊一棒他卻不知痛癢又動着山僧愁處且道愁個什麼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示衆師云蚊子叮人毒如蝎惱得山僧睡不徹無端

夜半發無明㣲把床頭扇打折大衆夜來蚊子甚多
還有叮不着者麽若道叮不着直似頑銅鈍鐵若道
叮着爲甚皮下無血
誕日示衆師云山僧昨日入城街上見一人面帶菜
色口裏唱云肚饑勞勞心裏嘈瓜州糴米鎮江淘楊
子江裏挑淸水五州山上斫柴燒山僧叱云你這獃
漢現前一路店鋪上饅頭餕子燒餅油糍乃至金剛
臍吊桶底何所不有只消兩三文錢隨分買些喫當
下就飽何故捨近求遠當面錯過夫參學人亦如是
須參活句莫參死句這漢從前所執者死句山僧所

示者活句他若肚饑要到瓜州糴起米來轉回到鎮
江淘起來重到楊子江中挑起淸水來又到五州山
斫起柴來恁麽費許多氣力纍纍堆堆煮起飯來只
恐飯不能煮成人先餓死了又如病人服藥須用活
方莫用板方若執定板方不能醫病反受其害要察
其脉理審其病由以活方治之加減補瀉各得其宜
起死回生即刻見效今將學者直截指示他他却不
信喜走遠路試舉其一條皆如是設有人問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劈脊與他一棒他却不解直下承當或
向他道東山水上行或云西河火裏坐又不能言外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薦取句中透脫不是錯認定盤星定是總作奇特想
如這獃漢一般食在口邊不解喫只管東走西覓不
肯休歇所謂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今
晚倘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山僧今
年四十六便歸方丈
元旦普茶大師云當日先和尚曾示人云凡說法無
有定時無有定處無有定時則早亦可說晚亦可說
坐亦可說立亦可說無有定處則法堂上亦可說僧
堂前亦可說丈室中亦可說齋堂裏亦可說一切時
一切處皆可說貴要應時及節說得恰好山僧今夜

向齋堂裏說法去也只是沒得恰好的句供養衆兄
弟良久指燈云今年燈似去年紅
一日師拈黑豆一顆問衆云古人道善財參徧處無
豆未生芽且道這個從何而來衆下語皆不契師叱
云好一隊靑頭白臉禪師總被一粒烏豆換却眼睛
示衆端午日有以帋製假蜈蚣呈似山僧遂戲粘壁
上凡來見者靡不驚疑怖畏且壁上一條蜈蚣及審
視久之知是假底諸念便息夫蜈蚣一小虫耳假者
尚能使人驚疑怖畏若是更可怪者即親手製作之
人驀忽見之亦生驚疑怖畏自視久之不覺大笑所

以道畫師畫地獄醜狀百千般放筆從頭看特地骨毛森嗚呼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是知驚疑怖畏眞假生滅在人不在物也玄沙遇虎子湖看狗之類莫就他物上作解會應須向自己分上看取始得雖然切不得動着動着則喪身失命

頌古

世尊初生

孃胎纔出口吧吧傍若無人莫漫誇潦倒雲門推不殺至今天下事如麻

世尊未離兜率

未離兜率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畢分明口欵已供通驗得眞贓莫擒賊

迦葉倒刹竿

雖兄難弟愁復喜倒卻刹竿沒道理殃害兒孫無了期七縱八橫扶不起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呂洞賓失卻寶劍張果老踏碎葫蘆兩人夾路相逢着平地登仙與不孤

善財採藥

隨手拈來草一莖等閒殺活任縱橫藥頭祇為太靈驗習得蒼生病轉深

傅大士講經

大士揮案一下梁王失卻眼睛未曾如是我聞早已信受奉行

女子出定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文殊與罔明活胳在深土

六祖風旛

不是風旛仁者心動大小祖師開眼說夢箇中端的少知音落花流水閒相送

國師搶樣

國師搶樣不假造作突出虛空一任描摸

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聞之不覺吐舌

迅雷一擊大雄峯直得髑髏俱粉碎電掣青天舌吐遲拜相白衣何足貴

南泉與歸宗麻谷同去參南陽國師泉先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泉乃相喚曰不去禮國師

王老師慣捏怪引得同行些休坐拜底拜粧出許多醜態咄莫道中途信已通親見國師猶遠在

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阿誰要買一僧
出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麽生買
僧無對
散盡敵國家貧難將滯貨脫掉不作貴賤誰酬闘奪
卻無人要
南泉斬猫
兩堂爭猫直下一刀心肝剖出不剩皮毛
趙州頭戴草鞋
父業子承草鞋頂戴救得猫兒賊身俱敗
盤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描得吾眞否衆將所

寫眞呈不契普化出曰某甲描得師曰何不呈
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
顚去在
師欲歸眞都問眞由他妙手向前陳風顚普化傳相
似畫虎成貍笑殺人
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
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
地擎山而忿峻石含玉而忿瑕竹裏鶯聲春日雲中
犬吠仙家
夾山參船子

不知笑裏有戈矛一釣金鱗便上鉤夾岸桃花風雨
後滿船紅淚映江流
三角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
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甚麽
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
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拋擲何曾動脚尖鼓將閒氣掣風顚縱然掙得繩頭
緊未待皮穿輒上天
艮遂曰諸人知處艮遂總知艮遂知處諸人不
知

右軍去後墨池渾智永曾將鐵畟門莫向人前誇大
口知之一字禍之根
鹽官犀牛扇
扇破犀牛何處尋未開口已角猙獰世間無限丹青
手一片傷心畫不成
瑞巖主人公
自呼自應弄精魂大煞嘵嘵費舌根死後惺惺復誰
應盤陀石長碧苔痕
玄沙白紙
父子迢迢各一天寸心難倩筆頭傳白紙能通千里

信至今此話錯流傳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穴云金沙灘上

馬郎婦

金沙灘上誰家女便肯將身嫁馬郎可奈臨期遊所願洞房臭卻粉皮囊

藥山謂高沙彌云見說長安甚鬧高曰吾國晏然

長安市上何其鬧吾國從來自晏然柳巷花街四五百管絃樓閣二三千

佛事

古南先老和尚週忌上供

金棺擲耀後彈指已週年鼻孔全窺見依然沒半邊盡謂今日是我老和尚入滅之辰且不知我老和尚現在說法顧左右云且道說箇什麼遂插香云分明記取

三週設供

吾師示寂已三年日日袈裟禮墖前劫火洞然毫末盡洪波白浪任滔天巴陵三轉語妙祖只一句乃至吾寄翁一句也無今日不肖為先師又說箇甚麼可奈兒郎貪徹骨聊陳一盞寄奴泉既是貧徹骨寄奴泉復何來借婆衫子拜婆年

送先老和尚舍利入墖

好所無縫墖送入真舍利既是無縫又作麼生入舉起舍利云衆兄弟急着眼覷永鎮祖師崗光明炤天地

秀峯岫雲和尚訃音至上供

太白山中早得名古南會下惟兄長中興秀峯廣祖庭法雨均施人天仰繼遷雲巖破山法席聽虎聲諸方雲譬弟也愧非乎小厮風顛兄乃實同乎趙州推獎天各一方時深馳想擬一過吳門談心抵掌詎料遽爾藏蹤千聖莫知所往情關手足可勝悲快聊獻以京口三山之聳翠長江萬頃之滄浪陳列座前用申供養大衆還知我秀峯法兄平生受用不盡處麼孤雲出岫本無心月落依然在天上

為受業師十週設供

過橋遭攧山河破擦背光生浴室中父子古今同一遇不堪千載泣西風我老師一生整飭祖庭肯堂肯構開化一方承先啓後可見而知之者至於廣願弘慈密功深行小子弗能舉其萬一大衆即即還見吾老師末後面目麼淵畔龍吟千嶂舞林間鶴唳九天

閙

為慧朗師起龕

東方既白日出卯山林處處聞啼鳥北斗藏身沒處尋一道神光常皎皎那伽定入忽昏曉門戶豁開絕邊表容移一步看飛龍莫把虛空踏破了喝一喝便起

舉火

把住時密不通風佛眼難覰放行時普天匝地迴絕遮攔且正恁麼時把住即是放行即是擲火炬云劫火洞然毫末盡當陽脫體露金風

為收供勤修禪德火

勤修勤修生緣徽州中歲棄俗最老實頭多年收供願力未周積勞成病今日難留擲下火炬云山僧助汝一把火脫體風光得自由

為汝風杲和尚火

入鄽垂手接人來應化隨方莫可窮火燄堆頭親說法通身活眼洞然開茲者獻歲三日汝老法兄到我山中相見文便云衰軀不久欲謝世緣換房子住至期借重為我打個圓相下一把火預為申請惟乞慈諾植上座道新年頭何故說末後句汝兄道實非戲言更有所托如朽骨火後當煨成灰颺之江流餧之魚鱉切勿埋土建塔使占十方常住地此語早曾囑之張曾菴護法幸同留意無違我願可也詎料別來未幾果如前言嗚呼老法兄之道眼明徹機用超卓諸方共所推重至若逆行方便不留朕跡孰能測其端倪驀豎火炬云小弟今日不免依教奉行去也遂打一圓相云請看一具黃金骨百煉光明愈轉新

除夕為野生上座火

六十三年似消雪人命無常在呼吸臘月三十正此時鐵額銅頭避不及既避不及即今向何處安身立命擲火炬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了義禪人火

生來死去不隔纖塵若了此義觸處皆真即今為汝了此真實義去也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投炬

正知禪德起龕

正恁麼時知個甚麼卓拄杖云看腳下

舉火

未得安閒法難辭八苦煎無常風火逼時刻不相延正知禪德生前為眾打供頗有道念且問汝平日在

鎮江城裏出出入入自己脚跟下一片田地還曾踏着也未若也踏着五條街上門門透千歲橋邊路路通倘或未然烈燄亘天無避處急須照顧兩莖眉遂投炬

佛起法屬起龕

金沙名家子早把塵烟割披緇二十年俗氣猶未脫不肯念南無只喜教子曰生死到頭來掘井難濟渴若能得其本自然不愁末且道如何是本以杖擊龕云佛種從緣起

舉火

五蘊山頭世界寬四方八面絕遮攔欲知立命安身處烈燄光中着眼看

大司馬科公命代作先老和尚祭文

恭惟鶴林堂上本師牧雲老和尚舍利窣多波之前曰於戲惟師道德廣被法界七座寶坊說法自在起太白燈湊濟沱脉正令全提最爲烜赫一條白棒打鳳羅龍風行草偃宇內欽崇晚年謝事行藏莫測隹山水間隨意自適研窮經論指示後學祖意教意一貫穿卻法門不幸遽沉巨檝四衆失怙人天悲泣磨笄峯頭十方坐斷千載馬師相爲侶伴三山秀拔長江接天蓮池竹院師其在焉搶石忽送泉湧靈龕全身復現湖海具瞻火後舍利八表燦然弟子企慕非一日矣山川修阻望風遙禮覲諸法嗣即如覲師仰承慈蔭曷能忘之敬爇辦香神馳塔右督師南永未遑躬叩以法爲親死生不隔遙展寸私伏祈鑒格

行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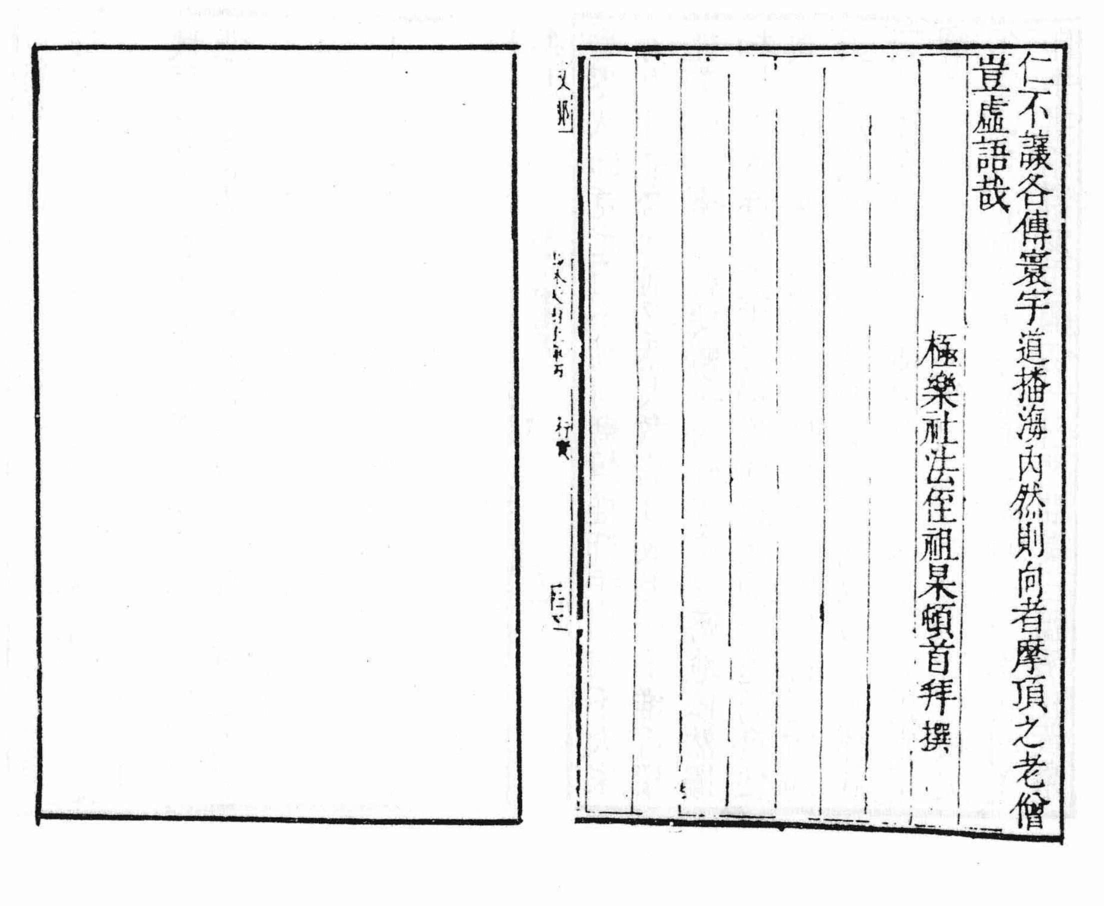
潤州鶴林天樹植禪師蘇之常熟劉氏子母張氏夢日輪東昇誕師時崇禎壬申臘月十四日也於明成左脅患癰父母危之有老僧過門摩其頂曰此子根器不凡他時必當爲一代祖師紹隆佛種何慮其命短乎因命名曰劉祖自幼天資穎悟甫九齡見庭前茁小松一株塾師云此松不屬栽乃飛子墮地而生名曰飛來松也師即詠飛來松詩曰本具靈根不用栽飛來端不墮塵埃毫芒便有參天勢他日堪爲梁棟材里人傳誦異之未幾父喪家貧遂廢學年十五決志白母投本邑破山遙庵德禪師出家十九薙染一日師侍德登山見鑿井者師問曰高山頂上水從何來德曰試把你頭頂上錐箇洞看有血出否師領旨一日擇菜次又遇一老宿激發深信有此事遂寄家叩已而參辛卯秋禮牧雲門和尚于惟實居師問

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門云今日汝且隨我
徑頂山寺回來與汝說門回師跪而啓曰如今求老
和尚爲某甲說門驀竪起拳曰這樣大栗子汝喫得
幾個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餐門曰只
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曰何奇之有門頷之丙申
冬師往堯峰費隱容和尚處受具戒後參石奇雲和
尚于南廣慶文問話被雲打出一日師挑土次雲以
杖攔路曰道一句放汝過去師踢開杖便行雲驟步
扯住擬曰不許亂說親切道一句來放汝師云和尚
自己不出坡更要攔阻別人雲放手而笑一日輪師

磨麥次師竟定而不動同磨僧推師手曰何不大家
着力師推磨向前忽然大徹信口成偈曰千椎百撥
枉勞神一撥輕輕便轉身粉碎虛空撲落地依然欄
柄屬當人進呈雲雲接偈置向背後問云還有麼便
與一掌雲攔胸擒住曰汝見甚麼道理敢打老僧師
云道是甚麼所在說道理雲拓開曰放汝三十棒師
云請和尚自領拂袖便出予戲雲落草衆師偈當衆
稱賞師掩耳而出師又參福嚴容不陽忿背有機契
合具見別章師歷諸方惟事古南門和尚爲久門遂
作手書招還愛重彌切一日門問衆曰臨濟在黃蘗

手裏喫棒爲甚向大悲几下還拳師曰是非只爲多
開口門曰三頓棒到你身上又如何師云恩大難酬
門休去康熙己酉春命師掌記室於古南偶患寒症
幾絕門詰師云汝病勢已重宜急打點師曰生也好
死也好何用着忽門云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時如何
師云有勞和尚掛念門曰汝甚得病中受用幸加保
重病起門題自眞付師有淵中泥彈重抛出喚作明
珠付後人之句并跋囑語辛亥冬門將示寂復以法
衣授師繼席鶴林師提綱舉要揀魔辨異具擇法眼
律身節儉同衆作息有古德風平日言句戒勿存稿

參徒輩私錄十之一請付梓師不允復示偈曰大千
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亂葛藤爾又何勞徒費力自
知長處一無能其謙謹若此十四年天孚祐書記受
師付囑拜辭還京師示曰茲當法門秋晚汝歸燕臺
切須韜晦善自保重勿辜負師家本念況山僧年來
多病不久住世凡我學道人惟以生死爲大不可弊
念去留着人我相或水邊林下且去隨緣自了當體
先佛之言爲極則也十九年冬十月上浣師遂示寂
茶毘後門人建塔于村鴉樓之東塢焉噫師九歲能
詩文語言動靜罔不中節至其參悟後機鋒迅利當



仁不讓各傳寰宇道播海內然則向者摩頂之老僧
豈虛語哉

極樂社法侄祖杲頓首拜撰

塔銘

鶴林天樹植禪師塔銘師諱行植字天樹蘊之常熟劉氏子母張氏誕師於崇禎壬申臘月十四日將生之夕夢日輪東升及期歲有僧悲號有老僧過之摩其頂曰此相位中人也稍不足憂耳父即命名曰劉植木幾果十復三四歲最穎異七歲就塾一日塾師指庭前小松曰此樹因飛子墮地而生今呼飛來松小子能詠之乎師即應聲曰本其靈根不用栽飛來逸自出塵埃它日便有參天勢他日堪為梁棟材里人傳頌其之年九歲值父喪家貧廢學至十五求出家白母再四投本邑破山邁菴德禪師十九始落髮嘗侍德登山見鑿井者師問曰高山頂上水從何來德曰設把你頭頂上錐個洞看有血出否師稍領其意又隨衆擇菜次聞一老宿激發參禪方知有向上一等事辛卯秋禮牧雲門和尚於惟實居師問如何是本來面目門曰今汝且隨往頂山寺回當與汝說及回師說偈呈曰求和尚可為某甲說矣門驀豎起拳曰這樣大栗子汝能喫得幾個師忽有省遂起立曰美食不中飽人飡門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師云何奇之有門頷之丙申冬師往堯峯費隱容和

尚處求受具戒後叅石奇雲和尚於南廣屢叅問話被雲打出一日師挑土次雲以杖攔路曰道一句放汝過師踢起杖便行雲驟步扯住擔曰不許亂統親切道一句來師曰和尚自巳不出坡更要擔閣別人雲放手而笑一日輪師磨麥次師竟立住不推同磨僧推師手曰何不大家着力師忽曳磨廓然大悟信口成偈曰千椎百擬枉勞神一撥輕輕便轉身粉碎虛空撲落地依然把柄屬當人進呈方丈雲接偈置向背後復問曰還有否師便與一掌雲攔胸搊住曰汝見什麽道理敢打老僧師云者是甚麽所在說道理雲拓開云放汝三十棒師云請和尚自領拂袖便出至晚雲落堂衆師偈對衆稱賞師掩耳而出後叅福巖容平陽忞語皆契合二大老皆器重焉師諸方遍叅惟福巖平陽的頗與古南門和上爲心服四師之間又獨依門和尚爲最久或遠左右門即作手書招之人皆謂古南座下雖多人惟師一人特蒙其愛重也一日門問衆云臨濟在黃蘗手裡喫棒爲甚向大愚肋下還拳師出衆曰是非只爲多開口門云三頓棒到你身上又如何師云恩大難酬門休去康熙巳酉春師在古南掌記室忽患寒症幾絕門語師曰汝病勢巳重宜急打點師云生也好死也好何用着急門云生又不生死又不死時如何師云有勞和尚挂念門曰得病中受用乃爾耶病起門自題真像有淵中泥彈重拈出顆作明珠付後人之一句併出喝語以付師辛亥冬門示寂復授師法衣繼鶴林法席屢遭歉歲同衆淘粥度時作息與俱不謀利養以行道自任無倦念丈室內不蓄可貴物有飯易米供衆一他大江南北聞風趨從座下叅徒俱眞慨老成之士每陞堂說法要不拘早晚出語直捷聽者易領會無論久叅初學一見師粘縛爲之盡解皆得師垂一言半句之力也有記錄其平日所說法語者師悉拔勿存乃示偈曰大千經卷無人看誰理山僧亂葛藤由是座下英才益衆師嚴力淘鑄不妄許可惟鼎天平祐書記一人祐氏族燕山即投京師廣濟寺薙染十四年遠謁師名因南渡金山下竟投鶴林師留侍月日知是法器遂付授衣拂且云當茲佛法凋殘之日山僧之後賴爾一人汝歸燕切宜善自韜晦毋輕欲出頭徒街虛名辜負師家本念況山僧年來多病在世不能久汝但水邊林下隨緣養道當體先佛之言爲極則也因示偈曰佛祖根源最值捷機先薦得便

爲親法門擔子令分付他日弘揚廣濟人十九年冬
十月上浣師示微疾安然趺坐而逝緇素哀慕奉荼
毘建塔於本山杜鵑樓之東嗚焉嗚呼師之才不第
見於機辨縱橫而詩文甚富也師之德不第形於恭
儉誠篤而慈忍兼施也余也家世海昌嘗遊學江南
熟聞師之道風久矣而恨未親炙今戊辰春計偕來
京與四明偉載和尚爲方外交最厚嘗聞偉公嘆息
法門前輩落落無幾存後起者多不能建如鶴林吾
宗典型也而惜乎住世不久法嗣至今虛焉適遇其
門人天孚祐公集師鶴林語錄將付梓藏板於吾浙

之楞嚴寺思乞余爲文銘其塔并歸鶴林立石願並
伊師於不朽余因偉公與孚公伯仲也師偉公之父
行也余與偉公交不以門外視余夫復何辭乃據狀
直述其生平梗槩如此使千百世下知禪宗一代名
宿洵不能埋沒云爾遂爲銘銘曰
濟河一樹人戕殺陰根蟠太白至今森森受茲鉞枝
維十有二亭亭古南舒葉獨異繼植而芳鶴林蒼蒼
鶴聲在天以翔以翔鐵變作鐘金山作杵動化作能
沛與時雨暢矣本懷身名弗埋歸歟歸歟空遺隻履
白玉在石黃金在土光明所及燕越吳楚杜鵑樓東

花開自紅鄢然無聖誰識其中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海昌弟子查昇拜撰
癸丑
召對太學生候補府中府徐丰仁江弟子許國賓拜
書
北京廣濟寺嗣法門人湛祐立石



護國啓眞誠禪師語錄

清・啓眞誠　撰
振聞　等編





啓眞禪師語錄序

眞佛無口不解說法眞法無言若爲宣說

所以

迦文世尊於拈花會上示涅槃妙心

飲光尊者破顏微笑何待語言文字借事顯理離卽蘊默見聞覺知都爲拈卻雞足首陳而來少林傳芳以後彼德山臨濟棒喝機鋒不屬有無中邊稍一眨眼卽被人

瞞卻如世之良驥見鞭影而行可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也余以公務得寓荊南圓應禪菴與主師宗子開士坐譚浮屠內典於師案頭捡閱語錄二冊展歷首尾見其規範督欸彷彿

大慧諸師詢其源派屬

磬山千老人苗裔護國啓眞禪師節主法席數坐名藍可爲遡流濬源源遠而流長也不越月余卽報陞

江淛師持語錄索序兼餞余程余援手笑曰彼以三疊陽關正打旁敲余以五日京兆何暇饒舌師隨應云

仁和梟飛早　燕都鳳詔忙余卽唯唯夫明月之光非照乘同色旭日之昇然爝火難并正如海蚌禪開口便見五臟肺腑眞取心肝劊子手也所謂於一佛乘分別說

三道殊半滿曲譬多方旣云萬法歸一請衆一歸何處是爲序

大淸康熙二十八年巳巳孟春月穀旦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知縣楚黃王庶畬

衡攏甫題於黃鵠磯頭

護國和尚語錄序

大雄正續五葉芬芳滹沱一派遍滿天下矣海内名師宗匠凡開導一方一國便有語錄傳世不勝汗牛幾乎充棟也我

迦文世尊四十九載說法三百餘會譚經尙言未嘗說著一字向未開口時早已落二落三以致達磨九年不語顏子終日如愚老氏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正同一鼻孔出氣千載合乎一轍也而世人第以文字語言支離問禪問道又何啻鄭州曹門遼之遠矣所以

三教聖人豁然一貫無二無三其揆一也今兹護國啓眞禪師者乃荊南

遍老人後裔實

磬山別老人的派傳臨濟正宗爲護國濬源而棒喝機鋒電閃星掣衲子聞風心驚毛豎如大火聚觸之則燎卻面門某奉

命歸省及門問道一日與師譚及宗門中事因言卽今孔孟在甚麼處師云吾常于此切俾余得首肯神怡果能于此摩索一番自有七通八達時節莫言大唐國裡無禪只恐無師誠哉是言也師出語錄數册示余作序余首尾閱歷拈香覩

聖上堂小叅皆發前人之所未發模範規箴皆合古人之所節符宛若香風花雨諸天贊嘆千古綱宗衲子規鑒宇內緇素孰不以師師之又何奚用余言是以沐手敬題于護國寺中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孟夏

乾清門

御試一等二名

欽召復試賜宴體仁閣

特用内閣撰文中書舍人開元李文淵

啓眞禪師語錄序

葢亦道者不可彌度也觭於一者不可思擬也非有
以脫應感通寂之扃執順化緣淨之槖正觀側觀皆
可指揮如意而無漏無碍則翳翳其迹伏者不能軋
軋其若抽來有所過去有所止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矣語而爲錄詳之至矣程朱諸大儒之有語錄
益溯洙泗以規姚姒渾渾噩噩浩浩淵淵昭昭然揭
日月而行者先聖後聖此心此理之同也西方聖人
之教以冥悟爲奧窔以言銓爲邪廓顧有頓有漸無
級無壂所籍法華自轉弘闡宗風者自漢以下代有

傳人今
聖天子一六合而宅仁風翔洽上下草木鳥獸含生
之倫罔不咸若而方外法侶亦得以白日靜傳青蓮
微喻者爲晨鐘暮鼓無所不備之大千世界余老於
經生者也馬鳴龍樹之談泓乎未之有聞乙丑奉徵
修郡志授簡於護國寺中因得與啓眞師話碧雲今
年春夏間師與諸開士閱藏畢乃出其所著語錄屬
序於余夫轢輻之不相侔而欲爲之揚鑣脂轄甘苦
之故有所難言然以吾道本末一致畢遡必自之理
類通於師之發皇義蘊直見其拈弄指點活活潑地

寓言名言大言小言雖離方而遯圓濬發於巧心機
鋒觸處皆生機鋒觸處皆忘吾誠未識夫開塞之所
由也噫聰明難矣而墮除聰明原不是漫無手眼智
慧之相護閒開山遍知和尚篤實沉著髣髴面壁氣
象師屬磬山箬老人三代嫡嗣爲遍公傳燈正派精
通敏悟不從文字入而從文字入者傑傥參差瞠乎
其後落第二義不落第二義師之印可者微矣誠非
余之所得而言也

旹

大清康熙二十有五年丙寅仲秋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原任江西管理通省驛傳鹽法道按察
使司參議郡人胡在恪念蒿甫題於護國精舍

護國啓眞誠和尙語錄目次

開堂疏

伏以道振中原麈尾搊開天地眼法宏三楚棒頭點醒古今人此日津梁當代柱礎恭惟護國堂上啓翁
大和尙猊座下合吉承嗣慧樹敷榮乔宇宙五祖發燄智燈閃爍映兒孫藏閱蜂臺香霧喜環遊佛處堂開荊國宗雷頻吼駭神洲綱維八荒久揚練達之經緯權衡十類緊握造化之樞機大雄殿中展縛虎擒龍之手曲彔牀下抒驚天動地之名從鎖家封夯王法窟誰嚴迷獅陷虎老匠紅爐奚開匪假雷聲安啓蟄戶發世尊未發之旨傳達磨不傳之機煆鳳烹龍敢藉鉗錘毒辣利人接物還祈賓臂牢拴三月桃花不待靈雲親覩九夏梅子專候護國重拈金剛圈篩著霜威而粉粹潙山器踢倒雪汁以無侵虎穴龍巢一喝七花八裂銀山鐵壁三拳東倒西歪破沙盆大家一齊扶起爛葛藤務令徹底拔翻十字街頭一任縱橫嵓落太虛空裏更須隱顯翺翔九界宗光四生沾利伏願
皇家衍慶御殿增輝五色天花今朝試看廣長舌一味法雨此日豁開希有心若釋若檀同悟娘生面孔乃凡乃聖共光倖下宗風大衆魁贈緇素讚頌不勝

欣躍之至謹啓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朔一日李遇蕃盧調元等疏

護國啓眞誠和尚語錄卷之一

書記振聞編錄

上堂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朔一日開藏合邑檀越李遇蕃盧調元等齋啓敦請師受請上堂

指山門云老趙州曰上等人來牀上接中等人來牀下接下等人來三門外接護國又則不然一任王公貴人宰輔檀護任緣接應何故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一彈指頃八萬門開龍象雲集凡聖交參高超毘盧界超登解脫門惣護國多瑞色格外一枝香

彌勒此老兀坐不涉春秋常言等個人來山僧出入住持多年想是其人似乎看來原無兩樣憶威音那畔自同一鼻孔出氣今日紹繼祖燈于此秉拂陞堂定要露柱懷胎石女生兒爾列坐天王也當捧鉢面前鐵樹也要開花

韋馱三洲感應四部外護手擎寶杵無忘付囑柴方水便事事一如五湖龍象在叢林內外魔障俱遣除異日功圓果滿印證千佛一數

佛殿此殿此佛並此石山僧歷禮已多年今朝仰承恩育力願展翅瞻法王前

據室龍蟠虎踞鳳翥鸞翔威儀整肅入室陞堂勿謂
方丈十笏此室虛空等量維摩亘古亘今山僧意氣
昂昂
拈疏少室單傳正法黃梅密付綱宗蒼頡鳥跡古篆
孔聖精一執中若也於斯薦得卻請維那宣過
指座虛空既無量寶座二同倫重振舊家風拈來一
度新
陞座此一瓣香原自瞿曇播種淨飯抽芽飲光密植
于西乾達磨移來於東土爇向爐中耑申供養
靈山會上經律論藏主本師釋迦牟尼文佛　伏願

千華競秀五葉芬芳此一瓣香無高無下無聲無臭
放合捲舒自由自在信手拈來恭祝
當今皇帝聖躬萬歲伏願堯風永播舜日恒輝次及滿
朝文武郡邑宰官十方檀護經藏請主文學居士在
會善人伏願金城永固常爲護法之津梁出作入息
永沾盛世之王化次一瓣香宿培智種累劫薰修知
恩報恩飲水思源端爲供養本寺功德主
惠藩金靈護國堂上開山師祖
遍知太老和尚正拈香云此一瓣香向心地栽培心
地長養楚峯貪其靈秀湘澤潤以光華究頭債主爲

劄相逢端爲拈出專伸供養現住
五祖別峯老和尚用酬法乳戒源之恩斂衣就坐無
圓和尚白椎竟師植杖云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
會得其中意日午打三更衆中還有鏖戰棘圍未遂
生平出來與拄杖子相會僧進云臨濟祖師垂一句
語須具三玄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如何是第一
玄師云瞬目涉關山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森羅宇宙
覓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離相絕言詮如何是第一要
師云妍醜精粗妙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七星光晃耀
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千差同一照如何是權實照用

師云高山流水知音少鐵笛無腔信口吹進云三玄
三要蒙師指開堂一句請師宣師云拈來一度新僧
問云萬井人煙環鳳闕三春花鳥遶龍宮如何是護
國境師云高著眼進云世界三千皇化裡人天百萬
法王前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且禮拜著進云人境已
蒙師指示寶藏重開意若何師云切莫眼花僧問云
法鼓敲鐘師不問四衆雲集是何祥瑞師云爪牙突
出進云正是雲散天邊月幸喜春來處處花師云遍
界不曾藏僧問云昔世尊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
譚經和尚今日上堂說法未審是第幾會師云我這

裡不設會數進云弘宣大藏檀信皈依謂是現前獲福或是當來證果師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對宿道人進云久蘊囊藏未蒙施設今臨大座指示迷津如何是正令當行師掄棒道人便〃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何須門外駕三車今日護國堂上因甚又檢經閱藏師云不妨錦上鋪花僧問云儼然靈山無二披閱大藏有三如何是第一法師以杖卓云見麼進云除卻又如何師一喝僧拂袖歸位師云且喜天下太平乃曰誠上座自揣愚陋全無長處秖宜遯跡埋頭以了平生入鄽乖手非我能為叵耐境風灝灝

直逼其人雖覓大地亦無廻避茲承諸宰護之命不得已雲頭按下將錯就錯未免掉臂因行重拈雞足之花畵貓依樣借設然燈之座一向把住牢關窺覷佛祖無門今朝打開八字要見遍界真風但知心不負人一任諸方疑著茲者滄溟乍攪活淹四海差異獰龍爐鞲初開生煆五湖伶俐衲子任使精金百鍊也須再著鉗槌縱饒頭角生成到此盡教點額千聖直得齊立下風青天也須喫棒所以道欲知佛性意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若是本分道流自然應用無虧隨流得妙闡揚佛祖門庭開鑿人天

眼目出沒縱橫得大自在拈起也天廻地轉放下也艸偃風行說甚無邊香水海重重華藏界纖塵非隔只在目前試看章華臺香風藹藹文筆峯瑞氣騰騰仲宣樓萋萋芳艸曲江門嚁喤遊人獰聯虎渡氣接龍山山河大地艸木叢林明暗色空人物鳥獸無時無處不轉無上根本法輪以致經藏禪海律論萬一離即語默文字見聞覺知之心一旹拈卻乃至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又何必敲鐘發鼓入室陞堂拈槌豎拂然後方為說法耶吾佛世尊說法四十九季譚經三百餘會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二中間

未嘗說著一字須知要有向上一著在稍待開藏旹與汝諸人道破爺我臨濟祖師于滹沱河側住個院子一日上堂語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須成礙我珍重下去一日普化上來云和尚前三日說甚麼濟便打後三日克符上來云和尚昨日打普化作甚麼濟亦打趁下法堂你看他三大老一呼一應你唱我和扶豎門庭即如我護國一自惠藩創建遍祖開山荊志名藍亦預其數吾儕屢戴歎哭興廢幾墜志氣有年蚊力難支今承合郡護法諸山尊宿同門師叔大家出手共勷勝事命

登曲彔踞勉人前取笑大方然須效齊祖家風體先人遺意不妨更爲頌出偈曰痛棒三遭承莫孤法門從此滿江湖不因張使呈蜀本昭烈何緣振民圖下座

報國寺月老和尚設齋請上堂維那白椎竟師云守磯持鉢一山翁艸笠荷蓑繫短蓬三十年來竿不放垂綸千尺待獰龍衆中還有負命者麼問答不錄師乃云孟嘗門下珠履三千金谷園中綺羅八百怎似我衲僧家借來香飯餉千聖於同堂三變淨坊集分身於一處進一步則運動無邊世間網退一步則踏

翻白億大風輪不進不退坐斷十方猶未是衲僧全體作用如何是全體作用舉拂子云會麼笞龍牙禪師云踏遍名山到因脚心苦年深與襪著如今季老不能行手裡把柄破木杓五祖演云白雲者裏又不然脚也不能著艸鞋手也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今日護國報國總不然遊遍名山天盡角無端老被住持縛院門倒塌應重新著卻艸鞋仍把杓只如酬答一句又作麼生滄海耕翻應有秋鐵酸餡煮黃金粒踏得故鄉田地穩護國報國總歸一下座

承天寺德惠師翁同徒子霞師請上堂白椎竟師云衆禪須是英靈客敵聖還他獅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一奚爲有問語者出來張居士問云重開寶藏大轉法輪諸佛是他家奴經卷是故紙和尚今日轉個什麼師舉拂子云正眼覷看進云白的是紙黑的是墨喚甚麼作經師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進云恁麼則一番提起一番新弄假還成眞禮拜歸位師云多虛不如少實乃曰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堅持淨戒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戒爲金剛王寶劍斬邪見之稠林

戒如踞地獅子摧羣魔以潛形戒爲入道之階梯戒乃成佛之正因戒爲苦海之津梁戒乃生西方之公據耳妨非止惡長養聖胎梵網經云孝順父母師僧孝名爲戒戒之一法衆妙之門也我祖師門中還用得著麼若用得著丹霞不應掩耳若用不著六祖不應受戒汝等諸人還知麼所以仲尼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可爲儒釋一貫千載同風者也昔仰山祖師問中邑洪恩禪師曰如何得見佛性義邑曰譬如一室有六牕內外俱有一獼猴東西俱喚猩猩俱應仰曰設若外

獨猴欲與內獨猴相見內獨猴睡熟時如何邑下縄
牀拗住曰猩猩與汝相見了也還知有六根門頭互
用者麼只如一心不動又作麼生如王秉劍由王意
殺活臨時得自由今日乃蓋藺耆宿舊慧師爲千家
禪兄賢師賢徒是父是子來我護國辦供可爲現比
丘身而爲說法汝諸新戒大德要識因齋慶贊麼耆
衲同寶掌壽算等籛鏗傳戒下座
鄂渚吳護法爲新戒設齋請上堂師云達磨未傳心
地印釋迦未解醫中珠有人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
意也無汝等諸人道將一句來良久如無山僧未免

借手行拳去也如何是西來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凉乃云佛說一切灋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
用一切法如斯會得則知人人本來是佛個個常光
現前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是灋住灋位世間相
常住乃至王宮降跡雪嶺修因大似空拳誑小兒黑
頭換眼睛雖然如是也須過量人承當恁麼事所以
殺人不眨眼的漢子立地成佛立地成佛的漢子殺
人不眨眼以致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云
我是千佛一數必竟到家一句又作麼生突起一念
精進心入聖超凡刹那間昔金牛和尚問龐居士云

生心受食淨名早呵去　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
時若現豈不作家牛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
人奪卻牛便行飯士云不消一句子若是誠上座則
不然向金牛纔開口時便與一掌云既不生心行飯
作麼今日鄂渚吳居士素懷上志有龐老之風每聞
一善則拳拳服膺一覩勝事共勤贊助捐貲解裝來
我護國辦齋供衆汝諸開藏闍黎新戒比丘也要商
量者一句子又且如何見者聞者生歡喜心施者惠
者長無盡福蠡斯振振以篤周祜下座
本府分署護法劉張王都監衆護法文學設齋請上

堂師云祝一人無疆之壽開十方選佛之場建殊勝
因作奇特事須是作家漢共相激揚始得乃云一句
當天萬機寢削一塵透脫千界光輝諸佛威儀進止
諸所作爲無非佛事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
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
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
以飲食飯僧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
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
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衆生因以此緣得入律行嚴
淨毗尼弘範三界登般若此岸達菩提彼岸不歷化

城徑登寶所有以夢幻影以鏡中像水中月空中花熱中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轉化多方鼓舞作與而作佛事種種功德無非舉揚般若示現檀度見聞隨喜禮拜贊嘆而其獲報等無有二且道如何是諸宰護轉大法輪作大功德得大受用現大人相第一義諦聚沙指爪皆佛事設化多方等大千桂茂蘭芳看振彩鳳詔麻宣待喬遷傳戒下座

城西原任副府高曹護法夫人設齋請上堂祇園和尙白椎竟師云渭水溪邊一古錐筒浮香餌定賓虛竿頭絲線憑君手直釣原求負命魚有問話者出來

僧問云拈花卽不問微笑意若何師云正法眼藏瞎驢邊滅進云西來的旨乞師指示師植杖云會麼進云春來冷煖桃花浪正是魚龍變化時師云領取一棒僧問云人天百萬拈花示衆護國堂上四衆雲集佛祖心印請師拈出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後供純陀卽不問設齋護法請師酬師云也須因齋慶贊僧問云山門獅子迎風笑師云切莫眼花進云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你見甚麼進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正好供養進云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突出難辯僧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見月休觀指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歸家罷問程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船子和尙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打地禪師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開堂一句請師宣師云獨坐大雄峯師曰居家修善行把手入山堂飮食供淸衆信心豈易量須知信之一字乃成佛作祖之基本了生脫死之根由但能心心匪間念念不忘懺罪罪滅求福福生轉女成男具大人相諦聞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然雖如是古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到這裏十影神駒追不及天眼龍睛覷不見汝等諸人還有互相契證者麼昨日珊瑚

枝擊碎今朝瀟雨灑前溪昔王常侍問臨濟云者一堂僧還看經麼濟云不看經還習禪麼濟云不習禪侍云敎伊做甚麼濟云總敎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將謂汝是箇漢常侍已是缎過精金濟祖可謂鉗鎚本色一時主賓唱和固是觀於今日較來猶欠一著且道那裏是欠一著具眼禪流試請辯看偹兹衆護源夫人來我護國辦齋供衆我者裡也不露手露腳一種平懷看經的敎伊看經習禪的聽伊參禪持戒的敎伊讀律禮誦的任伊禮佛何故衆直須頭正尾正那管成佛作祖于此際會

也須依經賛揚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
佛皆已成佛道下座
佛誕日正紅旗衆護軍設齋浴佛本寺方丈和尚云
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家裡坐
舉遍布衲浴佛次藥山云者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
麼衲云把將那個來藥山休去藥山雖爾分星擘兩
要且句裡藏鋒布衲雖是截鐵斬釘未免落他圈套
設使藥山信手拈出布衲又安肯放過汝等諸人要
會藥山意麼大家出手共沐金軀雪和尚偈云擾亂
天宮降梵宮指天指地闡宗風鍊得黃金丈六體沐

軀何必用九龍古今原不離當念十世於今總皆同
最且曹溪一杓水劈面澆頭酬祖翁如何是第一杓
是則名為報佛恩如何是第二杓驚落下田千點雪
如何是第三杓黃鸝上樹一枝花明和尚偈云淨梵
王宮生悉達九龍吐水洗心月幾番揑怪弄精神卻
被雲門要打殺乃喝一喝舉杓澆一杓云還安得第
二瓢惡水麼知恩者哂揮和尚偈云呵呵對佛云終
日興妖作怪大千被汝迷惑周行七步驚誰鼻孔原
來無別且道浴句作麼生阿耨一滴水淵源流不絕
恒觀和尚偈本源心地水灌洗遍容身若解如是沐

是卽報佛恩遂浴大衆舉偈同沐賛揚
四月八日圓菩薩戒荊州府吏科恭護濵同衆設齋
請上堂師云大座當軒孰敢窺廣長舌相吼如雷座
中若有仙陀婆不煩文殊下一椎乃舉世尊一日初
生便乃大驚小怪手指上下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可為知禮大丈夫漢固當如是眼空四海傍若無人
獨是探頭大過樹高招風譬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
之兆未免雲門看孔著楔兒我以為雖然如是也未
免撞著一個惡辣的亦未肯放過他在所謂惡人自
有惡人磨前車既覆後車當戒山僧到者裡不敢多

言只得退身有分或云把手牽他行不得惟人自肯
乃方親要且不是這個道理忽有人言也是做賊人
心虛卻許他具一隻眼今日乃浴佛誕辰閑藏事繁
不暇賛頌偶記得徑山千指老人有個世尊初生的
頌子不免舉似大衆譬如鬧市裡拋磚打著一個半
個也未可知七步周行也不妨指天指地便卽當大
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笑短長你看他作家等閑
拈出便遜若人癡處山僧亦有一偈雖不敢並駕乃
可謂東施之効顰指天指地獨稱尊不動干戈也太
平任是雲門手段辣知他雪刷是酬恩衆中還有知

恩報恩者麼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傳錫圓戒下座

檀越供衣上堂師云頭陀那得有金襴白賺人家倒刹竿何似虎溪無量相等閒拈出大家看乃拈衣召衆云高著眼卽披乃據座云獅子窟中無非獅子栴檀林內純是栴檀所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不見道踞地蟠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擎也出頭下座

東城沙艸二市南關外各寺菴廟衆師叉設齋請上堂祇園和尚白槌竟師云當爐不避火方是好手竈裏解添柴始稱作家乃曰常啼菩薩賣卻心肝因般若以東請善財劬勞煙水爲知識而南詢雖皆重法輕生其奈忘家失業殊不知光吞萬象人人有衣裡明珠貴踰娑婆個個韞櫝中至寶千靈一致何用穿過萬古常如匪從人得所以達磨不來東土曹溪白浪滔天二祖不往流沙少室清風匝地祗如恁麼會畢竟列燄分燈是誰聯芳續燄昔有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州乃遶禪牀一匝云報與婆轉藏經已竟婆云比來請轉全藏胡爲轉半藏耶徑山乃云從饒遶須彌山百千萬匝于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師云老老

大大只解順硃描墨孟八郎漢便恁麼道謂不下禪牀始恰婆子意保管讚嘆有分若恁地見解饒你將五千四十八卷燒作紙灰颺向東洋大海我也只你向鬼窟裡作活計要見婆子則易要見趙州則難以手拍一拍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下座

城西戴中文學護壇設齋請上堂祇園和尚白槌竟師云寸長尺短三平二滿覿面相呈語言道斷問答不錄乃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大道眞體不離目前逝者如斯不捨晝夜至理湛然原無慮借月浮水面古鏡鉛光雨滴簷前梵音說法是以靑靑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一棹舞長江爲尋格外知己半綸拋巨壑要覓透網金鱗金鱗未必全無知音幸然巧遇正與麼時主賓道合水乳和同鶴唳蘆汀鶯吟柳陌畢竟如何慶賀知音不用微絃奏流水高山竟自明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甕裡何曾走卻鼈靈山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性燥漢大集會上有魔王語佛云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無有衆生語言名字我乃發菩提心捏目生花作麼三個漢亦未足觀光汝等諸人莫有過渠一頭地者麼出來

試說行履處看良久云若無山僧不免放洞山麻三觔去也七寶盡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三四月農人皆取則萱齡筭期願蘭桂徵夢叶試看熊羆兆麻宣紫泥冊何故聻一舉鴻鵠千里飛鑽雲鷂子與天齊鳳凰不是凡間鳥爲瑞爲祥自有時下座

城西諸山衆耆宿師友設齋請上堂祇園和尚白椎竟師云踞師子之座登曲彔之牀撾塗毒之鼓張漫天之網一任起剪頗牧也須拱手歸降有當鋒者出來問答不錄乃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劒掛脊間符懸肘後一言之下蕩掃攙搶一句之中奠安家

國直饒恁麼猶是時流舉措若蹋著向上階梯說甚猛虎項下懸鈴餓鷹爪邊奪肉任使兩曜東行星辰易位乾坤鬆殺佛祖潛蹤不妨于坐臥經行神通遊戲如是則何用高眠太嶽汎宅五湖方將混勞侶以爲儔舉諸魔而共作于是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出沒勇施天人男女若僧若俗聲聞緣覺菩薩諸佛變迦文爲無量化娑婆爲極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于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皆不出時節因緣所謂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舉臨濟同普化一日到施主家齋次濟云毛吞巨海芥納百川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化便踢倒飯牀濟云得卽得太粗生次日二人又到一施主家齋濟云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亦踢倒飯牀濟云得卽得太粗生化喝云瞎漢佛法說甚麼粗細濟不覺吐舌二大老顯大機大用發明黃蘗心髓卽不無要且腳跟未點地在今日乃城西諸方尊宿師友捐衣鉢之資來我護國辦齋供衆我這裡也不搖唇鼓舌大衆也不興波作浪何故聻旣逢家裡人要說家裡話所以道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眞寶無垢無染是眞常如何是諸禪翁大

家出手的作用大道原來無拘束信手拈來事事全一把柳絲收不住和煙搭在玉欄杆下座

城西袁賀紀衆檀越設齋請上堂祇園和尚白椎竟師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亘古亘今山僧到此揷手不入汝等諸人還識自己是仰山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僧問云如何是護國家風師云主賓融會理事雙彰進云如何是護國人師云擡頭看進云人風兩意蒙師指西來大意又如何師卓杖云會麼僧問古人云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無心道人有何德百千諸佛有何

過師云財灋二施凡聖一如乃曰薰風藹藹炎日㷔
㷔荷開水面槐影篩日處處呪喃紫燕聲聲睍睆黃
鸝趙州栢樹子洞山麻三觔如斯見得全理全事正
眼覷來無非道場所以光嚴童子出毗耶大城維摩
詰方入城童子作禮而問曰居士從何所來維摩答
曰我從道場中來童子曰所謂道場者何所是士曰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
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
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
場于諸衆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息故禪定

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乃至一
念知一念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善男子菩薩應
諸波羅密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是
從道場中來住于佛法矣且道即今如何是諸檀護
道場夙願功德修習般若萬行安坐水月道場財灋
等無有二證成佛果津梁下座
三府李護法孝子薦嚴請上堂師云昔那吒太子析
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
法可爲報答深恩特酬罔極讀蓼莪之篇始信親恩
浩渺誦鶺鴒之什方知手足情深手足情深不忍離

合親恩浩渺報答宜先佛力灋力三寶力戒香定香
智慧香善來諸佛子一一聽舉揚愚癡成智慧煩惱
得清凉蓮邦教主親垂手寶蓋飛幢發異光若也于
斯真薦得者回親見本爺娘若識得本生爺娘面目
方識得自己面目若識得自己面目方識得大人本
來真面目且道如何是大人真面目本來真父母歷
劫不曾離孝子薦親一句又作麼生門前但看荊花
茂便是爺娘極樂場下座
藏關解制上堂九旬禪期魚游網三月安居鳥入籠
怎似護國閱經叟無拘無束自從容打鳳羅龍須憑

師資妙手扶豎綱宗全仗輔弼鉗鎚兄呼弟應共相
激揚交爲肘臂互作主賓可爲就爐作竈遇水安橋
拈木隨身逢場作戲自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用舍
行藏無可不可百日内聚首商量浩浩三月閒安居
前三後三人人金聲玉振個個動地放光曲演無生
唱拍和鳴高山流水期遇知音有時翻經于藏閣有
時嘯傲于長廊有時賓主于問答有時坐臥于經行
粥飯二時雜心匪間或慈或威即理即事把住放行
自由自在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
莖艸用堂未陞而法席先卷田未開而大義齊彰聖

方祝而國祚永固檀方報而祿筭增延目繫花鳥眼
觀遊人任意舒懷隨緣放曠種種宣揚無非佛事飽
今經藏期圓文彩已彰不落文字一句又作麼生拈
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素緇添氣象今古意自暉下
座

示衆

新年示衆日月無新舊人心有去來但能憎愛盡正
眼頂門開如何是新年頭佛瀌張公喫酒李公醉得
喞盃處且喞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
來卻是饅頭北方多喫麵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二
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妨
劈面將來滿盤托出常住淡泊聊借古人茶飯以爲
供養隨家豐儉莫厭麤疎卽今春日融和應時納祜
一句又作麼生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示衆不施寸刃力破重圍不涉階梯頓超十地氣吞
佛祖眼蓋乾坤縱奪隨宜卷舒自在所以道以大圓
覺爲我伽藍身心以安居平等性智正眼觀來何異
無繩自縛劃地爲牢護國者裡又則不然收放在我
去住自由驀呈柱杖云風流不在傳紅粉肌骨生成
分外奇

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乾
峰老子雖是握節當胸未免守死善道若是誠上座
舉一不妨舉二栴檀林內栴檀獅子窟中獅子一不
致過二非落節萬里無雲萬里天千江有水千江月
秖如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徑山去
乾峰呼典座來日不得普請要且如何論量又作麼
生參
師誕日示衆云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父母非我
親誰是最親者到者裏未免有耳如聾有口如啞卓
拄杖云等閑一箭落雙鵰笑倒東村王大姐所以道
負恩者多知恩者少且作麼生是知恩報恩一句復
卓拄杖云切莫鑽龜打瓦
示周子文學來諭不欸二字是成佛作祖出生死的
眞種子也從上諸佛諸祖開示多矣設居士一點不
得然此自證一著子惟悟者相應他人說的總不中
用古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示衆黃面老子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作麼生
是餘二成佛作祖者是旣是成佛作祖向與作餘二
畢竟如何是此一事乃云待我藏圓期滿向汝道破
師云龐居士問石頭不侶萬法話石掩其口龐于此

有省如何是他省處又於馬祖機下大悟如何是他
悟處
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話有者解作一物不存三十
年後大有人箇點在如是畢竟如何會

護國啓眞誠和尚語錄卷之一 終

護國啓眞誠和尚語錄卷之二

書記 振聞 編錄

嘉禾三塔寺小叅 同門請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啐啄同時劒去久矣且道是甚
麼人發明向上事問答不錄乃曰斤斧在手遇水安
橋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通方作者理合如斯至若兄
呼弟應各擅家聲虎嘯龍吟互相酧酢或乘踞地獅
子哮吼巖巒或跨回顛象王縱威湖海此是衲子尋
常家計若是山僧又則不然何故聻一向幽棲荊南
護國曾無一字掛於諸方剪髮雖爾撐天脚跟曾未
點地猶懶鋤花弄月惟思閉戶閒眠今日策杖南遊
邂逅同門至延茶話凡齋厨笊籬鈌漏田舍钁柄短
長一一俱被覷破既逢家裡人還唱故鄉曲而調拍
相酧有何不可所以今日不致覆藏被蓋直下八字
打開和盤托似諸人了也遂喝一喝云還會麼且道
意作麼生覿面拋磚圖引玉相期錦上更鋪花

小叅龍女一彈指頃疾往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
且道與禪門立地成佛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此人眼
目未開若道是別此人窮劫流浪永無成佛之期見
前大衆為我說道理看

小叅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主伴重重現何須嘆寂寥笑他瀍昌楊岐諸尊宿好不大方殊不知衲僧家荒村破院弔影孤形一衲一盂無求於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交鬼神莫測榮辱無干叵耐茲茲宇宙罕遇其人苟遇其人則兩手分付雖然如是莫當等閒欲垂海上任公釣拚取閒身耐歲寒

垂問

舉船子和尙撥棹歌云別人只看采芙蓉香氣長粘十指風雨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天目禮禪師拈云船子老人話作兩橛卽且置我且問你諸人喚甚麼作虛空喝一喝師云大凡宗師家垂一言半句莫不激揚本分敲磕門風看他二大老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拈頭綴尾共顯規模簡點將來二俱不了一箇兔頭戴角一箇龜背刮毛要見船子麼以右手拍膝云者裡是要見天目麼以左手拍膝云者裡是還見山僧落處麼打破虛空與汝相見喝一喝

舉香嚴禪師示衆云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脚不踏枝樹下有人問西來大意若答則喪身失命否則又辜問意有虎頭上座出衆便言樹上則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香嚴大笑歸方丈師云者老漢吾排眉虎之陣萳擬活捉生擒直饒鐵眼銅睛到者裡也須倒戈卸甲納欵受降有分不料艸窠裡鑽出個輕輕一問直得瓦解冰消一場懡㦬然雖如是莫道無事好持鉢舉世尊因阿難持鉢乃曰當依七佛儀式難便問佛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難應諾佛云便恁麼去乃云古怪在當時早有與麼消息然雖世尊爲人天師不當見小利既是家裏弟昆何得以干戈相待阿難亦善放憨隨風倒舵若是山僧待云當依七佛儀式但輕輕向前云不合起動世尊不爲瓦解冰消要且一槌兩當以手招衆云如何是七佛儀式便恁麼去

舉黃龍心和尙與夏公立極譚肇論論會萬物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桌下龍拈尺擊狗子並香桌狗子有情則去香桌無情則任心云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龍云纔涉思惟便成賸法何嘗會萬物爲自己哉靈巖偘禪師云黃龍老漢傷慈不少公立如入寶山空手而歸諸人要會萬物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麼鎚殺有情狗子碎郤無情香桌盡情收拾一團束縛拋向東洋大海自然灑灑落落然須要知有頂門一竅始得乃云拙

釘拔楔卽不無靈巖爭奈傷鋒犯手何如有情狗子仍呌他守夜無情香桌留來支用諸人要會萬物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麼但將擬議思量底一刀兩段則十方空蕩蕩地自然常光現前喚甚麼有情無情與你爲碍爲緣若是頂門一竅且聽拄杖子者力擊香案下座

灋語

太司馬蔡門一品夫人閔氏對靈灋語體露金風一葉輕韶華謝卻問前程雲開野色清如水萬里長空一鳫橫來來未曾來錦織太虛去去實不去月落潭水恭惟

誥封一品夫人德符坤善化成一家慈惠居孀人稱女中堯舜勤儉勷理世仰閨閫丈夫賢擬姬姜正位乎內淑過萊宋較美於前茲者正司馬公奉

命南征帥師滇黔無內顧之憂者蓋爲夫人之內政所致正宜克享珠冠婉美珪璋倏爾瑤池請符卒子所謂世間白髮惟公道貴人頭上不曾饒然雖如是此一著子也不可錯過況一門蘭桂森森親秉遺訓可爲駢臻福禧何故蓋花開果實有始有終古今一定之理卽今車馬雲集棺槨之美衮禮之肅朝野縉

相莫不親進厚奠閒閭士庶畢世咸稱懿德寺叨司馬護法錫帶有年值此瘞玉之秋特拈西來大意於靈堂以資太夫人逍遙蓮域以證無量佛身噫啼鳥落花春夢斷圓音一點亘古今

縣主岳考辛封君對靈法語哀哀三嘆蓼莪章罔極方能一報償緩急未後申薦取始知源遠派流長灼然欲報至德須是親見本生爺娘始得卽此時也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滄海浮漚要人生夢一場所以道處生死流驪珠獨耀於滄海踏涅槃岸桂輪獨朗於碧天如是則人人頂門上放大寶光個個赤肉團壁立千仞況眉間有劍肘後有符任他長安正鬧須知我國晏然卽如

皇清誥封宣威將軍辛公德勝大人適我縣令護法岳考嗣續惟艱生女門楣實西蜀世冑夔門閥閱以勳臣歸清由武弁駐楚耳順釁鍊有楚丘之風性本天資賦浩然之氣宜享介眉之期傾倏爾蛙夢於莊周辭祿養而就蓮胎駕三車而出火宅時茲歸窆之期特筵齋供以奠以拂子打○相云老封君會麼卽今無面目漢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喝一喝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下定神州三百寨創

鐵馬上須峯
陳門母子對靈法語釋迦降跡塵寰示現雙林孔聖
周遊列國仍返鄉邑老君化遊函谷甍於槐里古云
既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被生死之所流轉所以
三教聖人亦不外此涅槃二字惟是陳門張老孺人
眞女中丈夫具大人氣相學佛多年嚴精五戒有台
山婆子之風恨未遇趙州勘破伊子日生居士幼叨
庠序修短顔回臨危囑母以令伯祖妣撫孫公案致
伊姑媳相守節操冰霜頗奈其人而無其志今二孫
稍稍成立冀得功成身退無疾而終亦人間希有之

事可謂學佛有效因果分明具衲僧手眼撩起便行
今日母子同期還山世人見之無不訝楚以余觀之
則不然也昔宋丞相天祥文公抗大元三年而終伊
母靈柩在廣致期同歸变瘞實乃忠孝感格千古之
下名垂青史可與陳門母子同日而語也豈不忠孝
雙美乎還山一事無以爲賭以拂子指棺云母子還
山豈偶然三生石上舊因緣母啄子啐齊著力大家
同躋白雲天
縣令唐太封君灑語汾水蜀山意渺茫秦川歷歷泛
瀟湘銀山海嶽都拋卻靈臺一點性偏長切我監察

御史太翁唐封君迺西蜀巨擘閥閱名家其居官也
涖任節度其問壽也享筭古稀誕育子兮爲我荊南
首邑父母人龍指日高擢五馬大夫莫可定也我節
度使太翁不愧明教始終福慧人也玆緣移柩至楚
登舟返蜀僧叨護法有年致期率衆以奠乃炷香云
西來大意又重宣覿面相呈豈偶然會得其中關棙
子撒手逍遙極樂天
三府李護濾對靈法語楚水燕山意偏長特簡荊南
夢一場君恩母德都拋御贏得莊周何有方四大原
無土五蘊本俱空世事雲遷幾浮生一夢中來來實

不來鴈過長空去去實不去影沉寒水若也於斯悟
得本來面目又何須門外之遠是以勝思惟梵天問
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常於此國土不曾見汝天子
云梵天我亦於此國土不曾見我有我有汝展轉難
見必竟如何見得分明舉拂子云老封君會麼喝一
喝新笋看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泥梁常憶上苑三
春裡子規啼徹百花香

機緣

僧問學人明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日用之中如何
保任師打云會麼僧禮拜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僧珍重便出師云只恐不是玉
僧問若論此事覿體見成因甚麼學人不會師云緊帽艸鞋僧禮拜師云劒去久矣
僧問心佛衆生等無差別如何不能洞然朗照師云水到渠成
僧問正恁麼時是甚麼人師云上是天下是地僧禮拜師云捧打不回
士問弟子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好來天下同士禮拜師云小出大遇
士問如何是道師云喫官酒臥官街士便出師云照顧脚下

護國啓真誠和尚語錄卷之三

書記振聞編錄

佛祖眞讃

悉達太子讃

指天指地獨稱尊不動干戈也太平任是雲門手段辣如他雪屈是酬恩

觀音

古佛宮裝垂妙像聞思修入證圓通應心水月隨類現百億分身處處同

彌勒

終朝兀坐歡笑自若冷觀世人來往如梭拮据經營自苦奔波噫幾時得脫者凡籠怡怡快快也相我

達磨

涉水登山泛渺茫擬將佛法付梁王孰知不識安心術一葦凄凄暗渡航

拈頌

世尊初生

由來原自可憐生豈儉隨家樂太平遍野田荒耘耒得條然耕動有人爭

世尊在靈山會上

目視青蓮顯露機瞞破顏微笑在須臾尋常織出氤氳
看今日和鍼度與渠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
擲木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蜂蝶紛紛過墻去貶眼明
人莫自欺
迦葉尊者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袈裟外
峇峇春雷起臥龍東君從不浪施功尋常一樣牕前
月纔有梅花便不同
女子出定
事緩則圓著甚急如何若何總不必桃花無計避春

風水到渠成路自直
峽崛持鉢
野馬陽燄不暫停莊嚴色色淨姝因漁翁慣入驚人
浪入水那沾涓滴痕
僧問馬祖如何是佛
頭大機來明大用曲談名相無緊重從教地裂與天
崩堅若磐石穩若峯
僧問馬祖離四句
曲彌高和彌寡字經三寫烏焉馬有耳如聾有口如
啞等閑一鏃破三關不知誰是其人者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當機劈面似雷奔撥得東山水上行行到水窮山盡
處別闢一路出雲門
雪峯禪師因玄沙馳書至乃陞堂開拆見白紙
愛重恩姑息文章敎爾曹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與琳書記
個事人人本具貴在直下承當不須思量擬議覿體
現前靈光
示新庫司
居常休莽鹵臨事莫匆匆平懷家和計照顧看睫中

示先副寺
遜謙眞道本逆順境和頻悟透浮名事受用無價珍
示齡大德
悟得浮生面先觀自己空妨身兼律物應用在其中
示善悅衆
和衆不隨流任他呼馬牛不被色聲轉自有出人頭
示孫印素
正源繼滹沱西江一口吞門庭光赫奕分付與兒孫
示元監院
箇事覿相呈拈來一度新耳聾三日後消息許誰親

恩母傳

其幼實愚頑不省所怙厄值臭殎顛沛流離無所不至不幸父值早歿家宗尾解母子相依擇木無方六親無盼顧之休戚族勢之憐恤之番照世籍荊門里閈許氏之子父諱本璉母李氏零丁離支是以奔南走北母氏旋繼相亡愧恩罔極之莫報深追恃怙以昂酬惟憶大雄氏之洪慈遂披緇以報二親正謂菽水未進涓滴想像莫報萬一者也邇閱天童潤禪師語錄內載恩母傳文且有勸請同志有負報二親者勉作報恩之文以曉將來緇素庶我瞿曇之種姓慎

勿以楊恩同日而語也其不解作文止敘從前險嶮顛末以告諸同類耳倘或有能思報二親者槩然踵效成文貽世俾其得思慕二親之讚表誠格稍報生身之纖毫也且吾教典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噫諸佛之明言自不爽于錙銖也乃值母誕之辰偈曰吾母誕辰日為兒報答時禮拜求佛恩生天在須臾述古尊宿值母誕偈曰今朝乃吾娘生日揚起佛前長命燈自作自炊還自喫替娘齋了一員僧

護國啓眞誠和尙語錄卷之三終

護國啓眞誠和尙語錄卷之四

書記洪信編錄

贊

董居士眞

皤然一叟鳩杖隨身彷佛似習池龐公語續傳燈原來是復實居士諸方見聞有女遣嫁無男當婚相聚口團圞大家話無生

董二居士奉金剛不輟

道女善人具丈夫相不去戴笠參俱胝終朝鳴魚孝金剛果修淨居善因庶免臨時周彰噫若要勘破來

往師僧問取趙州和尙

自贊

者個阿師頂圻頭顱入前倔彊肘後懸符與世恬然受盡山愁二十護國重新寺圖接續東山成滯貨授偈自由任所孚殃及叢林數十秋至今兌被滿甸都

偈

募鐘

東海祇因累劫專佈金檀度任隨緣一椎驚惺利名客好向精藍造勝前

造佛

福筵勝會廣無邊佛面光輝巳面圓金像嚴装無漏
果翁斯祿筭水綿綿

燈

點塔何妨燈一然光明朗朗照三千佛光遠被清光
徹濟世心香萬古傳

米

未轉法輪食轉先金牛飯桶至今然千家一鉢鐵丸
子古佛肚中萬萬年

齋

靈山自古選佛塲五百高僧日日忙爲報信檀傾積
廩大家出手扶宗綱

茶

盧仝七碗非奇特趙老三盃豈是狂會得無多佛法
子客來無語令人忙

柴

運水搬柴皆妙用迎賓送客乃家祥扳山舉鼎英雄
意水足柴方菜更香

衣

然燈播種於當年心印惟憑一縷傳大庾嶺頭千載
重始終一念戒殊圓

佛事

本寺耆宿聞一老師火

鳳凰臺畔起暮煙鶖池一滴水連天天王祖庭巋然
屹西來大意又重宣四大原假合五蘊若浮漚世緣
滄海變去來鹿夢囮惟我護國聞翁來自鼎山氣宇
如王有擔鈔之風恨未遇婆子點化迄到護國親見
忍祖雖無疏鈔可焚末後句子巳當面分付了也即
未撩起便行且喜未到臘月三十日可謂卿嚕漢子
具衲僧手眼舉枕公案不被侍僧勘破即今功圓果
滿絕後光先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皮膚脫落盡
惟有一眞實噫一任浮雲變今古牟尼徑寸滿空春

瑞白禪人舉火

師云幾囘生幾囘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證入無餘大
涅槃常寂光中無異此今日撥轉舊家風翩翩隻履
西歸逝五十六年成底事者囘方脫娘生褲且道娘
未生時著個甚麼顧左右云汝等諸人道道看若無
山僧未免借手行拳去也所以道亡僧面前觸目菩
提活人路上死人無數上人會麼喝一喝執火炬云
大千沙界現全身獅子獨行無伴侶

舉火

金不博金生死海中無向背楔能出楔衆生諸佛正此相當所以道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如是則山河大地同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共證眞常實際瀘爾如然不假穿鑿今日山僧爲汝覿面舉揚上人還承當麼若能如是便可超佛越祖出死入生其或未然爲汝更指一路以火炬打圓相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舉火

壓劫不曾迷云何方始覺生死及涅槃個中無處著所以全體恁麼來則來無所從全體恁麼去則去無所至來無所從則生本不曾生去無所至則死本不曾死既無生死則當處湛然覿體現前不眞何待以火炬云上人珍重去無明山上起雲雷生死海中爲雨露

入塔

生亦非成死亦非壞直下會得頓超十界不勞彈指塔門開達者同遊涅槃海

弔不礙大師

昔日同叅今朝覿面兩個五百原是一貫不須拍手哭蒼天拈出秦時轆轢鑽展坐具云且道呵誰證盟

一任諸方剖判

天童老人諱千花叢裡現優曇水出高源青出藍慢賺不知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茲屆十一月十六日乃我天童老人初度之辰若乃仁義道中世諦流布則且置只如不涉程途還假相見也無乍收宿雨孤雲斷明月一天方夜寒磬山老人忌砧杵千家夜星河一雁秋突出殊難辯明珠暗裡投是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展鵾鵬之翼奮獅子之威蓋色其身超今越古拈起栗棘蓬放出金剛圈整齊佛祖號令人天掃出三玄三要減御正法眼藏殺人刀活人劍斬釘截鐵騎虎頭據虎尾絕後光前直得三賢十聖膽顫魂驚盡大地人亾鋒結舌使德山臨濟再生也討頭惱不著此是我老人一生受用不盡底閒家具今日因齋慶讚不妨爲衆拈出雖然如是以此見他老人譬如掉棒打月何啻萬里崖州亦大遠在乃召衆云還見老人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挂鐘板

馬祖建叢林百丈立規矩原爲雲水趨投老病無依不是自居自食東邊蕩來西邊嬉今日重整舊家風

祖佛龍天生歡喜䇺板鳴要齊集畢止須威儀

挂火牌

趙老茶三甌金牛漆桶快要開者個鋪成人不自在飯熟任開梆僧集須鳴牌供養無心人千佛從茲來

監齋

監齋大士菩薩化現文殊文喜打成一片香積調和一味任他凡聖交參國清護國無兩樣休言饒古老豐干

伽藍

信施祗園財廣金佈績智者燈均爲慈護佛法當茲秋晚全仗金湯密固勿使寒拾檢點方爲伽藍淨土

齋榜

先炊無米飯僧多須問金牛造若何選佛場開憑妙手傾甕出廩在檀那

詩

禮開山師祖遍老和尚

掬水從來香有源卓飛燈續是師恩遙思面壁傳心淨始得開筵法侶尊資地不隨風物改慈雲常共雨花存宗乘竊恐輸門外聊爲搬柴衍後昆

九日龍山奉陪諸公作

散步高原外人煙入杪秋烏檣過虎渡鴈字帶龍洲秀色三峯出嵐光八嶺幽參軍落帽地風韻有名流

章臺

春日城隅迥無邊野色來楚宮何處是梅影自徘徊堤遠人煙曲碑殘字跡灰昭王猶有祭歎息此章臺

天皇山有感

天皇傳法地勝跡自依稀世遠銘鐘古時移堂栢非僧稀不可見開子亦難幾（開子明時詩僧也）惟有青青艸春來是處歸

黃鶴樓

危檻層巒壓萬家漢陽江夏對芳華漁舟遠浦歸人晚小院殘詩落照斜一枕黃粱眞大夢數聲仙笛在梅花縱觀千古東流外倍覺浮生是井蛙

小姑山

崔嵬屹立似天關推卻篷窗見一班　洗鉢方逢江日
霽掛帆正逐海潮還人天誰辨空中　相流峙常存大
界間自念非因經卷在堪將蹤跡負名山

午泊采石

古栢蒼松裏危橋水逕通苔青全覆石蘿綠似筱空
江海風帆上乾坤午夢中琴聽非我事自笑入詩筒

金陵

日夜江聲過石頭金陵王氣自千秋人間多少欷歔
事莫只空空歇比丘

舟次金山

蘊翠超人境乘流到上方江聲疑地盡海氣與雲翔
塊圠蛟龍護洪紛鴿雀藏笠瓶何處著開士正陞堂

虎丘

寰宇傳名勝今來見虎丘生公能說法風俗尚同遊
山色籠香積鐘聲帶棹流傑僞諸幻影安用敝衲愁

嘉禾煙雨樓（相傳買臣墓在此）

凭欄一望海潮東萬樹千村煙雨中雅趣詩間尋杜
老輞川畫裏見王公塔邊古墓歸愚吊世上浮名互
色空爲報仕途留滯客牛衣何必泣時窮

靈隱寺

鷲峯何代自飛來古剎歸然冷石臺滄海東吭日月
杳直從高望一徘徊

五百羅漢堂

西天東土竟何如海藏龍宮任所居淡淡由來憑象
兔三乘誰與破空虛

西湖

湖光蕩漾錦攢天亭榭花間照客船惟有緇衣隨白
鷺浮沉不計到誰邊

禮天竺大士

無邊無象也無塵合掌皮袋又一新十二觀中千處

現不須一喝始驚人

送月師入京

三載琳宮一日成從茲報國又垂名王家功德眞悠
久鄭重吾師持鉢行

奉和胡念菴先生夜坐韻（時修志寺中）

著述到禪林掩關自苦吟黃花經雨暮紅樹綻秋深
文獻山川色圓通聖佛心紫茸趺坐下鐘磬一沉沉

元夕

豐登最喜宜春晴萬黛千葩入眼生花月光輝人共
賞火燈交處是雙城

新年
一樣梅花又改年起看風雨卜蠶天竹爐瓦竈無新火榾柮猶然昨夜煙
明和尚歸萬壽菴
數載祇園法席開匡徒領衆意徘徊眉山俊秀荊芳遍雙桂枝條任剪裁
哭徒惟中
息慈早歲便相隨坐穩蒲團垢欲離逝水於今悲弟子孤雲自昔愧人師榮枯朔晦誠難問往返東南亦可思最是歸家先舉母空門不負背倫疑

挽揮印禪師
虛空雖世界不謂遂無生雅志尚高遠參鋒喜縱橫相知成一夢客邸化浮名嗟彼荊門路能忘太上情
與友人話別
問訊何勝隔全然鴻路泥靈山同記莂濟水共分溪千里眞如夢萬機不可齊相逢茶飯罷一任又東西
淨土
曾無藥石偏生病雖有蒲團不坐禪水月願王松樹案數枝香透瓦瓶蓮
其二

祈假遲生淨土身落紅偏苦妬余春燈前燒卻長生術剩買黃金鑄二親
閱玉泉志
嚮往名山已數秋幾番策杖欲經遊會心若晤堆藍狀入耳方知四絕留鐵塔鑄金光影燦珠泉跳玉掌趺求南燈承續曹溪派北秀誰宗一綫頭
閱藏
萬古鴻濛外三生智慧中妄眞空相逈仙佛聖賢通寶鼎占雲氣珠龕映日瞳僧寮翻貝葉盛代祝年豐
奉和奕鎮嚴護法貪佛閣詩

佛日中天無盡蘊大千累億見恒沙四門已辨人天界五衍何岐南北家寶閣麟章開願力祇園龍樹有光華從今鈴鐸聲聲裡喚醒塵衣與亂紗
呈修志諸先生
天地有大文靈秀有奧宅不朽在立言古今傳載籍所藉爲國華文獻增焉奕吾荊劫灰後什一鮮千百聖朝今光被右文無遺策先生奉徵聘乃作十笏客直筆發潛德軒軒振風格玉韞山自暉幽蘭揚芳澤與其有諛美不如有己責卽茲荒陋寺亦得備前蹟昭昭人耳目原非私所適竊窺兩月中討論窮晨夕

如此著書心信足垂金石

夢先師若老和尙

不知大夢是何人夢醒猶疑見是眞應爲迷途煩指點香焚一瓣到淸晨

夏晩同陸吉芳淑二監院納涼

共坐古栢下凉在風生裏時方苦炎熱衆心各懽喜有似當渴飮不必廉泉水相彼風中旛搖搖孰爲此以此觀一切無定者何已蝙蝠穴層閣旦夕反相視至人絕不夢夢覺有妙理坐起散步行誰行亦誰止

闌

綺石黃甆便足家幽香原不逐繁華瓶邊澆水籬邊益相看年年自作花

牧牛頌引

牧牛之譬其年久矣自南泉拈掇頭角轉露晉明添足繫之以頌宗教能詩之士雜然賡之然自有者片田地便有者個畜生爲甚麼有等一時討鼻孔不著動著犯人苗稼且利害在甚麼處請向葛藤窠裡摸索

未牧

意氣昂昂頭角高牧童鞭執趁途遙滾山曠野艸漫地信嘴滿腮觸異苗

初調

牢拴鼻孔乘時穿緊把繩頭漫著鞭畜養多年愚拙性始知今日費心牽

受制

出門或可自相隨放去收回暫少馳日暮小心頭腳穩水邊林下莫教疲

迴首

綠楊堤畔始回頭個屈援收漸漸柔休怪山童性未息頃然失卻漫相留

馴伏

山南山北水溪邊穩伏領誠犂祖田不帶繩頭飮水艸晩歸搖尾不須牽

無礙

牛人兩兩俱如如聲色相忘各不拘松石安閒穩坐睡笛腔無韻樂餘餘

任運

紅紫三春野色中溪南溪北艸茸茸本分水艸隨分納快活山童午睡濃

相忘

東手相忘還未中此心期與岫雲同雪牛既到白[illegible]
裡獨朗桂輪照碧空

獨照

威音那畔本相安叵耐有生始戀纏今日方知娘鐵
面者回參透祖師關

雙泯

人牛屏跡事難明者裡斷然向孰陳鐵餡咬來當面
剎祖師無處去藏身

啓

上提學胡先生啓

恭惟　老先生護法才雄八座彩映三湘志同范文
正乾肥温飽俱忘學似陸宣公贖達浮華盡脫一登
其門則聲價垂珠前　諸當事以董修郡乘請
駕臨山寺毫之供陳慚愧殊甚溪荷垂青詩篇音及
儼若天風下頒鄰地金聲謹供常任真乃學士玉帶
以誌銘德面謝不宜

上江南徽州郡伯亢護法啓

睽違三月倏焉如昨恭惟　大護法關西名家隴右
一人朝野欣瞻廟廊生色前此按至不遑應逆叨承
香供至今銘切恨不獲時親左右爲悵特備候安玘
擬高擢司馬勿忘記莂靈山政事之暇休言饒舌豐
干聚蹻譚心自有期在臨穎曷勝企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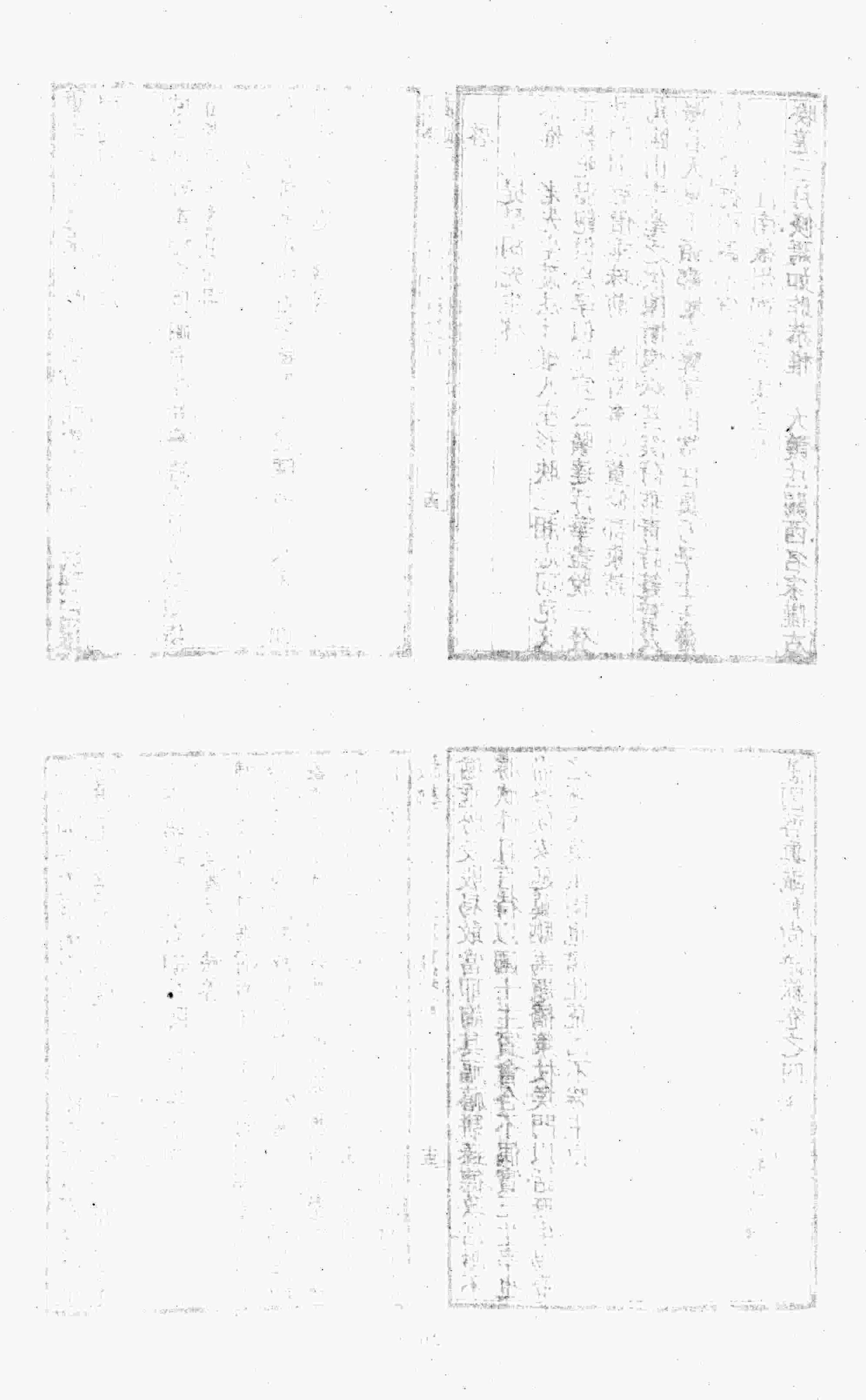
復陰護法請藏啓

轉眼簇新日月雖爾恭惟　護法荊南佛護法海金
湯冠借晉西汾黎戴化育之恩膏謌　天飛翮壁國
飄香風于梓里四野歡騰萬彙增麗寺叨護法奇緣
喜出望外法寶功德名垂千古途遙未遑致賀正恭
聞忽從事公馳翰至開函宛見芝眉恨無縮地可覲

猶垂盼殷殷曷敢當耶詢其福禧駢臻德政浩渺不
勝欣忭且言待以國士主賓會合不偶實三生幸也
當啓候安延冀駟馬題橋策杖侯門以話無生錫帶
之施亦負祇園也肅此荒函不勝主臣

護國啓眞誠和尚語錄卷之四終

嘉興楞嚴經坊夏[illegible]字刊





慧覺衣禪師語錄

清・慧覺照衣　撰

徹御　等編





慧覺衣禪師語錄目次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徹御等編

住重慶府長安山崇因禪寺

師因闔郡文武官紳等重建長安工畢請就本寺開堂拈疏云佛祖心髓人天眼目總不出者箇大衆見麼不然請維那分明露布

法座以拄杖指云師子王登獅子座全提正令顯家風千妖百怪藏無地凜凜寒威震大雄喝一喝遂陞座告香云此瓣香無聲無臭絕相絕名兩間仗以成儀萬物憑之得體洞明日月旋幹春秋橫徧十方豎窮三際爇向爐中耑申供養

本師釋迦文佛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伏願光騰宇宙非空色瑞繞彌盧亘古今度世不忘悲願力法幢隨處展叢林此瓣香根盤大地莖塞中天地天否泰之不移成任壞空而不變金枝特秀玉葉芬芳蔭庇六虛允垂八表爇向爐中端為祝延　今上

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欽願民祿足時國祿足人心安也道心安萬邦共慶堯天日永扇淳風無易難此瓣香歡騰朝野道妙陰陽權造化以握地柄天樞運璇璣而抱星移斗轉仁聲大振至化遐宣福國

福民爲祥爲瑞爇向爐中特申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洎本省本府在位尊官重建長安當期護法鄉紳文學遠近檀越等敬願退則得貴得名得祿進則尚道尚德尚文勳業格人格地格天壽算如岡如陵如嶽末後拈香云此瓣香向幾顏皮骨幾斷情關四絕三甦一生九死處得來今日人天衆前不免當陽拈出爇向爐中單爲供養見任夔州府梁山縣金城山金城禪寺醉佛樓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本師破山大和尚用醻法乳深恩惟願棒頭喝下騰獅象語後聲前快馬牛徹骨爲人心片片一回相見一

回讐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聲前薦得猶落二三句裏承當總成窠臼正恁麼時不屬見聞不墮聲色佛眼覷不及世智莫能分第一義還有觀得者麼一僧纔出師云劒去久矣便打進云學人猶未問話爲甚便打師復打云刻舟之流如麻似粟進云和尚也不得壓良爲賤師連打云公驗分明不勞再勘問殿宇鼎新法幢初建且道以何法爲人師竪杖云者箇棒棒見痕刀刀見血進云只此便是爲復別有師云別有別無不堪供養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如何是無爲法師云待汝

心空及第時卽向汝道乃云渝州法道久荒殘瓦礫荊榛不忍看今日山僧重拔劒家家有路到長安如是則荊榛自翦瓦礫自除寶所自通靈根自茂到者裏河山生色海野呈祥智鑑高縣宗風大振斬新做成潔白世界平空建立兊彩門庭展開盡大地作箇選佛選祖之場拈出一毛頭示現度馬度牛之路一任人天魔梵僧俗男女竪去橫來七通八達饑餐渴飮徤起困眠出沒卷舒自由自在人人脚跟點地常光現前箇箇鼻孔遼天壁立萬仭聖凡情量不隔纖毫愚智根源奚分增減森羅萬象共證般若菩提九

有四生同明正法眼藏所以道十方坐斷一道齊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驀拈拂子拂一拂云大衆旣然河清海宴道泰民安林下衲僧激揚宗旨且今日新崇因到院爲國開堂祝

聖一句作麼生道萬古堯天輝佛日長今舜世振宗風（叙謝不錄）復舉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便爲人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不爲人師云二大老所謂一人在高高峯頂立一人在深深海底行各自分疆劃界你東我西未免遭人檢點若是衣上座則不然說甚逢人出不出大家都在者裏豈特爲人不爲人問

著各與三十棒雖是太殺傷慈要且門風端正乃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男兒別有通霄路怎向他人行處行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正心周居士等請上堂打尸鼓子說禪說道著弊垢衣入水入泥山僧今日不惜唇齒與汝諸仁葛藤一上遂以拂子打○相云大衆見麼若向者裏見得徹去便見三世諸佛皆在者裏放光現瑞接物利生歷代祖師亦在者裏設化門庭分宗列派天下老和尚也在者裏建立法幢流通正脉盡大地人若聖若賢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非男女乃至四生六道有情無情一切含識等總在者裏資治勞生安身立命塵塵不別刹刹無私萬象森羅全彰海印者裏明得百處千處一時明者裏透脫百處千處一時透何必長期短限晝三夜三便好掀倒禪牀掉臂不顧如或未然更聽一偈心城垣固少停休理域門開坐玉樓野馬且將繩索繫戀場獅子謾拋毬

上堂問如何是長安境師云塗山禹穴字水龍門進云如何是長安人師云頂天立地鼻直眉橫進云八境俱不立時如何師和聲便打乃云拈花微笑承虛接響斷臂安心割肉補瘡恁麼則佛祖妙道只平常爲什麼東討西覓咬定不肎承當擊拂子云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登先阮居士請上堂問如何是最初親切句師云早晨喫白粥進云如何是末後親切句師云晚來又覺饑進云前後坐斷中間不立時且道親切句在什麼處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僧拂袖歸位師便喝問昨日事如何師云今朝不異進云今朝又若何師云昨日一般進云昨日今朝卽且置當陽一句作麼生師云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乃云天大莫能蓋地大莫能載納在一毛頭郎當大自在雖然如是崇因恁麼說話且道得自何來卓拄杖云擊碎破沙盆瓦子成一塊

元宵上堂新正十四十五處處敲鑼擂鼓家家燈火沉沉回陽洞明天府內有一盞光明七通八達鹵杵舉向拄杖頭邊照徹銅肝鐵膽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些子玲瓏絕去來輝天鑑地騰今古

德亮耆舊請上堂路本平夷行來卽險眼分明瞎看自成盲見不及時眉毫萬丈行不到處壁立千層腳跟下踢破地竅天關隨處通衢直提眼睛底刺瞎傍觀正視管取見諦精明到此時節掀翻漆桶直步大

方擺手出長安逍遙諸國土去也所以道不移寸步遊歷三千弗越片時融通今昔山僧恁麼告報還有消息也無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空舟逐浪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窮子無衣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驀豎拄杖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打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僧禮云謝師答話師云有慢闍黎乃云鐵漢提鉏取鑛太陽捧日求燈只因不識自己所以向外馳尋生成頂天立地長就鼻直眉橫終不履冠戴屨何勞掩耳求聲明明為汝道破八兩

原來半觔既然如是且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作麼生喝一喝云本是膃肭臍喚作海狗腎

為穗安居士請上堂無扊扅門闥盡力扣難開沒關鍵奧堂放身挨不入腳下紅絲未斷手頭瓦子欠靈一向信二疑三致令進五退七是以只在籬牆外打之遶不得穩審處坐一坐諸禪德可中若有箇通方上士勇猛丈夫不顧危亡拌著性命自冐單刀直入管教坐享成功倘或三提不囘一任東西南北何故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把手牽伊行不得為人自冐乃方親喝一喝

圓通大士誕辰上堂返耳觀心耳中著水返眼聽性眼裏撒沙所返既忘觀聽亦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二相不生生滅自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心境一如是眞三昧乃豎拂子云大衆見麼擊禪牀云聞麼觀世音菩薩從此聞修三昧安詳而起向山僧拂子頭上示見百億香水海百億須彌山百億佛國土百億衆生界於諸界中復見百億大自在身百億爍迦羅首百億母陀羅臂百億清淨寶目復放百億大寶光明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於諸光中復出百億廣長舌相一時出大梵音道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

示見受生和光同塵應機接物從無住本流出萬端於是應以國王宰官居士長者天龍八部人非人等乃至佛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統三界以為家作四生之依怙生凡育聖廣利羣品有感必通無求不應大衆既然菩薩見如是種種神變作如是種種佛事可謂殊勝中殊勝奇特中奇特正當恁麼時節畢竟如何瞻仰乃起身以拂子拂一拂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師誕辰上堂問四月八日佛降誕二月廿一祖師生且道是同是別師云一箇鼻頭兩孔出氣進云昔日

道惟吾獨尊今日道甚麼師便打進云畢竟如何是爲人的的句師復打乃云山僧適來在方丈內有一句子佛法擬欲拈出供養衆兄弟卻被木上座一口吞卻了也如今更要別尋兩句以悉鄙衷只是一期又說不盡何故向下文長

上堂七尺蘆柴直下鈎斷橋水上截西流漁翁旣不藏徼倖果是金鱗快聚頭以拄杖作釣勢云衆中莫有金鱗麼一僧出師云不是不是進云是是師云是箇什麼僧擬議師打云是甚鍼眼魚來上龍門釣時數僧問答皆不契師下座一齊打散拽杖歸方丈

上堂古人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山僧三十年前傾倉畚橐祇得箇窮唇寡舌雪骨冰肌卽今雖住箇院子與衆兄弟說話窮也不得富也不得有也不得無也不得何故若富貴則衆星飛彗未免雙月同宮若貧窮雖四海宴清要且孤君卽位大衆且道有無雙遣富貧不立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大士淨缾陳瓦子彌勒布袋破葫蘆

上堂生來不會捏扭祇記得箇小九二五原來一十三三登不見九不解誇經賣紀弗覺分妍辨醜卓拄杖云只有一句佛法家犬明明是狗

解制澤明劉居士請上堂九旬禁足三月護生聖制告圓委在今日恁麼則金剛圈栗棘蓬一時吞跳龍象堂獅子窟八字打開行者自行坐者自坐去者自去住者自住一任東西南北舒卷縱橫自在自由無罣無礙雖然如是且盡大地是箇解脫無底深坑動則墮坑落塹不動亦墮塹落坑試問諸禪德動的是不動的是便下座

住湖山治平禪寺語錄

師自乙未秋日因兵燹之後治平傾圮僅存藏閣椽柱數壁門人佛語等請建逸居

修造畢上堂帝釋插一莖草建梵剎竟老僧白手成家只據見定雖則不遵古規要且不離方寸何故擊拂子一下云同轉如來妙法輪

說戒上堂三宗未設無相無名一念才生有持有犯有持有犯則善惡日增無相無名則超然獨脫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不生萬法無咎毫端有別天地縣殊故昔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汝本來面目驀豎拂子召衆云還委悉麼若向者裏

委悉得去便見各人安身立命染淨不著處亦見古人劈腹剜心橫身爲物處並及五教三宗不勞分布彈指領略去也若猶未委老僧不免爲諸沙彌別通方便說戒竟下座

上堂傳衣云夫戒者非是以衣具杖鉢於行持處整條莊模然要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棄塵合覺久之塵根淨盡自然覺性見前若得邪妄拔除管教眞機獨露到此時節何事不辦何戒不持日用尋常頭頭在道語默動靜著著符宗然雖如是此猶是漸次階梯未是衲僧巴鼻可中若有箇漢向鐘未鳴鼓未響

已前和聲嚼碎話頭退步踢翻地角衣上座也只得點頭不輒何故自從能點過少見姓熊人

佛生日圓戒上堂未離兜率徧地刀鎗既降皇宮干戈不息雲門一棒打殺已是納款投降湖山路見不平正謂隨邪逐惡當初失腳踢他門戶至今水洗不開既然法令當行豈肎推三就四而今不免爲諸大德無鎧甲底與汝鎧甲無兵器底與汝兵器直教箇箇殺佛殺祖斷盡自己命根人人奪寶奪珍換卻人天眼目乃至旋天號地滅賊除姦符到令行如日消雪縱是釋迦彌勒也須拱手擎拳設使臨濟德山自合望風斂衽諸大德若具者般手段可作佛祖兒孫堪報不報之恩一時普報了也老僧恁麼告報還有恁麼人麼震威一喝云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住太公山石寶禪寺語錄

師在綦江龍潭受蒼峨上座等請入院三門云欲登石寶奧堂先跨石寶門戶既然鑽仰彌堅且道作麼生入咄自從八字打開至今一條大路

佛殿云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卽今新石寶更教禮阿誰喝一喝

方丈云若立一塵九間僧舍熱烘烘不立一塵八面天窗空寂寂指侍者云立也是你不立也是你

拈疏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覿體全彰何須特地然雖如是也要大家知

法座以杖擊云石寶之座方廣而高攀仰莫及老漢親遭今日被者一夥沒面皮人拖拖擔擔業網難逃且道還有具眼者麼看石寶跨跳遂登拈香祝

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逢强卽弱遇柔卽剛三家村裏生成十字街頭賣弄只得聲喧海宇價重寰區今回拈出爇在爐中

敬爲見任夔州府梁山縣萬竹山福國禪寺雙桂堂
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大和尚用報法乳
之恩斂衣趺坐上首白椎竟師〻云人不逢人必難啓
乎至情之口言非得意亦無覿面點首之儀今幸蒼
峨上座三於龍潭覓老僧至此與諸禪德相席打合
想是人已逢人言亦得意老僧縱無至情之口且拄
杖子輕讓不得驀卓一卓云誰是覿面點首者請出
與老僧話會看問答畢師乃橫按拄杖喝一喝云此
段風光會也麼一莖拄杖縱橫拖非他不善誇經紀
無舌童兒恨話多

開爐上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什麼不識師〻云
不識可救一半進〻云那一半作麼生師〻云問取門前
石土地問臨濟三玄要雲門一字關一字關且置玄
要事如何師〻云穿過髑髏進〻云如何是第一玄師〻云
古鏡未成前進〻云如何是第二玄師〻云古鏡已磨然
進〻云如何是第三玄師〻云古鏡照無偏進〻云如何是
第一要師〻云撥碎虛空無朕兆進〻云如何是第二要
師〻云日出明明光普照進〻云如何是第三要師〻云瞎
馬瞎驢分草料進〻云三玄三要知端的一字關頭又
若何師震威一喝僧作禮〻云臨濟與雲門鼻孔在和

尙處還有分別也無師打〻云一串穿卻問如何是吹
毛劒師豎拄杖〻云好子細進〻云未出匣時如何師打
云伏屍萬里進〻云出匣後如何師復打〻云青天也須
喫棒乃卓拄杖〻云通紅爐韛惡辣鉗鎚鍛鍊聖凡鑄
鎔魔佛任是銅頭鐵額純鋼打成非佛非魔不凡不
聖的漢到來老僧者裏不惜手腳廣用炭煤亦要幾
過紅爐幾經辣手將他舊知惡習一一銷鎔聖量凡
情些〻毫鍛盡管敎全身打扮脫體莊嚴表正影端光
前裕後大衆正當恁麼時節就本推功一句作麼生
道復卓一卓喝一喝〻云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上堂驀拈拄杖〻云道在日用〻不知屙矢放尿喫
飯穿衣一一全彰西來的〻意恁麼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畢竟明箇什麼道理乃卓一下云吾無隱乎爾」
上堂問進前一步有犯當頭退後一步離宮失殿不
前不後合作麼生師〻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進〻云恁
麼前後坐斷不立邊際畢竟如何棲止師打〻云夜半
無餘事就爐枕石高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〻云恰進
云黑白既分時如何師〻云露進〻云分與未分時如何
師〻云劄乃〻云推不向前如珠走盤約不退後如盤走
珠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自古自今非常非

異說或到得者般田地又且如何鼓掌呵呵大笑云
牛角自尖羊角自彎
上堂踢碎阿房蒙古石大驚小怪走忙忙依然只是
見孫事祖父元來不出堂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
不離聲色言語乃豎拄杖云見麼有眼同見卓一下
云聞麼有耳同聞既然同見同聞此便是聲是色且
道如何是大道眞體復卓一卓喝一喝云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上堂喫飯打濕口洗面打濕手箇事本現成人人盡

知有只不合等閑一問問著十箇有五雙眼似流星
口似匾擔依舊面前背後佛法不得順手拍膝一下
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問麤細思三惑亦用亦不用師云窮猿抱子懷
中熱宿鳥無雛夜半寒問學人工夫不上乞和尚慈
悲指示師云纔加防守子盜家財不禁門庭父授子
業參去乃云日把絲綸戲碧波湙潭巨浪意如何直
須大透龍潛處吸盡西江水一河然而老龍潛處勢
所難到若到則喪身失命不到則疑滯一生若果到
得恁麼所在管教老龍縮舌頷下收珠地覆天飜山

崩海裂然後睡龍宮眠虎穴當知誰箇可交涉猛然
平地一聲雷一條拄杖廣長舌喝一喝
上堂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
不度水眞佛內裏坐師云趙州古佛尋常揭示一機
一境眼光爍破四天下只者一轉卻有半邊照不著
若據石寶見處又且不然金佛須度爐木佛須度火
泥佛須度水眞佛無方所衆中若有箇英俊衲子聞
恁麼舉判出來道長老你者些說話正是有半邊照
不著卓拄杖一下云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佛成道上堂六年忍餓苦辛勤一點明星刺眼睛剛

道瞿曇成正覺依前日午打三更
上堂火柴頭一踍跨跳觸碎了竈神眉毛無底甑怨
氣沖天爆竹頭攤聲失笑莫怪石寶倒語顛言恐爾
不是聰明神道若果是箇神道免教鐘磬椎惡鬧以
拄杖打地云再與你燒一分錢休當神前酒臺盤莫
謂相逢不相識枕石漁翁網覆顏喝一喝
上堂問如何是學人不動心處師云討什麼碗乃云
父子情同渾無彼此君臣道合杳絕疎親治國齊家
上呼下應入則如藤倚樹出則似箭離弦不惟貫革
九重而且萬機直透有時弓矢雙收更教連鋩墮地

且道利害在什麼處震威喝一喝云王令已行天下
徧將軍塞外絕煙塵
上堂値竹爆聲師云爆竹一聲乾坤失色吟龍嘯虎
都盧卷舌頑嚧噇地金剛腦裂倏忽掉首虹橋便折
有交涉處沒交涉沒交涉處有交涉浮雲過去空消
歇衣長老恁麼告報且道是什麼時節以拄杖向空
劃◎云別別廣寒宮裏一輪月
上堂問日前蒙和尚道爆竹一聲乾坤失色必定利
害在什麼處師便喝僧亦喝師云好喝僧無語師便
打乃云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了無縫隙迥絕安排四

天王驚步不前八金剛側身退後三世諸佛歷代祖
師到此計盡神疲千生萬受而今不免放開線道曲
引旁通十字縱橫千差合轍更敎三乘十地出入自
由四聖六凡去來無礙然雖如是敢問大衆把住放
行卽且置一毫頭上見乾坤句子作麼生道卓拄杖
一下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除日上堂昨日今日明日過去見在未來總是一般
時節何須强用安排衲僧鼻孔依舊山頭巖石崔嵬
雖然如是莫道無事好乃豎拂子云擾亂春風卒未
休明年更有新條在

上堂氈毿草野兔狐巢獨坐孤峯地不毛神女襄王
歸甚處不乘御輦步虹橋大衆此四句可盡臨濟老
人生平伎倆就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會
得不妨向方丈裏通箇消息
元宵解制上堂問三陽開道泰萬卉盡霑恩更有臨
行句如何舉似人師便打進云恁麼擺手出長安去
也師復打云未可容易僧拂袖便出師震威一喝乃
云無解無結九十日畫地爲牢有證有修二六時釘
椿搖艣釘椿搖艣的灼然寸步不移畫地爲牢的不
妨走盡天下走盡天下寸步不移是什麼虛空掘洞

好肉剜瘡點箭將來總成計較殊不知日不待火而
熱風不待月而涼鳧短鶴長松直棘曲本不相貸何
假外求雖然若不到元宵安知有燈夜乃起身橫按
拄杖喝一喝云道人何碌碌心切爲誰癡一箇頑石
寶慶賽許多時卓拄杖下座
住江津縣圓通禪寺語錄
師在石寶受明也何居士等請入院指三門云迢遙
萬里不滯郵亭截斷歧途於斯迥別乃喝一喝云直
饒跨斷黃金限也須平地喫交來
佛殿云城東不欲見面趙州不喜聞名今朝覲體相

呈且道如何禮覲展具云釋迦鼻直彌勒眼橫便拜
方丈云從上諸佛祖天下老和尚入者裏不得出者
裏不得爲甚如此彈卓拄杖云窄
拈疏云此中箇消息從來不覆藏形名曾未兆文彩
巳全彰大衆見麼若猶未見更請維那宣揚
法座以拄杖指云須彌王座威震三千嵯峨特達孰
敢躋攀新圓通至此且道作麼生履踐喝一喝云舉
步當陽親坐斷脫體無依威更嚴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未後拈香云此瓣香時開意氣日振英風抽火
球之電於機先篆相好之毫於此際此乃第三回拈

出專申奉爲見住夔州府梁山縣萬竹山雙桂堂上
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破山老和尚以醻法乳之
恩斂衣敷坐上首白椎竟問大開爐鞴鍛鍊聖凡就
中有一箇非凡非聖作麼生辨別師云勘破了也進
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那待四時推師云郤較些
子乃舉簡堂機禪師任圓通上堂云圓通不開生藥
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
汗流大衆者老漢恁麼說話想是藥餌不行故以死
猫頭坐守冷鋪新圓通者裏生藥鋪不開死猫頭不
賣拈拄杖卓一下云只據一條白棒可名萬病一鍼

饒他怪症多般但向頂顖一劄直教膏肓絕疾立斷
命根自然穴脉疏通病元蕩盡到斯時節絕後再甦
表裏通瘥頂底無恙通身放下徹體安和豈不慶快
生平玲瓏八面哉呵呵然雖如是衆兄弟後五日到
諸方去莫道老僧是白鬼太醫好何故復卓拄杖云
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鉼
有知行者爲祖雲徹圓寂請上堂喝一喝云琉璃殿
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脫戰袍擠碎一條煙火袴毗盧
眼底玅峯高復喝一喝
佛涅槃上堂雙脚露出金棺自舉三昧火焚灰飛煙

滅總是如來入般涅槃時節正與麼時如何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
補陀大士誕辰上堂以耳返觀鐘依舊是鐘鼓依舊
是鼓以眼返聽水依舊是水山依舊是山不見道觀
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郤是饅頭還委悉麼
佛語柴頭生日追嚴請上堂問佛法禪宗卽不問休
言死後與生前柴頭今日請陞座爲報嚴慈證覺仙
和尚憑何指教師云錦上更添花進云卽今雙親在
什麼處師豎拄杖云者裏見大人相去也進云過去
先亡蒙指示慶生一句作麼生師云大木過眉堪作

楝烏藤入手便成龍進云正所謂一龍治雨萬彙霑恩師云不勞重讚歎僧禮拜師乃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一默全收不二門雖然發用不同時大抵總歸於一致以拄杖劃一劃云大衆還委悉麼者裏委悉得去龐公不後淨名不先如或未然正好向者不先不後裏許撥轉今昔關頭掀翻生死窠窟到得與麼田地便知我元良范老居士生也口吞佛祖死也眼蓋乾坤與淨名龐公在孤峯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在十字街頭握手卻在孤峯頂上相逢任運自由縱橫無礙然雖如是只恐冤家路窄撞著佛語柴頭不肎放過何故嚌卓拄杖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恩者

蒼峨維那生日追嚴請上堂生亦不曾生死亦不曾死生死本來空萬法皆如此大衆古人恁麼裂碎舌頭將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盡底一時話破了也還會得麼若也會得地藏走冥司卽易儻或不然釋尊墮忉利卻難因甚如此以拄杖劃○云參

結制上堂連連兩度展爐鎚銕額銅頭也皺眉煉得通紅氷雪冷自然有箇好便宜

上堂看孔著楔量體裁衣差之一毫失之萬里教外別傳之旨無故的看穿兩隻眼睛劫前未兆之機平白地走滑一雙脚板不見道聞聲悟道底如龍得水見色明心底似虎靠山雖然敢問大衆心絕見聞道非聲色畢竟如何說箇悟明道理拈拂子拂一拂云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

上堂富豪公子太無端口向安中討不安捨卻自家眞寶藏沿門逐戶告艱難

上堂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滿耳滿目全色全聲冬寒夏熱夜暗晝明頭頭物物刹刹塵塵一一全彰佛祖大光明藏向上宗乘雖然如是在汝諸人分上合作麼生發明切忌指賊爲親

上堂卽心卽佛頭上安頭非佛非心斬頭覓活去此二途如何諦當諸禪德到者裏前不遘村後不迭店天地不能蓋載日月無可照臨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去來無以象動靜不以形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沒依倚絕對待至於善惡淨穢明暗色空知覺見聞取捨得失一一安置一邊除卻兩頭三處尋箇穩審潔白所在便請馬簸箕說箇心佛道理看如或未然聽取一頌卽心卽佛止啼錢非佛非心矢上尖古殿杳無人去任當堂笤帚教誰拈

上堂者事原來沒可奇古今著著見成的功名富貴延賓酒生死輪廻伴客棊酒發悶來猶慕酒棊輸卻去又思棊到頭一著隨君看妙在呵呵大笑時迦葉微笑彌勒長笑寒山一笑虎溪三笑雖然笑處不同要且用來是一即今鄭居士請老僧說法縱是長說短說有說無說順說逆說權說實說子細點簡將來也只好付之一笑何故遂鼓掌呵呵大笑

上堂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如來禪祖師意畢竟作麼生分析豎拂子云會麼要會便會疑則別參

上堂佛法二字不是口開柴賤拄杖一條豈特腳癢手蘇入水入泥廝煎廝炒爲人竭力倒腹傾腸若箇靈利衲僧只消一撥便轉可憐孟八郎漢抵死三搥不回三搥不回即且置一撥便轉底如何拍几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上堂喫飯穿衣靈造化迎賓待客有誰師大悲千眼通身是日用何嘗忽一絲

上堂得大機施大用擊碎驪龍明月珠明大智顯大能藏出鳳凰五色髓胸中藏日月掌內握乾坤運竭世樞機跨通方閫域光生萬象瑩潤十虛品彙茲彰人天正眼圓通恁麼告報還知恁麼人麼震威喝一喝云成住壞空千萬變惟渠些子自如如分明不是鄰村漢天上人間大丈夫

解夏上堂問聖制告圓即不問金毛出窟意如何師云虓殺人進云和尚也須照顧師云羞殺人僧便喝師便打問學人欲得歸家未審前途遠近師云如許之年猶在問路進云要行三汊路特問去來人師打云進退三千里當陽一步收問白髮青眉爲甚攺頭換面師云荒鬱鬱中蟻走馬進云絲來線去何多傀儡鞦韆師云浪飜飜地鼈騎龜問放去塞滿乾坤收

來無芥子許乾坤芥子且置不收不放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恁麼制解期圓如何是末後一句師云牛頭南馬頭北乃云有佛處不得住山高海濶無佛處急走過地迴天空只如做金使金做銀使銀又作麼生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一終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徹御等編

任雲浮山珠林洪福寺語錄

師自巳亥秋日因洪福傾頽衆緇素等啓請重修乃於是日到院山門云選佛場開人天路誰是聖是凡同途同轍震威喝一喝云師子林中獸迹稀象王行處狐蹤絶

據室云深密密黑漆漆打開漏籬窗踢破璿璣石屏樞聲奮管絃長蛛網塵聯寶蓋冪一層煙篆一層簾苔薜蒲氈富貴極卓拄杖便坐

歲旦上堂珠林院裏打鼓陞堂人天衆前祝聖拈香新年頭一句佛法且道作麼生商量擊拂子云天地玄黃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天是天地是地後四十五日山是山水是水正當四十五日恭惟各各道體輕安起居萬福

湛明爲師蒼峨圓寂請上堂問坐脫立亡卽不問生生死死事如何師云葛藤千處斷布袋兩頭開進云旣生旣死又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頁横麗日足蹋冰輪進云恁麼來去無生死死生任去來師云喫棒有分乃云捨妄歸眞棄波求水厭常喜異遠火尋煙火與煙波與水眞與妄異與常是什麼捏目生花抱贓叫屈不見道菩提煩惱無非本地風光生死涅槃盡是眞常流注出出沒沒亙古亙今葢色騎聲輝天鑑地老僧恁麼告報還知蒼峨上座去處麼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追嚴上堂陽臺夢枕花縣繁輿人世好留光陰太速所以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良憲周居士自向者裏知得落處視死如生視生如死斬斷葛藤轉身掉背旣然如是資薦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以拂子拂一拂云三世門中留不住九蓮臺上悟無生

陳居士看經請上堂世尊不說說三藏一十二部熾然說迦葉不聞聞一切修多羅經灼然聞聞無聞說無說趙州轉藏下禪牀珠林轉藏登於座者半藏那半藏婆子施錢唯經行居士施錢唯看經豎拂子云卽此便是云何梵卽此便是啓請因卽此便是轉法輪卽此便是流通分擲下拂子展兩手云更親切

解夏上堂擧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

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師云迦葉全提正令奈無殿後之謀文殊慣用奇兵不覺賊身已露只如世尊道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又作麼生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住巴縣青巖寶蓮院語錄

師在珠林受湖嚴請入院上堂詣佛殿云聖不自聖佛不自佛拈坐具云大展三拜禮之常數

法座以拄杖指云大衆者箇喚作法座卽觸不喚作法座卽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擊一擊遂陞拈香祝

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隨身風味就手馨香日種金爐時飄華座乃第四回拈出爇向爐中特申供養見住夔州府梁山縣萬竹山福國禪寺本師破山老和尚用醻醉佛樓前父子心無端惡殺當人情令人跳出膠盆外猶帶膠盆毒氣腥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夜半花前月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孤身露地眠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縱不斬頭何處覔活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僧禮拜師便打乃云平地生風閑語話漣涎涕唾口喃喃舌頭

無骨帶阿鋒總教赤緣隨處斷良久云大衆還會麼若會但看金鱗隨浪靜孤鶴任方閒短處長窄處寬蝦蟆騎象釋迦牽說甚麼妙峯頂須彌山恆沙世界赤足穿毗盧眼底打鞦韆且道是什麼人作略啊原來是華藏界閻浮提震旦國蜀川東青巖頭寶蓮院藕絲孔裏遊戲神通熊入漢喝一喝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和聲便打進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復打進云恁麼爲人瞎卻天下人眼去在師云老僧罪過乃云朦朧千萬劫朗麗一朝期紅日挂當陽羣陰不復暗了了目前事閒閒額上

眉從教鼻直眼橫休疑欠少如何得不欠少去以拂子拂一拂云耳不從聲有眼非借色明定盤星在握毫髮不私君

宗元請上堂問如何是一句具三玄師云銕蛇上樹進云如何是一玄具三要師云石虎騰空進云謝師答話師打云牢牢記取問山窮水盡時如何師云兒孫不著力祖父一身貧進云畢竟如何是轉身句師云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僧拜退師乃云影響罔頭乘風偃草清平寶所帶月連雲直躡三身四智之佛頭始是一治無爲之樂案爾等有萬里思歸仍去

逢場作戲而滯山滯水雖一道齊平復好承虛接響而間壁間牆故逐以皓皓地之指程直教復隱隱地之家業八方四至總屬之渠且置之勿論歸家穩坐一句作麼生道棄拄杖云夜深不作三更夢還鄉曲子教誰聞

上堂問如何是水中月師云圓的圓缺的缺進云如何是鏡中影師云人是人境是境進云月墜西山影歸何處師便打乃云嘉州大像倒騎陝府鐵牛遊盡四大神洲末後來龜毛上結果兔角裏成紋汝等諸人還見也麼豎拂子云通身無向背徧界不曾藏

臘八日上堂開疆展土事假征夫垂拱端居恩緣世主內得應命元機之治外無違條矯制之風率商負販者不滯關津逐境迷心者機抽物表家國定父子君臣之象世界得塞空明暗之分岑巒海獄日月星樞上下列而天地成寒暑分而陰陽判四生六道各隨其宜萬象森羅全承至化老瞿曇無故的錯覩明星乍言悟道敢問大衆既悟後且世世界法世界相去多少驀拈拂子拂一拂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上堂老僧昨夜閑遊山頭四顧林丘溪西寒泉古澗橋東冰結川流大地一塲開曠清虛霧結綢繆倏忽金雞報曉紅日東昇樹頭此是時人目下菩提衲子分中又作麼生著眼喝一喝

除夕上堂問年完月盡事如何師云臨頭不短進云日來時去又如何師云斷處偏長進云恁麼爆竹催黃道寒梅遞早春師云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問每日陞堂棒如雨點喝似雷轟去此二途別有指示師云笛藏驢背暖曲調馬蹄寒進云恁麼知音不必重重舉達者須知暗裏驚師云汝莫知音麼僧擬進語師打云陽春腔子句半沒椰鄉煙乃云

挑燈本乎破暗拔劒為斬不平若是恁麼人方堪恁麼事隔簾點首於關門打睡太煞遲疑掩耳覆頭於顧鑑頻呻誠非啣嚼直待令行符到猶是下機兒乎逐句迷宗何堪種草可中若有箇坐斷禪林角底出來折卻烏藤掀翻露布若再言中伏刺句內藏鋒又是老僧罪過

元宵解制上堂年來年去日蕭蕭冷坐山堂伴寂寥怎似打開布帒大家隨分賞元宵

復住治平禪寺語錄

康熙元年蒲月朔日師復住湖山治平禪院雙桂專

使送法衣至上堂提起衣云如來拈示迦葉笑通達
磨丁寧以之表信黃梅囑付語之休傳既云表信如
何休傳遂披云自家不了關誰事殃及兒孫意太濃
數載錯如剜好肉而今瘡上又加癰喝一喝下座
雙桂訃書至上堂拈書示衆云何處悲風震訃音特
地來復展開云啓函消息見免惹衆疑猜遂度與維
那宣讀畢乃云釋迦已滅度彌勒未降生有法誰人
說有令誰人行正當此濁惡之際幸值我雙桂老人
力挽頹風幾回末運重光佛日偏樹法幢羅龍打鳳
於東塔錦江倒弄顛拈於萬峯醉佛雄踞諸剎春秋

七旬騰邁古今寰區仰重不憶報緣克畢能事既終
攝化歸眞家堂穩坐所以道一出一沒不可徒然示
死示生豈同小補既然如是且今日不肖徒照衣舉
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袈裟拭目云珊瑚枕上兩
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結制上堂指法座云寰中天子停機日塞外將軍洗
甲時老衲偷閒曾幾載正當開啓太平期遂陞座拈
香祝　聖畢云金鱗幾度入渝江不遇垂鈎空自忙
雖聽數聲漁父曲無非天籟弄晴楊所以道從門入
者不是家珍口耳得來終非至寶若能親到親證管

教特牛墮胎衆中莫有墮胎者麼問如何是賓師云
本自同根煎迸不一進云如何是主師云天上陽穿
隙阿房暗不侵進云如何是主賓交互何師云昨日
穿籬筍今朝成竹林乃云一向不恁麼阬殺摩天鵠
滯岸不前今既恁麼駭殺蹇脚驢退身三步何故聾
本自不勞渠過眼猛然蹋著筴希奇饅頭撤下鋏酸
餡硬破蹄心囫皺眉
上堂月明簾外急翁毫萬化中天影莫逃盡夜看來
知幾度清晨涌出一輪高驀豎拄杖云大衆此箇境
界便是我大檀越申芝吳居士來山傾誠營供飯僧

請法薦伊慈親高氏高昇淨域托化蓮邦的祥瑞也
是汝諸人曾見也麼若也曾見便知日生月落悉是
神通地轉天旋總成妙用展演見前佛事發明向上
宗猷一道靈光古今不易既然如是敢問亡故先靈
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還委悉麼地獄
天堂留不住魔宮佛界孰能拘
上堂值雨雷大作乃云報爾金鱗見也無風雷相送
到龍都一聲劈歷衝三汲免受漁翁破網拘喝一喝
總督國英李公祈禳請上堂師拈疏示衆云言言錦
繡字字珠璣畢竟中間所云何事維那讀畢乃云鬱

鬱世界剎剎紛埃風霜冷眼自天暉必假仁人掃灑
自我大檀越培之李公奉命入蜀二十餘年撫勦雙
彰才德並著祛袞氛祲威不露而魍魎潛消斧削荒
荆劒不揮而茅茨自剪救民水火如病得醫若非天
假斯人安能挽我蠶叢大造所謂大人境界大人作
用故能運乾坤於掌握懷日月於胸襟開疆展土破
天荒衞國安民護法藏既然如是且道今日運星斾
禳一句作麼生道驀起身以拂子打圓相震威喝一
喝云撥轉金輪稱五福永安磐石祝三多
上堂問玉符居士營齋請和尚陞座且道以何相爲

師橫按拄杖云芒鞵蹋蹋牽高興拄杖條條不放輕
進云恁麼則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云著僧禮
拜師乃云一道坦然平展路來來往往人無數芒鞵
脚底貴從容竹杖頭邊宜穩固爲聖爲賢自此修成
佛成祖由斯悟衆生不悟卽凡夫凡夫能悟卽眞佛
卽此便是眞清淨卽此便是不染汚卽此便能出愛
纏卽此便能離苦趣直歸家舍樂長春切勿中途而
退屈咄咄咄莫輕忽珍重爾曹努力行是則名爲究
竟處
上堂問一念紛飛萬機鬭亂如何是鬧中靜師云天

明烏宿風間樹進云如何是靜中鬧師云夜半鶴鳴
雲外松進云不涉鬧靜二緣如何得平展去師喝一
喝云莫謂縣巖無蟻任須知水急有魚遊乃云日暖
風和偏看山花似錦雲開月朗細聆鳥語如簧塵塵
剎剎露眞規物物頭頭呈玅貌總一毫而光吞六合
普萬有而瑩貫十虛聲聲演不二之義門色色證玅
嚴之極果縱橫理事收放主賓日月雙推乾坤合徹
正當恁麼時節還知恁麼事麼驀拈拂子拂一拂云
觸目菩提誰解薦彌空般若孰能知
法衆薙髮請上堂歌館叢中快有餘長安沒箇出其

途幾離傲倖還行險數愛英雄不丈夫冷眼謾看花
裏夢熱腸惟戀淡中疎古今一著羸棋子無限人來
只任輸幸我艮玉洪居士點簡分明看得諦當就黑
白未分前一著子一把把定將者一局撒手掀翻了
身抖擻來到湖山還他一場利害咄叢密雲深處參
參卻有人藍鬖都勦絕高涌一頭僧
佛成道日輿若請上堂雪山六載苦行千般夜覩明
星一場好笑敢問大衆且道老僧笑箇什麼驀拈拄
杖卓一卓云已經打失兩莖眉始見明星紅似火
解制日資亡請上堂以拄杖指靈龕云生向湖山結

道場靈同龍象坐繩牀一番定案人天眼千古因緣
花雨香復卓一卓云大衆此是我大檀越總督李公
生時插隻手來搖醒湖山嬾漢流芳法道昌隆祖風
九旬刻限制解期圓密䕃功臣暗扶王化即不無即
今制解期圓末後一句作麼生道撻散木銀休擬議
顆顆流星到地頭

康熙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師在藏經閣受重慶鎮臺
陳公比丘印密等請就治平禪寺起建華嚴期會上
堂以拄杖指法座云即此座非他座三乘結就五蘊
合成八德砌以玲瓏六和莊而壯麗拽杖便陞拈香

祝　聖畢末後拈香云此瓣香業根透海冤幹掌天
只因迷轍靈山致惹老不自在六回拈出爇向爐中
供養本師破山先老和尚用醻法乳所願再駕慈航
東土休圖那畔逍遙衆生未盡莫辭勞處處垂鈎下
釣斂衣就座白椎竟遂以拂子作釣勢云有麼有麼
問華嚴會上童子五十三叅無一法可得今日學人
祇叅和尚和尚無法可說某甲亦無法可得到者裏
還有格外提持句子麼師云他年陳草料不中飽驢
餐乃云華嚴性海滚廣無涯海出一漚作大佛事於
一漚中現無量佛刹微塵數世界海於一一世界海

中建無量佛刹微塵數寶王刹於一一寶王刹中有
無量佛刹微塵數如來一一如來度無量佛刹微塵
數衆生即今一一向老僧拄杖頭上見千丈毗盧遮
那身爲諸人說法去也以拄杖打圓相云見麼卓一
卓云聞麼若或不見不聞聽取老僧一頌性海汪洋
涌碧波詳將層浪細看過層層俱有瞿曇氏信是諸
人面目麼喝一喝云者事且置只今祝國祐民一句
作麼生道四海晏清天子福八荒寧靜宰官能

文宇牛公誕辰請上堂不搖唇不鼓舌機先按定正
恁麼時恰好安身就中還有機先按定者麼請出相

見一僧出云問道非道不問眞道時如何師云老僧
者裏不得閙進云某也不得閙拂袖而出傍僧出云
如何是不得閙處師云風吹山且動浪打石猶行進
云果是不得閙師便喝乃云壽域漸增過五嶽老僧
親手爲添籌饒他花甲從頭數滄海桑田始一周

除日上堂問一年三百六十日如何是舊年尾師良
久云還會麼進云如何是新年頭師策眉視之僧便
喝師便打乃云今朝爲衆封年一歳始終結案三百
六十飯錢不消閻老打算山野親筆勾消一任穿衣
喫飯新語切莫開緘貴了舊年公案臨時地步稍頭

靜聽老僧判斷復云古天古地古巴國古水古山古
道場老爺老兄老鼻孔老人老衲老生薑他年辣性
依然在舊日婆心尚未忘一肚枯腸成幾節更加蠱
毒與砒霜者回結案親收拾轉眼千紅萬紫芳
師誕辰法智劉居士請上堂花開花卸鬱茂凋殘新
年舊歲月缺月圓星辰轉度天地循環此乃成住壞
空之象勿以老僧預其數焉且如年年此日歲歲今
天因甚麼刻定此日生辰一衆忙然惹得寒暑相煎
日昳月還殊不知老僧轉眼初禪瞬目二禪彈指三
禪一任三減三增三增三減萬年一念一念萬年今

日恁麼說話管甚麼銅狄摩穿滄海桑田喝一喝云
周天花甲從頭數數到臨時精扯誕祇剩多年老鼻
孔元來不是孃生面
總督部院蔡公設齋請上堂特爲殘黎拯救來好生
訣子就機開療痾道濟眞甘雨剿逆神威不怒雷溢
楚風新巴子國臨川香噴燕京階鵞叢大造還源巳
數載哀鴻竟不哀如是則知兵燹以來天下之苦過
於蜀蜀中之苦過巴渝百里無一毫炊爨之煙萬人
存一二三狼狽之子僅存皮骨殆盡脂膏若非大力量
大手眼人元運莫能挽也幸我

當今皇上天眼天耳遙見遙聞青錢萬選踊卜一人
得我大檀越蔡公蒲團久頓情性天然未出神京嘉
聲遠振既臨川楚橐木皆春萬里江山無爲而治把
數十年不展之愁眉豁然自開大衆既然如是且卽
今海宴河清民安物阜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云毫
端得把乾坤奠鬼祟邪魔心膽顫一粒靈丹處處圓
補天浴日家常飯
佛誕日解制楊珍居士請上堂舉文殊指善財南遊
徧參知識機緣畢乃云獨指南方得甚便煙烽地
對眉煎潛通識海層層浪暗度情關步步玄樓閣未

因三界隔妙峯豈用兩眉鑽吻唇吶舌搖金杀剝骨
剜心覓破錢翻轉芒鞵穿底看瞞頭細辯百城煙
佛成道日上堂皇宮降迹日月不敢並其明七步周
行蓮花得以襯其足指天指地鼓舌搖唇分明是平
地上搭天梯就水下垂鈎綫耳位尊九五猶不足以
安身必超三界始可得而駐足由是揮剛劍斷繫足
之紅絲布白雲捧玉轡之神足逾城子夜地步稍以
寬淡仙梵殊途劈頭俱皆踢碎魔軍百萬欲加害而
不能苦行六年自圓因而果滿帝釋敷座天女散花
泥蓮河下水清清天上明星燁灼灼且道是什麼時

節自燒自煉自烹時天鼎坤池火候奇煮爛一鍋黃葉子人天喫飽祖師饑

小參

古牂牱宗明院小參至道無傳燈燈續焰眞經不語句句明宗黃梅夜囑與之衣鉢休行舍衞時言喻之浮筏過渡所謂前陳後伏大顯微收只麼以心印心卽相非相古云不與萬法爲侶豈從諸聖告窮人人鼻直眼横各各頂天蹋地旣無授受何有敲推截斷葛藤掀翻窠窟如斯告報只要知歸取捨自持縱横在我苟或未然但恐光陰易去夢幻難忽大限到來

千生萬受敢問大衆如何是不落生受一句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石林庵小參生佛未興前毛端吞巨海陰陽旣判後芥子納須彌芥納毛吞卽且置獨超物外底如何震威一喝云腦後見顋莫與往來

報恩寺結夏小參甚大因緣愜好時預敲口鼓報渠知一朝勒逼眉毛急莫道山僧送話遲

金山小參秋情太殺斟酌百物枝頭寥落卽今更請陞堂陞堂無法可說各各瞪眼瞭眉人人知本識末見此月在雲間何待指標重重道破呵呵呵休蹉過

密移此二子射光寒舉步分明親蹋著大衆且道蹋著箇甚麼乃起身喝一喝云大石頭大石頭小石頭小石頭

眞機靜主請小參眞機離世語世語卽眞機雨滴簷前石風來樹上枝離離離更卽卽卽還離離卽生分別甚宜又不宜拍膝一下

忠州屏山胡居士請小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境旣弗存法從何立乾矢橛麻三觔鎮州蘆菔頭庭前栢樹子又作麼生卓拄杖云一串穿却

高琯居士請小參沙裏淘金易火内生蓮難在家修

至道超然難易間夫在家之家有幾許有桑戸捲樞之家有塵勞業識之家有錦村繡砦之家有洞府蓬島之家未審居士在何等家修何等道衆惘然師拈拄杖劃此㊉相云若向者裏直撞横行七穿八穴得去方可謂舉藏乾坤不能籠罩之眞正在家人也還委悉麼脫或未然聽取一頌酒店淫坊彌勒院村歌社舞釋迦禪是非善惡靈方寸坐臥經行別宴然横駕泥牛耕火宅倒騎鐵馬弄金鞭逢人唱首還家曲管甚閻羅粥飯錢

湖山小參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乃至三度

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虛空中乘六牙白象師拈云月過空亭玲瓏八面風臨老樹動蕩千枝一明一切明不待千燈室朗一透一切透何須九曲蟻穿三千界畢竟何方駐足一念中又於甚處瞭眉世尊瞽盲人點眼神方立効普眼就討火帶柴光焰齊彰咄涅槃城裏再詳詳差別門中重看看

除夕小叅年盡月盡日盡時盡聲色往來人事盡盡更有一箇孤孤迥迥鹵鹵奔奔囫囫圇圇秀秀俊俊十聖呼之無名三賢喚祂不應直至驢年總不得盡在汝諸人分中顛三倒四七縱八橫是汝諸人莫有曾得一見者麼拈拄杖一時打散

小叅老漢今日聊具三轉語當堂拋出供養衆兄弟們消遣歲月乃云明鏡能應物見形爲甚自照不得頑石可取火焚山爲甚自燒不得眼目有照鑑之功爲甚自見不得若能於此三轉語中消息得去且喜他與老漢共一隻眼

石寶小叅卽心卽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畢竟如何卽是卓拄杖一下云不是不是

入室後夜叅更深夜久無餘事石寶爐中火正煬剛得幾團零落鐵一回鍛鍊一回鋼

冬節小叅君子道長地轉天旋小人道消陽升陰伏只如洞山道有一物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畢竟意旨如何擊拂子云今日更添一線工夫

小叅示衆云石寶巖前無朕兆石寶堂前多語笑石寶門前風浩浩大衆者三句下薦得臨濟三玄三要四賓主四料揀四照用一串穿卻脫或不然更聽一頌乃竪拄杖云和雲涌出一輪高別有姮娥獨寂寥黑月杳無人影到坐琉璃殿衆星朝喝一喝

圓通小叅明明白白又糊塗過在躊躇不丈夫觀罷一盤棊局子始知有著到頭輸舉拂子云既是明明白白因甚更有糊塗若要發明己躬端的似盤棊局何也秦楚兩陣布將排兵塡然鼓之兵刃既接動著兵去馬去車去砲去若秦輸則秦界楚人若楚輸則秦人楚界極著將至彼不敢先此不敢先先亦不敢先隱隱地上有箇殺機圍著照著令彼將者左右支離動轉不得猛然一陣呵呵大笑云贏了贏了此是

鬪勝不鬪劣著子圓通者裏又且不然卻是鬪劣不鬪勝局式何也十方義聚互爲主賓打坐叅禪共成道業未會之際直須將者著子向那四威儀中或在長連牀上攤布明白然後見去聞去知去覺去有無俱去去也亦去設或到得者般田地還知優劣倒斷處麼喝一喝云不會十八國臨潼鬪寶且觀秦始皇六國并吞

小叅見成面目父母生前眼橫鼻直立地頂天語默動靜俯仰折旋手舞足蹈收放得便身衣口食日用自然觀音勢至文殊普賢說什麼千手千眼此便是

前三後三蝨一聲云何須更去別求玄著著金鍼投玉綫

珠林小叅吾有一機非世所知迷人不悟悟人不迷爲甚如此擲拄杖云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

歲夜小叅老僧今夜特具一則因緣要與諸人分歲打上葛藤以完舊年前件汝等諸人只是不得錯聽又不得錯會擊拂子一下云分明記取

除夜小叅歲到臨頭方入室卻除問答別傳神家常不用叮嚀眼 請續後句

譚宅對靈小叅師卓杖云結地冰霜羅空玉翠去去來來進進退退怎似我首四譚老先生其生也錦江增造化既沒也巴國俱沉吟更於何處覓菩提當知剎塵皆淨土說什麼玅峯頂須彌山且恆沙世界撮來納在一微塵際裏猶剩方隅如是又何患乎我大檀越不是菩提場中人物也耶既然且道得何證據復卓拄杖云一腔八德水徹體六和清滿目青黃皆玅像譚公何處不稱尊

藍宅對靈死死生生生死死亙古亙今南柯華胥所謂道此般消息甚分明今古人多較不清死去俄然驚滿室生來依舊喜盈門旅庭快樂終成假客舍

歡娛總未眞珍重者回長不夜無勞撥燦五更燈

爲藥實李居士對靈既來也那畔莫羈歸去也者邊難繫去去來來神通遊戲掉轉面皮證眞三昧不去不來只者便是

爲見宗對靈嗟哉釋子見宗記莂正此相逢猛然頓脫凡世心光爍破長空直敎一眞不露自然萬德圓融所謂道寒來暑往空般算生死分明幻泡容若問此番歸甚處金邦蓮燦一枝紅

機緣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師云著力還從放下來僧

云如何是學人轉身句師云轉身不悟落疑猜僧云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饑時喫飯困時睡僧云畢竟如何師以手開合示云捏聚分明又打開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點露不盈谿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云片雲難掩月

問昨日今朝總不問卽時卽刻事如何師震威一喝僧擬進語師云假雞謾唱函關曲分明走了孟嘗君僧禮云謝和尚方便師云非汝境界

問喚作一大事則觸不喚作一大事則背不觸不背喚作甚麼師隨聲便打僧云打卽任打畢竟如何是

不觸不背的句師復打云昨日漫天下大雨今朝括地起狂風

問如何是學人脚跟下事師云蹋著好僧云蹋著後如何師云特地一場愁

問古人道虎以肉爲食因甚不食其子意旨如何師云火龍宮裏足寒冰

中秋夜坐有僧向前作禮問云如何是體中玄師云一輪雲漢問僧云如何是句中玄師云星稀半月圓僧云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流影過前川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正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淡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印僧欲開口師拈拄杖云向者裏道將一句來僧擬議師連打云玄玄

問父母未生時如何師云苔青樵子徑僧云已生後如何師云笛暖牧兒歌

問三世諸佛到者裏總放他不過師云汝具甚麼眼僧便喝師作怕勢云咦僧無語師劈頭一棒云龍頭蛇尾漢

問方便有多門和尚向那一門垂手師云近前來與汝道僧近前師搊住云道道僧怳然師拓開云門外漢

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句師云龜毛結果僧云如何是無去無來句師云兎角開花

問不叅禪不持戒四大分張時將什麼抵敵師云只得撫掌恭賀

問祖師西來當爲何事師云討賤僧云隻履西歸復爲何事師云賣貴僧云只如不來不去還有事麼師云天下太平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清淨本然如何是然燈後師云山河大地僧云如何是正然燈師云不得不打

問虎以肉爲食因甚不食其子師云食僧云他本不

食何得言食師云血瀝瀝吞血瀝瀝吐僧云食後如何師云不食便飽食則便餓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靑草渡頭橫夜月僧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百歲農夫不遇春僧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阿房聲色歸何處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長街盡是賣花人

定海居士入來師云作麼士云特來化齋師劈面一掌云喫箇飽去士云恐不中喫師又掌云還嫌少在士點首師示偈云急水灘頭龍擺尾大火聚裏虎翻身湖山風味天然別一掌頻吞刼外春

巴縣令楊公入山師見來便面壁坐楊公卽向外坐師云公作甚麼楊云和尙向內弟子向外師云誰賓誰主楊云向內者保其任向外者洩其機師連掌云知解宗徒如麻似粟楊乃稽首斂坐

佛化狄公請署內禮次問明明歷歷意如何師云澗狄云猛然不識又如何師云慽狄云白盪盪底意又如何師云是誰著眼狄云不識師云是誰不識狄云權喚作是心師云卽今心在什麼處狄展兩手師搊住云將謂將謂狄大笑師打一摑云元來元來狄遂作禮

平沙居士請師齋次乃舉同光帝問興化云朕治中原獲一至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角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且道消息在甚麼處士答偈云一機且自借吾師白白靑靑未帶泥驀地一聲劈歷響得便宜處失便宜師伸手云便宜且置還我寶來士便喝師掌云中原之寶被你盜了也士大笑

侶東居士侍師夜話尋自點燭出師云轉來話在士息燭對之師云自說了也須復徵云老僧道自說了也且問汝說甚麼士拈燭擲之師云放汝三十棒

師一日椈僧堂云圓通門下不得噴嚏如噴嚏者必要薦取一轉語若噴嚏而無語者罰油三觔三日後師睡起自噴嚏一聲斗庵入來問云和尙作麼師云符到奉行庵遂禮拜師拈棒打云汝想老僧油那庵大笑云大衆邏贓人喫棒便出師休去

一僧新到師云甚處來僧云古谿來師云古谿正漲金鱗何不變去僧云未以爲家師云辜負雲霄月徒勞向古谿僧云吞卻時如何師云吞卻且置誰是金鱗僧答數語不愜師打云更參三十年

問古人道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涌出則富貴富貴

貧窮卽且置天生地涌事如何師云鋏蛇三橛斷六處毒流霞僧佇思師喝退

一僧新到師云甚處來僧云江南來師竪拄杖云江南還有者箇麼僧云有師云擔得來也無僧竪一拳師便打僧無語師云販私鹽漢

問一萌未動何處是春師云藕爲蓮生開地竅僧云萬卉已萌春歸何處師云荷因華發達池香僧禮拜師云猶欠一問僧滯立師震威一喝

問未下禪牀時已落第二義如何是第一義諦師和聲便打僧云落七落八了也師復打云汝道落在第

幾僧無語師又打云日午樵夫登峻嶺夜深漁父宿蘆灣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八角磨盤圓似鏡僧云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繞攻神箭直穿腸

問如何是寶蓮境師云棚絮曳囘漁父曲僧云如何是寶蓮人師云梅華吐出狀元詩僧云人境已[illegible]當陽句若何師便打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二終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徹御等編

法語

澹泊泳翁 壽期願者

秋盡霜嚴時多物古理窮識徹蚌老生珠此子巴國名家鄉紳後裔老入叢林童顏皓首壽經三萬有零之甲子見徹諸子百家之異聞卷不釋時五車盡括一日樂如童穉跳躍湖山對箇葛藤徧野無心自斷老僧撫掌道七尺蘆柴擣墨池金星銅雀點猶緇犢療不會毛錐子萬古黃梅壁上詩

易莽禪人

天錯地錯物錯我錯造化陰陽設施運用總皆是錯人生旣錯業儒已錯投釋亦錯仍又窮山絕水跟覓諸方老病作箇寃家對頭猶然大錯未審不錯底人御是什麼面孔湖山石土地略較些子且道石土地有何長處衣上座終不見他有片肝花

托明大德

湖山雖是風塵凜凜逐事茫茫要且目不浪見耳不浪聞久知行德備顯諸方無過謬者茲復跨步湖山叅老僧居數月每見其不言不笑不取然不惟若是

更有無心密行繼之日用如此之人非僧寶而何一日攜軸索字也只得向他道箇無心密行終須貴分明作者是阿誰玲瓏八面難瞞爾運水搬柴祇自知

會也行者

孤光獨朗月挂中天曠野林泉何方不照千濤萬浪了不隨流耀古騰今蕩然無礙所以出家之志必要具此段風光不枉髯髮染衣離親別族且道者段風光又作麼生體取三更月黑無聲色萬里風雲得自閒堪笑水邊林下客目來誰共老僧還

慈雲禪者

去路遠時來路遠出林溪自入林溪驚人浪裏飜觔斗自有風雲驟足跟故出家之志莫謂尋常必要立一片孤標標氣宇而能葢天葢地於獅象羣中直須高出人一頭始得然而此段風光不假外覓本來富貴祇在萬緣頓息大死一回為佳耳

圓會庵主

孤雲野鶴雪骨氷肌順則便巢緣則便住隨風而起就境而榮冲霄漢而不犯天梯渡江海而不假船筏一條長性命今古不磨半片冷心腸死生不變既到恁麼田地還知恁麼人麼咄穿婆帬子拜婆年翻覆元來是者漢

祥年曾居士

學道無他只在尋常日用施為不別貴乎日用尋常定志清心分豕辨正頭頭過目法法研窮用捨分明無拘巨細久之自然心心在道事事符宗動靜行藏無非佛事咦事是恁麼事人須恁麼人

徹一覃居士

劫前些子本自圓成生後些子不曾少欠雖是紅塵滾滾業識茫茫要且鼻孔撩天脚跟點地所以道語默動靜悉是神通食息起居總皆玅用無背無向不

即不離到者裏鼻孔依前浮舊面聞聲見色不支離一團風味平常處迷悟何曾隔一絲

還一禪人

菩提滿目玅用全身拈來便是佳珍觸着無非至寶象王回顧獅子嚬呻十地魂驚三乘膽顫只因一人踢着羣衆皆驚雖然如是也須打破者酸齏甕始得

愍之吾孫

靈機暗徹道眼明開見境發機天然自合此乃現成事也若就此現成處再加細密精煉切磋琢磨將去始知花笑本從枝上爍根株原不犯風移摩天揁日

尋常事瓶瀉曹源水半谿

難先謝居士

呼童來啓戸蠱手脚抓破門神閉看鶴柝翎尖紫頭搔着癢處所以冷冰冰一段神機貴乎暗室瞬眉腦後開眼始得難先居士舟壓波瀾竿撑岩岸一灘一水直上中流一味打上風頭直撞湖山問取第一義下落老僧祇向他道搔着癢處情知快抓破門神日

上堂清風幾陣難遮當吹得名花徧界香

隆法喬居士

蜀道凌霄漢川源貫楚湘江山雖異別雲月豈分方且如蘭生幽谷蓮出汚泥馨香各有其時動植何分異地所以聖則未必生成是聖凡則豈可一定爲凡總在修與不修悟與不悟之間耳且道悟後如何試道一句子看

隆慧喬居士

萬里通消息千山弄筆頭孤微難啓口縣隔爭相疇提起毛錐子放下混天毬走盤珠自貴透石水長流詞窮何所有還向句前求若猛然撲破以無疑誠哉瀉海而不竭不惟取之有餘而且龍鳳由斯變化且道機先一句如何指注文彩已彰

一掌周居士

特地欲翻闍老案湖山又遇報冤頭此老年經天命始言有掉頭着子向風塵裏撩衣便走直入湖山室内問取話頭柰山僧無話頭可與直提向他要父母未生前面目事不容時那通擬議驀面掌痕擱頭過撥唯數日血流皮下汗漬通身再覔老僧老僧祇向他道一掌五條痕分明一句親尋常着力處笑倒釋迦文

徹耳吾徒

松峯上煙霞萬里竹徑中勁節多端聠着眉煙霞自淡擧着步勁節長剛一味硬挺挺爲人了無退怯怯進步所以要者等英雄做工夫步步將自已追趁到前不遘村後不抵店處喫上交來正好喫山僧手裏棒在何故不下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

徹芸蹇善人

一粒粟藏世界半邊鍋煮乾坤斯言不謬脚跟不動而江山足下文字不經而今古目前果符斯語蹇居士生於名門于歸貴族三綱正其身心五常明其志氣兼又迫切釋氏專一空門夙因熟套觸着現成所謂芸芝秀處人難識瑞氣流芳德自尊擧眼盡窺山

海過聖凡總屬者條心

諸頌

障蔽魔王隨金剛齊菩薩一千年覓起處不得

何須特地用心機萬里晴空露迹稀好去白雲深處
看三更明月口頭肥

烏窠布毛

放出雛房一綫風布毛抽處活蚪龍汗衫忽地遭星
火燒得如天大箇空

拾得笤帚

萬里煙塵一帚開幾回埽出面皮來姓名沒箇疇君

問哭不才兮笑不才

無縫塔

斷藕絲中借一壚璧開胷壞就圖遷從來不葬黃金
骨恰好南陽老漢禪

國師喚侍者

開口頻頻喚着伊餅間正好插花枝筆筒有箇螟蛉
子不是寃家不是兒

西堂智藏曾燒殺一僧一日見身索命藏云伱
死也無云死也云既死覓命者誰便乃不見

甚麼面目再來尋烈焰燒空事未斟且問舌頭何處

借日中猶抱月敲琴

百丈耳聾

擡眸促額應追魂劒斬潛龍海嶽昏爆地一雷難掩
耳門庭千古獨稱尊

魯祖面壁

不道如何與若何金龍蕩起潑天波依他畫出葫蘆
樣反貼門神見也麼

大顛擯首座

結舌烏藤倒嶽掀假途滅虢弄奇門昌黎若達此機
用血染潮州八百村

龍潭滅燭

得失分明自不期猛然失卻一雙眉光輝滿地誰收
拾露柱燈籠拜相時

中邑獼猴

巨室高軒面面開獼猴應順任躋攀夜深無處堪投
宿推到朝陽殿九間

臨濟築拳

醉來發悶在西家猶把東家酒價賒莫謂相疇非劒
客純清絕點袖青蛇

牧牛頌

老農策杖鼓春回萬象森羅盡撥開犢牯不知何處放隨風隨雨謾疑猜（尋牛）南北東西弗浪尋一林湥過一林湥驀然退步徵端的踢碎虛空滿翠岑（見迹）登山涉水意雄雄步步追蹤逐曉風更向白雲湥處望全身獨露大荒中（見牛）青眉白眼難廻避七尺拳兒貫鼻侖不待加鞭呼直指叅天頭角破雲根（貫鼻）明月村中耐歲寒殷勤調御不相謾時添草料無多少隨分些些任飽餐（調馴）疾作風威意轉奢踊身跨背直歸家蹄痕到處無蹤迹銕笛橫吹絕正斜（歸家）抛御鞭繩執與儔高歌欵枕自風流若人借問牛何在撫掌呵呵笑點頭（存人）飽山飽水飽煙霞一醉渾忘自與他大地不知何境界春湥無處不飛花（雙忘）國治家齊任縱橫倒戈卸甲斂旌旗太平元是將軍定元是將軍定太平（還源）三家村裏留不住十字街頭弄爪牙無限惡聲彌宇宙刹竿隨處競龍蛇（垂手）

諸贊

達磨初祖

黑黑箇臉白白雙眼徹體無心通身是膽出全甕鷲破窺天管吷引起後來人教騙閻羅盌

破山和尚

團圓皓月形斑白鬖鬆髮登曲彔木牀說無盡藏法點龍象眼開人天瞎提起生白棒吷是甚麼椒薑者等惡辣

自贊

據何識見嬾而無幹禪又不叅經又不看行不拘方坐不定案攜拄杖子接風顛漢可恨丹青弄紫朱等閑突出嬢生面

又

長髮羅肩不修僧像遊戲字水江顛倒風魔樣純開銕面皮擡着三十棒吷見成酢蒜椒薑何待馬師蹵醬

又

精神抖擻形狀村陡施無所為用無所有事不通方言不順絡且道是誰湖山逸叟

印偈

坤德普重（即破峯）

不知不會煙蘿密穩得支那海晏淸分付翻身赤甲鯉任將電閃代機衡

佛語徹御

放出長安小犢兒喝聲震地吼如獅一莖柳栗親交付示續曹源世系絲

湖巖徹隱

一塊殘冰水結成曹源底徹桂輪浹闍黎獨坐溪西口惟放金鱗躍禹門

蒼巖徹石

踢破仰山彌勒院腳頭底徹玅高峯一莖榔栗人天眼任爾拈提濟北宗

翠峨界登

幾將底事對爐吟拂袖無疑利害生劈歷一聲分付汝猛然毒鼓振山城

琇峨祖脉

劈手傳書親看破拈花極則面相陳陽春一曲隨君調拍眼聲聲震石城

珊爍徹璠

毒鼓聲前慣擊椎而今掉背不疑思謾將底事逢人舉鋏額銅頭也皺眉

雷巖徹靜

毒心毒口毒難留毒著闍黎已十秋毒氣囊藏藏不住放伊毒去毒禪流

瑞巖淨融

未入門時先看破升堂不必再躊躇把茅葢處雄蹲踞拄杖撩天插帝都

佛化秋三品

甚時走出蒲團容幾度動風噴上方撒手自開消息眼拈花微笑立承當

平沙田銓 渝州太守

角徵宮商和者孤無情結下拍猶喻老僧仍付無情曲萬古聲洪振五湖

侶爽熊旦 文學

昔年有語契機來今日相逢不再猜分付文場獅子去任伊平地一聲雷

大隱徹仁

風穴鋏牛開地軸汾陽拄杖破天關闍黎據此眞消息一舉令人舌上斑

研如輿銘

一呼一劄不擡眸玄險機鋒對面酬佛祖到來難着眼許伊把住接禪流

還虛隆寶

踢破芒鞵走入川凌霄蜀道望巖玄輝天鑑地乾坤眼恰好窮征衲子禪

剖石性果

話到孤微會轉身頻拈訣子當爲藤要津不放龍蛇
走唯許闍黎赤甲横

正㖂徹合

要津難當冲霄鵲猶慕湖山七尺笻齊北家風雷電
急一條白棒活如龍

巨㖂徹空

鎖子無鏽豁自驚寥寥斗室殿機衡謾將消息逢人
舉急速軍旃樹不輕

清源徹懿

土面灰頭數十秋人歎客唱地祇謳老僧特與封符
去坐定岷嘉率祖儔

蓑翁冀應熊 成都太守

入室垂簾不自疑箇中消息許誰知杖頭拂子親交
付一任蓑翁道者施

行狀碑

清故湖山治平照衣慧覺和尚行錄

和尚 諱照衣號慧覺本渝之綦江縣人俗姓熊父 諱
品母張氏生於明萬曆乙巳年二月二十一日子時
年十一孤依孀闈一日聞鄉人居士論釋尊捨國入
山苦行成道度世之語堅志欲出家白母未之許尋

遊於聖燈山寺晤僧三祇隱名甘淡山果茶菜自度
不知其苦也繼而母密訪得諸親識責以人子大義
仍依母持報恩齋三年適有二兒自滇歸幸老母有
所依托遂於甲戌仲秋初脫身北向道左有客問曰
何之師曰朝山去客曰我亦朝山去倘曾齋否師曰
未也客爲假館治酒與師封齋師大醉酣睡初不知
前客乃梁上君子也因竊行李而去師赤身旋於佛
圖關側棘林中偃臥黎明默咒曰儻我有出家分隨
所往不礙可也遂望空前進途次艱險無所不歷發
憤前征至華銀山禮普賢大士香次值常白師如故
人閱十一月初四日始薙髮白密探師來歷發人同
歸本里審諦所由母復留難師告曰在家奉養口體
之孝也出家修道乃出世間之大孝胡不許邪遂勸
母長素念佛持經自此一宿即辭同山圓具又半載
白示寂師繼主院四年一日自慨曰作如是僧又不
如不出家之爲愈也乃辭衆下山欲遊江南適路阻
未往途遇一婆子向前拽住師傘問曰此物有五人
那箇是眞底師曰高着眼婆笑而不答迎到家謂人
曰者師儘有道器可作禮留此供養忽見案頭有楞
嚴經展讀至世尊示阿難光明拳處觸發疑情始解

下手做工夫行也如是坐也如是從朝繼暮從暮至旦只一箇能推之心非爲我心畢竟我心將名何等疑來疑去排遣月餘昏散交攻無時暫息一日遇渝城之劉三德居士接至湖山白衣閣客居危坐一室日夜嘶捱東咬西嚼般盡伎倆如跳在葛藤窩裏相似要一霎時洒落了不可得日復一日又三年似無靈驗乃於佛前自誓曰儻某今生與此道果無分盡一生去糾復再來必要究明者事方休禮畢上單正襟危坐遂將身心疑情一齊放下跏趺竟夜如一息頃忽聞門外沙彌吽一聲如冷灰豆爆地覆天翻聖

量凡情豁然瓦解啊元來元來甕中何嘗走卻鼈自爾活鱍鱍地徹體玲瓏通身慶快時崇禎辛巳二月朔二日也又數月忽一僧自外歸言萬峯破山和尚受敘戎牟先生請明日過此師次日果得遇於劉洪宇家禮拜問曰久聞破山酒借杯打濕口山仰後坐云者裏一滴無何處來下口師曰遠聞香噴鼻近則何沒有山便喝師便揖出閱明年壬午春山回萬峯過渝應王居士家供師聞山至直造庭前禮問曰春日已去夏日又來其天道有變易否山云變易且置不去不來一句作麽生道師蹬足山便喝師曰昨夜

春雷送喝狂風送棒閃電見形者幾般俱不用天將何道與我山與一頓亂棒棒折師搖手曰巡人犯夜山休去師便拜山見師神色不變乃云凡喫老僧棒者便要訶罵老僧伱其何本領乃爾如是師曰訶罵有日子在山微笑師後遊峨嵋連坐七刹論楞嚴圓覺金剛共主八春甲申之變散衆至洪椿坪住持欲以院事及師師不之許落山值歲荒隱居夜郎八載癸巳年九月聞破山和尚住梁山金城寺師省覲不以世亂險阻爲慮直造之焉及抵金城適山堂下促問曰似遠來者師曰始從遵義山再問來歷師曰來

歷且長尚容舉似旁僧云此是渝城折拄杖者山曰啊至晚侍僧過茶先奉於山山曰此本爲客何先老僧師曰照衣何人到此作客山曰老僧已知伱不是客作漢師曰荷蒙高鑑山呵呵大笑一夜山歸方丈欲寢師隨後見侍僧脫韈畢師亦與之脫山伸足曰無了師曰正好無處下手山曰無處作麽下手師豎拳云嘸哩嘸哩山彈指曰蘇嚕蘇嚕師拂袖便出一日侍山至雙桂夜坐忽門外數僧論法師講經事師曰法師事業不過採集詞藻義學爲心若佛法夢也未夢見在山曰汝會得我問汝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且道知箇甚麼師曰不許知山便掌曰因甚不許知師曰知卽凡夫也便拜山劈頭蹋云再悟始得師曰再悟卽不堪山曰汝具甚麼手眼師曰自從跨過黄金限不向門前宿草莽山曰未在三日下得一轉語恰好老僧許汝叅禪師桌上三拳山曰是甚麼意師答偈曰寃對兩相逢全身密不住滾灘龍擺尾女子不穿袴山曰是汝的是學的師曰是何言歟掉背歸僧堂雪臂和尚在坐曰咦慧覺兄可謂地頭人也師曰謝讚歎山曰學答話有甚奇特臂曰老和尚莫壓良爲賤師向前展兩手曰梁山紙貴一狀領過山乃

拈棒一齊打散閱三月廿一日出從上源流杖拂授之偈曰唯佛與佛乃能知此若天高無物齊大有慧公親薦得捕風捉影任拈提師辭不獲遂歸渝開法於長安並江津石寶圓通又渝青巖觀音珠林洪福及治平等刹上堂法語機緣偈頌咸載之行錄其嗣法門人破峯重佛語御湖巖隱蒼巖石翠峨登琇峨脈珊爍瑶雷巖靜瑞巖融將軍狄三品渝州太守田銓文學熊旦大隱仁研如銘還虛寶剖石果正峨合巨峨空清源懿成都太守龔應熊二十人等皆鍼芥相投作家龍象非偶然者康熈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師無他病痛忽雙桂二僧至敘問老人臨終時有何言句僧曰門人請問老人百年後有何所念老人曰吾滅後別無所念但將老僧口水話不可更改師微笑曰吾師如是吾亦如是言罷奄然長往顏貌如生左右撼之巳逝矣世壽六十九臘三十八於戲師於四威儀之間咳唾掉臂之際無不合轍令人目覩意銷潛符默證者難以枚舉毋論僧之與俗貴賤老少咸師事之及涅槃之日萬指泣送如喪考妣非平昔道德充備有所感於人者能若是乎甲寅十月十七日法弟比丘華嚴聖可德玉謹錄壽之於石

法派

照徹法旨元正心宗續傳寶印了達洪鐘密燦幽玄
總持攝融然燈炳煥古鑑崇隆

佛事

赤心火赤心赤心撥轉車輪掉背而去撒手便行卽涅槃相示生死身大衆既然生身死身涅槃身都在者裏且作麼生道末後一句擲火炬云金骨更須遭烈火一回鍛鍊一回新

珊爍維那火珊爍吾徒年四十五如兀如癡半賓半主才得箇相應奈何行更速今朝撞着湖山長老不

免爲汝據欵結案痛與兩手分付咄咄攙下火炬云
八字眉毛上下看一堆此木騰今古
瑞峯火拈火炬召大衆云者是生也麼死也未來如
斯尊去如斯貴幾根臭骨頭安以作羣隊一具火蓮
池詳勘佳風味徧地結冰霜滿空羅玉翠復打圓相
攙下云燎燎爲爾助神通一朵靈光長不昧
通穎沙彌火人壽芬芳短靈根歲月長雖然來去速
不是少年郎擲火炬喝一喝云火坑忽地紅蓮燦八
德池中性水凉指出上林春色好奇花先古刼前香
爲培之李公起棺全副精神雍蜀滿腔沛澤士農彌

天造化起寰中社稷江山並茂怎奈碁完局盡掉背
斂手歸功杳無一物混眞容頓脫黃粱枕夢卽今星
移斗轉徧界明月淸風紫霓瑞霧涌城東好把前程
保重直入南天戸牖徑上兜率陀宮啓眉堪笑者場
空打破人生齋甕喝一喝引棺便行
還融起龕來也長安白雲自古靑山去也長安明月
何分流水驀伸手引龕云試看門外石獅子三更明
月口頭肥擧火擧火炬云還融還融幻境已空一任
他萬紫千紅盡付之明月淸風一具臭骨皮袋析還
他地水火風且道主人公在甚麼處震威喝一喝攙

下火炬便燒
白拈火以火炬打圓相云白拈白拈着眼詳看生來
死去者畔那邊本無玅會莫作玄參且道卽今事又
如何咄觸着無情三昧火七斤衫子不留纖
衆偈
示斗菴監寺
立意堪同水底月無心猶是鏡中花趙州一句完全
語門外人來只喚茶
示南山醫士
布袋將來信手拈隨醫百病剗廉纖舌頭不着些兒

味甘草黃連一樣甜
示鋏瀾禪人
百尺竿頭一步前赤身不怕雨和煙就中有著騰千
古莫作尋常浪蕩禪
示非篆法孫
痛摑痛打痛承當蠱毒砒霜儘一場濟北家私如是
手兒孫窮究骨頭剛
示先之馬居士
目下菩提會也麼行藏擧止莫蹉跎若將情浪俱澄
靜自有蛟龍涌碧波

示春圃李居士

謾將庛事默商量坐臥經行孰主張一日泥團親觸破石頭瓦礫也生光

示大生楊居士

父母未生前句子龜毛兎角雞牙齒猛然觸碎金剛拳伸手原在縮手裏

示明遠楊居士

長短分明自翦裁如何到此更疑猜須知有箇無思算一度心花一度開

示瑞泉趙居士

衆生心佛三無別蠢動含靈一體同靜聽谿聲和衆響明明爲爾報圓通

示玉鉼山源水法師

源水玉鉼恰當清涼八德和平微微動蕩些些子淹殺俱胝有情

示自心靜主

年老成魔顛話多石頭瓦礫古彌陀向來漏逗脚跟下試問尋常見也麼

贈狄侯府

撥轉天關地簸時鏗鏘句落化龍池而今更向龍池

望步步金光襯馬蹄

示雲壁吾孫

錦江紋浪既經過且道懸巖撒手麼卽佛卽心明漏逗莫言沒奈馬師何

示惺默大德

問爾默時默甚麼莫將生死作蹉跎若然捉敗淨明老 恁逢人舉似他

示徹源蔣居士

不是心兮不是佛堂堂寂照是何物有朝識破馬簸箕一恁笑兮一恁哭

示法宣吾孫

老來無事可當情心口難離一卷經持到了然無所住金剛圈子不須尋

示徹明田居士

叅禪切勿以知知要會無心處是誰日用尋常親薦得頭頭物物總相宜

爲衆髯度

詳看今日公案欲了多生前件佛勑者把金刀髯成一堂羅漢

示先陪王居士

風雨堆堆特地來欲求些子話頭回舉眉展笑三車
備拱手擎拳萬象該遇椰經花隨摘採踢山踐水謾
疑猜一朝看破孃生面點首呵呵罵我儕

示三淵禪人

四大原來不是身分明卻是眼中塵終朝活計誰爲
主歷劫支持不是賓進退何煩分物我閒忙那識較
疎親有人再問孃生面巴掌拳頭不順情

送聖可法弟

嚬吟拙韻次胡笳銕笛横吹絕正衷踢月素娥歌白
雪乘陽春意報蘭奢搗音縱擊情攻耳拍眼頻催句
硬牙久久未聞琴瑟雅喜逢獅象舌敲嘉

送總府陳公

一粒丹心涌蜀東情如玉鏡挂穹窿浮雲不借清風
掃野景何煩碧月通高鑑山河明不夜倪靑民物照
無窮幾般作略誰䀹格百萬軍前第一翁

慧覺衣禪師語錄卷三終

弟子海智　海靜　海潮　徹遠　徹源　徹芸
普靜　鈔圓　徹根　宗宗　宗聖　宗之
明旨　宗福　宗定　大用　信士李臣李相
門人徹合　徒徹貞　徹耳　孫湛明　法琳
法璋　法宣　法理　法筏　法悟　法印
法弘　法心一　法嚴　法聞　法裔等同刻
慧覺和尚全錄三卷　嘉興倪孟侯書任天章刊
康熙壬戌季春板藏嘉禾楞嚴般若坊附藏流通



法瀾澂禪師語錄

清法瀾原澂 撰

清杲 編



中外数学家的语录

法瀾澂禪師語錄序

溯自往代禪家克振宗風者代不數人至今日猶為空谷之音慨夫大道榛蕪性眞翳障綿綿一綫幾至廢墜而六祖五宗之心傳如泥牛入海竟無消息即有一二後起咸分流別派見解紛紛拈槌豎拂騁辯馳鋒藤蔓不少而世之儒者因從而毀之是亦儒者之過也何也余嘗取兩家之言合而觀之吾儒言誠意正心而先致其知禪家言明心見性而不離於覺有二義乎繇誠正而修身以至齊治平皆此一知繇明心見性以至度盡衆生皆此一覺有二用乎內外

既一何存彼此余客遊江陵得謁法瀾禪師知其為天王海公嫡嗣具向上爪牙讀其語錄若月印萬川川川見月月既無聲水亦無相直令大地衆生盡在水月光中出現其機鋒敏捷又如金刀破竹使人情意無餘六祖五宗之心傳煥然若新而幾至廢墜之道亦可云克振矣又豈外吾儒而不脗合宗旨哉雖西來大意不假言詮然而繪風圖海聽之有聲觸不可援諸天下慧心人乎

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七月既望鍾山王才鼎沐手敬題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法瀾澂禪師語錄目錄

法瀾澂禪師語錄目錄

法瀾澂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清杲編次

住荆州天王禪寺語錄

康熙九季庚戌二月初一日進寺

上堂拈香此一瓣香高超物表攝受羣靈蒼生有賴萬彙沾恩恭為

今上皇帝祝延萬歲此一瓣香為翰為屏為祥為瑞奉為滿漢文武本省提臺本府例位尊官伏願常展調羮手撥轉正法輪此一瓣香放去則道滿寰宇收來則法幢高豎奉為兊責天王棲賢獨冠敬太老和尚竝及現前衆位法叔大和尚伏願聲價等南陽壽量同寶掌正拈香此一瓣香最初一步蹋著至今受用不盡今對人天衆前拈出奉為中興本寺四坐道場本師沙翁海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信菴大師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震聲一喝曰有識得此第一義者麼出來酬唱看信菴大師問天王奕葉播芳春千古令人憶轉潑伐鼓聲鍾龍象集高山流水孰知音知音即不問大振綱宗事若何師曰拄杖頭邊金鳳舞進曰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催師曰鐵崐崘下夘貓頭信喝師曰好喝楚菴大師問天王法道遠源流突出孤峯最上頭濟北宗風即不問高登猊座事如何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進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師曰普天帀地又重新問向上全提即不問高峯四句請師宣師曰舊話不須拈進曰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飛師曰莫妄想如何是嵒前石虎抱兒眠師曰莫眼華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曰一串穿卻如何是崐崘騎象鷺鷥牽師曰看腳下進曰恁麼則瑞氣迎春色杲日麗中天師曰不妨道著夏居士問大道無難唯嫌揀擇始終如一內外明徹明徹即不問始終如一事如何師曰全賴居士擔荷進曰庭前柏對千季秀善法堂中句更新師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奇乃豎拂子曰見麼汝若見得千般說萬種諭總是賸事汝若不見山僧今日無事生事太也喝一喝曰見麼復曰即此天王道場頹廢千季幸我本師和尚竭力中興乃得叢林煥然大備今蒙慈命勉諸不肯住持又值棲賢太老人光臨同衆法叔抑逼陞此曲彔木牀只得藏身無地敗闕一上起身鞠躬曰伏惟衆慈極力包荒

復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百萬人天罔措唯

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與汝毋令斷絕師曰釋迦老子將常住物私作人情人天衆前付與迦葉且委曲不少然迦葉亦現大人相一力擔當淵源不止以至今日遞相鈍置新天王今日亦有一偈呈似諸人一拳拈起太郎當百萬人天笑裏藏帀地春風吹不盡留傳千古作宗綱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豫慶佛誕請上堂僧問除卻古人公案斬斷陳年葛藤現前一著請師速道師曰大家相對面進曰恁麼則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師曰不孤今日乃曰輕

同法道振荊南祖席中興見大觀何幸於今同一會儼然未散在靈山若問箇中端的意今朝四月是初三直下豁然非性燥休來擬議隔重關且豫慶釋迦聖誕又作麼生一輪今古月空載幾人還

佛誕請上堂僧問年年四月八處處慶悉達即今釋迦老子在甚麼處師曰有問有荅進曰還當得慶賀事麼師曰春風歲歲新乃曰城東老母雙眼華雲門一棒也隨邪驀然識得自家寶將此身心獻釋迦只如指天指地又且如何良久曰結得恩深怨亦深年年惡水驀頭淋麻三斤兮乾矢橛誰道其中有指陳

乃作攜瓶灌水勢曰蘇嚕蘇嚕悉利悉利

結制上堂拈拄杖卓一卓曰爐鞴從地起鉗鎚隨手來有問向上事一擊頂門開還有赤身擔荷者麼僧出一喝師曰近火先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卓拄杖曰穿卻汝鼻孔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擊碎汝腦門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打曰天晴不肯去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待冷來看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末後一句又如何師復打曰還嫌少在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即今考鍾伐鼓如何是無為師曰日輪當午照進曰大開爐鞴又如何師曰烈燄

亙天紅進曰天王山上來雲紫悟祖堂前瑞氣騰師曰塞滿乾坤乃曰無位眞人長長短短淸淨法身高高低低被天王捏作一團撒向微塵國土要僧諸人鼻孔出氣因甚如此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復舉龐居士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師曰要見心空及第歸麼大千無知己獨露一身歸

天王海老和尚還棲賢之眞州地藏有書至上堂捧讀來書不舍遠公忽後不禁舉似大衆良久曰一片

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菩提塲監院同江居士請上堂僧問千林不耐凋寒葉幸有庭前柏對芳歷盡三冬無異志西來大意請敷揚師曰昨夜六花添瑞彩進曰恁麽再謁宣德國祖燈重朗照人寰師曰今朝杲日正當空進曰而今僧得東風力吹散浮雲見好天師曰是王也大奇乃曰萬象森羅主乾坤法界尊識得他住處便是當家人初在菩提塲爾為監院僧荷衆而竭力精勤忘五更今也來天王見爾廣大心要見古今天地古今日月麽憶昔楊岐爲監院滿身霜雪播叢林

復舉龐居士曰難難難十石油麻封上攤龐婆曰易易易百艸頭邊祖師意靈照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倦來睡師曰説難説易未免令人挂口今日江公會麽一口吸盡西江水露出天涯星月孤

承天寺夏僧綱同衆請上堂僧問説有説無俱是諸方常語論色論空亦是座主活計除此二途請師施設師曰我無一法與人進曰欲得梅花放須憑霜雪催師打曰一棒打不回乃曰花座未登法雨先施潤大地眞風纔扇四海波騰演上乘恁麽會太達磨不必西來神光何須立雪殊不知滿口道不出分明在目前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恁麽不會今日有飯在盔内承天名刹主人賢不是尋常相恰好多生願力結斯緣雖然汝等不得飯飽弄箸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御路如絃直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相逢覿面親進曰人境雙忘時如何師曰天邊一鴈飛乃曰夜覩明星阿誰曉是聖是凡都棄倒唯有鼻孔無處藏碧稜稜底光皎皎天王見得爲他扭捏一上以手作扭鼻勢曰釋迦老子隨手來也旣曰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何故又要大驚小怪雖然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久雪初晴上堂盡謂世間有誰道世間無飄飄底一片何處覓畫圖豎拂子曰會麽一輪紅日纔出現依然露箇舊面目且道那箇是舊面目開眼便見山河大地

春日上堂春宵一刻値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館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古人觸境發情大有損益春宵一刻値千金黄金難買花有清香月有陰正好翫賞歌館樓臺聲細細樂在其中鞦韆院落夜沉沉歡娛夜短若是抱道衲僧別有一番景况春宵

一刻值千金不可放過華有淸香月有陰一種春色歌館樓臺聲細細滴洩太多歡樂院落夜沉沉切莫瞌睡如此會得君親之恩三有之德一時酬畢其或未肰寸絲滴水須償宿債

除夕上堂僧問舊歲既云去新季又道來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一箇閒人天地間乃曰季月日時盡都言一歲除人生營世樂未免有榮枯獨有道人心不入他羣隊既不入他羣隊在甚處著脚隔隝梅華開正好攜節看徧又歸來

元旦上堂本來無新舊未免應時節焚香祝堯天堯天好風月焚香祝聖壽聖壽如天闊焚香祝大臣文武秉忠烈焚香祝國豐人民皆饒益更將此瓣香四恩三有盡酬畢且道者瓣香從甚處拈來地暖陽和新氣象無邊艸木盡含春

解制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乾坤未剖前如何是第二玄師曰華開十丈蓮如何是第三玄師曰開口落言詮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拄杖開口笑如何是第二要師曰虛空無孔竅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放去收來妙僧曰三玄三要蒙師指今朝解制又若何師曰艸鞋筋斷任踔跳僧喝師曰亂跳問如何是函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蓋乾坤句師便喝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乾爆爆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水漉漉僧禮拜師乃曰九旬結制今朝滿賴護天龍事事安撩起卽行眞快便鼻頭爭奈栁條穿雖肰今日山僧放開綫道任汝三鬆緊峭

復舉芙蓉一日辭馬祖祖曰裝包了來與汝說一上佛法文日芙蓉至方丈侍立少頃祖曰時寒善爲道路芙蓉行至法堂上忽肰有省師曰馬祖恁麼提持芙蓉恁麼會去雖是鍼芥相投未免特地風波天王者裏也無佛法可說亦無人來告辭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艮久曰此中無枝葉唯有諸眞實

上堂靈雲見桃華眼裏添得沙玄沙道未徹鍼頭擬削鐵偺路還家處處通桃華何地不相逢於今不見靈雲老孤負桃華滿隝紅

佛誕上堂初生滿口露來霜天上人間不覆藏可惜雲門棒頭短至今處處起餘殃雖則利益衆生未免互相鈍置只如正令施行又作麼生拈拄杖曰無文印子閒拋出千古熏風殿閣凉

上堂本無一毫許盡力提不起只饒諸佛來莫能動著伊肰雖如是卻在山僧手裏放之則彌於六合卷

之則退藏於密且道不舒不卷又作麼生以兩手作
拓空勢曰也只在裏許
馬太保同衆裝塑四大天王開光請上堂大道無形
越古今正眼圓明絕點塵莊嚴萬德河沙象原是河
沙萬德身證得此身方現天王人王宰官居士等身
而爲說法化度衆生同明般若雖然風調雨順四王
職國泰民安天下豐
臘八上堂瞿曇在淨梵王宮一日遊觀四門見有生
老病死忽自知覺憂愁恐怖子夜逾城特入雪山苦
行六年形同枯木面若死灰忽覩明星喜展眉字歎

曰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
能證得祇如今日釋迦老子不執著所證何事而有
此智慧德相良久曰會麼今日榮華人不識十年前
是一書生
誕日上堂年年臘月初十認取山僧眼橫鼻直看他
者箇模樣其中有甚奇特人人本具神通河沙諸佛
不別休認聖凡二途畢竟是何面目良久曰過去阿
僧祇劫也是者箇面目未來阿僧祇劫也是者箇面
目卽今齊喝一喝曰智者應須合自知無邊光景都
漏洩

上堂僧問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意旨如何師打
曰汝道山僧爲人不爲人進曰昨夜綠谿添瑞彩今
朝杲日正中天師曰照破幽門乃曰善信營辦香齋
禮請舉揚箇事殊不知開口也在裏許不開口也在
裏許開口不開口總在裏許三世諸佛到者裏直得
口挂壁上歷代祖師到者裏緘口結舌天王到者裏
只得向無說中說去也卓拄杖一下曰啼得血流無
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
上堂僧問一華拈後五葉流芳第一義諦請師速道
師曰落二落三進曰如何是踞地獅子師卓拄杖一

下進曰如何是全身獨露師曰且放過一著進曰千
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打曰好生計取
乃曰河沙世界河沙佛盡在毛孔八萬中三界蕩然
誰是主無位眞人赤骨律等閑拈出無私語萬別千
差俱掀卻
復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
是世尊便下座師曰文殊以己方人世尊隨風倒柁
天王今日上堂也是無可無不可
佛誕上堂分明一箇閒家具指天指地令人疑到頭
依舊成無用徒將惡水澆面皮雖然也要俗他鼻孔

通箇消息良久曰劒去久矣勿勞刻舟

上堂盡大地是箇法身徧虛空是箇自己無彼無此歷歷明明若能直下知歸便是那伽大定山僧不敢委曲諸人只如絨眼裏魚吞卻嘉州大象又作麼生良久曰莫守寒岩易艸青坐卻白雲終不妙

開爐上堂烈燄騰騰徹太空箇中消息許誰通墜著磕著全體現縱橫無礙處處逢逢不逢山僧將汝者些鈍鐵頑銅鎔作一爐火星飛處難棲泊無位眞人滿面紅喝一喝

誕日上堂僥倖世間若浮雲須知何事可長存分明有箇無生話切忌隨他成巧名豎拂子曰會麼自從迦葉分燈後須信人人稱獨尊

上堂世間之法必假莊嚴施設而成其美出世間之法不假莊嚴施設而能成就諸莊嚴者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天王亦有箇方便處若向六根動用處見得便能成就諸莊嚴者若向一念不生處見得便能成就不假莊嚴者雖然如是猶是者邊消息如何是那邊消息拈拄杖卓一卓曰覿面現成休擬議普天帀地一身歸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獨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面目從來合萬象鼻孔依然搭上唇但得年年齊出手香湯澆沐佛身塵

蔫焦守府請上堂以拂子畫一畫曰乾三連坤六斷取坎塡离撤地補天此是吾焦公三十年用心處於今行滿功圓飄然而往四大各還寶所五陰仍返故鄉且道眞人在甚麼處復畫一畫曰識得此中眞妙諦不須歸去問天尊

誕日上堂沙界共一體乾坤無內外覓之不可得無在無不在諸人與我慶長庚我與諸人實不壞不以色身見不以音聲求拈華顯眞智微笑賣風流此事明明合自知一輪高出五雲外

上堂僧問第一義諦即不問如何是法本無法師一喝如何是隨機即應師一喝淸淨法身以何名戒師一喝圓滿報身以何名定師一喝三類化身以何名慧師一喝僧曰山自青青水自綠誰家竈裏火無煙師一喝乃曰若有百千萬億人來各持一問山僧總與一喝何也淸淨妙體古今傳應現塵沙示本然出沒無非空合空動轉何曾有變遷伶俐漢仔細看莫教錯過上頭關

上堂良久竪拂子曰見麼若向者裏見得垂手人間縱横自在向十字街頭覔箇知音任意逍遥君臣道合父子一源十方世界揑聚揑撒如觀掌果亦如牟尼寶珠森羅萬象於中出現諸佛承此攝化衆生同成正覺淳白承此詩書教子忠孝持家落落生平悠悠歳月山僧不覺喜而爲之歌曰秋月高懸秋水碧天秋香拂拂畵堂前秋風凉兮透心髓班衣舞兮閙庭喧從來子孝父心歡不是神仙也是神仙

上堂喝一喝曰卽此一喝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森羅育在其中聖凡交互渾融明歷歷有玄有要活潑潑有主有賓人人各具孃生面鼻孔從來向下垂汝等因甚不知儻到那時黑面老子斷不相饒功名也富貴也恩愛也勢力也到此總用不著何不向未擧之先通身放下得箇安樂之處會麼苟或不然再示一偈抖擻精神沒半些綿綿密密有誰遮猛然窺破非他物消卻從前眼內沙復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王粲樓如何是圓滿報身師曰觀音塔如何是三類化身師曰磕頭磕額僧禮拜師打曰不値半文錢乃曰時時無生國刹刹劫外天拈起拄杖子左右任逢緣相見聚首時不

在語默間旣不在語默間又在甚處相見卓拄杖曰會麼

臘八上堂僧問昨夜撞頭望北斗明星出現眼睛枯意旨如何師曰休來詐明頭進曰踢飜銀浪千尋雪天外縱横得自繇師曰非汝境界乃曰灰頭土面似著呆忽覩明星眼便開大千沙界能爲主一微塵裏一如來拈拄杖曰且道那箇是微塵那箇是如來喝一喝曰一任顚倒

上堂僧問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如何是無心道人師曰早晨喫薄粥於今猶覺饑進曰如此則穿衣喫飯不知名師打曰拄杖子吞卻汝也乃曰請陞此座擧揚法化殊不知盡是諸人頭頭磕著何須外求說甚點鐵成金不二法門不見道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良久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誕日上堂十方龍象喜聚集盡爲山僧慶壽期擊鼓敲鐘請陞座全身突露發天機大道不隨乾坤轉太虛日月莫能移徐徐香風梅先放報道羣芳莫待遲卓拄杖曰委悉麼

師在天王首座寮秉拂上堂僧問法源一派傳來久

法翁端能繼其後一人覓得格外機叢林紹續作獅吼獅聲吼處卽不問除卻返躑請師宣師曰爪牙已露僧一喝師曰亂喝問臥雪氷梅新綻玉一枝先放令含煇羣芳占斷君爲首時節到來唱祖機且道祖機作麼生酬唱師曰池開霄漢分黄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進曰錦上鋪華添瑞彩禪燈從此續聯芳師曰普天市地喜春歸乃曰佛祖衆生塗汚此名撿點將來誰之過歟喝一喝曰委悉麼無纖毫過患有莫大威光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只要諸兄覿面承當管教推門落臼

只如知恩報恩又作麼生脫體道時無一字滿堂雲水盡知音

當陽度門禪寺語錄

上堂孤峯萬仞鳥道虛玄是非頓絕名利杳忘大道塔畔只見雲騰煙靄楞伽峯上但聞虎嘯猿啼歷歷眞機明明分付何須百城煙水始覲慈氏八十行脚方悟眞乘人人目見耳聞不須骷髏穿卻卽今皇風蕩蕩聖德煇煇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良久曰坐倚長松忘百慮心香一瓣滿山樓

上堂秀公北宗地千載絕是非山僧今到來雪曲和難齊聊作住山翁輸我都不會報與諸方參學人輕輕莫蹋度門路

上堂箇事明明燿古騰今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只在尋常動用處今朝舉起一番新豎拂子喝一喝曰急急如律令

法瀾澂禪師語錄卷上

㳒瀾澂禪師語錄卷下

嗣㳒門人清杲編次

荊州菩提場語錄

康熙十四季十二月闔郡護㳒諸山耆宿送㳒衣錦帳祝壽請就菩提場開堂師拈㳒衣曰黃梅夜半傳來此大庾嶺頭又相逢鍼太綫來成一片葢覆人天不露蹤

上堂指㳒座菩提座從崚嶒是誰敢躡上頭行欲登菩提座須是菩提人喝一喝便陞

拈香此一瓣香根盤大地蔭覆蒼生爇向爐中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恭願人人歌舜日處處樂堯季此一瓣香得之者價重連城聞之者毛孔生香奉爲闔國文武官僚伏願君愛如掌珠民親若恃怙此一瓣香塞太虛而無相包羣品而有形奉爲現住眞州地藏禪寺沙翁海老和尚用酬㳒乳之恩伏願垂正眼於末世樹弘範於萬季就座垂語弘揚大㳒人皆會舌覆三千道不難還有道得恰好者麼僧出問和尚千秋四衆臨筵如何是慶祝一句師拈拄杖曰與他增箇光彩進曰恁麼則紅日當空照師曰縱横豈有私問十方如來無量壽菩提堂上又如何師曰識

得主中主人人壽量同乃曰河沙世界當體無外日月奔忙其中光彩㳒㳒全彰物物無礙有時拈起波羅華驚起頭陀笑滿顋普眼菩薩長垂手樓閣門前善財來分明有箇賓主句得遇知音曰不開旣是得遇知音因甚曰不開喝一喝

上堂僧問道本無形㳒有當機且當機一句如何道師曰爾我相對面進曰世尊未出母胎說㳒已畢和尚今日因甚又如此叨咀師曰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進曰一條拄杖活如龍觸天觸地發家風師曰汝切忌彼他觸破懷進曰佛與衆生旣同一箇鼻孔因甚又有優劣師曰夢裏多少欣歡事覺後不知何處消乃拈拄杖曰拄杖子現神通情與無情顯現中上穿三世諸佛鼻孔下豁一切衆生心胷有時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時在孤峯頂上嘯月吟風亦條條八面玲瓏光灼灼氣宇吞虹復卓一下曰幾度伴歸明月夜今朝扶過斷橋東

復舉神秀禪師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曰二大老一箇抱贓叫屈一箇認奴作郎檢點將來俱未見菩提端的今日

菩提聊成一偈舉似諸人遂卓拄杖曰箇是菩提對
灼肰明鏡臺照徹當人面何處是塵埃
久雨祈晴上堂鍾鼓齊鳴衆集師登法座曰住便歸
方丈
臘八上堂僧問三界衆生皆是凡夫未審和尚是聖
是凡師拈拄杖曰識得拄杖子麼僧無語師連打數
下曰汝道是聖是凡乃曰報曉明星逐夜忙瞿曇忽
覩面皮黃慚愧通身無著處贏得人間稱覺皇豎拂
子曰明星現也切忌癡獃妄想
復舉雲門曰無量劫來穿衣不曾挂著一縷無量劫
來喫飯不曾齩著一米今日菩提場中傳此千佛大
戒披衣持鉢焚瓣香齋若言齩著披著未知落處若
言不曾齩著披著亦未知落處畢竟如何良久曰雲
散水清孤月朗到頭終不背塵寰
上堂僧問出林還又入林中重整披緇舊梵宮今日
菩提瑞氣靄多因臘德起香風只如答秊披剃今日
開堂還是天肰有種還是特地傳來師曰拄杖撐開
新日月芒鞋踢破舊乾坤乃曰衲僧垂手貴乎作家
石鞏架箭秘魔擎叉雲門拈餅趙州喫茶禾山打鼓
雪峯弄蛇今日菩提無別指廓開門戶任還家天肰

一路頭頭見豈必拈華與笑華
復舉龐居士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
易易百艸頭邊祖師意靈照女曰也不難也不易饑
來喫飯倦來睡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則不無若是衲
僧向上事猶未夢見如何是衲僧向上事拈拄杖曰
手握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余赫尹三筆帖式請上堂卓拄杖曰即此意任縱橫
一點靈光徹古今萬象得而增彩色幾箇知恩解報
恩莫不是勇猛精進為法忘身莫不是努力進前戰
退魔軍得勝回朝很熚息大家團圞話無生
誕日上堂拈拄杖曰即此含法界即此絕形名凡聖
空中華佛國若微塵有問秊多少孤光亙古今妙哉
親一見人人合本真復卓一下曰三玄三要四賓主
五位君臣九十六種圓相一大藏所說語言文字猶
如胡餅觀音菩薩將錢買來放下手時原來是箇饅
頭會麼喝一喝
結制上堂僧問嫩桂一枝荊南永茂永茂且置如何
是一動一靜師曰除卻動靜向汝道進曰如何是一
靜師曰闊浩浩進曰如何是一動師曰寂悄悄進曰
動靜俱無又作麼生師曰如水不藏龍進曰有水皆

舍月無山不帶雲師曰切莫錯認定盤星問擊卻鏡生鼻孔方知劫外春風識得菩提一路分明覿面相逢如何是覿面相逢底事師拈拄杖曰者裏是甚麼所在進曰天華撒彩太公也師曰莫眼華乃曰偶爾禪衲聚首喜與聖凡同遊菩提無可施設只得將無作有禪堂寮舍聯衡二時粥飯應手但能開得大口吞卻四大部洲只如情與無情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良久曰平生肝膽向人傾箇中那有元字脚

西堂三句請上堂僧問千季公案今日重新如何是慶生句師曰青天白日進曰如何是父母未生前面目師卓拄杖曰是箇甚麼進曰如何是巳生面目師打曰向者裏會取問風雲聚會華雨繽紛七珍八寶請師拈出師曰一二三進曰大衆如何受用師曰三二一問賓主酬唱卽不問如何是與虛空同壽師曰無古無今進曰北海慶祝又如何師曰有始有終乃曰瞿曇初生便言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血腥猶在淨梵王宮一十九載無窮快樂習染成風雪山夜覩三十成道志滿寰宇掀飜海嶽說法四十九季不曾談著一字末後拈華飲光默契雖是世出世間大丈夫所爲奈何公案不了今日未免帶累卓拄杖曰世間有道歸王化幾箇男兒酬聖明

復舉老子謂孔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地藏海和尚曰老聃之言陋矣地藏今日要獻可以獻要進可以進要告人可以告人要與人可以與人不費纖力安用躊躇遂展兩手曰吾無隱乎爾師曰我和尚雖有廣大慈悲人天普施爭奈罕遇其人菩提今日兩手分付還有承當者麼喝一喝

彌陀誕日說戒見聞請上堂僧問戒定慧卽不問如何是彌陀降生意旨師曰一聲喚醒癡憨夢淨土蓮華當處開進曰戒壇嚴淨戒德冰霜還有祥瑞麼師曰禮佛三時未是苦益五兩度紫唇勞乃曰持戒比丘絕貪瞋又得彌陀喚一聲渾身都在塵刹裏見箇知音徹底傾且道喚來傾箇甚麼豎拂子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

尼上機禪師六句請上堂拈拄杖曰果然一見意寃然妙有神機格外傳塵點劫來原不二河沙壽算喩難宣三玄三要明斯旨十智同眞面目全涵法界而

無相和四生而不還復卓拄杖曰喚作拄杖子則觸不喚作拄杖子則背不觸不背畢竟喚作甚麼喝一喝曰今日天晴

復舉達磨祖師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師曰皮肉骨髓之分大似諒才補職只如二祖禮拜依位而立意作麼生卓拄杖曰會麼不是弄潮人徒勞遭點額

解制上堂十字街頭結箇制東西南北任來去猛肰解開布帒頭跳出陳季舊窠臼跳得出跳不出彌勒世尊手有力用盡神通緊挈住任汝計校百千般畢竟何能跳得出殊不知跳得出也在裏許跳不出也在裏許

上機同朱鳳樓李馥之常華宇李元卿詹東樓等送千佛衣法被請上堂僧問直指單傳卽不問雪裏梅開意若何師曰時節到來藏不住進曰河沙世界千佛繞大地山河一障屏師曰簫笛聲筷音韻殊進曰究映珠簾千戶月風生法院一聲鐘師曰好言語乃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體無證而不顯妙有神而乃傳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有時拈起毘盧印贏得面南看北斗威音那畔為屏障倒著袈裟四部洲十聖三賢諸品流都在究中頭出現卓拄杖曰會麼

荊州報恩禪寺語錄

本省提臺徐公建報恩寺上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汝等還識令心所向皆無礙麼卽今大清地寧時康道泰四海樂無虞普天承全化大將軍建寺報君親報佛祖資法界含靈無恩不報無德不酬如此可謂令心所向皆無礙我林下衲僧又如何揮拂子曰人人軒豁頂門眼四海熙熙樂太平

師六旬上堂天地永久日月恒明虛空常在誰欸誰生世間甲子數一徧又到剛季是丙寅

上堂百艸思抽箭梅華先送香相逢道新喜春光日漸臣鳳楚華中滿祈禱壽無疆但願道心如今日管教事事出情常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機緣

問僧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蹋不著僧曰步步蹋著師曰蹋著則喪身失命僧喝師便打

僧問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時如何師豎起竹篦曰不得喚作前後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打出

僧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意旨師曰森羅萬象四聖六凡僧擬對師打退又一僧禮拜歸位師曰道得分明又一僧亦禮拜歸位師曰伱未夢見

問僧汝號甚麼僧曰雙融師曰一不成單二不成雙作麼生融僧無語師便喝

僧問四大分張炊了燒了那裏是安身立命處師展兩手曰一坑埋卻

僧號見聞師曰未見未聞時如何僧喝師便打

僧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伱問我荅會麼

僧問如何是眉毛眼上橫師擘面掌曰伱向別處看

僧囘揞師便歸方丈

普請搬柴師至柴處問直歲那箇是底歲曰睡倒底是師曰何不豎起歲無語師肩柴便行

問侍僧山僧今日落堂有幾人道得恰好僧曰學人不知師曰有眼有耳因甚不知僧曰道彼不堪師曰汝試道看僧禮拜師打曰汝向者裏驀跟

僧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拈拄杖僧喝師便打

問僧從上諸祖所傳箇甚麼僧曰只知明心見性不知何物可傳師喝僧忽有省

師住度門僧問久響楞伽峯今爲甚箇觔斗師豎扇曰輒看僧囘揞師曰楞伽峯今日失利

王中丞秦翰林訪師王問和尚還有夢麼師曰有王曰和尚夢如何師一喝曰公夢見麼王曰水月空華而已師謂秦曰公如何秦曰也無水月也無空華師曰畢竟如何秦一喝師曰好箇消息秦悚然師曰馬祖以前不知將甚麼拓出秦曰馬祖以前不知將甚麼拓出師呵呵大笑

入室

僧進師曰速道速道僧曰明明相見師曰明明相見箇甚麼僧頓足一下師曰脚忙手亂僧曰從來不隨人師曰如何是立定處僧擬議師打出

僧進師曰親切道將來僧曰覿面卽不見師曰因甚不見進曰動靜始分明師曰分明處道將來僧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曰怎生闍黎

拂機進師曰現成公案速道拂曰不落二三師曰一又如何拂曰一任縱橫師曰汝試縱橫看拂喝一喝便出

僧進師便喝僧曰霹靂虛空無影相師曰汝不知者一喝落處僧便喝師曰看者一員戰將今日敗露了也僧又喝師和聲打出

問僧現成公案道道僧曰今日打七已畢師曰你底事作麼生僧曰覿面消息不發引師曰覿面消息且置你因甚麼不發引僧擬對師打出

請益進師曰今日不放過你僧曰昨日已道過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禮拜師曰算不得

僧進以坐具打圓相復頓足一下師曰亂跳僧曰識得孃生面拈來不覆藏師拈拄杖曰者箇聻僧禮拜師曰卻被拄杖子吞了

問僧親切處道將來僧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師曰卽今事作麼生僧喝師打出

僧問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豎拳曰者箇是甚麼師便打僧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直打出復呵呵大笑以手招僧曰汝來汝來本來無一物何事惹塵埃

偈頌

示張樂成

誰信塵中爾獨能合歡聚首笑相親只為迦葉傳來久也效龐公現此身

示焦守府

日用尋常覿面時頭頭無礙是心歸若能觸目全身現妙舞場中任指揮

示雪嶽耆宿

尋聲逐色波中月默照猶然夢裏猜當下若能親一見通身毛孔吼如雷

示善信監院

出入道難測胷中別有知歷季芒屨破只為到家時

示了悟塔主

了然悟得其中旨佛也衆生無處安塔戶夜開千丈月全身倚在玉闌干

示惟恒禪人

惟有恒心悟是佛不知餘外用工夫但能觸物空雙眼月滿清光何處無

世尊拈華

拈華有意誰堪見舉目當陽覓轉殊百萬人天安不

會勞他迦葉一胡盧

南泉斬貓

善言善語話不休一刀兩段絕支吾艸鞋幸有安頭上贏得孤光照畫圖

霧雲桃華

桃華偶爾露天眞觸碎霧雲幽後門夢醒豈因枝上月等閒收拾有誰論

百丈耳聾

等閒豎拂意何濃一喝直教三日聾徹底家私都蕩盡西江從此立宗風

萬物一體

粉碎虛空見萬物萬物粉碎見虛空瞥然寂寂全身泯月在波中顯正宗

女子出定

罔明女子與瞿曇依俙相似雪波瀾有時紅日當空照雪月波華何處看

臨濟棒

誰謂有三頓一棒絕言詮大法無今古滅卻瞎驢邊

如意

觸案全身現拈來徹體彰虛空通遍塞何處有封疆

佛事

爲得戒澤和尚入塔以拄杖畫地曰長江水天上月辯得分明有何交涉爭似我師願力深縱橫無礙法常說問甚釋迦待甚彌勒度盡衆生方休歇舉霧骨曰今朝呈示與人看無縫塔中光皎潔

爲無染禪師舉火者箇皮袋人人脫不得看破今朝如湯消雪烈燄爐中撒手歸三三兩兩天機洩

爲淨明禪師起龕死而爲陰生而爲陽不生不死當處家鄉還知當處家鄉麼到頭終不藉舟航

舉火妙淨明心體寂恒常更無一物火內淸涼欲識

當人眞面目灰飛煙滅露堂堂

入塔日出東方來日落西方去來則光含萬物去則藏身無蹟任君踢徧閻浮提終當消歸者一步者一步且置如何是淨公藏身無蹟處以拂子指塔戶曰通身無縫罅盡日白雲閑

爲鐵女寺隱覺禪師舉火召曰如此來今朝如此去識得本來面生死任游戲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烈焰光中親證得三世如來脫垢衣

爲行腳僧舉火踢徧乾坤爲甚腳跟不點地通身放下方知處處是家鄉擲火炬曰勝熱婆羅今靚面看

毛鼻孔碧稜稜
爲訣蓮禪師舉火精進勇猛日行持蓮經七軸終朝
誦臨行不必再叮嚀烈燄之中飛彩鳳
爲盡虛舉火盡虛無內外四大總無依欲識當人面
大海火星飛
爲體宗起龕踢徧乾坤徒沽泥水覽盡名山眼中熱
閙殊不知袈裟下事別有生涯體上座臨末稍頭還
知落處麼以拄杖指龕曰驀直去
舉火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要知此箇
循環事河沙諸佛也難覓既不能覓流轉三界是箇
甚麼但能識取本源頭說甚心空及第歸
爲尼元正起龕秋月皎秋風凉驚起客途思故鄉堂
堂大道眼前路秋水茫茫須自行
舉火龍女十八變明珠解放光會得歸元處觀體絕
承當擲火炬曰何妨雪上更加霜
爲崇菴禪師入塔法身無相塔戶何能關得住般若
無知虛空權借作皮囊黃金骨鎖不二門一念萬年
向此住
爲藻雪禪師舉火紅爐燄裏飛點雪啟白髏然如何
說沙界雖寬著不下太虛無邊猶嫌窄眞人無位入

長安亘古亘今無休歇無休歇火內蝍蟟吞皓月擲
下火炬
爲純眞禪師起龕相逢一笑已親承覓心無處露本
眞大道從來無言說更將何物與伊君雖然有尺咫
頭急進步到家不必問途程
入塔合蓋乾坤體中玄威音那畔有誰傳會得祖師
端的旨劫火洞然也閙閙以拄杖指塔戶曰陰陽不
到處一片白雲眠
爲王齊之舉火三十餘年牢把著白雲影裏鐵舟浮
虛空嚼碎有滋味大地有來一舌頭此是我王公家
常茶飯只如今日劫火發時如何迴避眞金入火後
百煉見光輝
爲喬玉秀舉火畫餅難充饑畫蛇易添足一輪今古
月誰道有圓缺喬公喬公莫沉吟識取火後嶺上赤
便燒
爲濤玉舉火是玉須剖出荊山不用尋剛剛親切句
六月火一盆
爲玄暘舉火綿綿細雨長空淚陣陣霜風萬木悲此
公黃泉無旅店途程杳杳意何歸只如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又作麼生舉火炬曰識取紅爐片雪飛

爲詹東樓起棺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葉落歸根時徧地是黄金東樓東樓不必別追尋條條都是到家程

爲惟覺舉火大道無難惟在一覺既已覺矣萬象銷鎔且道銷鎔後如何莫隨知解轉看取令行時

爲赫母舉火金棺涌出玉玲瓏包裹乾坤造化中其間更有微妙事情與無情一道同赫母今朝歸去路歘然火起烜天紅

爲朱清寧起棺聖凡歸元處別是一乾坤去來無異路妙用有多門棺內休瞠眼歸家罷問程

爲悟玄舉火烈燄貫空情識斷眼光無處著塵埃煅成不壞金剛體任運逍遙歸去來

爲董福寰掩棺者老居士一向鉗鎚在手必要結就羅紋今日通身放下方知四大本空木直發兒今著上錦上鋪華又一層

爲閻氏舉火箇裏原無二方便現剎塵面目分明在識取本來人幽閒淡閣畱不住一朵紅雲送爾行火內鍛身真是好銀山鐵壁都靠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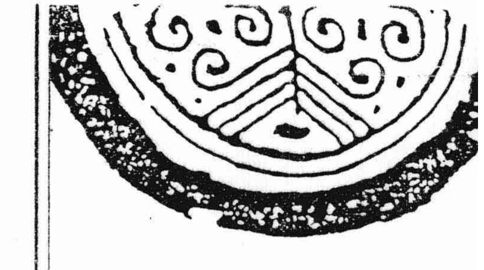
㳒瀾澂禪師塔記附

師諱原澂號㳒瀾荊州枝江陳氏子幼而英敏迥異諸兒每念生死無常雖豪傑不能免若非學出世法終沉苦海如是集憂至季二十詣菩提場禮夙成禪師祝髮爲僧二十五於大澤㳒師處受具三十三參天王沙翁海和尚與職監院又任堂司後升第一座一日海豎拂子曰汝向者裏會得百味具足師言下契悟海特以信拂授之出世住天王度門轉菩提本省提督軍門徐公治都建報恩寺延師開山爲第一代師四坐道場因緣輻輳報恩將欲畢工忽示微疾凡問疾至者師不以寒暄敘述直拈箇事覿面激揚舒卷自如毫無顧念至夜分泊然而逝實康熙二十

八季三月初七日也師生明天啓六季丙寅十二月初十日世壽六十四僧夏四十四門弟子建塔於報恩寺之左今書大槩以識歲月云爾門人清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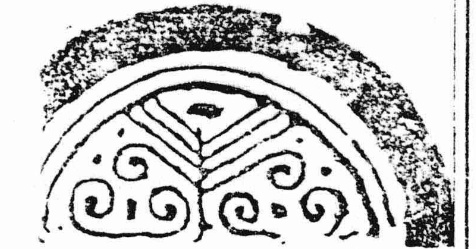
弟子徐清寅黄永昌陳圓鼎智海清能清泰
本真宗永等敬刻板存嘉興楞嚴寺附
大藏流行
康熙二十八季己巳閏三月上浣　謹識

㳒瀾澂禪師語錄卷下終



天王水鑑海和尚六會錄

清・水鑑慧海　撰
原　澂　等編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序

從上祖師遞代出興師師授受莫不資承師力提持策引脫去知解機辨縱橫皆是師之提獎而然也是以白雲端和尚曰今之學者須假悟始得悟了須遇人始得斯乃警誡學者之要言也然衲子資性各自天成不假策引而能開悟或乘願力而出興於世機智現前但藉師名分而行化不費師之鑪韛者蓋有見確悟真得師乘之機用而發揚之所以遇人也衲子資稟之非同不可以類推者矣如天童悟老人中年脫白始自銅棺徹證大地平沉宿智現前不假師力雖受禹門傳之囑迅機橫縱傳亦不能挫其鋒此則資勝於師者矣如徑山容和尚早年穎悟徹證心源九載雲門未悉所懷後參悟和尚於越之吼峰頭顱擊破脫去礙膺如龍泉出匣當鋒莫犯所以遇人也獨冠敬和尚參悟老人於天童諸以不著佛求僧求當何所求悟便打相依數載未得契入及見徑山容和尚鉗鎚之下徹透根源後於出世凡接衲子酬機捷疾莫可嬰其鋒豈非得遇人之效也水鑑海公其有宿稟之資二十脫白初遊講席凡教乘典集一經御目便能宣演體究性源豁然開悟後嗣獨冠敬和尚始從同事徑山容老人遜志輔敬弘化不費腕力得此勝嗣亦宿緣之不可測者矣然公之出興於世皆宿乘願力爲法忘形每念宗風衰謝法弱魔強特爲排難斥非戊戌始闡法鐵佛次闢天王寺復興黃龍地藏丙辰武林藩臺士楨李公傳檄嘉禾尹崇興盧公以公語錄十卷送入楞嚴隨藏流行又遣文盧公及武原令素仁張公請住金粟廣慧寺次遷棲賢六座道場天王係故址勉力復興不勝勞憊公之任法弘宗不顧危亡詎非願力使之然歟庚午夏復以六會餘錄并前所刻再訂合編二冊余展閱之其發揚宗要言言見諦不唯克紹先猷堪爲後昆之法式是以爲之序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六月望日古杭太璞山東蓮寺

鴛湖古風行然題

水鑑海和尚天王語錄序

劉經臣明道篇曰世尊拈華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萃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荊南天王禪師自貞元元和間振鈴鶴澤卓錫荊湖於時蔭法雲而曜慧日靡不出火宅而濯清涼迄今智炬雖微宗風不墜昨入天王古寺得瞻水鑑和尚乃知天童法裔遍眞臨濟兒孫時裝甚飄香特舉無隱公案幾如聞了說法木人對語嗣後讀其語錄恍然頓悟因思古德接機傳心諭法或脣目揚斜聲拳舉指或行棒坐喝豎拂拈椎或夾矢持叉輥毬舞笏靡不脫盡筌蹄直指機要以視今日師之指點全體機用所謂一馬踢殺方知獅子窟中停子熟時誰識蓮華座上吹毛劍條條血痕塗毒鼓聲聲刺淚義味俱込中邊甜徹當下透脫溷地圓成讀斯錄者自有醒焉余日坐煩惱障中正恐饞鞴難施若謂打鼓弄琵琶愧是鈍漢

順治十六年己亥上元日

湖廣荊州府推官葉南生頓首拜撰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水鑑海和尚天王語錄序

貞元元和間人間佛理悉顯宗風唯楚燈益猶盛徼直挺生其際鍾湘澤之靈者也一時荊湖鼎朗之間兇矜燈明如天王天皇龍潭藥德山諸方齊龍香象接衣付缽者遂如日如月如星燦五葉兒孫幾半天下矣嗣是以還截微截若似以楚俗不勤修證不愛傳版而頓迷失之致令天王之裔嘉厲天皇遂成淆訛向與很菴王東旭諸禪偶一考證慨然有如許兒孫猶迷祖父之歎夫菴霜易治山水道場雖沒即今天王城西天皇城東以別則十里而遙以確則一城而近兒龍潭德山晁晁照人間者乎今天王耀靈乃得水鑑和尚闢開荊蔓中興道場日提拂之暇其間於將法家脈衡緇素雲漏師爲貧權顯質披楔拈釘取合口猶摩者使人言下便見遂得語錄若干卷念荊人狃時宗風欲絕失迷衣珠而舉馬祖之機用所謂不歷漸次不假修持荊人信悟如天王親承說法矣師以余際世變山中結茅將刊此書亦有依俙不知世變後田荒賦累歲洊雁興無如皮襲何愧摸此中鼻孔不著矣聊爲序緣起若此

江陵報菴王文南熏沐拜撰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目錄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目錄終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一

嗣法門人原澂等編

住荆州鐵佛禪寺語錄

師順治十五年戊戌四月於漢陽受請六月十八日進寺

三門潑天門戶迥無關任爾諸人來復還新長老到此又如何道信步施爲多意氣等閒踢破上頭關

佛殿崔嵬古殿白雲中覿面無私見大雄叉手不須重說偈一爐香散起淸風

方丈旣到者裏如何通信卓拄杖曰一條拄杖攪滄海令彼魚龍知性命

法座斷座高廣斯道玄妙不遇其人俱爲虛設今日要見其人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拈香此一瓣香樞機天地化育羣品奉爲

今上皇帝祝嚴萬壽恭願萬邦歸至化四海樂淸寧此一瓣香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奉爲闔朝文武天下官僚伏願至人無亡天下爲心此一瓣香迦葉師兄得處只恐依俙諸方老師悟時未必親切今日山僧脚踢實地信手拈來奉爲傳臨濟三十三世前住湖州府霧山見居漢陽府棲賢獨冠敬和尚用酬法乳白棲畢師喝一喝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一齊奉施了也若也不會不妨請問僧問法席荆南千古拄今翰又見振宗風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漁翁醉臥蘆華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眼開不見舊山河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雲封巴峽人蹤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雨過巫山起臥龍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師曰鵰弓已掛狼煙息萬姓謳歌賀太平乃曰火雲炎日燒晴空萬象森羅汗如雨無位眞人總不知鐵牛夜半生言語今日分明舉似君大道迥然絕寒暑所以不逐四時凋能爲

萬象主包括古今而無去來含吐十虛或現大小人人本自圓成處處全彰萬有不須此外更加求屈指三三原是九拈拄杖曰驀起三聖瞎驢放出大雄猛虎臨濟德山立下風外道天魔鎗亂走荆南法道大興鑒皇王願祝天長久結椎下座

上堂絲綸垂處無他意一得錦鱗便自休破浪來早上鉤無邊風景任優游以拂子作釣勢曰有麼有麼一僧出衆便喝師曰擬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

誕日上堂僧問不問聖與凡如何是當人立命處師

日石女著鞾水上立進曰既無滅又無生因甚又有
十月十二日師誕師曰木人攜杖火中來乃曰自落
閻浮四八秊幾回骨露又皮穿而今思枕幽碞上豈
料天王業債牽業債牽來無限意拕泥帶水接人天
豎拂子曰還見拕泥帶水處麼良久曰相逢不遇調
羨手孤負梅華又一秊
立職事上堂冷落祖庭今日復開相扶須藉好手敵
吼全賴英才好手出也法苑叢中增秀色英才來也
山僧舌上起殷雷濟北宗風振荊楚馬師暗地歎奇
哉且道那箇是好手那箇是英才顧衆曰對面不須

重舉似傲霜方見歲寒梅
結制上堂此者開爐大約不似諸方蓋是鐵佛法席
傾頹久矣於今特地冷灰忽燄實爲希有雖然四大
部洲人及鬼神佛及菩薩盡皆聞名遠造此勝會扇
爐底扇爐添炭底添炭以致同聲而爲歌曰爐鞴開
兮望風來紅燄猛兮絕塵埃聖兮凡兮俱不立叓將
何處著疑猜汝等還覺額上汗流麼
含石薦親請上堂僧問紅爐烈燄威風凜凜向上宗
乘請師垂示師曰三十三天撲帝鐘打刀須是邠州
鐵進曰是和尚宗是臨濟宗師曰千聖共傳無底盋

鎮州蘿蔔重三斤含石出衆長跪曰某今日請和尚
陞此寶座顯爲先考生我之德莫由而報伏乞方便
指引令其了明生死師乃曰只此死生本源天不能
蓋地不能載風雨不能侵欺水火不能毀壞歷萬劫
而常然遊四生而自在佛祖覷之無門鬼神測之難
解赤灑灑淨裸裸寸絲不挂只在汝眉毛尖上汝還
見麼含拂袖起曰如是則先亾超度了也師曰恩愛
斷時生死斷阿爺本自不相離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水中
鹽味色裏膠青若也會得不離當處常湛然若也不

會覓則知君不可見
上堂離赤水以求珠弃荊山而覓玉癡狂外走與道
何益卓拄杖曰會麼好自回光直下看家珍不必從
他覓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青蛇上竹一種色黃
鳥過牆無限情
上堂章華宮內春艸生章華臺上柳條青竊思答曰
霸王宅啼鳥落華無限情要見古今天地古今日月
麼屈原雖死家聲在宋玉悲秋辭氣淸
上堂莊周夢蝶於枕邊可夢得見夢不見九成聞蛙

於月下還聞得著聞不著魯祖見人常季面壁是爲人不爲人趙州勘破臺山婆子還勘得破勘不破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流支打落達磨齒至今天下不關風

上堂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暗分受用大不管夜來依舊宿蘆洲空蕩蕩任悠悠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說得十分眞不如親見面要見面三月梨花白如雪五月榴花紅似火

上堂千聖共提提不起天下欲藏藏不得拈起拂子

曰提起了復通向袖內曰藏住了汝等還甘不甘

王學使至上堂一言見諦萬派朝宗聖凡不二古今一揆若是識見依俙臨機難免鈍置不見笞月運使浚公既爲東林印可復謁兜率悅老被悅一拶遍身不安忽然蹋飜溺器始乃浩然大悟說偈曰鼓寂鐘沉拓盃回岳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季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運使到此可謂香象擺脫羅鎖師子遊行自在後來門戶高天下士亦少許可者蓋出此一番消息也今日學使相訪又如何道選佛場中爭及第一心空直取狀元來

上堂世尊橫說豎說說不著祖師東指西指指不著諸人朝參暮參參不著因甚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良久曰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冬至上堂昨夜西風吼似雷今朝六出點空階遊人若未知端的剝盡羣陰陽自來急薦取沒張乖南枝暗地破銀顋小人道消君子長一回贏得笑顏開

復舉僧問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不動尊童曰此去徑山五百里師曰天童和尚道振天下德尊今古頂門具眼起臨濟頹風所以接一機施一語令人脫體全

彰而不滯於陳迹今日或有人問天王如何是不動尊向他道動也動也他若擬議劈脊便棒且道天王與天童是同是別

臘八荊州太守至上堂不住皇宮向雪山六季苦行悴龍顏明星午夜忽然現兩眼豁開不等閑舉拂子曰明星現也汝等還悟也未若也悟去莫言此日爲官易須信從前作佛難若也未悟肝膽此時須裂碎好看江上侍郎來

除夕上堂季窮歲盡佛法無可商量但得平時田地穩密免教今日脚慌手忙北禪分歲宰白牛佼俩兒

郎東郵王老夜燒錢醜態不忘爭似鐵佛風味好一
爐松火煖茅堂雖則如此別有風光且道是甚麼風
光欣歡兮飲觴幽興兮吹發聚皆英賢知有幸今宵
無束任猖狂
元旦上堂僧問適逢一歲皆天下喜秊豐一番新事
業不與舊時同且道春魁獨占事如何師豎拂子曰
一枝開也進曰鳳歷催回天地暖一枝先放嶺南來
師便喝乃曰堯風舜日共樂昇平社舞邨歌處處逢
迎干戈偃息無爲化鞏固江山祝帝城
上堂去秊貧未是貧今秊貧始是貧去秊貧猶有卓

錐之地今秊貧錐也無眞淨曰香嚴與麼道奇特甚
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卽不然去秊富
未是富今秊富始是富去秊富唯有一領黑黲布褊
衫今秊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
衆實謂風流出當家 師曰香嚴洞山向者裏說貧說
富俱是徐六擔版山僧這裏也不貧也不富饑餐渴
飲隨分度也無去秊與今秊一道神光萬境閑夜來
夢到天宮裏拇著梵王鼻孔尖雖然汝等莫道山僧
說夢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打鼓普請看人人面

皮黃
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口放出水牯牛且道向甚
麼處去師曰脚下無私天地闊進曰綠楊芳艸紫霧
蒼煙如何得不犯人苗稼師曰替進曰若然者白雲
嶺上恣游戲綠水谿邊任放憨師曰淺乃曰十月十
五結正月十五解結解兩重關其中有光彩徹頭徹
尾笑春風揭地掀天功不同今朝飄笠都拈起萬水
千山去路遙
復舉道悟禪師自馬祖記莂後卓錫天王寺人莫之
測有崇福者家鄰寺巷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

畢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福一日自念曰餅是
我持去何以反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
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福聞之頓領玄旨因投出家
悟曰汝昔從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後嗣法住龍
潭高風遠振遂出雲門法眼二宗師曰茲者山僧親
履其地風景依然家聲未墜雖有無識者竊師之嗣
以爲其祖混淆蕩盡有何益乎今日要見獻餅人麼
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浩然生追薦請上堂天命秊逢意氣高不同俗子醉
香醪華封枉獻三般祝王母徒呈一對桃妝盡繁柯

誇美事看來誰識小兒曹爭如荒裏生涯好故請山僧報劬勞朕則劬勞遠逝欲報難遭今日借拄杖子神通令伊存亾一會各見逍遙遂拈拄杖向空畫一畫曰見麼過去先宗塵點劫於今不隔一纖毫端朕全體雲中現不挂寸絲精赤條浩禪如此汝還信麼復以拄杖向空畫一畫曰交

明哲髮度請上堂僧問答曰崇信今朝明哲是同是別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乃曰看破塵緣終日昏傲朕奮志扣空門金刀斷卻青鬂髮便是如來的子孫三道惡因從此息雙親罔極盡酬恩更敎努力勤精

進方見大雄猛世尊且如何是勤精進莫是朝暮功課灑埽焚香麼此是吾門小學要且難見世尊莫是堅守毗尼淨修梵行麼此是無繩自縛要且難見世尊莫是觀門持誦苦行頭陀麼此是門外之繞要且難見世尊莫是博究三藏廣覽諸子麼此是貪人涕唾要且難見世尊既總不是畢竟如何得見舉拂子曰如此折合出家須讓英雄漢其若沉吟敵勝還他獅子兒

雪嵓鷹師請上堂僧問當陽一句無生話鷹拔亾霧脫苦輪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全露一毫頭進曰鷹拔又如何師曰久渴含愁態一兩展歡顏乃曰師長大恩難報答特發殷心請鷹拔且如何鷹拔天宮三十三地獄一十八苦樂總不干一眞淨無雜凜凜廓天寒神鋒出寶匣生也从也得所由去也來也任騰躑春風蕩蕩兮艸青春雨灕灕兮華發圓宋含禪百日周今朝受鷹證菩薩且道證箇甚麼菩薩十聖三賢位莫收一二三四七也難囿灼朕終不標名號高跨毗盧最上頭

佛涅槃日上堂二月十五日如來般涅槃無限癡男女閒客盡心寒殊不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安得有从生乎既無生从且道如來卽今在甚麼處拈拄杖曰看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復卓一下

春日上堂無限春光纔見來桃華開亦李華開忽朕又見春光去枝頭枝底都狼藉始信光陰不待人勸君不可無本據有本據黃鳥聲聲所上啼明明都是西來意

明英夫人請上堂六月六日天盛暑浹背長流汗似雨竟無一處可淸涼方見熱則天下普要有夫人道念堅破煩而來不畏苦殷勤三拜請陞堂遂爾喧朕

擊法鼓遍得山僧無處藏高登寶座分明舉舉舉頭
上華冠色正鮮夫人不是等閑女
慈石請上堂慈問華座高登四衆圍繞與學人處是
醍醐是毒藥師曰鷲王擇乳素非鴨類進曰龍得水
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打曰威獰意氣再添
些乃曰諸方禪水漉漉鐵佛禪乾爆爆啟爾一秊口
未開紫邊不覺生白醭悲此法門下衰時對鬼閑神
盡稱付只圖利養媚檀那地獄業因全不顧單傳直
指委何人生死無常誰畏怖動著星兒煩惱生山僧
每自捫心躬今日慈禪大無端堅請不禁盡吐露遂

展兩手曰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一齊分付了也苟能
直下構去便請歸家穩坐其或未然更聽葛藤一上
出家之兒貴脫生死莫學世間癡狂便把光陰虛擲
看他釋迦老子六秊兀坐方得明星出現神光立雪
不等閑心安誰識斷臂苦臨濟三遭痛棒高峯六秊
墮枕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山僧苦口無餘
祝養成頭角自超羣
上堂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
還自買唯憐松竹引清風祖師如此道將謂投機殊
不知白雲萬里何故田地現成無界限自來買賣不

從人
臘八上堂六秊雪嶺忍饑寒受盡千難與萬難一見
明星肝膽碎大千原不隔毫端報諸人子細看夜夜
明星如玉團會悟人人皆俊骨何須獨讓老瞿曇所
以道人人本具如來相妄想執著不能觀若能觀任
從高臥且加餐
朱總管請上堂岸柳含煙冷谿梅破雪香西來的的
意灼爾為宣揚會得者笙歌叢裏醉扶歸人生一段
風流事會不得者名利場中爭熱惱他生猶恐不如
意要如意須猛勵天地本同根萬物原一體急自問

來源誰倒復誰起
一門薦師請上堂僧問昨日鐵佛堂上和尚令韓大
遍院裏陞座不涉二途請師一接師曰天晴日暖進
曰風前有路超調御九品華開聖果圓師曰華開不
在春枝上別有風光一段奇進曰如此則親承法力
撒手逍遙去也師曰不往天堂不入地獄乃曰去秊
此日驀地歸無影對頭華亂飛今秊此日來受薦倒
跨山門入佛殿就中一著有多般格外全提超方便
頭頭上明物物上見海底起紅塵晴天歪閃電須彌
山上浪滔滔龜毛繩束虛空腰石女木人換手拍萬

象森羅齊點頷猛力金剛喝一聲聽取天王熾然說
不須說生死由來夢裏身涅槃原是眼中屑著不得
今取不得無相無名無生滅既無生滅且道無相老
宿卽今在甚麼處夾路桃李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
紅

誕日上堂僧問冰壺藏不住徧界任施爲和尚今日
降生如何指示師曰日輪正卓午進曰如此則慶祝
太公也師打曰一棒不相饒問佛已出世祖已西來西
來祖意卽不問如何是和尚壽量師曰與汝同鼻孔
進曰法無大小根有利鈍不涉二途如何指示師打

曰一棒絕千差乃曰法無大小利鈍不涉一棒灼然
千差不隔苟若不會蓋是夙業所以自障胷襟遠離
正法日逐迷途流浪生死頭出頭沒無休無息故釋
迦老人降皇宮出母胎指天指地目顧四方便曰天
上天下唯吾獨尊如此揭示何等坦然明白又致阿
含方等直指拈華早是落七落八山僧一向無法與
人不過指東道西霧利漢俗路還家懵懂人依舊瞌
睡茲逢生辰再說短偈以見鄙衷一出母胎已不堪
今朝又過三十三其中意絕指南木馬連雲嘶峻嶺
泥牛帶月吼深潭問諸人諳不諳不諳更須參

結制上堂爐鞴宏開煆凡煉聖鉗鎚掌握琢玉雕金
就裏全提寧容涓滴格外權施唯許流通所以放行
也則瓦礫生輝把住也則乾坤失色山僧今日總不
如此告報只要諸人寸絲不挂赤體荷擔坐斷十方
凡聖路絕不須剋期取證豈用畫地爲牢會麼烈燄
爐中休擬議莫敎燎卻兩莖眉

恆觀生請上堂門庭深邃到者實難雖有其到者無
乃涉藩籬而轉要入其閫奧者實又難矣恆觀禪人
今充山僧侍者可見闖奧入矣茲逢生辰敦延說法
山僧思算無可爲說不如唱箇巴歌以引其意遂鼓

掌曰恆侍者恆侍者壽量原來無取捨其中消息也
究爛激潭試看臥龍飛復鼓掌下座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陰消陽長自各有時無偏無黨
唯有衲僧鼻孔原無兩樣無兩樣千古萬古人瞻仰

歲旦上堂僧問元正啓祚卽不問斬新條令事如何
師曰開封拄杖活如龍進曰人人證得金剛體方報
吾皇化育恩師曰此義出豐季乃曰寶鼎香燒祝聖
躬無邊壽算等虛空條風塊雨普天下道泰時清萬
化中卽此意又何窮謳歌鼓腹樂季豐連擊拂子

解制上堂結箇牢關三箇月無端生自按牛頭今朝

忽値期圓日又整輕包萬里遊禪家流禪家流弄南丞北沒來由回首鄉關何處厺冷爐空自鎖骷髏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曰指頑石爲至寶逼死蛇作活龍還他趙州古佛惜乎後人不向無字上敲破只在語句中卜度如此到驢秊厺未夢見趙州意在今日或有人問山僧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劈脊便棒其若不會更爲頌出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

追薦請上堂僧問衣綫下大事即不問請法薦亾事如何師曰大地無寸土鑊湯無冷處僧喝一喝曰亾靈向者裏承當厺也師曰看看者漢今日死中得活乃揮拂子曰昨夜霜天皎更清今朝杲日照分明靈光獨露常然顯會取原來無死生地獄哀兮豈可懼天堂樂也不稱情脩然撒手無爲事來往隨分任縱橫爲伊薦拔了也復豎拂子曰看看陳氏衆等靈魂俱來山僧拂子頭上同聲而說偈曰久在幽冥意未傾辛酸受盡暗悲聲今朝幸得無生法生死由來一夢驚看看厺也且道向甚麼處厺樂邦西不住偏界任騰騰

春日上堂東風乍起倍精神柳眼梅顋笑轉新無限風光藏不住數聲幽鳥出煙塵日蕩蕩兮雲漠漠西來祖意絕疎親金圈栗棘閑抛出吞跳莫教鈍置人所以男兒須踢上頭關豈甘苦海受沉淪舉拂子曰等閑識取龜毛拂萬紫千紅不是春

上堂竹戶曉開山色靜柴牀午夢覺身輕家風一種無人會添得黃鸝三五聲

上堂如來藏裏說不著祖師機下亦顢頇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一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二

嗣法門人原上等編

荆州天王禪寺語錄

順治辛丑五月重開天王寺斬艸募艸荒爐幾百春
葛藤那復累諸人今朝斬斷疑根盡獻餅天王話轉
新
建佛殿上堂拈香此一瓣香千二百季灰冷而今忽
爾炎生奉爲本寺開山二宗之祖一代之師道價和
尚并及本寺剃度獻餅崇信禪師此一瓣香已拄鐵
佛拈出天下共見共聞今日重新舉起再令炙地熏

天奉爲臨濟三十二世漢陽棲賢獨冠徹和尚僧問
荆棘林艸木丘一朝忽起崔嵬殿閣爲復是神通爲
復是妙用師曰妙用神通掌握中乃曰千季祖席埋
雲冷一旦中興氣象新虎穴狐窩俱掀卻石頭死魂
盡穌身拈華老衲從今現微笑頭陀再悟眞自此一
番功業立管天市地盡回春汝等還見回春氣象麼
寶殿凌空法界迴徹萃天女繞雲行
建梵天閣上堂高閣巍巍插梵天盡塵沙界唯一望
自然瀟灑絕諸塵誰不心空得高曠匪獨此時法門
興況乃當來作榜樣作榜樣須是諸人登一回方能

物物無遮障
建東西禪堂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
人鼻孔撩天箇箇眉毛拖地巖居穴處無爲而樂不
知有玄路可尋奇特可慕及至有馬祖禪堂百丈淸
規之後負笈擔囊參詢南北高堂廣廈隨處安寢而
鼻孔眉毛反摸捺不著何故所謂作此堂者有損有
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雖然要會賓主句分明問兩
堂
結制上堂僧問法幢復啓祖令當行欲定干戈誰是
其人師便打進曰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外絕煙

塵師曰且喜太平乃曰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
提乾坤失色若是精金美玉臨爐豈避猛火苟類敗
種焦牙望風自然遠遯天王今日把住牢關看汝諸
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當下劃然開隻眼何須立
地覓根由
建天王殿上堂一莖艸上現瓊樓端的一回白汗流
安住四王身不動護持國土振宗猷
上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世尊四十九季橫說豎說
是爲人平不平禹疏九河流通天下是爲水平不平
蹋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雪峯三登投子

九上洞山趙州八十行脚是有覓處無覓處長慶坐
破七箇蒲團霧雲三十年見桃華是費工夫不費工
夫馬論豈能窮萬物羊亡徒自泣多岐

上堂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不立文字付與摩訶迦葉然則天下無二
道聖人無兩心因甚一人傷感其文而不行一人不
立文字而傳道要識二老麼若將文字論高下敢保
驢年未徹頭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此是我白雲端祖頌臨濟
三頓棒底頌子叢林美傳以爲照膽神珠天王也有
一頌雖不敢幷駕而驅然亦似東施之捧心一並舉
似無端發問三遭打打斷驢腰心不孤不因栁穀傳
書信何能得到洞庭湖

上堂舉雲門曰終日喫飯不曾齩著米終年穿衣不
曾挂著縷師曰雲門如此提唱未免令人弃水覓波
驅求別有今日天王要且不然終日喫飯滿口是米
終年穿衣通身是縷諸人直下諳端倪飽食豐衣無
盡也無盡也都盧本是自家底喝一喝

佛成道日上堂午夜明星誰解看眼睛瞎卻老瞿曇
至今狼藉難收拾幾度風前自不甘何也箇段光明
自古橫三豎四何須特地奇哉便乃透七穿八致令
承虛接響狐羣滿地抑見賣狗懸羊魔黨多方者櫕
沒意興漢今日思想將來若一味毀辱伊園林不看
寒梅放宇宙爭知春又回若一味慶讚伊話頭一落
人間也引得時流亂畵描且道畢竟如何珊瑚枕上
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除夕上堂萬里未歸人漫自欣欣喜旅泊幾何長兒
復值歲底百年一幻身韶光如流水勸君早思惟莫

待臨時悔且道悔箇甚麼空在閻浮走一回未曾踢
著自家底顧左右曰衆中若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
和尚和尚休寐語我衲僧家尋常處處是生涯頭頭
成活計饒他臘月三十日到來分文不欠於人任我
手舞足蹈樂而無已有麼有麼若無直須薦取

元旦上堂萬戶千門齊夢覺普天帀地一時新要知
此箇眞消息寒盡梅華報早春

春日上堂臘盡春回林間宿鳥先投語風和凍解澗
底新濤早遞琴梅破隴頭淸香襲栁舒隄畔翠色
依依時節至理自彰萬景煥而爽日一機契以悅膓

灼然寶藏知誰委笑傲風前我獨狂因甚如此不見
道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
上元解制上堂僧問垂鉤四海爲釣獰龍格外提持
爲尋知己和尚今日還有知己者麼師卓拄杖曰唯
有七尺靑笻子進曰只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又作
麼生師打曰敲碎閼黎鐵面門問蹋破鐵鞵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今日解制未審諸人得箇甚麼師
曰金剛𡎺後三斤鐵進曰恩知有據當陽語荅報無
由瞥地情師曰速禮三拜問世尊付金襴袈裟外別
傳箇甚麼師打曰灼然灼然進曰謝師荅話師曰好

看門前倒刹竿乃曰火對銀華慶賀上元艮夜游郎
舞女樂賞太平芳辰彩縣繡閣簾挂華堂鑼鼓處處
喧天簫管家家市地無端笑倒然燈古佛忙然吞殺
賜福天官道人雖是不情常無事倚闌觀自在相逢
正好話般般𠳝耐芒鞵似虎快然則九十日中揚旂
布陣精戰幾回不顧血散魂飛皮穿骨露今日功圓
勞賞聽歸朝野又如何道不經汗馬苦邊庭爭見勛
高人益代
復舉應菴華和尚住荒山淨明示衆曰三十三州七
十僧驢頭馬額得人憎諸方若具羅龍手今日無因

到淨明後雪嵒欽和尚曰應菴老祖剛了者般大口
至今合不得報恩道八十餘人十七州相看盡是惡
冤讎諸方有道不肯學來共山僧作對頭到者裏有
口卻無開處師曰二遠祖風規各露千載煥然山僧
者裏亦有一偈一并舉似天王高踞古荊州兩文爐
開喜聚頭今日牢關放一綫驢兒馬子任風流
徑山容師翁忌上堂子規啼血染華枝記得夲季此
日時流水白雲常在望恩光何處不逢伊
上堂舉僧問鹽官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
與老僧過淨缾來僧將淨缾至官曰卻安舊處著僧

送至本處復來請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國師
覿面提持儼若細雨灑衣看不見閑華落地聽無聲
者僧臨機錯過不知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今日
或有人問天王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劈脊便棒
上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緣令力耕者半作賣
華人若如此公妄以別峯相見尤是操手不堅若不
如此可惜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雖然白雲乍可
來靑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結夏上堂江陵郭外古寺天王肇自悟祖元和大唐
殿閣高廣廊廡脩長古槐龍竹插庭中而瑞彩重疊

翠栢喬松護徑外而景色淡蒼氣吞荆楚狀壓瀟湘
宗風敵而驅魔遠慧日曜而曉夜長是以流芳百世
千古弘揚偕乎遵於兵燹灰然盡已消亡瓦礫徧而
生荆棘鐘聲斷而卧虎狠四衆無依仰人天失所望
幸爾時復至其理燦然彰駐錫剛三載已構幾雲堂
可以棲雲水 可以作寶坊冬結然生制夏設禁足方
勸諸人歇心狂漫將艸鞵繫且自挂盔囊安居平等
智同憩圓覺場務豈養牙爪庶亦操鋒鋩期待九夏
滿爲汝別商量乃以拂子揮一揮曰衆中若有箇漢
出來道和尚既爲臨濟兒孫應用驅耕奪食之手況

乃結夏安居慈禪敦請陞座安可與人打葛藤乎山
僧不覺莞爾一笑何也衣裏寶珠人盡有輕輕一點
自燭光

上堂隱宗隱覺二禪德三請殷殷爲衆說一祈已躬
壽綿延一祈雙親超樂國天王計較無言串聯僧焦
桐通妙諦乃作撫琴勢曰佛殿山門相關頷合談此
事人莫測德山祖師特地來與伊各各棒三十無量
劫來原無死生亦何求壽何竭葉落千林蒼翠淡雲
開萬里光皎潔喝一喝曰看看佛殿山門德山祖師
被天王一喝各各俱向高山流水琴聲韻裏衣也諸
人且道天王撫琴意作麼生不因吾指引安見天邊
月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
師曰雲門雖是信手拈來著著皆親要且令人帶齒
黏牙今日若有人問天王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但
向他道箇箇頂顫七華八裂委悉麼拈拄杖一齊打
散

解夏上堂金風初拂火雲漸消解開布袋任爾逍遙
踢徧三千世界証知大地無寸土看盡五湖風景誰
識總添妄情尘劫道匪從外得霧機本自現成火不

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涼如此會得不須續鳬截鶴
安用弃水覓波如此不會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汝等今日太公卽是不
太公卽是眼裏有筋定得價皮邊無血一生貧

誕日上堂慚愧吾儂道業荒一季一度引人忙陞堂
伐鼓無言說聊借龜毛爲敷揚豎拂子曰見麼擊香
几曰聞麼聞見洞然開笑面一人有慶萬人歡

結制上堂舉倚遇禪師曰衆昌今日開爐行腳僧無
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師曰大小衆昌
家風嚴冷十八高人殺出骨髓茲者天王開爐不須

本人向火幸有衲僧數輩只是不得妝模作樣胡思亂想但饑來喫飯倦來打眠隨緣歲月任運無爲正値太平時節不須特地干戈苟或不會且恁鑽龜打瓦

上堂舉古德曰山居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曰古德雖是徹底風流檢點不無慳悋茲者天王迥居郵落水闊山遙禪人特來虔辦香齋禮請說法豈可徒然孤負未免聊述偈言郵居何所有門前水一河自己用不盡人來贈一波且道與古德相去多少

解制上堂衲僧巴鼻本自圓成百日之功徒勞苦辛今日天王布帒解開是鳳者任爾翀霄是龍者隨汝歸海道遙乎笑傲風塵彷徨乎橫吞巨浪與滴水之波瀰漫宇宙傾無價之珠究吞日月使大地羣生一箇箇飽餐富足衆中還有其人麼有則出來爲汝證據若無莫道天王不爲汝道破刀山劒樹難回互鑊湯爐炭莫思惟

觀音寺淡夫薦師請上堂僧問百艸頭上無邊身刹刹塵塵盡本眞更有一般奇特處萬絲牽動鐵崑崙若恒上座今日五七還來受薦麼師曰沙市街頭千尺井觀音寺裏兩函經進曰淨智玅圓本無變異那箇是亾靈無生面目師曰昨夜落華雨今朝流水香進曰如此則超度了也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乃曰五七三十五行人未到家秋風吹杖笠玉露冷袈裟舉望鄉關遠回頭日已斜追追何處去萬里寄寒鴉魂兮歸來四方雖極樂爭及此榮華舉拂子曰無生玅體縣如鏡萬古千秋不覆遮

上堂秋山虛碧秋水淼茫秋月淸皎秋風颯凉北牖開兮天自爽南簾捲動晩荷香眞機獨露無回互面目全彰絕覆藏諸人如此會去三世諸佛無處安名歷代祖師何勞啓口覩死生如晝夜以三界作遽廬優游乎去來何礙瀟灑焉喜怒不遷於中運用神通垂機格外一念頃入無量香水海無量四天下其中所有衆生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龍若仙若畜生若餓鬼若有形無形有想無想乃至情與無情一時化度各各坐寶蓮華成等正覺雖然猶未是衲僧分上事葢爲衲僧分上無動無靜無凡無聖無大無小無欠無賸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是故號爲金剛種智般若眞空茲者檀信諷此尊經一藏特請表揚遂此畫蛇添足還信得及麼金剛不壞無今古體徧河沙無

量功求者如同山谷響抑聲洪亦應聲洪
地藏回上堂僧問上有天王下有地藏兩座道場或
上或下今日歸來有何法說師曰虎渡綠楊鶯睡眼
龍洲芳艸隱昂頭進曰如此則坐致太平共樂無爲
師曰知恩誰是報恩人乃曰自出荆南已四季歸來
景物尚依然庭前柏對垂青翠屋後楊枝帶綠煙游
會聖凡仍踴躍雲臻禪子復蹁躚報君兩耳分明聽
大道由來不變遷雖然日往月來節光若箭相見人
人朱顏凋謝又如何說箇不變遷底事揮拂子曰須
知別有孃生面一度回光轉現前

四十誕日上堂僧問麟繞其室聖德垂於千古龍吐
其水佛教演及千秋聖德佛教且不問如何是本來
面目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進曰識得箇中
消息子拈來端的法中王師曰箇中消息試拈出看
進曰昨夜南宮結瑞彩今朝北極降生辰師曰不是
箇中事乃曰去年三十九今年又四旬世事如何急
光陰不暫停今春買得棹眞州抵四明育王會兩宿
太白只一行仰觀鎖翠領改作景倩亭不思構亭者
念與斯山存今人何故爲抑人矜己能艮心安可扛
况復義與仁遂爾乃返棹福嚴埽祖塋三月歸眞州

天王又相迎五月仍長發八月始至荆今又十月二
諸賢慶賤辰賤辰不可慶無滅亦無生相期諸道者
證取不壞身如何是不壞身等閒一鴈爰空語聞著
人人兩耳淸
結制上堂爐鞴重開自有斬新氣象鉗鎚再握豈無
可鑿之材碧潭明月再三撈摝赤肉團邊直須薦取
不可朝三暮四爐鞴之所多鈍鐵央央庠庠良醫之
門足病夫或仍佇思白雲萬里
臘八上堂冷坐六年人不知明星一見果希奇通身
慶快無窮樂雪裏梅華只一枝

除夕立春上堂僧問隆冬未盡臘梅寒年到三十驚
歲殘爆竹一聲催臘去迎春童子笑欣歡如何是除
夕底佛法師曰老鼠入牛角進曰具眼頂門都裂碎
風光到此有誰爭師曰看取轉身時乃曰一歲今朝
始便休幸逢春日又開眸邨東老父敲畫鼓舍北兒
童輥木毬相喚相呼同翫賞自歌自舞樂優游人生
幾度逢斯景未得心開空白頭現前還有心開底麼
有則出來呈見解不風流處也風流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普天之下共樂芳辰
露柱稽首祝堯風而永扇燈籠下拜願舜日以長明

直臺山千古風藥靄然一朝舉起慶甚良久曰拂拂熏風來殺盡骨毛寒徹齊心開歸恩無限天人供白日從教起浴雷喝一喝

新鐘上架上堂火內飜身見好手紅爐突出始稱雄五回歷盡鉗鎚力今日功成便不同所以挺出人前範模宏大號令葭林規繩雍肅萌芽焉上徹天宮羣仙天衆悟圓通而齊成止覺馨焉下通地府山君水王消鬪爭而早得解脫況無主孤魂有心衆生一聆清音頓悟眞常然則耳聽終難會眼聞始得親

憑總鎭北歸請上堂秋風颯颯梧葉飄飄祖師面目廓爾昭昭如此會得秋空皓月光爛皎照了今時及古時如此不會夜靜坐來身未暖一聲鴻鴈海門開所以靄機撥動珠回玉轉處處故園春色奚論終條及蓬島狂狂家鄉田地何分楚國并幽州來也澤及荆南施雨露歸也風生涿鹿菊華黃只如奉旨榮歸又作麼生皇恩眞浩蕩謳唱凱歌回

臘八大意剃度上堂西來大意乃釋迦悟明星而起圓顱之僧賢陳如剃鬚髮爲初是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傳者傳此意也儀龍巨麗天台五臺所居者居此僧也便乃處處得舟而登岸人人假路以還家

干戈休靜人人鼓腹以謳歌是非殄滅家家百慶而千祥林下衲僧隨緣樂道飯蔬飲水聊延歲月有時浩歌一聲引山靑而水綠有時密移一步動風行而艸偃非世亂所能致益太平而使然委悉麼但得僧頭除妄想自然得見好豐年

解制上堂喝下承當未足親棒頭取證可憐生靑天白日開雙眼又向旁人覓路行所以玄沙不出嶺道風一種別然淸於今若解知端的免教丞北又南行

檀越送彌勒佛入寺上堂兜率天宮不肯住無端乃爾下生來爲他濁世沉淪者布袋解開人不囘孰謂衆生容易度卻教憨坐玉樓臺今日喜逢同一會是生是佛笑顏開何故摩努火宅焚無已誰信龍華有快哉

浴佛尼領信女請上堂尊貴天生自不同丰神纔出獨稱雄周行七步乾坤窄一顧四方眼界空浩蕩胸襟忘世表巍然氣骨振寰中至今處處難回避惡水季季淋一過殊不知佛眞浴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汝等盡大地人至四月八日浴佛不知何佛而可浴乎須自腳跟撥破面門迸開露眞機於咄後晨大用於目前方乃驗俱胝不下竺子指趙州臺

塵勞無縛生死門開奇哉衆生俱有佛性只因妄想
不能得證良久曰劃卻門前艸天然特地來
到棲賢上堂若據此事非聲非色無相無名天地莫
能合其德日月莫能諭其明江山不能齊其壽聖凡
不得同其侶造物豈能遷運鬼神莫測端倪洋洋乎
大而充塞十虛芒芒焉小而入一微塵且夫明明歷
歷迴脫古今惱乎今日宗風變異人事更常不但無
由發明此事而此事漸而惛瞶矣何也蓋爲師者全
不諳從上風規一味麤心浮息只貴門庭熱鬧不顧
人法陵遲爲學者亦不具擇法擇師之眼唯趨勢趍

時而入俱以佛法禮樂擲之度外如此寧不悲哉是
故何由發明此事也今幸諸人入此寶山須將平日
氣息拋向漢陽江裏更入紅爐重新煆煉儻得一回
心花發露似乎藏天下於天下然猶有何隱藏雖然
鵬鳥鯤魚可變化井蛙穴鼠不堪爲
到度門法嗣法瀾激請上堂心宗單出有祖以來東
山之道北宗大起聲光赫赫徧滿寰宇道業巍巍充
塞人間惱乎法鼓停聲祖燈掩燄致使萬壽山常年
煙鎖楞伽峯終日雲籠大通塔七零八落張說碑苔
裏艸封祖道不振人天攢眉今幸本山勤舊玉泉諸

禪迎我曾座激公尸祝斯山整頓舊日風規提持現
前法令天王到來何以贊助卓拄杖曰法鼓再撾聲
韻遠禪燈重朗照無私
護國守元和尚生請師至護國上堂是日三宗和尚
十二員并提堂諸官共集師曰魯班門下弄斧方是
好手大海岸頭賣水始見作家若是久戰沙場不遇
名兵俑將終是功名不就今日有久戰沙場底麼僧
出問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如何是一會家師曰
天無私蓋進曰經律論師善說法何如棒打石人頭
師曰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乃曰今日是我護國

禪師四十生辰特請天王登此華座既登座已說箇
甚麼即得若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是儒家功幹
奚事余言若以五時八教三經兩論此是講主茶飯
現有三法師在又奚事余言記得我臨濟先祖有則
三玄三要公案今日拈來酬唱一回願我禪師與此
大法并駕千秋又使祖綱不致失墜臨濟一日上堂
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
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
座數百年來拈提雖有其人似乃太生穿鑿不知祖
師垂手頭頭指點處處顯見殺活臨機沉吟錯過若

以配合尖新攢湊相似以爲祖宗命脈然亦何益於
祖宗命脈哉而學者不知拈來信手指點由誰浩浩
淵淵總歸一致反以弃實就名展轉沿襲以爲本分
然亦何益於本分哉今日要見三玄麼覷體全提任
殺活臨機那得有途程要見三要麼手握金鞭問歸
客夜深誰共御街行要見權實照用麼閑把一枝無
孔笛臨風吹出孰知音要見臨濟麼寶劒揮時天地
靜剛刀纔舉斗牛寒然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會喝
一喝下座

上堂德山入門棒臨濟入門喝如此立門庭知君也

大錯爭似我天王一切都不作東廊來者東廊行西
廊入者西廊坐菜是淡黃虀粥是渾纓絡喫飽憨憨
眠不知紅日過如此意分明如此誠灑落識得自家
底不須妄穿鑿拈拄杖喝一喝曰若也都不會又太公
禿驢脚

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
得無語速道速道古人如此大似遏蚖蛇作活龍天
王今日看來也不消得遂舉拄杖曰喚作拄杖也得
不喚作拄杖也得喚作山河大地也得不喚作山河
大地也得喚作諸人鼻孔也得不喚作諸人鼻孔也
得不見道此事如珠在盤不滯一隅

誕日金粟回上堂古今無二道聖凡總一揆生滅空
中華太虛來水中月生佛未形前試看何面目所以寓
叟今日生驢頭馬額得人憎寓叟今日似泥牛入海
何消息生生似似句中玄太虛來來玄中旨十年未
踏來時路三徑蕭蕭苔蘚布今朝善士結勝因華開
十月正陽春季季已得今日事諸佛如來實降生

大心剃度請上堂舉達磨祖師曰吾本來茲土傳法
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曰善子之緣故
當如斯天王也有一偈舉似諸人吾本來茲土說法

覓知音子期無處見空彈世上琴琴何幸鶴澤畔
相逢一大心

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荊州志上堂達磨西來意
無碑可載傳唯憑心地印千古啟人寰雖然神禹篆
文岣嶁秦皇刻石泰山羊祜杜預沉碑襄水各紀其
德垂之後世唯吾祖色眞之道天地虛空爲碑日月
星辰爲文炳然常耀文彩全彰欲紀其道正如空中
鑄鳥蹟水裏繪魚蹤何則蓋所紀者名名者實之賓
於事卽得於理未可然事卽理也天王道悟禪師之
碑唐荊南節度使丘公手撰載於皇藏悟嗣馬祖傳

其汝有龍潭崇信雲門汝眼爲世系嫡血後有無識者混爭爲祖萬口喁喁竟不能得者賴有此碑今寺鼎興重封豐碑鄭工部顯雲居爲文仍附大藏胡驛憲修入郡乘千載之下宗派分明疑惰永息卓拄杖曰一言截斷千差路不是曹娥讀夜碑

上堂流泉是命湛宗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古德只解扶起不解放倒拈拄杖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文殊普賢無處覓釋迦彌勒是他奴荆江千里飛帆急巫峽猿啼過客愁汝道孔明因甚在廟裏彈指

還燈斂薦親請上堂咨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肰後現本身運大神通爲父母說法既肉還母骨還父又將甚麼爲身還會麼肉還母骨還父此身歷歷如杲日所說法時無別法但明本身萬事畢報父酬母勿外求頂天立地全渠力

薦亾請上堂固山婦炊求吾薦本自無生誰得知楚水東流情不斷吳山西顧紫雲低華開榴火明明見果結桃仁處處垂堪笑莊周蝴蝶夢到頭難免自狐疑不狐疑婦是江南采藥女今太公茅山尋練師

天王寺遺蹟古鐵入荆州志上堂浩浩天地閒守護有靈物天王建於唐節使捐貲闢不意宋季時武穆貯火藥絲是燬於火靡有子遺立獨有不磨心塊鐵問遺蹟何物乃鎔成人竊不能舉動即起晦冥撫壓擊雷雨臥在宿莽中寒煙爲伴侶經今七百季我來覓寺址挽入殿庭中朱闕莊飾爾荆南巡憲公采入郡乘內以補備遺篇相傳不朽事還識不朽事麼七百季來顯異蹟守護法席見重輿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二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三

嗣法門人原哲等編

揚州地藏禪寺語錄

康熙元年壬寅本寺監院齋江南操江李棲凰等啓
入楚請師於十二月十二日進寺
山門不須彈指門自開幾重樓閣任徘徊脚頭脚底
無勞說相見依然笑滿顋
地藏殿度盡衆生方作佛不知生佛總虛名寶珠在
掌分明照萬里無雲點太淸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未會來即今誰是主喝一喝

曰當陽正眼開
祖師殿九載少林空面壁再參一喝耳雙聾從斯徧
界腥風起殃及兒孫事不窮
方丈不學毗耶杜副口豈同摩竭掩雙扉今朝高布
漫天网直打獅霄彩鳳兒
拈啓仲尼眼目達磨骨髓盡在者裏王振金聲其或
不會再煩表白
洤座寶華王座已爲諸人露頭露面了也若也未見
試看上面撒土撒沙
拈香此一瓣香明如日月固似山河奉爲

今上皇帝祝釐萬壽此一瓣香長於上古澤及生民
奉爲請主都堂在筵勛貴此一瓣香不假安排造作
豈可坐地而明十年𢌿徧諸方一旦得來慶快此是
第三回拈出奉爲棲賢獨冠敬和尚白椎畢師曰五
載荊南下直鉤餌香拋盡意無休而今返釣依胥浦
莫有鯤鯨破浪游有則出來上釣看僧問中興天王
道風已振寰宇再住地藏爐鞴重開吳地如何是奪
人不奪境師曰高空有月千門掩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古路無塵獨自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把斷勞關無湊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開綫

道任君行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
師曰四塞八蠻歌舜日十洲三島樂堯年乃曰見到
行俱到宗通說亦通揭示人天眼剖開佛祖胸霜月
淸皎兮物物照徹太虛寥廓兮事事包容任運可游
戲隨處立宗風是以眞州闡玄化於眞歇即斯鑾江
繫小艇於中峯遺風煥然尚在勝槩靄爾如同山僧
腐物津梁欲謝泉石久思何以祖刹而見名弘暘濟
北之眞宗實乃捉牛以掬耙確然迴避無所從乃揮
拂子曰旣爾此時無避處且拈白拂指虛空復豎起
曰會麼等閑豁徹無他事處處開眸見祖翁

李學使至上堂舉老子謂孔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師曰老聃之言陋矣今日地藏信手拈來要獻可以獻要進可以進要告人可以告人要與人可以與人不費纖力安用躊躇遂展兩手曰吾無隱乎爾

上堂舉太平佛鑑和尚曰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師曰大小太平將謂起死回生不知彊分節目今日地藏收歸一處勿令揀擇桃華紅李華白枝頭消息都漏洩燕子語黃鸝鳴就裏生涯覿面呈但見皐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僧問言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師曰雨過落華紅滿地進曰不見一法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底意旨師曰行人猶自不知春進曰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畢竟在甚麼處相見師便打進曰棒喝交馳行格外分明箇事作家知師曰腦後圓光知幾重乃曰正法眼藏亙古亙今無向背涅槃妙心無生無滅絕行藏不許當

機領略那容覿面承當殺活縱橫誰敢近覷　麼時節世尊拈華未爲手親迦葉微笑豈稱眼快臨濟喝德山棒不勞拈出秘魔叉道吾笏何須提起柏樹子木樨香空誑小兒輩子胡狗雪峯蛇徒自弄精魂其餘十智九帶五位三關不須齒及何也本來不假修因得那用多方太公指陳復說偈曰萬竹陰陰愛日長熏風吹入卻清涼偶來一句閒閑話喚醒幾多瞌睡郎

地藏誕日啓建無遮大會上堂僧問有生可慶十二處忘閑影響無縈可涅三千界放淨光明打開相曰者裏是慶生耶涅槃耶師曰掌上寶珠親奪得拈來任爾賣風光進曰如此則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光通師曰地藏菩薩來也乃曰濁世沉迷沒了時未曾回首暫思惟所以累我地藏菩薩千生百劫不能得證菩提刀山劍樹時時長爐炭鑊湯日日新又累我地藏菩薩歷古曆今不能成就佛道今日海沙翁見義而爲觀機而作將十方世界衆生一時度盡徧十八重地獄徹底掀空亦令地藏菩薩取證菩提圓成佛道乃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要見衆生地獄麼等閒一陣西風過無限枝頭盡落華右邊卓一

下曰要見菩提佛道麼新秋夜月光燭皎南北峯頭一樣明且道因何致此復中間卓一下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浴佛上堂僧問隨緣赴感即不問慶賀迦文事若何師曰九龍吐水浴金軀進曰若然者乾坤添瑞色日月轉光輝師曰七蓮涌地承雙足乃曰普天於此日慶賀釋迦尊獨有雲門老要打與狗吞且道慶賀底是要打底是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如何是眞說莫是早晨喫薄粥而今倚覺幾莫是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雖然南泉斬貓兒趙州戴艸履汝等魔民魔子還可壞否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汝等今日還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麼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

上堂舉世尊初生雲門曰我當時見得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雲門正令提持無容餘地可謂將此身心爲報佛恩嗚呼覩此秋晚之時宗徒亂作望世尊大法以雲門忠義之心出手匡扶叉奚可得哉復說偈曰指天指地振家聲獨自稱尊示

好音打殺雲門雖手辣誰知報國見丹心

萬佛閣大雄殿地藏殿落成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拾舊物時節未至從勞勤苦即如山僧爲箇萬佛大閣時節未至十二季中耿耿於懷心心無間致使入楚來吳風波江上不辭三千里行路難之往返玆者一旦成就如釋重擔如病得汗不勝爽快此時山僧歡喜主山神歡喜諸人亦歡喜然則不獨一閣成就大雄殿地藏殿一時告竣燦然霞映正是一句中具三玄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還識權實照用麼地藏佛殿常相對樓閣門前問善財

鄂州黃龍禪寺語錄

康熙七季戊申五月重開黃龍寺

三門基盡大地是箇解脫門諸人因甚把手拽不入以拄杖畫一畫曰腳下從今紅綫斷十方無礙任君行

佛殿基乾坤作殿還猶小日月爲燈未足明爭似黃龍者座殿無今無古巳圓成還識殿裏底麼喝一喝曰且等新長老向者裏禮拜

方丈問佛荅佛問祖荅祖此是諸方死語安能活人

玄要料揀照用主賓幷及五家宗旨說得尖新亦是
諸方套頭何能致使學者機用通變海沙翁今日雖
則息影斯山退居玆室見義寧無勇爲拊案一下曰
要識活祖師意麼移取黃鶴樓來向汝道
洊座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且道是箇甚麼物看取上
面注脚
拈香此一瓣香山嶽高而難幷水源長以莫京奉爲
北闕之至尊祝南山之萬壽伏願八方奏凱歸王化
萬姓謳歌樂太平此一瓣香至高明時無聲臭極廣
大處見精微奉爲在朝文武本省衆官伏願金城永

護龍象窟湯池常繞梵王宮此一瓣香無古無今有
本有源此是第四回拈出奉爲鄂州巖頭獨冠敬和
尚僧問黃龍古道場洞賓歸依處今日幸復開面目
依舊出如何是常住不改底面目師曰楚王城畔汝
水東流進曰一朝舉起從前事嘉聲傳布五湖間師
曰黃鶴樓頭吹鐵笛等閒聞得也驚人僧再進語師
以拄杖約退曰住住縱饒雲興百問瓶瀉千酬究竟
與當人分上總無交涉若是箇漢不妨回光自照心
眼洞開隨處垂手以與祖道瓦礫變作瓊樓玉殿茂
艸盡成佛面金身不唯祖庭光復亦見宗風丕振衆
中還有恁麼人共相唱和麼
復舉先黃龍住此山日上堂有呂嵒眞人出衆問一
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
指曰者守屍鬼嵒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
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嵒薄訝飛劒脅之劒不能入
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
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嵒於言下契悟作偈曰棄卻
瓢囊撼碎琴於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
覺從前錯用心師曰黃龍機乃天王悟六世之孫泝
流而上南嶽讓爲八世之祖源遠流長所以霧丹一

點起死回生呂公亦是箇豪傑之士三舉不第便乃
遨遊黃鶴岳陽樓上自謂丹田有寶休詩道對境無
心莫問禪及至黃龍詰之窘無以對再拜稽首方得
心開黃龍囑令加護遂爾名振傳燈汝等會麼粟中
世界須親見鐺內山川莫浪猜
寅曾上堂割股奉君介子德遺功不賞晉文昏更加
猛火焚渠死千古聞聲也斷魂汝等今日還見介公
麼覓則知君不可見山僧指點杏華邨
結制上堂一棒一喝著甚死急一語一默轉求轉遠
不見道霧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然聖凡靡間若

以三月安居九旬禁足正如蠶蟲作繭自纏自縛艮
又曰不必區區撈水月誰家竈裏火無煙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上江下江撾羅鼓謂是龍舟
尋屈原謂是投江祭角黍三閭忠言而不用懷沙作
賦何其苦大招小招而不回汨羅江上淸風起人生
得失夢中看勞勞天問何所有不如收拾歸厺來免
教狼藉狂千古喝一喝
中元上堂愼終追遠世人皆肰禪和尤且不肰若識
得自己面目方識得父母面目識得父母面目方識
得一切親姻面目所謂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豈

可以黃錢白紙腥膻俎豆而爲愼終追遠哉要識眞
父母麼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中秋上堂皎皎桂輪天際寬照我松牕肝膽寒抖擻
起來行一徧脚頭脚尾不相瞞
上堂新安居士汪汝開飯僧請㳒入山來所祈皇考
生忉利又願己躬脫塵埃山僧遂此陞高座擊動㳒
鼓吼如雷一機拈起全體現兩眼豁開笑滿顋天宮
人世渾無辨一道圓明㳒㳒訣以拂子打圓相曰此
處須教親薦取莫將容易亂胡猜
上堂黃鶴樓高者自高漢陽江淺者自淺莫將高淺
競分辨誤卻從前一片心
重陽上堂九日登高俗氣不除龍山落帽撩倒風顛
爭如者裏眼眼相觀坐對空庭何故明年此會知誰
健好把茱萸了細看
上堂舉大愚芝和尚曰大家聚眥喫一莖虀若喚作
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提向上密顯箇中處
處現成頭頭受用此從上老宿設機垂手之婆心也
肰則不喚作一莖虀喚作甚麼憶昔江南三月裏鷓
鴣啼處百花香
漢陽棲賢禪寺語錄

康熙九年庚戌閏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且道門內是甚麼君
子入門即見
彌勒天上之彌勒地下之彌勒驀爾忽相逢一笑生
歡悅
佛殿佛者覺義覺者何義新婦騎驢阿家牽千古萬
古妄流傳以拄杖畫一畫曰坤六段乾三連
伽藍君等力護精藍蓋是親受如來之囑託茲者焚
香祈禱不希望君等內而布金外而降魔唯願勤厺
禪和毛病飽足其水艸何也安閒樂道無饑逼任我

屋裏販揚州
祖師七佛以前未剗世系拈華以後六十九傳伱郎
我我郎伱相逢不必重說偈言
方丈汝認得我眞我認得汝眞合當覿面呈伎倆汝
有半斤我還汝八兩何須背後亂商量若能如此諦
信敢保彼此事辦
法座此大寶華王座猶若楞伽之山未具大慧者登
躋豈免戰身而赧顏試看山僧今日自由自在一回
直躋上頭關
拈香此一瓣香語大則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則天下

莫能破焉奉爲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伏願帝業千秋垂衣裳而天下
治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千聖萬霧全承渠力奉
爲閤朝文武天下官僚伏願主盟斯道以至公之心
自誠意者用不欺之力此一瓣香任重而道遠上之
剃下之揚釣竿砍盡重栽竿不記工程得優休今既
移壇來此未免重添注腳此是第五回拈出奉爲郢
州興陽獨冠敬和尚用酬法乳僧問扶竪門庭必藉
超羣英傑流通法眼還他過量大人打鳳羅龍郎不
問大振宗猷事若何師曰傾盡此時心進曰此日一

言天下重江南江北大家知師曰正在斯時進曰但
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師曰各與一頓乃
曰楚王城畔汝水東去黃鶴樓前湘水西來大別山
頭華光冉冉黃鵠磯上煙雨濛濛歷歷晴川漢陽樹
色淒淒芳艸鸚鵡洲前更乃玉笛江城梅華五月古
鏡未磨漢陽不遠汝等且道是此地境耶西來意耶
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逾海越漠來我東震旦國接
引大乘根器是妄想心耶眞實心耶良久曰大法洞
明眞鐵漢小根魔子漫承當
督府大將軍至寺漢陽太守相伴上堂春山蒼蒼春

水茫茫春鳥啼淡對春人登高岡處處善財路門門
古佛鄉霧雲忽開眼覷見是桃華趙州偶申手摘得
是楊華唯有釋迦不知時拈來金色波羅華非獨飲
光發一笑至今猥藉在天涯喝一喝曰住住今日檀
越入山空說大乘之法揮拂子曰將軍自有過人智
太守風流出當家高山流水知音在今日相逢意氣
睽
佛誕結夏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今日棲賢寺裏結夏
安居十方雲水一一來此拗折拄杖挂盋盂按下雲
頭忘賓主所參莫參黃楊禪所學莫學蜂鑽紙直須

肝膽都裂碎都教通身汗如雨大地山河一口吞那
有佛時那有祖任饒釋迦出頭來一棒打殺與餵狗
日道憑箇甚麼意氣淨白地上不許犺
端午上堂禪之與道是甚麼破艸鞵佛之與祖是甚
麼爛冬瓜西天東土路程迢遞鄉語不同那管他狗
子有佛性無佛性箇剛出得定文殊出不得定今早
檀越送得糭子人各喫了幾箇晴川樓黃鶴樓看他
江上龍舟鬪上底鬪上鬪下底鬪下忽然贏得一頭
得中不覺十分欣快何故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
來方始休諸人還贏得一頭也未若也未得有寒暑

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解夏上堂秋風一陣兩陣來秋雲三片四片起風雲
若能通變化等閑出山作甘雨
上堂禪禪逢磨離梁無渡船折蘆過江古今宣黃梅
夜半傳衣盋南嶽菴前磨甎輾禪禪大愚肋下築三
拳歸來依舊撒風顛鎮州蘿蔔如天大趙州親見老
南泉禪禪楊岐三脚驢白雲把磨牽誌公不是閑和
尚拄杖頭邊翦尺懸惹得至今天下說心說性如來
禪打風打雨祖師禪波波叮囑老婆禪牽緣不斷葛
藤禪休公聰前習學文字禪須來堂中兀坐枯木禪

如此佩強柱鑕禪受來胡作歪厮禪可笑於今傳法
者甘心都作拍盲禪
中秋唐小江新七請上堂有商量處沒商量八月中
秋看夜光皎皎一輪無隱蓋然生何用苦悲傷不悲
傷雲在青天月在江如此則小江不曾然也汝等還
知不然面目麼若也沉吟恍惚棲賢更為指南西嶽
華山之峭峻乃小江之頭也東嶽泰山之脩長乃小
江之足也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之左右相互乃小江
之手也洞庭青艸鄱陽丹陽太湖之淵淡乃小江之
五臟也漢江浩浩不捨晝夜熾然說無間歇乃小江

之舌也如此則小江面目現在手足炳然且何用悲
傷也然此略而言之若廣談須彌山之高聳得非汝
小江之身乎兩輪日月之光明得非汝小江之眼目
乎九曜七星之霶通得非汝小江之毛孔乎四大海
水之浩淼得非汝小江之涎液與大小便乎四大部
洲山川林藪之重疊得非汝小江之衣裓乎三世諸
佛歷代祖師又不在汝小江衣裓中說法利生乎文
殊普賢觀音地藏又不在汝小江腹中住大名山起
大樓閣建大道場乎即汝孝子順孫又不在汝小江
腹中立業興家光紹門庭乎既爾如此則不曾遠離

又何用悲傷也况乃小江證此無生無滅之性充塞
虛空之身亦乞其慶也如此會得豈獨汝小江一人
而巳哉盡天下人生乃無生死乃無死一體渾融往
來自在會麼紅輪必定沉西去返霧那得不歸來
先送雲禪人之揚州地藏上堂吾子西辭黄鶴樓霜
天十月下揚州楚地收來吳地管權將驢子送揚州
腰纏亦無十萬貫跨鶴蕭蕭下揚州趁上鹽舟如馬
快不問斷頭船子下揚州但成大對作陰凉休言有
錢到處是揚州禪客雲來如問訊也好施為屋裏販
揚州若得斯風行天下沙翁開眼坐地看揚州雖然

芒鞵竹杖春三月夢裏頻添野興賒莫道荊州天王
不到揚州出現
原聖請上堂聖賢之道迥出情常非其人不與言非
其人不與傳今日言矣傳矣且如何是聖賢之道擲
下拂子曰鴛鴦繡出從君看要把金鍼度與人
重陽上堂風颯颯雨瀟瀟東籬菊綻正香飄山堂竟
日無思筭唯與故人守宗參且道那箇是故人拍膝
一下曰陶潛歸去無人至千古寥寥此道孤
庚申再住棲賢上堂僧問塲蕩中塲蕩建立中建立
此是尋常手眼和尚今日又如何師曰而今四海清

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進曰臨濟宗綱千古在棲賢
法令又重新師曰汝道如何是重新底法令進曰咭
嘹舌頭三千里師打曰棲賢拄杖又開封問踢斷雲
山百折路撥開鳥道萬重關爲憐法席傾頹日整頓
宗綱特地還祖令高提請師速道師曰老僧無賸法
一棒血淋淋進曰五湖四海歸王化萬億斯年賀太
平師曰堂內聖僧笑點頭問奮獅子爪牙驅野狐羣
隊此是和尚尋常作用今日千里而來舉揚大法且
道如何是棲賢境師曰門對月湖銀世界寺連漢鎮
玉乾坤進曰家富小兒嬌無事一枝無孔笛師吹師

曰囉囉哩囉囉哩汝道是何曲調僧禮拜師乃曰漢
上棲賢先師挪闘二十年前春鋪錦上三十年後葉
落秋林茲者法幢遽覺凋殘視此愚懷傷感寓叟既
還金粟之席巳見高枕鑾江念此先德何忍坐觀是
以法鼓再撾於棲賢寺裏佈重解於漢鎮街頭擬
回舊日家風重見先師面目雖然悠悠漢水千年在
一度潮來大地青
興陽敬和尚忌上堂憶昔當初相見時也無三轉語
投機而今作忌憑何據秋雨秋風庭際飛
屺上機本請上堂霜寒水冷徹骨清涼無位眞人凍

得鮆扁耐苦不禁揚聲大叫事難方見丈夫心歲寒
方見松柏操雪裏梅萼分外香氷中石火生光燿荆
州七百路程遙本禪請洽專人到乞指七事立門庭
又求一語明堂舁棲賢唯有棒三十打汝胷中自流
出門庭堂舁俱撤翻百千三昧從斯立本禪自此勿
外求末山原是女人作
到興陽埽敬和尚塔上堂興陽古寺列祖禪叢先師
再闢廣大梵宮萬木森森萬竹楚楚萬瓦鱗鱗萬山
簇簇諸人會得先師末後面目宛然青山白雲開遮
自在如此不會無影樹下無縫塔中金剛舍利煙鎖
雲籠今日拂開驀爾相逢不肖茲來墓木拱矣可勝
悽愴雖然諸人還見先師金剛不壞眼睛麼倚天長
劒逼人寒千古萬古空相憶
浴佛上堂年年四月八人人間浴佛鄭佛本無形相所
浴從勞爾爭如楊宅太夫人來此棲賢結勝因願祝
無疆佛日高超今越古出生死生死出時自逍遙天
宮佛國任游戲回頭證取金剛身不問世間華甲子
因齋慶贊佛祖歡千祥百福從斯集
上堂漢鎭街頭李四爨特至棲賢請說法佛法從來
非口宣口宣皆是戲論法既不可口宣如何卽是黃
鶴樓中呂仙笛等閑吹起落梅華
上堂臨濟昔年問黃檗蒴棒三頓劈頭捶當時不痛
後來痛痛時猶要想蒿枝既是蒴棒劈頭捶因甚當
時不痛鰓鰓鳥守空池魚從脚下過鰓鰓總不知
浸院上堂蹉跎耳順年將逼項上鐵枷難久擔衰朽
祖庭無可補催殘幻質戀雲谿金鍾袖裏權收拾拄
杖囊中任放憨珍重五湖玄學者休云有法對君談
詩書攜取故園去對烏山華共放參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三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四

嗣法門人原璨等編

嘉興金粟山廣慧禪寺語錄

康熙十五季丙辰浙江方伯李士楨請師住嘉興金粟檄嘉興太守盧崇興海鹽令公張素仁同搢紳查培繼張惟赤彭孫遹徐升貞朱昃肅鄭亮張協吳甫及張幼節蔡行馨張脂等專員齎啓至楞嚴寺敦請師受請上堂五剎住持無可補廿季說法愧人天何堪今又官差至拽向鹽官起法筵祖翁田地如荒廢敢不摳衣力向前自顧樗才難附望諸公何事苦相

延顧左右良久曰業緣既爾難迴避雨笠煙蓑又上肩

十二月十八日進寺

三門天王賜與華屋要因門而入今至門矣且如何入樓閣門開無界限天宮帝闕好徘徊

韋馱北俱盧洲佛不化君唯擁護在三洲堅持寶杵魔軍伏法社從今展大猷

伽藍精藍千古嘉聲舊力護殷勤志已淡今日從新三囑託祇園金粟一般心

祖師西天東土四七二三數到於今六十九不知誰憶老瞿曇究明炯炯再和南

佛殿金粟如來充滿十虛進也頭頭磕著退也步步躡翻今日和南雖特地一番舉起見究炯

祖堂淵源有自一脈流長皇哉吾祖邑盡聯芳雖朕撒手到家人盡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據室龍宮虎穴幸爾親登虎子龍孫不須更問會麼攪霧挐雲須猛利興雲布雨不尋常

拈啓言言珠玉句句真機東條微言截不得西來大意莫能詠是箇甚麼復舉起曰總不被蓋覆藏

法座向上一路千聖同登擬若如何白雲萬里今日

試看山僧縱觀瀉出飛禽蹟徐行踏斷流水聲

拈香此一瓣香散之則彌於六合斂之則入於芥城至尊至貴為瑞為祥爇向爐中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恭願八方奏凱歸王化萬姓歌謠樂太平此一瓣香覆載天地剋雕衆形從古迨今會無有異奉為在朝文武請主落臺郡伯縣君搢紳等伏願永作王庭柱石恆為法苑干城此一瓣香持論把釣二十餘季幾思息影於空山誰知欲隱更彌露此是第六回拈出奉為傳臨濟正脈三十二世重開興陽涓翁敬先師伏願宗究從定起再出作津梁

僧問法筵大啓龍象交參第一義諦卽不問入院陞
堂事若何師曰鐵笛一聲甬嶺落乾坤千古夢驚回
進曰如此則如龍得水似虎逢山去也師曰山僧功
不浪施問紛紛瑞雪滿瑤臺幾度呼童掃不開只如
掃開後如何師曰康僧橋上望進曰今日大清國內
古佛出世人天大衆盡得沾恩師曰伶俐衲僧問楚
雲一片度江陵千里迢迢赴祖庭金粟天王同一脈
就中消息請師陳師曰獨桑鼓擊韻如雷進曰幾聲
清韻人天聳九十九峯齊點頭師曰高山流水幸遇
知音乃曰黃面出世碧眼西來千言萬語不爲別事

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
妄宣傳今日大清國內浙江海鹽金粟山沙門慧海
入院陞堂端爲上祝
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下願一切衆生成等正覺廼諸
解脫雖然如何是我此法印勿妄宣傳卓拄杖曰倚
闌不覺成凝兀又得黃鸝喚一聲起座曰金粟名山
肇建於康僧赤烏之季廣慧法席弘開於天啓密雲
師祖費師翁說法茲山十周寒暑諸伯父繩繩繼武
芳躅九員遂爾四方知名天下祖席愷乎季來斯風
宗莫法幢凋零山僧庶事不才謬承諸公大命委以

尸祝傳燈今日看來何似鼠尾續貂然而諸公不忘
付託始終擁護金粟興隆不卜可知
掃三塔上堂雖足山中成滯貨何如一穴藏家珍金
剛舍利非吾事今日親瞻不壞身全身坐斷無今古
綠水青山不老春且道三郎一一郎二摩醯三隻眼
千古意分明（密雲和尚法衣塔費和尚舍利塔中和尚全身塔同在一室）
元旦上堂新季新月新日新時新長老披新法衣所
說新法如何是新法相逢三盞酒醉得眼矇矓
上堂今朝是人日佛法無固必打鼓高陞堂隨分說
幾句諸人休自眼睹睡一天紅日頂門出

上堂二月晴黃鸝鳴瞌睡重總不聞咄醒醒
上堂二月春將半桃華開爛熳禪和眼皮寬覷著都
不辨獨有霧雲老嗅作看華漢古今誰似伊一見不
再見咄今日華枝插滿頭誰羨秦時鍍鑠鑽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拍鄰
一下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上堂德山見人便棒亂世姦雄臨濟見人便喝太平
艸賊其餘小技不足爲道只如金粟意作麼生手提
三尺劒爲斬不平人
上堂舉眞淨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

羅漢院一季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師曰眞淨翁舌頭拖地了也金粟又不肰冉里山前柏參天秦駐峯上雲霹靂擊碎犀牛扇揮破鹽官鼓金粟寺裏上堂無法可說

上堂今朝恰是三月三桃華李華舒新顏多少行人見不見只在枝頭看轉難既不在枝頭看在甚處看拍香几大笑曰知麼迦葉微笑山僧大笑肰看華有如此之樂汝等爲甚不知

上堂舉五祖曰如何是禪閻浮對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金粟也有道處如何是禪鼻孔眉毛在眼前幾度覓時都不見空使少林坐九季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一拳拈出笑倒傍觀那堪別有所傳只得倒卻門前剎竿鈸齒老胡聽事不眞將謂實有此事十萬里迢迢西來不知一言不契默爾凄凄渡大江自後分皮分髓付兒孫究竟覓心不可得磨甎作鏡駕車打牛引他不著一喝三日耳聾三度六十大棒虛空釘橛乃至門庭高豎七事隨身手忙腳亂金剛圈栗棘蓬新婦騎驢阿家牽描畫不就討倒藤枯句歸何處不覺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三千劍客歸何處空留明月照黃昏

楊進士同弟爲父明樓公忌請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須憑法雨薦親爺生曾三十季持素感發二郎文武車一點露光常不昧幾季香火屬誰家於今親受法王記公也來兮眼不華且道明樓卽今在甚麼處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師揚州回上堂依俙越國公季事彷彿揚州今日來桃李春風開欲徧扁舟直過姑蘇臺有景眼前說不盡笙歌叢裏醉扶回勸諸人好歸來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自悠哉

復舉雪峯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曰雪峯雖是直捷提持要且只在門頭戶口說話金粟今日歸來相逢把手笑語一堂不用格外指點自肰春風滿面汝等還識金粟與汝相見處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浙東山浙西水四海五湖王化裏今朝法令行吳越蕩蕩春風闔國起問諸人委不委相逢出手展當陽法幢建立非小爾衆中還有出手者麼若無金粟先出手去也拈棒一齊打散

徑山容和尚忌上堂師翁老和尚本山第三祖坐斷

金粟峯十季忘寒暑一棒起宗風人天徹骨髓歸眞
語谿頭忽肰十七歲不肖海浛孫忝住金粟席瞻師
遺澤拜師影堂追之無已茲逢遠忌點甌茶爇爐香
觸像眞前稽首頓首汝等還見老和尚麼揮拂子曰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送春上堂幾番刻骨爲青春纔接春來又送春今日
留春春不住幾紅滿地染泥塵拋下拂子曰須知大
地凋殘後別有靈苗一段春
佛誕上堂僧問綠尌鶯聲似曲雕梁燕語如簧此景
此時卽不問世尊降誕事如何師曰須彌山上擊金

鐘進曰雲門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貝甚麼眼目師
曰眼裏著不得沙進曰某甲卽不肰師曰汝道看進
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師曰汝聽得
須彌山上金鐘響麼僧罔知師打曰太平寰宇斬癡
頑乃喝一喝曰釋迦老子生也便道大地無寸土鑊
湯無冷處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復喝一喝曰雲門大
師來也便道太平原是將軍定那許將軍見太平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貧圖天下太平又喝一喝曰主山
前來也便道世尊你降生則已何必矜誇既大地無
寸土人人皆是佛雲門你雖謂正令提持奈何棒頭

短了打他不著今日因齋不如大家慶賛且如何慶
賛復喝一喝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瞿曇
都益至海鹽闔邑士紳請於天寧寺上堂僧問凡聖
交參卽不問德山都益事如何師曰山僧今日恰上
堂進曰省得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兩重公案僧喝師
曰是甚驢鳴馬嘶問千季祖刹八字打開向上一路
如何進步師曰七級塔上風鈴子吹起大風聲韻高
進曰街頭高叫賣新鮮不遇知音不與言師曰今日
遇著僧在被將乃曰浛鼓停聲又不鳴今朝擊動吼
臨城內齋老了阿阿笑地轉天旋何幸生益楚石琦

公建大浛幢於此五宜聖諸聲揚闔國復退老於西
齋祭潛白下至今三百餘季嗣響無人祖燈晦翳致
使人天失路渡海無舟允鹽官之地人文風雅信向
猶多茲者山僧特入其境一益千家乞諸高戶幸有
一班緇素不忘楚石遺風欲令祖燈挑剔斯響振揚
至意殷殷三請說浛山僧見斯誠懇欣肰登座汝等
要識楚石禪師面目麼樓閣萬家火宅裏熏風來拂
盡淸凉要識祖燈常燦麼任從宇宙雙丸沒一點靈
光無變更要識斯響不絕麼天籟喚時猶不覺更加
潮打石頭城雖肰汝等不得孤負西齋老子亦不得

孤負金粟山僧
查給諫培繼薦母陳氏夫人請上堂人之生於世也
所以 福祿壽今太夫人有子始以令尹乃遷諫官
御史歷任三　載太夫人可謂食祿厚且久也人生
七十古尚稱稀今太夫人享年八十有一康而又寧
太夫人可謂得壽高且安也給諫公於聖天子前乞
假歸寧兩載以來承歡膝下給諫公以盡孝思之心
太夫人亦免倚閭之望今以微疾而終給諫公親受
遺訓況森森蘭桂一門送老太夫人可謂受福嚴且
眞也夫人生恩重以親為大今給諫公雖抱終天之

恨然視太夫人得此嵩高之壽又視自己為清白之
官視今天下滔滔者亦可以少慰矣山僧承給諫公
與諸縉紳當事敦延主席金粟今持盋來靈值太夫
人啟手足時親為弔慰見棺槨之美衣禮之肅特拈
西來大意於方廣座上一為發揚以資太夫人逍遙
樂國得證無量佛身還識太夫人所證底無量佛身
麼萬古青山常對面幾回雲去又雲來
張中翰薦父都諫惟赤請上堂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諸佛菩薩所說三藏十二部契經乃名相也歷代祖
師所立一千七百則公案乃名相也三教諸子之書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百王諸書之說亦是名相天下富貴功名田園屋宅
父子夫婦亦是名相以至吾人六尺之軀外而手足
皮毛內而五臟六腑總　名相而妙性圓明何處安
立雖則如此殊不知名相之中亦顯妙性即我張公
以進士起漕郎歷掌三科有功國家澤及生民今且
不論至如轉我荆南兵變未及三月奉裁其歧老幼
哀泣如失所天街非我公妙性圓明之所施為又安
能有此然則吾人六尺之軀若無妙性何以支撐富
貴功名田園屋宅父子夫婦若無妙性何以對立諸
子之書百王之說乃至契經公案若無妙性發揚何

以開覺斯民雖則妙性不離於名相而名相之中大
顯乎妙性矣今日要見張公面目妙性圓明也不難
遂以拂子向空點一點曰見麼如此見得面目宛然
絲不挂何須別處覓遺形若也不見人間富貴離名
相天上玉樓妙性成
上堂金粟無法說諸人何所求逢磨一隻便投子一
瓶油收來作一擔隨處樂優游可以興雲雨可以作
慈舟不似禿然帚靠在屋角頭休休何處見風流
拓盋回上堂舉南禪師出城歸頌曰公時一谿流水
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公住非公住一物無情似

有情應菴和尚曰南禪師好則好只是愛便宜山僧
退請歸來也有一頌舉似大衆㕘時冒雨連宵㕘回
來帶水又拕泥自怪一身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
師曰二老如此說話可謂述盡衷腸金彙八十餘日
歷盡三縣五鎮今日載歸滿船明月亦成一頌聊效
嬪母太時拂面熏風裏回來高柳又鳴秋自謂季來
無法說盞盂開口笑吾儕
天童悟和尚忌上堂季季七月七老祖是祥辰老祖
眞面目斯夕看巧雲巧雲不易見一季一度生亦之
爲雨露若箇不沾恩只如知恩報恩又如何道將此

一條楖標棒敲風打雨起家門
上堂舉密菴和尚因應菴和尚問如何是正法眼藏
密曰破沙盆師頌曰正法何曾有眼睛囫圇道箇破
沙盆掀天動地難收拾攪得三千海嶽昏咄易收拾
拋向糞堆伴瓦礫免教千載累兒孫
中秋上堂靈山指轡谿話孤光炯炯照天下何事男
兒摸壁行千秋孤負月華明
興陽敬和尚忌上堂奪得徑山箭晢躲吳興人後而
入漢陽弓矢一時傾棲賢擲關興陽中興六坐道場
念上成金六十唱滅淸川上黃鶴樓中聽角音至今

五載無消息只見風淸與月明
結制上堂金彙開大爐韛柴炭一星不用通身一箇
舊話頭抖擻虛空無處避脚前脚後看來源法法頭
頭歸本位忽然碓紫盡開華請君歸堂且喫茶華開
也未不然直待來季正月半放出春風弄爪牙
上堂西風忽爾來庭際集淚雪凜凜寒氣生人人凍
徹骨髓思立雪人乃見大英烈所以求道眞方得少
林設設設天下盡流芳一華開五葉
上堂舉雲門曰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曰雲門
那有佛法若有因甚說不出金彙舌頭徧覆三千界

適殺上鳥鵲叫師曰汝見金彙舌頭說法麼然則汝
道所說底是大乘法小乘法宗乘法教乘法金鎖法
玄關法汝若不知問取鳥鵲㕘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因甚
昨日西風起飄飄雪滿階今朝日頭出依舊洗空階
雖然不得被他換却眼睛
上堂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金彙
有拄杖子其名爲棒棒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鱗其名爲龍龍之角不知其幾千里也踍跳上三

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還會麼不遇張良手空說腹內兵

解制上堂僧問答也結時滴水滴凍今也解時華嘯華開春風滿面送行脚一笠天涯何處覓師曰萬里一條鐵大地無寸土進曰牡丹華下臥猫兒千里萬里無尋處師曰南北東西有路通乃曰結也無所結萬里一條鐵解也無所解大地無寸土牡丹華下臥猫兒殷勤送上長安路

上堂天清地寧時康道泰三月春光景物賒行人亂賞遍身悛普門大士申開手摘得桃華觀自在忽肰

一陣東風雨狠藉枝頭生感慨會麼不是東風華不開華開風打和香靄

上堂金臯禪大海邊浩無涯歸百川偃鼠飮豈足言以蠡測枉徒肰試觀變化鯤鵬日水擊三千翼負天雖肰若搶榆枋而返者奚足爲道

上堂卽心是佛石中有玉非心非佛沙裏無油不是心不是佛陽春雪曲和者稀金臯者裏也無佛也無心落落閒閒絕古今無事康僧橋上立菜華一片似黃金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對子是死句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是死句如何是活句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不說因甚不說誰家竈裏火無煙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佛果曰天寧則不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曰金臯又不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山華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楊文學爲宗小祥請上堂去年今日事堪哀千手大悲挽不回今年此日腸仍斷伊人一去不歸來歸來

歸來啼鳥落華春夢斷圓音一點笑顏開

上堂春山靑春水綠達磨齒雲門足何處討風流平空遭委曲至今不關風步步沒行路擲下拄杖曰汝等還見祖師舌頭麼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旣無迷悟人又了箇甚麼南泉斬猫歸宗斬蛇汝道是何意旨衆無對師曰了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直下如委悉招殃豈是鎔鎔鎔眉鬚偶爾墮通身俱踊躍

上堂今朝四月八沐佛是生日供養好燒卻好良久

曰昨宵一夜黃梅雨洗出古人自在心
上堂入得金臯門過得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趙州
勘婆子鼻孔被人穿汝道趙州穿婆子底婆子穿趙
州底有僧出衆一喝師曰又穿卻一箇
上堂砍卻德山手有棒打不得截斷臨濟舌有口喝
不得擎叉舞笏輥木毬總是小兒閙伎倆現成公案
不須拈誌公原是閙和尚
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縣艾虎所畏疫鬼侵故喫雄
黃酒禪和無錢買妖怪盡來擾金臯為汝驅邪公也
卓拄杖曰急急如律令毒氣化烏有汝道拄杖子有

多少神通便能如此復卓一下曰一一超佛祖
上堂今朝六月六無人不汗出一身白汗流滴風下
截足諸人果如斯不負到金臯
上堂今朝中元節薦拔事忙迫大鬼小鬼來各與一
分食明年此日仍復臨公公來來無休歇不如直下
息心馳不作鬼兮不作佛又作箇甚麽十字街頭石
敢當歲歲朝朝閙不徹
元日雪中上堂新年佛法如何說世界平鋪玉屑多
慶兆豐年民有賴瑞圖王室太平歌明明一色江山
徧滾滾長空涌碧波西舍東鄰張李老醉來拍手笑

呵呵且道笑箇甚麽公年鼻孔大垂下今歲眉毛依
舊橫誰識千年桃核裏相看原是舊時人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坐此曲彔牀橫說豎說有一句
話未曾說著而今年老心孤藏蓄不得稱時說出布
施諸人只是諸人不得作尋常觀可以移風易俗可
以入聖超凡可以火宅駕車可以華街柳巷要見者
一句麽無底籃兒滿盛歸
祈雨上堂公年祈雨難為說青天兩月無霹靂今年
祈雨倍如斯長空三月望雲霓鼓鑼搥破無處討禪
和箇箇執楊枝赤日炎威未足畏傾秋飼嶽思來時

行雨龍王休瞌睡當頭一棒雨淋灕看看行雨龍王
發惡公也汝等各自顧取袈裟角
退院上堂道本無形遇緣而應來也艸披春色公也
月印秋江來來實不來跨下不曾離卻揚州鶴公公
實不公大地都是一金臯只如腳下雲生臨行增感
又如何道釣盡煙波蓑笠冷錦鱗未遇用功難金山
有話無人會收拾絲綸過別灘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四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五

嗣法門人原明等編

機緣

問如何是應時及節句師曰漤苑翠閒飛蛺蝶長隄柳翠轉黃鸝曰就此脩路還家得麼師掌曰認取路頭

問眼光落地時向甚麼處去師擊禪床曰向此去

問如何是大王境師曰夜深靜聽江濤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午紆眠鷗夢清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竹杖芒鞋煙水杳如何是賓

中主師曰到處逢人解撒沙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太阿無賸法大坐當軒孰敢窺

師與孟太守葉司李茶次守曰人人俱有佛性因何不見師拈起龍眼曰見麼守曰者是日用尋常底司李曰且喜堂翁今日瞥地師曰貧道被二位看破

周中丞巡撫偏沅訪師天王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豎拂子周曰請師直指師曰此去沅州千里餘

問僧汝試放箇光看僧打一圓相師曰漆桶上又加了一道箍僧罔知師呵呵大笑

問本來面目不假參求還有方便麼師曰有曰請方便看師展兩手曰攜去

問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明甚麼邊事師曰換卻汝眼睛穿卻汝鼻孔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曰此去荊城三里許曰不會其中意師曰到者方知

問荊州古戰場何日干戈息師曰但自歇心狂四海清如鏡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去也師曰非汝境界

問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道箇甚麼師

曰山色湖光開法眼鳥啼華嘯見雲門

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千竿脩竹插雲漢百鳥投棲自遠來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灰頭土面無堪用要在人間稱獨尊如何是人中意師曰等閒拈出烏梅子換卻諸人活眼睛

問僧仙府那裏僧曰鳳陽師曰汝解打畫鼓麼僧彈指一下師曰未是作家僧曰請師打看師劈頭一棒僧喝師又打

問僧現成公案道道僧曰雨過蒼苔逕師曰引不著僧喝師曰喝不著僧又喝師曰放汝三十

問明明無悟有迯卽迷只如不存一迯時如何師曰
綠竹常敲紅杏雨青山不礙白雲飛
住棲賢十問
黃鶴樓晴川樓常季覿面因甚默默無言
漢陽江徹底澂清因甚鬚眉照不見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且道是何宗派
漢口夏口千古長流試問憑何不竭
是迯平等何故大別山者槜高漢陽江者槜淺
鐵門關原無鎖鑰何故往往立在者邊
古鏡未磨時如何此夳漢陽不遠磨後如何黃鶴樓

前鸚鵡洲只如漢陽與鸚鵡洲相夳多少
漢鎭街頭來千夳萬因甚道土饒人稀相逢者少
棲賢寺裏鐘鳴鼓響梅子山前牧唱樵歌試問是第
幾機
琴堂絕響因世無知音今日重理朱絃獨望子期再
至只如不落宮商一曲向甚處著耳
己未冬師寓荊州見大兵囘京過虎渡四問　晉自荅
旣是虎渡因甚渡馬　荅慈恩施一切方便有多途
狠墟未息因甚班師囘覲　荅四海五湖王化裏行
人莫與路爲讎

得到長安卽便休只如黃河練阻如何得至京師
荅擧頭臨北闕信步是家山
從前汗馬無人問只要重論蓋代功今日特贈一顆
空王印有功者領取印夳　荅夢醒眼前都是笑那
堪黃葉作金錢
三月三問山僧昨夜得一夢夢見霧官與眞武慶生
官以兩手捧一盤而頭俯伏於地曰世間所有者小
李不敢獻上頃獲一寶且不論其價尚人所不識願
申鄙悃敬祝千秋聲未盡忽被迅雷驚醒試問霧官
所獻是甚麼寶世間無有人所不識　荅春風迎竹

戶夜雨滴夆心
佛事
達磨祖師開尧梁皇殿上道不識明明一語不覆藏
少室峯前分皮髓全機顯露在當陽自此尧明照不
夜人間天上耍燭煌然則旣有此莫大尧明今日何
須向眼裏撒沙執拳曰要假兒孫脚下行點開灼破
四天下
承天寺得一請開關格外玄關原無封鎖箇中消息
本自現成散之包太虛而機用全彰斂之入芥城則
鋒鋩不露今日行滿功圓天王爲伊掀飜窠臼遂擊

關曰珍重當年無縫鎖而今廓落總無門

埽楚石琦禪師塔天恩三被五刹振起宗燈家聲唯師光大白雲冉冉兮作師塔幢之華蓋流水潺潺兮爲師几案之素琴白雲不可盡流水亦無窮師之靈塔永鎮寰中

埽鹽官安國師塔海昌一席師爲擎關支撐大廈鎮壓海潮兒乃五湖衲子競頭爭大中天子親記室發大機晨大用犀牛扇子千古風清虗空法鼓聒人耳目馬祖八十四員善知識誰道唯有歸宗較些子且今德業巍然塔幢聳立瞻依禮拜面目猶在汝等要

見國師麼赤日行天遠清風帀地生

埽天童悟和尚塔撥開雲路上玲瓏澗水谿聲觸祖翁蹦起當年河北令千支萬派出天童

埽福嚴容和尚舍利塔白玉齒關謬見而今岸紅蓮舌誅邪解以歸眞冷面熱腸逢人剖露三十餘年扶豎宗門旂鼓一代至今舍利分輝光明烜赫慧海三大塔前擬取一分天然妙供以獻師翁竟不能得也舉曾望空曰今日有也有也天雨寶華隙玉鐶風搖古柏奏琴來

埽興陽懃和尚塔十三代祖庭誰再闢先師赤手力能支豈因偶爾尋常出光被林泉大業垂雖已藏身歸宗莫舉香鳥語正施爲試道先師今日還來受供麼若道來則孤負先師不來則孤負慧海如何說箇彼此不相孤負句青山朵朵開顏笑遶塔年年踏翠微

埽天王悟和尚塔師之最初塔幢節使丘公銘之載於皇藏天下流傳迨今千有餘年但荆州自古戰場塔幢淪沒不知何時有謂南宋岳飛征楊幺進火砲寺遂遭燬塔隨而滅茲寺重興塔亦鼎建寺碑塔記今入荆志獨師法裔久斬全賴後來主是席者堅而

持護卽見雲門法眼一宗發祥有自雖然昔舊塔幢原未滅清明祭埽柳青青

爲明敎剃度如來昔日在靈山手握金刀髮自剛此際吾爲汝剃落出家別是一人寰勤力學莫虛開先聖後聖總兒男

爲行童剃度賈島昔年曾反俗汝何又要入門來塵埃斷處髮鬚斷了悟凡胎卽聖胎

爲舍石起龕當時恁麼來面門撲撲覺華開於今恁麼去脚底雲山俱踢碎一朝驀爾歸家搖手正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而又安得言之从乎生

乎雖肰常樂地中畱不住輕肰移步往他方
舉火炯炯光明不覆遮乾坤洞燭絕千差好著眼漫
生華就中消息露些些直下如此會得石中有璧豈
能含精潤頭頭皆受用其或未肰一句分明親切語
殷勤付與丙丁公
爲華嚴菴雲石路祭起龕嗚呼子之爲人兮朴且剛
子之處世兮淡以常子之染衣兮潔而淨子之薙髮
兮志猶皇奈塵緒縛而無計脫兮日逐以奔忙其幾
幾覺悟浮生之不遠兮欲修以未遑詎料忽焉殂落
兮偃肰見此郎當嗚呼死生如大夢兮誰能豫覺臨

行灑灑脫此皮囊吾今指汝厺路兮萬水千山不隔
毫芒者邊那邊常光不滅其赫肰兮又何悲以何傷
影落落聲揚揚家山行到好風光
舉火任爾英雄與傑士到頭難免換皮囊今朝劫火
洞肰發觸著通身放寶光好記取便承當千古萬古
莫相忘
爲恒作頭舉火魯班門下已經弄鑿拈斧天王寺中
曾來拄搭披衣昨夜笑而復舞手今朝偃而亦攢眉
世緣既爾識空合悟眞機雲冉冉艸菲菲江北江南
皆寶所稱時贏得莫空歸 其人卒死

為河南李應柱起棺人人本有靈光寧容更加半點
處處無窮受用何妨再進一步踢破生死關截斷凡
聖路此界他方人間天上任爾施爲何分僧俗若也
會得棺材瞠眼原非妙信步趨方須自行
舉火一生一死大須難結角羅紋火內看欲問李君
何處厺翩肰端直到河南
爲五臺菴澂源起龕撒手長安古路頭因緣大事一
時休臨行句子分明薦一帶青青艸色浮
舉火覺海眞空澂源湛寂覿面全提原無隱諱桃紅
附上兮歷歷無生之旨柳綠絲頭兮明明不滅之機

直下豁肰親領會全身末後看光燭
爲余學士起棺嚴風凜凜碧落燭燭大道淵源廓露
全機悟之在人兮頭頭是路迷之滯蹟兮處處無依
茫茫執而不反兮漂漂乎何止明明茲以揭示兮汲
汲乎無遺朝聞夕死兮榮而有幸啓手啓足兮信肰
全歸擊棺曰臥在此中原不妙密移一步看龍飛
爲錢明覺封龕萬法本閑華鳥靜唯人自鬧往來忙
而今收拾歸家厺一髮一絲都掩藏
起龕行人萬里送春歸一路華飛點翠衣急急向前
消息好莫敎遲鈍上頭機

舉火佛號大覺汝名明覺先覺後覺其揆一也於今
指汝歸何處火燄堆中是道場
為亡僧舉火北地生南方死一靈性了無依舉火炬
曰承此火光三昧力了然證取潑天機
為觀指起龕蘄州是汝生長處揚州是汝遊行處真
州是汝回首處且道那裏是汝常樂處前途更有最
高峯殷勤行到自怡悅
舉火為最上乘人說最上乘法觀指其為最上乘歟
兒與我謹一江之隔亦乃為鄉人也安得不互相發
明末後大事觀指汝精勤持誦為最上乘歟淨守毗

尼為最上乘歟乃至造像刻經飯僧修供為最上乘
歟若最上乘者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實人生至
大之事今既撒手空當體悉舉火炬曰觀指本來面
目覿體露光我今為汝真實指點終不虛也
為了然煆骨盤走珠兮珠走盤信手拈來顆顆圓非
獨汝今能證了十方諸佛體皆然體皆然體皆然火
燄光中生白蓮
為王吏科起棺富貴功名當等閑難留生死片時間
兒嬌室內腸幾折父老堂中淚欲潸四十一季真作
夢百千萬劫返家山而今琴劍誠無用望斷秋風人

不還雖然一色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
下壙到家田地不多爭七尺滾滾埋白雲莫謂今朝
空手去文章千古一丘墳
為亡僧舉火生前多為別人忙死後枯形實可傷一
副皮囊值甚物爐消火滅看郎當雖然山僧更為點
出金剛不壞身令汝往來自在舉火炬曰箇裏無私
全正令衲僧鼻孔好流通
為五臺菴指印封缸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
塵勞先起只如指禪建五臺梵剎於八省通衢之地
闢古林戒壇於衰殘落莫之秋是塵勞先起即海印

發光耶今日總歸死棺內任從佛眼覷無門
為尼大智舉火般若大智如大火聚近之則通身燎
卻豈容立地而思智禪智禪知不知曇華一朵插頭
時
為慧鐙慈念入塔六角亭內無縫塔中安身穩便受
用何窮慧鐙卻兮干戈靜慈念息兮睡正濃春山萬
里雙眸碧華鳥一聲塔戶封
為念真入塔一念純真未是到家消息吳山越水任
爾腳下遊行踢破芒鞋歸去後玲瓏塔裏好安身
為慾石珂禪師舉火蘇州有底真州賣拓出滿盤不

恪生今日盡情都撒下一天雪月釣舟橫雖然老僧為汝轉末後法輪去也遂擲火炬

為宗一舉火腰包頂笠南詢久果未成時華未開回首可憐無限意桂華包裹坐蓮臺宗禪宗禪胡為哉此際不須多指示火光堆裏絕塵埃

入塔九日登高諸方舊例重陽入塔金粟新條黃華滿目兮無窮富貴西風透體兮不盡風流湘北潭南休更覓家山穩坐樂悠悠

為雲澤侍者舉火麟角鳳毛世所艱銀墻鐵壁腳頭寬歸根落葉頂額句一吸神龍滄海乾擲火炬曰從

教徧地起波瀾

為禹峯禪師舉火破家散宅丢西東覓得驪珠皮帒中三載挂瓢胥浦上一朝脫化向秋空生緣自謂蘇州有宗派沿流太白峯火發道場須聽去眉毛鼻孔盡通紅要見眉毛鼻孔麼舉火便燒

為趙州菴老僧起龕住住住逢人請喫趙州茶去去去八十行腳非容易踢破芒鞵無覓處得來只在腳尖頭

為化石入塔點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尋常一種平懷事放下千般永日閒雖然黃金鑄就西

施骨賽過人間白玉顏

師野游拾白骨舉火骷髏骷髏一臥荒郊不計秋而今指汝歸家路麥浪堆中翠色浮

為淨菴舉火來時淨灑灑去時赤條條來去兩頭路天台有石橋去去去西風黃葉飄莫沉吟火後一莖毛

為尼上機本封卸臨濟爺爺半句水末山孃孃不得用而今擒上虛空門千眼大悲覷不見

為萬巖立舉火一去一來原不動萬巖立處體全彰皮囊休謂無交關火內華開朵朵香

為法瀾徵禪師舉火舉火炬曰看看此是我當座徵公本地光明四坐道場以之接物利生六十四季以之撐持門戶因緣湊合平地忽起瓊樓玉殿鉗鎚妙密座中每見鐵額銅頭今朝能事既畢何妨關裏抽身唯此末後句了仍借老僧些力擲火炬曰爇卻須彌頂何處不稱尊

浙江藩臺李公士楨嘉興太守盧公崇典捐梓
水鑑海和尚語錄十卷送楞嚴寺經坊隨
大藏流行伏願人人開法眼箇箇悟心宗
康熙丙辰冬月吉旦旌德周漢臣書劉御臣刻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五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之六

嗣法門人原青等編

偈

寄武昌黃明震參軍

郢城原是楚王宮漢隱還如在葛峯剖邑烏聲清耳目廓然何事不從容

寄楊明克學使

名遂功成身退易了生脫死實爲難君今若肯言前薦十月霜風撲面寒

陟鶴田糧憲武昌脫難攜詩還候賓話舊次韻

無限恩光開日下裁詩訪我渡晴川維摩此際多情況相見雄談意快然

重陽壽吳斌菴太守

鶴算年華豈足定須彌爲壽亦何長聊申底意分明祝黃菊先舒九日香

送李毅可中丞巡撫粵東 士楨

吾祖曾蒙恩澤地撫軍蒞任起波瀾見孫曾發源頭活法社從斯見大觀

寄徐松濤侍御

翛然樂志任山林誰謂栽聲意不淺春鳥自歌華自

笑此中端的祖師心

送楊稚穉中丞巡撫貴州 雍建

何因把手天王室磊落胸襟海內人須信文章能化俗黔中風雅自茲新

送胡念蒿副憲修荊志 在恪

荒落百年零碎錦因君攢簇見風華兒逢　昭代多才物蘭芷江蘺發異葩

禮父母墳廬

瞻親何處見芳顏滿目山華帶露寒天地無心應不老千年墓木拱雲端

禮虎丘隆祖塔

瞌睡虎聲未足畏豈知紹得正宗傳至今枝葉撐天地臨濟家私曷盡宣

送宋容菴太史

楊林渡口老禪翁八載如何信不通想是於今手腳利高提祖令起宗風

答徐司李檗菴

長廊蔓艸都拈御眼目明明灼古今若有一絲依倚處觸途還自費沉唫

贈劉荊州淡菴

現身說法能方便信是當年記莂來力任金湯禪苑固山林艸木賴滋培

寄王報菴解元

聖人鼻孔原無別及第心空唯自能坐斷凡情塵劫遠聲名依舊振傳燈

寄樂仙子孝廉

儒釋從來無二途心源一點湛涵秋文章夏玉仙郎手題煥聲光待價酬

贈陳含煦孝廉

翰苑文章原厚道鏗鏘佩玉集賢聲不因老衲蒲團破爭得人龍世上生

寄王引先學士

山谷翁年論無隱聞著木樨始浩談今日王君誠敏儁踢飜舊案見同參

荅徐君階別駕

憶昔一瓢挂廣慧蒙公舊誼集禪林昨因書惠鑾江上論及金山情見深

贈秦中自章上座

三次南來爲此書祖翁心事爾能知今朝與汝酬勞處頭上曇華插一枝

重闢天王開基

勝蹟天王唐代寺荒煙只見艸萊青施功全賴巨靈手擘出傳燈舊祖庭

斬艸

誰把葛藤鋪滿地掀翻舊案見新條濬宮春色華香遠刪出霧枝好插標

上梁

法幢高插雲霄外采木南山作棟梁知爾魯班遠降意斧痕鑿出燿金光

落成

畫棟鋪雲曉色新華堂帶雨翠粼粼青松綠竹開栽徧鳳舞龍翔勝舊春

挂笠唫有序

余挂笠荊南十又一年所見天王遺址一朝從艸萊中而得驅狼逐豹庀木與工殿閣廊廡粗以構就碑版銘記與夫所宜之物亦乃備焉原以先天童先從山末了之案今余繼之其帶曉披星捍勞忍苦不憚艱辛力任實乃報二先人之大慈恩也信菴哲子景仰崇信脫白天王領造洪鐘五火方就心亦良苦特成五詩以發緒言蓋見挂笠之事

如此
和泥合水出胞胎勢壓諸方吼泫雷纔起天王兩派
朊兒孫常憶信公來
鉗錘幾歷出頭來贏得清音徧九垓通報五湖學道
者聞時須覺眼雙開
風流徹體顯圓音一點無塵表素心天上人間誰可
似清機撥著動沉唫
祖席重光振楚荆五湖從此得清聞徑山嚴統炳朕
著南嶽青原廓爾分
十載殷勤絕曉昏祖庭恢復　聖朝恩而今功業稍

稍備護惜全朕賴後昆

挂鐘
不受紅爐幾煅煉何能全體有光煇於今要作出頭
漢再上一重發大機

登沙市塔
覽勝閒登塔戶開楚天寥廓獨徘徊風煙萬頃含孤
照幾片飛帆蜀道來

登漢陰山
曾聞抱甕息機心恥辱大賢賜也深芳艸落華春再
至行人舉眼湧沉唫

登大別山
漢陽封邑爲誰栽春雨春風一杖開煙火萬家忙不
徹幾人回首問心來

登黃鶴樓
江上危樓接太清等閒登眺小天人只知身在白雲
外不識世間有垢塵

鬼谷洞
天肰一種難描貌想是洪濛先有渠喜爾眞人居甚
樂名高何必帶金魚

青谿
張儀蘇秦曾問道因他鬼谷悟眞人至今谿水流無
異不見仙翁宋莫身

蒙惠二泉
霧源浩浩來何處涌起雙泉地脈通喜有陸公祠在
畔憩遊能破宋寥風

寄王舜廉
嚴明經伯仲修郡乘
尼父春秋如日烈馬遷史記若霜寒即今荆國人文
物盡在三公潑墨觀

歸山吟有序
余住維揚地藏之四季歲維乙巳天王禪人以余

季値不惑敬迎還荊明季春壬二月謀之亘石於寺西天王山前對立塔幢藏余朽骨方形七級高一十二尺廣七尺四角金剛前列御象左右壁以羽族羣芳之屬又造脊山殿覆之余念德凉難以克當諸禪入乃進曰天王道場領廢千季而師一旦重新且荊自宋元明以來久不知禪今乃有聞亦師開闢其地與道實師爲中興之祖玆舉以爲藏師何讓焉余曰臭皮囊終不免歸山僅俗此作

歸山計湯吟十首以示諸子

把釣江湖意已休歸來高臥此山頭皮囊滯謂無交

涉付與寧波正首丘

大事關頭無壯時舟藏於壑力能逡從教造物隨分化運奔運來聽所之

知見紛紛莫妄求死生須是見根由箇中逼喝原無我夢裏那容蝶化周

南陽塔樣問眈源潭北湘南起話端爭似天王親指出高標丈二任人看

劈破洪濛布赤金一龕風雨莫能侵繞簷星月難摘貌夜靜軒前寒影深

死後何須擇地安乾坤總是一邱山鏡華水月身如幻累爾殷勤作此關

一二三丈道路淺跡山舌底費沉唫天王此日曾無隱匠作依工百二金

丈夫氣宇蓋乾坤古也今兮總一門可問於今誰是主不須死後大招魂

收拾傀儡歸去來莫教催迫始心回秦山晉嶺垂千古帝寢王陵安在哉

八角磨盤面面通皇皇如此立吾宗等閒識取歸山去華落華開卒未窮

示汝開悳于

子夏哭兒失所目樂天悳子割其腸只知恩愛情難遣不識人生夢一場

寄黃明震參軍

鄂渚黃龍機祖庭賴君寶杵護全型撫軍近日添新構好起沙翁逕老亭

歸富川祭埽先塋

當季何事出鄉關今日思惟實汗顏杯茗不堪爲大供風光贏得衲衣還

寓漏泉與曠寺因人事縈作

野外人歸與曠寺憧憧夾道往來忙於今要見沙翁

面還是從前謝十郎

金粟卽事八首

千僧井

古井龍蟠地脈香千僧共飲見源長豈知一滴曹谿
水金粟流遍浩淼茫

娑羅對

娑羅古對植何年葉葉枝枝翠色鮮只爲昔時受記
莂今來此地蔭人天

獨桑鼓

頑皮枯木響何來獨對無心聲似雷幾度敲時誰入

耳忽然聞得笑顏開

康僧橋

何事當年欲度人長虹橫跨接通津看他兩岸尋源
者不過此橋路不親

金粟山

九十九峯此最尊千山脚下是兒孫撐天誰識通身
眼指點遊人立脚跟

禮密祖像

金殿玉容親得奉何緣今日得歸家添香換水隨時
食那盡兒孫孝一些

禮費祖舍利塔

殷勤稽首見師翁舍利光中一點通我住此山承雨
露千年香火媿難弘

募修大殿

赤烏之殿日頹傾風雨如來打面門一笠於今遮蓋
覆黃金殿上獨稱尊

黃龍徵源泉

萬波浩淼嶺南出一派流長濟北來大徹源頭渾不
竭運回濁世洗塵埃

洛瀾徵維那

且喜維那大事明滹沱從此起嘉聲晴天霹靂虛空
碎百億山河徹底傾

憨石珂侍者

只因一箇孃生鼻涉盡吳山楚水邊誰識牽回在眼
下於今又被析條穿

本懷上書記

侍我巾瓶十二秋此行歸去樂優游天龍推爾方登
座切莫無因強出頭

信菴哲監院

向上關頭絕見知滿身霜雪羨楊岐吾徒今也趦其

作千古芳聲如共垂

芝菴明監院

監院於今頭角生觸飜大地樂昇平季來識得楊岐旨徧地兒孫脚下行

半峰青維那

天王機捷如雷歪舉起承當巳是遲青子親從竅透叅大千收放要絲誰

還燈敏知藏

一笑親承大叅旨流芳百世愈光輝今朝付爾千斤擔十字街頭接上機

弘濟源都監

弘揚濟北綱宗旨曾护天王發大機今日一肩擔荷叅從教祖席顯光輝

高月宗知客

一自黄梅傳叅後都教千古妥流通天王今日無餘指高月當軒照正宗

佛照寬知藏

一枝親出天王室葉葉枝枝垂久昌自此可能成大蔭人天覆陰作清涼

善菴眞監院

楚國無寳以善爲何如眞寳絕支離華香滿鼻吾無隱聲色堆頭露一絲

傳一福知藏

傳得一來事事眞重陽喜看菊花新應知先祖當季記得髓今朝見可人

若果禪知藏

若果禪門出隻手毅肰扶起舊沙盆男兒立志應如是不負相傳此日恩

上機本尼

百千三昧何爲本彈指門開非上機喜汝眼睛端正處青州彩喚破羅衣

楊耀祖原濟進士

列祖相傳者根杖贈君朝暮好指摩通天徹地光明現驗盡諸方佛與魔

赶金粟以地藏委楚璨住持

十載眞州闡化機法幢興建頗光輝而今珍重毋猥藉方見克家有指揮

寄雲貴王制臺在茲 總文

百華簇裏透芳芬三教總持南國聞討得晴川握別語一絲慧命望於君

任傳鐙錄上好標名

示別菴極

卓朕孤立乾坤外風雨無侵別一菴居得季來生意
好門前佇看放優曇

示玄旨智

清淨智光都照了河沙諸佛一龕中汝譬休外求玄
旨叉手鞠躬妙用通

示惺徹鐙

惺徹當季一段事通身鐙甲戰叢林於今卒遇太平
日歸馬華山月下唫

春宴八旬

八十翁翁非小子繡毬輥起半天飛豈知造物爲兒
戲寶掌千季不肎歸

寄度門寺湙瀾澂首座十首

命爾揚州住地藏如何不肎便承當腰包頂笠度門
去火種刀耕艸木香

南能北秀出東山道大名傳天地間今日宗風眞一
變鬪神野鬼鬧禪關

兩京湙主三帝師肩輿上殿聖迎時跏趺坐見君王
乍也看於今日克盛見（神秀禪師住度門爲兩京湙主三帝門師跏趺說法肩輿上殿）

送月輪淨

滿目風光誰領會飛華都是上林春眼睛剌破渾閑
事水月冰輪照舊人

示曉雲澄

歷歷明明較不多祖師面目絕淆譌華亭兩隻手推
棹大仰一張鐮刈禾

示古松正

江上清風取不禁山間明月用無窮箇中會得全提
語物物拈來信可通

趙走馬燈四首

走斷腳筋有甚用何如直下把心休君不見古荊州
無限英雄圖勝事至今徧地是骷髏

霸業餘來振一時威風凜凜孰能窺山盡處好思惟
茅城郊野閒華艸千載空教春鳥悲

一段光明自不知乘他恩力馬驅馳回頭看是阿誰
莫待黑風鼓蕩後漫漫大地悔無期

南征北討何季了你若休時我便休黃金甲紫驊騮
拋向他方歌舜日任從三顧不回頭

寄黃龍青

男兒立志要雄健宗莫身心道愈明但辨老黃龍日

大通謚號大通人明鏡臺縣絕點塵宇宙至今空浩
浩度門唯有一枝春

楞伽孤峻峯尤在萬古法場不易磨張說手書碑自
見論師竊比大山河

依法住持不宗莫首山風穴亦單丁正宗家計渾然
別一任庭前艸色青

少林壁坐九青黃接得神光一箇即恩大已酬歸故
國至今雙桂潑秋香

澗水谿聲活祖意嶺松嵒柏實伽陀分明指點無人
會又引闍黎費力多

道流居得最高峯俯仰羣山眼界空正令提持施棒
喝克吾宗者豈無從

十載投身爐鞴中煅成一物號霧鋒人來欲問眉間
事看取梵天血濺紅

送符雲臺

肘後霧符親佩得用時著著出全身天台五百神通
者不及雲臺灑落人

送浪隱潮

浪裏隱居六十秋潮音風送月當樓聽來兩耳非凡
境廓悟從前笑不休

贈魏大翁副戎

將軍劍氣狎牛斗戰得心源徹底掀七百一千陳案
牘看來只是舊鄉談

天王法派

慧海原清淨臨波鑑宛然一燈繼古道祖脈自綿延

梅華十詠 次古韻古題

尋梅

爲憶南枝暘玉神摳衣帶霰夢魂眞行吟信步白雲
裏悵望平欺紅粉人東蘂飄香依壑封疎林凝碧隔
風塵感思臥雪殷勤者令我空山惜遠春

臘梅

占斷羣芳最有神一回霜傲一回眞半窻疎影黃昏
月滿對輕妝金襲人孰共寒姿情淡淡孤陳瘦骨絕
塵塵淸香幾度隨風去贏得西湖兩岸春

早梅

嚴風幾歷轉精神剛得陽和態自眞雪色欲迷爭藥
鷁暗香多醉競華人羅浮夢破山山月姑射嬪含對
對塵堪惱當年何遜子肯將情戀廣陵春

全放梅

傲骨藏聲似有神披霜帶月自幽眞不齊羣卉棲凡

烏全放瓊葩醒夢人老幹參差蒼翠迴玉條長短弗
侵塵沉唫難盡其中意聊洩枝頭一點春

芧舍梅

宋寥芧舍冷精神幸有冰華可慇眞香動石邊浮細
艸影流谿畔趁漁人歲寒豈畏三更月枯淡難生世
外塵獨恨翠禽偸瓣厺五湖盡作玉壺春

庭梅

不使凿巒隱芳神唯占丹庭尌對眞入枕香魂驚化
蜨隔簾明月動愁人瑤琴白晝多幽興玉磬清宵徹
遠塵只爲凭闌憎雅態青衫染得十分春

西湖梅

高樓獨上望華神兩岸寒芳碧水眞雪散渾忘三竺
寺風生愁發六橋人成歌處處關山月細雨霏霏灑
玉塵湧謂江南消息杳蘇隄香冷幾回春

山中梅

冰肌簇簇太多神不待輕妝趣自眞冉冉兇迷南嶺
客沉沉香拂北牕人唯堪幽谷生平老豈染雲間半
點塵分付狂蜂與蛺蜨湧來枝上弄仙春

玉笛梅

笛聲何處卻多神飄遞江南韻自眞幾點疎華雲外

鷺一胜煙粉鏡中人玉樓夢斷關山遠竹樹魂飛散
入塵莫是武昌三弄者蕭然五月落寒春

觀梅

孤標獨占百華神幾度觀來幾度眞片片白雲清夢
眼層層翠浪動詩人胷中浩蕩裁新句筆下風流破
玉塵不是鐵心冰徹骨爭知別有一般春

觀天王寺遺址（有鐵臥披下傳爲寺毀鐘　鎔人屢竊卒禱雨驚退）

劫火焚時鐘獨鳴私心擬取自需驚江干常對清波
湧殿閣空餘春艸生千載淵源分兩派一朝勝業付
全傾於今要見當秊事覆雨翻雲功不輕

黃龍興復次富川定生大師韻

祖席飄零賸古臺誅茅斬艸賺吾來唯憐楚國宗風
暮繇念黃龍淡道衣有水有山堪卓錫無聲無望好
徘徊於今衲被蒙頭坐日見長江捲雪堆

黃龍落成爲逸老計次福昌禪師韻

闢開三要及三玄字內聞聲別有天已構一椽念祖
德未施大手話難圓荊湖春雨青林茂鄂渚秋風黃
菊鮮淡道濫觴無此日誰能相共整危顛

遊玉泉寺

十載相思旅夢牽攜笻來此了前緣凌空鐵塔青天

破沁谷玉泉白石牢橋斷雲邊忘故蹟碑殘艸裏憶
先季皓公諸祖今何在攤目堆藍惣暮煙

與查王望諫議乞師翁金骨舍利塔上之銘

雨歇金山翠欲流兖明塔上望垂眸筆尖錦繡千峯
起舌底煙雲萬壑收撥動祖燈㸦佛日點開洽眼照
閻浮查公何似張公後一銘相傳價莫酬

遊陸鶴田侍御雲峯華園次韻

雲峯峻拔世稱稀百畝芳園對翠肥竹石無心鳥自
語山林有意客相依曠觀邪惰丈節杖徑轉仍隨躅
薜衣未至不知天地大主賓談暢到斜暉

慈菴署中霧芝忽生阿弟阿郎時赴秋闈題贈

艸木何知忽爾萌天將人傑地霧生于城社稷先呈
瑞折桂蟾宮早得禎兖透一庭明月夜風高闔國令
名聲豈同百卉尋常出爾佑王家樂太平

爲新安許繼先六句

南明爍爍物華新甲子欣逢又一巡白髮數莖添歲
月氷心一片質天人雲生黃海千山紫鶴跨揚州萬
戶春陸地神仙應不老區區何必問霧椿

贈奇兵營吳介臣參戎

江漢滔滔久不驚多爲令德鎮波濤埽雲晴灑襄中

甲酉月夜談腹內兵才大可兼文武用功高自古劉
城旌何日把手鑾江上話到無生一笑傾

爲吳封翁七旬

生居華屋德尤尊兄復康寧七十春鄰下烏衣觀子
弟庭前喜氣集嘉賓榴華吐火呈圖壽紫燕巢梁瑞
象新把盞進君千歲酒神仙原是太平人

喜衆中宿登堂道話

高臥東軒野興濃耍逢仙客話從容雲山千里詩筒
滿旅月一輪形影空情念淡時羞世焰道心貞處看
寒松任他江漢滔滔者不到龍門不化龍

題東明孝節

貞節緜來世所艱思親兄復割身殘清風夜夜吹英
烈明月季季照血瘢孤子尚能修往事一肩那惜上
擔棺區區幻路休云報至理渾融孝可觀

松滋令王翠微攜詩見訪次韻

荆山璞價重諸方幾笑空懷獻武王自琢自磨還自
用誰餘誰欠復誰裝擊前坐覺鳥聲碎雨後行看苔
蘚香底事分明人不會喜君今日到雲堂

登霧山五松亭

操幹不隨羣卉質冐來虛谷避秦封翠奡幾代空明

月勢老千秋欲化龍拂石難尋碑斷字䨲雲尚想舊
遺蹤偶因登眺情無極遠近漁歌雜晚鐘

再登虎丘

昝季此地曠襟懷山水佳抬今復來萬里晴煙空目
擊三吳野色白雲開乾坤變態悲塵世日月蹉跎憐
濁杯話落劒池光湛碧千僧石上鳥飛回

晚登金山

夕陽徙倚金山寺淼淼江波繞畫臺漁火千家連月
起飛帆幾片帶潮來疎鐘歷落鼉龕古殿搖空星
斗開鐵甕城頭吹畫角無邊風景故相催

徑山禮大慧祖塔

青嶂崔嵬迥碧天塔幢高踞一燈懸五峯列翠堪為
供雙徑飛濤可喻絃樓閣三千凌漢外松杉百萬繞
雲巔我來稽首南臺下宋代宗風尚儼然

送禪人讀楞嚴經

東風拂拂栴精神靜讀經文可愍真七處徵心波底
月八還顯見鏡中人浮生已覺身無住幻態須知妄
有因欲趨菩提塵外路梅華枝上月三更

端祖白雲寺舊基 自山

石老松枯雲不棲長江空對鳥空啼一雙游鹿著苔

下幾片青山落日低寺野無人秋艸沒碑殘有恨蟻
嘗泥何堪勝地遺荒塚感慨當季全盛時

本懷上書記回蜀作此勉之

向上無一事丸字有八蒸如此著手書不記季與月
忽然筆生華字字皆龍蛇黃龍與妙喜藂林兩作家
箇處居記室頭頭撥土沙三關及竹篦如此作生涯
傷風化手者抱首叫阿爺道流須志強一回便承當
昝依我蹣川今從我天王形影十二載也受其風霜
羽毛雖未嚴爪牙聊已彰云云西蜀去我未許東裝
記得昝人曾有語馬祖還鄉道不香

雲澤號

吾楚有七澤雲澤居其一方有九百里夢澤遍府腹
浩淼天地間波濤萬層出兄復天上雲能澤枯艸木
今為爾作號應合如此義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之六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七

嗣法門人原敏等編

贊

金陵長干舍利寶塔（有序 御製長干寺）

舍利者何謂佛之眞身也寶塔者何謂吳大帝所造函此眞身也大帝初未信吾教適遇康僧會曰卿教何驗會曰吾佛舍利禱之即來遂命禱之三七日中不應會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舉佛號三稱即聽瓶中鏦然有聲啓之舍利宛在瓶中矣大帝與羣臣

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曰舍利威神世間無能壞者大帝不信命力士擊之砧碓俱碎而舍利光明自若繇是處造璢琉寶塔函之特使人天瞻禮蓋佛以淸淨熏修百劫無異成此金剛種性堅固無以比倫常住世間饒益衆生見有求即應禱之來哉王寅秋海獲瞻此寶相敬製以伽陀贊之贊曰

璢琉寶塔插長干　內外光明爍日寒　未信大雄身不壞　卻從力士亂捶鑽　修成種智無人見　煉就金剛任爾看　千聖萬靈同稽首　贊之莫極一毫端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寶塔（有序）

佛於曠大劫中修持金剛三昧至般涅槃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能役鬼神碎七寶末起八萬四千塔徧散四洲晉太康中有劉薩訶者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遂於鄮山哀懇三日寶塔從地涌出光明騰燦色青如石高八四寸廣七寸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鐘舍利綴於鐘下四繞俱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象精巧殊特

非人能造乙巳春海親禮眞身諦觀舍利大如芡實其光五色蕩漾不可逼視再觀如珠旋轉乃問從者昔記何若曰黃色大如菉豆又問侍者曰綠色大如黍米又問行者曰無見曰再觀曰總無見嗚呼舍利一也何見有不同是知衆生業力熏然遮障輕重此一驗也佛以微妙功德應現世間隨機說法直指人人常光若也依俙不會豈不孤負大雄而又自昧本有哉於是稽首而說贊曰

金仙隨類放光明　驗盡衆生業重輕　世上若無佛慧照　直教大地作幽冥

釋迦佛
不出龍樓憔悴後何能徧界示金身諸魔淂自生煩
惱天上人間只一人
文殊
浩浩淵淵心未灰青獅騎著上高臺嗣機信有遮天
手傾出玻璃茗一杯
觀音
補陀嵒下百華香歷歷聲聞不覆藏試問家家觀自
在如何又向客途忙
初祖
百萬程途入此邦擬將大法授梁王不知反致身無
著蕪子磯頭去路忙不是熊山空脫去幾乎流落在
他鄉
二祖
立雪庭前又斷臂欲將心去傳人安誰知大塊無心
覓得髓歸來秖話端
三祖
風恙相纏無罪懺通身一箇信心銘欲知皖伯山中
祖名姓不畱道愈馨
四祖

天子召而影不出道尊只作澗寒松霜清月白天如
洗行道精勤無倦容
五祖
破頭山中松未老再來無父也奇生賺他濁港滔滔
水千載依然洗不淸
六祖
腰石黃梅踏碓夫如何作得祖規模至今面目難處
掩多少人來描畫圖休畫圖曹谿月滿一天孤
讓祖
坐禪卻是難成佛作鏡磨甎恐費工抱得寂兒偶不
哭千秋南嶽立高風
馬祖
應讖人來屬大旂潑天雷雨驀頭施八十四人扶不
秖畱得名傳馬簸箕
百丈
野鴨飛去鼻猶痛半作哭兮半笑嗌天下至今稱大
祖三千禮樂定叢林
黃檗
耳聾三日親承舉智過于師乃得傳太切婆心無可
語連拈辣棒接風顚

臨濟
四大本無誰喫棒尚言拂著似蒿枝宗風從此傳天
下都是滹沱百世師

天王悟
馬祖八十四人師為傑出歸隱渚宮啓大爐鞴崇信
獻餅乃嗣其緒遂出一宗震動天地有僧道原混師
苗裔天下競爭徒勞心力兄師道大光明如日節使
拋水衣都不溼千古鴻名欽僧史籍獨師道場鞠為
荊棘愧余繼之乃舉百廢

天童悟和尚
道振太白兮闢天下衲僧之眼目德徽金粟兮破四
方君子之執著燈續龍池兮起後代兒孫之秋禰宗
歸還乏兮動遠近山林之訝愆不肖於今奚所之焚
香稽首空王座

徑山容和尚
聖賢既作天秉人龍恢弘祖道力挽頹風蕩混淆於
法亂之秋嚴統尚狂誅邪解於濫觴之際別集猶存
見師之德業洪遠所以是帝是王問道其子其孫末
後光明兮通身舍利砌如鱗四山靈塔兮巍巍千古
鎮薮林 四山黃檗福嚴金粟興陽

興陽徽和尚
霧岫拈椏晴川豎拂天下衲僧盡遭荼毒等閒夜雨
過青山天曉華堂香馥郁

天童悟金粟容興陽徽三世祖圖
天童崛起金粟親傳興陽承統瓜瓞綿綿滹沱派遠
兮波瀾大地東山苗裔兮華發爭妍信源流之有自
果發用而多玄實本大以葉茂始裕後而光昇繼宗
風兮人天仰止得路而還驅邪見兮法門正大不致
以顛太白嶙峋兮巍巍乎獨振寰中金山勢迴兮氣
衝霄漢孰可比肩郢陽月皎兮娟娟乎夜映晴川祖

丁誇雄傑道標垂示萬斯年

天童金粟興陽師并山西楊公五世圖
賓主四人亦非君臣五位等閒坐在一處談道
山西是吾祖發祥之地豈可忘之西河弄獅子乃略
祖之家也滹沱施棒喝乃玄祖之家也茲以楊公描
歸山西所謂祖父從來不出門歸家盡是兒孫事楊
公汝何幸入此隊中豈大季重來覩吾道將墜地耶

天童悟和尚師并同幢 明知明識請
明知天童和尚無鼻孔明識天王和尚無眼睛既知
其無鼻孔又識其無眼睛何故描伊畫伊雖然諸人

不得錯會殊不知盡大地是天童和尚鼻孔徧虛空
是天王和尚眼睛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善知識
盡在此中說法利生一切情與無情十二類生總在
此中頭出頭沒即汝二人亦在此中穿衣喫飯坐臥
經行然則汝須親識得此鼻孔眼睛始得

羅漢圖

西天坐得體痲便來東土應供不是賣弄神通亦非
妄思情動蓋為諸漏消忘總之無著妙用遂此蕭蕭
兮松嵓嘯月落落兮酒肆風顛龍虎兮威而馴伏杖
笠兮踢破雲煙更有一般奇特處鼻端倪不在拳頭邊

康僧

金陵為吳主求舍利長干之塔實師初立南海岸上
施茶湯金泉之席為師肯興願大悲渡幾萬里迢迢
來自康居國雖非達磨傳心印澤惠叢林稱聖僧

五聖 金泉萬紙藏今僅存四十餘軸或云宋縣或云五聖書

廓然無聖誰識有五靈還顯赫山門力輔現偉衣冠
者五人入寺書寫藏經至今金泉珍惜稱為奇觀我
住此山親試驗卜筮如在掌中看露從何來聖何起
一點丹心徹夜寒

老君

老聃道不行騎牛入函谷苟非遇關尹道德何所獻
雖然在方外未免秦失哭咄納龍一語聲難卒

鍾馗

明皇晝夢爾為鬼藍袍著身劒手舉欲除天下虛耗
尊致使人人無恙苦為鬼尚然有此心為士如何反
害人

東坡

山邑翁聲蘇子之面目常在玉帶金山坡老之法施
尤存若黃州惠州瓊州乃其塵垢不足為道見其行
為天下法言為百世師苟非祖位重來開覺生民者

安得有斯人為一出哉 坡為五祖戒禪師後身

莊子

謂汝以有心兮既見諸而何不遊梁謂汝以無心兮
何嚚嚚然著書以詆侮賢良豈物之不齊而有言兮
以斯道諭一馬而全彰莫庖之技進而無全牛兮乃
心浩浩而口洋洋即子之言以為贊兮大覺莊周萬
世一遇其猶旦暮者也

天眞秀才

凡人立於天下者形也形之能舉動者眞也眞兮與
兮其誰與并兮萬物壞兮渠不朽兮

沙翁自贊 西蜀本懷上請

者富川子行年四十一無所能三坐道場說法十年往往垂鉤釣金鱗而不遇處處張弓射聖人以難逢非餌香之不妙蓋水清而無魚於今持汝西川去逢本懷時方許渠

又 天王常住請

謂伊有所長兮見之也只鼻直而眼橫謂伊無所長兮聞者何故膽戰而心驚白棒一條整頓臨濟盞觴一時之法道赤手兩片中與天王湮沒千載之祖庭於今歸隱無方太且狂人間作馬牛欲識勞生功業處荊州鄂州與揚州

又

覓之不可見猛然在目前離卻意忘卻言謝郎原在釣魚船

又

咄哉者漢不合時宜呵叱學者痛排邪師謂今天下所學者無乃糟魄所說者總屬支離或人曰既今天下所學所說一皆如此而汝之道非止不師汝將恐削汝蹟伐汝對且汝之言總是招怨惹非沙翁聞而哨然曰有是哉吾果不知時

又 楚菴璨監院請

者箇漢無可比福不及中峯慧難方妙喜二十餘年跨大步龍騰之聲無所取與天王住金臬赤手平空喧宇宙楚禪楚禪有何云當家種艸天然骨

又 雲澤昆侍者請

參禪不過明理讀書不過知義理義之道學者通之何故自謂天上天下唯汝獨尊是以居楚人謂汝爲楚在居吳人謂汝性大此何謂耶咄鸞鳩奚識老鵬之舉哉

又 善菴眞請

戒秉雙徑法續棲賢眼空似海膽大如天熱罵古佛痛打飛仙而今休也收拾爐鞴浩歌歸來兮林下短笛橫吹兮水邊生涯無多兮自足曲股枕頭兮幽然

又

四大爲身俱是假更來紙上託形模也須認取渠眞面禮拜燒香意不孤

又 半冬壽請

黃龍長老天王和尚聞名富貴見面即當有時高談闊論疑他是戰國蘇張有時信筆而揮猜伊是張顛素狂日午辰申兩腳眠夜淡孤燭讀騷莊雖然自在

還由己爭奈侍僧瞌睡慌

又

二十雖柒三十開洤六坐名坊奔上忝下仲宣樓上作賦賦難佳黃鶴樓中題詩無好說更來騎鶴去揚州腰間銅錢無一百

又

衰殘髮已半垂霜那用描來挂洤堂看徧人間無此漢息心未得氣昂昂

又雲封聚請

放憨放癡妝啞妝聾身披紫服手握青節時而山上

時而水中間渠何以欲釣獰龍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明月載還空

又

富川樓上思歸切九頂山頭望杳然幾度擕囊還挈杖業緣羈絆不能旋於今衰朽歷無力難得波波兊祖筵放我故園松菊下敲風打雨樂餘年

又信菴哲請

肝腸一副曾無遮葢每與學者曰而汝參禪須是湼槃堂裏用得不可圖他舌便口滑如解文章安擬玄旨而今非汝爲朕即乃匡徒領衆者要求親識鼻孔

洞達宗乘不可多得苟居一刹機巧多般以支戶[illegible]故沙翁季來無意於斯獨將白眼看人忙豈謂無洤與人增吾爲學人哉更復組之繪之爲軌爲則而汝焚香稽首而我寧無愧於中乎

又

郵僧郵僧問伊何能業如山重福似羽輕不知律儀頼打葛藤開口見膽楂滓不存郵僧郵僧者樣行狀那好載上傳燈

又

自從飯後通消息處處逢渠無暫時雙徑報恩居不歇更來持盋入龍池道場金粟曾留楊末後霧山也太癡有便宜沒便宜觀他天上月輪孤失卻手中橈一枝

又祖殷還燈敏請

平生竭力何爲也逼得蚖蛇成活龍眼內有筋欺佛祖胸中無物眇虛空墊開荊國天王寺果結吳山金粟峯逗到於今年六十斂公描畫作禪宗

又幻寓山房憨夢亭請

主席三十載無洤爲人宜幻寓山房裏白月唯打眠憨極忘人世夢囘見神仙三界家隨任四生子任傳

又古松正請

胷襟極小眼匡甚大糟魄詩書敝屣學霸佛祖不同途癩狗喜抖駕者槺不慧人説甚中興天王道满天下

又鶴林芝菴開請鶴林主山名雙峯

拙質陋容頭髮鬖鬆牛行虎視氣宇吞虹不作謝十郎傻稱海沙翁佛法胷中無些子慣向人前説脫空於今坐在雙峯頂看取鶴林一葉紅

又地藏常住請

浮世五十載爲僧三十秋生平常不足覰破盡風流

荊州章華宮嘗住揚州瓊華觀會遊天宮未必有如此行樂圖臨在眞州

又黃龍常住請

呂仙問道黃龍機五百年來絕是非沙翁今日重與此黃鶴已太白雲飛勞勞欲打前鼓笛幾坐江頭黃鵠磯釣得鯉魚長八尺爲雲爲雨太不歸紙上描來也有意瞎驢頭角頗依俙

又棲賢常住請

眼光炯炯鼻孔稜稜見面不相識聞名人盡慴大别山高難并渠胷中之人我晴川水深莫比渠心內之

貪瞋人我貪瞋無別計總要指人見本心五欲七情人所樂街頭滾滾誰知音精神費盡空撈漉不如壁上在崇唇棲賢寺裏陳滯貨漫言握土可成金

又金粟常住請師住當第十代

鹽官州裏擊法鼓金粟堂中輥木毬五百禪流齊起舞一條拄杖逞風流九十九峯開嘯傲白鷗灘上垂直鉤今朝擲向祖堂內十代住持我媿儔

又佛照寬請時見玉泉舉古華山之詩乃題

千載溷淆一朝淸正賢者謂其法苑功臣不賢者謂其蟷臂抵車殊不知關要處爲當力任况從上諸大

老幾番出手撥亂反正今稱濟下兒孫者用心舉作只圖迎合羣小以討一時和好不顧義背祖父嚴定法脈之血衷此輩何面對祖宗對正人君子爲繼法荷任之人哉寓叟之面目汝之眞心描亦可也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七

水鑑海和尚六會録卷八

嗣法門人原源等編

題跋

題澹菴莊翰林觀音畫象

圓通秀謂黄山谷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耳山谷繇此而懼玆澹菴以翰林之學不施於無用之處頴畫觀音大士法象一藏使天下人瞻之仰之寧非山谷懼而改作耶雖然大士無相隨類現身衆生没在諸苦覩此有以拯拔此又澹菴濟世之一端也有心者其宜審之

題玄宰董宗伯所書金剛經

士大夫崇信吾教委身虚懷問道歸心如裴休相國之於黄檗白居易侍郎之於佛光陸亙大夫之於南泉陳操尚書之於睦州黄庭堅太史之於黄龍張九成侍郎之於徑山往往皆博達偉人一時浩歸吾教所謂儒門澹薄收拾不住也至明數廟時崇信之心猶然未衰宗伯書經所繇來也宗伯書經多種此經係是汪陵吳弘功宰江都時所賙可見吳公亦是好道士大夫也是故宗伯書經以贈而吳公攜歸又摹石於沙市觀音寺闖賊陷荆一埽劫灰無可留者而此經獨存可謂金剛不壞矣然則此乃宗伯之金剛若是如來親談之金剛豈止經此一劫而已哉

題天童悟和尚登金山詩

臨濟之道盛而復衰興而復廢其在明季如一縷之繫鼎九卵之纍棊危之甚矣其持危輓廢後五百世起而復振者則吾天童和尚也夫聖人降世爲拯沉淪雖起寒微頴脱非凡不事翰墨而動筆皆是艸聖不精詩書而開口便成章法和尚萬曆丁未春自燕還南是時尚未受囑氣宇已自不羣偶登金山輒成是句不獨自出手眼尤且王韻驚人其繪文琢句者

曷能有此哉吳人勒石巳供游客後孫雲鑑禪師重封豐碑幷自手書垂鎮金山又以騷人采入詩林合成風雅然則讀之者幸毋作文字詩句觀當眼豁心開可也

跋夔州郡守夢得破山明和尚偈

丙午春夔州郡守夢破山和尚與一扇展讀其偈曰屣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亦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淡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和尚巳化去矣郡守以此爲辭世之偈乃梓而徧示之且和尚自出金粟悟和尚之門聲名洋溢乎東南逮歸蜀叢道價益盛

肰其筆其舌妙有入神尠有不發揚其道者卽發揚之處不帶濂涎逆行順行自由自在實乃大乘菩薩游戲國土開覺衆生者也今視此回皆五雲堪一笑淡肰瀟灑出塵埃之句似有羈絆脫去覺非菩薩游世無礙雖則夢幻之語竊恐傳夫後世以郡守之妄誤和尚爲二乘之人也況辭世之偈關乎人天眼目緣是不慧振筆跋之

題妙明子折疑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旣無二道兩心則何分華夷三教譬夫人之一身有肝膽焉有腸肺焉名雖有

異實共一命也儒者顯者也釋者隱者也顯以治國隱以學道有其道矣君王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非有傲也無苟榮也遂爾高風獨立或爲人天師表或作鬼神恃怙則巍煥無爲道在無所不在俗夫不知以己之學方人之見謂曰鐵硯磨穿故紙鑽破尚不能通心達理彼殊方異敎廣大深遠望重若是猛有疑焉妙明子學佛之徒也終不以己之道博論雄談唯其疑之所請明而折之宛若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其有餘地俗夫曲辯不得亦醒久坐甕中不知乾坤許大且報肰媿艮矣肰斯論也折其疑矣余則不肰請其更疑大疑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大悟必有大明大明方識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始不疑吾聖人之道有異也

題孔子世譜

莊生譏孔子行仁義道德猶如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亦若行舟於陸推車於水又曰先王仁義道德正如芻狗陳而無用悲夫蒙莊可謂夏蟲不知春秋者也夫春秋之世周室微而道德廢仁義亾而霸業興亂臣賊子出焉宣尼高目而憂憮肰而起周流列國轍環天下約人以禮樂曉人以信忠識之以義趨規之

以仁行作春秋修周易名分無紊道德有隆孰謂駢拇乎孰謂枝指乎所以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又豈與蒙莊獨善其身同日而語哉今宣尼之裔枝葉繁茂門戶赫肰亦皆宣尼之德澤乃繼微子之宗系與世豈不煌哉玆因徵及輒以荒言敬書其譜後識者勿以余爲多辯焉

題列仙傳

今天下論仙者首以老耳次卽莊周其餘失其眞矣何則往往以身爲不老修之延年翀舉升天亦爲妙術殊不知鐃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亾又不知吾有大

慝爲吾有身是故修者不識其本致使門庭至今落莫

題天王寺遺蹟古鐵約四五千斤或云寺鐵鐘銘或云鐵錚

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其天王寺古鐵乎寺刱於唐道悟禪師所闢荊南節度使丘公親臨訪道見路臨車馬發怒抛悟枉水因感空中有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設拜懺悔遂建寺供悟號曰天王悟元和戊戌夏示寂節使爲撰塔銘見載皇藏當是時道場必乃雄傑至宋以武穆岳公征湖南貯火砲廢盡獨一巨鐵纍露坡下是鐵也遠不具論即明時

居民有近傷撫摩者旋即頭疼惱熱焚香禱之即愈又有冶人竊爲所胥將掘之時天際巨雷哼哼變復電火閃閃冶人由此驚退淸總鎮鄭公取鑄西瓜砲發卒將近其地仍晦冥忽作風沙陡起卒又驚退然則世間有用之物防守不堅人且賊之況數百年無主之鐵有用之物幾不被人竊去尚乃存之其天王神護歟古鐵自護歟不然未有不廢傾者也順治戊戌夏余始至荊開法鐵佛己亥春親訪其處撥艸視鐵其聲聲然似有愁感之態余喟然曰吾有願而來鄉有靈能助我乎至辛丑夏方於此誅茅未幾領衆臨其處衆拒不可動恐致禍余叱曰物見主眼卓竪何禍哉遂拽入寺內書一額曰天王古蹟命匠以金剛鑽鐫之往來觀覽者如市其精精然覺有喜容是時道場已建一閣一殿矣嗚呼寧非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也哉是以書之告夫來者此鐵康熙丙戌遂憲副龕公載入荊志

題黃龍寺石龍

嚢閱楚會檮杌載霧山寺右有石龍鱗甲飛動乘虛欲來余初未信至戊申夏重闢黃龍寺都人謂余言曰此後山有石龍爲領余親視余曰此好事者所雕琢耳後因掘土數尺仍復得之鱗甲完美精潤有色擊之鏗然有聲始信好事者不能如此爲之乃山之霧也造物之霧也夫造物之工能使物之爲靑爲黃爲赤爲白或使升降飛騰或使興雲布雨攪天池涌地闕傾山覆海變變化化無有窮盡況復能使頑石爲乎人在塵埃之中汩汩芒芒竟不知萬物之所以自心之舉動且亦何能號稱萬物之霧哉悲夫黃龍與霧山相去僅一牛吼地而有石龍即此龍矣龍左有石壁正當所建法堂之後余命門人明震擘窠書黃龍道場四大字鐫之更勸黃龍寺重建始末與石龍并稱勝槩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也

題眞如寺募冊 求名碧雲

鷄之城西四十里有寺曰眞如在崇山峻嶺茂林脩竹間傳聞建立於吳晉時爲浙西一大名刹奈歲月侵久風雨飄颻瓊樓玉殿鞠於瓦礫金容象好盡被雲封噫乎山之不靈有若斯耶玆智上人向余乞言以勸𨼵之樂善君子一解錦囊以襄厥事卽名山佛國頓見光㸌矣其泥多佛大之說又何須區區而再告焉丁巳午日金粟寓叟題於天寧寺之千佛閣

尺牘

復方司李雪岷 諱象瑛

別來未幾靑黃兩度俛仰光儀心焉如擣唯台臺灑灑詮懷蕩蕩施設治政之間有若庖丁解牛公堂說法無待淸獻聞雷苟非睿明洞開曷能臻此超遙容與哉李君垂也好道之人承指乃參貧道貧道不引枝蔓唯以本分提持且未見其處往實歸臨別漣然蓋道情之感極非世情之使然也玆讀手翰台臺何溢美誇許之若是耶日者又蒙賜以慧日慈雲之扁㬋幸耿太守贈以荆南祖庭之額久廢天王玆者復興實俗光多矣况未寸函申謝何以辱教殷殷更欲闡明斯道惠及來學第涼德不慧之山僧無能副台

臺之盛念矣然道有時而弘唱愈高和愈勝玆時貧道何能使道而弘哉臨書引領統惟垂諒

與黃檗和尚

太白一鐙光明天下分㸌續焰徹古逼今內聖外王咸爲隆重其最著者唯吾徑山容老人也老人目擊時衰世變法門混淆日久邪宗僭竊之輩由此而興遂徧別集述而嚴統作蓋爲見諸行事深切著明非謂空文而載雖人以此身老人然人亦以此知老人也老人化去未經十禩座下法門豪傑如金粟元東明盤晉福嚴龍華宗相繼而往某以老人靈塔猶恐

不安竊常疑之不然天奪何致此耶唯吾黃檗和尚道振七閩風聞楚越克紹祖山特非偶爾幸加留意老人靈塔或龍虎沙水之不吉或入塔安位之期未良協同堪輿細而察之儻得老人宗光神安蔭覆吾昆則法門大幸事也某頃來晴川得值鱗便肅此荒函達於左右伏冀鑒我微忱則先老人光明廣大千秋烜赫相傳而無盡也天王中興碑記傳以致覽臨楮依依曷勝神往

復鄭內翰掌山

酷暑炎烝人人勢良千竿竹十畝蓮何可得也然且

伐木鳥鳴之時未嘗不懷掌山之美人咫尺天各一方無能聚晤况其欲發歸舸遠么兩浙七閩之間又當何如也天下無變遷者道而已矣天下無間然者道而已矣然道旣無變遷亦無間然余與掌山之交鳥有變遷間然哉余與掌山之交者道而已矣苟不以道爲交世之態人之情得不變遷間然乎是以肝膽楚越也况掌山有藏武庫足滿天下老衲名人靡不從游而稱當世人儒者乎竊聞仁者贈人以言玆掌山遠還特以一言贈行如此鑒諸則知交之淡而余亦有榮望焉

與徐司李榮菴

壬寅棹過蘄春聞大令名迄今六載不能忘於心也所謂不能忘者以門下眼內空天下腹中小乾坤而於吾道大有得手佛祖機緣亦嘗會悟物格格物一貧從山木樹無隱廓然臣卑于部山谷誰管貧教也活也自山于卿佛也祖也當頭按過果如是乎吾當賀之庇對觀察昨至天王言及門下倫宦潛宮是勒荒南尤以通候儻不我弃驅馬來山再有長論

又

昨承惠顧兼以垂問十季已矣此地荒煙蔓艸十季已後此地峻宇長廊不知天王眼目在荒煙蔓艸中在峻宇長廊中貧道就而荅之蔓艸一堆柴長廊幾據士竊恐門下不能直下釋然領略今再申之然天王眼目不在荒煙蔓艸峻宇長廊中若在峻宇長廊中眼目卽同土木若在荒煙蔓艸中眼目則是無情旣不在此二處便請下一轉語若點得出贈以一條撐天柱地拄杖了

復吳別駕允菴 諱璥 珠書請

手翰所云應酬之外默坐公堂恍惚之中覺有物焉獨恨塵勞關鎖不能猛然解脫左右旣知恍惚之中

有物存焉試看應機酬酢之時是此物軟喜怒哀樂之時是此物軟折旋俯仰之時是此物軟若以總是此物更欲離關鎖求解脫得無重增其虛乎况以應酬究心之外欲明天王混淆之由請詳直書苟非露山委託自願而來何能致此思惟哉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峯義存嚴頭全奯其下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季間吳僧道原修集傳燈未詳從上碑版誤收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山始於道原也百世之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

也張無盡公竊常疑之雪峯迅捷當出馬祖後得逆觀潁公所獲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誤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則難歸吾天童悟和尚欲作一書正其譌謬多因修葺以寢厥心吾從山容和尚善繼善述遂著五燈嚴統刪去妄竊以定正宗話行海外案垂千古吾嘗謂人解曰其所竊而爭者宗派也雲門法眼久無人矣彼何悶執焉然辯而不能淸者已有崇德傳燈一譌書矣其不辯而自淸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嶽讓碑列法孫天王

道悟圭峯荅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皆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叙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續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辯明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辯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載紀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林聯芳碑記原載天王於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省教外別

傳天王系於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上虎邑禪燈世譜編正天王與何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華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發於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且二十種書翰歷五代各各淸正已爲定典有入龍藏有行山野況復淸有嚴統炳如日星天王新封豐碑高一十五尺一爲工部鄭公之記一爲雲居顯公之文紀載其事俱爲不磨所以不辯而自淸也法門明眼得一展肇豈有模糊放過況左右王事鞅掌間一涉及無盡夏卿之身再見所謂有願而來委託其事者也或謂傳

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改爲元素歐陽修跋彝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皆丘元素皆貞元十四季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遂謂無此人何讀書之不多而博究之未遍也茲因來索潦艸亦復臨風懷想不勝依依

復黃明農參軍

兩接手翰知足下遯蹟鄂渚道履淸嘉爲喜爲慰但其中囊橐蕭然切勿以此爲慮財者世間之害也多少英雄向此中躓卻所以龐公盡沉湘江以快其身此時足下非人所使其貧蓋天所助其道矣昔者所

送一偈弗可以此作付法會弗可以此作開示會於
其中間弗可以此甚無謂也弗可以此孤負山僧也
是以艸率數行少申忝復統惟照察餘不多及

復荊州諸護法

時接雲翰讀之反覆深知公等唯以天王法席不可
久虛荊南化導不可無人懃懃懇懇爲懷爲念是以
尊法重人千里遠招此非咨時記剏之深而安能有
如是哉山僧已擬今春買棹朝暮還荊不意地藏重
建殿閣堂廊相繼維新雖互商自爲擔荷獨功浩一
時難竣此際不無之躊躇遂有方於台命也至若天

王祖席諒以垂護如初又不在山僧之喋喋矣臨書
引領不盡所懷

復棲賢大師

吾門有十科有善說法者解空者神通者多聞等者
所謂十大弟子各有一能要求兼而全者莫如吾佛
故號曰能仁儒門亦有四科有德行者言語者政事
者文學者亦謂十大弟子各長一端要求兼而全者
莫如尼山故號曰至聖又如人之子弟有起家者剙
業者守成者蕩廢者要求繼志述事纘緒鴻業爲八
百季天下之基者莫如周之武王嗚呼吾法道吾祖

庭亦未嘗不望如武王之爲人之興隆也棲賢法席
先人興建唱道之區亦天童徑山法流燈照之所我
胥忘於祖宗之地廢向腐艸坐視而不念及之耶即
吾弟值此落莫不寧之秋雖不能興修振舉且有志
不令蕩廢而能守成之此爲弟子者一能矣若僕者
退鼓久打季來已完地藏樓臺殿閣之功亦覓得恒
產幾畝免令翹季終朝乞食有時鼾鼾睡到日三竿
試問兒童是何時此我勇退之一能也然吾弟當體
先人志堅意任守庶忠臣孝子之名允矣但不知何
時入楚登祖堂與諸弟一共話也悵悵

復陸侍御鶴田 諱兖旭

門下所舉　世祖皇帝被圓照一拳甚有悟處乃判
曰正是一拳擊碎五鳳樓門下可謂知言也即今當
湖有一戲珠樓貧道思欲一拳擊碎第未知此樓還
受此拳否雖則臨河不可賣水然亦可使波濤蕩漾
平與三尺則五鳳戲珠能不突出天外哉而圓照金
槊又豈不爲執鞭之人哉呵呵區區竊語奚足舉似

又

聞湖珠樓久之今爲親面果然八面玲瓏清風襲人
貧道欲彩插當頭華鋪錦上所以一拳拳碎此珠樓

一趯趯翻當湖水大家出手展家風雲峯雲峯何以已門下又云俗貧道四大作珠樓一拳何處下手貧道四大是珠樓皮俗一霧况不收拳短打人都不著不如自打見風流堪笑了元枝外節輪人玉帶當機壽雖然古德有曰盡大地無寸土不知此樓安立何處者裏不會貧道一拳盡大地都要打碎又見此樓不在大地中而受此拳耶今問門下四大本空如何作得珠樓者裏道得十成也贈一領雲山衲衣其若沉吟將門下雲峯拳園輪我退寓

復楊進士慈菴（諱耀祖時在金陵醫王）

來諭左右底生死大事總要貧道了卻今說箇喻子以明斯事譬如貧道是箇楊太醫左右是箇簡親王王有病命醫太醫無有不竭其方用其心者唯王但見方之多藥之廣又不恒服亦不善服又不忌口亦不忌身或見少效又今貪東家湯西家散是以藥亦雜病亦亂如此欲求病瘳身安不亦難乎且總歸之太醫手段不高嗟乎太醫亦無可奈何今願王乃識醫者意也須知有病自家醫勿求方多藥廣不須一粒可以回生是以貞實告之曰參則貞參悟須實悟

又

來教云舉筆落文字開口成雙橛既舉筆開口都不是又太公支離講解耶先德有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今之直下不能脫手者過在胸中有如許集物譬如古鏡不明乃因面上有垢若公其垢鏡自明矣況又集其塵垢欲求其明豈可得乎左右察之以為何如

與查都諫王望（諱培德）

恭惟台臺足下儒門柱石釋氏金湯具清白眼而持世開佛祖胸以護僧德澤萬品東南一人此諸方所仰重非不肖海之私言也茲維先師翁費隱容和尚示寂辛丑春火浴後舍利無算齒牙俱不壞諸弟子

分布舍利閩楚浙四山建塔金粟即其一也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年無銘而舍利光明闇然不彰今海不揣顓愚謹撰行狀一冊懇求台臺董狐之手布施一銘放出舍利光明照天照地垂鎮金山千秋瞻仰伏冀大悲不吝欣然賜允祖庭幸甚不肖幸甚

與許司馬伯仲

晉韓昌黎為絳州刺史馬彙作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史刺臂血書佛經朔以報德又口居廬有過人行是以掇其大者書之然則吾人一身絲毫不可相化況其欲刺而出血耶蓋誠明之性發於至極之用

故無所㦤㦤也賢伯仲連月爲終天莫報之德昊天罔極之恩悴形勞神不無苦矣雖是人子本分哀情似亦過之益見誠明之性發於至極之用也雖未刺血書經七七日內經聲琅琅梵唄鏗鏗投誠運悲聖眞感格令先君藉此以逍遙樂國如此寧不勝其刺血書經者蓋狂一誠而感不在形蹟異同爲孝賢伯仲誠明之行可謂達孝矣山僧貪道不能光大孝幕唯其言而闡揚之伏冀照察不宣

與海寧邑侯許酉山 諱三禮

昨枉貴署所論無極等說蓋素聞左右振鐸海昌弘宣聖學茲以楊子丕顯因而艮臍不意一言坐服遂欲歸余爲師余則何以當師哉唯務蕘不禁總恃哲人無我君子同風所論更有未盡者今筆之簡端再陳靑覽聖人曰天命之謂性此天者謂何天耶若蒼蒼之天虛無浩杳芒乎無知何能賦吾人之性殊不知此天者乃吾人之本源無極之正體也一貫之宗不出於此無隱之道豈外是乎肰吾人終日戴此天履此地施爲種種弄巧百端竟不知此天寧不愷哉所以立吾人之性號名萬物主盟乾坤而靈靈蕩蕩無有盡藏至如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乃是太極邊事亦是粗蹟茲故不論又左右云人之視聽異於禽獸者以其非理勿視非理勿聽而禽獸雖有視聽則不知其視聽之所以左右可謂見道之淵源察物之眞情者矣肰人之視聽非止異於此人之眼見色能分靑黃赤白黑耳聽聲能辨宮商角徵羽而頭頭洞徹物物了明肰則禽獸何能爾焉既是頭頭物物有如此明白是乃伊誰之力又伊誰使之而靈通變化耶陽明不曰吾人有良知吾人有良能分色之淺淺辨音之清濁詎非此良知良能乎若協於一體布於四肢八面玲瓏千手難敵矣且禽獸之視聽在無極之初未嘗不與人同奈何展轉蒙昧是乃異於人也又明德之體任亙萬古今而本體光明閃灼毫無變異雖吾人爲物欲所染用明而明一旦光明洞燭究竟與明德本體全無有損益蓋明德之體活活鱍鱍放之則爲萬事斂之則一物不存是何物而能損益此明德哉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八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九

嗣法門人原宗等編

行狀

金粟費隱容和尚行狀

師諱通容號費隱閩之福清何氏子生而挺異舉止不凡六歲入鄉校授讀啓論諸書輒自口中喃喃若梵聲識者知其爲出世器十四歲二親繼歿師哀悼無已遂詣三寶寺禮慧山祝髮躬親衆務者三季十六歲與友人青林共住谿菴盤桓此事一日登鼓山喝水嵓口占曰嵓上艸色肥嵓下水流急策杖上嵓

巔山空人獨立頻伽狂轂音自不同虎生三日氣已吞牛矣十九歲每與青林共話生機迴別林對衆曰此公譬如畫龍若一點睛即當飛去是時師乃遍參方志曾謁壽昌無明禪師舉所參無字請澄明曰任汝恁麼看於是力參無字旬餘值明陞座見一僧出衆對機愈益奮勵不遑寢食忽一日身世俱空話頭脫落排闥入方丈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明曰汝有甚見處師即喝次參博山無異禪師取道天龍適異時寓天龍師見便問步來車來異曰汝曾我作麼師曰不涉途路要和尚道異不理師又問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是如何異曰我行路辛苦不能爲汝道師曰和尚今日被藕絲牽倒了也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異曰汝那裏學者虛頭來師將異連座一推筵倒異徵師所自師遂見壽昌因緣異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師乞指示異教看話頭隨至博山未幾謁湛然禪師於雲門湛曰汝那裏來師豎扇湛曰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便喝湛曰莫掠虛好師曰今日親見和尚於是往來雲門多歷年所復至匡廬見憨山大師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者旨如何憨曰待汝離卻心意識向汝道師一喝憨曰

者箇後生弄嘴師曰要且無人證明便出作偈見志曰吾季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竭今時路有僧定林於衆前稱師推倒無異喝散憨山師應聲曰天下衲僧作一擔擔衆皆譁然十餘季雖遊歷洞宗諸老之門實本分上不甚相應每趺坐自傷不覺泣下偶僧持密雲悟和尚龍池語錄至師展卷曰者老漢大有過人處必能爲我了事一日聞悟赴天台悤乩山師冒雨往見問覿面相提事如何悟劈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盡力一喝悟祇打師祇喝至第七打師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解泮然冰釋正如

癡如兀廓肰始覺師將悟拄杖打悟三下便行悟曰且來且來師不顧悟隨步奪回打師一下師曰看破了也是秊乃熹宗天啓二秊師三十歲也次秊掩關姚江陳賢嶺自覺日用知見如布帒盛錐一一露出感悟和尚泫乳之恩乃修通泫嗣書復出關往見悟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汝作麼生會師曰木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悟曰離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悟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悟曰喝後聻師曰耍耍重說偈言悟休去師歸閩上博山無異禪師書曰夫人出世主張宗門須是超方

眼目故撥火明道開田說泫乃至钁頭下亂艸邊皆有舉揚此道者豈例授以奴工夫爲肰哉竊爲單傳之道貴在直指宋元以還幾奴繩墨不是河南提唱公案便是江西奴看話頭而臨時指點當機契證竟無聞焉師得祖師活意眼目精䂍機用超卓反觀從毒所遊爐鞴咸成奴泫故無論是聖是凡當頭一撥令伊別有生機三十三歲至茶洋山構菴棲止山岐幽僻時聞山魈虎狼之聲一住三載時悟和尚住金粟湖海畢集名師激勵學者且曰可來了此未完公案師復曰大丈夫兒豈因一幅紙波波挈挈不自休

息乎乃逸鼓山編茅又三載悟再召師至立爲西堂庚午隨悟赴黃檗悟上堂曰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淼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曰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一喝歸衆是秋七月望日悟陞座特以源流衣拂付師焉癸酉福清紳衿以黃檗請師開泫師卽一香拈供悟和尚時悟以師爲傑出臨濟而師亦以泫門爲大任當陽直指不開歧路截斷廉纖唯以衲僧本分舉揚師之弘泫名振從此始丙子遷建寧之蓮峯丁丑省覲悟和尚于天童悟邀鼓陞

堂舉師首衆說泫戊寅嘉禾太守鹽官邑令及杭嘉兩郡搢紳延師補金粟粟乃康居會公開山刱始于吳赤烏二秊歲久傾廢基址半屬民業悟和尚贖回寺大建禪林爲說泫初祖悟應天童命石車乘禪師主之緝其未備乘住七秊未竟業而化師住十秊乃大成之是以金粟奉塔者唯三祠象者亦唯三蓋以三和尚所成之席後雖有數代住持不過現成說泫瓊樓玉殿金田香界自三和尚備之號曰全盛叢林師十坐道場弘泫鳴懷得人俊傑無如此山後續州傳燈分化諸方者咸從此金粟出一日見賴宗忍

禪師以世諦聰明著書議論佛祖公案師作闢謬論
之淚錐痛接不啻師資明訓終不以謬見棄之蓋師
婆心救世不使人一錯永錯多方援引究明而後已
故有判說勘語諸書以駁諸方師嘗曰吾豈好辯哉
蓋持正法門不得已耳壬午秋悟和尚訃至師挂眞
舉哀如喪所生上遍玄治喪燒遺拂磨圖章以杜代
付之弊舉林野奇禪師繼席遍玄陽羨諸紳請住龍
池師與萬如微禪師應之丙戌四明章郡伯鄞定兩
令公同郡之薦紳請住天童時明州亢旱迨師至甘
霖大沛俱謂師道力所致即日登座龍象圍繞食堂

盈萬指懸悟和尚象于法堂每晨率衆敬禮季思悽
愴歛水知源遂鼎新悟和尚塔幢封塔銘道行二碑
墓木既植香火從隆小天童諸祖之塔歲久剝蝕鞠
爲茂艸護塔之廬贍僧之田久被侵沒師不勝其憂
乃感督臺張公毅肰恢復師將諸祖之塔次第修營
并廣緝叢林未備大復本山舊產今說法天童食堂
受享者莫不感師之力焉師不獨振起天童法道且
功布太白者多矣己丑拂衣出山語谿檀護請住福
嚴雲間當事延開法超果兩地交迎師先應超果之
期登堂說法天雨寶華且雲間古稱樂善好道鄉先

生日與郡之官僚入室請益師大闡武庫隨求而應
期滿鄉縹橫肩至虎丘掃隆祖塔暮春入福嚴院福
嚴乃眞歇了公道場而琳宮貝殿鄰于瓦礫山林有
待師來復興未幾蘇杭當事與諸搢紳請師居禹航
之徑山時法席久虛老屋敗椽師高登猊座浩歸湖
海室中垂五問水既無筋因甚長流不斷佛祖公案
猶空中紙鷂向何處收取綫索鵬摶峯與晏坐峯相
交且道說箇甚麼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望江亭
上垂機誰是知音酬語紛紛契機寥寥師念茲山爲
列祖道場無堂祠奉乃于大雄殿之右闢址建堂曰

列祖以祀本山說法八十一代之祖又于殿之左建
堂曰名宿以奉諸方流寓觀光者又于不動軒後建
方丈五楹住五季百廢具舉每見諸方有乖法門者
痛與彈斥不避怨嫌先是洞宗有僭遠門者集五燈
續略私心自用變換祖燈將已定前之南嶽抑之於
後將後之青原擡之於前馬祖之天王石頭之天皇
不本皇藏碑文乃復矯亂更私撰人名假設機緣以
續洞下久斷之宗誠子虛大人烏有先生師直筆僞
者削之錯者正之間有崛起遙嗣者列之未詳乃成
書曰五燈嚴統嚴者嚴其承虛接響統者統歸本宗

正脈洞宗因而失恃群然吠起師喟然曰我以清理祖燈撥亂反正與知我辠我我乃何辭焉且黃檗琦公應扶桑君請君見嚴統不勝欣然乃命刊刻以布諸國嗚呼慧命斯寄祖燈賴傳人天眼正應自不昧自此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展轉流通何有盡日况此法道濫觴之時亂統漏地之際天不生師以整頓之則禪燈錯亂人天眼瞎又奚止萬古如長夜哉壬辰師六十大誕緇素慶祝者無室以容雲間督侍郎勳作文稱壽毘陵楊殿元廷鑑有五峯今日高天下萬指都敎拜下風之句為賀師晚季每以法門混亂為懷冒越者既久假而不歸旁觀者亦從流而同醉自嚴統之書出皆相顧瞻恐至無措足地若果能擔當法道具丈夫剛骨者自必而稟有師况無根瑞草智者不貴威音以後無師者盡屬天然外道而拈華一脈正宗嫡派何有乎是以師亟亟提持著書救正使知宗門珍重源流靡假師承有據師一段苦心而不避怨嫌者如此昔者禹抑洪水天下蒼生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師述嚴統清禪海以無淆正人心而不叛千古然究魔外恐懼師併二聖不亦可乎甲午師曳杖辭五峯至金閶琴川諸紳請退居虞山之

維摩丙申鹽城賈邑宰迎赴永寧淮之人士勤懇問道無虛日吳門沈太史子美華亭沈祭酒繹堂暨諸紳削牘走淮延師主堯峯繇是返棹過秦郵昭陽訊道瞻依者接踵及抵邗關淨慧木陳忞禪師候於道左遂假僧舍少憩忞請過淨慧師卻還虞嶺薦紳顧松交姚文初趙明遠沈匡來等送師入堯峯帆影交映緇素喧闐水陸之路為之不通師拈棒陞座百萬人天儼若靈山未散冬起禪期五堂安衆舉東西二堂秉拂說法師老而愈健鉗錘衲子朝夕更勤法席之盛冠於今昔丁酉語水使符請再居福嚴師允之入院購木以興赘席福嚴自唐宋以來壯麗著稱明熹宗時遭兵馬之變迄師至而飛樓涌殿萬礎千楹不四歲而厥功告成矣辛丑師為法求人精勤不倦唯以提宗接物為任春示微疾門人勸進藥餌師笑卻之手書遺囑顧視微笑而逝闍維煙光所至舍利如雨頂骨齒牙俱不壞五色燦然光耀奪目門人思所善後開覺將來無傷先志各起建塔恭師遺囑有日老僧死後卽從火化火滅灰飛吾之後事完矣亦不得造塔免占人間地免累世間財行狀不須修塔銘不須請要不可喧動人耳目况生如寄死如歸

喧動何益乎此師末後所說法要也雖師埽除名相揭空諸有而光明照耀何處遮蓋世或以造塔請銘相違師意殊不知師拄高高峯頂立我輩拄澂澂海底行諸見圓融何往不是如是則舍利分𢌯塔幢各建閩之有黃檗楚之有興陽語錄之有福巖鹽官之有金粟四山窣堵千載瞻依夫舍利之由來始自西乾釋迦舍利斛至八斛四斗東土馬祖舍利乃至千萬孔明壽身如鱗砌隆慶開四十里內焰所至處舍利如雨先聖既往後賢罕聞益舍利者道德之所拄一眞宗滅之所藏匪獨堅剛而不壞尤日神化以無

方是秋興陽敬和尚執喪而回哀禮火場復於灰土中涌起舍利一十四顆持歸立塔興陽豈謂曰精血之凝有若如此之露耶況師生平以法爲任稍見詭道隨筆辯之辯之不已旋乃闢之是是非非苟或議論不當三寸舌根幾同灰燼又曷能有此五色燦然光明照耀堅固不朽哉是則師爲釋迦馬祖諸師一出興身說法此一明驗矣師生萬曆癸巳五月二十四日示於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九僧臘五十六開法自黃檗蓮峯法通金粟天童超果徑山維摩堯峯福嚴十坐道場說法二十九年宗風洋溢海宇欽崇付法弟子隱元琦等六十四人嗣法孫胄師道各占山頭以及曾玄繩振未易數也至於親承爐鞴得旨而歸齋南請益聊闕鞭影王臣國士宿衲名儒亦未之或知師鉗鎚妙密防其門者無不虛往實歸師爲人坦率日用施設無不平常故師之子隱元琦扶桑國王迎往稽首稱師虔懇問道直尊爲彼國初祖師之孫慜璞聰　本朝首膺明覺禪師之號詔入大內賜紫說法師聞而一笑無介於懷雖法眼照空寵辱不驚不足爲子孫榮然非師之道德所鍾而能臻此者歟師浮雲世事敝屣行蹤天童故產

既復法席重興芒鞵挂壁撩起便行不作蚖蛇戀穴態亦不爲子孫計眞如應菴祖之爲人也師說法數萬言不假雕琢自然錦繡排山倒海波浪千層眞如佛果祖之嘉錄也師直心無僞直行眞實無論親疎當頭生按是則極慈悲又極惡辣眼光炯炯灼破天下舌底津津埽蕩邪宗大矣哉臨濟功臣天童眞子一切群生之恃怙也師自頭顱裂碎法眼豁開萬別千差如日處晝故礙膺既太親切拈來十坐道場一棒指出學者臨機無不脫穎慧海謁師于雙徑師問那裏來海即喝師曰放汝三十棒海又喝遂依席下

剃名受具繼而幾番相見劈面火蛇毛骨俱寒他可知矣師趨宗後有雲石僧從天台來遇師於中途孑身而往石問曰何往師曰天台去石隨師二十餘步曰某甲同往師推開曰汝自去孤雲在後來僧拜別及抵杭知師於三月廿九長逝矣又知孤公未幾化去矣嗚呼雲石者何異宗雲遇少林於葱嶺也唯師雷霆一世號令諸祖嗣明聖宣降蹟事豈偶然哉至若赤心扶祖道厚德澤天人豐功光泉石懿行著叢林又烏能備述維是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年無銘寧無慨焉茲海忝繼其席實難辭責僅以夏蟲之見

狀師之行以請明眼筆下生光放出師之面目昭著斯山為萬世宗滅光明之幢是一切衆生之大幸也

謹狀

傳

興陽獨冠敬和尚傳

師諱行敬號獨冠雲夢人姓楊氏德安望族也師甫離襁褓唯喜靜坐十三歲從本邑空如鬚落一夕夢觀音大士換骨至齒牙間負痛而覺至是不尚持誦獨喜禪宗偶得天奇語錄閱至阿孃牆內喚哪哪逆路師僧會也麼撥破者些關捩子孃孃依舊是婆婆不覺掀几曰有是哉遂荷笠南遊首謁密雲悟和尚於太白山中時悟中興臨濟之道大振東南萬指環繞師見即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學人大事不明當何所求悟劈頭便棒師曰學人到者裏因甚不會悟曰不會正是汝好消息繇是太白峯頭玲瓏嵒畔搬柴曳石看斯一棒三年靡間偶過雲門得管帶輕安然與本參話頭不能洞明乃再上天童悟見曰者小老穿與麼大韈師翹一足曰者是大是小悟打一棒曰汝道是大是小師擬對悟連棒打出復依數載隨悟上天台而悟旋示寂師放聲大哭曰將

謂到通玄發明此事誰知薄福至此然既此山失望必當擇木而棲會金粟費隱容和尚執枩至通玄師見心喜且容道重諸方師自謂曰此天賜我矣乃造金粟問遠趨函丈乞師指示容以手指曰我指示汝師當下豁然如人放下百二十斤擔子連聲曰如此則恩大難酬容劈頭棒曰作與麼會俾司客容問龍生金鳳子翀破碧瑠璃意旨如何師作舞而出已而師資水乳一問一荅曰增闍黎容升天童師侍往仍司客容問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意旨如何師曰合取兩片皮容曰汝分上又作麼生師便喝容復問

衆衆皆不契容曰何不看敬知客下語容復還趨吳
福嚴師皆隨行後赴徑山師亦荷囊從之復命典客
蓋師爲人謙恭動止不妄是以容凡遇大賓至乃命
師典之且典之有方風雅悅人老知客之名聲藉甚
林癸巳師四十一歲容問風不來尌不動出雞不跳
艸不動意旨如何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容曰端
的作麼生師曰請和尚珍重容曰我別汝後語師曰
端的作麼生容曰相隨來也師曰如此禮拜和尚去
也遂命監徑山院事秋容特以信拂一枝授師傳臨
濟法道焉乙未同門天水廣公以吳興霅山延師唱

道遂一香燒供金粟容和尚以酬法乳丁酉漢陽人
士以棲賢來聘師念鄉關久別無因而返藉此以唱
還鄉曲調欣然就道弘開大冶煆煉人才翦除機誠
純用眞實一時四方學者聞風而集至室無以容遂
有棲賢重建締構之役創舉將竟而興陽使符又至
蓋唐宋宗風之盛大播郢州故郢之祖庭頗多而鉅
觀者則興陽太陽芭蕉然山以人名太陽以玄芭蕉
以淸興陽以名者則不一道欽開山四宗弘道賢鑑
頭傳大潙喆公之道開席興陽妙喜遊興陽尚及見
賢之肉身在十三代祖之遺風興陽法席可想見矣

況郢之諺曰興陽佛殿太陽池芭蕉寺裏比目魚惜
元明以來令行吳越郢陽不獨宗風絕唱亦抑祖席
頓蘿荒草矣師愴然受請蕭然入院破屋殘僧白雲
滿目無何秦中嚴公玉環提督豫章假道漢上晤師
于棲賢宛如夙契師遂以興陽委之乃邀師過建昌
以就厥事由是興陽摩雲蕩日之殿照壑蟠嵒之樓
禪堂廚庫法席輪奐得以傑構然則興陽不建嚴公
不來師亦不至師之與嚴公殆非偶然哉未幾雲杜
之纂峯沔水之廣長鄂諸之嵒頭歲後請牘至師許
之住纂峯者二月住廣長者一期而嵒頭則優遊往

來荊門玉泉澧浦夾山顧使又迎師卻不應乃上衡
山掃讓祖最勝輪之塔福嚴住持佛頂屬師及門請
開法福嚴師以興陽稍未卒業不允僅一登福嚴之
座說法以結諸山法喜之緣送容和尚木主入傳法
院祖堂撥棹過荊南觀慧海所闢天王之席海率荆
人士請上堂說法復歸棲賢師二十餘季津梁不倦
六坐道場隨時拈出上堂法身無相春色滿闌闕不
住般若無知一枝紅杏出牆來善財童子參見五十
三員善知識末後向樓閣門前了手富嫌千口少南
嶽思和尚一口吞盡三世諸佛何處更有衆生可度

貧恨一身多且道漢鎮街頭袁德謙來此棲賢會裏
飯僧是有所謂也無所謂也有所求也無所求也擊
拂子曰落梅濺石青允碎臥柳臨波翠帶長上堂百
步穿楊箭中者知分曉當陽陷虎機識者豈能瞞好
手手中呈好手敵勝驚群紅心心裏中紅心通身慶
快知音漢舉起便行瞌睡人夢中說夢山僧今日插
標佈彩太公也還有搶旂奪鼓者麼一鏃破三關分明
箭後路上堂若是一見便了未爲好手㳫場久戰方
見作家作家相見也開口不在舌頭上㳫場久戰也
干戈林裏太平時得到恁麼田地用之則行舒卷立

方外乾坤縱橫挂壺中日月舍之則藏榾柮火中煨
芋熟天子三台而不出必須恁麼人方能恁麼事現
前還有恁麼人麼喚來與祖師洗腳解制上堂有時
把住佛祖攢眉有時放行聖凡得路今日闌圜既開
放出牛兒馬兒騰踔春風桃華浪裏翻身百艸頭邊
游戲三級浪高只貴金鱗燒尾一聲霹靂從他攫囊
拏雲手親眼枝平步青霄滯殼迷封暴顋點額衆中
還有要風雷相送底麼拈棒一齊打散武昌王司李
至上堂將後開先萬別千差俱照徹慕頭風雨從教
徧界骨毛寒拋卻家珍掀翻舊案縣尚撒手自肯承

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拍禪牀曰隔江招手橫趨太公
爭似今朝見面親僧問楚江河路既通因甚斷頭船
子不到師曰無你棲泊處問驀地相逢三頭六臂正
恁麼時金不博金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
曰不假鉗錘力分明覿面呈師曰本分事作麼生僧
擬議師曰敗私鹽漢喝出師之絕情離識真實相爲
者若此且楚之宗風久歇得師振起黃鶴樓前鸚鵡
洲邊古鏡重磨漢陽覿面孰謂楚弱如此屬爲瞌睡
虎哉康熙壬子秋師在棲賢示微疾謂侍僧曰我欲
歸興陽僧不察師意肰居起如常一日索筆書偈泊

肰而化葢八月三十日也師生萬曆癸丑五月二十
二日世壽六十僧夏四十七門人奉全身歸興陽塔
於寺之東北嶺

寓叟自傳

寓叟者楚興國涌泉人也姓謝名慧海字水鑑別號
沙翁葢與玄沙備公同族又慕其爲人曰釣魚船上
謝三郎佛祖位中留不住景而屬號翹季居迹不定
又稱寓叟二十披緇遊落北講經論究研頗爲敷說
自謂死生事大語言文字無濟於事遂看本來面目
話揣恖不得無可柰何一日飯後劃肰廓悟乃謁徑

山容和尚渼蒙提獎復謁金車琇禹門徹虎嵒忞諸尊宿賞爲不羈後於吳興稟法霧山敬和尚爲自此以後廿季說法六坐道場六坐者荆南天王鐵佛維揚地藏鄂渚黃龍漢南棲賢嘉禾金粟而渼竭力者天王也天王乃悟公開法之場大宗傳燈之地雲門法眼兩宗源流所出悟以武穆岳公征湖南而廢荒煌募艸事待其人寓叟不揣非才力爲恢復以成法席又搜藏請以定兩宗之譌使盲瞽之徒妄竊祖宗爲自媿也若黃龍再闢地藏重興此尋常刱建不足爲道勉季乃爲虎林大方伯之舉太守縣君之迎承

乏金粟俎豆三秋今寓吳門將之楚而終老焉或曰師季六九正可弘道何必拘拘投老楚山而棄祖庭爲自適者何耶曰吾子世見未足與語姝不知世界空華人命危脆住即夢遊行同幻化且四大色身尚爲吾一寓父母妻孥功名富貴未有不爲吾一寓者又況說法匡徒支撐祖刹而有長轍遠定不爲吾一寓也哉士大夫從吾遊者往往談道之餘復論莊老至悛言不禁手舞足蹈識者謂沛肰胷詮不識者謂肆口接與肰居迹不定每每因之今歸楚隱世遂不接優游寓居歲月遷流以待嵮於溝壑矣或曰菜葉流出樵子詩來師以何拒曰山僧不管人間事一任尋蹤到白雲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九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十

嗣法門人原寬等編

記

査給諫夢記

葢聞人生於世一大夢也何夢中又有夢焉夫夢者幻化不實之謂何遇而夢驗往往先知豈弘闡祖道事屬非常山川名呼神龍有以曉人耶是以安樂公報瑤田之夢卽菴於雲居止一粥之緣潭龍王奉金匙之負元叟於徑山有一十八載之住祖庭待人振起先業爰自豫有定數豈與尋常泛泛住持者之來哉丙辰秋武林方伯李公以金粟之席數年住持不得其人頹然傾廢舉余輓囘説法卽傳檄嘉興尹海鹽令敦延海鹽給諫査公王望一夜夢於萬頃波中涌出一圓古鏡約有數萬斤初起似有黑氣漸而升高光明照耀天地一色而空中有神呼公出手扶持公竭力支撐忽而覺司門者乃傳府主有函至發讀則知請余公曰異哉嚋昔之夢乃師字也繇是徧告當事與諸同人曰吾素偏強獨知之有儒至如諸方尊宿從未接見今金粟之請氺師也吾非改撤轍從事其道吾視吾夢葢與氺師有一段因緣遂躍然而

起幸諸紳迎余入院第金粟荒涼之甚僧規殆盡居民承閙侵擾及余至一番整理方復舊觀雖怨誹繼起賴公之杵可伏住三秋辭退公仍迎余出院復謂余言曰吾昝夢可足徵矣師以前革弊之故招細人萋菲豈古鏡初升黑氣之障乎吾力維持豈神呼出手扶持乎此二事不足爲奇所奇者數萬斤之古鏡而能飛騰上升吾謂師非凡器也且愈升而愈明吾謂師至高明而道中庸也是以丐師一言爲吾記之余曰某固陋無似之夫何敢當爲應夢之人或神龍使公知儒釋爲不二大道如虛空虛空豈有分別隔礙哉公唯唯遂爲記

儀眞地藏禪寺重興記

地藏寺重興落成矣請記於諸名公諸公咸謂余知文義識道理當自記庶鬼神呵護使事傳而不朽余應之曰嗚呼天下豈有不朽之事哉同泰之宮非不固矣至今化爲烽燧永寧之塔非不堅矣亦乃遷於谷王且蒙莊有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葢世人不知造物之機逢生之理從守形蹟之久長不亦謬而且惑乎故吾聖人於無常幻化之中指出眞常不滅之

道使人人知白雲有變青山不老春夢喚回覺性恒
在肰而欲資明斯道必乃藉其勝塲勝塲不立曷以
闡之譬如人之心性寄於一身離身無以見乎心性
夫心性者道也人身者塲也係此觀之無塲不能顯
發乎斯道是以天下寺廟乃聖人出世開道之勝塲
也歷代王臣賢士莫不竭其力爲金湯焉至如兇頑
不肖之人望其塔廟聞其梵聲莫不敬信之心生焉
爲其聖人窮精極神開覺斯民者如此而人傾誠徇
感知有由來亦如此也儀眞地藏寺考邑志刱立於
宋建炎間淮海肇禪師至明洪武十三年敕建爲地

藏禪寺賜主僧號曰文彬歲以峴山衙糧屬寺所需
至成祖遷北平厥糧寢僧徒散寺乃漸廢嘉靖二十
八年後軍王公汝立重修天啓二年中翰汪公鏕又
修迨　國朝順治七年操江李公棲鳳再修肰興修
至再多是補偏苴壞而已康熙壬寅寺僧松石見寺
漸至剝蝕不勝興嬰遂持李公帑牘乞楚力延於余
謂余重闢荊南天王有合叢林規度且四朝湮沒之
天王又在狼窩虎穴之中計日而就故殿殷懇請余
憐其誠慨肰而來至乙巳因事仍返報江陵庚戌念
功業未成再鼓鑾江之棹辛亥乃得新安許君繼先

毅肰荷任重建萬佛大閣并嚴飾毘盧大悲萬佛等
象而供具悉備幢幡飄飖樓閣門開宛敤諸天矣肰
寺繼此而振興實許君引導之力明年王君春宇重
修大雄殿劉君燿宇重建地藏殿又明年參戎吳公
介臣鳩鱗使王公與周運副何公調之暨劉德鎭等
重修山門仍新金剛之象而應供之堂香積之廚久
廢余撤其址而新之以爲叢林輔翼一時叢林煸映
不滅洪武敕建無恙時且此寺建自宋及今幾五百
餘年禪燈不照斯道罔聞甲乙相傳十方靡屬嗟乎
如此寧不從有其塲孤負山靈哉今余承乏茲山建

立滹沱宗旨遂拈棒喝聊作指南先賢宰官士大夫
輩有外護干城者有登堂倡和厥道者咸是一時氣
運濅昌非敢曰人能弘道且古有曰盛乃衰之兆也
余甚懼之唯望後來主是席者力而挽之庶聖人設
法有塲而斯民之覺性亦乃恒明則余與修建諸公
之心均不朽矣

序

壽慈菴楊進士五十序

天下有大壽歷而千古綿肰相繼不曰道則曰德道
之於世不磨堯舜至今尚在德之於世不易周孔萬

古恒鬪苟不以道德為壽縱身延千季滅而無聞亦為夭矣何名為壽乎夫道德也者豈易言哉請試論之本出乎無言無言豈謂無言焉出乎機入乎機而無蹟也亦無始也是以劫窮世盡渠乃不知甚渠無國土亦無聲臭風寒暑溼之不及喜怒哀樂之不聞兄能覆載天地剡雕衆形長於上古澤及萬世而造於吾人者又何終窮哉然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唯至聖者知之慈菴楊君今歲桂月五旬大壽緜是進之以道德之說為君祝唯道德之於君者君得之矣君何以為得焉曰問之沙翁沙翁曰當問自己自己不知問之蒲團蒲團不知問之蹋徭蹋徭不知問之谿然谿然曰在是矣其是以為壽者又何有終古者哉

慈報錄自序

傳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且武王克商兊有天下身服顯名丕振先德周公輔相三王纘成大業其事君事親之孝百王千聖莫之與京尚未掄揚舉及獨乃梟出繼志述事一語可見世間文延道德端在繼往開來使斯人有志有事俱不泯滅仲尼之言不亦深長之思哉余生頗愚又復固陋父母劬勞師長雨露欲一屢報愧未能也然先人有志不遠之事則未嘗泯滅於懷由是戊戌挂笠荊南之鐵佛窮搜天王之舊址披苜驅虎興復巨宇象設尊嚴碑版對立戊申鄂渚復獲黃龍遺址翦除宿莽粉還舊業其措然以竭力乃聊先人之宿志兼以五坐名坊懋懃行道二十餘季以資吾親蓋是不忘所自奚敢稱曰善繼善述之人因之剞劂發稟遂命名曰慈報嗚呼慈恩浩蕩烏能報哉

告文

告龍淵崇信禪師文

維師露根夙秉自俗乃能獻餅於悟祖慧性天開從幼即得薙髮於天王機鋒迅捷接周金剛止用一枚紙燭德業悠長祥發雲眼乃見兩派宗風孤峯頂上拄杖撐天象骨嵒前聖箭括地自有宗門以來終晉恒赫未有盛於師者師則造於宗門實功大而且博也獨以奧脩道原於宋景德間修集傳燈錄將師嗣法之師天王道悟派而不載誤移師載於天皇道悟派下雲門法眼牽而合自此衆謬一下千載混淆後雖有明眼幾淆幾理竟不能復正本宗遂成疑案冑

原下以景德傳燈雪峯廣錄式憑而爭師豈忍聽其攪亂不明以曉之也况非鄉鄰之事混師源頭系師世系實師急務今以其事詳而言之師察而聽焉唐侍郎歸登撰南嶽讓碑載法孫天王道悟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馬祖法嗣出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法嗣天王道悟荘焉正議大夫戶部侍郎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碑載師爲嗣法門人崇信卽龍潭也四公撰文所載如此明確誰謂無天王又誰謂師非天王之嗣乎况南嶽爲師之祖馬祖爲師之翁天王爲師之父又值師未宗前之事師豈不知之耶又協律郎符載撰天皇道悟碑列法嗣三人曰慧眞文賁幽閑道原傳燈將此天皇嫡血三人刪去不載反收師爲天皇之嗣可乎宋尚書員外郎呂夏卿撰雪竇顯塔銘叙顯爲大宗九世孫顯望雲門爲四世雲門望師爲三世師望馬祖爲二世是則顯爲南嶽下法裔明矣佛國白續燈錄亦載顯爲馬祖九世孫祖源通要所載亦如之至如張無盡達觀穎洪覺範大川濟之辯清定祖圖聯芳碑之確載天童直說之詳明徑山嚴統之嚴定此雖師宗後之事然師靈明昭格又豈不知之耶旣知之豈容如此之

悖妄耶仕中禹門葦從以一傳燈謬載之書雪峯泛論訪道之語爲辯葢雪峯荅閩王一段因緣云吾所明此道不獨於德山且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故曰自從先德山石頭已來洞山爲石頭之裔因言及之雪峯未嘗敘述從上嗣法來源何得據是爲爭端據是可憑以上碑銘諸家之書獨不可憑乎欲得傳燈可憑須將諸家之書盡情抹殺然後可以證傳燈爲不謬矣萬口喁喁吸吸所說而無已今則於天王祖庭設位告師師須從定而起明以示之使惑夫無疑亦息此爭端亦使師之世系得以撥亂而反正於天王宗派維師俯察賜之鑒焉尚饗

祭文

祭雲澤昷侍者文

康熙十七季十月朔五日昷歿三葯金粟寓叟謹治以時羞之奠告汝昷侍者之靈嗚呼汝從吾於儀之地藏季僅十七歲學而穎異朝夕克勤過人之資期汝成立而復從吾住鹽之金粟汝季巳二十四歲學日益精志日益立稠人廣衆咸以悅心上林新篁不同散木况陸沉下版冰蘗備嘗吾不獨以侍者參得禪向人告亦常謂衆而言曰昷侍者如此行去他日

福緣未易量也孰意難料遂爾云亾嗚呼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且顏氏子四八而歿尚稱短命今汝又折八齡其造物者之相奪使汝不能成器乎今吾屬望已矣也然汝昝之所學恐枉半途今吾指汝到家維汝有霧鑒徹斯事始謂吾不負汝也遍身無縫罅大塊是文章枉世卽世隨處優游亦始謂汝不負吾也嗚呼維汝有霧其知我言耶其不知我言耶尚饗

祭福嚴則峰崙和尚文

嗚呼兄今卽世耶吾獨潸悲而哀慟也人生於世必有大用而出其有大用於世不能泯滅吾又何用潸

悲而哀慟之哉孔子見周衰修六經與仁義挽回王化特使賊亂而懼吾宗門至明季時衰之極矣天生吾天童一條白棒振興斯道吾徑山繼起而出別集嚴統作於濫觴之時以懼賊亂之夫吾東邃有嚴而來荷擔斯任纂修續燈徵文四方功未卒業遽然而寂吾畏之曰著書未竟先云逝零落文章誰解收天地有心扶正化禪燈重朗照無休吾裁書力催則兄東夻以結此案復送之以詩古德云遠矣遐心孰與謀一肩能荷業千載得神遊矯矯雲邊鶴蕭蕭澤國鷗本來同臭孔珍重別蘂蘂則兄咨嗟挐笠而往璽

加校閱筆削成書方授梓工幸天龍加護斯功告竣又移幢於福嚴祖席夻夏惠書以報更訂吾補處福嚴吾覆之以老不能且幾何時唱道東南昨還燈夾荊出兄之計吾不遑安處乃設位告之一絲慧命續燈存兩世手編百世尊魏我來先夻復後此生欲語向誰論夫兄所修之書乃載佛祖所傳之慧命佛祖所傳之慧命乃天地日月古今羣生之慧命佛祖天地羣生之慧命千古豈有息耶旣佛祖天地羣生慧命千古不息兄之面目昭然千古又豈有息乎兄之面目千古不息卽吾又何用潸悲而哀慟哉況立巨

功建勝業於吾法門也是以特爲武漢同人幷諸子姪祭兄歸楚行靈於晴川江上幸望錫杖浪裹浩浩慈風惠然眘胥而來尙饗

碑文

先父母二碑文

原夫汪洋之海必有其源覆天之木豈無其根聖人降蹟賢士挺生寧曰無父母而遺其本也旣不遺其本必報之達之也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海也材槐敵木學屬支離吾父母難爲報也所以壬寅秋仲命鴛

江陵拜祭斯山今復重來勒此二石一奉吾父於月
墳之右一奉吾母於黃陸公山之脚吾父名應台吾
母張氏吾父母所生七女三子長子夭亡次子亦亡
海忝季子又呼十郎念雙親既喪兼世又遷功名塵
垢何能羈我遂發悲心拜辭家廟祝髮披緇丞求聖
人之道於四方百種磨礱而契證故不敢遺其本往
來江漢以斯至道達於吾父母也或曰父母遺體髮
膚不敢毀傷師雖明道髮膚已毀嗚呼斯人見其蹟
未見其理蹟也者末也理也者本也吾將以本達吾
父母可謂至也況泰伯斷髮文身千古稱曰至德矣

乎

又

生事死葬祭之之禮乃人子之普行亦天下之大本
也或曰此閨夫閨婦之行何足盡才人豪士之道也
才人豪士必任一官乃效一職高車駟馬光炫門庭
爲其大矣或曰此形名聲勢之行亦何足盡聖人君
子之道也聖人君子必見其道明其德或經濟天下
或輔相邦國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乃其人也堯舜禹
湯以道治天下其親乃不顯乎周公孔子以德輔天
下其親乃不揚乎是以古今有異教道不同欲人爲
善之心則其一也海雖不敏教人孝本悉善以報吾
親雖曰親之不顯天下大道之理盡也吾何晦焉謹
稽首拜手而爲之記

天王寺碑文

粵稽皇藏佛祖通載乃載荆州天王道悟禪師碑記
悟嗣馬祖所出一人即龍潭崇信雲門法眼二宗皆
其世系唐元和戊戌夏悟示寂再考唐宋元明林間
錄稽古畧等書記載天王寺者二十餘家名傳海宇
寺貲無存蓋因南宋岳武穆征湖南而廢有鐘化一
鐵猿荒址中人屢竊鐵顯靈自護明惠王於此燒造

琉璃故東北隅隄址稍缺陷　清順治戊戌夏余始
至荆搜求遺蹟見七百秊無主之鐵尚存當秊節使
抛水乃在江邊又訪周圍十里社祠二十處俱名天
王堂土地基址圖隄當日道場用價購贖創建殿宇
莊飾聖像歷四十秊祖庭備觀且荆州自古用武之
地寺住衝繁之鄉所以興建爲難荆州志謂天王寺
創於唐毀於宋重建於清順治間水鑑禪師余遂規
畫緣不逮今所建立者僅存典型獨望後賢光起祖
席於無窮是則天王一燈端有幸焉是記

附

天王沙翁和尚紀略

沙翁和尚鄂之富川涌泉謝氏子也名慧海字水鑑其稱沙翁者因與玄沙備公同族又慕其爲人私淑別號晚季居迹不定又稱寓叟生明天啓丙寅十月十二午剋至清順治丙戌季二十詣蘄春報恩寺禮體融大德祝髮初遊講肆每痛念生死自謂語言文字無濟於事一日飯後叉手立於中堂看本來面目話劃然大悟說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幾回叉手問中堂於今見也非他見慶快平生百骨涼謁徑山費隱容和尚容問那裏來師便喝容曰放汝三十棒師

又喝遂依席下受具大謁玉林琇萬如微木陳忞諸名宿賞爲不羈復謁湖州霧山獨冠徹和尚徹問如何是現成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投機一句師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如何是轉身一句師曰輕輕躍足龍門過惹得清風動地生徹書臨濟正宗源流付之順治戊戌師季三十二應荊人鐵佛請至荊徧搜天王遺址於荒榛虎狼中覓得恢復道場興工時正值旱魃木不能進忽水涌木至又七丈從西而來四入由東而至四偉人雜於稠人中指點土木工竣不知所往

咸謂天王助力於時靈異頗多師竊不可記康熙元季壬寅江南操江李公棲凰請住眞州地藏寺乙巳値師四十生迎回天王戊申重闢鄂州黃龍庚戌繼席漢陽棲賢冬復跨揚州之鶴重建地藏且明太祖敕建之寺規模宏大萬佛閣大雄殿地藏殿等無不刱備丙辰浙江方伯李公士楨請住嘉興金粟下檄太守縣君相迎荅金粟乃天童密雲悟和尚中興祖席至師說法爲第十代師旣承乏俎豆三秋如搢紳查公培繼張公惟赤陸公宪旭輩聞師提唱無不服膺庚申再住棲賢癸亥退居黃龍甲子仍迎歸天王

然天王自甲寅後駐劄大兵綠竹青松靈宮貝殿幾又廢弛師不忍坐視重爲葺修又覓秦南把茅遠重梓嚴統以明徑山老人清正五燈公案丙寅於潛宮構幻寓山房內軒曰懸夢亭息影師三十季周六坐道場開鑿人天垂手不倦兄隨身一盆清風兩袖到處雲涌光大祖席師眞可謂承願再來繼述其事於法門豈小補之哉今略紀歲月勒於天王碑陰以貽將來識天王中興所自師有語錄十卷方伯李公太守盧公送入嘉興楞嚴寺般若堂偕大藏流通散錄別集隨處行世門人原貞述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illegible]二十三年[illegible]

失荷單傳正印爲佛祖後裔者其大節有二一曰克
紹人才二曰光復祖席人才不紹慧命斷絕雖有名
山巨剎不旋踵而䢴墟矣祖席不復古蹟荒湮不唯
失前人基業雖有人才亦闕化無地矣二者不可偏
廢也然欲恢張祖席又當揆其所繫之大小而緩急
興廢所係者小則可興可廢可緩可急贅疣觀之亦
得也若其剎爲佛祖所必繫法道所必爭宗派源流
所必待剖判者而荒煙宿莽任其蕪沒不一爲大呼
攘臂奮身恢復曷以號克家兒孫也哉則今荊天王

禪寺是矣夫中興天王寺者沙翁海禪師也今且言
開山之祖名道悟渚宮人謁馬祖洞明大法住荊州
天王寺法嗣一人卽龍潭信也厥初道場鞠爲茂艸
獨寺門一巨鐵神鬼護擁有竊掘者輒雷電晦冥屹
不可動距寺三里爲鐵佛寺卽天王退居也順治戊
戌沙翁挂笠晴川荊南道俗齋幣牘以鐵佛請沙翁
念祖蹟陵遲慨然而往辛丑始得天王古址第寺基
淪爲民業捐盋贖贖不辭荼苦建大雄殿奉天人師
殿後對梵天閣上祀圓通大士下設說法之堂左右
爲方丈以居主法者前建四天王殿中安慈氏後列

韋天覆構東西禪堂用棲僧衆而祖席規模則巍然
傑出矣非沙翁以英妙之季具開闢之力孰能於荒
煙蔓艸中劈出釋梵龍宮哉然此尤未爲沙翁奇也
所奇者徑山費隱容老人爲五燈列祖慧命防閑僭
亂編輯嚴統以定宗支所背辨者則天王天皇兩派
淆譌也使無人焉親履其地窮其源則揣盤模象闇
爭繁興曷有底止今沙翁爲老人的骨之孫而所與
者適江陵之祖窟灼然見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
天王與天皇之嗣石頭慧眞等之嗣天皇天然證據
斬盡狐疑老人心血洞達於千萬世矣而所爭者以

道原傳燈之譌書謂龍潭出自天皇易丘玄素符載
二碑呂夏卿張無盡等數十家定典雖董狐再起孰
得而顚倒哉夫興一藪林復一祖剎亦等閒事耳獨
此天王者佛祖法道於此攸關宗派源流於此剖判
又徑山老人哀越心事於此待明而沙翁以一手擎
出厥功顧不偉歟余言及此者特以天王之中興頓
釋法門之疑案千百載下庶以沙翁爲中興之祖云

　前住南康雲居現住黃梅四祖晦山戒顯撰文
賜進士第正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可前篆額
賜進士第都察院江西道監察御史洪之傑書丹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碑熙二十二年撰文立二十三年碑入志

唐貞元元和間眞僧輩出而佛理宗乘於時丕盛其在荊南則天王天皇二禪師其炳炳矣二師生同時住同地而一嗣南嶽一嗣青原其功行亦正相等是則當日卓錫之場卽爲後世傳衣之地固當互影劫而竝存朕數百年來天皇猶有寺也而天王遺蹟已付之斷煙殘照其荒落也不知其幾年矣夫天王道悟師本渚宮人也嘗謁馬祖時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便返荊州結廬曙郭不遠後節度使丘玄素捌寺居之額曰天王卽師他日示寂地也稽之往

牒碑志猶存獨寺既不可考卽荊郡乘乃不多及亦爲何哉蓋嘗考之後周時詔廢浮圖凡天下寺塔悉就毀滅唯天皇寺以有張僧繇所繪先聖像存焉遂得獨免豈天王寺之廢適在是時耶獨怪天王之裔數傳而爲雲門法眼二宗宗系號稱最盛兒孫徧天下而祖父發祥之地莫有過而問者不大可悼歎乎順治戊戌有水鑑海大禪師住錫於荊渚慨夫法屬之傾頹致衣珠之迷失而悲愍獨切焉因爲搜之得荒基一片於榛莽中尚餘塔址鐘鐵且此地周圍十里許祗名天王堂是則當日天王道場端在是矣因

以大願力共此郡人士經營之無何如殿閣門廡煥然大備舉數百年久湮勝蹟而一旦勃焉重興非甚盛舉哉越甲辰余以確事至荊間一遊覽不勝贊歎寺僧明哲因以其碑記請焉余雖謭劣無文朕竊幸天王有靈遺蹟復炳使至止斯地者得從瞻依禮拜其下想見當日馬祖所謂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之指是則天王一燈常明斯世實維鑑公大禪師斯舉是賴焉遂爲斯文聊以誌之若曰名人之文可垂不朽欲以補郡乘所未備而遠與僧繇之繪事同功則請以俟後之君子可也因爲之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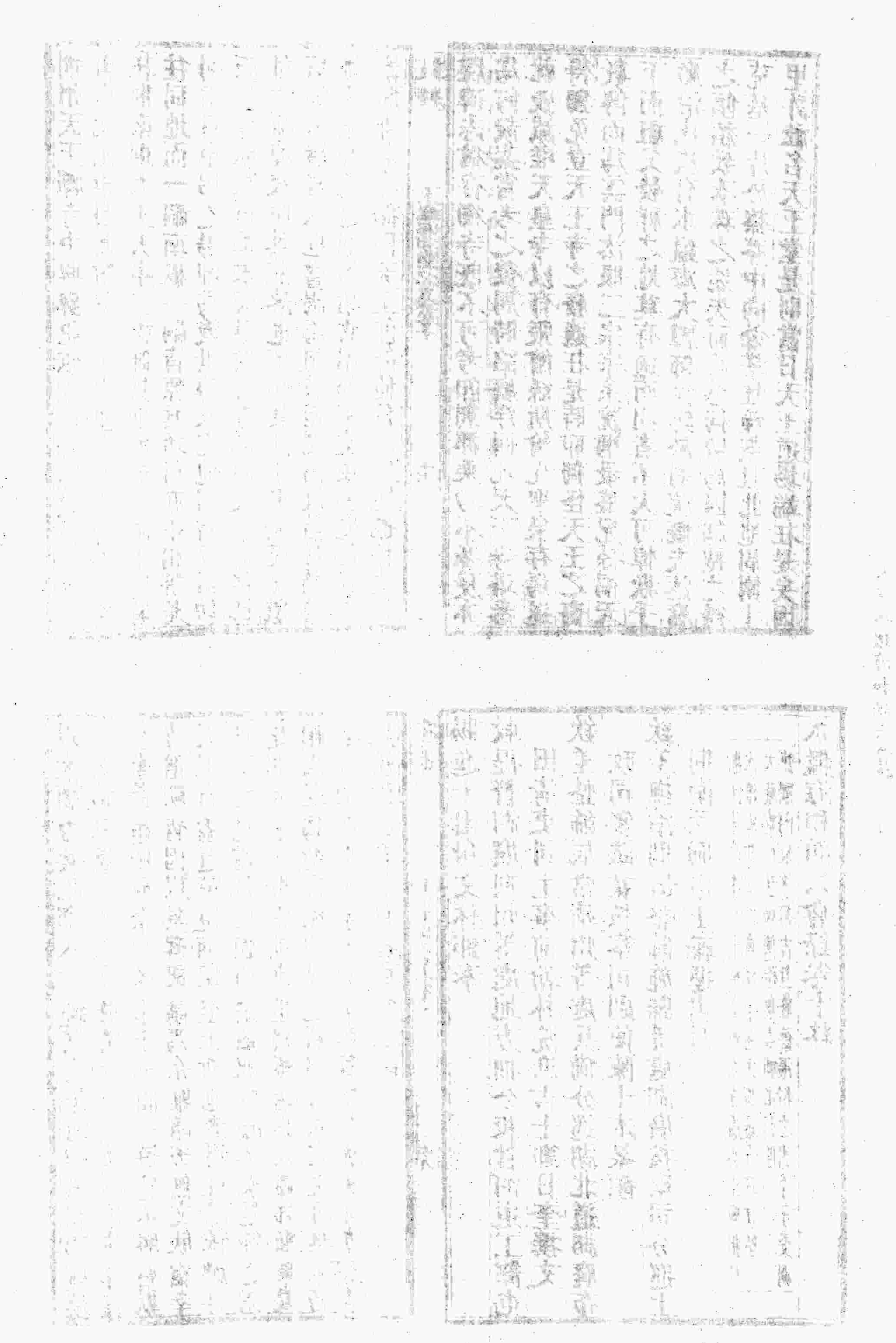
敕提督湖廣荊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鄭日奎撰文

欽差整飾辰常靖州等處兵備分巡湖北道湖廣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副使陳士本篆額

欽差撫治荊岳整飾施歸等處湖廣按察司分巡上荊南兵備道王輔運書丹

浙江嘉興李公士楨嘉興太守盧公崇興捐梓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十卷送楞嚴寺經坊隨
大藏流通傳燈無盡祖道昌隆
康熙丙辰冬月吉旦旌德湯揆之書李子受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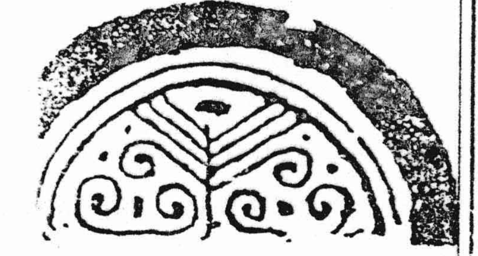
水鑑海和尚六會錄卷十終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

清・水鑑慧海 撰
原澄 等編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序

余常謂聖賢危微之旨必待人而後傳故我儒之有薪傳猶釋氏之有統嗣也聖賢危微之傳必升堂而後入室我儒之有洙泗猶釋氏之有祖庭衣盋也聖賢之道非其人不傳釋氏之宗亦非其人不嗣聖賢之脈必由洙泗而遡其源釋氏之傳亦必由祖庭衣盋而正其統使其間無六經諸史以正其歸則聖賢之道不明無經典語錄以闡其教則佛氏之學不著甚矣語言文字之功爲大且重也粵稽釋氏臨濟自西來後數千季間或顯或晦不絕如縷至密老人中

興天童而其教始盛天童傳徑山徑山傳棲賢棲賢傳天王天王水鑑大和尚者卽今眞州地藏寺之開山禪祖也師自荷法後卽以闡揚先教爲己任因念荊南天王祖庭湮滅無聞天童常遣人求其址而未得繼而徑山承先人意作嚴統一書嚴統者嚴考其統嗣歸於嫡派以正其祖庭也師承兩老人意單瓢隻履奮肰至荊求天王故址而昔日梵宮貝殿悉化爲狐窟兔藪暫寓鐵佛寺不旬日荊人慕師教咸來瞻禮遂開席焉未幾得天王故址師大喜親爲刈榛莽除荒穢庀材鳩工計日而就使千百季湮滅之祖

庭一旦煥肰復出遂移錫於天王寺是爲天王中興云居數載師復念曰天王與黃龍俱爲臨濟祖庭也何可開天王而舍黃龍乎復移錫鄂州更闢黃龍甫畢赴漢陽棲賢之席居未幾又受儀眞地藏請師至地藏而儀人之慕風皈依捐貲修刱者亦如天王故事其教復大振嗚呼師眞可謂有功於祖庭者哉二十季來歷吳入楚五開薙席其間一刱天王兩興黃龍地藏住錫之處靡不踊躍輻輳而又能在在皆有語錄以行於世茲門人更復將師五處所刻之錄刪繁訂畧共爲一帙名曰五會錄梓以傳世問序於余

余覽之喟肰曰嗟乎余何知敢漫肰序哉旣自思曰不知語錄之奧義而師之行履可知也師之語言文字可知也因爲焚香拜讀覺洋洋纚纚如日月之周天而無時息也如江湖之朝宗而必歸於海也又如然犀剸艸而幽隱畢出葛藤斬盡也非師之文不足以發明佛氏之教非師之行不足以中興祖庭之遺肰則師眞可謂有功於祖庭者哉嗚呼余因是而增慨焉亦安得我儒者如師之承先啓後而使聖賢危微之旨復顯今日也嗚呼是眞可慨也夫

康熙壬子十月望日徐行檗菴氏拜撰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語錄序

劉經臣明道篇曰世尊拈華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華競秀分宗別派各有門庭荊南天王禪師自貞元元和間振鈴鶴澤卓錫荊湖於時廕法雲而曜慧日靡不出火宅而濯清涼迄今智炬雖微宗風不墜余以鞅掌之塵墮黑罡之海卽欲息念金篦望津玄筏終愧門外未契箇中因入天王古寺得瞻水鑑和尚宛肰天童法裔逼眞臨濟兒孫時蓺桂飄香乃拈無隱公案幾如啞子說法木人對語嗣後讀其語錄怳肰頓悟因思古德接機傳心諭法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坐喝豎拂拈椎或挾矢持叉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掣劍磨甎靡不脫盡筌蹄直指機要以觀今日師之指點全體機用所謂一馬踼殺方知獅子窟中梅子熟時誰識蓮華座上吹毛劍條條血痕塗毒鼓聲聲刺淚義味俱込中邊甜徹當下透脫洞地圓成讀斯錄者自有醒焉余日坐煩惱障中正恐䆿糊難施若謂打鼓弄琵琶愧是鈍漢

湖廣荊州府推官葉南生拜撰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荊州天王水鑑海和尚語錄序

貞元元和間人間佛理悉顯宗風唯楚燈盃猶盛微直挺生其際鍾湘澤之靈者也一時荊湖鼎盯之間晃晃燈明如天王天皇龍潭藥德夾山諸方獰龍香象授衣付鉢於其際者遂如日如月如星燦五葉兒孫幾半天下矣嗣是以還載微載著似以楚俗不勤修證不受碑版而頓迷失之致令天王之裔盡屬天皇遂成淆譌向與報菴菴主東旭諸禪偶一考證慨肰有如許兒孫猶迷卻祖父之歎夫卷冊易淆山水道場難沒卽今天王城西天皇城東以別則十里而遙以確則一城而近而兒龍潭德山晃晃照人間者乎今天王燿靈乃得沙翁和尚砍開荊棘中興道場日提拂玄唱其間於時法豕豚衛緇素雲涌師爲賓權顯實拔楔抽釘取合口猶塵者使人言下便見遂得語錄若干卷念荊人昔時宗風歇絕失迷衣珠再舉馬祖之機用所謂不歷漸次不假修持荊人信悟如天王親承說法矣師以余際世變山中結茅將謂此事亦有依倚不知世變後出荒賦累歲洊軍輿無如皮囊何愧摸此中鼻孔不著矣聊爲序緣起若此

江陵報菴王文南熏沐拜書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荊州鐵佛禪寺語錄

師順治十五年戊戌四月於漢陽受請六月十八日進寺

三門曰潑天門戶迥無關一任諸人去復還且道新長老到此又作麼生信步施爲多意氣等閒踢破上頭關

佛殿曰蕭條古殿白雲封象好金容冷座中今日相逢無限意眞香三片竹爐紅

方丈曰昝道悟禪師退居於此奔丞四方龍驤虎驟茲者室冷風生庭空苔長山僧到來欲輓頹風且道如何施設拈拄杖卓一下曰三尺拄杖攪滄海令彼魚龍知性命

上堂指法座曰斯座高廣斯道玄玅不遇其人倶爲虛設今日要見其人麼獅子吼時芳艸綠象王回顧落華紅便陞座拈香曰此一瓣香樞機天地化育羣品奉爲

今上皇帝祝嚴萬壽伏願道冠三皇德尊五帝此一瓣香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官僚伏願至人無己天下爲心此一瓣香迦葉師兄得處只恐依俙諸方老師悟時未必親切今日山僧腳踢實地一任天下施行雖然還知落處麼奉爲住湖州霧山獨冠敬禪師用表化儀乃就座上省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喝一喝曰百千法門無量玅義一齊奉施了也還會麼若也不會不妨請問僧問法社荊南千古在今朝又見振宗風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漁翁醉臥蘆華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眼開不見舊山河如何是人境兩倶奪師曰雲封巴峽人蹤絕如何是人境兩不奪師曰雨過

巫山起臥龍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師曰鵰弓一挂狼煙息八表歌謠堯舜天乃曰火雲炎日燒晴空萬象森羅汗如雨無位眞人總不知鐵牛夜半生言語今日分明舉似君大道迴然絕寒暑所以不逐四時凋能爲萬象主包括古今而無去來含吐十虛或現大小人人本自圓成處處全彰萬有不須此外更加求屈指三三原一九還委悉麼報起三聖瞎驢放出大雄猛虎臨濟德山立下風外道天魔錯亂奔荊南法道大興隆皇王願祝天長久上省復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上堂絲綸垂處無他意一得錦鱗便自休破浪來早上鉤無邊風景任優游以拂子作釣勢曰有麼有麼良久曰此間宗風纔展斯道初興錦鱗未必全無只是不解吞鉤所以世尊拈華達磨面壁德山行棒臨濟施喝雪峯輥毬普化搖鐸南泉斬貓趙州洗盋乃至從上老古錐施爲百端無非指點當人本來面目揭示萬古不昧宏機茲者山僧不惜眉毛如此告報亦只要諸人鼻孔撩天脚跟點地踢破是非關擊碎無明窟灑灑落落佛殿魔宮隨處横身地獄天堂任意游戲恩愛不能牽生死不能繫汝諸人還信得及

麼本有靈機非妄得等閒悟取覺風光

戊戌師誕上堂僧問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和尚還有生滅麼師打曰汝試定當看進曰虚空掣電本無蹤蹟師曰卜度不著問不問聖與凡如何是當人立命處師曰石女著鞾水上立進曰既無滅亦無生因甚又有十月十二日師誕師曰木人攜杖火中來乃曰自落閻浮四八秊幾囘骨露又皮穿而今思枕幽嵒上豈料天王業債牽業債牽來無限意拕泥帶水接人天豎拂子曰還見拕泥帶水處麼良久曰相逢不遇調羹手孤負梅華又一秊

立職事上堂冷落祖庭今日復開相扶須藉好手敲唱全賴英才好手出也淞苑藂中增秀色英才來也山僧舌上起殷雷濟北宗風振荊楚馬師暗地歎奇哉然而如此且道那箇是好手那箇是英才覷左右曰覿面不須重舉似傲霜方見歲寒梅

結制上堂此者開爐大約不似諸方盖是悟祖淞席傾頹久矣於今特地冷灰忽發實爲希有雖然四大部洲人及鬼神佛及菩薩盡皆聞名遠造此勝會扇爐底扇爐添炭底添炭以致同聲而爲歌曰爐韛開兮望風來紅燄猛兮絕塵埃聖兮凡兮俱不立更將

何處著疑猜汝諸人還覺領上汗流麼

結制上堂爐韛宏開煆凡煉聖鉗鎚掌握琢玉雕金就裏全提寧容涓滴格外權施唯許流通所以放行也則瓦礫生煇把住也則乾坤失色山僧今日總不與麼告報只要諸人寸絲不挂赤體荷擔坐斷十方聖凡路絕不須刻期取證豈用畫地爲牢還委悉麼烈燄爐中休擬議莫教燎卻兩莖眉

上堂僧問紅爐烈燄威風凜凜向上宗旨請師垂示師曰三十三天撲帝鐘打刀須是邠州鐵進曰是和尚宗是臨濟宗師曰千聖共傳無底盋鎮州蘿蔔重

三斤僧璉出衆長跽曰某今日請和尚陞此寶座顩爲先考生我之德莫由而報伏乞和尚方便指引令其了明生死親證本來師乃曰是此死生一機天不能葢地不能載風雨不能侵欺水火不能毀壞歷萬劫而常肰游四生而自在佛祖覷之無門鬼神測之難解赤灑灑淨裸裸寸絲不挂只在汝眉毛尖上汝還見麼僧拂袖而起曰如此則先亾超度了也師曰恩愛斷時生死斷阿爺本自不相離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如此會去不離當處常湛肰如此不會覔則知君不可見

上堂離赤水以求珠棄荆山而見玉癡狂外走與道何益還會麼家珍不必從他覔好自囘光直下看

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青蛇上竹一種色黃鳥過牆無限情

上堂章華宮內春艸生章華臺上柳條青毿思昔日霸王宅啼鳥落花無限情要見古今天地古今日月麼屈原雖死家聲在宋玉悲秋辭氣清

上堂莊周夢蝶於枕邊可夢得見夢不見九成聞蛙於月下還聞得著聞不著魯祖見人常李面壁是爲人不爲人趙州勘破臺山婆子還勘得破勘不破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流支打落逵磨齒至今天下不關風

上堂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隨分受用天不管夜來依舊宿蘆洲好好休休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說得十分眞不如親見面要見面麼三月梨華白如雪五月榴華紅似火

上堂秋山虛碧秋水渺茫秋月淸皎秋風颯凉北牖開兮天自爽南簾捲動晚荷香眞機獨露無囘互面目全彰不覆藏諸人如此會去三世諸佛無處安名歷代祖師何勞啓口覷死生如晝夜以三界作蘧廬優游乎去來何礙瀟灑焉喜怒不遷於中運用神通垂機格外一念頃入無邊香水海無量四天下其中所有衆生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龍若仙若畜生若餓鬼若有形無形有想無想乃至情與無情一時化度各各坐寶蓮華成等正覺雖肰尤未是衲僧分上事葢爲衲僧分上無動無靜無凡無聖無大無小無欠無剩無生無滅無垢無淨如此汝諸人還信得及麼復說偈曰千聖共提提不起天下欲藏藏不得衲

僧分上事如何不須腦後重添楔

冬至上堂昨夜西風吼似雷今朝六出點空堦游人若未知端的剝盡羣陰陽自來急薦取沒張乖南枝暗地破銀顋小人道消君子長一回贏得笑顏開

復舉僧問天童悟和尚如何是不動尊童曰此去徑山五百里師曰天童和尚道振天下德尊今古頂門具眼起臨濟頽風所以接一機施一語令人脫體全彰而不滯於陳蹟今日或有人問天王如何是不動尊向他道動也動也待他纔涉思惟劈脊便棒且道天王與天童是同是別具眼者辨看

王學使至上堂一言見諦萬派朝宗聖凡無二古今一揆若是識見依俙臨機難免鈍置不見當時運使張無盡公旣爲東林印可復謁兜率悅老悅問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言公曰疑香嚴獨腳頌德山拓盋話悅曰如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是無公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卻門公一夜坐臥不安如病未汗至五更下牀踢飜溺器乃大悟說偈曰鼓寂鐘沉拓盋回巖頭一掇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季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運使到此可謂香象擺脫韁鎖師子遊行自在後來門庭高天下士亦少許可者蓋由此一番消息也今日學使相訪且道又如何相爲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世尊橫說豎說說不著祖師東指西指指不著諸人朝參暮參參不著因甚麼雪峯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復曰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佛成道荊州太守至上堂不住皇宮向雪山六季苦行悴龍顏明星午夜忽然現兩眼豁開不等閒舉拂子曰明星現也汝諸人還悟也未若也悟去莫言此

日爲官易須信從前作佛難若也未悟肝膽此時須裂碎好看江上侍郎來

除夕上堂季窮歲盡佛法無可商量但得平時田地穩密免教今日腳荒手忙北禪分歲宰白牛伎倆兒郎東邨王老夜燒錢醜態不忘爭似天王風味好一爐松火煖茅堂雖則如此別有風光且道是甚麼風光欣歡兮飲觴幽輿兮吹簧聚皆英賢知有幸今宵無束任倡狂靠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適逢一歲皆天下喜季豐一番新事業不與舊時同且道春魁獨占事如何師豎拂子曰

一枝開也進曰鳳曆催回天地暖一枝先放嶺南來
師便喝乃曰堯風舜日共樂昇平社舞邨歌處處逢
迎委悉麼干戈偃息無爲化鞏固江山祝帝城
上堂厺秊貧未是貧今秊貧始是貧厺秊貧猶有卓
錐之地今秊貧錐也無眞淨曰香嚴與麼道奇特甚
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即不然厺秊富
未是富今秊富始是富厺秊富唯有一領墨黲布褊
衫今秊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
衆實謂風流出當家師喝一喝曰大小禪師向者裏
說貧說富俱是徐六擔版也未在天王玆者也不貧
也不富遇飯喫飯遇粥喫粥也無厺秊與今秊一道
神光萬境閒夜來夢到天宮裏扭著梵王鼻孔尖復
喝一喝曰也未在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打鼓普請看人人面
皮黃
春日上堂東風乍起倍精神柳眼梅顋笑轉新無限
風光藏不住數聲幽鳥出煙塵日蕩蕩兮雲漠漠西
來祖意絕疎親金圈栗棘閒抛出吞跳莫教鈍置人
所以男兒須踏上頭關豈甘苦海受沉淪舉拂子曰
等閒識取龜毛拂萬紫千紅不是春

解制上堂僧問解開布袋口放出水牯牛且道向甚
麼處厺師曰脚下無私天地闊進曰綠楊芳艸紫霧
蒼煙作麼生得不犯人苗稼師曰普進曰若然者白
雲嶺上恣游戲綠水谿邊任放憨師曰淺乃曰十月
十五結正月十五解結解兩重關其中有光彩徹頭
徹尾笑春風善始善終護天龍今朝瓢笠都拈起萬
水千山厺路通
復舉道悟和尚自馬祖記莂後卓錫天王寺人莫之
測有崇福者家鄰寺巷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
畢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福一日自念曰餅是
我持厺何以反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
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福聞之頓領玄旨因投出家
悟曰汝昝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後得法住龍
潭高風遠振乃出雲門法眼兩宗師曰玆者山僧親
履其地風景依俙家聲未墜雖有無識者竊師之嗣
以爲其祖混淆蕩盡有何益乎今日要見獻餅人麼
鷺鷥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徑山容和尚訃至挂眞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
三二一天邊木馬遠嘶風海底泥牛空哽噎要見徑
山老和尚麼乃指眞曰咦

住荆州天王禪寺語錄

順治十八季辛丑五月重開天王寺

師至荒基曰蔦艸荒煙幾百春葛藤那復說諸人今朝斬斷疑情盡萬古天王孰敢爭

建拈華殿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千二百季灰冷而今忽爾炎生奉為本寺開山兩宗之祖一代之師道悟和尚并及本寺鬖度獻餅崇信禪師普同供養此一瓣香已在鐵佛拈出天下共聽共聞今日重新舉起再令見頭見面奉為臨濟三十二世棲賢獨冠敬禪師僧問荆棘林艸木丘一朝忽起崔巍殿閣為復是神通為復是玅用師曰玅用神通掌握中乃曰千季祖席埋雲冷一旦中興氣象新兎窟狐窩俱擊碎石頭瓦塊盡飜身拈華老衲從今現微笑頭陀再悟眞自此一番功業立普天帀地盡回春且如何是回春一句乃作拈華勢曰諸人會麼

建梵天閣上堂高閣巍巍插梵天盡塵沙界唯一望自肰瀟灑絕諸塵誰不心空得高曠匪獨此時法門典況乃當來作㮇樣作㮇樣須是諸人登一回方能物物無遮障

結制上堂僧問法幢復啓祖令當行欲定干戈誰是其人師便打進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復打乃曰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全提乾坤失色若是精金美玉臨爐豈避猛火苟類敗種焦芽望風自肰遠遁天王今日把住牢關看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當下劃肰開隻眼何須立地覓根由

僧生薦嚴請上堂天命季逢意氣高不同俗子醉香醪華封杜獻三般祝王母徒呈一對桃妝盡繁柯誇美事看來誰識小兒曹爭如就裏生涯好故請山僧報劬勞肰則劬勞遠逝欲報難遭今日未免借拄杖子神通令伊存亾一會各見逍遙遂拈拄杖向空畫一畫曰會麼過去先宗塵點刼於今不隔一纖毫端肰全體雲中現不挂寸絲精赤條浩禪如此汝還信得及麼復以拄杖向空畫一畫曰交

上堂舉雲門曰終日喫飯不曾嚙著米終季穿衣不曾挂著縷師曰雲門如此提唱未免令人棄水覓波馳求別有今日天王要且不肰終日喫飯滿口是米終季穿衣通身是縷諸人直下諳端倪飽食豐衣無盡已無盡已都是自家底喝一喝

明哲鬖度上堂僧問昝日崇信今朝明哲請問是同

是別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乃曰看破塵緣終日昏
傲朕奮志扣空門金刀斷卻青鬚髮便是如來的子
孫三道惡因從此息雙親罔極盡酬恩更敎努力勤
精進方見大雄猛世尊且如何是勤精進莫是朝暮
功課灑埽焚香麼此是吾門小學要且難見世尊莫
是堅守毗尼淨修梵行麼此是無繩自縛要且難見
世尊莫是觀門持誦苦行頭陀麼此是門外之繞要
且難見世尊莫是博究三藏廣覽諸子麼此是貪人
涕唾要且難見世尊既總不是畢竟如何得見舉拂
子曰如此折合出家須讓英雰漢其若沉吟敵勝還

他獅子兒

佛成道上堂午夜明星誰解看眼睛瞎卻老瞿曇至
今很藉難收拾幾度風吹自不甘何也箇段光明自
古横三竪四何須特地奇哉便乃透七穿八致令承
虛接響狐羣滿地抑見賣狗縣羊魔黨多方者樣沒
意興漢今日思想將來若一味毀辱伊園林不看寒
梅放宇宙爭知春又回若一味慶贊伊話頭一落人
間也引得時流亂畫描且道畢竟如何擊禪牀曰珊
瑚枕上兩行淚半恨君兮半憶君

除夕上堂萬里未歸人漫自欣欣喜旅泊幾何長兄

復値歲底百年一幻身韶光如流水勸君早思惟莫
待臨時悔且道悔箇甚麼空在閻浮丢一遭未曾蹋
著自家底顧左右曰衆中若有箇傷不甘底出來道
和尚和尚休寐語我衲僧家尋常處處是生涯頭頭
成活計饒他臘月三十日到來分文不欠於人任我
手舞足蹈樂而無已有麼有麼若無也好薦取

元旦上堂寶鼎香燒祝聖鉊無邊壽算等虛空條風
塊雨普天下道泰時清萬化中卽此意又何竆謳歌
鼓腹樂季豊

春日上堂臘盡春回林間宿鳥先投語風和凍解澗

底新濤早遞琴梅破隴頭淸香襲襲柳舒隄畔翠色
依依時節至理自彰萬景煥而爽目一機契以快腸
灼朕寶藏知誰委笑傲風吹我獨狂因甚如此不見
道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

薦嚴請上堂僧問當陽一句無生話薦拔亾靈脫苦
輪如何是當陽一句師曰全露一毫頭進曰薦拔又
作麼生師曰久渴含愁態一雨展歡顏乃曰天宮三
十三地獄一十八苦樂總不干一眞淨無雜凜凜廓
天寒神鋒出寶匣生也夗也得所由太也來也任騰
蹋春風蕩蕩兮艸青春雨滴滴兮華發圓寂含禪百

日周今朝受薦證菩薩且道證箇甚麽菩薩十聖三賢位莫收二三四七也難晉灼肰終不標名號高跨毗盧頭上頭

上元解制上堂火對銀華慶賀上元良夜游郎舞女樂賞太平芳辰彩縣繡閣簾挂華堂鑼鼓處處喧天簫管家家帀地無端笑倒肰燈古佛笵肰歪殺賜福天官道人雖是不尋常無事倚闌觀自在相逢正好話般般叵耐芒䕶似虎快肰則九十日中揚旂布陣精戰幾回不顧血散魂飛皮穿骨露今日功圓勞賞聽歸朝野又作麽生不經汗馬苦邊庭爭見動高人

蓋代

復舉僧問鹽官安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官曰卻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請問官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國師覿面提持儼若細雨灑衣看不見聞華落地聽無聲者僧臨機錯過不知掬水月在手弄華香滿衣今日若有人問天王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與伊劈脊便棒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五日如來般涅槃無限癡男女問著盡心寒殊不知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安得有生死乎既無生死且道如來即今在甚麽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看看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徑山容和尚忌上堂子規啼血染華枝記得去年此日特流水白雲常在望恩光何處不逢伊

上堂無限春光纔見來桃華開亦李華開忽肰又見春光去枝頭枝底都很藉始信光陰不待人勸君不可無本據有本據黃鳥聲聲陌上啼明明都是西來意

追嚴請上堂僧問去年此日先師圓寂今年此日天上月蝕月蝕與圓寂端的請師酬師曰兔馬有角進曰此意蒙師指薦拔又如何師曰牛羊無角問昨日天王堂上和尚今朝大通院裏陞座不涉二途請師一接師曰天晴日暖進曰風幷有路超調御九品華開聖果圓師曰華開不在春枝上別有風光一段奇進曰恁麽則親承洪力撒手逍遙去也師曰不往天堂不入地獄乃曰去年此日驀地歸無影對頭華亂飛今年此日來受薦倒跨山門入佛殿就中一著有多般格外全提超方便頭頭上明物物上見海底紅塵晴天歪閃電須彌山上浪滔滔龜毛繩束虛空腰石女木人換手拍萬象森羅齊點領猛力金剛喝

一聲聽取天王熾然說不須說生死由來夢裏身涅槃原是眼中屑著不得兮取不得無相無名無生滅旣無生滅且道無相老宿卽今在甚麼處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結夏上堂江陵郭外古寺天王肇自悟祖元和大唐殿閣高廣廊廡脩長古槐龍竹插庭中而瑞影重疊翠栢喬松護徑外而景色滚蒼氣吞荊楚狀壓瀟湘宗風敭而驅魔遠慧日曜而曉夜長是以流芳百世千古弘揚惜乎幾歷兵燹灰然盡已消亾瓦礫徧而生荊棘鐘磬斷而臥虎狠四衆無依仰人天失所望幸爾時復至其理燦然彰駐錫剛三載已構幾雲堂可以棲煙水可以作寶坊冬結死生制夏設禁足方勸諸人歇心狂湯將艸繋繫且自挂盋囊安居平等智同憩圓覺場務豈養牙爪庶亦操鋒鋩期待九夏滿為汝別商量以拂子揮一揮曰衆中若有箇漢出來道和尚旣為臨濟兒孫應用驅耕奪食之手况乃結夏安居禪人敦請陞座安可與人打葛藤乎山僧不覺莞爾一笑何也衣裏寶珠人盡有輕輕一點自輝光

明英夫人請上堂六月六日天盛暑浹背長流汗似

雨竟無一處可清凉方見熱則天下普叓有夫人道念堅破炎而來不畏苦殷勤三拜請陞堂遂爾喧然擊法鼓逼得山僧無處藏高登寶座分明舉舉舉頭上華冠邑正鮮夫人不是等閒女

解夏上堂金風初拂火雲漸消解開布袋任爾逍遙踢徧三千世界詎知大地無寸土看盡五湖風景誰識總添妄情生玅道匪從外得靈機本自現成火不待日而熱風不待月而凉如此會得不須續鳧截鶴安用棄水覓波如此不會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汝諸人且道会卽是不会卽是眼内有筋定得價皮邊無血一生貧

僧成僧伽黎請上堂僧問華座高登四衆圍繞與學人處是醍醐是毒藥師曰鷲王擇乳素非鴨類進曰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曰養成頭角始驚羣乃曰諸方禪水漉漉天王禪乾爆爆故爾一季口未開衆邊不覺生白髮悲此法門下衰時野鬼閒神盡稱付只圖利養媚檀那地獄業因全不顧單傳直指委何人生死無常誰肎怖動著星兒煩惱生山僧每自捫心哭今日慈禪太無端堅請不禁盡吐露遂展兩手曰百千法門無量玅義一齊分付了也

苟能直下構厺便請歸家穩坐其或未肰更聽葛藤一上出家之皃貴脫生死莫學世間癡狂便把光陰虛擲看他釋迦老子六季兀坐方得明星出現神光立雪不等閒心安誰識斷臂苦臨濟三遭痛棒高峯六季墮枕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天王苦口無餘祇養成頭角始驚聾

師誕上堂慚愧吾儂道業荒一季一度引人忙陞堂伐鼓無言說聊借龜毛爲敷揚豎拂子曰見麼擊香几曰聞麼聞見洞肰開笑面一人有慶萬人歡

佛成道上堂六季雪嶺忍饑寒受盡千難與萬難一見明星肝膽碎大千原不隔毫端報諸人子細看夜夜明星如玉團會悟俱皆俊骨者何須獨讓老瞿曇所以道人人本具如來相妄想執著不能觀若能觀任從高臥且加餐

上堂舉古德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曰古德雖是徹底風流撿點不無慳悋茲者天王迥住郵落水闊山遙禪德特來虔辦香齋禮請說法豈可徒肰相負未免聊述一偈郵中何所有門荓水一河自己用不盡人來贈一波且道與古德相厺多少

上堂岸柳含煙冷谿梅破雪香西來的的意灼爾爲宣揚會得者笙歌鼓裏醉扶歸人生一段風流事會不得者名利場中爭熱惱他生猶恐不如意要如意須猛厲天地本同根萬物原一體急自問來源誰倒復誰起

除夕上堂一季三百六十日誰憶今朝結角頭夢裏若能心眼活來辰拜舞定封侯

元旦上堂萬戶千門齊夢覺普天帀地一時新要知此箇真消息寒盡梅華報早春

薦嚴請上堂僧問百艸頭上無邊身刹刹塵塵盡本眞更有一般奇特處萬絲牽動鐵崑崙且道亾霛今日五七還來受薦麼師曰沙市街頭千尺井觀音寺裏兩函經進曰淨智玅圓本無變異那箇是亾霛無生面目師曰昨夜落華雨今朝流水香進曰如此則謝師指示厺也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乃曰五七三十五行人未到家秋風吹杖笠玉露冷袈裟舉望鄉關遠回頭日已斜迢迢何處厺萬里寄寒鴉魂兮歸來四方雖極樂爭及此安華舉拂子曰無生玅體縣如鏡萬古千秋不覆遮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一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揚州儀眞地藏禪寺語錄

康熙元季壬寅八月本寺監院齋縉紳啓入楚請師十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曰不須彈指門自開幾重樓閣任徘徊脚頭脚底無勞說相見依然笑滿顋

地藏殿曰度盡衆生方作佛不知生佛總虛名寶珠在掌分明照萬里無雲點太清

佛殿曰釋迦已過慈彌勒未曾來卽今誰是主隨喝一喝曰當陽正眼開

祖師殿曰九載少林空面壁再參一喝耳雙聾從斯偏界腥風起殃及兒孫事不窮

方丈曰不學毗耶杜副口豈同摩竭掩雙扉今朝高布湯天网直打翀霄彩鳳歸

上堂師至法座帇拈公啓示衆曰仲尼眼目達磨骨髓盡在者裏玉振金聲其或不會更爲宣過宣畢指法座曰寶華王座已爲諸人露頭露面了也若也未見試看上面擦土擦沙便陞拈香白椎罷師曰五載荊南下直鉤餌香拋盡意無休如今移釣依胥浦莫有鯤鯨破浪游有則出來上釣看僧問中興天王道風已振寰宇再住地藏爐鞴重開吳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高空有月千門掩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古路無塵獨自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把斷勞關無湊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開綫道任君行僧曰料揀已蒙師指示開堂祝國又如何師曰四塞八蠻歌舜日十洲三島樂堯季乃曰見到行俱到宗通說亦通揭示人天眼剖開佛祖胷霜月清皎兮物物照徹太虛寥廓兮事事包容任運可游戲隨處立宗風是以眞州闡玄化於眞歇卽斯鑾江繫

小艇於中峯遺風煥然尚在景槩靄爾如同而山僧腐物津梁欲謝泉石久思何以古刹而見名弘暘濟北之眞宗實乃捉牛以拽耙確然回避無所從乃揮拂子曰旣爾此時無避處且拈白拂指虛空復豎起曰會麼等閒豁徹無他事處處開眸見祖翁

李學使至上堂僧問談玄說妙鼓粥飯氣晏寂身心鬼家活計諸方作略卽不問地藏家風事若何師打曰棒打石人頭進曰人歸大國方知貴月到蒼梧氣象新師曰更買艸鞵乃舉老子謂孔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師曰老聃之言陋矣今日地藏信手拈來要獻可以獻要進可以進要告人可以告人要與人可以與人不費纖力安用躊躇遂展兩手曰吾無隱乎爾

上堂舉太平佛鑑和尚曰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闕闕祇一聲師曰大小太平將謂起死回生不知彊分節目今日地藏收歸一處勿令揀擇桃華紅李華白枝頭消息都漏洩燕子語黃鸝鳴就裏生涯覿面呈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城

上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世尊四十九季橫說竪說還是爲人平不平禹疏九河流通天下還是爲水平不平蹋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行脚還是有覓處無覓處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靈雲三十季見桃華還是費工夫不費工夫馬論豈能窮萬物羊亾徒自泣多岐

上堂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付與摩訶迦葉肰則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因甚一人傷感其文而不行一人不立文字而傳道要識二老麼若將文字論高下敢保驢季未徹頭

上堂僧問言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雨過落華紅滿地進曰不見一法始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底意旨師曰行人猶自不知春進曰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畢竟在甚麼處相見師便打進曰棒喝交馳行格外分明箇事作家知師曰腦後圓光知幾重乃曰正法眼藏亙古亙今無向背涅槃妙心無生無滅絕行藏不許當機領略那容覿面承當殺活縱橫誰敢近覷與麼時節世尊拈華未爲手親迦葉微笑豈稱眼快臨濟喝德山棒不勞拈出秘摩叉道吾笏何須提起柏樹子木揮香空誑小兒曹子胡狗雪峯蛇徒自弄精魂其餘十智九帶五位三關不須齒及何也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用多方太指陳復說偈曰萬竹陰陰愛日長熏風吹入卻清涼偶來一句閒話喚醒幾多瞌睡郎

地藏誕啓建無遮大會上堂濁世沉迷沒了時未曾回首暫思惟所以累我地藏菩薩千生百劫不能得

證菩提刀山劒對時時長爐炭鑊湯日日新又累我地藏菩薩歷古摩今不能成就佛道今日海沙翁見義而爲觀機而作將十方世界衆生一時度盡徧十八重地獄徹底掀空亦令地藏菩薩取證菩提圓成佛道遂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要見衆生地獄麼等閒一陣西風過無限枝頭盡落華右邊卓一下曰要見菩提佛道麼新秋夜月光輝皎南北峯頭一樣明且道因何致此復中間卓一下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佛誕上堂僧問隨緣赴感卽不問慶賀迦文事若何師曰九龍吐水浴金軀進曰若朕者乾坤添瑞色日月轉光輝師曰七蓮涌地承雙足進曰果爾法化光天德師曰香煙縹緲結成雲乃曰普天於此日慶賀釋迦尊獨有韶陽老要打與狗吞且道慶賀底是要打底是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復舉古地藏和尚問法眼禪師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師曰古人一一語非獨玄黃有辨亦且逼塞虛空致令理窮詞盡湊泊無門奮朕一擊虛空粉碎方知一切現成所以法眼一宗流通天下原夫者片石功豈小小哉今日地藏庭下也有片石敢問諸人在心內在心外若在心內心內豈容片石若在心外與心無干且道畢竟如何復說頌曰心內心外不可著不可著處沒來由偶朕借得傖天子佛與衆生一幷收

地藏誕上堂九子峯頭示現身三塗海內度迷津志將諸有都窮盡方作泥洹灑落人如此可謂地藏菩薩悲心致切願行彌深今日撿點勤勞虛設殊不知盡大地是箇地獄又有何天堂而可往徧十方是箇天堂又有何地獄而可出若也會得天堂地獄原無異佛與衆生共一家若也不會今日寶珠光一放照了鐵圍萬國幽

再住荊州天王禪寺語錄

上堂僧問上有天王下有地藏兩座道場或上或下今日歸來有何法說師曰虎渡綠楊藏睡眼龍洲芳艸隱昂頭進曰如此則坐致太平共樂無爲師曰知恩誰是報恩人乃曰自出荊南已四季歸來景物尚依朕庭前柏對垂青翠屋後楊枝帶綠煙海會聖凡仍踊躍雲臻禪子復蹁躚報君兩耳分明聽大道由

來不變遷雖肰日往月來韶光若箭相見人人朱顏凋謝又如何說箇不變遷底事揮拂子曰須知別有孃生面一度回光轉現前

建東西禪堂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人人鼻孔撩天箇箇眉毛拖地嵓居穴處無為而樂不知有玄路可尋奇特可慕及至有馬祖禪堂百丈清規之後負笈擔囊參詢南北高堂廣廈隨處安寢而鼻孔眉毛反摸捺不著何故所謂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雖肰欲會賓主句分明問兩堂

師四十大誕闔郡弟子請上堂僧問麟繞其室聖德垂於萬古龍吐其水佛教演及千秋聖德佛教且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乃曰去秊三十九今秊又四旬世事何如急光陰不饒人今春買得櫂眞州抵四明育王曾兩宿太白只一行仰觀鎖翠領改作景倩亭不思構亭者念與斯山存今人何故為抑人矜己能良心安可在況復義與仁遂爾乃返櫂福嚴埽祖塋三月得歸寺天王又相迎五月仍長發七月始至荊今又十月二諸賢慶賤辰賤辰不可慶無滅亦無生相期諸道者證取不

壞身如何是不壞身等閒一鴈凌空語聞著人人耳內清

結制上堂爐韛重開自有斬新氣象鉗鎚再握豈無可鑿之材碧潭明月再三撈摝赤肉團邊直須薦取不可朝三暮四爐韛之所多鈍鐵央央庠庠良醫之門足病夫或仍佇思鄉關萬里

說戒上堂衲僧境界不尋常舉足下足解脫場左之右之成妙用橫也豎也自風光脫羅籠兮出窠臼轉天關兮移地軸衝天意氣格外機舒卷提持盡殺活誰肎束身持禁戒行也坐也不自在三領袈裟搭上肩幾聲咒語冒頭蓋者樣爭號活圓通明明埋於有相界衆中還有無相行持圓通道眼底麼若無天王落第二門頭去也遂招衆傳戒

佛成道上堂冷坐六秊人不知明星一見果希奇通身慶快無窮樂雪裏梅華只一枝

除夕立春上堂一歲今朝始便休幸逢春日又開眸郵東老父敲画鼓舍北兒童輥木毬相喚相呼同翫賞自歌自舞樂優游人生幾度遇斯景未得心開空白頭現前還有心開底麼有則出來呈見解大家攜手上高樓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普天之下共樂芳辰露柱稽首視堯風而永扇燈籠下拜願舜日以長明干戈休靜人人鼓腹以謳歌是非殄滅家家百慶而千祥林下衲僧隨緣樂道飯蔬飲水聊延歲月有時浩歌一聲引山青而水綠有時密移一步動風行而艸偃非世亂所能致蓋太平而使肰還委悉麼但得胷頭除妄想自肰得見好豐秊

解制上堂喝下承當未足親棒頭取證可憐生青天白日開雙眼又向傍人覓路行所以玄沙不出嶺道風　種別肰淸於今若解知端的免教丞北又南詢

上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若恁麼太妄以別峯相見尤是操守不堅若不恁麼可惱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雖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建天王殿上堂一莖艸上現瓊樓端的一囘白汗流安處四王身不動護持國土振宗猷

檀越送彌勒佛上座上堂兜率天宮不肎住無端乃爾下生來爲他濁世沉淪者布袋解開人不囘孰謂衆生容易度卻教憨坐玉樓臺今日喜逢同一會是生是佛笑顏開何故塵勞火宅焚無已誰信龍華有

快哉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汝等今日還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麼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

浴佛尼領信女請上堂尊貴天生自不同丰神纔出獨稱雄周行七步乾坤窄一顧四方眼界空浩蕩胷襟忘世表超肰氣骨振寰中至今處處難囘避惡水秊秊淋一通殊不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汝等盡大地人至四月八日浴佛不知何佛而可浴乎須自腳跟撥破面門迸開露眞機於惱

後展大用於目前方乃驗俱胝不下笠子指趙州驀直臺山千古風槩靄肰一朝舉起慶甚良久曰拂拂熏風來殿閣骨毛寒徹醉心開歸卩無限天人供白日從教起法雷喝一喝

鑄鐘上堂火內飜身見好手紅爐跳出始稱雄幾囘費盡鉗鎚力今日功成便不同所以挺出人前範模宏大號令叢林繩規雍肅朝扣焉上徹天宮羣仙天衆悟圓通而齊成正覺暮擊焉下通地府山君水王消鬬爭而早得解脫況無主孤魂有心衆生一聆清音頓悟眞常肰則耳聽終不會眼聞始得親

馮總戎北歸請上堂秋風颯颯梧葉飄飄祖師面目廓爾昭昭如此會得秋空皓月光輝皎照了今時及往時如此不會夜靜坐來身未暖一聲鴻鴈海門開所以霧機撥動珠回玉轉處處故園春色奚論終條及蓬島在在家鄉田地何分楚國幷幽州來也澤及荆南霑雨露歸也風生涿鹿菊華黃祇如奉旨榮歸又作麼生皇恩眞浩蕩聽唱凱歌回

上堂舉世尊初生雲門曰我當時見得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曰雲門正令提持無容餘地可謂將此身心為報佛恩嗚呼視此秋晩之時宗

徒亂作聖世尊大法以雲門忠義之心出手匡扶又奚可得哉復說頌曰指天指地振家聲獨自稱尊示好音打殺雲門雖手辣誰知報國見丹心

上堂德山入門棒臨濟入門喝如此立門庭知君也大錯爭似我天王一切都不作東廊來者東廊行西廊入者西廊坐菜是淡黃虀粥是渾纓絡喫飽憨憨眠不知紅日過如此意分明如此誠灑落識得自家底不須妄穿鑿拈拄杖喝一喝曰若也都不會又厺丟驢脚

佛成道大意剃度上堂西來大意乃釋迦悟明星而起圓顱之僧實陳如鬚髮為初是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傳者傳此意也衡嶽匡廬天台五臺所居者居此僧也便乃處處得舟而登岸人人假路以還家塵勞無縛生死門開奇哉衆生俱有佛性只因妄想不能得證良久曰剗卻門前艸天肰特地來

到棲賢上堂若據此事非黃非黑無相無名天地莫能配其德日月莫能諭其明江山莫能齊其壽聖凡不得作其侶造物豈能遷運鬼神莫測端倪洋洋乎大而充塞十虛芒芒焉小而入一微塵且夫明明歷歷迥脫古今憯乎今日宗風變異人事更常不但無

由發明此事而此事漸而惛憒矣何也蓋為今日為師者全不諳從上風規一味麤心浮息只貴門庭熱鬧不顧大法凌夷為學者亦不具擇法擇師之眼唯趨勢趨時而入俱以佛法禮樂擲之度外如此寧不悲哉是故何由發明此事也今幸諸人入此寶山須將平日氣息抛向漢陽江裏更入紅爐重新煅煉儻得一回心光發露似乎藏天下於天下肰咎有何隱藏雖肰鵬鳥鷗魚可變化井蛙穴鼠不堪為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二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住鄂州黃龍禪寺語錄

康熙七季五月重開黃龍寺七月初六日進寺

三門基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汝諸人因甚把手牽不入以拄杖畫一畫曰腳下從今紅綫斷十方無礙任君行

佛殿基曰乾坤作殿還猶小日月為燈未足明爭似黃龍者座殿無量劫上已圓成還識殿裏底麼喝一喝

方丈曰問佛荅佛問祖荅祖此是諸方𡖖語安能活人玄要料揀照用主賓并及五家宗旨說得尖新亦是諸方套頭何能致使學者機用通變海沙翁今日雖則息影斯山退居此室見義寧無勇為拊案一下曰要識活祖師意麼移取黃鶴樓來向汝道

上堂指法座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且道是箇甚麼物看取上面注腳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山嶽高而難竝水源長以莫京奉為
北闕之至尊祝南山之萬壽伏願八方奏凱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此一瓣香至高明時無聲臭極廣大處見精微奉為滿朝文武本省衆官伏願金城永護龍象窟湯池常繞梵王宮乃就座白椎畢僧問黃龍古道場洞賓皈依處今日幸復開面目依舊出如何是常朕不動面目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進曰一朝舉起從前事嘉聲傳布五湖間師曰黃鶴樓頭吹鐵笛等閒聞得也驚人僧再進語師以拄杖約退曰住住縱饒雲興百問缾瀉千酬究竟與當人分上總無交涉若是箇漢不妨回光自照心眼洞開隨處垂手以與祖道瓦礫變作瓊樓玉殿茂草盡成佛面金身不唯祖庭光復亦乃宗風丕振衆中還有恁麼

人共相唱和麼

復舉先黃龍住此山日上堂有呂嵒眞人出衆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者守屍鬼嵒曰爭奈囊有常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嵒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嵒於言下契悟作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於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師曰黃龍機乃天王悟六世之孫泝流而上南嶽讓為八世之祖源遠流長所以雱丹一

點起肰囬生呂公亦是箇豪傑之士三舉不第便乃遨遊黃鶴岳陽樓上自謂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及至黃龍詰之窘無以對再拜稽首方得心開黃龍囑令加護遂爾名振傳燈還會麼粟中世界須親見鐺內山川莫浪猜

寒食上堂割股奉君介子德遺功不賞晉文昏更加猛火焚渠肰千古聞聲也斷魂大衆且道介公卽今在甚麼處良久曰見則知君不可見山僧指點杏華邨

結制上堂一棒一喝著甚肰急一語一默轉求轉遠不見道靈光耿耿智體如如今古洞肰聖凡靡間若以三月安居九旬禁足正如蠶蟲作繭自纏自縛拈拄杖曰不必區區撈水月誰家竈裏火無煙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上江下江擡鑼鼓謂是龍舟尋屈原謂是投江祭角黍三閭忠言而不用懷沙作賦何其苦大招小招而不囬汨羅江上淸風起人生得失夢中看勞勞天問何所有不如收拾歸去來兒敎狠藉在千古喝一喝

中元上堂愼終追遠世人皆肰禪和尤且不肰若識得自己面目方識得父母面目識得父母面目方識

得一切親姻面目所謂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豈可以黃錢白紙腥膻俎豆而爲愼終追遠哉要識眞父母麼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中秋上堂皎皎桂輪天際寬照我松牕肝膽寒抖擻起來行一徧脚頭脚尾不相瞞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此是我白雲端祖頌臨濟三頓棒底頌子叢林美傳以爲照膽神珠沙翁也有一頌雖不敢並駕而驅肰亦似東施之捧心一弁舉似無端發問三遭打打斷驢腰心不孤不因栁毅傳書信何能得到洞庭湖

重陽上堂九日登高俗氣不除龍山落帽潦倒風顚爭如者裏眼眼相覷坐對空庭何故明年此會知誰健好把茱萸子細看

上堂有時頭戴寶冠身穿瓔珞十人見之十人驚怖有時脚穿艸鞵身服槃垢千人見之千人歡喜情知衆生要小法不識法王有大乘擊禪牀曰人人

建法堂上堂祖庭秋冷無人問法道顚危孰可扶高閣高樓成現用法堂法鼓是誰圖男兒浩氣自埋沒先哲恩光亦太孤遺業若還無志復噇茶噇飯滿江

湖不是黃龍多饒舌爲言兩輩莫心麤法堂今日高豎起任從東壁挂胡蘆

到棲賢上堂僧問向上一機請師指示師曰柳舒青眼南隄翠梅破銀顋北隖香進曰春至百花香滿地師王座上語無私師曰汝因甚不會進曰今日始從親薦得乾坤無法可追尋師曰四野黃華開似錦一湖春水湛如藍乃曰漢上彭善信積經保身康迎我登此座叓乃爲發揚湖光山色兮露頭露面柳綠桃紅兮絕葢絕藏耳聞眼見兮自家受用瞬目揚眉兮何用商量會得如來眞實義行行蹋著是舟航

到度門上堂心宗肇出有祖以來東山之道北宗大起聲光赫赫徧滿寰宇道業巍巍充塞人間惜乎法鼓停聲祖燈掩燄致使萬壽山常年煙鎖楞伽峯終日雲籠大通塔七零八落張說碑苔裹艸封祖道不振人天攢眉幸有本寺勤舊玉泉諸禪迎我登座澄公住持斯山整頓舊日風規提持現弄法令沙翁到來何以贊助卓拄杖曰法鼓再撾聲韻遠禪燈重朗照無私

護國和尚四十大生迎師至寺上堂師曰魯班門下弄斧方是好手大海岸頭賣水始見作家若是久戰沙場不遇名兵宿將終是功名不就今日還有久戰沙場底麼僧出問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三宗今聚首喜氣甚堪誇喜氣且不問如何是一會家師曰天無私葢進曰禪非見聞非見聞不顯經非語言非語言不轉律非威儀非威儀不彰離此三事請師再示師曰莫將聞學解埋沒祖師心乃曰今日是我護國禪師四十大誕之辰特請天王登此華座旣登座已說箇甚麼即得若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是儒家工幹奚用余言若以五時八教三經兩論此是講主茶飯現有三法師在又奚用余言記得我臨濟先

祖有則三玄三要公案今日拈來酬唱一回願我禪師與此大法幷駕千秋又使祖綱不致寂寥臨濟一日上堂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便下座數百年來拈提雖有其人似乃太生穿鑿不知祖師垂手頭頭指點處處顯現殺活臨機沉吟錯過若以配合尖新攢湊恰好以爲祖宗命脈肰亦何益於祖宗哉而學者不知拈來信手指點由誰浩浩淵淵總歸一致反以棄實就名展轉沿襲以爲本分肰亦何益於本分哉今日要見三玄麼覷體全提

任殺活臨機那得有途程要見三要麼手握金鞭問
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要見權實照用麼閒把一枝
無孔笛臨風吹出孰知音要見臨濟麼寶劒揮時天
地靜剛刀纔舉斗牛寒然則汝等諸人又作麼生會
復說頌曰大法誰傳老達磨門庭赫赫續滹沱三玄
三要明宗旨一舉臨時會也麼擬議還他雲萬里更
加穿鑿又如何今朝捧出祝君壽萬載千秋不較多
伏惟本寺堂頭諸山和尚包荒下座

住漢陽棲賢禪寺語錄

康熙九季閏二月十二日進寺

三門曰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且道門內是甚麼
君子入門即見
彌勒殿曰天上之彌勒地下之彌勒驀爾忽相逢一
笑生歡悅
佛殿曰佛者覺義覺者何義新婦騎驢阿家牽千古
萬古妄流傳以拄杖畫一畫曰坤六斷乾三連
伽藍堂曰君等力護精藍葢是親受如來之囑託茲
者焚香祈禱不希望君等內而布金外而降魔惟願
禪和子無毛無病水足艸足何也安閒樂道無饑迫
任我屋裏販揚州

祖師堂曰七佛以茾未列世系拈華以後六十九傳
你即我我即你相逢不必重說偈言
方丈曰汝認得我真我認得汝真合當覿面呈伎倆
汝有半斤我還汝八兩何須背後亂商量若能如此
諦信敢保彼此事辦
上堂指法座曰此大寶華王座猶若楞伽之山未具
大慧者登躋豈免戰身而赧顏試看海沙翁今日自
由自在一回直蹋上頭闊便陞拈香曰此一瓣香語
大則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焉奉為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伏願帝業千秋垂衣裳而天下

治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千聖萬靈全承渠力奉
為滿朝文武天下官僚伏願主盟斯道以至公之心
自誠意者用不欺之力此一瓣香任重而道遠上之
荆下之揚鈞竿砍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今既
移壇來此未免重添注腳奉為興陽老師問扶豎門
庭必藉超羣英傑流通法眼還他過量大人打鳳羅
龍即不問大振宗猷事若何師曰傾盡此時心進曰
恁麼則此日一言金石重江南江北大家知師曰正
在斯時進曰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此中來師
曰各與一頓乃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黃鶴樓前湘

水西來大別山頭華光冉冉黃鵠磯上煙雨濛濛歷
歷晴川漢陽對邑淒淒芳艸鸚鵡洲弄叟乃玉笛江
城梅華五月古鏡未磨漢陽不遠汝諸人且道是此
地境耶西來意耶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逾海越漠
來我東震旦國接引大乘根器還是妄想心耶真實
心耶良久曰大法洞明真鐵漢小根魔子謾承當下
座

督府大將軍至寺漢陽太守陪伴上堂春山蒼蒼春
水茫茫春鳥啼深對春人忝高岡處處善財路門門
古佛鄉霧雲忽開眼覷見是桃華趙州偶伸手摘得
是楊華唯有釋迦不知時拈來金色波羅華非獨飲
光發一笑至今狠藉在天涯喝一喝曰住住今日檀
越入山空說大乘之法乃展拂子曰將軍自有過人
志太守風流出當家高山流水知音在不用重畫有
足蛇

佛誕結夏上堂雲從龍風從虎今日棲賢寺裏結夏
安居十方雲水一一來此拗折拄杖挂盋盂按下雲
頭忘賓主所參莫參黃楊禪所學莫學蜂鑽紙直須
肝膽俱裂碎都教通身汗如雨大地山河一口吞那
有佛時那有祖任饒釋迦出頭來一棒打殺與餵狗

且道憑箇甚麼意氣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上堂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一句廓然無聖話九秊面壁待誰來馬師鹽醬知多
味百丈鼻頭痛不衰南方來北方來腳下寸絲都不
繫芒鞋從此驪高臺良久曰吾有知乎哉不知也

端午上堂禪之與道是甚麼破艸鞋佛之與祖是甚
麼爛冬瓜西天東土路程迢遠鄉語不同那管他狗
子有佛性無佛性罔明出得定文殊出不得定今早
檀越送得粽子人各喫了幾箇晴川樓黃鶴樓看他
龍舟鬭上底鬭上鬭下底鬭下忽然贏得一頭胷中
不覺十分欣快何故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
始休諸人還贏得一頭也未若也未得有寒暑兮促
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解夏上堂秋風一陣兩陣來秋雲三片四片起風雲
若能通變化等閒出山作甘雨

上堂禪禪達磨離梁無度船折蘆過江古今宣黃梅
夜半傳衣盋南嶽菴弄磨甎輾禪禪大愚肋下築三
拳歸來依舊撒風顛鎮州蘿蔔如天大趙州親見老
南泉禪禪楊岐三腳驢白雲把磨牽誌公不是閒和
尚拄杖頭邊翦尺懸惹得至今天下說心說性如來

禪打風打雨祖師禪波波叮囑老婆禪牽緣不斷葛藤禪休厺憁靑習學文字禪須來堂中兀坐枯木禪如此倔強杜蠻禪叓來胡作歪廝禪可笑如今傳㳒者眼靑皆是拍盲禪

中秋唐小江斷七孝子國珍請上堂有商量處沒商量八月中秋看夜光皎皎一輪無隱蓋然生何用著悲傷不悲傷雲在靑天月在江如此則小江不曾然也汝等還知不然面目麼若也沉吟恍惚沙翁重爲指南西嶽華山之峭峻乃小江之頭也東嶽泰山之脩長乃小江之足也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之左右相

互乃小江之手也洞庭靑艸鄱陽丹陽太湖之淵湥乃小江之五臟也漢江浩浩不舍晝夜熾肰說無間歇乃小江之舌也如此則小江面目現在手足炳肰且何用悲傷也肰此略而言之若廣談須彌山之高聳得非汝小江之身乎兩輪日月之光明得非汝小江之眼目乎九曜七星之霛通得非汝小江之毛孔乎四大海水之浩淼得非汝小江涎液與大小便乎四大部洲山川林藪之重疊得非汝小江之衣裓乎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又不在汝小江衣裓中說㳒利生乎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又不在汝小江腹中住大名山起大樓閣建大道場乎卽汝孝子順孫又不在汝小江腹中立業興家光紹門庭乎旣爾如此則不曾遠離又何用悲傷也況乃小江證此無生無滅之性充塞虛空之身亦空其慶也如此會得豈獨汝小江一人而已哉盡天下人生乃無生然乃無然一體渾融往來自在良久曰紅輪必定沉西太乙霛那得不歸來

送雲禪人之揚州地藏上堂吾子西辭黃鶴樓霜天十月下揚州漢地收來秦地管權將驢子送揚州腰纏亦無十萬貫跨鶴蕭蕭下揚州搭上鹽舟如馬快

不問斷頭船子下揚州但成大對作蔭涼休言有錢到處是揚州禪客雲來如問訊也來施爲屋裏販揚州若得斯風行天下沙翁開眼坐地看揚州雖肰芒鞵竹杖春三月夢裏頻添野興賒莫道荊州天王不到揚州出現

劉原聖原賢請上堂聖賢之道迥出情常非其人不與言非其人不與傳今日言矣傳矣且道如何是聖賢之道擲下拂子曰鴛鴦繡出從君看叓把金鍼度與人

兵部進士山右楊耀祖同弟文學烈爲太翁明樓忌辰請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須憑洓雨薦親爺生曾三十秊持素感發二郎文武車一點靈心常不昧幾秊香火屬誰家如今親受洓王記去也來兮眼不花且道太翁卽今在甚麼處揮拂子曰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儀眞衞守楊丕顯爲太翁誥封請上堂皇恩浩大重如山誥贈將軍豈等閒不是一人承雨露何能滿戶集歡顏春風細栁花應放黃閣絲綸旨幸須誰謂昊天難可極綠袍金帶繫腰閒雖然且道太翁今日還來受贈麽雨霽園林華灼灼風淸春樹鳥關關

王治醇爲父忌辰請上堂生身父氏歸何地杲日中天氣象新會得明明塵不歷鋒刀何處𥨊渠身秊秊正月十七日處處隄邊栁正春叅子徒勞燒白紙年如就裏見雙親卓拄杖曰還見雙親面目麽復喝一一喝下座（其父正月十七日死於賊）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録卷第三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録卷第四

嗣洓門人原澄等編

示衆

夏日示衆參禪圖了生死非圖名色也近見學者抱魚目作明珠藏燕石爲至寶不但惱而不舍兼亦傲然自是如此病正在膏肓雖有蓋國之明醫而不能瘳矣所以天王三開爐鞴百番垂手不見有一箇半箇大悟大徹者實可捫心浩歎也玆者春光忽謝夏景初臨燕語高梁荷香遠沼梅風拂而滿院淸麥氣逼而通身爽特與諸人露箇消息良久曰全身脫落無他事眼裏耳裏不是塵

復舉大愚芝和尚曰大家聚會喫一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全提向上密顯箇中處處現成頭頭受用此從上老宿設機垂手之婆心也然則不喚作一莖虀喚作甚麼憶惱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示衆竹戶曉開山色靜柴牀午夢覺身輕家風一種無人會添得黃鸝三五聲

示衆禪不在參道不在學一任高眠乾坤寥廓復曰黃鸝啼破綠楊煙無限春光如玉削

示衆今之學者認箇昭昭靈靈守屍之鬼以當平生便了生死嗟夫殊不知鄭州出曹門遠之遠矣若是英靈漢子氣宇如王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情與無情聖凡迷悟一齊收來捏作一團然後撒開山河大地還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還他萬象森羅乃至情與無情聖凡迷悟各各還其本位雖則如此天王看來猶未稱作略且道天王又作麼生神光透徹威音外笑看空生坐石嵒

重陽示衆風颯颯雨瀟瀟東籬菊綻正香飄山堂盡日無思算唯與故人守寂寥且道那箇是故人拍膝

一下曰參

示衆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古人如此道大似逼殺蛇作活龍天王今日看來也不消得遂舉竹篦曰喚作竹篦也得不喚作竹篦也得喚作山河大地也得不喚作山河大地也得喚作諸人鼻孔也得不喚作諸人鼻孔也得不見道此事如珠在盤不滯一隅

示衆如來藏裏說不著祖師機下亦顢頇一把栁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且道是祖意是教意復曰參

示衆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如何是眞說莫是早辰喫薄粥於今又覺饑莫是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雖然南泉刀下斬貓兒趙州頭上戴艸屨汝等魔民魔子還可壞否

示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芍藥華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

地藏寺千佛閣大雄殿地藏殿落成示衆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偶爾成文時節未至徒勞施設如世尊爲箇生死大事時節未至乃上雪山六季苦行鵲巢頂蘆穿膝尋覓不見乃不堪其憂一

朝時至向毛頭星上悟得智慧德相人人本具又如雪峯爲箇胷中不穩時節未至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搆之不得無可奈何一朝時至被岩頭一拶向鼇山店裏成道又如靈雲爲箇孃生鼻孔時節未至三十季來東求西乞了無下手空費艸鞋一朝時至向桃華枝上識得根原更不別疑然則從上大聖大賢之人欲作世出世間之事靡不遇因緣時節而成卽如山僧爲箇千佛大閣時節未至十二季中耿耿於懷心心無間致使入楚來吳風波江上不辭三千里行路難之往返茲者一旦成就如釋重擔如病得汗遍

身輕安不勝爽快此時山僧歡喜主山神亦歡喜諸人亦歡喜又豈非因緣時節一遇而肰哉肰則不獨一閣成就卽大雄殿地藏殿一時告竣燦肰霞映正是一句中具三玄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諸人還識權實照用麼地藏佛殿常相對樓閣門荓問善財

機緣

問如何是應時及節句師曰滨苑華間飛蛺蝶長隄栁翠囀黃鸝曰就此偺路還家得麼師掌曰看取路頭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竹杖芒鞵煙水杳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到處逢人解撒沙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太阿無剩洽大坐當軒孰敢窺

問如何是天王境師曰夜深靜聽江濤吼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日午鼾眠鷗夢淸

孟太守問人人俱有佛性因甚不見師拈起龍眼曰要見便見守曰者是平常日用的葉司李在傍曰且喜堂翁今日瞥地師曰貧道卻被二位看破

三月三垂問山僧昨夜得一夢夢見霸官與眞武慶生官以兩手捧一盤而頭俯伏於地曰世間所有者小卒不敢獻上頃獲一寶且不論其價尚人所不識頷中鄙個敢祝千秋聲未盡忽被迅雷驚醒試問霸官所獻是甚麼寶世間無有人所不識自代曰春風迎竹戶夜雨滴華心

問要緊處乞師一言師曰穿衣喫飯屙屎放尿

問僧汝試放箇光看僧打一圓相師曰漆桶上又加了一道箍僧無語師呵呵大笑

問眼光落地時向甚麼處去師擊露柱曰向此去

問風吹栁絮毛毬走雨打梨華蛺蝶飛未審明甚麼

邊事師曰換卻汝眼睛穿卻汝鼻孔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

問天王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道箇甚麼師曰山色湖光開汝眼鳥啼華笑見雲門

問荆州古戰場何日干戈息師打一拂子曰但自歇心狂四海淸如鏡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去也師復打曰非汝境界

問如何是地藏境師曰千竿脩竹插雲漢百鳥投棲自遠來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灰頭土面無堪用要拄人間稱獨尊如何是人中意師曰等閒拈出烏梅子

換卻諸人眼裏睛
問一葉落天下秋不風流處也風流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風流曰坐看空庭黃葉舞穿衣喫飯不知名
師曰苦哉佛陀耶
問僧現成公案道道曰雨過蒼苔溼師曰引不著僧喝師曰喝不著僧又喝師曰放汝三十

佛事

爲達磨開光梁皇殿上道不識明明一語不覆藏少室峯并分皮髓全機顯露在當陽自此光明照不夜人間天上更輝煌燈燈續燄傳千古赫赫流芳猷萬

方肰則既有如此莫大光明今日何須不肖遠孫始可爲其開光雖肰要假兒孫腳下行點開灼破四天下

爲沙彌剃度賈島智季曾反俗汝何又要入門來塵埃斷處髮鬚斷了悟凡胎卽聖胎

爲含石起龕當時恁麼來面目樸樸覺華開於今恁麼去腳底雲山俱踢碎一朝驀爾歸家搖手正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而又安得言之死乎生乎且道臨行又作麼生常樂地中留不住輕肰移步往他方

舉火炯炯光明不覆遮乾坤洞燭絕千差好著眼湯生華就中消息露些些直下與麼會去石中有璧豈能含精潤頭頭皆受用其或未肰擡火炬曰一句分明親切語殷勤付與丙丁公

師野游見白骨數具乃拾而焚之舉火曰骷髏骷髏一臥荒郊不計秋於今指汝歸家路麥浪堆中翠色浮

爲雲石起龕兼請祭嗚呼子之爲人兮朴且剛子之處世兮澹以常子之染衣兮潔而淨子之斷髮兮志猶皇奈塵緒縛而無計脫兮日逐奔忙其幾幾覺悟

蒼生之不遠兮欲修以未遑詎料忽焉殂落兮令人淚出痛腸嗚呼榻冷颸寒兮信吹黃粱吾今告汝眞言兮確實還鄉者邊那邊常光不滅其赫肰兮又何悲以何傷影落落聲揚揚家山行到見空王拽杖引之

舉火任爾英雄與傑士到頭難免換皮囊今朝劫火洞肰發觸著通身放寶光好計取快承當千古萬古永莫忘

爲恆作頭舉火魯班門下已經弄鑿拈斧天王寺中曾來挂搭披衣昨夜笑而復舞手今朝偃而亦攢眉

世緣既已謝空合悟眞機雲冉冉艸菲菲江北江南
皆寶所乘時贏得莫空歸其人卒死
爲河南居士起棺人人本有靈光寧容更加半點處
處無窮受用何妨再進一步踢破生死關截斷凡聖
路此界他方人間天上一任橫行何分僧俗若也會
得棺材瞠眼原非竗信步趨方須自行
舉火一生一死大須難結角羅紋火內看欲問亾靈
何處去翩然端直到河南
爲亾僧舉火生前多爲別人忙死後枯形實可傷一
副皮囊直甚物煙消火滅看郎當雖然山僧更爲點

出金剛不壞眼睛令汝照天照地擲下火炬曰一朵
曇華火內香
爲澄源起龕撒手長安古路頭因緣大事一時休臨
行句子分明薦一帶青青艸色浮
舉火覺海眞空澄源湛寂覿面全提原無隱諱桃紅
陌上兮歷歷無生之旨栁綠谿頭兮明明不滅之機
直下豁然親領會全身末後看光輝便燒
爲余學士起棺嚴風凜凜碧落煇煇大道淵源廓露
全機悟之在人兮頭頭是路迷之滯蹟兮處處無依
茫茫執而不反兮漂漂乎何止明明茲以揭示兮汲

汲乎無違朝聞夕死兮榮而有幸啓手啓足兮信然
全歸以拄杖擊棺曰臥在此中原不竗密移一步看
龍飛
爲明覺封龕萬法本閒華鳥靜唯人自鬧往來忙而
今收拾歸家去一髮一絲都掩藏
起龕行人萬里送春歸一路華飛點翠衣急急向前
消息好莫教遲鈍上頭機
舉火佛號大覺汝名明覺先覺後覺其揆一也於今
指汝歸何處火燄堆中是道場
爲亾僧舉火北地生南方死一靈性了無依舉火炬

曰承此火光三昧力了然證取潑天機
爲觀指起龕蘄州是汝生長處揚州是汝游行處眞
州是汝囘首處且道那裏是汝常樂處前頭更有最
高峯殷勤行到自怡悅
舉火爲最上乘人說最上乘法觀指其爲最上乘者
況與我僅一江之隔亦乃爲鄉人也安得不互相發
明末後大事觀指汝勤求禮拜爲最上乘歟韻心持
誦爲最上乘歟堅守毗尼爲最上乘歟乃至造象印
經種種功德亦爲最上乘歟若最上乘者生不知來
處死不知去處實人生至大之事今既撒手空當體

悉舉火炬曰觀指本來面目覿體霧光我今為汝眞
實指點終不虛也
為了肰煆骨盤悉珠兮珠悉盤信手拈來顆顆圓非
但汝今獨解了十方諸佛體皆肰體皆肰體皆肰火
燄光中生白蓮
為王吏科起棺富貴功名當等閒難留生死片時間
兒嬌室內腸幾折父老堂中淚欲濟四十一年眞作
夢百千萬劫到家山而今琴劍誠無用望斷秋風人
不還雖肰一色杏華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
下壙到家田地不多爭七尺深深埋白雲莫謂今朝

空手去文章千古一匡墳
為指印封缸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只如指禪建五臺梵剎於八省通衢之地開古林
戒壇於衰殘落莫之秋是塵勞先起耶海印發光耶
今日總歸瓦棺內任從佛眼覷無門
為大智舉火般若太智如大火聚近之通身燎卻豈
容立地而思智禪智禪知不知曇華一朵插頭時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四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贊

金陵長干舍利寶塔有序

舍利者何謂佛之眞身也寶塔者何謂吳大帝所
造函此眞身也大帝初未信吾教適遇康僧會曰
卿教何驗會曰吾佛舍利禱之卽來遂命禱之三
七日中不應會曰佛以慈悲為心苟不應則使此
方眾生斷滅佛種矣於是痛舉佛號三稱卽聽瓶
中鏗肰有聲啓之舍利宛在瓶中矣大帝與羣臣

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曰舍利威神世間無能
壞者大帝不信命力士擊之鍾砧俱碎而舍利光
明自若由是處造瑠璃寶塔函之特使人天瞻禮
蓋佛以清淨熏修百劫無異成此金剛種性堅固
無以比論常住世間饒益眾生況有求卽應禱之
來哉海獲瞻此寶相寧不製以伽陀贊之贊曰
瑠璃寶塔插長干內外光明燿日寒未信大雄身不
壞卻從力士亂搥鑽修成智種無人見煉就金剛任
爾看千聖萬靈同稽首贊之莫極一毫端

明州鄮山阿育王舍利寶塔有序

佛於曠大劫中修持金剛三昧至般涅槃得舍利
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
間八國分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
至阿育王能役鬼神碎七寶末起八萬四千塔徧
散四洲晉太康中有劉薩訶者身陷地獄將無出
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遂於鄮山哀懇三日寶塔
從地涌出光明騰燿色青如石高尺四寸廣七寸
露盤五層四角挺肰中縣金鍾舍利綴於鍾下四
繞俱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等象精巧殊特
非人能造海乙巳春親禮眞身諦觀舍利大如芡

實其光五色蕩漾不可迫視再觀如珠旋轉乃問
從者書記何若曰黃色大如菉豆又問侍者曰綠
色大如黍米又問行者曰無見曰再觀曰總無見
嗚呼舍利一也何見有不同是知衆生業力熏烝
遮障輕重此一驗也佛以微妙功德應現世間隨
機說法直指人人常光若也依俙不會豈不孤負
大雄而又自昧本有哉於是稽首而說贊曰
金僊隨類放光明驗盡衆生業重輕世上若無佛慧
照直教大地作幽冥

釋迦佛

不出龍樓憔悴後何能徧界示金身諸魔湧自生瞋
惱天上人間只一人

文殊

浩浩淵淵心未灰青獅騎著上高臺南方佛法如何
說贏得玻璃茗一杯

觀音

補陀嵒下白華香歷歷聲聞不覆藏試問家家觀自
在如何又向客途忙

初祖

百萬程途入此邦擬將大法授梁王不知反致身無

著一葦蕭蕭又渡江嘆不是熊山空脫去幾乎流落
在他鄉

六祖

腰石黃梅踏碓夫如何作得祖規模至今面目難藏
掩多少人來描畫圖咄休画圖曹谿月滿一天孤

天王悟

馬祖八十四人師爲傑出歸隱渚宮啓大爐韛崇信
獻餅乃嗣其緒遂出兩宗震動天地有僧道原混師
苗裔天下競爭徒勞心力況師道大如光如日節使
拋水衣都不溼千古洪名欽僧史籍獨師道場鞠爲

荊棘愧余繼之乃舉百廢

臨濟

四大本無誰喫棒尚言拂著似蒿枝宗風從此傳天下都是滹沱百世師

天童悟和尚

道震太白兮開天下衲僧之眼目德截金粟兮破四方君子之執著燈續龍池兮起後代兒孫之殃禍寂歸通玄兮動遠近山林之訝噁不肖於今奚所之焚香稽首空王座

徑山容和尚

聖賢既作天乘人龍恢弘祖道力輓頹風蕩混淆於法亂之秋嚴統尚在誅邪解於濫觴之際別集猶存見師之德業洪遠所以是帝是王問道其子其孫未後光明兮通身舍利砌如鱗四山留塔兮巍巍千古鎮人寰 四山黄檗福嚴金粟興陽

沙翁自贊 本懷上講師別號沙翁

者富川子行秊四十一無所能三坐道場說法十秊往往垂鉤釣金鱗而不遇處處張弓射聖人以難逢非餌香之不妙蓋水清而無魚於今持汝西川太達本懷時方許渠

又 禪人請

謂伊有所長兮見之也只鼻直而眼橫謂伊無所長兮間者何故膽戰而心驚白棒一條整頓臨濟濫觴一時之法道赤手兩片中興天王湮沒千載之祖庭於今歸隱無方太且在人間作馬牛欲識勞生功業處荊州鄂州與揚州

又

覓之不可見猛肰在目前離卻意忘卻言謝郎原在釣魚船 師俗姓謝

又

咄哉者漢不合時宜呵叱學者痛排邪師謂今天下所學者無乃糟魄所說者總屬支離或人曰既今天下所學所說一皆如此而汝之道非止不師汝將恐削汝蹟伐汝樹且汝之言總是招怨惹非沙翁聞而喟肰曰有是哉吾果不知時

又

戒乘雙徑法續棲賢眼空似海膽大如天熱罵古佛痛打飛僊而今休也收拾爐鉗浩歌歸來兮林下短笛橫吹兮水邊生涯無多兮自足曲股枕頭兮幽肰

又

四大為身俱是假叓來紙上託形模也須認取渠眞
面禮拜燒香意不孤
又
黃龍長老天王和尚聞名富貴見面郎當有時高譚
闊論疑他是戰國蘇張有時信筆而揮猜伊是張顛
素狂日午長申兩腳眠夜湥翦燭讀騷莊雖然自在
還由己爭奈侍僧瞌睡慌
又
二十薙染三十開法四坐名坊奔上丞下仲宣樓上
作賦賦難佳黃鶴樓中題詩無好說叓來騎鶴厺揚

州腰間銅錢無一百
又
衰殘髮已半垂霜那用描來挂法堂看徧人間無此
漢息心未得氣昂昂
又
放憨放癡妝啞妝聾身披紫服手握靑筇時而山上
時而水中問渠何以欲釣獰龍叓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明月載還空
又
富川樓上思歸切九頂山頭望杳然幾度攜囊還挈

杖業緣羈絆不能旋於今衰朽壓無力難得波波兊
祖筵放我故園松菊下敲風打雨樂餘年
又
肝腸一副曾無遮蓋每與學者曰而汝參禪須是涅
槃堂裏用得不可圖他舌便口滑知解文章妄擬玄
旨而今非汝為然卽乃匡徒領衆者要求親識鼻孔
洞達宗乘不可多得苟住一剎機巧多般以支口體
故沙翁年來無意於斯獨將白眼看人忙登謂無法
與人增吾為鼻人哉叓復組之繪之為軌為則而汝
焚香稽首而我寧無愧於中乎

又
邨僧邨僧問伊何能業如山重福似羽輕不知律儀
嬾打葛藤開口見膽楂滓不存邨僧邨僧者樣行狀
那好載上傳燈
又
自從飯後通消息處處逢渠無暫時雙徑報恩住不
歇叓來持盋入龍池道峯金粟曾留榻末後霧山也
太癡有便宜沒便宜觀他天上月輪孤失卻手中橈
一枝
騎牛老君

老明道不行騎牛入函谷苟非遇關尹道德何所屬
雖从在方外未免秦失哭咄猶龍一語聲難卒

鍾馗進士

明皇晝夢爾爲鬼藍袍著身劒手舉欲除天下虛秏
孽致使人人無恙苦爲鬼尚然有此心爲士如何反
害人

天眞秀才

凡人立於天下者形也形之能舉動者眞也眞兮眞
兮其誰與幷兮萬物壞兮渠不朽兮

東坡居士

山色谿聲蘇子之面目常在玉帶鎮金山坡老之法
施猶存若黃州惠州瓊州乃其塵垢不足爲道況其
行爲天下法言爲百世師苟非祖位重來開覺生民
者安得有斯人爲一遇哉（坡爲五祖戒禪師後身）

莊子

謂汝以有心兮既見詺而何不遊梁謂汝以無心兮
何嚚嚚然著書以詆侮賢良㒺物之不齊而有言兮
以斯道諭一馬而全彰莫庖之技進而無全牛兮乃
心浩浩而口洋洋郎子之言以爲贊兮大覺莊周萬
世一遇其猶旦暮者也

詩偈

登大別山

漢陽封邑爲誰栽春雨春風一杖開煙火萬家忙不
徹幾人撒手問心來

登漢陰山

曾聞抱甕息機心恥辱大賢賜也淚芳艸落華春再
至行人舉眼淚沉唫

登晴川樓

西望瀟湘意未休乾坤萬里一登樓襄王雲夢淸思
斷神女於今待孰游

登黃鶴樓

重構危樓接太淸等閒登眺小天人只知身在白雲
上不識世間有垢塵

游玉泉寺

十載相思夢亦牽偷閒驅馬到蕭然陵空鐵塔靑天
破沁谷玉泉白石穿橋斷雲邊忘故蹟碑殘艸裏憶
先季皓公諸祖今何在擁目堆藍起暮煙

鬼谷洞

天然一種難描貌想是洪濛先有渠喜爾眞人居甚
樂名高何必帶金魚

青谿

張儀蘇秦曾問道因他鬼谷悟眞人至今谿水流無異不見偎翁寂莫身

登仲宣樓

何事憂心不放開登樓作賦亦悲哀才高爭若眼空者一望章華成劫灰

登沙市寶塔

覽勝閒登塔戶開楚天寥闊獨徘徊風煙萬頃含孤照無限游人空手回

初至荆游天王寺遺址 有鐘被火化爲塊鐵人屢竊卒雷雨驚退

劫火焚時鐘獨鳴私心敢用自雷驚江干常對清波涌殿閣空餘春艸生千古淵源分兩脈一朝勝事付全傾蕭蕭轉盼荒煙晚諸子扶歸竹杖輕

梅華十詠 次古韻古題

尋梅

爲憶南枝暘玉神摳衣芾霰夢魂眞行筇信步白雲裏悵望平欺紅粉人凍蘂飄香依壑討疎林凝碧隔風塵感思臥雪殷勤者令我空山惱遠春

臘梅

占斷羣芳最有神一回霜傲一回眞半牕疎影黃昏

月滿對輕妝金襲人孰共寒姿情澹澹孤陳瘦骨絕塵塵清香幾度隨風去贏得西湖兩岸春

早梅

嚴風幾歷轉精神剛得陽和態自眞雪色欲迷尋艷鶴暗香多醉翫華人羅浮夢破山山月姑射煙含對對塵堪惱當年何遜子冐將情戀廣陵春

全放梅

傲骨藏聲似有神被霜芾月自幽眞不齊羣卉棲凡鳥全放瓊華醒夢人老幹參差蒼翠迴玉條長短豈侵塵沉吟難盡其中意聊洩枝頭一點春

茅舍梅

寂寥茅舍冷精神幸有氷華可慰眞香動石邊浮細艸影流谿畔逐漁人歲寒豈畏三更月枯淡難生世外塵獨恨翠禽偸瓣去五湖盡作碧壺春

庭梅

不棲嵓壑隱芳神唯占丹庭對對眞入枕香魂驚化蝶隔簾明月動愁人瑤琴白晝多幽興玉磬清宵徹遠塵只爲凭闌惱雅態青衫染得十分春

西湖梅

高樓獨上望華神兩岸寒芳碧水眞雪散渾忘三竺

寺風生愁殺六橋人戍歌處處關山月細雨霏霏灑玉塵湧謂江南消息杳蘇隄香冷幾回春

山中梅

冰肌裊裊太多神不待輕妝趣自眞冉冉光迷南嶺客沉沉香拂北牕人唯堪幽谷生平老豈染雲間半點塵分付狂蜂與蛺蝶湧來枝上弄偎春

玉笛梅

笛聲何處卻多神飄遞江南韻自眞幾點疎華雲外驚一腔煙粉鏡中人玉樓夢斷關山遠竹榻魂飛散入塵莫是武昌三弄者蕭然五月落寒春

觀梅

孤標獨占百華神幾度觀來幾度眞片片白雲淸夢眼層層翠浪動詩人胷中浩蕩吐新句筆下風流破玉塵不是鐵心寒徹底爭知別有一般春

天王偶成

画棟鋪雲曉色新華堂帶雨翠粼粼青松綠竹閒栽徧鳳舞龍翔勝舊春

挂笠峰 有序

余挂笠荆南十又一季所見天王遺址一韌從艸萊中而得驅狠逐豹庀木典工殿閣廊廡粗以構就碑版銘記與夫所宜之物亦乃備焉原以先天童先徑山未了之案余乃繼之其帶曉披星悍勞忍苦雖是爲人所當爲實乃爲報二先人之大慈恩也信菴禪人領造洪鐘五火方就心亦良苦特成五詩以發緒言蓋見挂笠之事如此

鉗錘幾歷出頭來贏得清音徧九垓通報五湖學道者聞時須覺眼雙開

風流徹體顯圓音一點無塵表素心天上人間誰箇似淸機撥著動沉吟

拕泥帶水出胞胎勢壓諸方吼法雷繼起五宗兩祖

脈兒孫常憶信公來

祖席重光振楚荆五湖唯有一淸聞徑山嚴統炳然著南嶽靑原廓爾分

十載殷勤絕曉昏祖庭恢復報師恩而今功業稍稍備護惜全然賴後昆

挂鐘

不受紅爐幾煅煉何能全體有光煇於今要作出頭漢再上一重發大機

天童埽悟和尚塔

撥開雲路上玲瓏澗水谿華觸祖翁撅起當季河北

令千枝萬派出天童

壬寅秋歸鄂州富川祭埽先塋有感

當季何事出鄉關今日思惟實汗顏杯茗不堪爲大供簪纓換得衲衣還

歸富川寓興曠寺因人事繁作

野外人歸興曠寺憧憧夾道往來忙諸賢要見沙翁面還是從前謝十郎

歸山塗有序

余住維揚地藏之四季歲維乙巳天王禪人以余季值不惑敦迎還荊明季春王二月謀之巨石於寺西天王山前對立塔幢藏余朽骨方形七級高一十二尺廣七尺四角金剛前列獅像左右雕以羽族華芳之屬又造脅山殿覆之余念德涼難以克當諸禪人乃進曰天王道場傾廢千季而師一旦重新又荊自宋元明以來久不知禪今乃有歸亦師開闢其地其人實師爲中興之祖兹奉以壽藏師何讓焉余曰臭皮囊終不免歸山僅偕此作歸山計湯塗十首識者無誚焉

把釣江湖意已休歸來高臥此山頭皮囊湯謂無交涉付與窣波正首丘

大事關頭無壯時舟藏於壑力能移從教造物隨分化運厺運來聽所之

知見紛紛莫妄求死生須是見根由箇中通暢原無我夢裏那容蝶化周

南陽塔樣問耽源潭北湘南起話端爭似天王親指出高標丈二任人看

劈破洪濛布赤金一龕風雨莫能侵繞簷星月難描貌夜靜軒前寒影深

死後何須擇地安乾坤總是一邱山鏡華水月身如幻累爾殷勤作此關

一二三文道路深疎山舌底費沉塗天王此日曾無隱匠作依工百二金

丈夫氣宇葢乾坤古也今兮總一門可問於今誰是主不須死後大招魂

收拾傀儡歸厺來莫教催迫始心回泰山晉嶺垂千古帝主王侯安在哉

八角磨盤四面通皇皇如此立吾宗等閒識取歸山厺華落華開樂未窮

復蘭齋次韻

春齋落落擬僊官一枕皇風獨自安對月無心黏貝

葉看華有意種幽蘭典亾試問誰相委榮辱何妨爾
挂冠芳艸空庭垂舊綠清香衣染十分歡

同蔚肰游紫雲臺次韻

紫雲飛盡艸披離恍惚窅冥誰是師白骨橫眠生短
歎殘碑斜倚發長悲風塵歷歷磨千古江海蕭蕭鎮
一時憶我登臨雙目冷幸同朱履蹋華枝

送晦山禪師住霧隱寺

歐峯破領住持久今又皤肰入冷泉祖父田園既紹
得且栽松竹引風煙

寄宋容菴太史

楊林渡口老禪翁八載如何信不通想是於今手脚
利高提祖印起宗風

歲暮寄孫孝穆

臘梅西舍放幽香折得一枝無隱藏寄與白沙孫學
士嗅來滋味豈情常

次韻荅聖鐸禪師（聖自蜀還南有纂續古尊宿志）

同氣連枝共一聲玲瓏流出派原清心通先哲誰能
似道振時賢孰可爭掩土爲親離越國還鄉再過蜀
王城他年纂就禪宗史四海騣騣有令名

寄武昌黃明震

鄂城原是楚王宮淡隱還如在萬峯對邑鳥聲清耳
目廓肰何事不從容

寄解元王報菴兼嚴方山小莊修郡乘

尼父春秋如日烈馬遷史記若霜寒卽今荆國人文
物盡在三公潑墨觀

次韻荅德山枕石禪師

何堪指我應弃身淡愧當年崔氏人龢憶武陵春色
好望來猶覺倍精神（天王俗姓崔）

寄明克學使

名遂功成身退易超生脫死實爲難君今若肎言弃
薦十月霜風撲面寒

爲汝開悉子

子夏哭兒失所目樂天悉子割其腸只知恩愛情難
遣不識人生夢一場

黃龍與復次定生上人韻

祖席飄零剩古臺誅茅斬艸賺吾來因憐楚國宗風
暮龢念黃龍法道灰有水有山甚卓錫無聲無望好
徘徊於今衲被蒙頭坐日對長江捲雪堆

黃龍落成爲遥老之意次福昌禪師韻

闢開三要及三玄宇內聞聲別有天已構一椽念祖

德未施大手話難圓荊湖春雨青林茂鄂渚秋風黃
菊鮮法道濫觴無此日誰能相共整危顛

黃龍徹源泉

萬波浩渺嶺南出一派流長濟北來大徹源頭渾不
竭運回濁世洗塵埃

為黃明震有序

予瞻為五祖戒後身其天慧穎脫爽肰見於文字
茲明震黃公自夢端和尚後身余以其及門問道
十有二秊往往發言大有由來再來之人迥肰不
同塵俗特與是句印其自覺而覺於民也

大覺方知先世因身前身後一天眞臨機廓徹當軒
句好法指歸岐路人

本懷上書記回蜀作此勉之

向上無一事永字有八法如此著手書不計秊與月
忽肰筆生華字字皆龍蛇黃龍與妙喜藂林兩作家
處處居記室頭頭撒土沙三關及竹篦如此作生涯
傷風化手者抱昔叫阿爺道流須志強一回便承當
昔依我晴川今從我天王形影十二秊也受其風霜
羽毛雖未展爪牙聊已彰云云西蜀法我未許束裝
記得昔人曾有語馬祖還鄉道不香

寄度門寺法瀾澄昔座十昔

命爾揚州住地藏如何不冒便承當腰包頂笠度門
法火種刀耕艸木香

南能北秀出東山道大名傳天地間今日宗風眞一
變開神野鬼鬧禪關

兩京法主三帝師肩輿上殿聖迎時跏趺坐見君王
重也看於今克盛兒（神秀禪師住度門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趺坐覲君肩輿上殿）

大通謚號大通人明鏡臺懸絕點塵宇宙至今空浩
浩度門唯有一枝春

楞伽孤峻峯猶在萬古法場不易磨張說手書碑自

見論師竊比大山河

依法住持不寂寞昔山風穴亦單丁正宗家計渾肰
別一任庭前艸色青

少林壁坐九青黃接得神光一箇郎恩大已酬歸故
國至今雙桂潑秋香

澗水山華活祖意嶺松嵒柏實伽陀分明指點無人
會又引闍黎費力多

道流住得最高峯俯仰羣山眼界空正令提持施棒
喝克吾宗者豈無從

十載投身爐鞴中煆成一物號霹鋒人來欲問眉間

事血濺梵天滴滴紅

天王法派

慧海原清淨臨波鑑宛然一燈繼古道祖脈自綿延

寄懷金龍寺楚菴璨

黃葉飄飄落滿堦馳懷未已思悠哉不知近日成何事唯見松梢片月來

為中旭通

宗亦通兮說亦通大千收在一塵中有時展出人天看旭日高懸宇宙紅

送劉振公

聲名振起傳燈錄公道誰家無此心自古聖賢尌紗用直將大地作黃金

為昱侍者

淂言學富可當事須信多聞亦枉然盡日眼開無別物布毛吹起笑從苒

為慶侍者

莫謂春秋方二十虎生三日氣吞牛大鵬九萬扶搖上豈是槍榆小鷽鳩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五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原澄等編

尺牘

復雪岷方司李 諱象璜

別來未幾青黃兩度俛仰光儀心焉如擣唯台臺灑灑襟懷蕩蕩施設治政之間有若庖丁解牛公堂說法無待清獻聞雷苟非睿明洞開曷能臻此超遙容與哉李君學士好道之人承指乃參貧道貧道不引枝蔓唯以本分提持且未見其虛往實歸臨別漣然益道情非世情也茲讀手翰台臺何溢美誇許之若是耶日者又蒙賜以慧日慈雲之扁兼率耿太守贈以荊南祖庭之額久廢天王茲者與復實僧光多矣況未寸函申謝何以辱教殷殷更欲闡明斯道惠及來學第涼德不慧之山僧無能副台臺之盛念矣然道有時而弘唱逾高和逾勝茲時貧道何能使道而弘哉臨書引領統惟垂諒

與黃檗和尚

太白一燈光明天下分輝續燄徹古通今內聖外王咸為隆重其最著者唯吾徑山容老人也老人目擊時衰世變法門混淆日久邪宗僭竊之輩猶此而與

遂爾別集述而嚴統作益爲見諸行事深切著明非謂空文而載雖人以此皐老人然人亦以此知老人也老人化去未經十禩座下法門豪傑如金粟元東明鑑資福廣龍華宗相續而往某以老人靈塔猶恐未安竊常疑之不然天奪何致此耶唯吾黃檗和尚道振七閩風聞楚越克紹祖山特非偶爾幸加留意老人靈塔或龍虎沙水之不吉或入塔安位之期未良協同堪輿細而察之儻得老人寂光神安蔭覆吾昆則法門大幸事也某頃來晴川得值鱗便肅此荒函達於左右伏冀鑒我微忱則先老人光明廣大千

秋烜赫亦相傳而無盡也天王中興碑記傳以教覽臨楮依依曷勝神來

與容菴朱吏部 諱學洙

渚宮一別迄今八載不唯光儀間闊亦且鴈斷衡陽咫尺之間竟同河漢豈倡和因緣法門機會而有時節乎門下年來眼空無物唯道是持佛祖公案竊聞有會出言往往驚人視聽然欲與從上宰官居士受法有師名留燈錄楷樣後來道垂千古須是一眞不立萬法圓融方與古人把臂共行且今法道濫觴亂統滿地唯門下高明故與言及此知不我誕法門幸甚吾宗幸甚

復掌山鄭內翰

酷暑炎烝人人勢畏千竿竹十畝蓮何能得也然且伐木鳥鳴之時未嘗不懷掌山之美人咫尺天各一方無能聚晤況其欲發歸舸遠去兩浙七閩之間又當何如也天下無變遷者道而已矣天下無間然者道而已矣然道既無變遷亦無間然予與掌山之交烏有變遷間然哉益予與掌山之交者道而已矣苟不以道爲交世之態人之情得不變遷間然乎是以肝膽楚越矣況掌山胷藏武庫足滿天下老衲名人靡不從游而稱當世大儒者乎竊聞仁者贈人以言茲掌山遠還特以言贈苟如此鑒諸則交之深矣而予亦有榮望焉

與檗菴徐司李 諱行

壬寅秋櫂過蘄春聞大令名迄今六載不能忘於心也所謂不能忘者以門下眼內空天下腹中小乾坤而於吾道大有得手佛祖機緣亦嘗會悟物格格物一貫徑山木樨無隱廓然匡阜子部山谷豈讓昔賢殺也活也自由手腳佛也祖也當頭按過果如是乎吾當賀之鹿野觀察昨至天王言及門下僑寓渚宮

是勒荒函先以通候儻不我棄驅馬來山再有長論

又

昨承惠顧兼以垂問十季已靑此地荒煙蔓艸十季已後此地峻宇長廊不知天王眼目在荒煙蔓艸中在峻宇長廊中貧道就而荅之蔓艸一堆柴長廊幾擔土竊恐門下不能直下釋肰領畧今再申之肰天王眼目不在荒煙蔓艸峻宇長廊中若在峻宇長廊中眼目卽同土木若在荒煙蔓艸中眼目則是無情既不在此二處便請下一轉語若點得出贈以一條撑天柱地拄杖子

復允菴吳別駕諱斌來書請詳悉天王之說

手翰所云應酬之外默坐公堂恍惚之中覺有物焉獨恨塵勞關鎖不能猛肰解脫左右既知恍惚之中有物而存試看應機酬酢之時是此物歟喜怒哀樂之時是此物歟折旋俯仰之時是此物歟若以總是此物更欲離關鎖求解脫得無重增其慮乎況以應對究心之外欲明天王混淆之由請詳直書苟非靄山委託有願而來何能致此思惟哉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峯義存巖頭全奯其雲門法眼兩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季間吳僧道原修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於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由始於道原也百世之下競起而爭亦始於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常疑之雪峯迅捷當出馬祖後得逢觀穎公所獲節使丘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誤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吾天童悟和尚思作一書正其譌謬多因修葺以寢厥心吾徑山容和尚善繼善述遂著五燈嚴統刪去妄竊以定正宗話行海外案垂千古吾常謂人解曰其所辯而爭者

宗派也雲門法眼久無人矣伊何固執焉肰辯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一譌書矣其不辯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嶽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荅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曾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氏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畧引載天王之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公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辯明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於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辯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

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載紀入
天王碑銘明有少林聯芳碑記原載天王於馬祖之
派汝稷指月錄分清天王黎創教外別傳天王系於
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邑禪燈世譜編證
天王吳侗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於馬祖之譜大
典善寺一華五葉之圖雲門㳒眼祥發於天王王谷
正名之錄備悉天王之由且二十種書萌歷五代各
各清正已爲定典有入龍藏有行山野况復清有嚴
統炳如日星天王新封豐碑高一十五尺一爲工部
鄭公之記一爲雲居顯公之文紀載其事俱爲不磨

所以不辯而自清也㳒門明眼得一展筆豈肎模糊
放過兒於左右王事鞅掌間一詢及無盡夏卿之身
再現所謂有願而來委託其事者也或謂傳史無玄
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改爲元素歐陽修之夷
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皆丘元素一皆貞元
十四季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肰遂謂
無此人何讀書之不多而博究之未通也兹因來索
潦草佈復臨書懷想不勝依依

與友人恆和大師

不奉教言忽忽春光十七度每懷道範行行明月上
三叓是以南北殊途鴻音杳絕想顚毛各已霜白形
影俱非昝時嗚呼感念之私寧無集於中乎幾欲追
隨杖屨奈何業繫天王屢從雲水覓師行止竟無準
音耗住維揚得聆卓錫商城又在江陵傳聞杯渡樊
口昨來漢上始知新創鹿野苑與諸子坐風嘯月高
枕羲皇之上爲之平生典兒獨不慧勞勞歲月上而
荆下而揚作馬爲牛且無寧晷茲欲構一退居或吳
或楚落成之日奉迎象駕共延天季亦得把臂快談
長林豐艸之下爲吾生樂事叓何爲哉裁此奉達統
惟察之萬水千山唯神來耳

復明震黃居士

兩接手教知居士遯蹟鄂渚道履清嘉爲喜爲慰但
其中囊槖蕭肰切勿以此爲慮耳財者世間之害也
多少英雄向此中埋卻所以龐公盡沉湘江以快其
身此時居士非人所使其貧葢天所助其道矣昝者
所送一偈弗可以此作付㳒會弗可以此作開示會
於其中間弗可以此甚無謂也弗可以此孤負山僧
也是以草率數行少申奉復兹時山僧沉疴一枕諸
緣屏謝并以附聞餘不多及

復荆州諸護㳒宰官

時接雲翰讀之反復深知公等唯以天王法席不可久虛荊南化道不可無人懃懃懇懇為懷為念是以尊法重人千里遠招此非旹時記莂之深而安能有如是哉山僧已擬今春買櫂朝暮還荊不意地藏重建殿閣堂寮相繼維新雖亙商自為擔荷獨功浩一時難竣此際不無之躊躇遂有方於台命也至若天王祖席諒以垂護如初又不在山僧之喋喋矣臨書依依不盡所懷

復松濤徐侍御 諱養心

韓退之之排佛一時妄耳後歸心吾門實乃悔過其

愆矣往往後學竊比排佛之說毀吾聖人之教正如吹炎割水何傷吾道大儒明察小儒輕率左右諒之

題跋

題玄宰董宗伯所書金剛經

士大夫崇信吾教委身虛懷問道歸心如裴休相國之於黃檗白居易侍郎之於佛光陸亙大夫之於南泉陳操尚書之於睦州黃庭堅太史之於黃龍張九成侍郎之於徑山往往皆博達偉人一時浩歸吾教所謂儒門澹薄收拾不住也至明毅廟時崇信之心猶然未衰宗伯書經所由來也宗伯書經多種此經

係是江陵吳弘功宰江都時所贈可見吳公亦是好道士大夫也是故宗伯書經以贈而吳公攜歸又摹石於沙市觀音寺闖賊陷荊一埽劫灰無可留者而此經獨存可謂金剛不壞矣然則此乃宗伯之金剛若是如來親談之金剛豈止經此一劫而已哉

題天童悟和尚登金山詩

臨濟之道盛而復衰興而復廢其在明季如一縷之繫鼎九卵之纍棊危之甚矣其持危輓廢後五百世起而振者則吾天童和尚也夫聖人降世為拯沉淪雖起寒微穎脫非凡不事翰墨而動筆皆是草聖不

精詩書而開口便成章法和尚萬曆丁未春自燕還南是時尚未受囑氣宇已自不羣偶登金山輒成是句不獨自出手眼猶且玉韻驚人其繪文琢句者曷能有此哉吳人勒石已供游客後孤雲鑑禪師重封豐碑并自手書垂鎮金山又以騷人采入詩林合成風雅然則讀之者幸毋作文字詩句觀當眼豁心開可也

跋夔州郡守夢得破山明和尚偈

丙午春夔州郡守夢破山和尚與一扇展讀其偈曰屣聲滑滑嚮耆苔老太尋山亦快哉回首五雲堪一

笑澹肰瀟灑出塵埃覺卽遣侯和尚已化㚈矣郡守以此爲辭世之偈乃梓而徧示之且和尚自出天童之門聲名洋溢乎東南逮歸蠶𧂐道價益盛肰其筆其舌玅有入神匙有不發揚其道者卽發揚之處不帶濂涎逆行順行自由自在實乃大乘菩薩游戲國土開覺衆生者也今視此囘皆五雲堪一笑澹肰瀟灑出塵埃之句似有羈絆脫㚈覺非菩薩涉世無礙雖則夢幻之語竊恐傳夫後世以郡守之妄誣和尚爲二乘之人也况辭世之偈關乎人天眼目由是不慧振筆跋之

題玅明子折疑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旣無二道兩心則何分華夷三教譬夫人之一身有肝膽焉有腸肺焉名雖有異實共一命也儒者顯者也釋者隱者也顯以治國隱以學道有其道矣君王不得爲臣諸侯不得爲友非有傷也無苟榮也遂爾高風獨立或爲人天師表或作鬼神恃怙則巍煥無爲道在無所不在俗夫不知以己之學方人之見謂曰鐵硯磨穿故紙鑽破尚不能通心達理彼殊方異敎廣大深遠望重若是猛有疑焉玅明子學佛之徒也終不以己之道博論雄談唯其疑之所請明而折之宛若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其有餘地俗夫曲辯不得亦醒久坐甕中不知乾坤許大且赧肰愧畏矣肰斯論也折其疑已予則不肰請其更疑大疑所謂大疑必有大悟大悟必有大明大明方識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更不疑吾聖人之道有異也

題孔子世譜

莊生譏孔子行仁義道德猶如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亦若行舟於陸推車於水又曰先王仁義道德正如芻狗陳而無用悲夫蒙莊可謂夏蟲不如春秋者也

夫春秋之世周室微而道德廢仁義亾而霸業興亂臣賊子出焉宣尼蒿目而憂憮肰而起周流列國轍環天下約人以禮樂曉人以信忠識之以義廸規之以仁行作春秋修周易名分無紊道德有隆孰謂駢拇乎孰謂枝指乎所以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又豈與蒙莊獨善其身同日而語哉今宣尼之裔枝葉繁茂門戶赫肰亦皆宣尼之德澤乃繼微子之宗系與世豈不煌哉茲因徵及輒以荒言敬書其譜後識者勿以余爲多辯焉

題列僊傳

天下論僊者皆以老耳次卽莊周其後失其眞矣何則往往以身爲不老修之延秊翀舉升天亦爲玅術殊不知鐃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亾又不知吾有大患爲其有身是故修者不識其本致使門庭至今落莫

題天王寺古鐵（傳爲佛龕所化或鐘所銘約四五千斤）

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其天王寺古鐵乎寺刱於唐道悟禪師所闢荊南節度使親臨訪道見路隘車馬節使發怒因感空中有聲曰我是天王神節使設拜懺悔遂建寺號曰天王悟元和戊戌夏示寂節使爲撰塔銘當是時道場必乃雄傑至宋以祝融廢盡瓦

礫無存獨一巨鐵暴露坡下是鐵也遠不具論卽明時居民有近傍撫摩者旋卽頭疼惱熱焚香禱之卽愈又有治人竊爲所胥將掘之時天際巨雷哼哼叓復電光閃閃治人由此驚退荊總戎鄭公欲取鑄西瓜之炮發卒五十將舉之時仍晦冥忽作風沙陡起卒乃驚退肰則世間有用之物防守不堅人且賊之兄數百秊無主之鐵有用之物幾不被人竊去尚乃存之其天王神護歟古鐵自護歟不肰未有不廢傾者也順治戊戌夏予始至荊開涂鐵佛己亥上元解制攜職事十餘輩親訪其處撥艸視鐵其楚楚肰似

有愁戚之態予乃喟肰曰吾亦有願而來卿有靈能助我乎至辛丑五月方於此誅茅除日薄暮鳴鼓三擊予領衆至其處衆拒曰不可輕動恐致禍予叱曰物見主眼卓豎何禍哉遂拽起上坡距三門不遠予拙筆書一額曰天王古蹟叓書一佛字於上命匠以金剛鑽鐫之往來觀覽者如市其精精肰覺有喜容是時道場已建一閣一殿矣嗚呼寧非物有所待理有時而彰也哉是以書之告夫來者

題黃龍寺石龍

曩閱楚會檮杌載霧山寺右有石龍鱗甲飛動乘虛

欲來予初未信至戊申夏重闢黃龍寺都人謂予言曰此後山有石龍焉領予親視予曰此好事者所雕琢耳後因掘土數尺仍復獲之鱗甲完美精潤有色擊之鏗肰有聲始信好事者不能如此爲之乃山之霧也造物之霧也夫造物之工能使物之爲青爲黃爲赤爲白或使升降飛騰或使與雲布雨攪天池涌地闢傾山覆海變變化化無有窮盡兄復能使頑石爲乎人在塵埃之中汨汨芒芒竟不知萬物之所以自心之變動且亦曷能號稱萬物之靈哉悲夫黃龍與霧山相去僅一牛吼地而有石龍卽此龍矣龍左

有石壁正當所建法堂之後予命門人明震擘窠書
黃龍道場四大字鐫之更勒黃龍寺始末與石龍升
稱勝槩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也

序

慈報錄序

傳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且武王克商尤有天下身服顯名丕
振先德周公輔相三王纘成大業其事君事親之孝
百王千聖莫之與京尚未揄揚舉及獨乃纂出繼志
述事一語可見世間支延道德端在繼往開來使孝

人有志有事俱不泯滅仲尼之言不亦深長之思哉
予生顓愚又復固陋父母劬勞師長雨露欲一晨報
愧未能也肰先人有志不逮之事則未嘗泯滅于懷
由是戊戌掛笠荊南之鐵佛窮蒐天王之舊址披苴
驅虎與復區宇象設尊嚴碑版對立戊申鄂渚復獲
黃龍道場翦除宿莽刱還舊業其捐肰以竭力乃聊
報先人之宿志兼以五坐名坊慇懃行道一十五季
以資吾親蓋是不忘所自奚敢稱曰善繼善述之人
因之剞劂殘稾遂命名曰慈報嗚呼慈恩浩渺烏能
報哉

碑

先父母二碑

原夫汪洋之海必有其源覆天之木豈無其根聖人
降蹟賢士挺生寧曰無父母而遺其本也既不遺其
本必報之達之也蓋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
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
之所謂道也離情謂越然生通萬化徹古今天下之
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廣萬善含仁心
導品物出沉淪天下之至德者也某材愧散木吾父
母難爲報也所以壬寅秋仲命駕江陵拜祭斯山今

復重來勒此二石一奉吾父於月墳之右一奉吾母
於黃陸公山之麓吾父名應台故於崇禎甲戌九月
逮某壬辰自天中旋歸禮葬吾母張氏故於甲申九
月即某彼時就葬吾父母所生七女三子長子夭亡
次子亦亡某其第十子也念雙親既喪兼世又遷功
名塵垢何能羈我遂拜辭家廟祝髮披緇走求聖人
之道於四方百種磨礱而契證故不敢遺其本往來
江漢以斯至道達於吾父母也或曰父母遺體髮膚
不敢毀傷師雖明道髮膚已毀嗚呼斯人見其蹟未
見其理也蹟也者末也理也者本也吾將以本達吾

父母可謂至也況太伯斷髮文身千古稱曰至德矣乎

又

生事死葬祭之之禮乃人子之當行亦天下之孝本也或曰此閭夫閭婦之行何足盡才人豪士之道也才人豪士必任一官乃效一職高車駟馬光炫門庭爲其孝矣或曰此形名聲勢之行亦何足盡聖人君子之道也聖人君子必見其道明其德或經濟天下或輔相邦國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乃其人也堯舜禹湯以道治天下其親乃不顯乎周公孔子以德輔天下其親乃不揚乎是以古今有異教道不同欲人爲善之心則其一也某雖不敏教人務本趨善以報吾親雖曰親之不顯天下孝道之理盡也吾何晦焉謹稽首拜手而爲之記

版存嘉興府楞嚴寺經坊流通
康熙十一年重陽日謹識

天王水鑑海和尚五會錄卷第六

天王和尚行錄

師諱慧海字水鑑號沙翁武昌興國謝氏子生明天啓六年丙寅至清乙酉年二十不甘處家詣報恩寺祝髮卽北游教席庚寅以生死大事南還一日飯後看本來面目劃然大悟說偈曰面目全彰不覆藏幾回叉手問中堂於今見也非他見慶快平生百骨凉謁徑山費隱容和尚尚曰那裏來師便喝尚曰放汝三十師又喝遂起名受具復訪吳興獨冠敬禪師乃印法焉順治戊戌夏至荊開法鐵佛辛丑中興天王壬寅應維揚地藏請乙巳再住天王戊申重建鄂州黃龍庚戌趨漢陽棲賢冬仍東下重建地藏師五坐道場四處闡揚其道在天下言落江湖不能盡紀謹錄所行歲月勒於天王壽塔之陰庶有考云明淵書

天王和尚四十大壽兼送返錫荊南序

佛法猶日也日無地不照又猶水也水無地不流而俗眼不知指土木形骸而謂之佛是何異於瞽騃見光而曰日顧在是掘地沒泉而曰水顧在是豈理也哉夫佛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限南北不分遠近是以聖聖相承燈燈相續或舉毫端而建寶王剎或坐微塵而轉大法輪或一拳捶碎虛空或一脚踢倒

須彌中間別有神通游戲於法自在又豈有彼此厺來相於其間耶天王大和尚劫齡悟道信乎不凡諸方尊宿無不稱爲英傑皆者開法荊南重闢天王荊人聞說法者莫不皈依茲以松石之請遂結伽於眞州地藏禪寺儀人聞說法者亦莫不皈依猶夫荊也特以寺古傾頹殿閣廊廡得賴結構况寺建於唐從未一開法席而師單刀直入痛棒熱喝雷驚電掣不知喚醒聾瞶多少其爲開宗第一又何疑焉儀人方戀慕不衰而荊人迎請復至再至三儀人曰我師也荊人曰我師也二州之人爭相戀慕亦足以見師之

教化所至也肰而佛法猶日也猶水也日無地不照水無地不流而佛法之所通又豈限南北分遠近乎哉師迫於荊人之請今將杯渡而南矣儀人留之不得而戀慕之情又無由申値師今秊大壽故假塵言以祝之亦惟願佛法無地不照無地不流而人之慕師者愼勿鑿牖見光而曰日纔在是掘地汲泉而曰水纔在是也則庶幾矣是爲序乙巳夏四月

賜進士第奉憲大夫　欽差河南通省管河水利兵備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兼參議銜工部都水清吏司主政提督通惠河道盛治頓首拜撰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

唐貞元元和間眞僧輩出而佛理宗乘於時丕盛其在荊南則天王天皇二禪師其炳炳矣二師生同時住同地而一嗣南嶽一嗣靑原其功行亦正相等是則當日卓錫之場即爲後世傳衣之地固當亙累劫而並存肰數百秊來天皇猶有寺也而天王遺蹟已付之斷煙殘照其荒落也不知幾秊矣夫天王道悟師本渚宮人也嘗謁馬祖時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便返荊結廬距郭不遠後節度使丘玄素遂於府西捌寺居之額曰天王即師他日示寂地也稽

之往牒碑志猶存獨寺既不可考即荊郡乘乃不多及亦爲何哉蓋嘗考之後周時詔廢浮圖凡天下寺塔悉就毀滅獨天皇寺以有張僧繇所繪先聖象存焉遂得獨免豈天王寺之廢適在是時耶獨怪天王之裔數傳而爲雲門法眼二宗宗系號稱最盛兒孫徧天下而祖父發祥之處莫有過而問者不大可悼歎乎順治戊戌有水鑑海大禪師住錫於荊溪慨夫法席之傾頹致衣珠之迷失而悲愍獨切焉因爲蒐之得荒基一片於榛莽中尚餘塔址鐘鐵且此地周圍十里許社名天王堂是則當日天王道場端在是

矣因以大願力共此都人士經營之無何而殿閣門
廡煥肰大備舉數百秊久湮勝蹟而一旦勃焉重興
非甚盛舉哉越甲辰余以権事至荊間一游覽不勝
贊歎寺僧明哲因以其碑記請焉余雖謭劣無文肰
竊幸天王有霛遺蹟復炳使至止斯地者得從瞻依
禮拜其下想見當日馬祖所謂識取自心本來是佛
之指是則天王一燈常明斯世實維鑑公大禪師斯
舉是賴焉遂爲斯文昭以誌之若曰名人之文可垂
不朽欲以補郡乘所未備而遠與僧繇之繪事同功
則請以俟後之君子可也因爲之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奉
敕提督湖廣荊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
田淸吏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豫章鄭日奎撰
文
欽差整飾辰常靖州等處地方兵備兼管水利分巡
湖北道湖廣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副使陳士本
篆額
欽差撫治荊岳整飾施歸等處湖廣按察司分巡上
荊南兵備道王輔運書丹
大淸康熙三秊甲辰秋委官趙慶鴻監寺明哲勒石

荊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
夫荷單傳正印爲佛祖後裔者其大節有二一曰亰
煅人才二曰光復祖席人才不煅慧命斷絶雖有名
山巨剎不旋踵而址墟矣祖席不復古蹟荒湮不唯
失弃人基業雖有人才亦闡化無地矣二者不可偏
廢也肰欲恢張祖席又當[illegible]其所繫之大小而緩急
興廢唯所設施所係者小則可興可廢可緩可急贅
疣視之亦得也若其剎爲佛祖所必賴法道之所必
爭宗派源流所必待剖判者而荒煙宿莽任其蕪沒
不一爲大呼攘臂奮身恢復曷以號克家兒孫也哉

則今荊天王禪寺是矣夫中興天王禪寺者沙翁海
禪師也今且言其開山之祖名道悟渚宮人謁馬祖
洞明大法住荊州天王寺法嗣一人卽龍潭信也厥
初道場必爾完整歲久浸廢鞠爲茂艸獨寺門一巨
鐵爲天王舊物神鬼護擁有竊掘者輒雷電晦冥屹
不可動距寺三里許爲鐵佛寺卽天王退居也會沙
翁挂錫晴川荊南道俗丞幣牘以鐵佛請沙翁念祖
蹟陵夷慨肰荷笠而往開法四載大啓禪風爲建禪
堂方丈及各寮二十餘楹辛丑夏復訪天王古址重
闢道場第寺基久爲民業特捐衣盂充價購贖遂不

辭茶苦鳩工度材建拈華殿奉天人師殿後豎梵天危閣前則建四王寶殿左右爲廊廡三十餘楹用棲僧衆而祖席規模則巍然傑出非沙翁以英妙之秊具開闢之力孰能一刹兩刹咄嗟指顧陡見興復也哉然此尤未足爲沙翁奇也所奇者徑山費隱容老人爲五燈列祖慧命防閑僭亂編輯嚴統以定宗支所當辯者則天王天皇兩派之淆譌也使無人焉親履其地窮其源則揣盤模象鬬爭繁興曷有底止今沙翁爲老人的骨之孫而所興者適江陵之祖窟灼然見天王之嗣馬祖龍潭之嗣天王與天皇之嗣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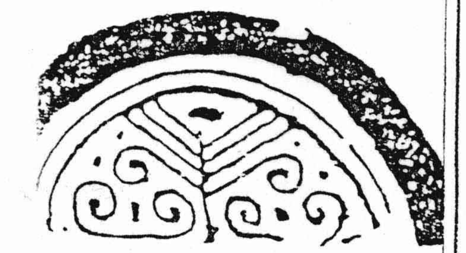
頭幽閒等之嗣天皇天然證據斬盡狐疑老人心血洞達於千萬世矣而所爭者欲以道原一人之譌書謂龍潭信出自天皇易丘玄素符載二碑及張無盡呂夏卿洪覺範等數十家之定典雖董狐再起孰得而顛倒哉夫興一叢林復一祖刹亦等閒事耳獨此天王者佛祖法道於此攸關宗派源流於此剖判又徑山老人衮鉞心事於此待明而沙翁以一手擎出厥功顧不偉歟余言及此者特以天王之中興頓釋法門之疑案千百載下庶以沙翁爲中興之祖云

康熙元秊仲夏前住雲居現住四祖晦山戒顯撰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

清・水鑑慧海　撰
原澂　等編





甘金粟品錄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目錄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原澂原上等編

上堂

康熙十五秊十一月武林方伯李士楨請師住嘉興金粟廣慧禪寺屬嘉興郡守盧崇典海鹽邑公張紊仁紳衿查培繼張惟赤彭孫適吳甫及鄭亮張協張晧徐升貞蔡行馨張幼節等齎啓至楞嚴寺敦請師受請上堂五剎住持無可補廿季說法媿人天何堪今又官僉至拽向鹽官起法筵祖翁田地如荒廢敢不摳衣力向歬自顧樗才難附望諸公何事苦相延

乃顧左右良久曰業緣既爾難囘避雨笠煙蓑又上肩

入寺

山門八字打開向上機圓卽佛卽心不須舉步祇如門內一句又作麼生重重樓閣裏盡日望人還

韋馱北俱盧洲佛不化君唯擁護在三洲堅持寶杵魔軍伏法社從今展大猷

伽藍精藍千古嘉聲舊力護慇懃志已淡今日從新三囑託祇園金粟一般心

祖師西天東土四七二三數到如今六十九不知誰

憶老瞿曇宂眀炯炯再和南
佛殿金粟如來充滿十虛進也頭頭磕著退也步步
蹋飜今日和南雖特地一番舉起見宂㸌
祖堂淵源有自一脈流長皇哉吾祖曷盡聯芳雖肰
攃手到家人盡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據室龍宮虎穴幸爾親登虎子龍孫不須更問會麼
攫霧拏雲須猛利興雲布雨不尋常
拈啓言言珠玉句句眞機東魯微言載不得西來大
意莫能詠且道是箇甚麼復舉起曰吾無隱乎爾
法座向上一路千聖同登擬若如何白雲萬里今日

試看山僧縱觀寫出飛禽蹟徐行蹋斷流水聲
拈香此一瓣香散之則彌於六合斂之則入於芥城
至尊至貴爲瑞爲祥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壽恭願八方奏凱歸王化萬姓謳
歌樂太平此一瓣香覆載天地剜雕衆形從古迨今
曾無有異奉爲閫朝文武請主藩臺郡伯縣君縉紳
等伏願礼作王庭柱石恆爲法苑干城此一瓣香持
綸把釣二十餘季五回拈出巳酬恩如今欲隱更彌
露奉爲傳楊岐正脈二十五世重闢興陽淯翁先師
棲賢獨冠敬和尚伏願宗宂從定起再出作津梁僧

問法筵大啓龍象交參第一義諦卽不問如何是入
院陞堂句師曰鐵笛一聲用嶺落乾坤千古夢驚回
進曰如此則如龍得水似虎逢山去也師曰山僧功
不浪施問紛紛瑞雪滿瑤臺幾度呼童埽不開且道
埽開後如何師曰康僧橋上望進曰今日大清國內
古佛出世人天大衆盡得沾恩師曰伶俐衲僧問楚
雲一片度江陵千里迢迢赴祖庭金粟天王同一脈
就中消息請師呈師曰獨桑鼓打賀如雷進曰幾聲
清韻人天聳九十九峯齊點頭師曰高山流水幸遇
知音乃曰黃面出世碧眼西來千言萬語不爲別事

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於說在所遊方勿
妄宣傳今日大清國內浙江海鹽金粟山沙門慧海
入院陞堂端爲上祝
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下願一切衆生成等正覺超諸
解脫雖肰如何是我此法印勿妄宣傳卓拄杖曰倚
闌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起座曰金粟名山
肇建於康僧赤烏之季廣慧法席弘開於天啓密雲
師祖費師翁說法茲山十周寒暑諸伯父繩繩繼武
芳躅九員遂爾四方知名天下祖席愷乎季來斯風
宗莫法幢凋零山僧庶事不才謬承諸公大命委以

尸祝傳燈今日看來何似鼠尾續貂肰而諸公不忩
付託始終擁護金粟與隆不卜可知下座
當晚小參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卻
項暗嗟吁飜憶古人樹下居楊岐老子初住破院爲
寒所迫不甚淒凉雖肰滿牀珍珠攃向人弃栗棘蓬
金剛圈當陽拋出嘉聲千古兒孫徧地若非此番寒
徹骨焉有梅華撲鼻香玆者山僧初住金粟不唯屋
壁蕭疎牆垣傾倒亦且儲無隔宿之糧竈無溫水之
新看來淒凉尤甚聊成一偈一并舉似乍居金粟遇
隆冬寒雪飄飄糧亦空伸腳睡且寬衷明朝活計有

天龍
埽三塔上堂雖足山中成滯貨何如一穴藏家珍金
剛舍利非吾事今日親瞻不壞身全身坐斷無今古
綠水青山不老春且道三郎一一郎三摩醯三隻眼
千古意分明（密和尚法衣塔費和尚舍利塔輻和尚全身塔二塔同一室）
元旦上堂新季新月新日新時新長老披新法衣所
說新法如何是新法相逢三盞酒醉得眼睋䁅
上堂今朝是人日佛法無固必打鼓高陞堂隨分說
幾句諸人休自眼瞎瞞一天紅日頂門出
上堂二月晴黃鸝鳴瞌睡重總不聞咄醒醒

上堂二月春將半桃華開爛熳禪和眼皮寬覷著都
不辨獨有霧雲老喚作看華漢古今誰似伊一見不
再見咄今日華枝插滿頭誰羨秦時轅轢鑽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拍槕
一下曰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上堂德山見人便棒亂世姦雄臨濟見人便喝太平
草賊其餘小技不足爲道只如金粟意作麼生手提
三尺劍爲斬不平人
上堂舉眞淨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
羅漢院一季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師曰

眞淨翁舌頭拖地了也金粟又不肰用里山前柏參
天柰駐峯上雲靉靆擊碎犀牛扇搥破鹽官鼓金粟
寺裏上堂無法可說
上堂今朝恰是三月三桃華李華舒新顏多少行人
覓不見只在枝頭看轉難既不在枝頭看在甚處看
乃拍香几大笑曰知麼迦葉微笑山僧大笑肰看華
有如此之樂汝等爲甚不知
上堂舉五祖曰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
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金粟也
有道處如何是禪鼻孔眉毛在眼前幾度覓時都不

見空使少林坐九季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一拳拈出笑倒傍觀那堪別有所傳只得倒卻門前刹竿鋔齒老胡聽事不眞將謂實有此事十萬里迢迢西來不知一言不契默爾悽悽渡大江自後分皮分髓付兒孫究竟覓心不可得磨甎作鏡駕車打牛引他不著一喝三日耳聾三度六十大棒虛空釘橛乃至門庭高豎七事隨身手忙脚亂金剛圈栗棘蓬新婦騎驢阿家牽頻呼小玉架上金雞描畫不著對倒藤枯句歸何處不覺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三千劍客歸何處空留明月照黃昏

楊進士燿祖同弟烈爲父明樓公忌日請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須憑法雨薦親爺生曾三十季持齋感發二郎文武車一點靈光常不昧幾季香火屬誰家如今親受法王記太也來兮眼不華且道太翁即今在甚麼處揮拂子曰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師維揚回上堂僧問四洲大聖在揚州出現今日因甚又到鹽官出現師曰汝那裏見得進曰和尚又不承當師打曰汝且承當看一棒著問金粟山頭親坐斷森羅萬象一時新如何是一時新師曰柳綠桃紅眼上來進曰如此則撥轉乾坤見太平太也師曰敢保未寧在僧喝師不理乃曰依俙越國今季事彷彿揚州今日來桃李春風開欲徧馬蹄得意過蘇臺有景眼前說不盡笙歌叢裏醉扶回勸諸人好歸來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自悠哉

復舉雪峯示衆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曰雪峯大師雖是直捷提持要且只在門頭戶口說話山僧今日歸來相逢把手笑語一堂不用越外指點自然春風滿面頌曰望州烏石與僧堂相見依然事森滋爭似今朝金粟叟歸來指點在僧堂

上堂浙東山浙西水五湖四海王化裏今朝法令行吳越蕩蕩春風闔國起問諸人委不委相逢出手展當陽法幢建立非小爾衆中還有出手者麼若無山僧先出手太也遂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

費隱容和尚諱日上堂師翁老和尚本山第三祖坐斷金粟峯十季忘寒暑一棒起宗風人天徹骨髓歸眞語谿頭忽焉十七歲不肖海法孫忝住金粟席瞻師遺澤拜師影堂追之無已茲逢遠忌點甌茶爇爐香匍匐眞前稽首頓首且道老和尚即今在甚麼處

揮拂子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送春上堂幾番剜骨爲青春纔接春來又送春今日留春春不住幾紅滿地染泥塵拋下拂子喝一喝曰須知大地凋殘後更有靈苗一段春

楊進士爲母孟氏恭人忌日請上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擿下拄杖曰者箇是有名是無名若道無名有物則有名若道有名且道者箇名箇甚麼如此委悉得不獨爲楊公之母卽汝現前諸人無有一人不從此產出者復曰休言一生二二生三離卻鉤頭認定盤

佛誕上堂僧問綠對鶯聲似曲雕梁燕語如簧此景此時卽不問世尊降誕事如何師曰須彌山上擊金鐘進曰雲門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他具甚麼眼目師打曰具者箇眼目進曰某甲卽不然師曰你道看進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師曰你聽得須彌山上金鐘響麼僧罔對師打曰太平寰宇斬癡頑乃喝一喝曰釋迦老子生也便道大地無寸土鑊湯無冷處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復喝一喝曰雲門大師來也便道太平原是將軍定那許將軍見太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又喝一喝曰主山神來也便道世尊你降生則已何必矜誇既大地無寸土人人皆是佛雲門你雖謂正令提持奈何棒頭短了打他不著今日因齋不如大家慶賛且道如何慶賛復喝一喝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瞿曇

師持盋至海鹽闔邑緇素請於天寧寺上堂僧問凡聖交參卽不問德山拓盋事如何師曰山僧今日恰上堂進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汝分上又作麼生進曰人人有分箇箇點頭去也師曰汝解點頭麼僧卽喝師曰汝再喝看進曰從來不作者箇見解師曰情知你喝不出問如何是就路還家句師便打進

曰如何是覿面無私句師又打進曰因甚澂潭不許臥龍蟠師曰汝且退去問千季名剎八字門開隨波逐浪漢到者裏如何進步師便打進曰街頭高叫賣新鮮不是知音不與言師曰今日遇著箇石敢當問文殊三處過夏因甚古人又道向無寒暑處去師曰汝道古人舌頭在甚麼處進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師打曰汝道遮得卻麼進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又打曰命根在甚麼處僧禮拜師乃曰法鼓停聲久不鳴今朝擊動吼鹽城西齋老子呵呵笑地轉天翻何幸生蓋楚石琦

公建大法幢於此地五應聖召聲揚闔國復退老於西齋光潛白下至今三百餘季嗣響無人祖燈晦欲致使人天失路渡海無舟況鹽官之地人文風雅信向猶多茲者山僧特入其境一盋千家乞諸高戶幸有一班善友不忘楚石遺風欲令祖燈挑剔斯響振揚至意殷殷三請說法而山僧不敢推免欣然登座汝諸人要識楚石禪師面目麼樓閣萬家火宅裏熏風來拂盡清凉要識祖燈常煥麼任從宇宙雙丸沒一點靈光無變更要識斯響不絕麼天籟嗅時猶不覺更加潮打石頭城雖然汝諸人不得孤負西齋老

子亦不得孤負金粟山僧卓拄杖下座

查給諫王望爲母陳氏夫人請對靈小參人之生於世也所求者福祿壽今太夫人有子王公始以令尹乃遷諫官御史歷任將三十載太夫人可謂食祿厚且久也人生七十古尙稱稀今太夫人享季八十有一康而又寧太夫人可謂得壽高且安也給諫公於聖天子前乞假歸寧兩載以來承歡膝下給諫公以盡孝思之心太夫人亦免倚閭之望今以微疾而終給諫公親受遺訓况森森蘭桂一門送老太夫人可謂受福嚴且眞也夫人生恩重以親爲大今給諫公雖抱終天之恨然視太夫人得此嵩高之壽又視自己爲清白之官視今天下滔滔者亦可以少慰矣山僧承給諫公與諸搢紳當事敦延主席金粟今持盋來鹽値太夫人啓手足時親爲弔慰見棺槨之美衣禮之肅特拈西來大意於靈堂一爲發揚以資太夫人逍遙樂國以證無量佛身豎拂子曰汝諸孝眷還識太夫人面目以證無量佛身麼香煙堆裏瞻應現其若依稀萬象森羅海印含

張中翰小白爲父諫議螺浮公同母陳氏夫人請對靈小參妙性圓明離諸名相諸佛菩薩所說三藏十二部契經乃名相也歷代祖師所立一千七百則公案乃名相也三教諸子之書百王誥誓之說亦是名相天下富貴功名田園屋宅父子夫婦亦是名相以至吾人六尺之軀外而皆足皮毛內而五臟六腑總是名相而妙性圓明何處安立雖則如此殊不知名相之中亦顯妙性卽我螺浮張公與夫人立業與家夫唱婦隨夫人爲善百端實乃菩薩命世張公以進士起濳郎歷掌三科有功國家澤及生民今且不論至如轉我荊南兵憲未及三月奉裁其闕老幼哀泣如失所天苟非我公妙性圓明之所施爲又安能有

若此乎肰則吾人六尺之軀若無玅性何以支撐富
貴功名田園屋宅父子夫婦若無玅性何以對立諸
子之書百王之說乃至契經公案若無玅性發揚何
以開覺斯民雖則玅性不離於名相而名相之中大
顯乎玅性矣今日要見張公與夫人面目玅性圓明
也不難遂以拂子向空點一點曰還見麼如此見得
面目宛肰絲不挂何須別處覔遺形若也不見人間
富貴離名相天上玉樓玅性成
楚石琦禪師墖前拈香天恩三被五剎振起宗照家
聲唯師叅大師道師名千秋萬載禪燈炳燿白雲丹

丹兮作師墖幢之華葢流水潺潺兮為師几案之絫
琴白雲不可盡流水亦無窮師之靈墖永鎮寰中
上堂金粟無㳒說諸人何所求達摩一隻履投子一
缾油收來作一擔隨處樂優游可以興雲雨可以作
慈舟不似禿笤帚靠在屋角頭休休何處見風流
上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指階上石獅子曰汝試轉
看若能轉得即知靈鷲拈華世尊轉物倒卻剎竿迦
葉轉物如何是盧舍那與老僧過淨瓶來鹽官轉物
喫粥了洗盞厺趙州轉物要見金粟轉物麼拈棒一
齊打散

上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只如衲僧
見之謂之甚麼十字街頭王鬍子現錢買賣不饒人
拍厀一下
鹽官安國師墖前拈香海昌一席師為肇闢支撐大
廈鎮壓海隅兒乃五湖衲子競頭爭大唐天子親記
室發大機展大用犀牛扇子千古風淸虛空㳒鼓聒
人耳目馬祖八十四員善知識誰道唯有歸宗較些
子且今德業猶存墖幢聳立瞻依禮拜面目現在汝
諸人還見悟空禪師麼赤日行天遠淸風匝地生
持盋歸上堂四月十六出山厺七月初六始歸家歷

盡三縣幷五鎮風光無限盋盂賖看來都是家中物
何須向外覔生涯雖肰汝等不可坐在飯籮內道餓
殺
密雲悟和尚諱日上堂季季七月七老祖是祥辰老
祖眞面目斯夕看巧雲巧雲不易見一季一度生布
之為雨露若箇不沾恩只如知恩報恩一句又如何
道將此一條榔㮮棒拈在中原定乾坤
上堂舉密菴因應菴問如何是正㳒眼藏密曰破沙
盆師頌曰正㳒何曾有眼睛囫圇道箇破沙盆掀天
動地無收拾攪得三千海嶽昏咄有收拾此日看來

何所似千秊滯貨累兒孫
中秋上堂靈山指譬谿話孤光炯炯照天下何事男
兒摸壁行千秋孤負月華明
獨冠敬先師諱日上堂覓得徑山箭背跌吳與人後
而入漢陽弓矢一齊傾棲賢掛鬬與陽重與六座道
場捻土成金六十唱滅晴川上黃鶴樓中無笛音至
今五載絕消息只見風清與月明
結制上堂金粟開大爐鞴柴炭一星不用通身一箇
舊話頭抖擻虛空無處避脚前脚後看來源法法頭
頭歸本位忽然碓觜盡開華請君歸堂且喫茶華開
也未不然直待來秊正月半放出春風弄爪牙
上堂西風忽爾來庭際集滚雪凜凜寒氣生諸人凍
徹骨髓思立雪人乃見大英烈所以求道眞方得少
林浚浚浚天下盡流芳一華開五葉
上堂舉雲門曰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曰雲門
那有佛法若有因甚說不出金粟舌頭偏覆三千界
適殿上烏鵲叫師曰汝見金粟舌頭說法麼然則汝
道所說底是大乘法小乘法宗乘法教乘法金鎖法
開遮法汝若不知問取烏鵲去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因甚

昨夜西風起飄颻雪滿階今朝日頭出依舊洗空階
雖然不得換郤眼睛
上堂金粟禪大海邊浩無涯歸百川偃鼠飲豈足言
以蠡測枉徒然試觀變化鯤鵬曰水擊三千翼負天
卓拄杖曰會麼
元旦上堂新秊佛法如何說世界平鋪玉屑多慶兆
豐秊民有賴瑞圖王室太平歌明明一色江山徧了
了千壂眼上摩西舍東鄰張李老醉來拍手笑呵呵
且道笑箇甚麼去秊鼻孔大垂下今歲眉毛依舊橫
誰識千秊桃板裏相看原是舊時人
上堂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金粟
有拄杖子其名爲棒棒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鱗其名爲龍龍之角不知其幾千里也跨跳上三
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會麼不遇張良手空說腹內兵
解制上堂會問答也結時滴水滴凍今也解時華嘯
華開春風滿面送行脚一笠天涯何處留師曰萬里
一條鐵大地無寸土進曰牡丹花下臥貓兒千里萬
里無尋處師曰南北東西有路通乃曰結也無所結

萬里一條鐵解也無所解大地無寸土牡丹華下臥
猫兒殷勤送上長安路
上堂達摩不會禪孔子不識字相識滿天下知心能
有幾委委南無觀世音吾無隱乎爾
上堂天淸地寧時康道泰三月春光景物駢遊人翫
賞通身逢普門大士伸開手摘得桃華觀自在忽然
一陣東風雨狼藉枝頭生感慨會麼不是東風華不
開華開又被風打壞
揚衞守丕顯爲父誥封請上堂皇恩浩蕩重如山誥
贈將軍豈等閒不是一人承雨露何能滿戶集歡顏

春風細柳華應放黃閣絲綸旨幸頒誰謂昇天難可
極綠袍金帶繫腰間雖然且道太翁今日還來受贈
麼雨霽園林華灼灼風淸春鳥對關關
上堂卽心卽佛石中有玉非心非佛沙裏無油不是
心不是佛陽春雪曲和者猶稀金粟者裏也無佛也
無心落落閒閒絕古今無事康僧橋上立萊華一片
是黃金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
柏樹子是死句如何是佛三腳驢子弄蹄行是死句
且道如何是活句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
夫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不說因甚不說誰家竈內火無
煙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
水上行佛果曰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曰金粟又不然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夜短眠不足天明睡正香
楊文學二顯爲室小祥請上堂去季今日事堪哀千
手大悲覩不同今季此日腸仍斷伊人一去不歸來
歸來歸來啼鳥落華春夢斷圓音一點笑顏開

上堂春山靑春水綠達摩齒雲門足何處討風流平
空遭委曲至今不關風步步沒行路攛下拄杖曰汝
見祖師舌頭麼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
日了既無迷悟人又了箇甚麼南泉斬猫歸宗斬蛇
汝道是何意旨衆無對師曰了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直下如委悉招殃豈
是錯錯錯眉鬚偶爾墮通身俱踊躍
上堂今朝四月八木佛是生日供養好燒卻好良久
曰昨宵一夜黃梅雨洗出古人自在心

上堂舉佛照曰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汝眼藏增高價師曰金粟則不肰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汝眼藏不值一文

上堂洞山有五位金粟只一位爲甚只一位唯吾獨尊

上堂入得金粟門過得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趙州勘婆子鼻孔被人穿汝道趙州穿婆子底婆子穿趙州底有僧出衆一喝師曰又穿卻一箇

上堂砍卻德山手有棒打不得截斷臨濟舌有口喝不得擎又無笏輥木毬總是小兒閒伎倆現成公案

不須拈誌公原是閒和尚

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懸艾虎所畏疫鬼侵臥喫雄黃酒禪和無錢買妖怪盡來擾金粟爲汝驅邪去也卓拄杖曰急急如律令毒氣化烏有汝道拄杖子有多少神通便能如此復卓一下曰一一超佛祖

上堂今朝六月六無人不汗出一身白汗流清風下載足諸人果如斯不負到金粟

上堂今朝中元節薦拔事怱迫大鬼小鬼來各與一分食明秊此日仍復臨去去來來無休歇不如直下息心馳不作鬼兮不作佛又作箇甚麼十字街頭石敢當歲歲朝朝閒不徹

上堂二十餘秊坐此曲彔床橫說豎說有一句子未曾說著如今秊老心孤藏畜不得稱時說出布施諸人只是諸人不得作尋常觀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入聖超凡可以火宅駕車可以華街柳巷要見者一句麼無底籃兒滿盛歸

祈雨上堂去秊祈雨難爲說青天兩月無霹靂今秊祈雨倍如斯長空三月望雲霓鼓鑼捶破無處討禪和箇箇執楊枝赤日炎威未足畏傾湫倒嶽思來時行雨龍王休瞌睡當頭一棒雨淋灕大衆看看行雨龍王發惡去也汝等各自顧取袈裟角

退院上堂道本無形遇緣而應來也月印千江去也風生大塊來來實不來跨下不曾離卻揚州鶴去去實不去大地都是一金粟只如腳下雲生臨行增感又作麼生釣盡煙波蓑笠冷錦鱗未遇用工難金山有話無人會收拾絲綸過別灘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一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原喆原棨等編

行狀

金粟費隱容和尚行狀

師諱通容號費隱閩之福清何氏子生而挺異舉止不凡六歲入鄉校授讀魯論諸書輙自戶中喃喃儼若偈語梵聲識者知其爲出世之器也十四歲二親繼喪師哀悼無已遂詣三寶寺禮慧山祝髮躬親衆務無間晷刻如是者三季十六歲與青林友人共住朝暮盤桓此事偶登鼓山喝水喦戶占曰喦上艸色

肥喦下水流急策杖上喦顛山空人獨立頻伽在縠音自不同虎生三日氣已吞牛矣十九歲毎與青林對機曾無話墮林對衆曰此公譬如畫龍若一點睛便當飛去是時師乃起參方之志首謁壽昌無明禪師舉所參無字請凌明曰任汝恁麼看於是力參無字旬餘值明陞座見一僧出衆對機愈益奮勵不遑寢食忽一日身世俱空話頭脫落排闥入方丈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明曰你有甚見處師卽喝明曰是事不恁麼師繞一匝明曰祇如世尊拈華意旨如何師拂袖出次參博山無異禪師取道天龍適異

亦寓天龍師見卽問步來車來異曰你管我作麼師曰不涉途路要和尚道異不理師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如何異曰我行路辛苦不能爲汝道師曰和尚今日被萬絲牽倒了也茶次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異曰汝那裏學者虛頭來師將異連座一推幾乎倒地異徵師所自師述見壽昌因緣異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師乞指浚異教參話頭隨至博山未幾謁湛然禪師於雲門湛問汝那裏來師豎扇湛曰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一喝湛曰莫掠虛好師曰今日親見和尚至匡廬見憨山大師問古人道

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意旨如何山曰待汝離卻心意識向汝道師一喝山曰者箇後生弄柴師曰要且無人證明便出二十五歲作偈見志曰吾季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踢今時路有閩僧定林于衆前稱師推倒無異喝散憨山師應聲曰天下衲僧做一擔擔衆皆譁然稱善十餘季雖遊歷洞下諸老之門咸蒙賞識但自覺本分上不甚相應每趺坐自傷不覺泣下偶慧輪僧持密雲悟和尚龍池語錄至師展閱歎曰者老漢有大過人處必能爲我了事一日聞悟赴天台憩啇山師冒雨往見問覿面相

提事如何悟以香菩提珠劈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盡力一喝悟祇打師祇喝至第七打師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解泮然冰釋乃對悟曰我識汝是臨濟兒孫請坐悟坐定師飜身將悟拄杖打悟三下曰汝佛法元來如此特拄杖便行悟曰且來且來師不顧悟隨步奪回拄杖打師一下師曰看破了也是年乃熹廟天啓二年師三十歲也次年掩關于姚江陳賢嶺自是日用知見如布袋盛錐子一一露出感悟和尚法乳之恩乃修通法嗣書上通玄悟手復嚴正師資氣分水乳之合師出關往見悟問熏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悟曰離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悟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即喝悟曰喝後聻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師歸閩上傅山禪師書曰夫人出世主張宗門須是超方眼目具嚴大手段始不負達摩西來單傳直指之風亦不昧此道堂皇闊略不是邊隅執撥火明道開田說法乃至亂艸邊鑁頭下皆有舉揚此道者豈例授以死工夫爲然哉竊爲單傳之道貴在直指宋元以還幾死繩墨不是河南提唱公案便是江西死看話頭而臨時指點當機契

證竟無間焉師在菩提珠下飜身悟得祖師活意眼目精明機用超卓反觀從前所遊爐鞴咸成死法故無論是聖是凡是長是幼當頭一撥令伊別有生機三十三歲至茶洋山構菴棲止山最幽僻時聞山魈虎狼之聲一住三載時悟和尚住金粟湖海畢集以書召師激勵學者且云亦可了彼此未完公案耳師復曰大丈夫兒豈因一幅紙波波挈挈不自休息乎是年遂鼓山編茅曰別峯復住三載悟再召師至金粟立爲西堂師辭一宛索熏風自南來頌師呈曰匝匝熏風正令機通身觸著冷無依分明一句離情謂

教我如何舉似伊咄須著眼莫遲疑好看當人頷下眉悟曰描也被汝描成畫也被汝畫就祇如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汝又作麼生師便出明年歸閩福清緇白請悟住黃檗懇師介紹復至金粟始就西堂職又明年隨赴黃檗悟上堂曰隻葉片舟泛海中棄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浩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曰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一喝歸衆是秋七月望日悟陞座特以源流衣拂付師焉壬申悟赴育王召師主金粟師辭以居山爲念癸酉福清士紳以黃檗萬福禪

寺延師開法師就之入院上堂禪衲雲臻始一香拈出以供悟和尚時悟以師爲傑出臨濟而師亦以法門爲大任矣當陽直指不開岐路截斷廉纖離厺情謂唯以衲僧性命舉揚弘法從此延住三載遠邇欽風丙子遷建寧之蓮峯丁丑省覲悟和尚于天童悟撾鼓陞堂舉師當衆且曰大似降尊就卑以師開法日久故云秋赴溫之法通如邵金門周應宗陳三有諸薦紳盤桓禪道殆無虛日戊寅嘉禾郡守鄭瑄暨官邑矦朱應熊及杭嘉兩郡縉紳請師補金粟廣慧禪寺寺乃康居會公開山剏始于吳赤烏之季歲久浸廢其基址半屬民業悟和尚購贖囘寺大建禪林爲說法初祖嗣應天童命石車乘禪師主席緝其未備而師之來尚有未完者師住十季乃大成之所以金粟奉塔者唯三祠象者亦唯三葢以三和尚所成之席後雖有數代住持不過繕壞補偏現成說法至若瓊樓玉殿金田香園則三和尚已悉備之號曰全盛道場洵不誣矣師弘法暢懷在金粟得人俊傑在金粟整清規礪方來在金粟師十坐道場打鳳羅龍碎骨取髓至於日與超宗異目鐵領銅頭縱橫殺活廓顯全機者則金粟勝之矣一日見朝宗忍禪師以

世諦聰明著書議論佛祖公案師作闢謬論之濬維痛捘不啻師資明訓終不以謬見而弃之葢師婆心救世不使一人一錯孔錯必多方援引究明而後已故復有判說勘語諸書以駁諸方師嘗曰吾豈好辯哉葢持正法門不得已耳壬午秋悟和尚訃至師挂眞舉哀如喪所生復率孝廉王谷上通玄治喪當衆燒遺拂磨圖章以杜代付之弊舉林埜奇禪師繼席通玄冬悟和尚龕至天童師詣修供明季春復上天童送悟和尚靈龕入塔陽羨諸紳請師繼席龍池師舉萬如微禪師應之乙酉武林徐道眞建禪院于臯亭之黃鶴峯請師退居師顏其院曰直指葢值國變烽煙四起師蒲團地坐攝心行道以祈國寧而世謂師將無心領衆夏有僧天空請師退居于天目者丙戌四明韋郡伯慈谿定海兩令公同郡之薦紳請師住天童景德禪寺時明州亢旱日久迨師至甘霖大沛入院之辰朗霽如初俱謂師道力所致卽日陞座龍象圍繞食堂幾盈萬指於是懸悟和尚象于法堂每晨率衆敬禮三季無間孝思悽愴飲水知源遂鼎新悟和尚塔幢封塔銘道行二碑墓木旣植香火從崦小天童諸祖之塔歲久剝盡鞠爲茂艸護塔之廬

贍僧之田久被侵沒師不勝其憂乃感督臺張公驅馬親視穀肰恢復師遂將諸祖之塔次第修營幷廣緝蓺林未備大復本山故産今說法天童貪堂受享者大半師之力焉師不獨道開人天眼目且功布太白者多矣維今住祖席者謂廣聚衆多刻書以此取勝視與修祖庭力復産業爲唱道外事殊不知東土學道之士不似西乾習禪比丘望爐消而捧盋乞食千門待晷逸而縣榻對下一宿肰安淸衆接方來而雲堂法産可視爲外事亦可少也哉此師爲弘道根本也己丑拂衣出山抵武林直指明州當事與諸紳

敦延還山師力辭之時語谿檀護請師住福嚴雲間當道又延師開法超果兩地交迎師先應超果之期登堂說法萬衆圍繞况雲間古稱樂善好道鄉先生日與郡之官僚入室請益師大開武庫隨求與焉人與非人歡喜取足一期告滿柳楪橫肩韜明宗公迎至龍華上海高令公延入內署爲少子薙髮摩頂復至虎丘埽隆祖塔時申公靑門姜公如農周公子佩皆追隨問道暮春入福嚴院福嚴乃眞歇了公道場而琳宮貝殿幾鄰瓦礫山林有待師來復與未幾蘇杭當事與諸縉紳請師住禹航之徑山萬壽禪寺時

徑山法席久虛僧規彫弊老屋敗椽難以擊目師高登猊座浩歸湖海植德鐫頑蓺林改觀室中垂五問水旣無筋因甚長流不斷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何處收取幾索鵬搏峯與晏坐峯相交且道說箇甚麼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酬語紛紛契機寥寥師念茲山爲列祖道場無堂祠奉乃于大雄殿之右闢址建堂曰列祖以祠本山說法八十一代之祖又于殿之左建堂曰名宿以奉諸方流寓觀光者又于不動軒後建方丈五楹師住五季百廢具舉每見諸方有乖法門者痛與彈斥不

避怨嫌先是洞宗有僧遠門者集五燈續略私心自用變換祖燈將已定在歬之南嶽抑之于後復將在後之青原擡之于歬馬祖之天王石頭之天皇不本皇藏碑文仍復矯亂更乃私撰人名假設機緣以續其宗誠子虛大人烏有先生師直筆僞者削之鎦者正之間有崛起遙嗣者列之未詳乃成書曰五燈嚴統嚴者嚴其承虛接響統者統歸本宗正脈洞下因而失恃羣肰吠起師喟肰曰我以淸理祖燈撥亂反正其知我辠我我乃何辭焉且黃檗琦公應扶桑君請君見嚴統不勝欣肰乃命刊剞以布諸國於乎慧

命斯寄祖燈賴傳人天眼正應自不昧自此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展轉流通何有盡日況法道濫觴之際亂統滿地之時天不生師一出隻手以整頓之則傳燈錯亂人天眼瞎又奚止萬古如長夜哉壬辰師六十大誕僧俗祝慶者幾三千人雲間曹侍郎峩雪作文同衆紳稱壽毘陵楊殿元靜山有五峯今日高天下萬指都教拜下風爲賀秋往龍池埽傳祖塔孤雲鑑公請過溧陽馬總戎迎于萬古寺上堂四衆雲來法座幾陷東嘉林內翰可任到山參謁不遇有日本爲參承雙徑山機緣恰兆乳峯間蓋林公後雖嗣雪竇視此亦有懷感于師者頻年以來法門混亂可勝爲言冒之者旣久假而不歸旁觀者亦從流而同醉自嚴統之書一出皆相顧瞻愕至無措足地若果能擔當法道具丈夫剛骨者自必面稟有師況無根瑞艸智者不費威音以後無師者盡屬天然外道而拈華一脈正宗嫡派何有乎是以師亟亟提持著書救正使知宗門珍重源流靡假師承有據僭竊無從師一段苦心而不避怨嫌者如此矣昔者禹抑洪水天下蒼生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師述嚴統清禪海以無淆正人心而不叛千古耿兇魔外恐懼師配

二聖不亦可乎甲午師曳杖辭五峯至金閶琴川諸紳請退居虞山之維摩上堂舉給事馮濟川三不得話著語時織方嚴子張在座下有省呈偈通所得師不許再加徵詰乃許之丙申鹽城賈邑宰迎赴永寧淮之人士勤懇問道至無虛日吳門沈太史子美華亭沈太史繹堂暨諸紳削牘丞淮延師主堯峯興福禪院繇是返棹過秦郵昭陽間訊道瞻依者接踵師應之未暇淨慧木陳忞禪師遣職遠迎及抵邗關木親候于道左遂假僧舍少憩敘闊木堅請過淨慧師漱乃解維還虞嶺秋入堯峯薦紳顧松交姚文初趙明遠沈匡來等送師入院帆影交映緇素喧闐水陸之路爲之不通師拈棒陞座如意指揮百萬人天霧山末散冬起禪期五堂安衆舉東西二堂首座秉拂說法獅子窟中獅子哮吼師老而愈健鉗錘衲子朝夕更勤法席之盛冠于今昔丁酉語水使符請再住福嚴師允之時徑山僧衆齋撫臺啓迎師還山然師自出雙徑後請還山者三師俱堅辭不赴乃入福嚴購木以興葺席福嚴自唐宋來以壯麗著稱明熹宗時遭舞馬之變迄師應請後而飛樓涌殿萬礎千楹不四歲而厥功告成師于此寺誠有夙緣矣辛丑師

爲汝求人精勤不倦唯以提宗接物爲任禪侶日親縉紳參請無虛日三月示微疾門人勸進藥餌師笑卻之題悟和尚象賛并自題眞賛畣括蒼周太守問道書諸門人以問疾至師款接甚歡命侍者出道具檄衆二十九日晨起諭頭首職事曰今日內外諸務不必白我午呼門人行覲等至榻前手書遺囑顧視微笑而逝闍維於天中山北煙光所及舍利如雨頂骨齒牙俱不壞五色燦然光耀奪目合山禪人虔禱獲舍利無算門弟子思所善後開覺將來無傷先志各請建塔葢師遺囑有曰老僧死後不可出訃音受

諸方弔奠即從火化火滅灰飛吾之後事完矣亦不得造塔免占人間地免累世間財行狀不須修塔銘不須請更不可喧動人耳目執曰生如寄死如歸喧動何益乎此師末後所說法要也雖師埽除名相揭空諸有而光明照耀何處遮葢世或以爲造塔請銘相違師意殊不知師在高高峯頂立我輩在深深海底行諸見圓融何往不是如是則舍利分衂塔幢各建閩之有黃檗楚之有興陽語谿之有福嚴鹽官之有金粟四山窣堵千載瞻依夫舍利之繇來者起自西乾釋迦舍利動至八斛四斗東土馬祖舍利乃至

千萬永明壽身如鱗砌隆慶間四十里內焰所至處舍利如雨先聖旣往後聖罕聞葢舍利者道德之所在一眞寂滅之所藏匪獨堅剛而不壞尤且神化以無方是秋棲賢敬和尚執卷而回哀禮火場復于灰土中漏起舍利一十四顆持歸立塔興陽登謂曰精血之凝有若如此之靈耶況師生平以法爲任稍見詭道隨筆辯之辯之不已旋乃闢之是是非非苟或議論不當三寸舌根幾同灰盡又曷能有此五色燦然照耀堅固不朽哉是則師爲釋迦馬祖諸師一出異身說法此一明驗矣師生萬曆癸巳五月二十四

日寂于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九夏臘五十六開法自黃檗蓮峯法通金粟天童超果徑山維摩堯峯福嚴十坐道場說法二十九季宗風洋溢海宇欽崇付法弟子隱元琦等六十四人嗣法孫唱師道各占山頭以及曾玄繩振未易數也至於親承爐鞴得旨而歸齋函請益聊闖鞭影王臣國士宿衲名流亦未之或知師鉗錘妙密勝其門者無不虛往實歸師爲人坦率日用施設無不平常故師之子隱元琦扶桑國王迎往稽首稱師虔懇問道直尊爲彼國初祖師之孫憨璞聰　本朝首膺明覺禪師之號

召入大內賜紫說法師聞而一笑無介于懷雖法眼照空寵辱不驚不足爲子孫榮然非師之道德所鍾而能臻此者歟師浮雲世事弊屣行蹤天童𢚩座既復法席重典芒鞵挂壁撩起卽行不作蚖蛇戀穴態亦不爲子孫計眞如應菴祖之爲人也師說法數萬言不假雕琢自然錦繡排山倒海波浪千層眞如佛果祖之嘉錄也師直心無僞直行眞實無論親疎當頭生按是則極慈悲又極惡辣眼光炯炯爍破天下舌底津津埽蕩邪宗大矣哉臨濟功臣天童眞子一切羣生之依怙也師自頭顱裂碎法眼豁開萬別千

筌如日處晝𢚩旋膺既㕘親切拈來十坐道場一棒指出學者臨機無不脫穎慧海謁師于雙徑師問汝那裏來海卽喝師曰放汝三十棒海又喝遂起名受具繼而幾番相見劈面火蛇毛骨俱寒他可知矣師邇宗後有雲石僧者從天台來遇師于中途與孤雲鑑公冉冉同行僧問何往師曰天台㕘僧曰何無相從師曰有孤雲在僧不忍遽別隨師二十餘步師推開曰汝自㕘僧乃拜別及抵杭知師于三月廿九長逝矣又知孤公五月八日化㕘矣於乎雲石者何異宋雲遇少林于葱嶺也唯師雷霆一世號令諸祖明

明聖眞降蹟事豈偶然哉至於赤心扶祖道厚德澤天人豐功光泉石懿行著叢林又烏能備述維是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季無銘寧無慨焉玆海忝繼其席實難辭責僅以夏蟲之見狀師之行以請明眼筆下生光放出師之面目昭映斯山爲萬世宗滅光明之幢是一切衆生之大幸也謹狀

傳

棲賢獨冠敬和尚傳

師諱行敬號獨冠雲夢人姓楊氏德安望族也師甫離襁褓唯喜靜坐十三歲從本邑空如剃落一夕夢

觀音大士換骨至齒牙間負痛而覺至是不尙持誦唯思禪宗偶得天奇語錄閱至阿孃擣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撥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不覺拊几曰有是哉遂荷笠南遊晉謁密雲悟和尚于太白山中時密中興臨濟之道大振東南萬指環繞師見卽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學人大事不明當何所求密劈頭棒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師曰學人到者裏因甚不會密曰不會正是你好消息師自惟曰可教直下承當㕘餘是大白峯頭玲瓏嵒畔搬柴曳石看斯一棒三季龐間偶動

他山之遊乃過雲門之席雖得管帶輕安然與本參話頭不能洞明乃再上天童密見曰者小老穿與麼大欵師翹一足曰者是大是小密打一棒曰你道是大是小師擬對密連棒打出復依數載隨密上天台而密旋示寂師放聲大哭曰將謂到通玄發明此事誰知薄福至此然既此山失望必當擇木而棲會金粟費隱容和尚執喪至通玄師見心喜且容和尚為天童得髓者道重諸方師自謂曰此天賜我師耶心器畢乃造金粟問遠趨函丈乞師指示粟以手指曰我指示你師當下豁然如人放下百二十斤擔子連

聲曰如此則恩大難酬粟傍頭棒曰作與麼會俾司客粟問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意旨如何師作舞而出已而師資水乳一問一荅日增閫奧粟升天童師侍往仍司客粟問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意旨如何師曰合取兩片皮粟曰你分上又作麼生師便喝粟復問衆衆荅不契粟曰何不看敬知客下語粟復遷超果福嚴師皆隨行後赴徑山師亦荷橐從之復命典客蓋師為人謙恭動止不妄是以粟遇賓客甚集乃命師典之且典之有方風雅悅人老知客之名聲藹叢林癸巳師四十一歲粟問風不來樹不動

田雞不跳草不動意旨如何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粟曰端的作麼生師曰請和尚珍重粟曰我別你後語師曰端的作麼生粟曰相隨來也師曰如此則禮拜和尚去也遂命監徑山院事秋粟特以信拂一枝授師傳臨濟法道焉旋有天目大錢白楊相招主席師以居山辭乙未同門天水廣公以吳興霧山延師唱道遂一香燒供金粟容和尚以酬法乳丁酉漢陽人士以棲賢來聘師念鄉關久別無因而返藉此以唱還鄉曲調欣然就道弘開大冶煆煉人材剪除機誠純用真實一時四方學者聞風而集至室無以

容遂有棲賢重建締構之役創舉將竟而興陽使符又至蓋唐宋宗風之盛大藪郢州故郢之祖庭頗多而鉅觀者則興陽太陽芭蕉然山以人名太陽以玄芭蕉以清興陽以名者則不一道欽開山四宗弘道賢隱頭傳大潙喆公之道開席興陽剖喜遊興陽倘及見賢之肉身在十三代祖之遺風興陽法席可想見矣況郢之諺曰興陽佛殿太陽池芭蕉寺裏比目魚惜元明以來分行吳越郢陽不獨宗風絕唱亦抑祖席頓蕪荒草矣師愴然受請蕭然入院破屋幾僧白雲滿目無何秦中嚴公玉環提督豫章假道漢上

晤師于棲賢宛如夙契師遂以典陽委之公亦欣肰冐諾乃邀師過建昌以就厥事繇是典陽摩雲蕩日之殿照壑蟠嵒之樓禪堂廚庫汯席輪奐得以傑構肰則典陽不建嚴公不來師亦不至師之與嚴公殆非偶肰哉未幾雲杜之纂峯沔水之廣長鄂渚之嵒頭壽後請牘至師許之住纂峯者一月住廣長者一期而嵒頭則優游往來荊門玉泉澧浦夾山顧使又迎師卻不應乃上衡山埽讓祖最勝輪之掄福嚴住持佛頂嚴屬師及門弟子請師開汯福嚴師以典陽稍未卒業不允僅一登座說汯以結諸山汯喜之緣

送容和尚木主入傳汯院祖堂畱兕率旬日撥棹過荊南以觀慧海所闢天王之席海率荊人士請上堂說汯送度門汯瀾激進天王方丈攝住持事上堂復歸棲賢師二十餘季津梁不倦六坐道場隨侍拈出上堂曰汯身無相春色滿園關不住般若無知一枝紅杏出牆來善財童子參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向樓閣門前了手富嫌千口少南嶽思和尚一口吞盡三世諸佛何處更有衆生可度貧恨一身多且道漢鎮街頭袁德謙來此棲賢會裏飯僧是有所謂也無所謂也有所求也無所求也擊拂子曰落梅濺石

青丸碎臥柳臨波翠帶長又曰百步穿楊箭中者知分曉當陽陷虎機識者豈能瞞好手手中呈好手敵勝驚羣紅心心裏中紅心通身慶便知音漢舉起便禿瞌睡人夢中說夢山僧今日括標布彩公也還有搶旂奪鼓者麼良久曰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又曰若是一見便了未爲好手汯場久戰方見作家作家相見也開口不在舌頭上汯場久戰也干戈林裏太平時得到恁麼田地用之則行舒卷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壺中日月舍之則藏榾柮火中煨芋熱天子三召而不出必須與麼人方能與麼事現前還有與

麼人麼喚來與祖師洗脚又解制上堂曰有時把住佛祖攢眉有時放行聖凡得路今日欄楼既開放出牛兒馬兒騰踢春風桃華浪裏飜身百艸頭邊游戲三汲浪高只貴金鱗燒尾一聲霹靂從他攫霧拏雲手親眼快平步青霄滯殼迷封暴顋點額衆中還有要風雷相送底麼拈棒一齊打散又武昌王司李至上堂曰惱後圓光萬別千差俱照徹驀頭風雨從教偏界骨毛寒拋卻家珍掀飜舊案縣嵒撒手自肎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拍禪林曰會麼隔江招手横趨太爭似今朝見面親僧問楚江河路既通因甚斷

頭船子不到師曰無你棲泊處曰龜蛇二山常相對因甚賓主不分師曰一箇裝聾一箇作啞曰黃鶴樓中吹玉笛因甚音律不辨師曰子期去不返痛哉良可悲曰人人眉毛眼上橫因甚自己不見師曰只因太近僧佇思師喝出問驀地相逢三頭六臂正恁麼時金不博金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曰不假鉗鎚力分明覿面呈師曰本分事作麼生僧擬議師曰販私鹽漢喝出師之絕情離識真實相為者若此且楚之宗風久歇得師振起黃鶴樓前鸚鵡洲邊古鏡重磨漢陽覿面孰謂柔弱如此屬為瞌睡虎哉

康熙壬子師示微疾謂侍僧曰我欲歸興陽僧不察師意然居起如常一日問曰今何時僧曰酉時師曰吾生于酉死于酉吾行矣索筆書偈曰釣竿砍盡重栽竹了世業緣今已足不脫荷衣歸去來六六依然三十六泊然而化蓋八月三十日也師生萬曆癸丑五月二十二日世壽六十僧夏四十七門弟子奉全身歸興陽塔於寺之東麓

寓人自傳

寓人者楚興國人也姓謝名慧海字水鑑別號沙翁蓋與玄沙備公同族又慕其為人曰釣魚船上謝三郎佛祖位中留不住景而屬號翹季居迹不定又稱寓人二十披緇遊落北講經論究研頗為敷說自謂死生事重語言文字無濟于事遂看本來面目搆思不得無可奈何一朝飯後劃然廓悟乃謁徑山容和尚深得增入復謁金車琇禹門微虎嵒忞諸尊宿賞為不羈後于吳興禀法霧山敬和尚焉自此以往廿季說法六坐道場六坐者荊南天王鐵佛維揚地藏鄂渚黃龍漢南棲賢嘉禾金粟而深竭力者天王也天王乃悟公開法之場大宋傳燈之地雲門法眼兩宗源流所出惜以武穆岳公征湖南而廢荒煙蔓艸事待其人寓人不揣非才力為恢復以成法席又搜藏譜以證兩宗之謬使盲瞽之徒妄竊祖宗為自媿也若黃龍再闢地藏重興此尋常捌建不足為道翹季乃為虎林大方伯之舉太守縣君之迎承乏金粟俎豆三秋今寓吳門將之楚而終老焉或曰師季六九正可弘道何必拘拘投老楚山而弃祖庭為自適者何耶曰吾子世見未足與語不知世界空華人命危脆住即夢遊行同幻化且四大色身尚為吾一寓父母妻孥功名富貴未有不為吾一寓者又況說法匡徒支撑祖剎而有長轂遠定不為吾一寓也哉士

大夫從吾遊者往往譚道之餘復論莊老至怏言不
禁手舞足蹈識者謂沛然胃淦不識者謂肆口接輿
然而居迹不定每每因之今歸楚隱世途不接優游
寓居歲月遷流以待塤于溝壑矣或曰茉葉流出樵
子尋來師以何拒曰山僧不管人間事一任尋蹤到
白雲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二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居士黃明震楊耀祖等編

記

査給諫夢記

人生於世一夢也何夢中又有夢耶夫夢者幻化不
實之謂也何遇而靈驗往往先知豈弘闡祖道事屬
非常山川名呼神龍有以曉人耶是以安樂公報瑤
田之夢郎卷于雲居祇一粥之緣潭龍王奉金匙之
食元叟于徑山有一十八載之住祖庭待人振起先
業爰自豫有定數豈與尋常泛泛住持者之來哉丙

辰秋虎林方伯李公以金粟之席敦季住持不得其
人頹然傾廢舉余輓回說法郎下檄嘉興尹海鹽令
敦延海鹽給諫查公王望一夜夢于萬頃波中湧出
一圓古鏡約有數百億萬斤初起似有黑氣漸而升
高光明照燿天地一色而空中有神呼公出手扶持
公竭力支撐忽而覺司門者乃傳府公有函至發讀
則知請余公曰異哉疇昔之夢乃師字也繇是徧告
當事與諸同人曰吾素倔強獨知之有儒至如諸方
尊宿從未接見今金粟之請水師也吾非攻弃轍從
事其道吾覗吾夢益與水師有一段因緣遂躍然而

起率諸紳迎余入院第金粟荒涼之甚僧規殆盡居民承閒侵擾及余至一番清理整頓方復舊觀雖怨誹繼起賴公之祚可伏住三秋辭退公仍迎余出院復謂余言曰吾昔夢可足徵矣師前以革弊之故招細人萋菲豈古鏡初升黑氣之障乎吾力維持豈神呼出手扶特乎此二事不足爲奇所奇者數百億萬之古鏡而能飛騰上升吾謂師非凡器也且愈升而愈明吾謂師至高明而道中庸也是以丐師一言爲吾記之余曰某固陋無似之夫何敢當爲應夢之人或神龍使公知儒釋爲不二大道如虛空虛空豈有

分別隔礙哉公唯唯遂爲記

儀眞地藏禪寺重興記

地藏寺重興落成矣請記於諸名公諸公咸謂余知文義識道理當自記庶鬼神呵護使事傳而不朽余應之曰嗚呼天下豈有不朽之事哉同泰之宮非不固矣至今化爲烽燧孔寧之塔非不堅矣亦乃遷於谷王且蒙莊有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蓋世人不知造物之機達生之理徒守形蹟之久長不亦謬而且惑乎故吾聖人於無常幻化之中指出眞常不滅之道使人人知白雲有變青山不老春夢喚回覺性恆在然而欲資明斯道必乃藉其勝場勝場不立曷以闡之譬如人之心性寄於一身離身無以見乎心性夫心性者道也人身者場也由此觀之無場不能顯發乎斯道是以天下寺廟乃聖人出世開道之勝場也歷代王臣賢士莫不竭其力爲金湯焉至如兇頑不肖之人望其塔廟聞其梵音莫不敬信之心生焉爲其聖人窮精極神開覺斯民者如此而人傾誠荷感知有由來亦如此也儀眞地藏寺考邑志刱立於宋建炎間淮海肇禪師至明太祖洪武十三季敕建

爲地藏禪寺賜主僧號曰文彬歲以崐山衞糧屬寺所需至成祖遷北平厥糧寖僧徒散寺乃漸廢嘉靖二十八季後軍王公汝立重修天啓二季中翰汪公鏕又修追　國朝順治庚寅操江李公棲凰再修然典修至再多是補偏葺壞而已康熙壬寅寺僧松石見寺漸至剝蝕不勝興嗟遂持幣牘走楚力延於余謂余重闢荊南天王有合叢林規度且四朝湮沒之天王又在狼窩虎穴之場中計日而就故殷殷懇請余憐其誠慨然而來至乙巳因事仍返轍江陵庚戌念功業未成再鼓鑾江之棹辛亥乃得新安許君繼

先毅肰荷肩重建萬佛大閣幷嚴飾毘盧大悲萬佛等像而供具悉備幢幡飄颻樓閣門開光躲諸天矣肰寺繼此而振興實許君引導之力明季王君春宇重修大雄之殿是季劉君耀宇重建地藏寶殿又明季參戎吳公介臣鳩檯使王公與周運副何公調之暨劉德鎮等重修山門仍新金剛之像而應供之堂香積之廚久廢余搽其址而新之以為薝林輔翼一將薝林掏映不減洪武敕建無恙時且此寺建自宋及今幾五百餘季禪燈不照斯道罔聞甲乙相傳十方靡屬墜乎如此寧不徒有其場孤負山靈哉今余

承乏茲山建立滹沱宗旨遂拈棒喝聊作指南況賢宰官士大夫輩有外護干城者有登堂倡和厥道者咸是一時氣運浸昌非敢曰人能弘道且古有曰盛乃衰之兆也吾甚懼之唯望後來主是席者力而輓之庶聖人說法有場而斯民之覺性亦乃恆明則余與修建諸公之心均不朽矣

尺牘

復棲賢大師

吾門有十科有善說法者解空者神通者多聞等者所謂十大弟子各有一能要求兼而全者莫如吾佛故號曰能仁儒門亦有四科有德行者言語者政事者文學者亦謂十大弟子各長一端要求兼而全者莫如尼山故號曰至聖又如人之子弟有起家者刱業者守成者蕩廢者要求繼志述事纘緒鴻業為八百季天下之基者莫如武王嗚呼吾祖庭吾法道亦未嘗不望如武王之為人之興隆也棲賢法席先人興建唱道之區亦天童徑山法流燈照之所我宵忘於祖宗之地廢同腐艸坐視而不念及之耶卽吾弟值此落莫不寧之秋雖則不能興修振舉且有志不令蕩廢而能守成之此為弟子者一能矣若蒙者退

鼓久打季來已完地藏樓臺殿閣之功亦覓得恆產幾畝免令終朝乞食或鼾鼾睡到日三竿試問兒童是何時此我勇退之一能也狀吾弟當體先人志堅意住守庶忠臣孝子而名充矣但未知何時入楚登祖堂與諸弟一共話也悵悵

復陸侍御鶴田 諱光旭

門下所舉　世祖皇帝被圓照一拳甚有悟處乃判曰正是一拳擊碎五鳳樓門下可謂知言也卽今當湖有一戲珠樓貧道思欲一拳擊碎第未知此樓還受此拳否雖則臨河不可賣水肰亦可使波瀾蕩漾

平典三尺則五鳳戲珠能不突出天外哉而圓照金粟又豈不爲執鞭之人哉呵呵區區寱語奚足舉似

又

聞湖珠樓久之今爲親面果肰八面玲瓏清風襲人貧道欲彩插當頭華鋪錦上所以一拳拳碎此珠樓一踢踢飜當湖水大家出手展家風雲峯雲峯何以已門下又云偺貧道四大作珠樓一拳何處下手貧道四大是珠樓皮袋一霧兇不收拳短打人都不著不如自打見風流堪笑了元枝外節輸人玉帶當機籌雖肰古德有曰盡大地無寸土不知此樓安立何處者裏不會貧道一拳盡大地都要打碎又況此樓不在大地中而受此拳耶今問門下四大本空如何作得珠樓者裏道得十成也贈一領雲山衲衣其若沉吟將雲峯華園輸我退寓

復楊進士慈菴 諱耀祖蒔士 金慶醫王

來諭左右底生从大事總要貧道了卻今說箇喻子以明斯事譬如貧道是箇楊太醫左右是箇簡親王王有病命醫太醫無有不竭其力用其心者惟王但覓方之多藥之廣又不肯服亦不善服又不忌口亦不忌身或見少效又去食東家湯西家散是以藥亦雜病亦亂如此欲求病瘳身安不亦難乎且總歸之太醫手段不高嗟乎太醫亦無可奈何今願王乃識醫者意也須知有病自家醫勿求方多藥廣肰不須一粒可以回生是以眞實告之曰參則眞參悟須實悟

又

尊翰云舉筆落文字開口成雙橛既舉筆開口都不是又去支離講解耶先德有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今之直下不能脫手者過在胷中有如許集物譬如古鏡不明乃因面上有垢若去其垢鏡自明矣況又集其塵垢欲求其明豈可得乎左右察之以爲何如

又

人之生於世也不可一日無飲食苟缺之則思念之心不能須臾忘也且養身小事尚須臾不忘況立吾人之大事者何可須臾忘之苟不須臾相忘道在是矣

簡查都諫王望 諱培繼

恭惟台臺足下儒門柱石釋氏金湯具清白眼而持世開佛祖胷以護僧德澤萬品東南一人此諸方所仰重非不肖海之私言也茲維先師翁費隱容和尚

示宋辛丑春火浴後舍利無算齒牙俱不壞諸弟子分布舍利閩楚浙四山建塔金粟即其一也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季無銘而舍利光明闇然不彰今海不揣顓愚謹撰行狀一冊懇求台臺董狐之手布施一銘放出舍利光明照天照地垂鎮金山千秋瞻仰伏冀大悲不吝欣然賜允祖庭幸甚不肖幸甚

與許檀越頤民嵩期伯仲

昔韓昌黎爲絳州刺史馬彙作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史刺臂血書佛經期以報德又曰居喪有過人行是以掇其大者書之然則吾人一身絲毫不可相

犯况其欲刺而出血耶蓋誠明之性發於至極之用欤無所悋惜也賢伯仲連月爲終天莫報之德界天罔極之思悴形勞神不無苦矣雖是人子本分哀情似亦過之益見誠明之性發於至極之用也雖未刺血書經七七日內經聲琅琅梵唄鏗鏗投誠運悲聖眞感格令先君藉此已逍遙樂國矣如此寧不勝其刺血書經者葢在一誠而感不在形跡異同爲孝賢伯仲誠明之行可謂達孝矣山僧貧道不能光大孝幕惟其言而闡揚之伏冀照察不一

與許邑侯酉山諱三禮

昨在貴署所論無極等說蓋素問左右振鐸海昌弘宣聖學茲以楊子丕顯因爲良晤不意一言挫服遂欲歸余爲師余則何以當師哉唯芻蕘不禁總情哲人無我君子同風所論更有未盡者今筆之簡端再陳靑覽聖人曰天命之謂性此天者謂何天耶若蒼蒼之天虛無浩杳芒乎無知何能賦吾人之性殊不知此天者乃吾人之本源無極之正體也一貫之宗不出於此無隱之道豈外是乎然吾人終日戴此天履此地施爲種種弄巧百端竟不知此天寧不惜哉所以立吾人之性號名萬物主盟乾坤而靈靈蕩蕩

無有盡藏至如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乃是太極邊事亦是粗蹟茲且不論又左右云人之視聽異於禽獸者以其非理勿視非理勿聽而禽獸雖有視聽則不知其視聽之所以左右可謂見道之淵源察物之眞情者矣然人之視聽非止異於此人之眼見色能分靑黃赤白黑耳聽聲能辨宮商角徵羽而頭頭洞徹物物了明然則禽獸何能爾焉既是頭頭物物有如此明白是乃伊誰之力又伊誰使之而靈通變化耶陽明不曰吾人有良知吾人有良能分色之淺淺辨音之淸濁詎非此良知良能乎若協於一體布

於四肢八面玲瓏千手難敵矣且禽獸之視聽在無極之初未嘗不與人同奈何展轉蒙昧是乃異於人也又明德之體任亙萬古今而本體光明閃灼毫無變異雖吾人爲物欲所染用明而明一旦光明洞燭究竟與明德本體全無有損益蓋明德之體活活潑潑散之則爲萬事斂之則一物不存是何物而能損益此明德哉

象贊

天童悟金粟容棲賢敬三世祖圖

天童崛起金粟親傳棲賢承統瓜瓞綿綿滹沱派遠兮波瀰大地東山苗裔兮華發爭姸信源流之有自果發用而多玄實本大以葉茂始裕後而光前歆宗風兮人天仰止得路而還驅邪見兮沿門正大不致以顚太白嶙峋兮巍巍乎獨振寰中金山勢迴兮氣吞雲漢孰可比肩郢陽月皎兮娟娟乎夜映晴川祖翁父子誇雄傑道標垂示萬斯年

天童金粟棲賢師弁楊公五世圖

不是賓主四人亦非君臣五位等閒坐在一處說道山西是吾祖發祥之地豈可忘之西河弄獅子乃昭祖之家也滹沱施棒喝乃玄祖之家也茲以楊公描歸山西所謂祖父從來不出門歸家盡是兒孫事楊公汝何幸亦入此隊中豈大年重來輓吾道將墜地耶

康僧

金陵爲吳主求舍利長干之塔實師初立南海岸上施茶湯金粟之席爲師始興願大悲淚幾萬里迢迢來自康居國雖非達摩傳心印澤惠叢林稱聖僧

五聖（金粟藏紙箋藏今僅存四十餘軸或云宋賜或云五聖書）

廓肰云無誰識有五霧通顯赫山門力輔現偉衣冠者五人入寺書箋藏經至今金粟珍惜稱爲奇觀我住此山親試驗卜筮如在掌中看霧從何來聖何起一點丹心徹夜寒

自贊（楚菴聚監院請）

者箇漢無可比福不及中峯慧難方妙喜二十年來誇大步齷齪之聲無所取與天王住金粟赤手平空喧宇宙楚禪楚禪有何云當家種艸天肰骨

又（雲澤昌侍者請）

參禪不過明理讀書不過知義理義之道學者通之何故自謂天上天下惟汝獨尊是以居楚人謂汝爲楚狂居吳人謂汝性大此何謂耶咄鸞鳩奚識老鵬

之舉哉

雜著

壽慈菴楊進士五十序

天下有大壽歷而千古繩肰相繼不日道則日德道之於世不靡堯舜至今尚在德之於世不易周孔萬古恆間苟不以道德爲壽縱身延千季滅而無間亦爲夭矣何名爲壽乎夫道德也者豈易言哉請試論之本出乎無言無言豈謂無言焉出乎機入乎機而無蹟也亦無始也是以刼窮世盡渠乃不知葢渠無國土亦無聲臭風寒暑溼之不及喜怒哀樂之不間

况能覆載天地剋雕衆形長于上古澤及萬世而造于吾人者又何終窮哉肰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唯至聖者知之慈菴楊君今歲桂月五旬大壽絲是進之以道德之說爲君祝唯道德之于君者君得之矣君何以爲得焉曰問之沙翁沙翁曰當問自己自己不知問之蒲團蒲團不知問之踊猛踊猛不知問之豁肰豁肰曰在是矣其是以爲壽者又何有終古者哉

題莊翰林觀音画象

圓通秀謂黃山谷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耳山谷由此而懼茲澹菴以翰林之學不施於無用之處顏画觀音大士浛象一藏使天下人瞻之仰之寧非山谷懼而改作耶雖肰大士無相隨類現身衆生沒在諸苦覩此有以拯拔此又澹菴濟世之一端也有心者其宜審之

題眞如寺募冊

鹽之城南四十里有寺曰眞如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間傳聞建立於吳晉時爲浙西一大名刹奈歲月優久風雨飄颻瓊樓玉殿隣于瓦礫金容象好盡被雲封豎乎山之不霧有若斯耶茲智上人向余乞言

以勸鹽之樂善君子一解錦囊以襄厥事卽名山佛國頓見光燦矣其若泥多佛大之說又何須區區而再告焉丁巳午日金粟寓人題於天寧寺之千佛閣下

祭雲澤昱侍者文

康熙十七季十月朔五日昱歿三朝金粟寓人謹治以時羞之奠告汝昱侍者之靈嗚呼汝從吾于儀之地藏季僅十七歲學而穎異朝夕克勤過人之資期汝成立而復從吾住鹽之金粟汝季已二十四歲學日益精志日益立稠人廣衆咸以悅心上林新篁不

同散木兒陸沉下版氷檗備嘗吾不獨以侍者參得
禪向人告亦常日昰侍者如此行夵他日福緣未易
量也孰意過勞遂爾而亾嗚呼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且顏氏子四八而歿倘稱短命今汝又折八歲其造
物者之相奪使汝不能成器乎今吾屬望已矣也天
何嚣我哉天何嚣我哉肰汝𥘉之所學有未足處今
吾指汝到家雖汝有霧鑒徹斯事始謂吾不負汝也
通身無縫罅大塊是文章在世即世隨處優游亦始
謂汝不負吾也嗚呼雖汝有霧其知我言耶其不知
我言耶尙饗

雜偈

金粟即事八首

千僧井

古井龍蟠地脈香千僧共飲見源長豈知一滴漕谿
水金粟流通浩淼范

娑羅樹

娑羅古樹植何季葉葉枝枝翠色鮮想是𥘉時受記
莂今來此地蔭人天

獨桑鼓

頑皮枯木響何來獨對無心聲似雷幾度敲時誰入

耳忽肰聞得笑顏開

康僧橋

何事當季欲度人長虹橫跨接通津看他兩岸尋源
者不過此橋路不親

金粟山

九十九峯此最尊千峇腳下盡兒孫撐天猶見通身
眼指點遊人立腳跟

禮密祖象

金粟堂中老作家不才何幸侍阿爺添香換水陳時
食那盡兒孫孝一些

禮費師翁舍利墖

慇懃稽首見師翁舍利光中一點通我住此山承𢖍
露千季香火媿難弘

募修大殿

赤烏之殿日頹傾風雨加來滿面塵一笠於今通蓋
覆黃金殿上露全身

與廣陽楊慈菴居士 法名原濟

佛祖相傳箇拄杖贈君朝暮好揩摩通天徹地光明
現驗盡諸方佛與魔

寄武昌黃明震居士

鄂渚黃龍機祖庭賴君寶杵護全型撫公近日添新構好起少翁爰老亭

次許石園令公惠山泉韻

源頭活潑石泉香流出人間滋味長一種現成受用處臨流不飲爭清凉

令公諱維祚及晤我輩中人又擬泉贈之北人

可是滹沱一脈來靈源浩浩亦悠哉南方近日多憔悴雨露者生正眼開

贈孫彝穆學士

一雙白眼持今世兩衲清風振古綱不是無心任大業且來林下學佯狂

寄示天王念法孫

丈夫須是英雄骨扶豎門風孰可人此日渚宮衛法社干戈藪裏要心眞

示先覺

誰爲先覺誰後覺覺了方知本覺無剩得一雙窮相手好來東壁挂葫蘆

赴金粟以地藏委楚菴住持

十載眞叢闡化機法幢興建頗光燭於今珍重毋狼藉方見克家有指揮

與査王望諫議乞師翁金粟塔上之銘

雨歇金山翠欲流光明塔上望垂眸筆尖錦繡千峯起舌底煙雲萬壑收撥動祖燈燭佛日點開法眼照閻浮查公何似張公後一銘相傳價莫酬

遊陸鶴田侍御雲峯園次壁間晦山禪師韻

雲峯狡拔世稱稀百畝芳園封邑肥竹石無心鳥自語山林有意客相依曠觀那惜支笻杖徑轉仍隨躡薜衣未至不知天地大主賓譚暢到斜暉

慈菴署中靈芝忽生阿弟阿郎時赴秋闈題贈

艸木何知忽爾萌天將人傑地靈生干城社稷先呈瑞折桂蟾宮早得禎光透一庭明月夜風高闔國令名聲豈同百卉尋常出福佑王家樂太平

壽新安許繼先檀護六旬

南明燦燦物華新甲子欣逢又一巡白髮數莖添歲月冰心一片質天人雲生黃海千山紫鶴跨揚州萬戶春陸地神仙應不老區區何必問靈椿

贈奇兵營吳介臣參戎

江漢滔滔久不驚多爲令德鎭波淸埽雲晴曬囊中甲留月夜譚腹內兵才大可兼文武用功高自古割城旌何因把手鑾江上話到無生一笑傾

壽吳封翁

生居華屋德猶尊况復康寧七十春郄下烏衣覲子弟庭前喜氣集嘉賓榴華吐火呈圖壽紫燕巢梁瑞象新把盞進君千歲酒神仙原是太平人

喜張中宿登堂道話

高臥東郊野興濃更逢仙客話從容雲山千里詩筒滿旅月一輪形影空情念淡時籌世焰道心貞處看寒松任渠江漢滔滔者不到龍門不化龍

題東明孝節

貞節緣來世所難思親况復割身殘清風夜夜吹英烈明月年年照血痕孤子尚能修往事一肩那惱上擔棺區區幻路休云報至理渾融孝可觀

壽蔣母八十

自古西湖人瑞地於今尤見蔣家賢紫雲靄裏降王母白玉樓中會折僊桂子既縣符肘後蘭孫應是奪魁先榮榮芳躅眞堪羨好酌源頭酒一旋

雲澤號

吾楚有七澤雲澤居其一方有九百里夢澤連肘腋浩淼天地間波瀾萬層出况復天上雲能澤枯艸木今爲汝作號應合如此義

佛事

爲慧鐙慈念入塔六角亭內無縫塔中安身穩便受用何窮慧鐙卸兮干戈靜慈念息兮睡正濃春山萬里雙眸碧華鳥一聲塔戸封

爲念眞入塔一念純眞未是到家消息吳山越水任爾脚下遊行蹋破芒鞋歸去後玲瓏塔裏好藏身

爲憨石監院舉火蘇州有底眞州賣拓出滿盤不吝生今日盡情都撩下一天雪月釣舟橫離肰山僧更助汝末後光明便燒

爲雲澤侍者舉火麟角鳳毛世所難銀牆鐵壁脚頭寬歸根落葉頂顆句一吸神鼇滄海乾攛火炬曰從教徧地起波瀾

爲宗一舉火腰包頂笠南詢久果未成時華未開回首可憐無限意桂華香裏坐蓮臺宗禪宗禪胡爲哉今日不須多指示火光堆裏絕塵埃

入塔九日登高諸方舊例重陽入塔金粟新條黃華滿目兮無窮富貴西風透體兮不盡風流湘北潭南休更覓家山穩坐樂悠悠

遠塵請爲父入塔生身父母如何報擔骨慇懃入普同父母有窮應不昧兒孫若箇不知宗如何是宗舉

骨日自此知恩歸有地萬季松在金粟峯

爲禹峯禪師舉火破家散宅走西東覓得驪珠皮帒中三載挂瓢胥浦上一朝脫化向秋空生緣自謂蘇州有宗派沿流太白峯火燄道場須聽汝眉毛鼻孔盡通紅要見眉毛鼻孔麼舉火便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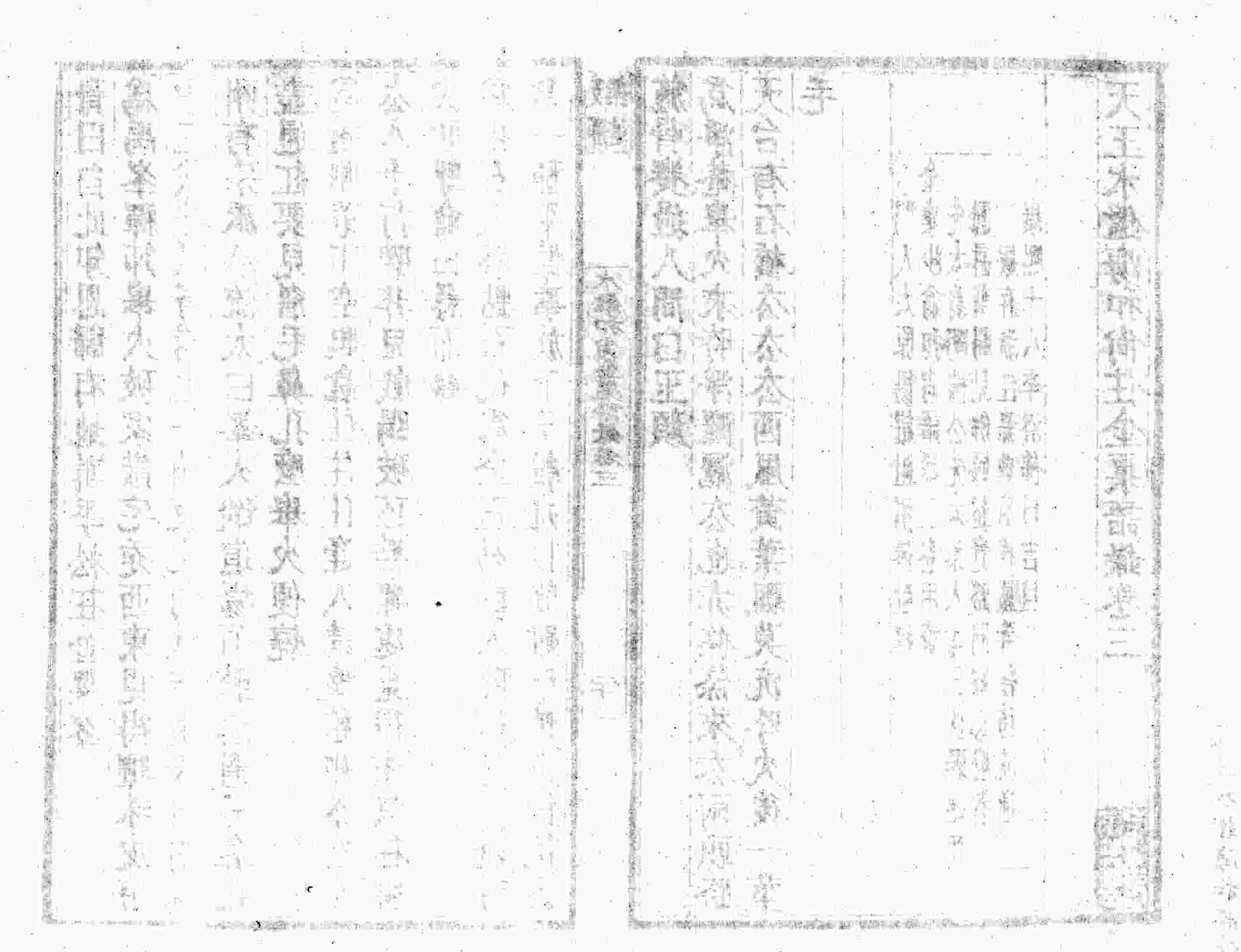
爲趙州菴印空起龕住住住逢人請喫趙州茶去去去八十行腳非見戲踢破芒鞋無處覓得來只在腳尖頭擊龕曰急而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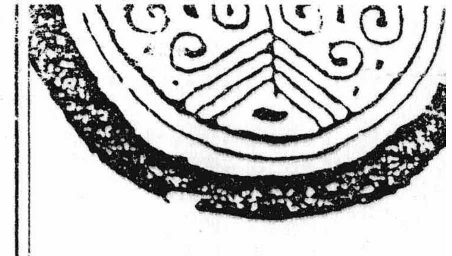
爲化石人塔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尋常一種平懷事放下千般凡日閒雖肰黃金鑄就西施骨賽過人間白玉顏

爲淨菴舉火來時淨灑灑去也赤條條來去兩頭路天台有石橋去去去西風黃葉飄莫沉吟火後一莖毛

門人太原楊耀祖捐俸敬梓
金粟沙翁和尚語錄三卷用資
先太翁明樓公先太恭人王孟氏伏願速悟
圓通擧闢見佛頓超覺路同燦心燈者
版存浙江嘉興府楞嚴寺經坊流通
康熙十八季浴佛日吉旦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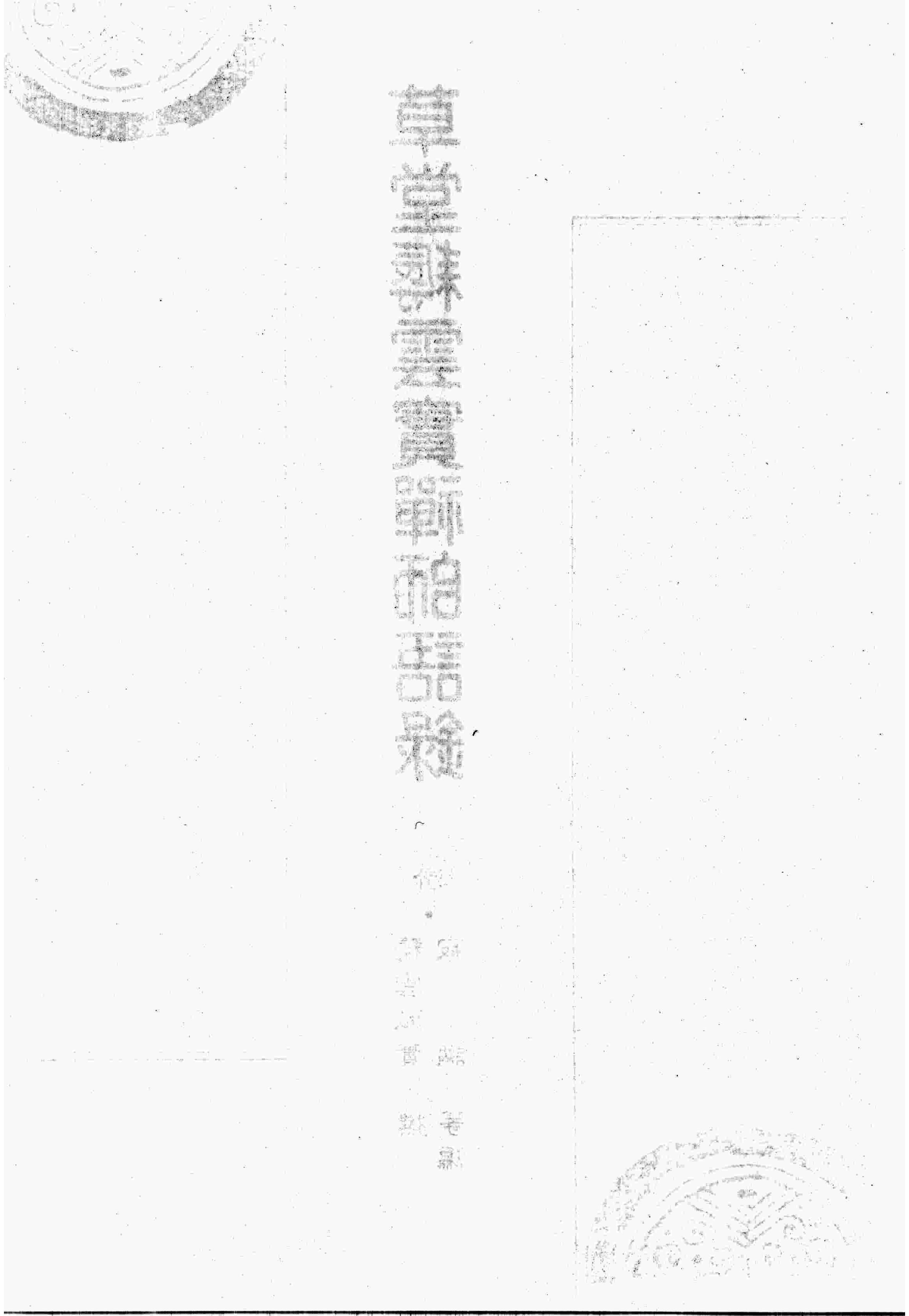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

清・耨雲徹實 撰

寂訥 等編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序

太極旣立兆分天地之後乃有娑婆世界山川人物六道四生種種畢具上古之時人皆眞樸不啻與佛祖一數殆至三代以後各務虛僞而迷失眞性由有達磨大師出世觀吾土機熟特泛重溟而至啟示來學專以明心見性切實爲宗掃除文飾虛僞之習及去六根六塵之染所以神光二祖不懼立雪斷臂以求安心廣南盧師弗憚藏身獵戶以任正法此皆示凡入聖輔立西來之旨以救後世之沉溺於文字窠臼者也明季神熹二廟間有密雲悟和尚傳臨濟正宗開法於金粟天童兩大剎一時人天推重龍象盈筵得破山禪師爲入室眞子親傳其法行道於滇黔之地於干戈擾攘中不獨主持佛法且能拯濟難民其爲德也大矣座下傳及丈雪禪師而師之下又傳於耨雲和尙師師授受殊得獅王眞種一鳴一吼使百獸腦裂也解讀此錄者自必言前薦取句下知歸豈待痛棒熱喝而後知耨雲和尙之婆心也哉

康熙丁卯歲嘉平月朔檇李沙門洞宗大燈書於楞嚴丈室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序

禪宗至今乃大彰之日亦大晦之日五燈流傳燈燈相續並無閒餕豈非大彰殘涎剩汁展轉口頭依稀彷彿囫圇摸稜是長老著優孟衣掇文拾藻編詞潤句竊取詩章粧點眼目是衲子帶書生氣豈非大晦若是出格丈夫頂天立地赤條條淨躶躶吐出自己家珍說些乾暴暴禪不落前人圈繢縱橫在我殺活自由方免教壞人家男女所以妙喜云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㘞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我草堂法兄耨雲和尙受昭覺老人鉗鎚毒氣鑽心亦是天童雙桂惡水層次下潤繼老人主草堂二十餘年不取名聞利養脚跟蚤得點地而入自宗仰之其上堂法語俱是乾暴暴吐自己家珍不著優孟衣不帶書生氣諸方明眼人自是識得何須徹中饒舌昭覺老人常云此間無隔夜禪與人參請看耨和尙語錄曾有隔夜禪否到此地位是彰是晦亦任天下人卜度　耑

康熙丙寅歲仲春日法弟松齋徹中拜撰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目次

目錄終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寂訥等編

住保寧府草堂寺

三門云者個所在人人向此出入大都忽略過了山僧今日到來也須驗過以拄杖卓一卓便進

古佛殿袒胸露臂唓著模樣布袋牢拴抵死不放咦饒伊笑到當來管取合口不上

韋駄殿手持金剛杵威風孰敢當靈山親囑付佛海作金湯咄祇如塡滿塞壑公從何處護起良久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佛殿喚者個是佛山僧罪過不喚是佛俗眼難瞞且道畢竟喚作什麼卓拄杖云祥麟只有一隻角便拜

方丈豎案拄杖云據此室行此令新長老則不然復豎拄杖云放開一線

印善參居士等供法衣請上堂拈法座云帝王寶座覿面堂堂山僧到此要登便登不更作禮須彌燈王據座拈香云此瓣香超凡越聖輝古騰今爇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

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又拈云此瓣香光明赫奕枝葉繁陰奉爲滿朝文武閣國公卿伏願不忘靈山囑托

永作法海金湯再拈云此瓣香刀劈不破斧斫不開行腳時驀地撞著個無面目老漢將我珍藏滯貨被他撥碎未敢輕示於人今日事不獲已對衆說破專申供養現住城都府昭覺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本師丈雪醉老和尚用酬法乳歛衣就座白槌竟師云山僧未出方丈已前一味平實商量而今出也釋迦彌勒且任一邊莫有當爐不避者麼問文殊白椎世尊下座意旨如何師便打進云威音那畔的消息爲得今時落二三師亦打僧禮拜師復打問向上底事即不問披衣據座事如何師云一絲纔挂體千古意分明進云與迦葉傳金襴是同是別師云兩彩一賽進云結角螺紋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長短恰好乃云座已陞了話已答了若更起模畫樣著甚來由雖然不得辜負請主拈則古人機緣應個時節與唐太宗一日擎起衣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因甚在寡人手裏隨無對師云王隨大似忘卻了怎奈無人證明草堂當時預數便與托來云謝至尊布施不惟佛法有準且要流布將來何故聾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晚參明期進戒有五件事今夜與衆兄弟議定第一件早起穿衣不得挂體挂體者犯輕垢罪第二下單時兩腳不得踏地踏地者犯輕垢罪第三洗臉不得打濕面孔打濕者犯輕垢罪第四喫粥不得嚙著米嚙著米者犯輕垢罪第五不得向鼻孔裏出氣若向鼻孔裏出氣者犯輕垢罪依得此五件事方堪得戒不然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鹹[illegible]守空池

天章高鎮臺請上堂舉仰山參中邑洪恩禪師問云如何得見佛性義恩云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喚惺惺惺即應如是六牕俱喚六牕俱應仰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了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恩下禪牀執仰山手作舞云惺惺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眉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師云檢點將來仰山若無後語獼猴幾乎失卻鼻孔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大衆且道是甚麼時節良久顧視左右屈指云子丑寅卯辰巳午田乙丙丁莫莽鹵

晚參正好喫杯茶無端信口哇惹得燈籠笑落個沒傝㑊更有沒傝㑊隔牆王老媽兩口諍餓氣打得亂

如麻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雪峰毬普化鐸鶖起楊岐三脚驢踏倒三山併五嶽呵呵呵好大哥也好現前驀面唾

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云此瓣香我昔親遭毒手至今痛恨難忘然雖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此是第二回爇向爐中供養本師丈雪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白椎竟乃云草堂今日開爐當陽一句全提突出烏藤光爍爍得衲僧胆邊燒著露柱燈籠痛煞石頭瓦礫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觸之則燎御面門無你廻避處又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驀拈拄杖云木上座聊為放一線道卓一卓云摘楊花摘楊花

小參衆請悟上堂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住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徹無從底請續後句師云草堂亦有一頌佈施諸人老倒年來志不孤頻將三句驗禪徒雖然看徹無從底也是小巫參大巫

上堂曹溪嫡派今古流長脚下兒孫迥然超出一花開放五葉芳敷綿綿瓜瓞當處圓成茲辰我生程公攜男祖普來山設齋寄名且承歡一句作麼生道麒麟天岸眠霄漢金鳳乘雲下彩樓

晚參橫說豎說塵說刹說恰似渴鹿趂陽燄何故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乃以手掩口作鵓鳩鳴便出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僧云忽有客來將何祗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云此老聞名富貴見面貧窮且草堂家風又在甚麼處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與你明悤下安排其或未委百丈巳前巖穴士生涯盡在钁頭邊

小參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日諸僧皆轉經惟師爲甚不轉者曰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師云尊者與麼答話大似剜肉補瘡未免傷筋動骨卽今有問諸僧皆轉經長老何不轉向他道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行者撾鐘擂皷分咐山門大啓放出玄沙猛虎踞地爪牙斑斑觸發氣吞佛祖遂震威喝一喝云貓兒偏解捉老鼠

晚參豎拳云青州梨鄭州棗一任諸人咀嚼皷伸手

云還我核來
新正上堂年年是好年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
時是好時盡大地是國王水土無一日不報
國王恩統十方是古佛道場無一道場不爲佛事呈
拄杖云還會麼皇風成一片何處不封疆
晚參古有僧夜半大叫云我悟也侍僧把住云你悟
個甚麼其僧云師姑原是女人做師喝云如此不知
連累多少好人草堂常有個悟底只是不肯大驚小
惟且悟個甚麼眉毛眼上橫鼻子下頭大
結制上堂舉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三

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云二大老一等共
行山上路眼底各自看風煙雖然互相激揚也是泥
裏洗土塊山僧今日出也且爲人是不爲人是相逢
但說三分話未肯全拋一片心
晚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云識心見性是
不錯路師云那裏是識底心那裏是見底性試道看
不然也是潤角水牛
上堂舉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明上
座本來面目明卽悟入破山明頌云善耶惡耶之乎
也者本來面目風吹雨灑咄師云一人恁麼道一人

恁麼提來審喚甚麼作本來面目豎拂子云莫是者
個麼料掉沒交涉莫是東頭買賤西頭賣貴麼料掉
沒交涉莫是鐘樓上念讃牀角下栽菜麼料掉沒交
涉莫是青州梨鄭州棗麼料掉沒交涉莫是德山棒
臨濟喝麼料掉沒交涉旣沒交涉畢竟如何是本來
面目擲拂子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
人
晚參舉破山明上堂云突出難難難辨別提之易易
易承當一粲個地盡生死請續後句師徵云突出難
難難辨別可知禮也擬之易易易承當豔年方許一

踏倒地盡生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
上堂問東西無滯礙南北任縱橫時如何師云亂走
作麼進云青山潑黛綠水潑藍師直打下乃云今日
上堂無禮棒頭落下如雨捉敗金烏玉兎駭殺奴兒
婢子孟八郎漢不解當人一著便道佛法如此卓拄
杖云也是無風浪起舉興化道我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師云興化只圖
賣俏不覺失卻一隻眼山僧也向南方走了一遭拄
杖頭撥著個個都是會佛法底人何也戎夷蠻貊分
諸國盡在吾皇化育中

晩參舉破山明道第一句薦得好肉剜瘡第二句薦得虛空掘洞第三句薦得泥裏有刺師云正眼看來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草堂有個見處不是與師翁鬬勝總要佛法流通第一句薦得皷木樝㚇第二句薦得炊鐵釘飯第三句薦得無本可據且與師翁是同是別具眼者明辨看

上堂拈拄杖云者木上座一向妄談般若罪犯彌天以杖當背後云而今貶向無生國裏任著乇恁麼將還有爲伊保任者麼若無山僧自保去也靠拄杖下座

小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云西來意庭前栢趙州老分明說喚作境眼著屑還識趙州麼庭前栢樹子

晩參舉睦州問秀才云所業何經才云易經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其聲如雷州云果然不知也是歷良爲賤若是草堂待伊無語不消一喝自然吾道一貫

上堂以拂子拂一拂云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禪悅爲佛事且山僧者裏以何爲佛事擊拂子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者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師云者兩父子一人前不搆村一人後不抵店若是一齊到來大好一坑埋卻艸堂如此批判還有傍不肯者麼出來道看

晩參舉雲門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師云此老說話是則也似似則未是何也道有道無說空說幻惹得大驚小怪艸堂者裏一任凡夫二乘圓覺菩薩到來一齊按過不見道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上堂舉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云俱忘未忘卽物非物小乘錢單大乘井索更問何如水中撈月

貧亡晩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後向甚麼處去沙

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長沙只解替人答話卻不知自己下落設有人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向道不上天堂不入地獄再問意旨如何便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繩牀立師云賣油翁下繩牀立凡聖從來沒階級若是道個家多少摩訶般若波羅蜜

晚參舉溈潭與和尚一日南泉至見與面壁泉乃拊與背問汝是阿誰泉曰普願與曰如何泉曰也尋常與曰汝何多事師云常與想布個縵天網子打鳳羅龍爲尋常已南泉雖有迅雷掣電之機要且不識常與還有識者麼也是尋常

解制上堂昔日則會今朝釋無苛衲僧兩腳逼出門撞見馬相公莫道艸堂解制去去去惟恐不如伱底意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洞山云須知有諸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道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拈拄杖卓一卓云要知諸佛向上事麼只是不可覷著覷著則頭角生也

晚參今日好風恭賀知事頭首萬福切忌錯用心何爲錯用心穿衣喫飯迎賓待客豈不是錯用心屙屎放尿一動一靜豈不是錯用心參禪學道窮古論今豈不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接物利生豈不是錯用心還更有一處錯用心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人聞必不敬信

說戒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適纔優波離尊者來山僧拄杖頭上叫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何得攙行奪市被山僧一喝羞得滿面慚惶懺懼而退復顧左右云衆中有爲伊出氣者麼若無木上座與蛇添足去也

上堂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拈拄杖云者是境將甚麼喚作心卓一卓云者是心將甚麼喚作境良久云夜半明星當午現愚人猶待曉雞啼

晚參舉僧問趙州毫釐有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師云還識趙州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僧人問

風穴如何是正法眼藏穴云瞎師云二老答話亦是
徐六擔板若論正法眼藏未夢見在若有人問草堂
如何是正法眼藏向道錦屏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
狗尿天
小參舉鎮府大王問趙州和尚年尊有幾個牙齒在
州云只有一個王云爭喫得物州云雖然一個下下
咬著師云雖然下下咬著要且不知滋味還有知滋
味者麼問取趙州
上堂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
云俱圓悟云劄大慧云普師云俱劄普休莽鹵南山

有個烏嘴雞啟殺大蟲卻是虎
上堂老僧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萬仞你若向和
泥合水處會老僧卻在壁立萬仞處你若向壁立萬
仞處會老僧卻在和泥合水處你若向一切處會老
僧總不恁麼既不恁麼畢竟向甚麼處會良久云著
小參舉佛勅五百尊者降一毒龍尊者各運神通皆
降不得忽有異方一尊者到佛勅令降尊者于龍前
彈指其龍自伏師云五百尊者降龍不得正不入邪
異方尊者降龍得邪不入正喝一喝云雖然如此也
是客聽主裁

上堂問如何是有爲法師云忙進云如何是無爲法
師云閒進云有無不立時如何師云點進云和尚陞
座爲說何法師云闍黎無聽乃云一日兩陞堂草鞋
沒主張鐘鳴三陣擂僧俗列成行似乎有些子臨機
一字忘看看嘴盧都拄杖便通方聽取木上座與諸
人說法去也拋拄杖下座
爲巖小參拈拄杖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都盧從自
已妙明真性中發現殷善人還會麼於此會去則知
世出世法無不明了其或未然九品蓮開處百寶自
莊嚴

上堂昨夜文殊普賢向南閻浮提掛牌北欝單越攝
鼓西瞿耶尼上堂東弗於逮說法德山棒如雨點臨
濟喝似雷轟適來艸堂門下不消一捏便了汝等諸
人還委悉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晚參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
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叉手合掌俗生僧
生也須一狀領過
鎮臺趙弘燦挂扁請上堂卓拄杖云寶劍揮空乾坤
失色古鏡出匣千妖遁跡只如森羅萬象明暗色空
情與無情都盧到來向甚麼處著腳復卓一卓云天

上有尾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擧黃檗散衆在洪
州大安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見壁畫問寺主者是甚
麼主云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無對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
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
代一轉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檗朗聲曰裴
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師
云若是流通正眼則可若當禪會亦是萬里望崖州
如鎮臺趙護法曾問山僧三教同別予云不特三教
四生十二類凡有血氣者莫不本此鎮臺曰只如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予震威一喝鎮臺當下洞源所以
不昧本因篆額豎於草堂法門幸甚泉石生輝且道
與古人相去多少良久云從今一鑑明如鏡千古令
人照膽寒
晚參舉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刧中無祖師自
代云今日不著便師云雲門只解瞻前不解顧後草
堂則不然既知來處且甚麼刧中無祖師喝一喝不
圖點眼只要話行
元日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
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

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僧又問明門
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因
甚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頭尾
不相照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二大老道有道無
俱不好心辜負人家男女仔細檢點將來一人在高
高山頂立一人在深深海底行是則是欠與者僧點
眼驀豎拂子召衆云會麼艸堂今日失利揮拂子下
座
小參山僧者裏無佛可成無法可說無禪可參無道
可學但教寒來向火熱來乘凉饑來喫飯困來打眠

只是不許情生妄動若是情生妄動一棒打折驢腰
晚參舉仰山一日與潙安看雨次安云好雨寂闍黎
山云好在甚麼處安無語山云某甲却道得安云好
在甚麼處山以手指雨安便休去師云一個指雨一
個看雨可惜不知落處即今有知落處者麼乾坤大
地覓如洗
解制上堂時至元宵節火樹光皎潔比也莫可比讚
也讚不得問汝諸人瞥不瞥瞥好休歇艸鞋高過
野鷄頭第恐腰包前後拉此去諸方大有人莫道艸
堂對君說只如九旬把定三月調心今日解制一句

作麼生道冬至寒食一百五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直饒數到
㧞雲初究竟不離於此日有出得此日者麼良久〻云
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晚參舉雪峰〻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
看師〻云不特南山草堂亦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
忌踏著踏著則喪身失命
天章高鎮臺來山補修告竣辦齋請上堂師詣座接
疏〻云重重華藏界一一寶樓閣莊嚴甚微妙光照諸
塵刹且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遂疏〻云聽取下文便

歷歛衣白槌竟乃竪拂子〻云此是世尊拈花迦葉微
笑實相無相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展轉相傳三
千七百餘載脈脈似懸絲幸遇鎮臺高護法赤手扶起
赫赫光明照汝諸人汝等大衆好生委悉舉朱行軍
入南際寺齋僧執手爐行香乃〻云直下是直下是時
有僧〻云直下是甚麼行軍便喝僧〻云行軍是佛法中
人惡發作麼行軍〻云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
喝〻云鈎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這僧著師〻云行
軍八面威風者僧挺身向前雖然兩不相害未免二
俱失利今日鎮臺高護法來山補修與供雖不與歷

說話鋒鋩已露鋒鋩既露將何爲證〻三尺龍泉光照
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浴佛上堂舉遵布衲浴佛次藥山〻云你只浴得者個
還浴得那個麼布衲〻云把將那個來藥山休去師
〻云可笑藥山不唧𠺕漢若是草堂待他道把將那個
來兩手拉過按在盆裏湩上兩湩管教布衲一生挐
不乾然雖如此不是子期手敢來月下彈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藝麥收拾在府纔方整頓休夏
炎暑蒸人急苦且道爲甚如此總不教伊成佛作祖
晚參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山〻云向

無寒暑處去僧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〻云寒時寒殺
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僧又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
甚麼處迴避宿〻云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僧〻云鑊湯鑪
炭裏如何迴避宿〻云衆苦不能到師〻云二老宿一人
在寒暑裏過冬一人在寒暑裏休夏過冬者不知熱
休夏者不知凉草堂恁麼道衆中可有替二老明辨
者麼若明辨得寒暑不侵不然寒時寒殺熱時熱殺
誕辰上堂今朝六月半不消更打算甲子滿六十吾
道一以貫喝一喝〻云切莫認奴作郎
晚參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五四三二一算來沒

位次祇如南泉斬猫雲門念七馬祖陞堂百丈捲簾且道明甚麽邊事或云明底是向上事或云明底是本分事或云明底是一色邊事孟八郎恁麽說話與閻羅老子鐵棒有分

趙鎮臺爲府君男將軍祈禳請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只者無是無非法謂之無上佛果菩提亦謂之如來妙明心印印鎮十方演出無量無邊殊勝功德利益法界一切有情得大安樂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方便得大總持如暗得燈如饑得食如裸得衣如渡得船如賈客

得海如此種種利益宣之不盡今日一會僧俗現任宰官各各得之將自己脚跟下一印印定並無秋毫違背轉天關廻地軸日應萬機皆衆心之本有非假於外得且艸堂長老得之又作麽生全憑一滴曹溪水爲霖爲雨作金湯

解夏上堂舉洞山解夏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者老漢只解把纜不合放船所以令人檢點草堂一夏來挽著布袋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屆到今日打開一任兄弟東去西去若是逢人只不許說在艸堂解夏來何也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古湟印心佛敏首座請上堂豎拄杖云古鏡高懸森羅顯現卓一卓云寶劍出匣羣魔腦裂此是我臨濟兒孫慣常用底只今有格外提持者麽拋拄杖云湟中陸路三千里策馬追風幾度來

小參舉玄沙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作麽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你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麽復

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麽門曰會麽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麽其僧於是有省師云者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玄沙禪要悟草堂禪大難大難且如何是草堂禪傍箭急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卷第一　終

草堂耨雲寶禪師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寂訥等編

示衆

示衆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師直上覷士禮拜馬師歸方丈士隨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那裡是他弄巧成拙處出來打出來打良久無出便歸方丈

示衆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草堂則不然向上一路千聖慈顚且與古人是同是別明眼衲僧試檢點看

出隊歸示衆五祖演出隊歸示衆云出隊半個月眼不見鼻孔失却祖師禪拾得個骨董且道向甚麽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師云草堂也出隊一個月鼻孔不離上唇祖師不離脚下連逆拾得個骨董料想無人酬價有麽有麽草堂今日失利

機緣

晚課畢一僧道叉手一僧道合掌如此論之不已師喚進方丈云叉手也不是合掌也不是不叉不合總都不是且如何卽是二僧無語師頌云合掌叉手把柳放柳一狀領過南辰北斗

同官人喫茶次官云學生喜底是禪師云貧道最不喜禪官云以何爲業師豎拳云單單只有者個官罔措

一僧請指月錄師云請卽不無你作麽酬價僧云得師云不作貴賤得個甚麽僧擬議師叱出

僧參師云那邊來僧云義井來師云見普賢麽僧云見師云對你說甚麽僧云問候和尚師云行者將茶與者僧喫

師訪壽山和尚壽云昨夜不曾睡得師云作甚麽來壽云月明似晝師云和尚猶被他惑

僧參師云那邊來僧云京師師云京師出大黄有麽僧云伏惟和尚珍重師云行脚事作麽生僧云鞋破也師云苦

師一夕江邊閒遊見二僧師問云在此作麽僧云翫水師云水淺多少僧無語師云淹

師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一僧云總爲老婆心切師云你荅老僧語荅趙州語僧無語師云老僧失利

拈古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壽歸方丈

拈云一人有迅雷掣電之機一人有摧鋒折箭之能要扶臨濟宗風少者兩個漢不得且者僧還具眼也未

舉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潙山云你無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有拄杖子奪你拄杖子

拈云二大老一人言中有響一人句裏藏鋒檢點將來未免將錯就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你有拄杖子有條攀條你無拄杖子無條攀例還會麼

舉汾陽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拈云草堂則不然識得拄杖子更參三十年

舉崔禪陞堂拈拄杖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云崔禪聻崔擲拄杖歸方丈

拈云崔禪可謂八面威風總被者僧折倒了也若是草堂則不然只今莫有恁麼人若有待出劈脊便棒且利害在甚麼處

舉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拈云世尊與麼道且甚處是二鐵圍山還撿點得出麼草堂者裡若有起佛見法見總不教動著何故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舉太原孚上座因保福簽瓜次福云道得即與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孚接得便行

拈云道與不道且置只如保福相身在甚麼處直饒接得便行也是負見遮假做

舉志寂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師云汝不曾遊廬山

拈云懸崖直下拈提者僧當面錯過劍與不到總未免欠下草鞋錢卽今莫有道得者麼豎指云一二三四五

舉雪峯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諸人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拈云雪老雖有展天縮地之能要且脫不出者個格子還會麼打鼓普請看

舉迦葉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問尊者何乃自爲葉云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拈云尊者泥裏有刺沙彌眼底添塵草堂若踏

泥時有問和尚何乃自爲秖道我若不爲誰爲
我爲且道還有同異也無
舉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州云水
淺不是泊船處又到一庵主亦如前問主亦竪拳州
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便禮拜
拈云一般竪拳爲甚肯一不肯一還識趙州麼
截取老僧頭去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
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
拈云識與不識爭奈第一義諦何正眼看來已

成滯貨若非佛心天子大難大難
舉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阿那個是明上座本
來面目明悟入
拈云葛藤且置明上座悟個甚麼咄也是盲人
摸象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
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云得陸云莫不得麼泉云不
得不得
拈云大好一尊佛被王老師推在萬丈枯井直
饒見去未免證龜成鼈頌曰得與不得澄潭皎

月擬議承當翳中著屑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
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美則美矣只是無人酧價卽今莫有酧價
者麼試出來道看
舉天童悟上堂云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
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衆兄弟合作麼生
得不錯去咄泪合停囚長智
拈云擬欲參禪錯了也不擬參禪又錯了也畢
竟作麼生錯

舉昭覺辭和尚因僧問正恁麼時如何師驀面一唾
僧云謝和尚指示師云你又裨販我了其僧有省
拈云者僧當面無著慚惶雖然省去忤逆聞雷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包胎露爪牙草窠覰出爛冬瓜葛藤總自難收
拾攪亂禪林事似麻
世尊覩明星
從來日月與明星自古居諸無舊新堪笑瞿曇不守
分檯頭一見失雙睛

拈花

惱恨瞿曇不善藏等閒出手賺人忙引得毒龍生武子至今很籍在荒塘

五通僊人

叫一聲兮應一聲官錢私債盡還伊可憐總是當家子畢竟如何那一通

外道問定不定法

昨日定兮今不定瞎眼老婆見古鏡直饒見得以何爲不如打破容顏正

傅大師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會鬪種豆不生麻杜撰維摩徒費俏未免添人兩眼沙

靈雲桃花

一年一度一花開影落靈雲眼底埃引得遊蜂隨上下尋香逐臭幾曾廻

耶琊有句無句

三千里外尋知已賣了布單過石橋一夜思量無著處天明樹倒有柴燒

狗子佛性有無

一口兩舌呼驢喚馬有無不立碓嘴生花

七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曰乾屎橛

如何是佛乾屎橛三十人打鼓四十人拉拽一搜搜到梵王家滿城都是白拈賊

僧問玄沙如何是親切底事曰我是謝三郎

親切答來知不知梧桐棲老鳳凰枝閒雷龍門遭點額霜天明月落前溪

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門外有讀書人來報

韶陽施設有家風御與諸方大不同一語等閒相借問報云門外讀書公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曰對一說

對一說五千餘言都漏洩海底泥牛啣月走嚴前石虎惸生鐵

僧問雲門如何是啐啄之機曰響

啐啄之機響字酬武陵公子駕扁舟忽然一陣滂沱雨脫下衣冠上酒樓

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曰陳漆器

作家相見事如何雪嶺寒梅漏洩多惟有趙州陳漆器洞庭秋月葬洪波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

八

北斗藏身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撥透韶陽親切
何新羅日午打三更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

蠱毒之家水莫嘗一聲霹靂振南唐當時曾破昆山
玉石女無夫生得郎

雲門示衆曰讀書千卷紙上語

撥草瞻風海上遊腰纏跨鶴上楊州不因舊闕閒田
地今日如何方始休

五祖演不是道

落度孤舟一齊飛家破人亡說向誰雲淨天空何處
去到頭依舊覓山歸

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淨法身曰金沙灘頭馬郎
婦

昨夜相逢在斗牛紫羅帳裏掛燈毬美如西子離宮
闕嬌似楊妃下玉樓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擊碎須彌月在天路上行人雖著
力誰家竈裏火無煙

秘魔擎叉

阿師無計日擎杈不用眞杈與黃杈可笑兩杈俱失
了人來問著手撾沙

鳥窠吹布毛

地下人見樹上棲風流到底不如斯布毛吹起雖然
翻也要隄防折一枝

婆子燒庵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遣出燒庵天黑
了可憐今夜欲誰家

普化搖鈴

顚不顚分風不風鐸聲搖動太虛空至今落下無人
插及衆叢林擣夜鐘

王常侍叅睦州

人也困來馬也困堂前露柱總不困因而思量入院
遭險被睦州打一頓

三聖透網金鱗

漫天說價讓三聖就地還錢是雪峯買賣不成人義
在憑何只管關開

洞山麻三斤

洞山老漢嘴皮輕三斤麻縷鼓成繩縈纏要人鬢
數至今不得出曹門

禾山打鼓

禾山打鼓秘魔擎杈 一般瀟灑何必論他

以不以兮八不八 秘圓三藏了無法 碧眼胡僧認不眞至今徦籍遍天下

黃龍三關

生緣驢脚佛手拈來端的恰好走起踏破虛空言敎受用不了

臨濟四喝

有時一喝獅子子威風到底不如你千妖百怪走山川露柱燈籠無處避

有時一喝劍光裡橫屍萬里誰敢擬縱然拂下太虛空業已令他迸出髓

有時一喝草轟轟森羅萬象絕形踪憑渠定就超方作大海也須血染紅

有時一喝不用用古今公案許多頌任他千佛亂如麻烜赫兒郎未敢動

牧牛頌

未牧

鳥那影裏一聲哮疊壁重重去路遙轉盼復經楊柳岸泥踪幷井把住苗

初調

遙天鼻孔引繩穿劣性徐徐漫著鞭自此無容雲外臥者回爭敢放低牽

受制

從今不受苦奔馳異路溪山在處隨明月蘆花休借問當當喫快渾忘疲

回首

坤坤氣岸喚回頭一段狂心漸次柔微把鞭繩輕放下忻然未許外拘留

馴伏

繩頭拋在綠楊煙任牧東西適自然放曠且隨天地老縱橫得意不須牽

無礙

中心逆順總如如任性優游何所拘物我相忘無個事一聲鐵笛響千千

任運

出沒隨分宇宙中何妨野岸草茸茸饑餐渴飲家常事桑海從今自淡濃

相忘

形聲落落渾忘功格外風流絕異同綠水青山留不

任浩然娛我任西東

獨照

那畔生涯信自問施張垂手白雲間無生曲唱青霄
外喚醒蒼雲踏破關

雙泯

去留無礙亦無蹤一道寒光映碧空但識其中端的
青黃花翠竹各叢叢

分燈

揮指德成

法法法無法無法法亦無付汝無無法依樣畫葫蘆

佛敏寂訥

侍吾久也已成功會合機緣掌上轟七尺烏藤分付
去五湖四海毒魚龍

誠空照滿

歷徧雲山叩艸堂喝聲未絕已來當鉢囊兩手親分
付過虎逢龍始自張

體眞思能

捉得終南一隻虎爪牙養就堪當務而今放出三門
去吼震山河壯帝都

頴如宗貴

兩次腰包入草堂口頭不住問家鄉而今頓了江湖
債一鑁生涯宇宙長

遐[illegible]海福

心印傳來狀似牛老僧一向謹存收而今付與闍黎
去犁耙春風搜不休

無礙祖哲

草堂養得小獅兒放出令人徹大機任是佛魔並祖
父都於爪下喪全威

三賢乾維

闍黎入室扣安康勘驗機緣手脚忙一喝翻身拂袖
去橫開臭口罵諸方

三大乾寬

踏破芒鞋山水窮相逢一摑始融通龜毛拂有騰龍
勢佛祖從今立下風

爾聞空宣

禹門三級勢無窮氣岸頻吞萬象空撥轉鼻頭輕一
擲與雲布雨太蒼中

自明海珀

伸手縮拳是甚麼話頭落也見誵訛龜毛繩鎖千江
月十聖三賢總奈何

佛喬空宗

草堂出個小頭陀粉碎銀山氣力多個柄钁兒交付汝白雲翻轉幾偏坡

明幻覺聞

東風昨夜過離邊爲說楊岐道有傳寄一音與盧行者當家種艸自天然

竹菴印善 請上

戎馬隊中出艮夫今朝特地現有無老僧贈柄鐵如意一任將去指迷途

再生空廸 請上

箬笠戎衣入斂川脚跟悔笑艸鞋穿而今將我蒲團去坐鎮東吳罵殺天

像贊

初祖

梁王殿上道個不識少室山前分皮分髓此是甚麼所在又來者裏揑鬼咄者老臊胡花言巧語惑亂中華多少人東走西竄錯過了好光陰也

自贊 佛巖雅那請

律累累律舌頭無骨拄杖入前神號鬼哭敏公持去向長安挂與閒房伴松竹

又 飛石侍者請

分明認得想不起你師嗣阿誰昭覺嫡子阿呵呵羅羅哩燈籠沿壁上天台老鼠跌在油瓶裏

又 川菴請

寫吾像請吾贊呵呵笑倒挑柴漢一頭尖擔兩頭脫恰恰錯過娘生面

又 法[illegible]上請

握條拄杖禿着禿眼咬定乾坤通權便咄咄直饒坐到驢年亦是徐六擔板

法派

眞寂含法性了達正圓通燈續曹溪旨光輝徹大同

四威儀

山中行步步踏雲空沒高下踢出石骨筋

山中住宇宙權作屋折脚鐺清泉和月煮

山中坐蒲團沒一個倚松根日過月又過

山中臥石頭都枕破忽醒來紅日照著我

行繇

一日大衆入方丈請示行繇師云老僧本邑楊氏子母姓許天啓丙寅六月十五日生自幼發願出家父母不允年十六歲吾鄉遭亂父母相繼而亡予逃難

漢沔見多慘殺痛念生死乃投師祝髮聞丈雪和尚
荷雙桂衣鉢杖拂與元潞下衆官延住靜明開堂予
矢志往參師問那里人予曰四川人師云你識字麼
予曰不識師云者様好漢字也不識喚知客領者僧
入堂去予入堂朝夕坐欠心意恍惚一味浮遢遢地
不與挑百二十觔擔子放不下相似忽一夕聞開小
靜如虛空霹靂將胸中凝膺之物一擊粉碎殊覺通
身輕快與衆隨師下東吳上天童徧參諸方後到福
嚴參費老人命坐喫茶次費竪指云此是你師翁咬
底予曰爲甚如此費云也是機緣予曰既是機緣何
不做斑頭去費云降將不斬予曰自是手短費與一
掌予一喝便出至嘉興東塔値本師問你從福嚴來
帶得甚麼寳物予一喝師云將謂別有那予曰若有
則不歸了師微笑己亥秋潞下遣人迎本師歸漢中
予隨侍北返復靜明下草堂傾誠請益經二十年矣
未後鶴乘期終本師重闢昭覺囑予繼席艸堂予曰
實媿何人敢當此任師云你隨老僧多年師資久契
正好歇去遂出衣拂源流偈曰適來東海鯉入閬自
成章剌起滔天浪春風滿大唐予辭不已乃拜受之
數年以來毎事拳拳服膺未敢輕露今日衆兄弟索
楊家醜惡逓大槩如此

草堂梅雲實禪師語錄卷二 終

後跋

粤維三敎之遺迹一葦之别傳無非挽廻亡子之狂心耳如我迦文愍念一切衆生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收束許多出格男兒末後於多子塔前談無所談驀地拈花示衆百萬人天中出個沒勾當漢破顔微笑遂將正法眼藏付伊傳持二十八世復有婆羅門將法印袖入中國名曰敎外別傳旣云敎外焉得有言乎所以敎中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又曰因言而顯理焉得言無如草堂法兄眞昭覺老人之鉢袋子開法於閩水亦有年矣所行無言之道因紳衿士庶十方衲子悉叩其門迫不得已接引歸來遂有上堂小參開示頌古拈古好事者日錄成帖俾四衆人等就路還家也乎癸亥秋昭覺謝任仍歸青城舊隱一日有衢聞明幻二侄持稿見示展卷讀之言言見諦字字放光信滹沱一脉代有其人乎欲無言可乎兹不揣罣㝵之業遂贅數語於篇末敢獻大方雖豕之手請嘗試之以爲何如

乙丑林鍾月青城法弟徹生沐手書於鳳林山房

板存嘉興楞嚴般若堂流通